
禪宗全書


中華禪藏

禪宗全書

語録部五

（40）

藍吉富 主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一、恕中無慍禪師語錄
二、無幻禪師語錄
三、無趣老人語錄
四、紫柏尊者全集
五、紫柏尊者別集

解題

編譯組

一、**恕中無慍禪師語錄**：六卷。明・恕中無慍撰，宗輔等編。萬曆二十六年（一五九八）刊行。又稱「瑞巖恕中和尚語錄」、「空室和尚語錄」。為竺元妙道法嗣恕中無慍的語錄。收錄師在廣福、淨土二禪寺的語錄，以及舉古、頌古、小佛事、讚、銘、偈頌、法語、詩、題跋等，卷末附「天台空室慍禪師行業記」。

二、**無幻禪師語錄**：二卷。明・古湛性冲撰，慧廣編。萬曆四十二（一六一四）年序刊。為無趣如空法嗣——無幻道人古湛性冲的語錄。卷上收錄住車溪菴語、徑山語、示禪人、機緣、拈古、頌古、讚，卷下收錄偈頌、雜咏、號偈、佛事。卷末附慧廣撰「無幻禪師行狀」。

三、**無趣老人語錄**：一卷。明・無趣如空撰，性冲編。萬曆年間（一五七三－一六二〇）刊行。又稱「無趣大師語錄」。集錄師之示衆、頌古、偈頌、雜咏。卷末附性慮撰「無趣老人行狀」。

四、**紫柏尊者全集**：二九卷。明・達觀真可撰，憨山德清校。天啟元（一六二一）年序刊。又稱「紫柏老人集」。集錄紫柏大師所開示的法語、解經、題跋、詩文、頌古等。卷首收有序贊、塔銘等文。本書為研究明代佛教史的最佳資料。

五、**紫柏尊者別集**：四卷。明・錢謙益編。集錄全集所漏載者，含有雜文、詩偈、書信、語錄等。

目次

解題
壹、恕中無慍禪師語錄……一
序……三
原書目錄……四
卷一：住象山靈巖廣福禪寺語錄……四
卷二：住黃巖瑞巖淨土禪寺語錄……一八
卷三：舉古……三〇
頌古……三三
小佛事……四三
卷四：讚……四四
銘……四八
偈頌……四九
卷五：偈頌……五七

法語……六七
卷六：律詩……七〇
絕句……七五
題跋……七八
行業記……八一

貳、無幻禪師語錄
序……八五
卷上：住車溪庵語……八七
徑山語……八八
示禪人……八九
機緣……九四
拈古……九五
頌古……九八
讚……九八
卷下：偈頌……一〇一
牧牛圖……一〇三
六根……一一三
雲棲六景……一一四

雜咏……一一五
號偈……一一八
佛事……一一九
行狀……一二一
叁、無趣老人語錄……一二三
序……一二四
示衆……一二五
頌古……一三三
偈頌……一三九
雜咏……一四二
行狀……一四五
肆、紫柏尊者全集……一四七
序……一四九
跋……一五一
原書目錄……一五二
卷首：自題・像贊……一五三
塔銘……一五六
祭文……一六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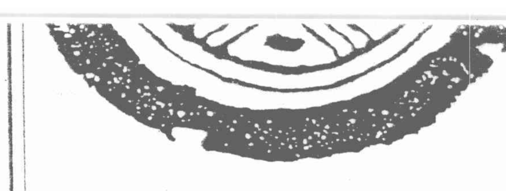
擧火……一六五
舍利荅頌有序……一六五
圜中語錄序……一六七
圜中語錄……一六八
記……一七二
卷一：法語……一七四
卷二：法語……一八九
卷三：法語……二〇九
卷四：法語……二二六
卷五：法語……二四二
卷六：法語……二六〇
卷七：法語……二七六
卷八：法語……二九六
卷九：法語……三一〇
卷十：法語……三三二
卷十一：解經……三五一
卷十二：解經……三六九
卷十三：緣起……三八四

疏……三九四
卷十四：序……四〇二
記……四〇七
文……四一四
卷十五：題……四一九
跋……四二二
卷十六：拈古……四四〇
卷十七：贊……四五四
卷十八：贊……四七四
頌古……四八〇
卷十九：偈……四九二
卷二十：偈……五〇八
卷二十一：雜說……五二八
字說……五三九
卷二十二：雜記……五四五
解易……五四八
銘……五五一
傳……五五七

卷二十三：書……五五九
卷二十四：書……五七五
卷二十五：詩……五九三
卷二十六：詩……六〇七
卷二十七：詩……六二〇
卷二十八：詩……六四一
歌……六四九
卷二十九：歌……六六一

伍、紫柏尊者別集……六八一

序……六八三
原書目次……六八四
卷一：雜文……六八五
卷二：贊偈詩……七〇一
偈……七〇七
詩……七一三
卷三：書問……七一三
卷四：語錄……七三一
附錄……七三九
跋……七四七



恕中無慍禪師語錄

明・恕中無慍 撰
宗糒 等編



瑞巖恕中和尚語錄序

余觀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所載梵王以金色波羅華獻佛請爲說法佛拈華示衆人天百萬悉皆罔措獨金色頭陀破顏微笑佛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分付摩訶迦葉嗚呼此非禪波羅蜜之初乎人生而靜性本圓明如大月輪光明徧照凡蘇迷盧境界具濕性者大而河海細而沼沚無不有月是故有百億水則百億之月形焉仰而瞻之而中天之月未嘗分也月譬則性也水譬則境也一爲千萬千萬爲一初無應者亦無不應者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也大聖全體皆眞不失其圓明之性如月在寒潭無纖毫障翳淸光燁如也凡夫爲結習所使業識所縛而惟迷暗是趨如月在濁水固已昏冥無見加以獰飈四興翻濤鼓浪魚龍出沒變幻恍惚欲求一隙之明有不可得矣故聖人之心主乎靜靜而非靜而動亦靜也凡夫之情役於動動而不靜而靜亦動也吾達磨大師特來東土以迦葉所傳心學化度有情欲澄濁爲情止浪爲平直入於覺地而後止故其體常寂而寂而寂也其智常照而照無照也其應常用而用無用也至此則其妙難名矣然未易以一蹴至也惟一惟虛坐忘其軀或緩或徐長與神明居懼其散而弗齊也設疑情以一之恐其至而自畫也假善巧以引之慮其偏而失正也挽沉溺以返之其道蓋如斯而已歷代諸師各尊所聞守此而不敢失逮我育王珙公起於東海之濱秉執法輪弘開度門達磨大師之道煥然中興入其門者無非龍象而竺元道公號爲世適今吾恕中慍禪師則又竺元之入室弟子也初受度於元叟端公多聞法要辦香酬恩歸之道公歿後俯徇衆請出世象山之靈巖黃巖之瑞巖皈依者日益衆名聞東夷使者入貢中國兼奏請住持師因奉

詔來南京力辭其行

皇上憫其耄也特從所請一日將歸隱鄞江其徒居頂以二會語徵余序余久聞師名亦嘗窺見語言之一二茲又獲覩其全驚霆春而疾飈馳山嶽移而海水立鬼神泣而魑魅奔有聞之者凡情盡喪余故不

辭爲稽決疑經所載以啓禪源法水月之喻以明性源推達磨之教以爲學源歷選之於首簡余老且病凡求文績紛於前悉皆謝絕今獨爲師拈此者憫大法之陵遲樂師言之契道也

洪武七年十月二十二日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 制誥同修 國史兼 太子贊善大夫金華宋濂序

恕中和尙語錄目錄

卷一

序

住象山靈巖廣福禪寺語錄

卷二

住黃巖瑞巖淨土禪寺語錄

卷三

擧古　頌古　小佛事

卷四

讚　銘　偈頌

卷五

偈頌　法語

卷六

律詩　絕句　題跋

行業記

目錄終

恕中和尙語錄卷第一

門人前住昌國萬壽禪寺宗黼等編

住象山靈巖廣福禪寺語錄

山門　入門一句有甚難見動著機關東扇西扇喝一喝

祖堂　栗棘蓬金剛圈拋來擲去此土西天

據室　一椎便就把髻投衙不假一椎抱贓叫屈直饒百發百中雙放雙收向我靈巖門下總用不著拈拄杖畫一畫云乾三連坤六斷

山門疏未入靈巖門諸人是主山僧是賓旣入靈巖門山僧是主諸人是賓且賓主混融一句作麼生道

金香鑪下鐵崑崙

方外交疏夫子鼻孔達磨眼睛總在者裏論其根本同出一源較其功德各具八百中間有些誵訛今古無人道著度疏云殺人刀活人劍

陞座拈香祝

聖罷次拈香云古人出世拈香酬法乳也今人出世拈香酬世恩也慍上座總不然昔年行脚到紫籜山中參箇老布衲彼亦無法可授我亦無法可受只向無授受中拈出供養

前住崑山薦嚴禪寺竺元道和尚不圖報德酬恩只要大家知委遂斂衣就座智門和尙白椎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垂語云第一義諦卽今智門和尙與諸人華擘了也若向椎聲未擧已前薦得猶爲鈍漢何況踏步向前聽人處分豈堪珍羡雖然官不容針私通車馬其或有疑不妨致問問答不錄乃云靈山奧旨少室眞機日月不足喩其明虛空不足喩其廣巍巍獨運蕩蕩無私思之則差議之則錯五千四十八卷說食向人一千七百葛藤持蠡測海在今諸方莫不盡謂騙其耕敓其食費圖宗風不墜殊不知正是救暍進火禦凍贈冰愈增其劇新靈巖與麼道不是壓良爲賤取笑大家臂三折而知醫閱多人而曉相靈利底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掃蕩攙搶坐享太平豈不快哉少涉遲疑白雲萬里

復擧臺山有一婆子凡有僧問臺山路向什麼處去便云驀直去僧纔行數步婆云好箇師僧便與麼去趙州云待我去勘破者婆子州亦如是問婆亦如是答州歸告衆云婆子被我勘破了也師拈云婆子如蟲蝕木偶爾成紋趙州見義勇爲翻成特地諸人還會麼雲收雨霽長空闊一對鴛鴦畫不成

小參靈巖峭絕到者應難已到者享用安然未到者竛竮孤露孤露底正好踏步向前享用底更須退步就已所以道事無一向有時翻頭作尾有時翻尾作頭收放縱橫寧存軌轍摩竭掩室毗耶杜詞雖曰正令全提要且未鑑其極山僧今夜入門之始聚首之

初與汝諸人約法三章第一不得起佛見第二不得起法見第三不得道不起佛見法見若也依而行之管取眉毛斯結藞拈拄杖云明眼漢沒窠臼高高處觀之不足低低處平之有餘卓拄杖鐵牛不喫攔邊草直向須彌頂上眠

復舉大慧和尙問僧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你作麼生會僧云領慧云領你屋裏七代先靈僧便喝慧云適來領而今喝干他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什麼事僧擬議慧便打師拈云大慧老人提持箇一著子縱以太虛空爲口須彌盧爲舌亦難擬其用處然撿點將來未免有得有失當時者僧若是箇人見他與麼問只向他道三更過鐵圍豈不光前絕後擊拂子竹杖化龍去癡人戽夜塘

謝專使上堂達磨大師十萬里西來要作箇馳書達信漢及乎面對梁王盡力只道得箇不識拈拄杖有賓有主有禮有樂手面分開白月團頂門撼動黃金鐸

上堂你若會禪會道被會縛你若不會禪不會道被不會縛空中求鳥跡水內覓魚蹤

上堂有問有答日下挑燈無問無答兎頭截角別資一路萬里崖州直下承當且緩緩地拈拄杖畫一畫云天傾東南地傾西北臨濟小廝兒只具眼一隻卓拄杖喝一喝

上堂明月照高巖懸水響前嶺耳目一何淸冥然了心境咄哉觀世音擔雪來塡井下座

上堂豎起拂子云世尊拈華達磨面壁乃至後來或行棒行喝或擎叉舞笏神頭鬼面百種施呈總向者裏出擲下云好事不如無

上堂魚以水爲命鳥以樹爲家伐却樹鳥獲栖遲竭却水魚全性命且道旣伐却樹竭却水因什麼鳥反獲栖遲魚反全性命若向者裏明得許你有箇入處若向者裏明不得也許你有箇入處明得明不得則且置只如莊周道北冥有魚其名曰鯤化而爲鳥其名曰鵬正與麼時喚作鵬又是鯤喚作鯤又是鵬且鯤之與鵬還有分別也無若謂有分別本出一體若謂無分別又化作兩形畢竟作麼生評論擊拂子竿

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淸波意自殊

上堂祖師意無別法下地走穿却鞋上牀眠脫却襪只恁麼太諦訛不恁麼無合殺潙山水牛百丈野鴨帶水拖泥不足觀腦後圓光最輝赫喝一喝

上堂剛刀雖利不斬無罪之人勁竹雖長難點天邊之月臨濟三玄戈甲洞山五位君臣是甚閑家潑具亘久云也是爲他閑事長無明

上堂風不來樹不動心不生境不到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云乾屎橛僧問楊岐如何是佛岐云三脚驢子弄蹄行好大衆向道是龍剛不信果然奪得錦標歸

上堂擧黃龍心禪師與夏公立劇談肇論論萬物爲自已情與無情共一體時有狗子臥香卓下龍拈壓尺擊狗子又擊香卓云狗子有情卽去香卓無情自住情與無情如何得成一體公立不能加對龍云纔涉思惟便成剩法何嘗會萬物爲自已哉黃龍老漢傷慈不少夏公立如入寶山空手而回諸人要會萬物爲自已情與無情共一體麼趙殺有情狗子碎却無情香卓盡情收拾將來與他一團束縛抛向東大洋海自然洒洒落落雖然更須知有頂門一竅始得拈拄杖擊香臺云阿剌剌阿剌剌登山脚膝酸啜茶舌頭滑十字街頭石敢當對月臨風吹尺八

上堂朝看般若暮誦華嚴一字何曾道著坐斷千差壁立萬仞自已何曾會得蛇無頭不行虎有脚方走達磨老臊胡面皮三寸厚

上堂旭日照高巖爛爛黃金色普賢縮首藏身文殊奮大威力諸人坐地看楊州山僧亦坐地看楊州牛角長三寸兎角長八尺

上堂靈雲見桃華香嚴聞擊竹眼睛耳朶放大光明照徹一切只是不能自照若能自照卽非本光

上堂適來行者打鼓一下下打著你諸人心肝五臟還知疼痛麼而今長老說黃道黑一句句道著你屋裏七代先靈還知慚愧麼若也知得可謂恩大難酬若也未知未免爲汝重下註脚拈拄杖卓一卓

上堂禪和家道我無有不知無有不會忽有人問如何是行脚事便口如扁擔病在於何病在多知多解

恁麼參學。不如三家村裏種田漢。忽有人問今歲稼穡如何。一一道出如瓶瀉水。蓋其無知解。故無簡擇。故秋氣向寒。各自歸堂。珍重

上堂。舉金牛每於齋時。自舁飯至僧堂前作舞。喚曰。菩薩子喫飯來。師拈云。金牛露出醜擧。止殘羹餿飯。阿誰肯喫

上堂。直指之宗。初無別法。只要當人了却自己而已。後代兒孫。駕空說空。指直作曲。所謂馬九書而爲烏。虎三寫而成帝。靈巖不能爲人。只是箇喫飯屙屎漢。諸人不得妄生節目

上堂。魯祖見僧面壁。俱胝見僧竪指。有指示無指示。雪峯覆却飯桶。甘贄禮拜蒸籠。是機要非機要。纔涉思惟。打入陰界去也。便下座

上堂。盡十方世界。是一口劍。且道。柄欄落在什麼人手裏。縱然道得分明。我要問。你是殺人劍活人劍

上堂。明機自味。息慮迷源。轉腦回頭。墮坑落塹。祖師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走殺多少人。坐殺多少人

新䩭法鼓上堂。只與麼散去。已遲三刻。那更指東畫西。說黃道黑。明眼人咬牙有分。雖然有條攀條。無條攀例。不見鹽官示衆云。虛空爲鼓。須彌爲椎。什麼人打得。掘地深埋。南泉云。王老師不打。王老師不打者破鼓。是精識精法眼。別云。王老師不打。班門弄斧。靈巖新䩭法鼓。以木爲身。以皮爲面。要打便打。要歇便歇。且無許多勞攘。只是不得聞著。聞著則喪身失命。且誰是喪身命者。牀下爛蒲鞋。蘿根禿苕箒

上堂。丁一卓二。爛泥有刺。放兩抛三。吉無不利。堂前鐵鋸舞三臺。等閑撲碎天靈蓋

上堂。狂象難調。枯株易拉。隋珠非寶。魚目生光。咄咄咄。力口希。誰將金彈子。換你糞毬兒

上堂。大棒打虛空。虛空痛不徹。黃面老瞿曇。腦門流出血。負屈要人知。四十九年說燈籠。爲證明露柱成饒舌。阿呵呵。推倒門前大桉山。却從火裏撈明月

上堂。雀兒不向鴿子頭上屙。明眼人不從盲者問路。空華不能結果。陽焰不堪止渴。此四件事。是人知得。法如是故。世尊云。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

法時法法何曾法

謝國淸淸涼開元三藏主上堂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未曾踏著早隔大千淸涼山裏萬菩薩拖犂拽耙方廣寺中半千尊者掇供邏齋惟有開元石佛硬糾糾地風吹不入水灑不著五千餘卷言言異一一龍宮海藏來

上堂無今無古無臭無聲天上天下莫之與京蝦蟆蚯蚓十相具足木雞芻狗唱道談經喝一喝猶較靈巖半月程

上堂波騰鼎沸起必全眞寂默無爲領歸空界截斷兩頭光熙熙地認賊爲子劫我家資拈拄杖畫一畫三邊不用安戈甲萬里謌謠賀太平

上堂辭親割愛剃髮染衣入此門中合爲何事若也知慚識愧是眞出家一出俗塵恩愛家二出三界火宅家三出麤惑煩惱家四出細惑無明家出得四家始稱衲僧家且如何是衲僧家撞著寃家惡口小家

上堂石女高歌時前過木人撫掌相酬和蚯蚓把住大風輪百億須彌自掀簸

秀才道士相訪上堂豎起拂子云三教聖人總在拂子頭上牽枝引蔓說妙談玄儒者曰吾道一以貫之老者曰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佛者曰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既各說有來由未免稱強稱弱且作麼生判斷使其聲和響順形直影端剖破人我藩籬塞却無明窟穴擊拂子二由一有一亦莫守日午打三更面南看北斗

上堂迷則總迷悟則總悟悟時悟迷底迷時迷悟底迷悟悟迷如水與水似火與火歷劫來來更非別物

上堂朝陞堂暮入室贏得閙熱門庭有甚交涉德山隔江招手高亭便乃橫趨麻谷攜鋤入園良遂當下休去

上堂截斷生死路高踞涅槃城敗軍之將豈足論功須彌山上走馬大洋海底挑燈學則易會則難

謝來蘇莊監收上堂山僧昨遣數員宿將征諸未服旣傒我來蘇一鼓而下直得風以時雨以時嘉穀登庶民樂今當還師振旅奏凱論功坐享太平之時立犒賞君忍俊不禁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於一毫

端上揚聲而歌曰台州仙高一伯紅蓮靑江口白鰕殼來歸兮連子格且道是什麽曲調乃云飯飽弄箸

冬至小參海寺荒涼巖巒攢拱門外寒潮浸月庭前古木號風人人眼見耳聞一一超今邁古蛾立機於未兆藏冥運於卽化慈明揭榜堂前鬼門貼卦洞山掇退果卓欺陷平人若非智眼洞明盡作奇特話會所以道參禪須透祖師關學道要窮心路絶心路不絶祖關不透未免受他寒暑變遷生死籠罩拈拄杖云此土西天十萬程冬至寒食一百五

復擧潙山示衆云仲冬嚴寒年年事晷運推移事若何仰山進前叉手立潙云我也知你答者話不得却問香嚴你作麽生會嚴云某甲偏答得者話乃叉手進前立潙云賴遇寂子不會拈云潙山將引二子向冰枯雪老之時作一家燕熊掌駞峯下箸厭餵管弦鼉鼓聲徹雲霄遠近觀瞻莫不欽豔及乎分付家財依然却成吳越擊拂子當初只道茅長短斫却元來地不平

上堂心如工伎兒意如和伎者五識爲伴侶妄想觀衆伎大衆還識得心也未若識得心便識得意識得意便識得諸識識得諸識便識得妄想妄想滅則諸識滅諸識滅則意滅意滅則心滅心滅則一切滅所以道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喝一喝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有什麽過下座

元日上堂新年頭佛法獨處皆現成憧憧賀歲客倒屣相歡迎笑指好天氣風日猶和明必定田稻熟鼓腹歌太平大衆忽遇上上人來又作麽生祇待靑原酒趙州茶三杯兩盞醉臥煙霞大底風流出當家

元宵請後堂首座上堂曠大劫來燈一椀照天照地幾人知要看不盡傳持處兜率宮中夢覺時

顯藏主集衆禮梁皇懺請陞座金剛正體猶若虛空在天同天在地同地出生萬有囊括古今爍石流金而不熱折膠墮指而不寒高出蓋纏逈超言義向者裏提持得去頭略得行便見郄氏卽蛇身而證法身梁武了世智而明眞智現前若僧若俗若男若女若幽若顯若聖若凡無罪可懺罪若冰消無福可修福同川至無恩不報無願不從無果不滿無行不圓頭

頭攝入法法圓融交光相羅如寶綵網天堂地獄任性優游火聚刀山如意出沒左之右之無可不可直得千祥駢集萬善咸臻麒麟出鳳凰現干戈寢文德修秋穀登庶民樂雖然如是且畢竟功歸何處擊拂子皇風常永扇佛日鎮長明

復說偈云善哉大丈夫其名曰善願其願高且深山海莫能喩憫茲五濁世衆生煩惱纏罪垢積累久非懺莫能滌因憶梁世主郗氏專內嬖癡愛膠漆堅死生常對面由嗔墮蟒類苦願求昇濟乃知迷背覺處處成住著無心罪亦無有心還有罪禮彼諸聖師爲啓無心懺遺文日月懸照映千載下凡有遵修者無不獲饒益故於上元節廣集淸淨衆對佛重宣揚積罪如湯雪重重華藏海種種言辭海廣說及略說總說如是義是義不可窮功德亦無盡普願諸有情習弘懺悔力

上堂擧傅大士偈云空手把鋤頭揭諦揭諦步行騎水牛波羅揭諦人從橋上過波羅僧揭諦橋流水不流菩提薩摩訶下座

上堂擧僧問香林如何是室內一椀燈林云三人證龜成鼈拈云三人證龜成鼈一口各含一舌當機不辯來風喫水也須防咽老香林能列挈眞燈照世都吹滅喝一喝

涅槃上堂今朝二月十五令人做盡腸肚踈山手中木蛇咬殺南山猛虎翻身觸破虛空好手應難修補權智只合哭蒼天發機須是千鈞弩拍禪牀

上堂春日遲遲春華灼灼大事現前常情不覺若也覺去回三毒爲三聚淨戒回六識爲六神通回煩惱爲菩提回無明爲大智若也不覺且向生死海中頭出頭沒與麼說話曲爲今時汝等還覺腦門重麼

上堂恁麼來者截斷脚跟不恁麼來者穿却鼻孔恁麼不恁麼則且置昨夜文殊普賢起佛見法見各與二十棒貶向二鐵圍山是人知得且道非非想天今日有幾人退位喝一喝

上堂心無自性全物而彰物無自體全心而現有時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七出八沒築著磕著明月堂前垂玉露水精殿裏撤

眞珠
上堂惟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拈拄杖釋迦老子來
也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毫竅一一放大光明照
徹恒沙國土於其中間若聖若凡有情無情被其光
者無不證大涅槃獲大安樂得大受用靠拄杖此時
若不究根源直待當來問彌勒
春日示衆嚴寺春深草樹肥幾回特地啓柴扉行人
只在靑山外杜宇聲聲喚不歸
上堂猪肉按頭叟車幀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盤山
無理可伸智者無妙可說眼如木突口似鼓椎
佛誕日上堂黃面老子未出母胎已前好箇大力量
人旣出之後口吧吧地便見不堪只如道天上天下
惟我獨尊鬧市裏颺碌磚必定打著爭奈無人承當
下座
結夏小參俊快底撩起便行似鶻提鳩脚跟下好與
三十懵懂底三搭不回如魚止濼腦門上不銷一錐
古今天地古今日月古今人倫好不增一毫醜不減
一毫以大圓覺爲我伽藍畫地爲牢刑名斯著身心

安居平等性智沉埋鬼窟塵處尤多靈巖寺裏明日
結夏今夜小參亦不說妙談玄亦不設期立限三條
椽下七尺單前一任諸人橫眠倒臥渴飮饑餐會取
心華發明照十方刹其或情存限量墮在見聞他時
後日有人索飯錢在莫言不道
復擧世尊在摩竭陀國說法是時將白夏乃謂阿難
曰諸大弟子人天四衆我常說法不生敬仰我今入
因沙舊室中夏坐九旬忽有人來問法汝代我說一
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言訖掩室而坐頌云白夏時
將至垂慈勉進修人天不敬仰歲月自遷流法法無
生滅頭頭有放收九旬聊掩室恩大實難酬
結夏上堂雲門云今月十五入夏也寒山子作麼生
靈巖道今月十五入夏也黑漆桶作麼生旃檀叢林
旃檀圍繞師子叢林師子圍繞衲僧鼻孔大頭垂金
剛腦後三斤鐵
上堂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有漏微塵國皆依空
所生國土依空生空依大覺生大覺無所依是謂光
明藏衆中忽有道依文解義座主家風東搭西兜時

流趣向衲僧門下未見作家山僧聞與麼道直得倒頭禮拜何也將謂猴白更有猴黑

啓建聖節上堂拈拄杖崇高不極廣博無涯是謂聖中之聖天中之天取三光以照臨總萬寓而光宅無思不服有感必通畫拄杖擘開華嶽連天秀放出黃河徹底清

上堂相逢不拈出舉意便知有颺下柴片賣弄不少罰錢出院力盡烏江山上有鯉魚井底有蓬塵千年桃核裏覓甚舊時仁

上堂大衆業不可爲業不可避不見道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忘世尊有金鎗馬麥之報迦葉有世世金色之報只此二報無起相無滅相如風吹水自然成文

滿散上堂一年三百六十日惟有此日最吉祥黃河澄淸聖人出文經武緯開明堂聖人既出天下太平無爲而治不令而行南北風塵俱蕩盡熙熙萬姓歌黃唐

上堂不用低頭思量難得菩提煩惱熱椀鳴聲譬如煉鐵成器入火則紅出火則黑鐵性如故

上堂圓明了知不由心念活活潑潑蓋地蓋天去却七三存一合眼跳黃河黃昏侯日出

端午上堂五月五日端午節競渡江頭歌管咽衲僧共啜菖蒲茶無限馨香生頰舌百病消除千妖殄滅文殊令善財採藥善財拈草度與文殊石上栽華文殊接得示衆云此藥亦能殺人亦能活人空中釘橛顧視左右云莫有與文殊善財作主底麼喝一喝

上堂舉教中道凡夫實謂之有二乘析謂之無圓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卽空拈云虎咬大蟲蛇吞鼈鼻

上堂十五日以前崖標嶽峙十五日以後電激雷奔正當十五日風不鳴條雨不破塊拈拄杖云拄杖子久默斯要不務速說茲見人天普集佛事興隆剛要出來露箇消息爭奈落在靈巖手中要橫不得橫要豎不得豎雖然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乃橫拄杖云卽今橫也三千大千世界有情無情莫不受他蓋覆豎起云卽今豎也上極須彌頂頭下極金輪水際有情無情莫不被他窒礙提起云卽

今不攛不豎也爍迦羅眼覷不見大悲千手摸不著
千佛出興讚不及披句揆族數不得大衆拄杖子具
如是神通如是妙用宜其出沒卷舒得大自在適來
因甚得與麼隈𨄔而今得與麼光采不見道得之於
心伊蘭作旃檀之樹失之於旨甘露乃蒺藜之園復
卓一卓下座
上堂威音以前本無授受釋迦以後遞相傳持籍瓶
盤釵釧爲一金攪酥酪醍醐爲一味臨濟和尚云誰
知吾正法眼藏向者瞎驢邊滅却只知開口易不覺
舌頭長
瑞龍夢堂和尚至上堂大人具大見大智得大用黑
漆竹篦掀翻海嶽芭蕉拄杖敲打虛空直得釋迦彌
勒拱手歸降文殊普賢潛身無地所以道殺人須是
殺人刀活人須是活人劍有活人劍無殺人刀一切
活人死不得有殺人刀無活人劍一切死人活不得
活得死人死得活人猶且墮在功勳埋沒宗旨豈不
見芙蓉和尚一日訪同參實性大師性乃陞堂以右
手拈拄杖倚左邊良久云此事若非芙蓉師兄大難
委悉便下座實性與麼道李向赤邊咬當茲季運祖
肩擔荷赤手提持不涉廉纖斬釘截鐵惟我瑞龍師
兄一人也勿謂土曠人稀祕而不泄惟願放開線道
曲徇時宜使彼承言滯句者徹證直指單傳一段奇
持大事顧不韙歟下座與首座大衆同伸拜請冀爲
敷揚
上堂佛佛授手祖祖相傳蒸沙不成飯掘地難覓天
祖祖相傳佛佛授手鈍鳥逆風飛蝦跳不出斗跳得
出萬事畢跳不出甘受屈赤脚波斯入大唐一對眼
睛烏律律
禱雨上堂甘雨愆期田疇龜拆衲僧鼻孔焦熱生煙
拈拄杖云拄杖子化爲龍向南閻浮提行雨去也山
僧不可洗手奉功未免助其神力卓拄杖云急急如
律令敕
禱雨有應上堂信心生一念諸佛盡能知拈拄杖云
諸佛在者裏信心在什麼處昨日焚香禱告令朝驟
雨傾盆清凉熱惱甦活枯苗畫拄杖不是信心所感
不是諸佛降靈若也會得被我熱瞞若也不會長連

牀上有粥有飯

上堂赤肉團上有一物昭昭靈靈恍恍惚惚隨事變通了無拘束要知來處分明不離舉足下足今時叢林中兄弟聞與麼道便道說老婆禪殊不知雲無心而出岫水盈科而或流遇高山而必止至大海而方休拍禪牀

仲膚首座允藏主至上堂風行草偃水到渠成正令旣行十方坐斷睦州撈人脚折雲門颺下柴片雖是逸格超宗未免麻纏紙裹也堪笑也堪悲烏石嶺頭相見事知音知後更誰知

解夏小參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水長船高泥多佛大翠巖一夏與兄弟東語西話唐喪光陰靈巖只管九十日爲一夏鵞護雪蠟人冰鐵彈子者一火絡索總拈來抛向背後日不待火而熱月不待風而涼三家村裏臭老婆全無伎倆十字階頭醉翁子太殺風流目機銖兩底有甚數粘牙綴齒底有甚數

解夏上堂舉德山遠和尚夏滿上堂僧問九旬禁足今已滿自恣之儀事若何德山云猢猻趂蛱蝶九步作一歇僧云未審意旨如何德山以頌示之云兩箇兒童舁木鼓左邊打了右邊舞刹那變現百千般分明示君君記取拈云答也答了頌也頌了爭奈者僧未肯點首在靈巖路見不平要與德山相見自恣在今朝有華當面貼一句定誵訛猢猻趂蛱蝶蛱蝶飛無處尋空中打坐海底穿針驀拈拄杖顧視左右云衆中莫有因齋慶讚者麽卓拄杖休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

上堂不用參禪學道不用寂默無爲不用因邪打正不用分別是非任運騰騰無繩自縛現成受用緣木求魚饒伊別有神僊術難避靈巖腦後錐

請監收上堂兼謝天童藏主以字不成八字不是玲瓏巖項白浪滔天萬工塘中蓬塵漲起分毫上定當升合裏論量收得來放得去隨緣剔脫觸處放光可以起臨濟正宗可以滅正法眼藏雖然若是箇中人聞與麽道直須洗耳有分且誰是箇中人面如滿月目如蓮天上人間咸恭敬

中秋謝侍者上堂一痕未吐千聖罔測其由三五正

間萬像莫逃其質長沙與仰山一踏南泉拂袖便行
諸人還會麼犀牛扇子無頭角拈起清風徧大千
上堂舉眞淨和尙示衆云今朝九月一夜來霜氣寒
當知門外路一一透長安喝一喝拈云老眞淨向淨
潔地上撒屎撒溺當時一衆什麽處去也山僧敢將
狗尾要續其貂今朝九月一山風吹面寒知音千里
外白鴈報平安是則是未見作家不見道善言言者
言所不能言善跡跡者跡所不能跡喝一喝纔有是
非紛然失心
上堂情塵易遣理障難除十二時中放教虛豁豁地
不取一法不捨一法情塵不遣而自遣理障不除而
自除饑則喫飯寒則添衣又不可違時失候
祖忌拈香破六宗之邪見傳上乘之妙法日鑿一竅
七日而混沌死插香云無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
上堂形興未質名起未名三乘十二分教是游說生
活十聖三賢是去國羈人且到家一句作麽生道石
女畫娥眉
請首座上堂開鑿人天眼目挽回上古風規坐斷情

塵意想不落玄妙機關斬新日月特地乾坤須是其
人堪任其事靈樹虛第一座而待雲門蓋爲此也拍
禪牀莫怪渠儂多意氣他家曾踏上頭關
上堂舉僧問長沙云如何轉得山河國土歸自己去
沙云如何轉得自己成山河國土去僧云不會沙云
湖南城裏好養民米賤柴多足四隣僧無語沙有頌
云誰問山河轉山河轉向誰圓通無兩畔法性本無
歸拈云者僧擔一擔懵懂換得一擔酒涸雖然不因
夜來鴈爭見海門秋
與沙彌落髮世尊在雪山以金刀自剪丕顯如來頂
相汝旣不能吾爲汝剃落前聖後聖其揆一也
付衣提起云此衣竪窮三際橫亘十方從上老宿莫
不披之提持正印宜善護持令法久住
至節小參古佛心只于今明月照幽谷寒濤助夜砧
先德與麽吐露可謂千鈞之弩要待勍敵發機萬斛
之舟不爲坳堂粗設若是滄溟上客闖外將軍撰轉
船頭踏翻射垜自然中的於機先覺用嚐風於五兩
所以道譬如師子王哮吼師子兒聞之皆增勇健不

見洞山問興平云如何是古佛心興平云汝心便是洞山云雖然如是猶是某甲疑處興平云恁麼卽問取木人去大衆者些子見不破踏不著饒伊辯如滿慈智如鶖子未免癡狂外邊走今夜正當群陰剝盡一陽來復之時聊與諸人聚話片時敢問諸人且洞山與麼問興平與麼答莫是將錯就錯借路經過麼莫是眞實相爲爭踢相趁麼如斯品論鄭州出曹門只如興平末後云恁麼卽問取木人去此一轉語太殺慈悲多少人向者裏錯會有能於此撥開胸襟伸得口氣何止醍醐灌頂苟或未然陋巷不騎金色馬回來却著破襴衫

上堂若以語言名狀心終不得心不以語言名狀心亦不得心去此二途如何湊泊驢唇先生開口笑阿脩羅王打跨跳海神失却夜明珠擘破毗盧穿七竅

成道上堂一明一切明一了一切了豁開總持門諸法不相到六年冷坐舌上生茅夜覩明星眼中添翳以手拍禪牀左邊云釋迦老子過者邊著就中若有識機宜別休咎底必然別有生涯下座

上堂舉僧問古德如何是冬來事德云京師出大黃拈云會醫還少病知分不多愁

除夜小參靈山會上少室巖前的的相傳將錯就錯德山小參不答話鈎頭有餌趙州小參要答話秤尾無星七十三八十四築著磕著礙塞殺人看看今夜是年窮箇箇明朝添一歲靈不在已聖不慕他檢點將來不是不是

洪福和尙送歸源法衣至上堂拈衣示衆云者箇是先歸源向異類中遺下皮可漏子日炙風吹而不壞刀斫鋸解而不開業力旣重累及不肖子亦入其羣隊去也拈云且道是驢是馬遂陞座問答不錄乃云夫爲宗師者垂一機示一境如靑天霹靂不容掩耳如十日並照無幽不燭如大爐鞴煅煉頑鈍如大醫王療種種病如大舟航運載一切有如是奇特如是作略然後方可據法空座傳持大法爲人抽釘拔楔解粘去縛明頭合暗頭合據虎頭收虎尾若也向上論去尙恐埋沒宗風恥他先作那更婆婆和和澳澳泓泓撒土拋沙瞎學者眼豈堪稱譽天台那畔石佛

山前有大智人把斷要津不通水泄提破沙盃索起
遼天重價用黑豆法換盡大地人眼睛掀翻舊日條
章裂破今時窠臼直得德山臨濟吞聲飲氣竺乾震
旦逈絕行踪灼然不落聖凡實謂大功不宰諸人還
知落處麼經天緯地無多子扶樹單傳只一人
復舉阿難問迦葉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法迦葉召
阿難阿難應諾迦葉云倒却門前刹竿著拈云世尊
做盡生涯責在後來承紹阿難太殺奢華迦葉亦成
落魄靈巖今日承鴻祐木庵師兄持先師竺元和尚
法衣到來但知領受一語不敢問著何故不經一事
不長一智
元宵上堂天上月圓人間燈晃曠劫來事不隔纖塵
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
上堂秉謝維那侍者金鎚一擊電掣飈馳紙襖潛書
珠回玉轉東頭賣貴西頭賣賤拈得鼻孔打失眼睛
拈拄杖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退院上堂靈巖作主僅三年說法匡宗媿昔賢今日
盡情都放下話頭不舉自完全大丈夫漢終不向淨
潔地上坐殺蓋其自有透脫一路所以道去來不以
像動靜不以心塵塵普入刹刹全彰正與麼時且臨
歧一句作麼生道擕取詩書歸舊隱野華啼鳥一般
春

恕中和尚語錄卷第一

恕中和尚語錄卷第二

處州府南明禪寺住持嗣法比丘道瑄等編

住黃巖瑞巖淨土禪寺語錄

山門盡大地是解脫門把手拽不入雪峯與麼道瑞
巖不與麼道喝一喝
佛殿佛是家裏人直下會得玄沙道底
土地堂虛靈寂照固不在言飯籮邊漆桶裏有一句
子還知麼蘇嚧蘇嚧
祖堂心心相同眼眼相矚一等陳年爛葛藤六六依
然三十六
據室我者裏一切只是尋常你若來弄機關誇敏手

向毒蛇頭上揩癢猛虎頷下解鈴拄杖子未打你在
何故有盤根錯節方可施利器有銀山鐵壁方可展
鉗鎚
拈明州三宗諸山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風清三佛
地月朗四明山
法座平地上險崖孤峻處平易是古今尋常用底今
日終不向者裏依模脫墼瞞汝諸人雖然見之不敢
千載難忘且坐斷毗盧頂頭一句作麼生道衆無語
乃云洎合放過便登座
祝聖罷次拈香云此香已是第二回拈出爇向爐中
供養我前住崑山薦嚴禪寺晚年歸老紫籜峯頭西
方廣院竺元大和尙用酬法乳之恩然寃家債主自
有來由今日幸對人天衆前不妨重爲洗雪一上山
僧昔年在彼山中咨參者箇老和尙爲看狗子無佛
性話不破特去請益纔開口被他一喝直得通身汗
下因進呈一頌云狗子佛性無春色滿皇都趙州東
院裏壁上掛葫蘆乃發笑曰恁麼會又爭得可謂前
箭猶輕後箭深插香云縱有伯牙琴應難寫心曲遂
斂衣就座廣孝和尙白槌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
義師垂語云諸佛出世是第二頭祖師西來是第三
首饒你向威音那畔別立生涯百草頭邊全明殺活
布袋裏老鴉子未知有出身一路在作麼生是出身
一路(是時無人出問話)師乃云今日無人出問話不是冷落
門庭正是光顯門庭何也若論此事實不在語言上
若在語言上釋迦世尊四十九年說一大藏之乎者
也豈是無言耶因甚末後向靈山百萬衆前單單拈
起一枝華惟迦葉一人打頭知尾驀爾破顏微笑既
是物直貨當便云吾有正法眼藏分付摩訶大迦葉
由此遞相傳授而至于今當時豈有攢華簇錦辯舌
利辭問一句來答一句去湊得團欒合得恰好然後
始相付囑惜乎者老漢前車既覆後車改轍爭奈依
然口裏水漉漉地諸德若要紹續此箇門風不用廣
求文義不用息念歸空但向世尊未拈華處迦葉未
微笑處一領領取如白衣拜相如平地登仙不涉階
梯掀翻途轍巍巍自在穩坐家堂五欲八風窺覷無
門四生九有籠罩不住便見無恩不報無德不酬亦

見山僧遠離四明波波挈挈而至於此踞曲彔牀拋沙撒土不爲分外拈拄杖有擒有縱有卷有舒祝融峯頂上露滴萬年松

復舉黃檗和尚示衆云自達磨大師到中國惟說一心惟傳一法以佛傳佛不說餘佛以法傳法不說餘法法即不可說之法佛即不可取之佛乃是本原清淨心也拈云黃檗將達磨大師鼻孔出氣將謂無人檢點山僧不是抑他威光祇要家平戶貼未免重爲頌出本原清淨心是甚繫驢橛傳既不可傳說亦不可說黃檗舌頭長達磨鼻門闊打刀須是郴州鐵

小參垂語云德山小參不答話識法者懼趙州小參要答話賣弄風流瑞巖不作者般去就有問即答無問即休莫有問話者麼僧出問云用則波騰海沸全眞體以運行體則鏡淨水沉擧隨緣而會寂者箇是用不離體體不離用作麼生是體用雙忘一句師云胡孫喫毛蟲僧云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傑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者箇是久客還家暫忘歧路作麼生是天然受用一句師云騎馬踏鐙不如步行

僧云豁開戶牖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管轉一機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者箇是捏定死蛇頭徹底無轉智作麼生是蓋天蓋地一句師云虛空無向背日月自循環僧云莫言少室兒孫少自有甘心斷臂人師云家無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僧云舉竟水須朝海去到頭雲定覓山歸師云七棒對十三僧禮拜師乃云瑞巖山中阿練若堂殿玲瓏絕點塵昔日暫游今載到到來只是舊時人既是舊時人且說舊時話山川秀發龍象駢塡入境宛然如昔風光不減當時顯揚少室徽猷揭示靈山奧旨無絲毫同相無絲毫異相全體是箇金剛正體全體是箇大解脫門全體是箇華藏世界海是以從上老宿競出頭來激揚鏗鏘只要各各當人明自本心見自本性高登人天壁立萬仞睦州和尚云汝等諸人還得箇入頭處也未若未得箇入頭須得箇入頭若得箇入頭不得孤負老僧玄沙和尚云我若舉揚宗教法堂前草深一丈二大老一人牢關把斷水泄不通一人入草求人拖泥帶水正眼觀來總是無風起浪殊不知

者條通天活路千聖共行萬靈同轍不離眞際建一切法不壞假名而說實相拈拄杖者箇是假名那箇是實相卓拄杖實相假名一擊百雜碎了也咄咄咄力口稀驢前馬後莫亂針錐南泉偏要斬猫兒復擧當山開山空照祖師嘗於室中自呼應云主人翁諸惺惺著他時後日莫受人瞞諾諾師拈云祖師弄者一解可謂超今邁古然只作得箇看家兒子山僧向者裏著一隻眼非獨紹續箕裘直要衝樓跨竈會麼電光莫及石火難追兎徑非大象之所游雞粟豈鳳凰之啗啄喝一喝

請西序上堂如來藏中不留一法衲僧門下豈有多端靈樹和尚云我首座生也我首座行脚也一字不著畫會麼不見道客來無茶點蒿湯備禮儀

上堂僧問云如何是瑞巖境師云風吹不入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水洒不著僧云入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云眞不掩僞僧云諸法寂滅相因甚舟行岸移雲駛月運師云好箇消息只恐錯會僧云兩重公案師云海水不生冰師乃云趙州云東司頭不可與汝說佛法自屎不知臭雲門云佛法太殺有只是舌頭短有多少龍牙問德山云遠聞德山一句佛法及乎到來未曾見和尚說一句佛法山云嫌什麼鋸解秤鎚山僧亦有佛法向上一機今日明明拈出布施大衆遂展開兩手云了

上堂僧問云如何是最初一機師云蝦蟆趕鷂子僧云如何是末後一句師云老鼠弄胡孫僧云恁麼則七出八沒去也師云且莫詐明頭僧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師云晨朝有粥齋時有飯憂箇什麼僧云竹影掃堦塵不動月穿波底水無痕師云二年同一春僧提起坐具云謝師答話師云只是禍門僧禮拜師乃云瑞巖無可供養諸人只有一椀山田脫粟飯任你麤飡細嚼飽足還休中間有一粒砂子因甚咬不著就中忽有出云某甲咬著即向道急須吐却

涅槃上堂古者道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與麼說話勞而無功世尊涅槃會上以手摩胷告衆云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軀今日則有明日則無瞻仰取足毋令後悔有甚差別耶雲門大師拈起扇子云扇

子䠒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
棒雨似盆傾有甚差別耶以拂子畫一畫云人貧智
短馬瘦毛長須知遠煙浪別有好思量
上堂山僧入院以來已過了兩箇月如一剎那須於
其中間覓一剎那之相了不可得所以道白鼠推遷
銀臺不變汝諸人十二時中作麼生行履山斷薤無
路溪迴別有村
上堂欲得與麼事須是與麼人既是與麼人不愁與
麼事拈起犀牛扇子擲出栗棘金圈闡揚佛祖宗風
開鑿人天眼目只如城東老姥與佛同生不願見佛
又作麼生擊拂子珊瑚枕上兩行淚半是思君半恨
君
啓建上堂心王不妄動六國一時通罷拈三尺劍休
弄一張弓正恁麼時直得黃河清澈白日流輝金輪
御而玉燭調麒麟出而鳳凰現普天之下用至道而
不知懷生之倫荷大造而無謝且林下道人如何祝
讚豎拂子只將者箇眞消息仰祝吾
皇億萬年

空照忌拈香未見巖頭口似磉盆既見巖頭眼如木
突本然理拄地撐天何勞置問主人翁呼來喚去猶
欠惺惺插香云相逢不下馬各自奔前程
散忌上堂法不孤起仗境方生今日是開山空照祖
師入般涅槃之晨山僧將不可說不可說恒河沙世
界作一筵席百億須彌山作一椀飯百億香水海作
一椀羮聊陳供養正與麼時且將此筵席向什麼處
鋪設若向世界上鋪設既此世界已成筵席豈世界
外別有世界耶若向虛空中鋪設虛空無實相又作
麼生鋪設若一向與麼休去又是顢頇佛性儱侗眞
如衆中莫有出來措置者麼如無老僧自出手去也
豎拂子恒河沙世界百億須彌山百億香水海華簇
簇錦簇簇總向拂子頭上鋪設不寬不隘無欠無餘
大衆且道空照祖師還肯受此供養也無受與不受
即且置你道他即今在什麼處安身立命擊拂子家
家門前赫日月太平不用將軍威
上堂舉魯祖凡見僧來便面壁而坐拈云諸方多作
奇特解會殊不知者箇老和尚被人以無文印印破

面門至今不欲呈露還有不動舌頭與他雪屈者麼
良久只有照壁月且無吹葉風
上堂一念未生以前切忌守住者裏有底道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華裏過來香有棒不打者漢乃云秋月照高堂草根鳴絡緯若非鍾子期休問琴中趣
上堂諸上座有色有明有心有眼空却心了却色眼無所見明無所受顛倒想滅出生入死如火燒冰
上堂視之不見名曰夷森羅萬象甚處消遣聽之不聞名曰希鐘魚鼓板衆聲錯然搏之不得名曰微著衣喫飯承誰恩力拈拄杖云李伯陽騎牛入你諸人眼睛裏去也
上堂舉青峯因齋次問北院云先師道信手拈來草師兄作麼生會北院拈起一隻箸峯云與麼會何曾夢見先師北院云汝與麼會何曾夢見先師拈云一得一失有人辯得未必善因而招惡果
四月八上堂明珠在掌隨衆色以分輝寶月當空逐千江而現影拈拄杖釋迦老子生也九龍吐水沐金軀地湧金蓮捧雙足眼有瞳人底謂我誑嚇閭閻皮下無血底謂我將蝦釣鱉卓拄杖觀音買胡餅笑倒金剛神
結夏小參圓覺伽藍人人具足在天同天在地同地自是諸人用力太過不能搆得故勞釋天調御曲開方便之門立期立限如遍生蛇化龍要汝親證親悟龐居士云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好大衆箭不虛發發必中的言不虛發發必全眞針眼魚吞却嘉州大象即不問且可大師於三拜處得髓還端的也無拍禪牀一年春已盡臺榭綠陰多
復舉僧問長慶云長期進道西天以蠟人爲驗未審此間以何爲驗慶云鐵彈子僧云意旨如何慶云大底大小底小師拈云長慶與麼答話也是貪觀雲裏鴈失却渡頭船我此一衆箇箇自謂握靈蛇之珠抱荊山之璞且山僧如此批判還有不甘者麼良久僥必湊泊終難會達者應須暗裏驚
次日上堂僧問云眞藉言傳傳由文字非文字不足紀言非言焉能顯道和尚爲什麼戒人不要看讀文

字師云咬人屎橛是甚好狗僧云恁麼則五千四十
餘卷皆成剩語師云我亦不知僧云和尙既不知爲
什麼戒人不要看讀文字師云一度被蛇傷怕見斷
貫索師復擧開山彥禪師到夾山山問云何處來師
云臥龍山云來時龍還起也未師近前以目顧視山
云灸瘡瘢上更著艾焦師云和尙又何苦如此山休
去師拈云二尊宿一挨一拶如善舞太阿不傷其手
然也有到處也有不到處

上堂未有無心境曾無無境心心境兩俱忘未是到
家句東弗于逮打鼓西瞿耶尼說禪且道是什麼人
分上事狗舐熱油鐺

上堂舉保福在病問僧云我與你相識年深有何名
方妙藥相救僧云藥方甚有聞說和尙不解忌口師
拈云者僧也不易得爭奈保福心且未甘當時只好
輕輕道和尙病得幾時看他出什麼語但云不堪發
藥豈不籠罩古今

端午上堂龍牙和尙云學道先須有悟由還如曾鬪
快龍舟雖然舊閣閑田地一度贏來方始休大小龍
牙見地不脫坐在者裏山僧不惜眉毛爲他撥開一
路便見功超一切道絕名言乃云迷悟從來總自由
要須平地上行舟乾坤儱侗無今古千載淸風卒未
休就中忽有出來道瑞巖也是釘樁搖櫓阿呵呵將
謂無人便下座

上堂今朝十五打動法鼓露柱出班長老陞座下座
顧侍者云適來說什麼侍者無語乃云一字入公門
九牛拽不出

上堂食輪不轉多時甑倒厨空竈冷侍者來覆上堂
令我千思萬想正茲忍餓不暇寧暇拋三放兩狠忙
披起七條膝上橫按拄杖驅使文殊普賢撿點森羅
萬象喚作向上提持大似隔靴抓癢下座

上堂一句截流萬機寢息兩不成雙單不成隻拈拄
杖卓一卓鐵壁鐵壁

上堂朕兆未分以前好箇消息朕兆既分以後消息
全無一塵入正受諸塵三昧起急水上打毬子

上堂相逢不拈出舉意便知有打失雙眼睛留得一
張口孤峯頂上呵佛罵祖欻盤頂門十二街頭掣風

掣顚符懸肘後長沙虎子湖狗拈起蘿辣藜好與劈
脊摟
病眼上堂山僧數日來病眼暗昏昏地直得東西不
辯南北不分然於不分不辯處却有箇分曉僧問九
峯如何是把定乾坤眼折筋攪龍門峯云把定在裏
許乞兒弄飯椀僧云乾坤眼何在再犯不容峯云正
是乾坤眼賣買賤賣僧云還照燭也無有甚矢照燭
峯云不借三光勢舌頭拖地僧云旣不借三光勢憑
何照燭喚作乾坤眼狗咬枯骨頭峯云若不恁麼髑
髏前見鬼正是見鬼說話九峯長吹緩打自謂手段
高强爭奈者僧久經行戶酬唱無斷若是把定乾坤
眼總未見得今日不是攙行奪市盡爲病多諳藥性
要識把定乾坤眼麼卓拄杖曙色未分人盡望及乎
天曉也尋常
示衆瑞巖有一機極小彌宇宙不居威音前不落樓
至後晨起値天昏夜眠逢日晝殤子壽千春白首纔
出幼參
上堂簷外連宵兩聲聲盡屬伊分明重指注何事更
狐疑
謝明慶瑩中和尙惠竹拂上堂拈起示衆云凌雲勁
節傲雪孤標結根於曠劫之先孕質於三乘之外一
刀兩段不假思惟信手拈來神號鬼泣非麈尾之能
齊豈龜毛之可比擊處而雷轟蟄戶豎時而劍倚長
空馬師束手歸降百丈望風斂衽有如是之妙用有
如是之神通汝諸人還知來處麼若也未知問取明
慶和尙擊禪牀下座
青苗上堂依經解義三世佛寃離經一字即同魔說
山中連日集衆看經用保禾苗但見白底是紙黑底
是字旣不離經自立亦不依經解義且道是佛說是
魔說喝一喝
上堂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云猛虎口裏活雀
兒僧云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云金剛手中八稜棒
僧云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云李白捉月張騫乘槎
師乃云眼見如盲口說如啞三界獨尊天上天下敗
得來放得去生鐵鎚被蟲蛀有利無利不離行市三
更月下唱巴歌無端驚起梵王睡

上堂拈拄杖云者箇是德山捧卓拄杖云者箇是臨濟喝是汝諸人切忌將錯就錯豈不見玄沙和尚云直似秋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斷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有底聞與麼道便解東邊思量西邊計較別要討箇出身路殊不知牛欄馬廄圓覺伽藍火聚刀山清凉境界瑞巖到者裏巧盡拙出只得趂風倒柁逐浪隨波雖然不是知音者徒勞話歲寒

上堂今朝七月一屋角秋風動無上解脫門豁達無遮擁東來西來南來北來明窗下如法安排是佛是祖是聖是凡手面上等與一送有主有賓全體全用徹骨風流十八不共三千剎海夜沉沉妙高山色自孤聳

解夏小參安居制滿一念萬年布袋頭開百了千當天南地北無非圓覺妙場溪東溪西總是國王水草與麼與麼鋤得片畬種得籮粟不與麼不與麼日中一飡夜後一寢與麼不與麼不與麼却與麼拈出倚天長劒截斷露布葛藤直得上無攀仰下絕已躬常光現前壁立萬仞正與麼時是汝諸人還知者箇消息麼若也未知未免向淨潔地上抛沙撒土去也世尊初生下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乃云天上天下惟吾獨尊豈不是者箇消息西天四七東土二三或行捧或行喝或堂前輥毬或室中安木豈不是者箇消息自餘麻三斤乾屎橛庭前栢樹子後園驢喫草趙州勘婆話百丈野鴨話雖則三頭兩面萬別千差豈不總是者箇消息如斯理論俯徇機宜明眼人前是甚麼語不見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驀拈拄杖卓一卓云百雜碎沒窠臼拈得鼻孔失却口儗欲將身北斗藏應須合掌南辰後復說偈云夏罷抽單何處去勸君權息此時心諸方爐鞴如灰冷少室門庭似海深若要悟明超佛祖莫將知解當胷襟惺惺石畔堪行樂共聽松風演正音

上堂夏有解結法無定栢有無之義空裏漚華南天台北五臺在諸人脚跟底踏著踏不著置而不說前程忽有問何處來切不得道瑞巖來教他疑三十年

上堂宗乘一唱三藏絕詮祖令全提乾坤失色如王寶劒凜凜神威儼欲衝前橫屍露骨一向與麼道絕人荒密室商量轉無交涉拈拄杖昨夜西風枕簟秋無限蟬聲噪高樹

上堂萬里無雲靑天猶在千波競起水量無虧動靜難該明暗罔措你衲僧家獨行獨立早是擔夯太重更若他爲如蛾赴火

師問僧云昨日晴今日雨如何是一體眞如僧云和尙問誰師云卽今問上座僧云適來却會而今却不會師打兩掌云且道是賞伊是罰伊

上堂諸佛法印歷歷現前從上以來莫不以此印而爲佛事諸人語時語現默時默現乃至一切時一切處無不現當其現時且非大非小非靑非黃量度他不得描貌他不得畢竟作麼生趣向不見古人云聲前顚旨猶迷顧鑒之端句後精通尙昧識情之表大家究取光顯此宗

上堂黃檗坐南泉鉢位利動人心仰山夢昇兜率天宮說法開眼作夜克賓法戰不勝暫時失采雪竇對賓客談論韓大伯冷地發笑年衰鬼弄人今日承諸名勝下訪聊擧四則因緣用相暖熱莫怪空疎下座

上堂秋風涼秋夜長黃華粲林蟋蟀啼壞墻情與無情一筆勾下西來祖意正好商量手提殺活金剛劒直踏毗盧頂上行

請侍者上堂趙州與文遠鬪劣不鬪勝老大不識羞相席還打令致使明眼人無由辯邪正邪正既不辯轉轉成毛病瑞巖百不能受用無星秤稱起太虛空錙銖無欠剩以此爲瑞爲祥以此爲坑爲穽斷衲僧之咽喉續佛祖之慧命

上堂古人道諸佛一向淨用故名諸佛衆生一向染用故名衆生大衆熱則普天普地熱寒則普天普地寒彼彼丈夫莫受人瞞

上堂僧問云維摩丈室不以日月爲明和尙丈室以何爲明師云物見主眼卓豎僧云摩竭掩室毗耶杜詞相去多少師云一坑埋却僧云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畢竟明什麼邊事師云塞北千人帳江南萬斛船師乃云黃金鑄就鐵崑崙推出人前駭見

聞四七二三驚吐舌埋頭東走向西奔

上堂坐深井者不知太虛之寬廣忘偏見者方明至理之圓融與麼說話譬如以大地作射垜挽弓所向無不中的衆中忽有出來道如斯舉唱今古罕聞山僧喚侍者點一椀茶供養他更有出來道如斯舉唱未稱全提亦喚侍者點一椀茶供養他且道還有爲人處也無雪壓難摧澗底松風吹不動天邊月

上堂大智非明眞空絕跡三世諸佛只言自知六代祖師全提不起今日抑不得已向諸人面前說東道西大似巡官犯夜卓拄杖神龍一舉透無邊鐵鱗猶向泥中躍

上堂古人吐露一言半句要控諸人得箇入處瑞巖不以一言半句爲事也要控諸人得箇入處古人說而不說瑞巖不說而說且道是一合相非一合相

開爐上堂楊岐和尙示衆云薄福住楊岐年來氣力疎寒風凋敗葉猶喜故人歸囉囉哩拈起死柴頭且向無煙火山僧雖忝末裔要且不與同塵薄福住巘峯多嗔還少喜此日話開爐火種無些子報諸人休

促議大家收足上蒲團今歲立春在年裏

祖忌拈香云吾本來玆土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舉香召云大衆達磨大師面目現在巍巍堂堂離一切見

上堂當言不避截舌當爐不避火迸便請全身擔荷何必再三勞讓巢和風穴知雨兩箇石人相耳語百丈搊得鼻頭穿野鴨成羣自飛去喝一喝

多福秋江和尙至并侍者進退上堂通宗通途挾帶挾路一句全提萬機頓赴僧問多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福云一莖兩莖斜僧云學人不會福云三莖四莖曲奇怪諸禪德是牛鼻勒芒繩是馬口嚼生鐵提妙明之心印用格外之生機還他多福始得且者僧與麼問還有孤負處麼金鷄啼向玉闌干一聲直透須彌頂

冬節小參始見重陽又逢冬至大法本無變遷寒暑自成來去是以山僧自到此山首尾將及二載運水搬柴迎賓送客與諸人同一眼見同一耳聞同一心思意想同一鼻嗅舌嘗山僧移易諸人一絲毫不得

諸人移易山僧一絲毫不得所以道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又有道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即同凡夫凡夫若知即同聖人與麼說話大似掩耳偷鈴今夜打動法鼓集衆小參不說同法不說異法不說不同不異法若是皮下有血底向者裏翻身一擲抹過太虛便見覺城東際始見文殊樓閣門開方參慈氏總是鬼家活計日下孤燈喝一喝好事不須頻話會留將和氣煖丹田

復舉潙山因仰山向火次潙山問云天寒人寒仰云大家在者裏潙山云何不直說仰云適來也不曲和尚如何潙山云直須隨流師拈云珠明川媚玉閟山輝潙山父子之謂也是則固是當時若知有轉身一路子孫也未到斷絕還會麼人天渾莫測珍重赤鬚胡其或未然更聽一頌一對琵琶月下彈清風習習指端生只知寫盡心中事誰管傍人冷地看

上堂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自已流出還同瓦礫天下無二道聖人無二心長連牀上滴水滴凍十二街頭滴水滴凍

上堂舉五祖和尚云世有一物不屬凡不屬聖不屬邪不屬正萬事臨時自然號令師拈云大小五祖白雲正傳將謂有迴天關轉地軸底謀略如斯吐露何異宋人以死鼠爲璞瑞巖則不然世有一物在凡屬凡在聖屬聖在邪屬邪在正屬正萬事紛紜何須號令拈拄杖卓一卓下座

示衆穩坐家堂主人翁因甚不識掀翻大海擱碎須彌平地上因甚擡脚不起眼光爍破四天下自家眉毛落盡因甚不見拈拄杖三句內一句外不涉兩頭有人道得拄杖子兩手分付

上堂拈拄杖云三世諸佛是門外漢六代祖師是門外漢所以道有一句子到你啞却我口無一句子到你瞎却你眼卓拄杖南人不相耳北人不相鼻

上堂大地載不起虛空包不遍誰敢爲安名打教你頭破乃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

臘八上堂光透日月明瞎不收智出聖凡賢愚不立雪山深處夜覩明星豁爾大悟螢火之光也敢問未悟以前向什麼處聻坐既悟已後又向什麼處出頭

通方作者。試出道看。良久云。休休。看看。白却少年頭。塡溝塞壑無人會。雲自高飛水自流

除夜小參。拈拄杖云。先佛性命。後佛紀綱。總在者裏。是汝諸人。從年頭至年尾。觸目遇緣。隨處明了。何曾昧却。開山彥和尚云。主人翁惺惺著。好不丈夫。更有德山臨濟。棒喝交馳。雖則雷奔電激。爭奈蟄戶未開。畫拄杖。乙巳歲君所司時令。所屬善惡一畫畫斷。直得木人發笑。石女謳歌。微塵數佛一時現前。無邊剎土不離掌握。各請歸寮穩臥。明朝起來慶賀新年。見僧賀僧。見俗賀俗。見狸奴白牯賀狸奴白牯。還知有不受賀者麼。卓拄杖。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戽夜塘水。復說偈云。一年三百六十日。日日塵勞事不同。今夜勸君都放下。管教明取少林宗

元旦上堂。新年頭有一句子。舉似諸人。者一句子。卽是父母未生已前底句子。不得向舉起處承當。不得向意根下卜度。但見皇風成一片。不知何處是封疆。

謝兩序。就退院上堂。我此一宗。雖爲荷負。自非有驅耕斂食手段。放行把住。機關至於一進一退之間。未免貽笑作者。瑞巖今者兩序進退。各得其宜。其進也。如耀世明燈。燭破歷劫昏衢之暗。其退也。如潛淵老蚌。孕成不夜照乘之珠。毗嵐猛風吹之不滅。五濁穢泥汩之不昏。大衆荷負旣已得人。山懷正堪放下。且放下底事作麼生。拈拄杖。楖㮛橫檐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

恕中和尚語錄卷第二

恕中和尚語錄卷第三

住錫禪寺前住持嗣法比丘宗豆等編

舉古

舉德山示衆云。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山便打。僧云。某甲話也未問。山云。你是甚處人。僧云。新羅人。山云。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法眼云。大小德山話作兩橛。圓明云。大小德山龍頭蛇尾。雪竇云。二老宿雖善裁長補短。捨重從輕。要見德山亦未可。何故。德山大似握閫外威權。有當斷不斷。不招

其亂底劒諸人要識新羅僧麼只是撞著露柱底瞎漢浮山云德山門下草偃風行其奈法眼圓明猶不放過雪竇雖則縱奪可觀抑揚有準要見二老宿亦未可拈拄杖畫一畫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師云德山以强凌弱者僧有理難伸法眼圓明固是見義勇爲爭奈死而不弔浮山云雪竇雖則縱奪可觀抑揚有準要見二老宿亦未可圖他一粒米失却半年糧

擧雪峯一日普請自負一束藤路逢一僧峯便拋下僧方擬取峯便踏倒歸擧似長生乃云我今日踏著僧快生云和尙替者僧入涅槃堂始得峯便休去雪竇云長生大似東家人死西家人助哀也好與一踏浮山云者僧喫雪峯一踏小出大遇長生喫雪竇一踏禍出私門撿點將來總是涅槃堂裏漢師云者僧喫雪峯一踏白日見鬼長生喫雪竇一踏平地成仙大小浮山蹉過不少

擧百丈再參馬祖侍立次祖以目視禪牀角頭拂子丈云卽此用離此用祖云你他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丈取拂子竪起祖云卽此用離此用丈掛拂子於舊處祖震威一喝百丈直得三日耳聾雪竇云奇怪諸禪德如今列其派者甚多究其源者極少總道百丈於喝下悟去還端的也無然刁刀相似魚魯參差若是明眼人謾他一點不得只如馬祖道你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百丈竪起拂子爲復如蟲禦木爲復啐啄同時諸人要會三日耳聾麼大冶精金應無變色浮山云龍驤電卷虎嘯風生師資會遇不妨奇特雪竇云只如馬祖道你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百丈竪起拂子爲復如蟲禦木爲復啐啄同時胡餅覓什麼汁大冶精金應無變色走作多少人還會麼劒斬骶人頭波斯腰不屈師云無辯龍蛇眼目難以荷負正宗無超佛祖機謀難以定論今古馬祖一喝何止百丈三日耳聾直得盡浮幢王刹海若聖若凡被他轟破耳門聽事不眞喚鐘作甕與麼擧揚諸人還知落處麼良久雲收雨霽長空闊一對鴛鴦畫不成

擧崇壽指凳子云識得凳子周匝有餘雲門云識得

蹇子天地懸殊雪竇云澤廣藏山理能伏豹浮山云餕飯坭茶爐師云松直棘曲鵠白烏玄

舉永嘉大師到六祖繞禪牀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祖云夫沙門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從何方而來生大我慢雪竇舉至此代永嘉便喝乃云當時若下得者一喝免見龍頭蛇尾又再舉繞禪牀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代祖師云未到曹溪與你三十棒了也浮山云先行不到末後太過師云永嘉承虛接響祖師將錯就錯雪竇龜背刮毛浮山馬頭安角繞禪牀三匝兮眼似銅鈴勉留一宿兮頭如木杓松風江月少人知南海波斯生白澤

舉雪峯因僧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峯云瞪目不見底僧云飲者如何峯云不從口入僧舉到趙州州云不可從鼻孔裏入僧却問趙州古澗寒泉時如何州云苦僧云飲者如何州云死雪峯聞云趙州古佛遂遙作禮從此不答話雪竇云衆中總道雪峯不出者僧問頭所以趙州不肯如斯話會深屈古人雪竇即不然斬釘截鐵本分宗師就下平高難爲作者浮山云趙州不因者僧爭得與雪峯相見雪峯不得趙州爭能圓得此話大小雪竇剌腦入膠盆師云杲日昇天宿雲解駁陽春同律枯荄萌芽直得長空皎皎萬彙熙熙若是覆盆之下朽腐之餘又爭怪得者僧當面蹉過累他雪峯趙州輥入草窠裏雪竇浮山可謂入理深談互相擎展要且只能委曲不能直截今日有問古澗寒泉時如何蟻子擎天柱飲者如何藕絲掛須彌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

舉洞山到雲門門問近離甚處山云查渡門云夏在甚處云湖南報慈門云幾時離彼云八月二十五門云放汝三頓棒山至來日上問訊云昨日蒙和尚放三頓棒不知過在甚處門云飯袋子江西湖南便與麼商量洞山於此大悟雪竇云雲門氣宇如王撈著便氷消瓦解當時若據令而行子孫也未到斷絕浮山云把定乾坤佛祖無進入之路放開江海魚龍得游泳之方雲門老人不妨奇特雪竇云雲門氣宇如王撈著便氷消瓦解識甚好惡當時若據令而行瞎却天下人眼師云雲門放洞山三頓棒汝諸人作麼

生會諸人會處便道洞山慣會作客少遇知音雲門食店雖開不許人喫所以雪竇抑雲門而出洞山浮山小雪竇而扶雲門與麼見解天地懸殊諸人要會麼年年八月二十五查渡依然冷浸秋

舉雲門示衆云老胡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乃云天上天下惟吾獨尊師云不說那知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師云好一棒爭奈打不著雪竇云便與掀倒禪牀師云勞而無功浮山云雲門赤心片片蓋代功高雪竇見義勇爲機如掣電二俱足可觀光其奈頂門無眼師云有文有武有卷有舒又云飯裏著得屎麼

舉忠國師三喚侍者雪竇云點即不到侍者三應雪竇云到即不點國師云將謂吾孤負汝却是汝孤負吾雪竇云謾雪竇不得雲門云作麼生是國師孤負侍者處會得也是無端雪竇云元來不會雲門云作麼生是侍者孤負國師處粉骨碎身未報得雪竇云無端無端浮山云國師好肉剜瘡雲門灸瘢上著艾雪竇大似隨邪逐惡殊不知鼻孔總在侍者手裏師云叢林中商量國師三喚嘔出心肝侍者三應全身擔荷是則固是只如國師道將謂吾孤負汝却是汝孤負吾又作麼生評論若曰兩無孤負昧却雲門大師若曰兩有孤負屈了雪竇老漢總不與麼浮山又道鼻孔總在侍者手裏靈巖向者裏露箇消息也要諸方撿點易分椷裏紛難辯墨中煤

舉馬祖令僧知藏馳書上徑山山接得開見一圓相於中下一點却封回國師聞云欽師猶被馬師惑雪竇云徑山被惑且置若將呈似國師作箇什麼伎倆免被惑去有老宿云當時坐却便休亦有道但與畫破若與麼只是不識羞敢謂天下老師各具金剛眼睛廣作神通變化還免得麼雪竇見處也要諸人共知只者馬師當時畫出早自惑了也浮山云欽師被馬師惑且置國師惑却多少人雪竇云只者馬師當時畫出早自惑了也穿却天下人鼻孔師云馬師自惑國師惑人置而弗論當時徑山下者一點非惟點破馬師髑髏抑且爲千古龜鑑

頌古

未離兜率已降王宮

朱弦彈夜月。翠袖舞春風。只者消搖處。何人得與同

世尊降生

奇哉千歲烏龜殼。靈聖昭於未灼前。一自當陽鑽破後。都盧不直半分錢

拈華

靈山拈起一枝華。出草猿菟露爪牙。金色頭陀遭一口。至今天下亂如麻

外道問佛

不問無言與有言。張顛顛後更誰顛。掃成筆底龍蛇陣。流落人間萬古傳

達磨面壁

面壁胡僧瞌睡多。西來伎倆盡消磨。當時不得神光力。一箇渾身沒奈何

二祖立雪

俗子投誠慕聖師。炎炎火宅厭驅馳。夜深獨立庭前雪。徹骨寒來只自知

女子出定

彈指聲中出定時。毗嵐撼動五須彌。可憐費盡神通力。羞殺堂堂七佛師

三十年不少鹽醬

知子無如父最親。何須苦苦問元因。平生不作暗中事。直把心肝吐向人

百丈再參

師子教兒迷子訣。漏泄天機惟一喝。堪笑堪悲馬大師。千古萬古成途轍

國師三喚

國師三喚星飛火。亂侍者三應。相席打令吾負汝。兮汝負吾。王喬跨鶴來僊都。俯視人間同坎井。漂流汨沒胡為乎哉。

有句無句

只箇布單猶賣却。三千里外罄身來。前途且得無擔帶。又向明昭走一回

明昭問僧虎生七子

第七猿菟獨無尾。目光閃閃腥風起。嚇殺明昭獨眼龍。不臥澄潭臥死水

南泉示衆

不是心不是佛。叔孫禮樂。蕭何律。漢室龍興佐太平。龍驤虎驟成乾沒。君不見。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倶不取

心不是佛智不是道

枕石臥煙蘿。山中樂事多。夜聞祭鬼鼓。朝聽上灘歌

黃檗示衆云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

匡徒領衆徧諸方。禪有師無未斷當。賺殺五湖雲水客。茫茫走得脚生瘡

臨濟見僧便喝

只將一喝定綱宗。聞者如同耳過風。自是要貪途路樂。不須惆悵怨飄蓬

十二面觀音

觀音十二面。面面總無偏。不是閑神鬼。休來化紙錢

臨濟問僧什麼處來

雖行畜生行。不得畜生報。臨濟小廝兒。三步作一跳

無位眞人

面門出入露全身。苦口叮嚀說向人。到此不須生異見。從來賊是自家親

趙州訪臨濟

賓中主也主中賓。掣電機輪眼裏塵。射虎不眞徒沒羽。至今愁殺李將軍

平常心是道

平常心是道。到老無煩惱。夏熱便乘涼。冬寒便著襖。使得十二時辰

晝夜從來十二時。使來使去何時了。引得無知瞎屢生。隨例茫茫入荒草

趙州訪茱萸

大法淵源浩莫窮。撥探深淺枉施功。一條拄杖且靠壁。雷電何時解化龍

趙州一日從殿上過

自屎如何不知臭。人前猶自挑來嗅。大都年老變成魔。千佛出世知難救

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一拳還一拳。一蹋還一蹋。伯牙與子期。不是閑相識

趙州勘婆

婆婆偏要逞風流。越格風流遇趙州。各向人前誇意氣。豈知白盡少年頭

趙州問南泉知有底人何處去

知有底人何處去。廬越家中作水牛。橫眠倒臥鬧闤闠。萬里青天月一鈎

趙州一日在方丈

沙彌伶俐。侍者洒灑。鑑裁分明不差毫忽

東司上不可與汝說佛法

喚一聲兮應一聲。半滿偏圓一齊說。鷲池鷲嶺給孤園。不出而今箇時節

趙州一日共文遠行

可惜面前一片地。被他一大部復藉。年年野草碧連天。指向時人人不識

文遠禮佛

禮佛尋常事。如何便打他。向來爲父子。今日是寃家

狗子還有佛性也無

蠱毒家中水。軒知要殺人。寧教饑渴死。切忌莫霑脣

金佛不度爐

金佛木佛泥佛。眞佛精精靈靈。淈淈滑滑。眼中瞳子面前人。作者相逢莫輕忽

青州布衫

單單提起七斤衫。要與師僧作指南。本是自家成現物。隨時脫著有何難

鎭州蘿蔔

鎭州蘿蔔光生。政好將來羮羹。喫得肚裏飽了。不妨東行西行

僧辭趙州

者僧要往南方。特問趙州卜日。只消一道眞言。到處變凶爲吉

趙州問僧甚處來

雪峯打動鼗拍版。趙州吹起無孔笛。夜深把手御街行。等閑合出鈞天曲

胡釘鉸

一縫釘不徹。猶說更打破。利動小人心。點過地上臥

疎山造塔

休論山鈴與他鈴。自然衰旺弗相干。玲瓏八面煙霞

。袁何用羅山再合尖

羅山送同行

舉日千山與萬山。別時容易會時難。離亭無限相思意。更把琵琶子細彈

德山托鉢

德山不會末後句。賴有巖頭爲發明。果得三年遷化去。却將平地掘成坑

雲門示衆云世界恁麼闊

石女腰邊栽兎角。鐵牛背上刮龜毛。雖然只是尋常事。千古輸他手段高

德山入門便棒

棒下傳心印。森羅盡罷參。高茅村座主。會是見龍潭

百丈野狐

春到園林感物情。窓前一鳥百般聲。口頭只爲無常度。千古難磨反舌名

魚跳網

頭動尾動活鱍鱍。宏綱大網難遮遏。騰身一躍過天門。東海龍王驚吐舌

甘贄設粥

等心來設粥。何處有誵訛。行者出門去。南泉打破鍋

竹篦話

竹篦舉起。日照天臨。擬分背觸。大海摸針

主人翁

頻喚主人翁。修行怕落空。俱胝惟竪指。石鞏只張弓

興化打同參

正令當行。佛來也打。口似血盆。分疎不下

興化打克賓

養兒最怕順毛捋。興化家風與世乖。捧了罰錢趁出院。要他赤手立生涯

聞東廊也喝

秘魔擎叉捉老鼠。慈明揭榜鬼畫符。何似風流興化老。棠羅帳裏撒眞珠

單刀直入

大坐當軒驗作家。單刀直入向誵訛。喝聲迸落千巖月。爭奈全身墮草窠

出則爲人

一對無孔鐵鎚就中一箇最重有人揀辯得出也是鬼爭漆桶

隱峯淨瓶

提起淨瓶當面瀉是他慣會討便宜襯衣單著曾驚衆三聖堂中下一槌

石頭云恁麼也得

滄海渺瀰焉用濬泰山高聳不須培一條古路如弦直拍手浩歌歸去來

三聖問雪峯

驀劄相逢笑臉開大家携手上高臺及乎話到誵訛處恚語瞋拳劈面來

夾山境

碧巖靑嶂峭絕幽深華開葉落自古自今夾山隨風倒柁法眼劈腹剜心庵部臨庵窗臨

擔版漢

未嘗飲水便知源鼻孔分明失半邊貼肉汗衫都脫了喚來重與痛加鞭

一氣轉一大藏教

睦州有口元無舌妙義重重一句該爲報五湖禪客道等閑休作鴨聞雷

兩堂首座下喝

兩堂齊下喝各自縱威權誰道成功處領歸臨濟邊

普化搖鈴

鬧市紅塵闤大機不同閑鼓口唇皮鐸聲撼動三千界蚌蛤螺螄睡正癡

明招天寒上堂

風頭暖室雖然別立命安身總一般哮吼自無師子明招豈是故相謾

保壽開堂

正令全提日月昏東西南北競趨奔百丈游山見野鴨道吾答話得要禪

古德不赴堂

莊上油餈滋味別果然喫得飽非常可憐侍者無慚愧問訊低頭請赴堂

中心樹子

斫倒中心樹子挑破祖父契書英雄氣奪項羽貧無

卓地之錐

新婦騎驢阿家牽

坐得驢兒穩。今朝喜入門。檀郎相見了。心事正堪論

烏臼問玄紹二上座

猛虎口中奪食。驪龍頷下探珠。不有天然作略。定應斷送頭皮

乾屎橛

雲門乾屎橛。炙地又熏天。大家齊打疊。送上渡頭船

須彌山

須彌突兀倚青空。推出蟭螟眼捷中。若也一朝親到頂。方知不與衆山同

鋸解秤槌

拈出秤槌將鋸解。鐙籠露柱鬧啾啾。其中未解忘情者。尚待商量卒未休

四方八面來時如何

藏身古廟正憂煎。鬼面神頭盡現前。待得霎時風雨過。依然杲日耀中天

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

宗師與汝長相見。因甚頭皮更懞頑。惡水沓來三度潑。猶如對面隔千山

夾山示衆目前無法

和盤托出尚遲疑。被蓋囊藏豈得知。畢竟爛泥中有刺。不知踏著是何時

無業國師

一條紅線兩頭牽。爭得叢林此話圓。索性爲渠都摘斷。虛空背上打鞦韆

靈雲見桃華

靈雲見桃華。歘爾列挈丫。一年開一度。爛熳似紅霞

玄沙云諦當甚諦當

敢保兄未徹。背後空揑訣。打破鬼門關。喫水須防咽

言無展事

把斷咽喉。穿過鼻孔。東土西天。頭輕尾重

學道者訪瑯邪

一箇執佝佝到天。一箇放頑頑到底。各與三十甋辣梨。還我相看主賓禮

語默涉離微

巧婦做成無麵餅。呆郎買得有錢村。令行吳越功難
共。鐵券休將累子孫

趙州訪道吾

斑斑駁駁豹皮褌。著出人前駭見聞。不是趙州會識
慣。一場驚恐豈堪論

臨濟遷化

白拈手段元無比。對面謾人不可論。剗把十方常住
物。臨行分付與兒孫

僧問虔峯

煙笻雨笠野盤僧。到處無非昧巳靈。堪歎高年二尊
宿。却將漆桶對渠呈

聞聲悟道

蓋色騎聲莫外求。東頭打著動西頭。華紅柳綠須臾
事。犬吠驢鳴卒未休

陸亘大夫問南泉

南泉指出一枝華。毒似南山鼈鼻蛇。天下更無人解
弄。最堪誇又不堪誇

雲門拈拄杖擧教中云

春色無高下。華枝自短長。太行雖路險。依舊有人行

玄沙三種病

玄沙不出飛鳶嶺。攪吵叢林事萬端。只此未為眞傑
斗。靈雲猶且被他瞞

玄沙見新到

未會輕吐露。先與劈胸拳。語下分緇素。還應落蓋纏

赤肉團上

日炙風吹赤肉團。神通變現百千般。一時拋向人前
去。打鼓從教普請看

百丈侍馬祖游山歸哭

李陵蘇武河梁別。留者悲兮行者悅。古今休論是和
非。漢地胡天共明月

楊岐問僧栗棘蓬作麽生呑

烈焰紅爐亘天極。曦和退馭姮娥泣。鐵壁銀山萬仞
高。到此也須鎔作汁

三脚驢

楊岐倒跨三脚驢。湖南長老相追隨。過都歷塊如電
馳。駑駘蹋蹶徒嗟吁

盧陵米價

靑原旨的易見難識軟似綿團硬如特石大士門槌
寶公刀尺更問如何棒教誰喫

後園驢喫草一飽一切飽不比餓韓盧空把枯骨咬

小魚呑大魚水上卓紅旗欲言言不及林下好思惟

五逆聞雷

鐵牛昨夜拗折角撞破虛空鳴剝剝今朝特地辯蹤
由却是東村李八伯

口是禍門

一句當機絕較量五湖四海沸如湯蝸牛角上乾坤
闊石火光中日月長

龍門十二時辰歌

時時日日日時時綿綿密密怪怪奇奇

鐘樓上念讚

截斷兩頭打中間底惹起是非海水難洗

師子尊者

流水不復返落華難上枝夜闌孤燭下心緒亂如絲

芭蕉示衆

咄哉亂走阿師何曾放得拄杖捉來拗作兩撅 請續

末後句

十智同眞

十二街頭安客則不許入來胡亂局任你一鍬能掘
井擡眸鷂子過新羅

一口吸盡西江水

拾得一顆驪珠自謂人間無價撞著東海龍王視之
如同土苴

雲門鑑咦

雲門一鑑萬苦千愁諸天罷樂帝釋搖頭咦惱亂春
風卒未休

大通智勝佛

刻舟求劒空費力守株待兎那由得鵪鶉只麼戀蒿
枝大鵬自展搏風翼

其施汝者不名福田

白鼻崑崙舞柘枝春風庭院落花時千村萬落人爭
看那箇元無眼上眉

居一切時不起妄念

開單展鉢。拈匙放箸。一一現成。討甚碑記

見見之時。見非是見

石女携籃空手擺。黃茅山上尋螃蟹。澗坳峯迴路轉
深更無一箇相逢者

淸淨行者不入涅槃

日不待火而熱。月不待風而凉。隨處靑山綠水。坐我
洞庭瀟湘

五法三自性二種無我

十箇兀來是五雙。釋迦老子面皮黃。琉璃殿上行人
少。犬吠驢鳴滿大唐

救產難

檀家產難祈分免。一語相投頃刻間。是我好兒爺不
殺。信他人馬要騎難

至正戊申。余以避兵。依龍山永樂南谷褒公。公之
孫鼓山調師。謂昔大慧竹山以避兵亂。居雲門庵
作頌古一百一十則。今師之來。其迹適相似。況宗
門寥落。師亦當續其遺響。余不揣勉贅蕪語。如其
數以答調師之意云。無慍識

趙州訪上下庵主

白髮漁翁坐釣舟。蘆華兩岸一般秋。錦鱗不食江風
冷。收拾絲綸歸去休

達磨見武帝

玉殿珠樓盡豁開。區區獨進萬年杯。雖然不得君王
寵。猶帶天香滿袖回

庭前栢樹子

八十高年始行脚。頭髮莖莖到根白。佯聾詐啞討便
宜。人問西來答庭栢

德山見龍潭

頭角崢嶸臥碧潭。四山惟見起靑嵐。有時觸著風雷
動。大浸須彌露一簪

黃蘗上堂。大衆纔集。以拄杖一時趕散。復召
云。大衆。大衆回首。蘗云。月似彎弓。少雨多風

萬仞雄關絕四鄰。不通來往峭嶙峋。可憐南北貪程
者。風雨淒淒愁殺人

慈明揭榜

一道天書出禁城。千門萬戶盡疑驚。纔聞使者宣傳

後稽首山呼賀太平

小佛事

聽西堂起龕某是黜聰明泯知見不僫生死底漢颺下住山鈯斧正好東行西行

徑山南楚和尚茶毘公舉龕仰山撼樹二大老各展鎗旗殺活自在到我堂頭和尚面前總用不著何故萬仞龍門鳥飛不度

暫到見上座起龕欲得大用現前須是頓忘諸見諸見若盡生死卽空家舍途中更非別物頂門放出遼天鶻

耐監寺火逼慈明晩參是死伎豎起火云火炎崑岡玉石俱焚耐烹煉者惟眞金爾

受都寺火受得惡辣拳踢便解超生越死漏燈盞動地放光金剛圈分文不直烈焰堆中理釣車釣得鯉魚長一尺

印藏主起龕毗盧正印文采燦如不善用者動成窒礙平地上死人無數透過荊棘林是好手

福維那火福城東際不罣于今汝因甚向桶箍爆處方始死却伎倆滅却現行擧火云點火照看面皮厚多少

運監寺鎖龕靈機密運智鑑發輝直得三脚驢踍跳踏破虛空只者鎖子有甚用處

昇都寺起龕拗折聖箭子好箇昇平世界生老病死甚處得來放便倒扶便起星流電激三千里

常都寺起龕愛惜常住如護眼睛底一念盡情放下了也涅槃臺上不用遲留勝熱門頭更須進步

生都寺火楊岐對白雲發笑大似逼生蛇化龍總是死門俱非活路擲下火云我喚作火汝不得喚作火

奇上座火生佛未具以前有一段奇特大事成住壞空該攝他不得心思意想捉模他不得直下會去方知道無量劫來舍身受身如火燒冰

漢監寺起龕今朝一隊死漢送箇活漢透過金剛圈呑却栗棘蓬十方世界杳無消息雖然也是喪車後掉藥囊

有提點火拈却漏燈盞放出本有靈光照破歷劫生死昏衢之夜月不待風而涼日不待火而熱

道淨人起龕至道淵曠弘之在人黃梅夜半傳衣大似弄假像眞眞不立妄本空死蛇驚出草撞倒須彌峯

滿書記起骨茶滿肚文章通身擔版沒手挨撥將來直是皮穿骨露南匾頭自非慈明痛下毒手未免向泐潭死水裏淹殺人在舊樓沽酒處相要來喫趙州茶

成上座起龕現成公按不用躊躇孚上座在楊州聞畫角當下悟去高亭隔江見德山便乃橫趨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

明都管入塔明知是者箇開口道不得明知不是者箇開口却道得坐斷兩重關天然露風骨百發百中擧箭離弦七穿八穴湘南潭北爲君幾下蒼龍窟

義都寺火汝雖出塵不明勝義是情執未斷汝雖年耄不達性空是大事未了即今四大已離未斷斷取未了了取楊岐擔子拗作柴燒烈焰堆中橫飛雪雹

恕中和尚語錄卷第三

恕中和尚語錄卷第四

翠山禪寺住持嗣法小師比丘居頂等編

讚

觀世音菩薩讚

鎭江府普照禪寺住持濾姪文曄購菩薩畫像一軸慈相莊宏偉無媿謹爲焚香拜讚曰

稽首慨世大慈父從聞思修證寂滅於寂滅中無所住故能三十二應身衆生感果既不同不與同類知難化而我菩薩審其宜隨緣泛應作佛事根塵二性識爲主於識所現無有邊六凡四聖由茲出是故得名如來藏識性旋復露本眞圓通之門啓關鑰隨方來者皆得入如子就父無所疑娑婆衆生迷本聞循聲流轉墮邪見有若山雞惜毛羽臨流玩影死不悔菩薩爲興精進力巧誘同至眞如地究竟了然如夢幻聞與聞性俱圓融我願世間諸有情勉志均修獲常住

圓通境界萬類同歸關棙要道非聖而誰惟我大士興慈運悲入諸有海爲仗爲依我今皈命念念弗渝

大士之念念亦念。余彼念此念。匪即匪離。如大圓鏡。如如意珠。神光湛湛。應用不斷。頴諸含識。黠姪怒癡。等觀生滅。證此眞如

行深般若。色空無二。如幻金剛。灰滅身意。尋聲救苦。不墜大悲。會俗冥眞。不緣思智。以耳根一門之圓證。契十方諸佛之極果。豈心言可得而思議哉

蒼壁倚天。示險崖句。明月在水。現眞實身。圓融心境。逈脫根塵。眼見何如耳聽親

以口說法。口有時歇。以身說法。身有時滅。惟我大士。宴坐水月。剎剎塵塵。不說而說

左手搘頤。右手按膝。所說既忘。湛然空寂。譬如時雨。滋長萬物。雨既無功。物亦無得

以魚示人。人不爲意。以珠示人。人以爲異。欲控人心。珠纓窣地。無法可得。是眞授記

應化無方。何曾有作。寂然不動。未始無爲。示不思議。解脫之境界。攝五濁。淸泰之眞歸。聖階不退。智焰長輝。拶倒險崖。施衆吼。蝦蟇吞却玉蟾蜍

聲是佛聲。色是佛色。消塵旋明。隨處證入。稽首大士。爲物作則。普願有情。得無畏力

迅瀑驚雷。長松倚蓋。維喧維寂。金剛三昧

反聞聞盡。絕離微。六用門頭。自息機。童子不來春寂寞。寶瓶楊柳正依依

端坐法空座。分身徧剎塵。無邊聲色裏。獨露本來人。一毛頭上普門境。百草頭邊自在身。脫頷驪珠那有類。當臺明鏡本無塵

魚籃觀音讚

籃裏錦鱗。鮮活可羨。不遇當行。誰著眼看。赤手提來走市鄽。頭上金烏急如箭

籃裏分明是活魚。聲聲報向大家知。好場買賣無人識。放下身心是幾時

好箇錦鱗誰肯買。手頭黏綴更沉吟。衆生不道無靈種。爭奈茫茫業海深

行道觀音讚

前無迎者。後無隨手。搯圓珠。步較遲。回首塵勞深似海。衆生度盡是何時

妙湛上人書普門品觀音像讚

三十二應身。處處無住著。拈起一毛端。普門何廓落。
妙湛總持不動尊。解盡衆生煩惱縛

翠巖琳上人書法華塔讚

惟此寶塔。常現世間。不遷不變。屹如崇山。纖塵不立。湛然淸淨。大小合宜。高低普應。徧周沙界。放大光明。破癡暗獄。開正法城。衆生肉眼。見如不見。爰有智人。曲開方便。再闢靜室。翠巖之陽。寥寥虛敞。止止吉祥。外緣旣絶。內照惟寂。宣持法華。以爲常則。慨玆寶塔。佛佛同居。示眞實相。匪我而誰。凭紙運筆。手書心誦。結字構形。妙於機綜。相輪層級。欄楯建瓴。行布圓融。宛如生成。多寶釋迦。時時對面。曠劫至今。不分一線。日月有盡。此塔長存。誓將呵護。天龍駿奔。作大饒益。至功不共。我述讚詞。畫波求縫

文殊大士讚

草衣勃窣。紺髮鬖髿。共維摩談不二門。落節不少。對釋迦擇圓通法。拔本何多。手中經卷。撇得下。不妨隨處薩婆訶

朝陽對月二讚

者領破布衫。零落吁已久。今日補不完。何年更下手。看底是誰。經忙忙且披閱。不了第一義。孤負天邊月

布袋讚十八子

抛却兜率。俺天輒入。小兒羣隊。只管牢把拄杖。不知打失布袋。稽首彌勒。世尊何曾得大自在。回頭轉腦可憐生。他家自有逗人愛

啞女讚

者一片田地。焉用頻頻掃。若不啞。却口如何向人道

普化和尙讚

尋常針劄不入。爐鐵壁銀山。未是堅。十二街頭搖木鐸。和盤托出在人前

達磨祖師讚

東土先鋒。西天殿後。語觸梁王。專同掣肘。葦蘆泛泛。非謂潛身。四顧寥寥。且須袖手。一華五葉。吹劫外之春風。直指單傳。翻空中之石臼。神光斷臂。覓安心可憐鬪合揚家醜

智覺禪師讚

奉化福慧庵主僧仁寧。持所奉智覺像。以相示余。

獲瞻禮。不覺涕淚俱下。恨不得與師同時。而求侍巾拂。聽其提持大綱。闡揚奧旨。盡我微細法執。謹再拜稽首。爲之讚曰

心無生滅。惟證乃知。高揭宗鏡。光現影隨。百尺竿頭。放身自在。大用熾然。逈絕對待。方便百八。日日安行。憫彼後學。勤穫怠耕。研其說法。如禹治水。猗甘露滅。詞無虛美

虎丘隆禪師讚

菸菟肉醉未醒。爪牙已露。全鋒殺人活人。似空幢空。同悟室中。輪機落節。虎丘山頂。罵雨呵風。百煉黃金失色。一枝桃蕚爭紅。輥鐵鼓。擲金鐘。接得楊岐正脉通

應庵和尚讚

咄哉老古錐。平生愛打閧。耕種蒺藜園。徧布三毒種。要續楊岐正宗。大似開眼作夢。當時若不得一領破衲衣。我也知你餓殺凍殺有分

橫川和尚讚

老翁平生口吃吃。出語撞倒須彌。山西天此土少知己。鄧嶺山寮獨掩關

寂照先師讚

咄哉沒量大人。說著令人膽喪。平生要使拍盲佛祖。也難近傍。謂其智眼欠明。覷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不直半錢。謂其手段欠高。有時拈起須彌盧。稱作十二兩。坐斷凌霄二十年。奔走四海之龍象。是故獨能崑起臨濟之正宗。熾妙喜之末焰。窮天地亘萬古。與虛空同壽量者也

雪窓和尚讚

眞本川僧。頭顱自別。一味溫和。十分列挈。拈却栗棘蓬。拔却釘根橛。六月降淸霜。紅鑪飛白雪。致使天育山。兩處存。途轍途轍。空成大同。風從虎兮雲從龍

古鼎和尚讚半身

者漢本無面目。未曾貌著先眞。只要時人知有。不欲露出全身。妙明心印。鑑地輝天。誰管迷頭認影。黑漆竹篦。掀翻海嶽。直是盡法無民。得人憎得人怕。只宜妙喜作其先祖。寂照是其卽罷。自餘談玄說妙。賣弄家風底阿師。又焉得與之齊驅而並駕者也

善世禪師讚

宴坐匡牀。心無所係。冥應萬機。利人善世。得達磨之正宗。續迦文之遠裔。泯去來今。弘戒定慧。眞西天之佛子。東土之覺帝也。

南堂和尙讚 龍泉西隱請

智如湧泉。機如掣電。傲睨德山臨濟。放過日面月面。識破沙盆。聲徹九天。唱脫空歌。調須千變。坐斷全吳正令行。出匣龍泉光燄燄

榮枯木像讚 坐枯樹下

春風扇野華模糊。尋芳摘葉墳道途。皮膚脫盡眞實在。我愛老樹聊跏趺

自讚 翠山頂長老請

頂𩕳一著。該天括地。本無形段。丹靑焉寄。三關鉅闢。笑黃龍用老婆心。一喝雷奔。陋臨濟鼓粥飯氣。過橋必須斷橋。金注何如瓦注。眉毛舊話喜重圓。翠巖增聳千尋翠

又染無著請

不讀東魯書。不會西來意。破沙盆一椎擊碎。從教塞壑塡溝。乾屎橛信手拈來。直得熏天炙地。如斯爲人。有甚巴鼻。若非無著道友。世上有誰識你。噫假使打殺。狗亦不喫。更說甚麼修行。期證阿惟越致

又仗錫原極長老請

靈山會上。一笑傳心。少室峯前。三拜得髓。是皆狹路相逢。撞著寃家債主。死蛇活弄。你不如我。猛虎生擒。我不如你。六環金錫貼天飛。驚殺時人眼珠子

銘

小師 惟寂宗寄慧浩等 編

圓中銘

體性虛圓。孰窮終始。本無形段。豈存規矩。如月當空。不偏不倚。上下四圍。洞無邊鄙。近之彌遐。遠之彌邇。於中覓中。對面千里。勗哉圓中。請事斯語

簡首座靜元字銘 舍禪入敎

靜爲動體。動爲靜用。動靜雙收。舉無不中。欲知其靜。當究其元。欲知其動。當究其根。究之無究。迥然獨存。雲之飄空。水之赴壑。彼有何心。爲湍爲鶴。一眞法界。無不含融。動兮靜兮。教虎禪龍

共笑軒銘

大哉此軒。廓徹無礙。燕坐其中。得大自在。青山在几。綠水當門。共我笑談。不間朝昏。萬象點頭。千聖側耳。問笑者誰。劒去久矣。楊歧啓齒。迦葉破顔。自倒自起。爭透重關。裂破單傳。掀翻直指。無盡法藏。卽此軒是。

用貞銘

貞而恒用。用而恒貞。無內無外。有準有程。貞者謂何。安然大定。用者謂何。一體萬應。用而非用。貞亦非貞。湛湛寂寂。昭昭靈靈。咨爾丈夫。廓淸幻妄。牛欄馬廐。大光明藏

琦首座無依字銘

眞照妙圓。非背非向。逈然孤立。寧假憑仗。如雲出岫。如鳥翔空。逍遙自在。奚覔蹤跡。詎有智人。靠此一著。大地平沉。須彌倒卓

亮西堂西隱字銘

心法無形。該攝一切。隱而不彰。露逈逈地。四圍上下。平等弗虧。心偏其中。奚局方隅。昔有亮公。得道之妙。隱迹西山。名由是召。謂其隱也。而名未嘗朽。也謂其非隱邪。而跡滅然無有也。誰茲開士。亮其名。而西隱其字者。誠欲與之齊驅。豈徒屬其後也。心乎心乎。不可授受。講得分明。轉添窠臼

漁家傲二首

余讀東山空禪師呈夢石漁家傲。因次其韻。以悼徑山妙明和尙。雖辭意不相侔。然春禽秋蟲。各得其時而鳴爾

宗派傳來誠浩渺。龍淵萬古潛淸悄。古鑑無痕明皎皎。深而杳。光呑萬象乾坤小。鳳去啾啾喧衆鳥。空庭露冷梧桐曉。大道司南今已少。誰師表。索塗擿埴何當了

四辯滔滔還渺渺。未窮源委憂心悄。底事癡雲欺日皎。徒遼杳。高明不爲陰霾小。獨守空池憐鷗鳥。魚游脚下何曾曉。生死純眞無欠少。超塵表。衣盂賴有人傳了

偈頌

參學比丘 淸巖等 編

示秀禪人

南能北秀同一師。朝參暮請同一時。胡為分宗作南北。匹似骨肉成乖離。只緣見性有差別。究竟也知無二說。明鏡非臺火裏漚。菩提有樹空中楖。丈夫豈肯師於心。便從陸地甘平沈。直是循流了源委。三乘教外求知音。空室老矣無機智。喫飯有時忘却箸。因子淩晨覓贈言。援筆不覺書長句

贈杲上人次南堂和尚韻

禪非禪道非道。夜半西方日出卯。掇轉虛空背面看。四七二三徒擾擾。賣帽相頭和𢾾羅。甜唇美舌在處何多。激揚大事舉唱宗乘。不道全無其奈還少。君不見東山為人曾落草。海月山雲俱笑倒。一曲高歌下水船。希聲激烈誰堪紹。報君知休別討。祖師玄旨破草鞋。寧可赤脚不著好

贈性傳唯侍者

性本無性傳本無傳。纔涉擬議。十萬八千。譬如水之行地。火之傳薪。薪有盡而火常煜煜。地有極而水還津津。父不得與子。君不得與臣。包羅萬有亘今古。全肩荷負須當人。君不見靈山對衆拈華時。八紘寰淨懸朝曦。又不見少林末後分皮髓。禹門龍化雷燒尾。謂性曾可傳。如蠶作繭空自纏。謂性不可傳。正同掘地尋青天。道人心猛利。得處亡正偏。縱橫與逆順。底用重加鞭。紙衣裂下赤骨律。寥寥迥邁威音前

病中贈醫僧悅可庭

我懷佛祖病。不獨病厥躬。三界病有盡。我病無終窮。可庭解醫病。聊與言病功。虛空病之體。病體離虛空。呻吟儂笑病。歎樂病笑儂。推病病不去。覓病病無蹤。年來識病處。不將病掛胷。千病及萬病。只與一病同。有身則有病。無身病何從

贈項君禮

佛祖無上大道。非黠慧而可知。要須從頭打。疊直教絕毫絕釐。豈不見昌黎伯大顛室內曾挨拶。得入還從侍者邊。先以定動。後智拔。又不見黃太史曾近晦堂。窮自己。西風一陣桂華香。方信吾無隱乎爾。二老儒宗百世師。揣出少林骨中髓。達者殊途共一家。不達定應分彼此。項君項君好善為。衲僧門下無玄微。娘生鼻孔忽摸著。藕絲竅裏藏須彌

送乂侍者遊台鴈

天台之山高且高龍湫之水深更深深兮不可以智測高兮不可以尉尋龍孟虎錫探奇賞勝憧憧往來乎其中者不可以數計抱煙霞之沉痼守空寂之生涯不可以菩提心藥而治療者自古自今道流此去廓彼幽襟靈禽畫語唱無生之妙曲松風夜響奏太古之鳴琴一一與他按過愼勿擔草棄金踏破草鞋赤脚走相逢何處無知音

送法姪暐日初遊台鴈

台山高鴈山高造物似欲爭雄豪根盤厚地輪囷糾結共深杳頂摩太虛鶱翔峙立同嶕嶢飛泉斷續白雲掩暎展天眞之圖畫連城累堞翠壁丹崖分刻鏤於秋毫良工欲揚闡其筆神匠擬習藏其刀我昔事參訪彼彼曾遊遨一重一崦華藏界一竹一樹羅旋旎灑然心境兩俱寂不知無地容塵勞別來三十載歲月何滔滔老步不可動靈覽長自遭送子未行我先返以神爲馬輪其尻蒲團竹榻坐正穩耳邊彷彿聞松濤

楚雲歌贈瑒上人

楚江江上雲如蓋楚江江水波如沸江水東流日夜忙雲也無心自堪愛膚寸瀰漫宇宙間卷舒出沒俱閑閑金鷄三號郢城曉文章五色何媥爛釘釘著兮高掛著國師萬古存標格不徒爲雨潤焦枯等閑拗折蒼龍角全楚頻年飛戰塵只今誰是眠雲人一一從頭輕按下天開地闢回陽春

初度日寄季通

去年今日凌霄頂我逢初度無人省惟君知我此日生特爲開庖羹湯餅今年今日東海東一身飄蕩如斷蓬造化窮通有臧否年乎日乎無異同去年今日止於是明年後年來未已轉至微塵大劫中依然又是從頭起積骨幾幾毗富羅飲乳海海非爲多戴角披毛著珍御空華影裏陽焰波我本無生有生日從本爺娘不須識縱然今日識得渠也是止渴將鹽喫

木庵號

道人胸中小天地剜木爲庵如是住已將一钁定宗綱十劫何妨更覩樹抹過當年臭老婆三冬暖氣何

其多洞然劫火不可燎殿前白日如飛梭戶底門頭最森爽不設樞機任來往貯食焉須白玉牆標名豈用黃金榜霜蟾午夜栖禪枝密葉掩暎靑瑠璃八表澄澄萬籟寂淸光一片無盈虧趙州老漢不知有只麼東馳復西走觸著渠儂陷虎機豎起拳頭齊北斗

韜侍者刺血書法華經

韜其光晦其跡未免悠悠滯空寂覿面當機證一乘看來也是方便力靈山一會常儼然何須顯實而開權釋迦不受然燈記當來作佛猶退傳指端瀝盡娘生血燁燁紅蓮廣長舌拽脫塵勞八萬門直把心肝鑄生鐵君不見言法華翩然飲啖屠沽家火宅之中恣游戲笑他門外求三車

憩庵歌棠上人求

德山發軔來南方恢張此道何煌煌千載叢林想遺愛有如召伯留甘棠剎剎塵塵恣游戲孤峯頂上聊憩爾草庵盤結出常流佛祖駢頭聽呵詈遊兮憩兮非等閑東敲西擊開玄關荣葉從教逐流水白雲依舊棲靑山獨掩柴門機事息拄杖芒鞋掛高壁澗底潛龍不耐眠昨夜檐前飛霹靂

古劒歌為快藏主賦

陰陽為炭天地罏飛廉鼓鞴元氣噓陶鎔萬物絕纖滓神劒脫範成斯須想得當初運工處號泣神天走魑魅七佛傳持直至今鋩鍔熒熒轉銛利文殊昔日用最親等閑持逼如來身虎氣騰光射牛斗龍身躍水淸埃塵柄欛何年落君手當陽一擊生銅吼坐斷乾坤建太平突鬢蓬頭敢追後

光明室為二靈天淵和尚作

一室煌煌邁今古爍迦羅眼猶難覩無光明處顯光明無門戶處開門戶是故光明不可量門戶廓落無邊方離之愈近即愈遠弄他光影非吉祥道人屏疊淨躶躶明暗雙忘也須打龍潭雖解菩提持紙燈吹滅成話墮疎簾卷起春晝長披露萬象難遮藏客來有問不暇答笑指湖上山蒼蒼

無我

大棒打虛空虛空未嘗苦惡語罵木人木人未嘗怒問之何能然以其無我故無我一切無法法自回互

舟行岸必移舟住岸還住撥火覓浮漚徹見無我義

送漢藏主歸疎山號昭回

疎山木蛇頭戴角殺氣森森滿寥廓上人親曾拈弄來毒口不遭還傑作有時潛蟄毗盧藏十聖三賢難近傍驀然奮躍逞雄威平地滾起千尋浪歸去來歸去來覺天佛日重昭回憑君爲問綾師叔與誰把手登高臺

贈刀鑷于生

于生于生聽吾道衲僧那箇無頭腦鼻孔從來向下垂摸不著時休別討于生于生記我言金刀在手宜拳拳逆順忘情廼至術血脈不露眞神僊記我言兮聽吾道總是隨人閑起倒不如盡情剗却無明草圓陀陀光皎皎絕廉纖同醜好一聲彈鑷海天寬百億須彌眼中小

曇維那以古林東州二尊宿唱和之什令次韻

虎丘之虎牙爪惡管見常流謾圖貌威風颯颯振叢林殺氣森森頭戴角鳳臺之鳳文九苞五百年來遇斯作岐陽阿閣時一鳴聖德徽猷頓炤爍嗚呼我生其後恨不執鞭而從之尙想高談唾珠落

示傑上人

傑斗禪和眞猛利不著惺惺與無記分身兩下强差排蹉過西來祖師意卽心卽佛把兎放鷹非心非物空華求蒂翻身百草頭邊跳出劫初田地夜半正明天曉不露曦輪推出海門東金烏蹴折珊瑚樹

日峯歌爲昇居士賦

曦和鞭日昇扶桑殘星曉月俱遁藏出海高峯最先照草木滉漾浮金光與來振衣凌絕頂俯覽人間同坎井呼吸元氣融心神擺脫塵勞發深省一眞之境無異同聲聞醉酒如瘖聾安得毗耶多病翁與渠把手擊節歌日峯

特峯號

一峯特立天地間仰望不及徒躋攀知有何人住絕頂菜葉流出淸溪灣霧卷煙舒日千變枯木巖前路回轉善財到此亦躊躇何處親承德雲面華開華落春復秋太華未足爲朋儔石背蘿陰臥麋鹿風前日

下啼栗留千奇萬怪狀不盡得趣忘言心自領栽田
博飯老楊岐見說年來賦歸隱

雪巖號

塞塞巍巍一片石晃晃耀耀如銀山世人可望不可
即心思但覺毛骨寒到底不生閑草木六出飛華盡
相續大旱土焦陽焰浮一種淸凉自然足何年推落
明月輪表裏洞徹無纖塵莫教鑿開混沌竅空在認
著來藏身

出行次道上人求

傑夫行李在門外催余上道踏脚待禪人覓偈急如
絃抖擻心腸無可寫幸自現成有一訣直拔分明與
伊說毗盧師法身主釋迦彌勒文殊普賢是什麽乾
矢橛不動纖塵薦得親千里萬里橫該抹咄咄咄

示密禪人

祖師密旨逈絶言談直下便是擬卽不堪不見明上
座趂盧行者到大庾嶺頭蒙以不思善惡而啓發之
乃復咨云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有密否旣而仍謂
之曰汝若返照自己本來面目密却在汝邊與麽說

話早是指鹿爲馬喚六作三何況東馳西逐問禪問
道終日喃喃一機不露有口如鉗愚者自昧智者相
諳咄若是眞正衲僧寧可凍殺餓殺終不著他鶻臭
布衫

操藏主歸眞如省師原靈

操則存捨則亡拽脫鼻孔纔相當萬像森羅驚吐舌
白牛露地生寒光一塵不立眞如界玉殿珠樓最瀟
灑傳家三世破沙盆碎打零敲索高價一大藏中收
不得百草頭邊恣狼藉忽然撒出摩尼珠赤白靑黃
隨五色阿師兩眼明如鏡大千洞徹無餘剩待子歸
來捋虎鬚定應倒行摩竭令

送竺先住九僊寺

少林絃斷無膠續麟角鳳觜世難得幸有斯人智力
强要撚龜毛爲更易龜毛之絃最奇絶一鼓人間衆
音歇黃金不鑄鍾子期諸亂宮商敎誰別九仙綽約
非凡流風車雲馭來相求送君去休遲留輔翼旣有
老宿外護豈無邦侯當垂裕於後代毋貽愧於前修
攀陪老我知無由爲君洗耳東海頭爲君洗耳東海

頭

贈雪竇塤書記

黃龍未出泐潭自謂氣呑寰宇及乎來見慈明有口不能通吐撈得頷頭汗出黃連未是爲苦藥汞入鍜即流豈是雲峯妄語洞山之棒賣弄手頭臺山之婆誇張口觜直須一時捉敗方可臙津自許道流乳峯來與彼不相似量外立乾坤塵中辯賓主宗綱委地知不知此日憑誰爲扶起

樵雲歌爲彥希聖作

新州老樵雙眼碧腰間大斧霜華色亂雲堆裏挨身入伐盡稠林不費力不費力眞可憐雲深路轉柴在肩笑殺黃梅七百衆日高三丈猶安眠有時嘯一聲白雲無耳還能聽有時歌一曲松風接響雲相逐憑誰說與爛柯人好與提碎閑棋局

無言歌爲眞如本長老作

無言歌歌無言無言之道言難傳機先領略猶鈍漢句後解會知徒然我本有口且無舌與來不妨歌一闋七金山外覓知音引得虛空笑聲咽君不見空生寂寂巖間坐回地天華亂飄墮又不見毗耶病夫施一默潦倒文殊歎無及兩處牢關盡掣開白日青天轟霹靂噫吁嘻誰與知碧溪深處多紫芝叢叢燁燁堪療饑塞斷諸方閑口觜拈起鐵笛撩亂吹

贈銓侍者

昭昭靈靈灑灑活活太虛之中東湧西沒圓悟皮下有血五祖舌頭無骨勒住耍駕神駒放出遼天俊鶻一時要却目前機金鷄拍翅闌干曲笑他無事惱春心頻爲檀郞呼小玉樂不樂足不足六六依然三十六

贈道士凌雲峯分得道字

坐夏不出戶塵緣淨於掃羽客苕溪來訪我無生道無生不可學可學成激擾有物天地先冥冥還杳杳仙凡本一致明悟當及早蹺蹻豈永年顏冉未嘗夭南熏破炎熱濃綠鶯聲老與子兩忘言塵寰即蓬島

送宗寄行脚

汝欲參禪參自己汝欲讀書明性理性理何殊自己親莫向其中分彼此迷人泥在文字邊一似膏火同

烹煎不從苦外了源委幾時澡浴清冷淵我老賴成
癖至死無藥瘥汝今正年少旦夕宜乾乾築著磕著
自有日教汝驀汝知徒然豈不見古霽徧參得此旨
歸與其師通所以我雖不是古靈師獨脫無依終望
汝

示紉藏主

猛虎咬殺石蔡菟昨夜三更忽然活卽今踞坐石門
關來者教渠性命絕老僧近前仔細看牙如劍鋒爪
如鐵說向諸方切要知更不由人順毛捋

贈相士袁庭玉

我相無相具一切相我身無身示無量身離婁之明
莫能察唐擧之智奚能詢自非旁礴形骸外尋常豈
易探其眞四明有士漆兩瞳閱人過眼知窮通是他
鑑心不鑑貌指摘臧否如發蒙昨來過我松巖頂相
見無言心自領吉凶悔吝總休論且與敲冰羹山茗

勉淵侍者

我未見歸源禪道無處著及見歸源後一字用不著
用不著處用最親所以忝竊師其人不是私門有傳
授覩入葛藤窠裏費精弁勞唇豈不見圓悟祖喫盡
黃連不知苦小玉聲中得路歸東山自此恢門戶我
旣無可說汝亦無可錄紙衣幸是白於霜愼勿輕教
汚塵墨噫少林風月浩無邊斷絃須是鸞膠續

不歸篇

昨日又不歸今日又不歸不歸自不歸勞我長歔欷
歔欷爲何事憐此亡家子棄却祖翁業向外圖經紀
歲月苦無多悠悠水上波心源未照廓奈此生死何

歸來篇

歸來兮歸來歸來免攀陪山泉甘露味草座黃金臺
人生富自足自足眞天祿寧爲擊壤歌莫作窮途哭
一法不留情靑山四時靑折松拂石坐白雲林外行

托鉢歌爲元恕和尙作

五峯道人慈無畏饑來托鉢前村去衲衣撩亂似飛
鶉頭髮鬔鬆如刺蝟得飯卽便噇得飲卽便啜塞却
饑腸卽便休箇中滋味憑誰說自我生來得此鉢受
用無窮眞快活非銅非鐵亦非金絕類離倫最奇絕
不借借不洗刮圓陀陀兮光爍爍有時擲向十字街

頭渾弗愛惜有時收向百衲袋中重重包括傍人對我問端由劈面高聲與一咄我笑老釋迦托鉢一日限七家我笑維摩詰托鉢勞人到香積而我誰知盡不然逍遙任運如神仙相遭箇箇是檀越出門處處逢炊煙阿呵呵會也麼三界擾擾空中華談玄說妙如稻麻動著便是成誵訛鉢兮鉢兮聽吾誓汝愼勿譁我已死生不棄汝汝休棄我別處營生涯

示茂上人

最初一機末後一句開口便承當早已落第二不見殃崛摩羅喚世尊云住住世尊向他道我已住是汝不住看者老漢等閑發露如轉圓石於萬仞峯頭躍然而下直至平實地上尚未是他歇處達磨不東來二祖不西去槎槎牙牙且過時莽莽鹵鹵河沙數

病中贈訥上主

我病正無奈百骸如擊搏君來覓禪偈應念成解脫援筆爲之書萬象相應諾藏海絕纖流蒼龍露頭角青天轟霹靂白日飛雪雹君不見全機坐斷兮說甚陰魔死魔煩惱魔一念圓融兮頓超等覺妙覺無上覺

恕中和尚語錄卷第四

恕中和尚語錄卷第五

參學比丘　清嵗等　編

偈頌

送人再參中竺用章和尚

桂子堂前千歲翁噫氣六合生雷風金陵始祖來曾通邂逅一見情識空魔外懾伏爲侍僮飄飄兩浙山水中稽留奧域靈鷲同擇勝發地成梵宮高堂伐鼓聲鼕鼕四衆駢集如林叢左顧右盼回蓮瞳隨類悟悅超樊籠前身寶掌今我公三生石上曾相逢鳳雛驥子寰宇充馬駒蹴踏須讓雄子親入室窮始終繞指百鍊非頑銅別來踪跡猶轉蓬新月屢見如彎弓慈明易服隨游戎致忘參請歸心悅向來香火存餘紅兒樓燕處橫螮蝀咄嗟相見機何隆電光石火休悤悤拂子掛起深鞠躬喝下定應雙耳聾

戊申歲坐夏金鷲。禪餘閱羅湖野錄。其中載竹山珪公廣郢州潼泉山洪禪師獨孤標頌四首。謾次高韻。以示記侍者魯侍者軾侍者

獨孤標獨孤標。一道神光透九霄。涅槃生死無二法。三乘十地何須超。看他天下宗師競出頭來弄盡機關。作盡伎倆。恰似點火。謾把虛空燒

獨孤標獨孤標。九年面壁舌生茅。悔殺當初錯開口。一言輕出驚老蕭。到頭輸與德山臨濟趙陸二州。得路塞路。過橋斷橋

獨孤標獨孤標。牀頭薜壁懸茶瓢。天光日出睡正穩。一聲窗外婆餅焦。寒山豎起竹掃箒。長汀解開布袋包。試問侍人會不會。若也不會。五柳先生元姓陶

獨孤標獨孤標。一瓶一鉢何寂寥。騰騰任運絕修證。聖凡不超還自超。懸崖峭壁紫金聚。蒼煙翠霧白玉毫。擘破太虛成兩片。石女補綴紉龜毛

贈法姪莊藏主

燭龍吐火燒虛空。處處江河盡枯竭。方士神僧世已無。誰倒天瓢洗炎熱。柴門日高關未抽。豈為一口生閑愁。南村北村青稻死。上田下田黃埃流。竹外忽然聞剝啄。姪也何為到林壑。油黃卷子手持來。玉閏珠輝見新作。載舒載讀心眼開。便如飲我甘露盃。老懷從茲頓蘇豁。末運不畏宗綱頹。我有一句須聽取。無智人前莫輕舉。山前石虎咬菸菟。吒沙獵領九條尾

道初和尚悼偈

人謂眞際死。我謂眞際生。眞際本非幻。幻生眞際名。禪房夜月冷。石塔春雨鳴。宗綱正落紐。佇立徒含情。後昆亡軌範。提唱背宗趣。未曾得入頭。已謂登祖位。力闡向上機。要彼知本據。一夜毗嵐風。吹倒陰涼樹。龍河多嗣子。文彩丹山鳳。赫赫照人天。今古孰與共。惟公智力強。祖佛受持控。拋出末後句。渾崙無罅縫。威音非我祖。達磨非我師。眞空本平等。三際同一時。剎那無量劫。電影猶遲遲。生身五十年。聲譽無盡期。

示惟寂

古人出家為生死。今人出家則否。爾生死由來既不明。況復所為同俗子。友不友兮師不師。浩浩成羣習庸鄙。獨事如今已面墻。何待他年始知恥。而汝既然

爲我徒日用應須重操履教旨禪宗力究參聖像晨昏更勤禮懺或一朝得入頭便有清聲播人耳愼勿悠悠只麼過沒頭浸在死水裏我今衰老百無能隨分山林且容與汝來問訊我合掌覿面何嘗孤負汝

箴仲規扁所居爲淸白居

道人宴坐淸白居身心不動長如如月窟深藏雪師子冰壺靜貯銀蟾蜍絕色純眞妙難測中下爲能造其域不修梵行事空王豈守邪禪作家賊縱橫廓落含卜虛三尺丈六攜手歸徹骨風流祇者是六門日夜揚光輝靈利師僧近來少往往多從外邊討本無階級坦然平到此定應先蹉倒道人道人聽我言探紅抹綠知徒然要須臨機盡剔脫莫教墮在淸白邊與子從頭數先哲臨濟家風最超越豁開戶牖辯龍蛇地裂天崩惟一喝

朝宗偈贈潮侍者

我宗廓落如虛空無邊法界皆含容又若明君朝萬國風從虎也雲從龍宗本無宗我無我白雪陽春和來寡曹溪之後錯流傳五派分張成話墮茅堂晝坐南熏涼草木過雨浮天香朝宗消息只這是別有奇特難商量

贈福建乘上人

要作上乘之人直下必須見性果爾見得分明自然頭正尾正寢削萬機斷除四病如出匣之龍泉似當臺之明鏡瞻前顧後者認影迷頭避刃隈鋒底喪身失命玄沙只箇釣漁翁一肩擔荷無餘剩

贈悟維那

正音畢竟邈誰續短舞長歌徒碌碌承虛接響漫言多節拍相投一鱗足楔出楔兮機奪機掃除意路超玄微戴角泥牛入海吼無毛鐵鷂搏風飛法戰場中老興化生擒活捉令人怕克賓出院一場榮脫得入身能幾箇

令入字原本漶滅疑全

贈詮侍者

依師取友須愼擇友勝師良爲上策如彼淸痾必遇發藥如彼槁苗必遇甘澤是以會通執事於烏窠雪峯取證於老龕幸有從上體裁自可爲標爲格黃昏斫額望扶桑金鷄一聲天下白

白雲山舍歌贈麟藏主

白雲縹緲無住著。獨與青山如有約。暮向青山頭上飛。朝來又抹青山脚。道人業空寂不喜世上名。既愛白雲白復嗜青山青。結箇茅廬事深隱。笑指雲山當戸庭。雲山宛然是我性。我性本是雲山靈。寒則衣雲裘。饑則飲山綠。日用逍遙無不足。佛也從來不願爲。那識人間有榮辱。

送渭侍者省師叔印宗就問訊

徂徠之松渭川竹。勁節高標拔塵俗。衲僧行志亦如斯。甘分空山抱幽獨。香嚴一擊忘所知。烏窠壘足乘危枝。只將松竹代說法。布毛何用拈來吹。道人東寺有師叔。慎莫拋家事馳逐。鐵船打就已多時。歸驅好趂東風熟。老我不得相周旋。送子但覺心拳拳。爲言吾道正牢落。千鈞重檐安誰肩。

琭藏主先字方石。後於禪燕中夢入委羽山。獲奇石方寸許。面有宗印之文。遂以宗印易前字求偈

道流夢入委羽山。警欬疊疊開雲關。誰遣山靈獻奇石。落手異色非朱殷。宗印之文炳然現。拈起千人萬人見。令行吳越在斯時。東土西天看平展。覺來偃仰牀上眠。追思往事何茫然。三世如來共說夢。空餘半滿并偏圓。更名換字都在我。出沒卷舒無不可。有人更問鐵牛機。拈起烏藤劈頭打。

瑞巖僕陳安壽求

佛法本無高下。凡愚自生分別。徇緣隨類賦形。恰似天上明月。現清泚以何優。印汚流而何劣。出入無時應用不缺。瑞巖頻喚主人翁。不出于今箇時節。咄

大圭贈珽藏主

大圭溫如祕光焰。纔經琢刻生瑕玷。三獻須知不自珍。全歸早是成落賺。乾坤之內宇宙間。連城重價相酬難。黑月則隱白月現。豈同頑石埋空山。如來藏裏親收得。富貴熏天更無敵。別寶還他碧眼胡。孟浪之夫豈能識。

參禪行贈荷藏主

參禪乎參禪乎參禪須是大丈夫。當信參禪最省事。單單提箇趙州無。行亦提。坐亦提。行住坐臥常提撕。

驀然打破黑漆桶便與諸聖肩相齊所以懶瓚不受黃麻詔芙蓉不受紫衲衣既是參禪了生死誰肯逐物成自欺近代參禪全不是盡去相師學言語縱然學得言語成恰似雕籠養鸚鵡鸚鵡隨人巧調舌白日千般萬般說問渠所說事若何隨問隨言怎分別勸後生宜猛烈著手心頭便須瞥三乘教典米中沙百千諸佛眼中屑參禪乎參禪乎絲毫繫念非良圖堪歎神僊張果老灼然不愛藥葫蘆

性宗偈示輸藏主

廓然眞性同虛空孤危不立而開宗有無商量探水月善惡置論裁天風不識眉毛爲伊說試問于今蓋時節眞性虛空尙假名認著名言栖中栖我此一宗扶最難德山臨濟頭皮頑棒喝交馳振萬世翻翻軼駕誰高攀後生可畏古所道愼勿閑邊打之遶一語能摧異見王少室方堪慰懷抱

次南堂韻送壽首座歸扶桑

屋頭鐵馬聲丁東明明歷歷揚眞風老夫夢熟蓬萊宮鈞天廣樂盈耳中覺來軒知與神遇逸響遺音競奔注夢覺曾無起滅心帖然一似霑泥絮道人推門露未乾相看一笑非顢頇十世古今融當念大千沙界歸毫端愛爾年來手脚老出沒神機電光掃南堂室內早鷹揚鉢袋千鈞已傳了翻憶當時侍禪榻開口便受攔胷踏罔象明珠離水泥軒轅寶鏡開塵匣明朝送君鄞水邊博多遠泛東歸船老夫閉門仍打眠更無心力論單傳

次楚石和尚韻贈志侍者

不以意遣意不以言遣言當頭一坐斷白日懸青天西齋我兄弟有口懶說禪竹篦胡亂揎自然忘正偏崢嶸摟理窟叱咤排冥筌死盡活衲僧直下脫蓋纏子也文遠輩師資兩成全鬬劣不鬬勝堪齊古人肩秋隼振六翮拭目看孤騫橫翔九霄上冐次空八埏豈比輾屎豬故故拘欄圈三呼便三應密意在汝邊竇八破布衫薄處定先穿

息游室爲振上人作

百尺竿頭進一步黑漆崑崙遭指註百尺竿頭退一步脚跟未踏通天路進非進兮退非退騰身已在須

彌肯造郎退兮退郎進大悲倒握魔王印堪笑當年老趙州上人門戶將焉求臺山婆子勘不破只解看樓還打樓摺折平生鐵拄杖截斷諸方閑妄想一室寥寥盡日開彼旣無來我無往雨過踈簾捲上鈎白雲如水天邊流博山噴煙談實相窻外一聲黃栗鶹

次韻贈月上人秉東穆庵

叔世宗工誰第一抹過二三幷四七敲打虛空驗作家獨有開元眞傑出西丘直下五世孫名高德重僧中尊摩醯竪亞頂門眼下視四海如杯盃子化冷然好風骨愼重依參絕輕忽室中授手得親傳豈比撈波取明月嗟余百事不如人偏於爾父情相親爲言近得安樂法困來只麼憑蒲輪

來禪人求長句

近來禪子好長句纔寫短句便不喜句有短長理則一何故於中分彼此長者不知長幾何短者不知短幾許若能直下究根源長短皆由妄心起阿呵呵囉囉哩須彌爲筆虛空紙寫出贈行一句子此去從君較短長莫教打失自家底

次韻示擇藏主

不然不然如是如是纔分佛界魔宮便有人鄉我里作意橫詮竪詮蹉過直指單傳見飯人人會喫飲鴆獨許曹瞞老我庵居成落魄柴門縛解無心縛道流侵早自何來金錫倒持當面卓佛祖向上無玄關七通八達休防閑安得任公釣竿手六鰲一掣連三山

示劍上人

神劍在握寒光孤魑魅罔兩皆遁逋三乘十地呼婢奴無位眞人鼻孔短雪山童子眉毛麤

題熙明先生挽章集

麒麟可殺鳳可烹世上不可無先生青松可彫栢可槁儒林不可無此老此老心如日月懸燭幽破暗無頗偏向來持斧來南天提挈造化專機權機權可施勢不偶隱几深山柳生肘了知富貴如浮雲日課彌陀十萬口心心念彌陀念念如懸河彌陀之心卽我心我心早已離娑婆可憐固可憐可惜固可惜莫將生死論先生生死從來本空寂

自然歌

自然不可歌可歌非自然蒙莊滿口道不著邁往徒有逍遙篇更有老釋迦何曾脫蓋纏母胎纔出便揑怪分手指地還指天欲識自然道莫向餘處討秋至千山落紅葉春來徧地生靑草萬彙縱然自榮自槁一一順時一一合妙若謂造物使之爾造物畢竟成有心苟言造物本無心造物無心物誰造阿呵呵呂仲賓會取好

黃孟賓號聞聞居士求偈

有聞可聞非眞聞眞聞豈得將聞聞擬違眞聞了聞性休將覺觀來評論眞之爲言亦妄說如與虛空安耳穴可笑獼猴不息心癡狂水底探明月坡仙昔日遊廬山一著錯聽非等閑指出溪聲廣長舌至今此話消磨難黃君黃君誠好手開口便成師子吼聲色堆中輥出來驚起法身藏北斗

盧居士求無隱偈

君不見廬山昔有十八賢開池結社同栽蓮力究禪那了生死翹誠淸泰尤乾乾君今有志慕先哲特地參尋請吾說此事分明本無隱相知豈在多饒舌恢恢焉晃晃焉開眼合眼常現前大悲千手掩不得蓮胞胎獄難縈纏赤灑灑淨倮倮白日靑天休把火水晶甕裏坐波斯黃檗樹頭懸蜜果妙中妙奇中奇惟心本性超玄微十字街頭寥胡子左顧右盼揚雙眉

鐵牛偈贈牧長老

鐵牛通身鑄生鐵仰性獨與常牛別鼻孔頑然弗受穿兩角指天何崢嶸蚊子飛來難下觜有耳焉能聽春雨挽之不後推不前阿童徒用施鞭箠荒田壘壘未動犁舉目煙草尤淒迷安得乘時借餘力卽看穲稏盤虹蜺

幻居爲金鷲笑庵闍長老作

三界崢嶸幻中有六道微茫有中幻未能了幻證無生何似蒸砂要成飯金鷲道者誠倜奇尋常妙用那容知蝸牛角上展世界藕絲竅裏藏須彌一室宏開石樓脚誰道虛空也不著回僊徒自逞嘍囉幻化門中成住著飛泉迸壑如奔雷白月照耀靑蓮臺萬法皆空一眞寂未窺靈闥徒驚猜

郁西堂號文海松月翁爲作歌余因次其韻

我家文海非常闊一句能含萬瀵渤竺墳魯典漲餘
湍詞鋒筆陣徒騷聒日月倒影相參羅上下融液凝
彩波天然之文有如此辯舌不動翻四河汪洋廣大
無窮極百川同歸味惟一蠡測之流欲問津望洋向
若寒毛立

贈育王肇藏主

大藏小藏八面玲瓏一撥便轉豈較西東玉几峯前
振鐸須彌頂上撞鐘著著隨機利物頭頭開發盲聾
大千一擲三十反風從虎也雲從龍

賢上人求警策

衲僧事行脚的爾非小緣孜孜與矻矻擧措思齊賢
水牯旣未熟寧不痛加鞭塵勞旣未脫何名淸淨禪
湧泉四十載尙乃多變遷香林四十載方纔得完全
古人且如此今人豈其然譬如渴求水鑿井向高原
鑿之轉轉深會當見淸泉我老宜殿後子壯須及前
叮嚀復叮嚀勉旃仍勉旃

短歌贈蓮侍者

蓮華開在半天上古人此語非孟浪平生廓達韓退
之玉井徒誇長十丈藕絲竅裏飛大鵬幺荷葉掌須
彌輕無手僊人摘實喫纖眉石女肌骨馨蓮禪者蓮
禪者不妨爲我折一朶行行莫謂知音寡

居山好一首贈奬藏主

居山好居山好居山快樂同誰道我見居山快樂多
老來悔不居山早憶得初年事行脚東走西奔無擘
畫知識門庭盡歷過心地依然未明白或施棒或施
喝或把甜言相誘嚇只管依樣畫葫蘆葫蘆之內無
眞藥從此令人病轉深沒興相逢還喫著居山好居
山好居山快樂同誰道猿吟鳥語是全提鑿列峯攢
即三寶眞源實相露堂堂誰解凡情均一掃恬然受
用絕安排且免從人口邊討報同流休草草未明心
地話居山居山但見添煩惱

一笑軒爲宗旨南作

一笑軒中行復坐靑山白雲不可唾六戶虛凝絕點
塵經按銅瓶安一箇靈山對衆拈華時百萬龍象徒
崑崑金色頭陀獨解事囅然一笑揚雙眉笑邊眞旨
憑誰委木强楊歧未相許客來不必更躊躇便應識

取軒中主

贈東林球侍者

天球卞璧爲世瑞遇貴則賤賤則貴形山之寶逈不同赫然誰敢當頭覷我笑廬山十八賢蓮漏聲中開眼睡獨有淵明解見機瞥爾攢眉便歸去上人親自山中來老我不必頻頻舉鐵牛耕破舌頭皮有口莫吸西江水

蔗庵號

繞屋不栽松繞屋不栽竹繞屋惟栽甘蔗苗釋迦遠裔憑茲續僧來扣門無可道揑起黿拳劈胷擣要你從今見本根者回莫向甜頭咬一節低一節高由來不長閑枝條天生自然滋味足耨耨亦假施勤勞雲林昨夜西風起撼撼秋風戰窻紙吖囑園丁快著忙收拾當年眞種子

贈天敘西堂

大梅提起住山斧虛空拍手須彌舞大梅放下住山斧南泉不打鹽官鼓提也放也總自由猛虎脫檻鷹辭韝勘破諸方老凍膿不同夾𣏾華亭游少室宗風已寥落力振宏綱繼先作吳越爭看正令行頂門撼動黃金鐸

送梁藏主

手中拄杖牢把住未踏吾家向上路一大藏教盡撥翻淸淨界中撒沙土從空背空有句無句得失紛然是非交互若是出格英靈蒼鷹爪下分兎自然單古籠今更說什麼有淨有汚空室不識羞從頭盡披露放得下時須放下放不下時擔取去

次天界全室和尙韻贈彰維那

說禪并說道昧却自已光苟不淨打疊此事何由彰君不見雲峯未入大愚室弱子捨父而逃亡桶箍爆處伎倆盡話頭從此爭傳揚又不見應庵晉領堂司職遺範到今如畫一洞裏桃華臉得春六十小劫風雨疾後生愼勿隨他去從上牢關都截住龍河鉢袋重千鈞老我會見親分付

權中偈

輕重可權中奚權權中之道應有焉九年面壁涉計較𧃵陰高臥成徒然要識圓常不偏倚湛湛秋空沒

纖滓。正當午夜月輪孤。於斯未可輕相比。寒山眼腦雖精䥫。拈來秤尾元無星。半斤八兩定不出。拍手大笑歸巖扃

新昌大像前無著菩薩面貌傾損。瑩上人化緣重爲裝飾。說偈以示

彌勒時時出現。無著日日相親。從教改頭換面。始終不離本身。鼻孔依舊向下。眼裏孰謂無筋。石城青山削玉。鏡湖白水浮銀。卽是兜率內院。儼然弗間纖塵。何待龍頭華吐。方纔說法度人咄

送澈藏主歸鄉

不解參禪幷學道。一心只說歸鄉好。多少癡迷昧本眞。倚家傍舍空衰老。爾也年來頗識機。喫飯著衣知起倒。胡乃猶尋舊路行。掌包取別成草草。古人歸鄉有榜樣。豈是今人沒收放。永嘉振錫到曹溪。一宿便回非孟浪。更有圓悟歸錦城。父老共置茶筵迎。道光德色耀千古。皎皎白日懸青冥。如此歸鄉良不惡。不如此者還成錯。洞山所以死不歸。要令後輩師先覺。丈夫氣吐萬丈虹。肯膏駿轄循遺蹤。打破從前黑鬼窟。直須赤手扶眞宗。春風春雨天台路。溪流百摺如經布。脚跟踏實是便宜。莫羨他家浮笠渡

心源爲究首座作

心源心源無淺深。擬欲究之徒苦辛。直是掀翻絕涓滴。於斯始許來問津。請君且勿諠聽我歌。心源滔天沃日亘今古。揚淸激濁忘中邊。三世如來不知有。被他浸得鼻孔穿。對面分明不相識。眉間掛劍光熠熠。可祖求安安不得。三寸舌頭轟霹靂

遠藏主修幻室

覺後眼前尋夢境。疾馳日下期留影。影若可留夢可尋。幻亦可修須自省。以幻心來修幻法。幻根深固終難拔。戶底門頭盡豁開。我家始信乾坤闊。匡牀兀坐如山安。興來漫把無絃彈。就中一曲調最古。好訪知音繼先祖

示百丈益藏主

向上一關七穿八穴。亘古亘今間不容髮。言前薦得猶涉兩岐。句後精通只得一橛。百丈老古錐無事生枝節。指出箇野狐腥風滿寥。沉不落因果炎天冰片

撒偏長街不昧因果火裏蓮華香飄臘月道人英俊流得處自超越推倒大雄峯十方闊聒聒會見心空及第時蟾宮丹桂和根拔

萬宗自號斷佛種人請偈

斷佛種人手段別烈焰爐中撈出雪十聖三賢尙不親小果聲聞豈能列日用行藏可復奇透脫溟涬超希夷不受然燈閑記莂自然更不差毫釐執法迷流豈知錯癩狗偏笑雲間鶴紙錢堆裏轉法輪猪肉桉頭成正覺金剛寶劒高佩纏逼人凛凛生寒光佛無種性焉用斷有種可斷成斷常

法語

示鍩維那

鹿城鍩維那訪余於太白山庵求說禪病余謂禪本無病爲參禪之人參之不得其妙遂致禪亦成病矣若是大根大器直取無上菩提種草自然與尋常不同日用行藏中凛凛地直教五欲八風四生九有菩提涅槃眞如解脫一切法近傍他不得如是一切法正是病禪之病苟能當頭坐斷內同木石外同虗空廓然淸淨禪亦不可得況病乎近代宗風不競直指之要往往流成戲論踞曲彔牀稱宗匠者要籠罩新學以古人徹骨徹髓爲人直指句子盡拈將來如鄕村中老教授教年少子弟讀上大人一般者一句是對機語者一句是肯他不肯他語者一句是相應帶語者一句是不落玄妙語密地商量以爲宗旨一箇傳一箇謂之傳法度生如斯鄙劣不足枚舉若果是有志擔荷者不必求人說禪病但自退步向脚跟下密密體究豈無到家時節耶

示英維那

達磨大師自般若多羅處竊得箇無文印子以爲盡恒河沙世界無上無等等之至寶嘗於其國六宗邪見邊略施其用以爲不足承受乃佩而東邁至赤縣神州求人授之初値梁家天子奈其所尙者蟲文鳥篆虎鈕龍鐫由此不契遂至少林冷坐九年待人求授而無意求人授矣偶有箇斷臂阿師求授於深雪中自覺勤切故憐而授之從而遞相傳授莫不能如法施設鮮有能超宗越格倒用橫拈者及至風穴手

中被他一擊百雜碎直至而今乃子乃孫俱收拾不上建長英維那心憤憤口悱悱要與風穴索取完全底印子為達磨大師出一口氣可謂有驚天膽略蓋世良謀矣却來問老僧當初者箇印子不審其中刻箇什麼字余咄之曰分明向你道是無文印子猶更來問其中刻箇什麼字在

示至德禪人

永嘉大師到曹溪一宿後作證道歌始開口便云絕學無為閑道人不除妄想不求真且無玄妙佛法可得商量至如後面所說許多忉忉怛怛無非解說絕學無為四字而已若得一朝親悟親證獨脫無依不上他古人閑機境不守自己家常受用事便與永嘉把手共行豈難哉藥山參石頭一日坐次石頭問云作甚麼答云一物不為石頭云恁麼即閑坐也答云若閑坐即為也看他得底人只者閑坐尚且羈絆他不得何況毗尼戒法言論經教知識傳授而羈絆得他既然如是又焉肯向外妄有求覓莫道向外無可求便是向內何嘗有耶所以道若人修道道不行萬般邪境競頭生智劒出來無一物明頭未顯暗頭明雖然一人喫飯焉能使衆人同飽苟或佇思停機永嘉大師在你脚跟下過去久矣

贈宣侍者

達磨大師初至東土但云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當時吐露這一句子自覺舌頭已重千鈞豈似今日不本元由向外馳逐牽條比例指東畫西那箇公案是為人那箇公案不是為人教壞學者道我是達磨兒孫傳持直指正宗吁謗法之罪其可逃乎若是真正丈天如踞地師子如出林猛虎無你摩捋處無你近傍處但是達磨大師到來也須與他一拶雖然到者裏不得草草灼然是箇渾鋼打就生鐵鑄成底方有趣向分方有開口分古今參學出類邁倫無出臨濟當其於黃檗會中三度問佛法大意三度被打六十拄杖尚且對面諱却若不得高安多口阿師與他觸發幾成蹉過既而夢覺知非築拳脇下雖則虎鬚倒捋已是賊過張弓何況指鹿為馬認奴作郎者乎信原侍者深諳此事不在再三大事為你不得小事各自

祇當

贈所藏主。

大凡學道有箇棲泊處。便有推尋一路子。若無棲泊處。推尋何所施焉。且如虛空本無名相。而人强爲立名相。卽隨着便有沉寂寥廓廣大弘邈之見。學道人爲於本分事上。雖著盡氣力。猶擊鼓而求亡子。轉相疎遠矣。所以德山見僧入門便棒。臨濟見僧入門便喝。正如國家兵器不得已而用之。後來沿流失源。强生枝節。却就棒喝上註解道。你若會去方知道德山棒不從手出。臨濟喝不從口出。令學者向者裏推尋。縱然推尋得著。要作少林直指宗徒。何異驅蟻馳驛。役蚊負山哉。不見長沙和尙道。學道之人不識眞。只爲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正謂此也。靈隱無住藏主。自幼年插脚叢林中。親事知識。究明已事。而於易學最精。因爲擧長沙偈。隨問曰。只如易中道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是生死本。非生死本。無住曰。虎咬大蟲。蛇呑鱉鼻。余曰。正是生死本。無住以手搖曳而已。幷記于此。三十年後脫空話行。未必不由是而發也

示大禪人

今之學道人。不明大道。惟務貪求。只如打初發心學道一解便錯了也。夫道者本原淸淨之道也。曠大劫來而至今日。無得無失無新無舊無明無暗無相無名。在諸佛不添。在衆生不減。强名之曰道。早是染汚。若言學之方有所成。是所謂錯也。古者不得已呼向上人爲學道人。蓋其以無可學爲學。無可道是道。無可學則無執著。無可道則無遵守。等閑蹉口道著佛字。直須漱口三年。始可謂之眞學道人也。南泉和尙云。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眞達不疑之道。猶若太虛。豈可强是非耶。王老師可是忘軀爲物。不顧危亡。殊不知我王庫內無如是刀。

古源說

威音以前。波瀾浩渺。釋迦以後。涓滴全無。縱爾向波瀾浩渺處。把定牢關。不通滲漏。正是迷源喪本。更若向涓滴全無處。撥開一脈。沃日滔天。又成墜露添流。去此二途。別有施爲。於我曹溪路上。未有揭厲分在。

豈不見趙州訪茱萸攜拄杖上法堂東覷西覷茱萸云作什麼趙州云探水茱萸云我者裏一滴也無探箇什麼趙州以拄杖靠壁而去趙州茱萸將陰陽未判天地未形那時渾沸濫觴發蒙底這些子向來遞相澆潑可謂知其源委得其淺深較之蠡測蝌探望洋向若之類者何異雲泥邈遠也歟雖然若要窮威音以前波瀾浩渺底則可要窮釋迦以後涓滴全無底則未之許也因甚如此不見道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沈臨川興上人號古源求說於余不覺忉怛

恕中和尚語錄卷第五

恕中和尚語錄卷第六

參學比丘　淸巖等　編

五言律

寄宗聖西堂

宿有扶宗志辛勤四十年句淸堪供佛業白可箋天燕坐畦衣薄經行雪頂圓長庚光欲滅內院一燈傳

暇日讀眞淨和尚寄荊南高司戶五偈愛其直示心法如雲廓天布絲毫無隱眞弄大旗鼓手段也輒追次其韻以示鯆侍者

本心無自性休論主和賓妄想巡蹤狗聰明捕獵人追隨同契分呼應最相親得儁歸家後洋洋總任眞

知見還知見何須認作心四生同受用七處謾推尋賢明終磊落愚昧轉飄沉忽憶西來事令人感慨深

惺憁行異路默照墮邪禪螻蟻逢腥聚猴猻得樹緣遺屍眠夜塚腐種布秋田如此明心要知君恐未然

只箇娘生面時中莫外尋卓然千聖眼赫矣萬靈心圓淨非因古優悠豈自今劫波徒浩蕩惟是謝飄沉

仰山親種粟百丈勸開田做出千般樣都歸一味禪

口頭何斥揔手面更團圓水底無明月當知月在天

十念示法姪淨覺源

定起懷安養添膏助佛燈刹那圓十念迢遞出三乘
天樂時時奏蓮臺步步登遠公雖已矣斯道要人弘

坐禪箴示嵗侍者

執坐非眞坐觀心是妄心衆流俱截斷三際自消沉
爾餤無今古其源絶淺深黃金須百煉珍重好光陰

讀高僧詩示心印

道合千年運身游萬行林玄言空俗語幽思發淸吟
玉潤難方德金堅譬比心雖然無諷刺正氣鬱森森

聞蟬

侵曉堆桅坐蟬聲出樹林分明宣祖意何處有凡心
歷歷消淸夢悠悠助獨吟時人皆共聽誰謂少知音

熱

大地爍金石禪心只晏如幽閑無濁慮鬱埣自淸虛
坐石頻揮麈臨流看躍魚優悠三界內寒暑不關渠

贈山庵牛雲

茅屋住來久惟勤聚法財煮茶先濾水啜粥旋烘苔
石蘚成團吐巖華逐朶開老年無別事一念待金臺

悼深居廸元師兄

憐君雖早喪宗響有餘音細行嚴持密宗門悟入深
煉磨金出鑛徵詰芥投針歲晩游從少憑誰話此心
人世風波險高齋獨晏然貧身無長物輔教有遺編
坐久蒙牀穴書多鐵硯穿只知弘祖道豈謂損天年
憶昔同參請先師彊健時一言未脫口密意已先知
更不從人覓終能厚自持陰涼天下樹先折最繁枝

題珪上人山舍

紅葉塡松徑淸溪繞竹林西風雙鬢老落日半窓陰
壞衲偏宜厚幽居不厭深竺仙遺偈在展卷且高吟

讀東山語

咬破鐵酸餡風流有許多城中看傀儡屋裏唱巴歌
棒落靑天雨華開臘月荷兒孫遵舊轍爭見化龍梭

示操侍者

一片無瑕玉多年混碔砆琢磨逢敏手好惡曾分途
宗似行軍令精於定廟謨纖毫如失準霄壤便差殊

謝靜中過訪

掃跡千巖裏。柴門久不開。正逢新雨足。忽見故人來。
燒筍供茶碗。烹薇薦粥盃。欲留君共住。分石坐堆堆。

秋海號

玉露洗空碧。滄溟湛不搖。一漚曾未發。何處覓全潮。
忽地西風急。粘天白浪高。漁翁談笑裏。隨手掣金鰲。

贈南湖謙西堂

台衡宗觀旨。嵩少只傳心。江漢皆歸海。瓶盂共一金。
未能親證入。寧免競推尋。三獸同河渡。隨機自淺深。

題王山人草齋

築室鳧溪上。松門日夜開。家貧無盜入。山好有僧來。
雨漏重苫草。年深旋積苔。繞檐梨與栗。祇爲子孫栽。

寄楊建文先生

五載不相見。況兼行路難。身安知少病。髮白想無斑。
按上玄經就。鑪中姹女還。無弦有眞趣。應對馬師彈。

示會上人

此道人人具。其如會者稀。說時皆有悟。撈著不無疑。
要識單傳旨。須明向上機。獨行無伴侶。眞是出家兒。

贈初復庵

可師心地法。不在少林傳。密意頭頭顯。眞燈處處然。
須知三毒火。正是上乘禪。未解知端的。時中自勉旃。

贈澄上人

西來消息別。不憚共君論。脫體誰無分。隨方自獨尊。
後天爲祖父。古佛是兒孫。年少勤參訪。流年似電奔。

示師孫曇微

向上無玄路。當休便合休。慧燈常寂照。智水鎭長流。
大地終歸盡。虛空絕去留。時中宜勉力。歲月謾悠悠。

次韻答烏草齋先輩

藉甚烏夫子。鄽居傍柳林。焦桐高掛壁。春草滿墻陰。
道譽丘山重。詞源江海深。巖僧亦何幸。許得共論心。

七言律

送恩侍者歸蜀

西蜀禪宗百世師。龍飛鳳躍見當時。盈車火燎金剛
疏。越格風流小艶詩。豆子山前打瓦鼓。草鞋庵外蓋
烏龜。此行莫墮他途轍。別立新條唱祖機。

次韻答南堂法兄見寄

禪詮壓倒老圭峯。舌底長吹少室風。千聖那邊開正

眼。一毛頭上現神通。烹金不用陰陽炭。羅鳳何須天地籠。截斷古今閑露布。西天此土有誰同

復用韻寄西白和尙

峯屼凌霄出衆峯。是誰還可繼孤風。嘉聲虢虢雷霆震。峻辯滔滔河漢通。應笑鏡淸拈火箸。豈容甘贄拜蒸籠。妙明心印傳來久。不與尋常篆刻同

正月十五日。攄退鼓于靈巖。瑞龍夢堂和尙以偈勉留次韻奉謝

堂前退鼓合三攄。自媿非才荷見邀。道喪時危心轉弱。途長任重力何加。靑松秀挺千年操。紅槿榮開一日華。珍重龍峯善知識。片言端可鎭羣譁

次芥室韻悼南堂和尙二首

知向誰家作馬驢。南堂終以此爲期。莫言去日非來日。須信生時卽死時。弟子但教傳鉢袋。梵王何用獻華枝。驪珠撒出三千顆。亦是重安眼上眉

咸淳提唱太支離。父子鏗鏘與古期。再續統燈光照世。重拈公案語驚時。絕無氣息撩人鼻。那有心肝掛樹枝。筋斗背翻三界外。丙丁童子笑掀眉

送楚藏主參方

我宗無法可傳持。妙用神通豈用師。快似亨衢騎駿馬。險如絕壑控蒼螭。試看大海波騰處。正是虛空粉碎時。待汝徧參知識了。不妨來喫頂門槌

扶桑登侍者以偈請益有三萬里程來問道之句次韻答之

三萬里程來問道。艱難喫盡許誰知。可憐打失其中事。只爲貪多向外馳。蜜水甜糖非善友。瞋拳熱喝是良師。翻身踏著來時路。早已重安眼上眉

賀天界全室和尙浴室成

驗人開室宗師事。要使旁生心地明。既識涼時炎似火。更知熱處冷如冰。無功可立功難紀。有垢堪除垢轉生。任爾古靈揩背手。到來焉敢亂施呈

次韻寄法姪滅宗石田二西堂

衰顏彼彼已成翁。眼既昏迷耳又聾。忽接來書承厚意。何當握手話先宗。山林風月長如舊。江海人材自不同。昔日交游今日少。始知秋後見山容

悼前普慈大林和尙

列祖功齊自少年。老來無復更加鞭。法輪三轉雖稱
妙。宗要單傳不落玄。海國風高無夢到。雲峯歲晚有
書傳。末稍漏泄歸源旨。火後莖茅翠拂天

次亘原極韻

少室宗風豈易論。全生全殺始驚羣。試看臨濟參黃
檗。猶羨楊岐接白雲。贈掌腮邊終自肯。藏刀笑裏更
雖聞。閑居正好談禪病。玉石須憑巧匠分

次鴈山能仁密心見寄韻

格外提持再是誰。是誰於我合應知。龍峯去後無尊
宿。鴈宕今來有碩師。養子不施拈葉術。爲人須拔釘
根疑。短笻亦欲相尋去。山萬重兮水萬枝

悼天鏡和尙

子身遠繫別錢唐。伍百朝昏共客窻。寒水莫留鴻鴈
影。旋嵐俄偃葛藤樁。金棺示衆雙趺露。宗鼎憑誰獨
力扛。西望鷲峯生感慨。如公音吼已無雙

送一上人試蓮經請度牒

七軸靈文一句通。不妨隨處顯眞宗。化城固是堪投
宿。寶所那堪久滯蹤。香象渡河須徹底。不輕遭箠淚
施功。此行必定成希遇。恩露瀼瀼降 九重

送翟上人試金剛經請度牒

頂門拾得金剛眼。日用行藏使不同。四相本來無住
著。三心那得有流通。語言外覓扶邪說。聲色中求昧
正宗。拈却然燈閑授記。當空寶印錦紋重

送會上人試心經請度牒

般若無修智力充。本來生佛體皆同。光明豈受根塵
障。透脫從教識陰籠。童壽譯時追閃電。觀音行處捕
淸風。好參 上國諸尊宿。乞取微言爲解矇

送鑽上人試圓覺經請度牒

大光明藏絕周遮。觀面相違數似麻。四病頓除金出
鑛。三期纔立玉添瑕。幻生幻滅漚歸水。全放全收客
到家。接得靈符懸肘後。安心不必更求他

示悟維那

衲衣高擁篅盧都。誰識今吾非故吾。興化果能行正
令。克賓端不墮邪塗。堂前饡飯香雲合。袖裏金槌膽
氣麤。一擊虛空成粉碎。等閑扶起老臊胡

示林侍者

香林遂軌尙堪追好語潛將紙襖書温栗有常含石玉光明不定走盤珠撥來焰焰波中火驚出雙雙樹杪魚鬬勝有時還鬬劣趙州元是一頭驢

追悼宗寄

寄子生身五五年志專探教亦窮禪觀心每恨多凝鈍數息深期滅睡眠力疾口常宣玉偈臨終眼獨覩金僊因思白髮栽松事不覺孤懷爲悵然

示智圓

學道無師枉用功動爲多是辱宗風未能了念惟專靜先且懷疑怕落空提語話頭須切切對人開口莫匆匆老僧豈是閑饒舌要逼生蛇化活龍

七言絕句

示雲禪人

雲門三句無指示洞山五位絕安排衲僧踏著踏不著十二街頭破草鞋

悼一庵和尙

大梅已入輪回去落日空悲一聚灰知向誰家作驢馬皮毛脫却又重來

次韻題高齋

高齋寂寂俯淸池瓦鼎香浮十二時天曉定回松下石蘚痕靑上布伽黎

贈帽工

諸人頂顊一著子結角羅紋總自由是聖是凡都蓋却當陽提起價誰酬

遠庵

杳杳柴門盡日開遊人多是半途回趙州脚踏四天下千古輪他落賺來

病中答紹滅宗

討得入頭身始穩貢無寸土立家風溪邊石女初懷孕兩鬢垂絲草木中

次韻答淨慈蒙堂安西堂

萬緣脫去湯鎔雪三界空來風卷煙門外輪蹄如鼎沸短衣勃窣自深禪

悼實庵和尙 臨終握拳枕猊凭几而逝

口有雌黃眼有筋輕輕觸著便生嗔拳頭作枕且高臥無復擱胷去築人

寄仲邠和尚

屋角松聲吼怒濤。夢魂幾度泛漁舠。金鈎不在纖鱗上。直入滄溟釣六鰲。

寄定水見心和尚

定水無波浪拍天。源頭來自普通年。龍睛鶻眼河沙數。淩得渠儂鼻孔穿。

寄清涼巖谷和尚

倒跨金毛師子子。五臺山頂逞全威。文殊作鬧喧天地。不向機先展大悲。

寄妙庵首座

黃獨煨來可療飢。心如墻壁眼如眉。趙州十二後參尋少。有箇拳頭豎向誰。

禮秋江和尚塔

活葬松巖二十年。眼睛鼻孔尚依然。我來欲起那伽定。石火光中話別傳。

示綿工蔣生

當陽華擘從君看。長短臨時任放收。翻轉面皮輕打疊。灼然不露一絲頭。

松巖雜言十首

卜得巖居絕四隣。得安貧處且安貧。一條壞衲重重補。提起知他重幾斤。

石門關外天梯險。捹得身心到不難。為報五湖雲水客。好來於此共躋攀。

自古深山虎豹多。擬心降伏便成魔。大慈悲種知人意。白日庵前引子過。

念念無生自入微。瓶中米盡腹中饑。夜深月下敲門急。道者蕉溪托鉢歸。

草木煙霞提正令。貧僧何用苦丁寧。闌干獨倚無言說。池面鯈魚聚首聽。

跏趺默數鼻中息。始促須知久自長。日晚下牀行一轉。石爐燒過幾行香。

心無可了何須了。道本無成作麼成。野性好為泉石伴。隱居不是為逃名。

閑到心閑始是閑。心閑方可話居山。山中賸有閑生活。心不閑時居更難。

山中十日九日雨。樹頭青子落不住。白犬尋蹤入草

間驚起竹鷄飛上樹
秋日陰陰電光閃起洗沙鍋羹藜糝細撥爐中火種

無隣寺疎鍾隔重崦

箇藏主冒軍旅訪余於安嚴避地贈以二偈

慈明易服見汾陽不憚區區道路長顧我老年無伎
倆還來莫是欠商量

相別相逢眼似眉臨岐不必更針錐手中拄杖須牢
把箇是扶桑第一枝

寄法姪衎斯道除建元

二妙林間五色鸞赤霄終見散飛翰藤州事業非難
繼況是曾中宇宙寬

示忠藏主

從空放下無一物不見從空放下人若道有人能放
下保君猶未透金塵

示法姪選大用

以法說法無別法以心傳心無異心妙德空生元不
會狸奴白牯是知音

贈鍠侍者

每憶金鸞善侍者手頭機用妙難窮等閑拈出一塊
石疑殺翠巖眞點胸

次韻寄左庵大梅山閱藏經

日讀經兮夜讀經眼光直與月爭明有時不受諸天
供饑食松華骨也淸

紙帳次忍庵和尙韻

從今不怕惡風吹一片寒雲四面垂幸自明明還白
白休來裏許撒眞珠

朽庵爲道場竺芳和尙作

風鍛雨蠹虛朴朴梁棟曾無半寸堅不是捨身拚命
者敢來屋裏放頭眠

送珠上人游江西

淸水白米淛間有拈來粒粒是眞珠不知何處有糠
粃又覓江西馬簸箕

贈翠巖一侍者

一夏東語與西話紙衣抄得甚分明入泥入水翠巖
老落盡眉毛不再生

寄佛隴本初和尙

石磬晨敲雨後天箇中音響最清圓十方世界無行路方有人來續正傳

贈朗性天

自驗不疑含石玉求人指證躍爐金虛頭伎倆消磨盡眞實無過一片心

題華亭船子接夾山圖

踏翻船子去早是兩塗糊今日師資別無言看畫圖

送心上人禮大梅塔

卽心卽佛投崖虎非佛非心落網禽莫把欸中容易展丈夫膝下有黃金

寄無相居士宋學士

語言渾不涉離微抹過雲門顧鑑咦伸出玉堂揮翰手倒拈禿帚畫蛾眉

送彥上人游金陵

參禪只怕路頭差不是成家便破家若見金華宋學士爲言鐵樹也開華

寄翠山頂長老

行處要教機路絕說時莫遣意根生如來大寶華王座不比尋常黑木棚

示禮寶陀僧

屋裏有觀音便被觀音惱咄哉大丈夫爭似無事好

示器維那

叢林法戰尋常事棒了如何又罰錢興化雖能行正令便宜落在克賓邊

送序維那遊方

當年臨濟參黃檗背後攙人有睦州今日幸然無此作不妨隨處賣風流

示慧惺

行脚見人須帶眼著衣喫飯要知時百年壽命一彈指急下工夫也是遲

示師孫遠讃

眞實語汝須信取出家大事非小緣莫學瞎驢趂大隊祖師衣鉢要人傳

題跋

題竺先頌後

余初作竺先號頌或謂是贈偈非號頌也余生平好

聞過而改之不吝故重作竺先頌夫吾宗所謂頌者宜借事顯理曉人心地使理事混融純一無雜有如醍醐之味薝蔔之香使人鼻舌略經觸受落不通乎心暢乎四體灑然清爽豈若世書所謂美盛德之形容而已哉宋季咸淳間諸尊宿凡寓興贈別及申詠字號之類皆有頌以四句爲準其作至精假使滅去名目而其義自昭顯猶省題詩自非契證深密傍通墳典取之左右逢原用之頭頭合轍而託此以吟暢玄旨者不能也後之爲者既不知所宗又尠才學惟務雄快直致以矯咸淳之習或得理而遺事或得事而遺理甚至事理脊失者有之不察已病反輕議先輩處作如見之郎揚眉哆口爲侮慢態若將浼焉間遇當世有超越格量稱性而說者視之茫然莫測必指以爲非而欲牽引證據誑誘新學則又曰咸淳所製如彼而今所爲反是吁甚矣其矯亂也余每不慊于中茲因再作竺先頌故發余之緒言而備書之于後識者毋誚焉

跋高峯上雪巖書

吾宗從上以來授受之際如疾雷破山霜弓劈箭豈容擬議耶高峯初見雪巖于北磵塔纔問訊便打不妨露出向上爪牙又於天寧一問一答至於無理可伸處正好與勦絕命根使其作箇灑灑落落漢當時不合放過反爲露布葛藤致使坐在死關中無出身之年也今觀此書歷敘得失告之於師自有不可得而已者豈得以常情淺識而測之嘗聞雪巖住仰山時因事到杭寓於靈隱得得遣僧登天目招之相見恐因此書而發耶而高峯已立死關不復出山僧反命故雪巖有檐板漢之語余謂設使高峯聞命翻然出山相見必有三日耳聾之禍既被他把定雪巖計無所施惟道箇檐板漢亦喪車後藥囊爾雖然且道雪巖此語是肯伊不肯伊有授受無授受試甄別看

題大慧和尙眞墨

妙喜老祖在宋南渡時其門庭峭峻如德山臨濟慧辯汪洋如南陽大諸一時賢士大夫有志於此道者莫不願登其門而受策勵也況衲子乎居常與學者曰我者裏說蚌蛤禪開口便見差珍異寶蓋其得處

穩實說處諦當如風行水上自然成紋豈涉情識計較以文字語言尖新縝密爲誇詡哉謂余言爲未信請以此帖觀焉

題重刊十規論後

十規論者乃曹溪下第十世法眼禪師所著也禪師自見地藏得指訣後開口動舌無非與人解粘去縛且如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答云是曹源一滴水又僧慧超問如何是佛答云汝是慧超與麼設施恰似炊鐵釘飯羨木札羹要飽天下之饑人直是教他無下牙處豈肯以文身句義係綴於人耶斯論之作蓋欲藥當時宗唱瘖鬱之病亦不得已而爲之爾或謂師契證穩密知見宏博故託此以拋擲其文章辯論者誤矣元丙戌歲南屏悅藏主出此文嘗命余書之鏤版于徑山寂照塔院逮徑山遭兵火版亦隨燼今台之委羽旻上人捐已資用舊所搨本重爲刊行而屬余題其後余諦觀嚮日弊畫正如昔人見夏口甕中之像瑯琊梁上之書眞隔世事也吁而今而後讀斯論者果能察已病體禪師之心而肯服其良藥不亦善乎

題高上人書小字金剛經

天台鏡禪人示余高上人手書小字金剛經一卷縱不過三寸有奇橫足四寸而已驟觀之如蚍蜉聚腥熠熠浮動不知端倪及靜慮諦觀尋其行布究其文句凡一字字明明歷歷無半畫之訛想其運指行筆之時得大自在不啻擘窠大書也蓋嘗論人心之精妙超越限量固不可以大小議苟非存養純一圓融無間又安能以大爲小以小爲大哉上人平日存養圓融之力於此見之矣或謂莊生言棘端之刻猴堂下之斵輪宜與此經並按是則固是但恐管城子未肯點首爾

題無準書浮山遠錄公語後

昔玉山凝翁凡有學者求警訓往往伸紙綵墨作斗方書般若心經及古德語以酬之於紙尾惟記年月署已名而已更不別加一字蓋其與佛祖同一舌頭同一宜說貴在控人入處實不在馳騁翰墨且與古人述而不作之意合今觀正續老人手書遠錄公語

一通既無名銜可考竟不知為何人作恐因讀其語適然有機激于中不覺形諸毫楮以示學者此亦玉山述而不作之意也玉山見曹源正續見破庵二人乃法中昆季其所施為必有講習而然豈徒然哉

恕中和尚語錄卷第六終

鎮江府普照禪寺住持法姪比丘文暐拜書

天台空室愠禪師行業記

大矣哉佛祖之道也以心傳心至唐之大鑑禪師支分派別衍於五季盛於宋微於元元崇禮剌麻為帝者師禪刹相望鐘鼓之聲不絕豈微也哉蓋學者惟見夫位高譽隆而傾動遐邇者則嚮風而至願受法不暇而不知得曹溪之正味者殆寡是不免為有識者之長太息也天台愠禪師居叢林中必慎擇所從果以正法眼藏蹤諸祖之埒輯諸祖之緒於千載之上以啓廸盲瞶豈非橫絕於天下者耶師諱無愠字恕中別號空室台之臨海人也族姓陳氏父壽母林氏師生七歲入鄉校所讀書不煩再授年未冠白父母自願歸沙門往徑山依寂照端公薙落受具足戒於昭慶律寺明年謁淨慈靈石芝公又明年造鳳山楊墳見一元靈公靈公得方山寶公之傳造詣深遠師扣問法門細大事至詳切既而歸徑山覲寂照公公命居擇木寮時徑山為四方衲子淵藪師每出所長聲譽日著後東游四明見太白砥公典藏鑰居十載偕木庵聰公大宗興公往台州紫籜山謁竺元道公以看狗子無佛性話未破問公纔開口被一喝師大悟直得通身汗下因進呈一頌云狗子佛性無春色滿皇都趙州東院裏壁上掛葫蘆公乃發笑曰恁麼會又爭得師拂袖便出聞與同參聰公興公等語及向上事師曰此事如魚飲水冷暖自知決不在語言文字上我輩若不遇者箇老和尚幾被知解埋沒一世公等設有把茅蓋頭當不忘所自逮三人出世拈香果如所言踰一歲復還天童古鼎銘公主徑山遣弟子招師歸蒙堂商確玄旨且以為學者矜式故

參請者衆閱五六歲以兵難航海還四明性不喜出世僅兩住山皆甫及三載而退先主明之靈巖時夢堂噩公住瑞龍覬師爲寂照嗣師曰素志有在不可奪也一香遂爲紫籜道公拈出重得法也後主台之瑞巖既至室中示衆曰穩坐家堂因甚主人翁不識掀翻大海摑碎須彌平地上因甚擡脚不起眼光爍破四天下自家眉毛落盡因甚不見前後下語者多不契其機鋒峻拔蓋若此學者方景從竟謝事入松巖孤坐松巖乃秋江湛公隱處也在萬山之巔人跡罕至師至悉謝遣徒御緘一書寄寺衆衆發緘乃退院上堂語也皆涕泣抵松巖固請還寺師堅拒不允今

天朝之洪武七年夏日本國主遣使入貢就奏請師化其國以水晶數珠峨山石研以爲請師贊禮

上召師至　闕下師以老病辭

上閔而不遣留處天界天界全室泐公延致丈室時金華宋公景濂方在翰林遇休沐日必訪師劇談道妙一時朝中賢士靡不敬慕是年冬奉

詔東還宋公既爲序其語錄別後復寄詩見意十七年其弟子居頂住鄞之翠山迎師就養四方之扣謁者無虛日金齒大理僧在京師中聞師名特入翠山踰五十人拜牀下各求偈語而去一日忽遘微疾僧問疾者至師惟力談禪病勉以祖道自重無一語及世間相索筆書偈云七十八年無法可說末後一句露柱饒舌咄端坐而逝實洪武十九年丙寅七月十日也壽七十有八臘五十有九遺命我死世俗之禮宜一以屏去勿行惟闍維後煆骨散水竹間以表無常居頂念師逮老弗寧厥居及住山迎養又以事般早暮闕侍養禮煆骨之命其敢守乎乃購翠山常住山地若干晦於唐奧之原以是歲十二月十有五日奉骨窆焉建石塔其上師天性純粹端愨恒以謙抑自持進道若不逮修德若不足處心尤仁恕見學者有尺善寸長輒喜見言面若已出誘掖獎譽殊篤冀其有所成就裨益法門苟有過事無大害者未嘗怒責見英氣者恐直言之難受也乃歷舉前言往行告之俾其潛消默警故四方衲子愛敬如慈母然遇法

門有扱教背義事必面折之不少貸師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凡內外典靡不該博發爲文章詩偈必追攷古作輒爲人傳誦不已暇則端坐寡言衲子請求法語禪偈援筆揮灑若神各副其意不欲久留滯也自奉至儉約其進也分所得者悉無所取其退也凡素所給者槩無所携其敬師待友之意殊汲汲若寂照公在日師奉之惟謹每侍立至二三鼓不命之退不敢退洎公没冒大寒書語錄手成袠弗顧也又求黃文獻公銘其塔若同門法屬一庵如公住保福時有院僧素銜公適有童子野死僧賂其父誣如公公被逮獄中師將代訴於部使者又請法門之有力者援之乃得釋一庵示寂後又掇集其可書者求名公記其事餘則類如此也閑居雖以道自娛見大法陵替人材論落每切切焉憂之形於言色平日著述有二會語若干卷偈頌若干卷重拈雪竇拈古一百則續頌大慧竹山頌古一百一十則山庵雜錄若干卷淨土詩一卷凡外學著述皆不存藁斯道聞師之令名爲最稔嘗兩造翠山請見觀其氣象聽其言論讀其著述與居頂所求行業記事實無少異不揣蕪陋爲銘之曰

河之盈也有時而澌道之隆也有時而微佛者之盛莫盛於元道則微矣師曰旣焉尋隱訪幽心證紫籜脫略天地震動河嶽嶽不爲高河不爲深高深者師橫絕古今曹溪之水復引其流流之弗替維師之休

洪武戊辰歲九月旣望四明山人烏斯道撰

送心泉岦上人謁

空室和尚

參禪第一要知宗四海惟聞老恕中白日青天轟霹靂華狐妖魅盡潛蹤

金華　宋濂　再拜

天台空室慍禪師行業記終



無幻禪師語錄

明・古湛性冲 撰

慧廣 編



無幻禪師語錄序

聞夫一光東亘五葉華開密運靈機千差競入所以諸方各宗其宗門風自是不一共學所學知見何曾有二唯我車溪大師乃臨濟直下兒孫實無趣克家之子默籌七事妙協三玄播黃蘗吐舌之風顯高安捉拳之用掌殺活機權衡學者秉吹毛劍勘驗諸方遐邇咸推獨步古今屈指一人苟非承宿願之再來寧不為多生之根熟也圓澄生不遇時學無所附福輕罪重不能面禀佳猷道聽途傳歲月徒增渴想茲因南明禪友持錄相示焚香頂讀自覺潛神再玩淵微初心頗愜何期不出蛙居而聞所未聞生逢斯世而遇此難遇如展智囊始知己見之朦朧似入大海方信江湖之狹淺自慚無德莫可讚揚畧着數言聊伸翹致爾

萬曆甲寅年夾鍾月　日嗣曹洞正宗第二十七代會稽晚學雲門顯聖寺住持圓澄沐手撰

無幻禪師語錄序

從古衲僧大事明了者如麻如粟但得已躬安貼便自休去歇去絕無語句漏逗流傳誰謂千七百則葛藤而外佛法遂爾斷滅幻上人於無趣老人處得些些氣息便爾揚眉瞬目濶步禪林搖唇弄舌何異蛟龍得一滴水便會作浪興波法孫某比丘裒次成書程尚甫刻而傳之然非幻上人之意也近代作家如高峰中峰兩和尚父子智燈相續各有語錄並增入藏其他或有或無淺深難測今無趣與無幻一時兩錄並傳說者謂優曇再見外紹乎內紹乎昆季乎父子乎請質之雲棲老人定應緇素不爽

吳興夏休生蔡善繼和南書於無憂堂之空有齋

無幻禪師語錄序

予固非知禪者其於古尊宿升堂入室示衆小叅乃至拈提贊頌種種著述類而成編者未嘗不莊誦而樂玩之也若其奥旨微機通玄入要主賓互換人境交奪明暗相叅殺活自在脫義路超情量非予劣智所能測[illegible]亦不敢妄爲之說也茲無幻古湛禪師既謝世門人錄其語爲帙將鋟梓以傳徵序於予予未識禪師之面而幸獲覩禪師之遺言猶面也合掌焚香書此以弁其卷

老病僧袾宏和南謹識

無幻禪師語錄卷上

門人　慧廣　編集

住車溪庵語

圓藏經小叅釋迦老子道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此二時中未嘗說一字秖如這一大藏教從何處得來遂拈拄杖劃一劃云從這裡去諸大德還檢得出麼若於此際一肩荷負不但釋迦老漢一期落處被你等看破亦使冲關主結舌有分其或信之未及數墨循行如披破絮入棘林中何時解脫昔日有婆子請趙州轉藏經州秖遶禪床一匝傳語婆子轉藏經竟婆子聞云某甲請轉全藏云何秖得半藏諸大德那裡是他轉半藏處還會麼在五二十五欲識全藏麼良久云善吉維摩談不到目連鶖子視如盲

師問秀座主教依甚麼答云依理又問理依甚麼主無對師曰你問來座問理依甚麼師曰大衆聽取

兩客下棋次僧到請益師云若論此事如兩家着棋用心鮮有不克者何則若也未知局面舉必全爭不善權宜觸途遭喪秖爲他意馬散失狂象無鉤兵車不識機關心麄常行險地不惟重重納敗將見皮破血流若是主將威嚴七途平坦如是而砲不虛發發則打破重圍兵不亂行誰肯直前退後天馬而追風八面神車而竟沒遮攔不唯致勝奏功畢竟風行草偃良久云太平元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無趣和尚忌辰陳供養畢拈香云此一瓣香爇向爐中爲光明雲爲祥爲瑞專伸供養敬畏庵中無趣空和尚惟願於光明中劈開面門現大人相與諸人等大家揣摸遂作女人拜云看看山僧舌頭墮地了也咄

徑山語

示衆老漢本擬深藏鄉僻遣過生緣爭柰無趣老人有不了底公案在山僧出來與他了却僧問如何是無趣老人不了公案師便打僧云某甲有甚過師云殃及兒孫

示衆大道無向背至理絕言詮逈出三乘高超十地萬法不到處特地光輝生佛未分時靈源獨耀不落見聞不隨聲色直下無一絲毫頭徧界全彰奇特事直饒棒頭取證喝下承當猶是曲爲今時更或光景俱忘契心平等畢竟亦非的旨所以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到這裡絕行絕解絕照絕用絕理絕事若倚天長劍凛凛神威如鐵牛之機羅籠不住

今日明眼人前不敢囊藏被蓋八字打開去也拈拂子云諸上座還委悉麼耀古騰今即這是大千沙界一閒身

復舉雪峰拈拄杖示衆云我這個爲中下機人時有僧出問忽遇上上機人來時如何峰拈却拄杖雲門云我不似雪峰打破這葛藤乃拈拄杖云我這箇爲中下機人時有僧問忽遇上上機人來時如何門便打師云大凡扶宗立教須是頂門具眼肘臂有符看他二大老殺活縱橫

甚生奇特仔細檢點將來猶是節外生枝若據山僧見處乃竪起拂子云只將這個普為諸人無論上中下若要擎展一任擎展若要承當一任承當處處把斷要津箇箇壁立萬仞且道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萬國醉心嘗大鼎相逢攜手上高臺

清明示衆禁烟時節陳寒食荒塚野田人啼泣死骷髏上活眼開鬼神茶飯都打失首陽山堪隱逸時人莫謂春無力一夜東風鼓少林落花

滿地成狼籍

復舉臨濟大師拈拄杖示衆云我這裡是活底一切臨時要用便用天如以拂子搖曳示衆云我這裡也是活底一切臨時亦是要用便用遂擲下拂子云臨濟止欠這一着在師拈拄杖云我這裡臨時要用便用不論死活雖然以拄杖畫圓相云臨濟天如總出這個不得

示衆孤峯頂上闊步大千十字街頭知音少遇不值維摩詰不尊傅大士良久云舉頭天外看誰是箇中人

示衆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卓拄杖云昨宵時雨滴空堦一片綠苔俱打濕

示衆天清地寧時亨道泰摩醯正眼洞明肘後靈符光彩譬如善舞太阿終不自傷其手壯士展臂不借他力既是水到渠成自然風行草偃豈不見古德道緣不虛應似鏡臨形若能於心無事無事於心則法幢隨處建立時節因緣到來為人一句作麼生道烹煆佛祖

示衆大道體寬長空絕跡按下雲頭別通消息同死同生風行草偃且今日把住為人則是放行為人則是乾坤一合地糊餅日月兩輪天氣毬

畱挑事示衆孤掌拍不響獨樹難成林大家出隻手掇起破沙盆大衆且道喚甚麼作盆良久云獨來將謂無相識鬧市忽然逢故人

四月八日示衆毘藍園裡曾呈醜古佛堂前又露形不是月光三昧力何年洗得你身清大衆

且道釋迦老子今日誕生未審此時落地也未
一僧出云落地了也師曰你見甚麼人說僧無
語師曰杓卜聽虛聲
示衆古德有休去歇去底特地一場愁有一念
萬年去底死髑髏上無活蛆還有鬧市裡虎麼
一僧遽出師便出去其僧隨後云和尚道甚麼
師曰老鴉入布袋去
過香積厨示衆古德云不敬功德天唯嫌黑暗
女若恁麼何處出頭來又云有智主人二俱不

受雖然秪救得一半只今莫有不受者麼也好
與二十痛棒何故不見道放下笊籬雖得價動
他杓柄也無端
朔日拈香畢衆集師良久云思而知慮而解鬼
窟裡作活計古人道胡蜂不戀舊時窠猛將不
在家中死若是箇漢聊聞舉着剔起便行在當
時這般人用得着在今日用不着何故大悲閣
外數竿竹橫者自橫直者直
端午示衆今日是端陽日輪正停午看取村落
人把筆書門戶婆子抹雄黃孩童懸艾虎攀蒲
映手青揮榴燒髮火秖知應賞時誰想三途苦
時毒如是禳死魔何處躱禪流若也未知歸竪
起拂子云急須薦取這一箇
示衆石屋珙大師道過去事已過去了未來不
必預思量只今便道只今句梅子熟時梔子香
大衆且道只今便道只今句爲甚麼梅子熟時
梔子香還會麼豈不見丹霞和尚又道過去諸
佛已過去了你等不必追念未來諸佛又且未

至你等莫妄想現在佛正當今日你是何人一
僧出衆曰某甲今日不疑去也師喝曰汝見箇
甚麼僧云某甲見處如紅爐上一點雪師曰未
夢見在僧便喝師拈杖云喫得棒也未僧擬對
師便打出
松陵歸示衆水牯偷閒一月多祖翁田地必我
禾歸來懶得牽犁耙未審其中意若何諸上座
過去已過去未來已未至正當今日還曾見有
過去未來纖毫之相麼若理會得下分疎得去

任你早朝喫粥黃昏打眠有甚不了其或未然
更勞山僧從頭說起昔日南泉和尚道王老師
不會佛法禪道自小牧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
牧未免食他國王水草擬向溪西牧亦未免食
他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諸上
座隨分兩字大有誵訛在莫錯會好更聽一偈
山前山後從渠牧隨處悠悠本自安若也犯人
苗稼去牧童還用更加鞭
示衆良久云世界如許開闊爲甚麼在老僧手

裡便歸方丈
示衆若論此事十字街頭靜悄悄地窮岩絕谷
鶴唳鶯啼正當恁麼時十箇有五雙趂挑不上
還有本分道流出來證據看良久云直得天雨
四花地搖六動不如歸堂喫茶
示衆不登泰山不知天之高不涉滄海不知水
之深此案匾中至論也若是其中人則不然卓
拄杖云手把虛空盛不得威音那畔卽今朝
示衆急急用工夫单提狗子無脊梁堅堅起恰

似須彌盧打失昏沉窟掀開散亂魔廓然雲霧
盡長夜月輪孤這箇猶是漸入佳境若論宗門
中事開口便墮畢竟如何卽是卓拄杖云彌勒
未開袋迦文已入山
示衆腰包裹絭入山頭脚未登高白汗流不是
閑遊觀勝境皆緣未斷死生愁諸上座佛法徧
一切處一切處覓不得秖有一處不覓自得且
道那一處驀良久卓拄杖云東廝頭佛殿裡
示衆達摩不來東土人人壁立萬仞二祖不往

西乾箇箇常光現前自從面壁九年致使神光
露布咄家醜不可外揚
示衆心本是佛造作卽乖道不屬修染汚不得
只此不染汚諸佛之所護念山僧與麼說早是
不着便不見道毫釐繫念三途業因瞥爾情生
萬劫羈鎖卓拄杖云紅爐點雪黑夜穿針
示衆舉起拂子云未明這些子俱是妄卜度旣
明這些子亦是妄卜度一僧出問未明時卜度
某甲不疑旣明後爲甚麼也是卜度師曰豈不

見道不得春風花不開及至花開又吹落
示衆諸方有解猛虎項上鈴控驪龍頷下珠握
須彌山跨跳過大海劍刃上藏身氷凌上走馬
大悲閣今日則不然身寒縫破衲腹餒煮藜羹
倦則經行去慵來卧石牀
示衆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笑殺老龐公至
今猶瞌睡曾祖見人便面壁不解寒温秘魔走
到便擎叉全無禮義南山鱉鼻不若死鰡西院
鏽刀渾如鈍鋸且道大悲閣如何爲人卓拄杖

云輪王總未抛三寸徧界先聞刀斧聲
中秋示衆舉寒山道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
無物堪比倫遂喝一喝曰寒山大似抱贓叫屈
吾心似秋月又道無物堪比倫石屋和尚道吾
心勝秋月秋月非不明有圓復有缺安得如我
心圓明常皎潔這老漢賣美有家私怎奈勾賊
破家永嘉道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宵何所爲
却較些子雖然也是臘月扇子且道大悲閣今
夜又作麽生賞翫以拂子打圓相云金風吹桂
子滿院盡清香
中秋夜師月下坐衆見亦來隨侍師指月示之
衆擬問師便歸方丈
示衆古者道盡大地都是自己走殺天下人盡
大地不是自己疑殺天下人直饒抹過二邊滴
水滴凍到這箇門頭了無干涉諸上座還會麽
豈不見德山焚鈔良遂敲門猶是奴兒婢子且
道如何是主人喝一喝
示衆舉安國挺禪師在五祖時因僧問眞性緣

起其義云何祖默然挺侍次乃謂大德正興一
念時是眞性緣起其僧言下大悟後寶應老人
拈云五祖不合默然好與二十棒挺長老不合
道正興一念是眞性緣起也與二十棒其僧不
合大悟也與二十棒寶應老還有過也無也與
二十棒師曰寶應有過且置這許多二十棒教
阿誰下手即今有下手者麽出來與老僧相見
不然大悲閣自下手去也便擲下拄杖
示衆舉僧問仰山法身還解說法否山曰我說

不得別有一人說得僧曰此人在甚麽處仰山推出枕子示之潙山云寂子用劍刃上事忽有人問中長老法身還解說法否老僧對他道枕子聻

示衆不叅古釋迦不揖新彌勒正當恁麽時乾坤黑漆漆且道山僧在那裡躲根喝一喝云莫錯下註脚

示禪人

老僧昔年遊歷叢林叅尋耆德無非求箇歇處

諸方老衲別無異說秖教人歇却狂心休從外覔諸上座莫說從外覔你便從自己覔總是外覔了也何故夜光尚在漁人手徒使人從合浦來

諸上座老僧有真實語言苦口相勸各各自相體究凡聖情量淨盡自然真常獨露但將從前虛妄攀緣念想塵垢一時放下心如虛空他時後日自識得根源去在咄伯牙遇子期不是言相識

叢林建立秖爲修行本色道流宜從實履不可掠虛過日不可任意縱情切須諦審先宗畢竟是何標格但外絕諸緣內心不動六門虛靜萬慮冰清泯絕根塵無傷苗稼雖然更須知有向上一着在珎重

大凡出家人須會取佛意好若會得不在僧俗貧富貴賤但隨家豐儉諸上座盡是久歷叢林徧叅尊宿作麽生會佛意試出來大家商量看莫空腹高心好僧問如何是佛意師曰汝口似

鼻孔

大丈夫須猛烈裂斷從前伎倆直下斬釘截鐵打破佛祖機關碾得須彌粉屑豈不見黃蘗爲人太親切臨濟三番喫痛棒向高安灘上省得來却把虎鬚顛倒捋又不見龍潭逼授周金剛黑夜吹他紙燈滅如今子孫多不古耳內聞來口頭別如斯將謂作叅禪逗到驢年未休歇大悲閣下老婆禪也是重新增口業汝等諸人還知痛痒麽卓拄杖云一塲狼藉

摩醯正眼六處洞明少室真機一超直入傳不傳之妙心悟無悟之面目直下斬釘截鐵還同滯殼迷封更若說性說心却是泥人洗澡會麼収拾不了

機緣

僧到人事了便問和尚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師良久問云會麼僧云不會師曰描也描不就說也說不到

因一座主到師舉古德云窮諸玄辯若一毫置

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若恁麼不如歇去好上座還歇得也未主喝一喝師便打云客亭尚遠

二僧到師問曰却是作家禪客麼一僧曰和尚問甚麼師曰且過這裡來僧擬對師便打僧無語師曰龍頭蛇尾漢復指第二僧僧曰某甲道過了也師作拈棒勢僧擬出師喝曰同坑無異土

僧到問德山和尚上堂云及盡去也直得三世如來口挂壁上猶有一人呵呵大笑若識得此人一生叅學事畢未審和尚識得此人否師放聲云蒼天蒼天僧罔措師便打出

僧問提婆宗時如何師曰一字不着劃僧云不問這箇師曰圓相不着圈

僧問此事人人本具箇箇圓成未審達摩來做甚麼師曰北斗七南斗八

師見僧來展手示之僧曰不會師曰與我一文錢

僧問臨濟大師道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如何是無位真人師曰胡張三黑李四進云及乎合斂來又道無位真人是甚麼乾屎橛師曰南人唱北曲

僧問臨濟大師有四料揀語意旨如何師曰汝逐一問來進云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展手作相招勢進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作提聚勢進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乃袖手進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撒手便行

僧問如何西來密傳心印師呵呵大笑僧罔措復問密傳箇甚麽師便打云開門漁笛近明月在滄洲

師亭前立次一僧問曰和尚在此作麽師指亭前水曰會麽僧云不會師曰門前一湖水無面亦無底年去復年來滔滔流不已

僧問淸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師曰道者合如是進云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雪隱鷺鷥柳藏鸚鵡

僧問如何是輪王三寸鐵師曰嚇僧擬進語師曰任任徧界是刀鎗僧有省又一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死骷髏上撐活眼

二僧論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一僧曰一心歸於萬法師叱之曰噇酒糟漢汝恁麽會要見老趙州驢年又驢年正未夢見在僧曰忽有人問和尚一歸何處時如何師曰爛溪直儱侗又一僧問曰機不離位墮在毒海如何免得此過師曰髑髏乾盡又問萬機不到處作麽生行履師驟

步入僧堂

僧問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問曰新年頭佛法聻師曰家家點火燒香處處篩鑼播鼓進云謝師荅話師曰大悲亭今日不着便又僧問曰北禪烹露地白牛此間除夜作麽生師曰謝子供養僧禮拜師曰喫茶去

歲暮一僧來問臘月三十日到來時如何師曰家無索債人

僧問祖師心印狀如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

印破不住不破又作麽生師曰匝僧禮拜師曰露

僧問臨濟大師有賓主句請師荅一轉語師曰道來看進云如何是賓中賓師曰赤脚走紅塵進云如何是賓中主師曰長年無伴侶進云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堂官叱吏進云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猛虎當路坐僧禮拜而出

僧到師問云何處來僧曰嘉定師曰六街三市從何處得定僧擬對師便喝又一僧入師曰適

來這位大德秖對甚諦當僧擬進語師亦喝首座至理前話問之座曰二僧眞嘉定人師曰你何處見得座便喝師拈棒座便出去

僧問婆生七箇子六箇不遇知音秖這一箇也不消得便拋向水中意旨如何師曰非公境界進曰忽遇其中人問時如何秖對師便打

僧問古者道從無住本建立一切法如何是無住本師曰豈不見道形生未質名起未名進云建立一切法聻師曰甚麼喚作一切法僧有省

師曰莫將支遁鶴錯認右軍鵞

僧到師問大德何處來僧曰廬山師曰古人道不向廬山尋落處象王鼻孔漫撩天如何是廬山落處僧曰舉卽不難傍觀者哂師曰不然你且與着僧云和尚尊重萬福師曰我還疑着汝僧云不消師休去

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家家觀世音進云來後如何師曰旄頭星出現又問如何是最上一乘師曰藤穿箧縛進云意旨如何師曰三十年後

僧問興化和尚打克賓意旨如何師曰我今日不曾打汝引兗雪屈做甚麼聻進云維那道不入這保社興化道汝會了不入不會不入那曰總不恁麼有甚過被打師曰若使總恁麼打折拄杖亦未有喫棒分進云如何卽是師便打

僧到問古人道山僧若要逼消息萬里無雲月上時此理如何師曰猶是堦下漢進云請師接上堦師曰放汝三十棒又一僧問如何是聖諦

第一義師抗聲云汝又要我說聖說凡那進云前人道去了也師曰阿誰進云達磨師進前把住云不審老臊胡其僧罔然師托開云偷乾薑蛸棗漢出去

僧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師曰千株松下角灣灣百草頭邊亂跨跳

師燒火次僧到問曰如何是自性天眞佛師曰與我搬取一束柴僧搬柴了又問師曰這奴子好惡也不知便打

僧問一毫穿衆穴時如何師曰直須自在進云自在後如何師曰日出東方夜落西

拈古

眞歇了和尚道處處覓不得有一處不覓自得良久云賊身已露

師云處處覓不得且道何處不是有一處不覓自得人無下賤下賤自生良久云甚麼處去也賊身已露還我贓來乃曰眞歇和尚秖解開門作活未知奪角衝關且道

如何是奪角衝關底句卓拄杖云扛沙入水

歸宗問僧云子裝束了何處去僧云諸方學五味禪去宗云我這裡一味禪爲甚麼不學僧云如何是一味禪宗便打僧云莫打某甲我會也宗云你作麼生會僧擬開口宗又打

師云這僧被宗老要關把定無處躲根然雖如是宗老亦被這僧穿却鼻孔何處出氣今日衆中或有代他出氣者麼衆無對

師自代云恩多成怨

頌古

經前題上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是甚麼字

文彩纔彰字已成不知此字喚何名閱經三藏無搜處忽聽雲堂板一聲

黃龍選住持

宗師口直心猶直鼻孔撩天不覆藏床脚鐘樓當路虎節文義理實難當

魯祖面壁

要人省力自勞力本自無端又起端總令生佛未來會也使鰻魚上竹竿

睦州如喪考妣

去歲重陽曾賞菊今年賞菊又重陽人心爭奈自明暗那事何曾有變常

女子出定

世尊會說法文殊用盡力罔明彈指間女子從定出一火而鑄成思量最難得

青州布衫

衫子青州出祐來重七斤一百十二兩莫錯定
盤星

趙州喫茶去

曾到未到喫茶去空門侍者絕疎親要將滋味
均同得一樣烹來普施人

百丈開田

躬行數步立展兩手佛法大義那箇不有尋常
論作是開田毒氣何曾離得口

僧問投子法身還受苦也無子曰地獄豈

是天堂

天堂地獄由心造了得無心罪福空只有法身
空不得本來無影亦無蹤

趙州問投子大死人活來時如何子云不
許夜行投明須到

死去活來有甚異不行更地也無難趙州差張
二李四投子撥李四張三

夾山參船子和尚

藥山掩口華亭覆舟青天霹靂白日血流盡已

盡人無盡盡青山綠水白悠悠

雲門日裏看山

日裏看山明白話層層疊疊萬千重天聰畢衆
耳根出祖意西來在此中

六祖荅不會佛法

碓頭三下三更鼓夜半分燈過嶺南親言不得
又不會灼見黃梅不妄傳

僧問洞山清淨行人不入涅槃破戒比丘
不入地獄何如山曰度盡無餘影還他越

涅槃

清淨破戒元無二涅槃地獄有何形不知度盡
無遺影一陣香風起少林

德山托鉢

平地洪濤起德山雪峰隨浪挐波瀾岩頭突出
翻潮手倒嶽傾湫鬧一番

仰山一二三子偈

一二二三子大鵬纔展翅平目覆仰視虛空誰
把住兩口無一舌塵塵刹刹說此是吾宗旨言

中無別事

雪竇與李殿院并羽士秀才同坐李問三教中誰尊竇下禪床叉手而立李云何不道竇云對夫子而難言

試問教中誰是貴側身叉手獨稱尊這軀實相人人具何獨三家村裏尋

馬祖離四句絕百非

勞倦頭扁却不會一盤托出不辜人復云頭白與頭黑可是鐃金與盞金

達摩大師頌

胡鬚儱侗叉顱頂無聖無凡本廓然一片赤心云不識自知無討渡江南

雪峰一日叅德山山云你與我喚義存來

冷灰荳爆呼侍者欲通消息到潘郎老婆一片心徒切不是知音不洞房

高峰上堂云盡十方世界是箇鉢盂汝等諸人行住坐卧俱在裡許若也識得達摩大師與你爲奴若也未識二時粥飯將甚麼喫

佛祖家風衲僧活計百姓日用無不在內喫粥喫飯也要仔細

巖頭三句

三句皆從內一句不知一句又何來吹毛利處言思斷徧界巖頭笑滿腮

香嚴獨脚頌

香嚴老人露刃劍觸着應知命莫逃總使鋒前超得過也應脫殼換皮毛

二庵主竪拳

但知春色無高下誰信花開各不同殺活縱擒非趙老誰能識得老婆雄

臺山婆子

驀直一條平坦坦與他勘破太區區崎嶇平坦都行遍穩坐臺山樂故居

擡頭有省

踏破草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夫工尋常一樣窻前月纔有梅花便不同

次德山托鉢頌

梅蘊芳姿將欲粉春隨根蒂動香蒐東風吹出
林間去惹得遊蜂滾到今

讚

觀音

云從聞思修頓入三摩地無爲未必真有作何
所取良哉濟世者出此方便語勿以耳聞聲眼
觀猶不許某人寫爾形目之皆可喜若謂這箇
是遠之又遠矣除此別相見驢年何所似突出

刼前眸鑑此慈悲體

水月觀音

大智若水大滿若月自在體同三無差別是境
界中誰生誰滅我作是解認龜作鱉

魚籃觀音

筐攜小鱗索撩天價遇知味人可責不責負之
而趨償馬郎債露形而去從人笑恠

指顧觀音

從聞思修至成實覺曲盡時機也知絡索不耳

聞聲眼聞亦恐一指頭禪何處描摸

題二祖圖

達摩何曾面壁神光何曾立雪圖者如虫嚙木
偶爾成文觀者指鹿爲駒認龜作鱉咄

達摩

梁王殿上曾虧本石壁巖前又弄奇不是神光
輕覷破至今猶是雪花飛

佛祖手卷

一隊老古錐不知爲甚麼水石山樹邊行住復

坐臥世外并世間盡情俱說破大地及虛空都
來無別箇當央展向與人看黑白未分皆話墮
咄

傳袈裟

塔前付囑無多子百萬人天那裡尋未審是誰
成漏泄至今殃禍及兒孫

古卓真

若謂這箇是古卓紙墨雲烟空索索若謂這箇
非古卓丹青點出顏無錯慈悲濟難掩藏威

容德相宜圖却老禪翁何灑落光風霽月心寥廓拈藤杖驗龍蛇䟦諸方鶻臭布衫搖麈尾闡玄言開一隊生盲後學兒孫不必湧搏量酬恩秖在香一握

義道中眞

無希曰道不倚曰中二義一覺了無所容與衰補敝兮頭頭合轍革故鼎新兮事事皆同顯大悲之如幻三昧開庭栢之攄實心宗湛然一寂歸眞際萬象森羅列下風

玉峯圖

素璧爲峯玉作山大都俱在白伽藍雲烝霧擁元無滓萬别千差總不班銀世界中開寶相水晶宮裡現優曇象王放去無尋處問取前三與後三

三教圖

三家村裏元無事行者須從坦道歸到此脚根而未穩依然打入是非堆

師子端禪師

林端師子王雲間曾返擲人謂是風流我知示眞實毛彩付阿誰至今絕消息

無幻禪師語錄卷上　終

無幻禪師語錄卷下

門人　編集

偈頌

集無趣和尚語偈偈成三首

法偈不多句言言是指南掀開須自看不被筆頭瞞畫畫無長短行行非正偏恁麼猶未薦何處問西傳

逐物非良輩循言豈丈夫無思同木石有念悉狐魔擬議三千里承當八萬途如何爲諦當猫

子鬪狸奴

元白平常理施勞早自欺卽今非是悟往日不曾迷所作皆如幻安然本若愚同參相訊問直下一聲噓

參禪偈十一首

參禪須猛烈一切莫交涉擬涉一絲毫萬生衆不徹禪是眼中珠如何着得屑何用別尋頭秤鎚元是鐵

參禪不等閒推倒人我山敲出虛空髓揮開佛祖關追廻千古夢放下是非擔獨步千峰外十方彈指間

參禪須切已不可從外覓打水求杖痕捫空尋鳥跡要徹祖師機頓超心意識毘耶惟默然少林秖面壁

參禪不徒參念念入虛玄對境心無住當機體自圓眞如何得失本覺絕中邊皓月無私照千江空湛然

入道方便門參禪最第一靜極巳忘形忘形心

湛寂湛寂合太虛太虛無一物無物卽本來千聖從玆出

參禪須出類玄機無伴侶瞬目越三乘揚眉超十地喝散蝦蟆羣奔逃窠臼隊傾盡野狐涎直取少林髓

參禪無後前三際一時圓踏着今時地融通刼外天一毛呑萬像大海出微涓參到無參處回頭圓更圓

參禪秖恁麼恁麼巳成多一塵纔着鏡萬像悉

糊模風靜千江寂雲空片月孤語言前一着仔細用工夫

叅禪非守中隨處悟心宗鼃鬧池塘月蟬吟樹裏風水流魚躍浪花謝蝶飜空覿體無餘物何須執坐功

叅禪絶三思直捷了言辭實理非修證眞心無受持泥牛哮吼去石女點頭時空刼前來事行人知未知

叅禪活潑叅不可死測度大藏半字無毘耶一

絡索圓相弄泥團捲簾成大錯憶昔老瑞庵面皮不知落

示禪人六首

吾宗如湛海微動即平沉纔起修行念牽歸知見林技窮方得本鑛盡始知金不立超玄志終須落古今

心閒無靜鬧何必入林丘猒動非眞行忘緣是正修解空寧任寂涉境不隨流旣達空王旨寃家也聚頭

菩提非取捨何用歷多辛識妄元非妄尋眞已失眞日晡剛道夜臘盡便知春時節因緣到何曾昧本人

曠刼循文字都緣錯用心爲渠迷漏習特地訪知音理性無高下機權有淺深言前如未薦七處轉難尋

古德思修日平時亦送迎秖緣常自覺所以不隨情道體恒空寂人心屢變更一從聞見盡觸處自分明

直提車溪路逶迤更不迷若將心向背又見迹東西須信力非力無嫌齊不齊脚頭如未穩動步便沾泥

山棲寄幻

踈慵難順世徙跡憇雲邊實際元無地浮居聊借天棲心空界上縱目遠山巔聞見絶朝市凭虛了幻緣

登烏瞻山

曲徑通玄路樓臺逈碧空霞氛籠石壁秋色下

梧桐鶴唳堦前月猿啼澗底風長歌人不見深
院白雲封

辭招遊石湖

我懶不出戶人來招勝遊因思摩竭令何事石
湖舟月吐半簷白梧飄滿地秋閒情誰委悉應
是我同流

徑山回至圓明禪院閑居二首

歲暮下空碧來棲湖上關八風門外撼一竅箇
中圓白日誰爲伴黃昏我獨眠通宵今古意都

在寂寥間
莫謂居關逸終朝不自閒燈挑無燄火香爇息
心丹禪坐未生體經看無字函盡形如此去誰
論穉和玄

霅溪道中

我欲尋湖勝乘閒渡霅溪水平天上下山險路
高低郎近烟連陌莎長綠遍堤呼童閒行徑指
我石橋西

湖西歸子

塵剎如來境因何獨樂西蘊空眞樂土心淨古
阿彌忍摩頻伽鳥䳭和寶樹枝朧然憎愛盡蓮
蘊七珍池

嘆皮袋子

檢點這皮囊有甚堅牢計足無半點根喉有三
分氣呼吸如不來榮枯一時棄舉世盡難逃幾
人知是戲

訪靜源禪友於金山

山適居之逸無能更遠遊因思舊相識特入古

林丘山靄時還合泉聲夜不收靜來源既徹方
可渡中流

入信七首

任世休忘出世因進修須是昇天眞多生眛却
靈明主歷刼甘爲懵懂人萬聖不談心外法千
經皆演性中文男兒具有衝天志肯任權乘漸
海濱
禪宗一着非容易務要當機究的眞或不現生
而徹証定應來世逐風塵將參佛祖未來事貴

在從空放下心我亦罔諳先聖旨曷曾自肯謾
因循

大聖真規日可觀不遵古典籍何般任心未息
今須息世事應寬就放寬眼底紛紛奔渴鹿天
邊急急走飛先吾曹有志同叅者尚爾臨機亦
被瞞

真修畢竟宗圓頓小果權乘未足奇藥不瞑眩
痾莫瘥心非頴悟習難祛儒云盡性方臻極道
曰修心可作基祖佛代傳非外術不應諱疾忌

良醫

修行先要識心王弗識徒勞萬刼忙若以一知
爲了當不循法轍便成狂從前佛祖皆良範續
後兒孫可度量寄語同叅須仔細莫教錯認女
爲郎

叅禪端爲出囂塵豈類尋常事等倫呼吸順情
迷本領刹那忘照失元神竿頭進步重加㭊撒
手懸崖亦未真此度出頭須諦當那堪烏愔謾
因循

大道明明似掌平何須委曲復勞形三千律法
取心術十二雄文却妄箴但莫縱情思善惡亦
非忘念昧靈明去來今相渾無剩覿體全彰不
用尋

山居十首

徤則經行懶則眠世間何物不相便年年爲客
路常嶮日日看山心自閒事理極知須俊傑安
危未識總顢頇當機不解離言說空向雲林學
指南

貧無一物是吾家日用般般豈足誇五六百竿
隣舍竹兩三四樹過墻花雲山萬叠支晨供瀑
布千尋瀉午茶好景自然天設就不須辛苦強
安排

閑說烟霞有樂情僕夫心渴入柴扃但知棄世
便安穩豈識當機要眼明蔬食也許延歲月敝
廬還解暢平生一朝未剖韶陽句深負岩居與
谷耕

觸處逢渠莫聚頭正堪順養在林丘多生業惑

須先盡曠劫無明趂早修若把技能爲實學終成管見作時流如同入國朝明主擬到潼關卽便休

英靈衲子異尋常坐究行參在擾忙覷破身心如電露嚴持戒律若冰霜濃齋叠案慵趨席好友呼渠不下床颺却萬般家裡看但除自己別爲狂

搜窮三藏元非字爲甚因循不究心有漏界中橫着脚無爲堂裡少知音升沉六道安閑少繫

屬三途利害深告報諸方玄學者蒸砂無飯不須尋

行非實德道非深縱有人來問祖燈一衲蒙頭貧似洗通身徹骨冷如冰自無半句閑枝葉懶打諸家作葛藤傳與諸方龍象輩多年學得百無能

老去風霜入骨寒此身當與死相看心因直捷難迂曲性本靈明不着瞞趨座懶陪皆故紙出門遠望盡驚湍年來得箇安閑法忘却諸方五

味禪

吾生百拙交疎遠門徑雖通絕送迎經籠昨開函有跡病魁今與藥無情生薑可托充饑餒舊習應宜速改更分定不須重計較勞形役慮又生心

世遠雲深視聽奇了明方始絕狐疑常聞澗底泥牛吼每見山頭躍鯉魚鴉噪鹿鳴皆活句蘿墻夢壁蓋新題無情有性成平等說法何曾有間離

雪中卽事二首

放去拈來有甚麼分明大地絕纖瑕青山點出天然境茅屋粧來物外家竹几無燈還待月瓦瓶有水不簪花箇中會得眞消息眼裡乎空又着沙

詠雪看梅不意中溪山常與我相同明時意得依前痛寒處情忘始見空經濕推窗凭几曬衣寒移座就爐烘覩君體覓西來事動止隨宜自合宗

述懷

潦倒踈慵貧病漢水邊林下了浮生力微難作有爲事眼鈍慣看無字經不着相禪隨處坐離文字句及時春箇中非是從人辯但有虛空是證明

荅冲玄許居士

决意逃禪志不羣此心端的遠塵氛莫隨有相光中轉但向無言句外聞夜後敲窻陪皓月朝來移榻掃殘雲非非是是從他去日對烟爐柏

子熏

詠時槩三首

古德思修便退藏今時渾不辯迷藏調心未得歸真朴應世還同在色莊僅向口頭談般若局曾衣底鍊金剛相逢盡道參禪好那箇蒲團肯坐忘

像季寥寥無正信圓機直示尠承當多將權化門爲實却把祖師心盡忘詎解活機開法眼惟遵死句守枯樁不由古道尋方便捨父迷頭徒

自在

平時總說心爲主一事相關主便忘大抵物從心即正多應心逐物成狂空居未盡窮空理識處難逃漏識忙我輩又甘爲事末不知誰做出頭郎

省身三首

四緣假合浮漚體六識調和幻化身畢竟有集成我愛定非無相別生嗔因貪五欲授交報爲染情塵結死生老去不諳知止計驢年方得出

沉淪

此身危脆同漚泡攝養殊方總不堅錦裘玉飡猶未淨調精運氣亦難全通身莫禦蟲蛇疾九孔常流濁穢泉如是這軀何所實更於痴想望長年

波波孳孳甚來由信類蜉蝣不久留三寸氣存機未息四因緣謝業難酬無根壽命同萍跡有限光陰若電流身世大都俱放下三根椽下且埋頭

物外偶成六首

真寂自能含萬化染心應不契斯宗了然得旨虛空外廓爾無心罔象中簷溜滴聲何是水竿幡流影定非風未諳即境惟心者到底將西喚作東

法非頓漸與偏圓祖意西來亦是權了却目前無一物始知教外有单傳洞山五位悟非悟臨濟三玄然未然剝盡許多閒骨董威音誰定刼初前

此事明明不屬他無端捏目起狂華炷香脫去心猶妄點墨封函見已差徹骨快須揆白刃故鄉元不在三車未能迸斷攔空索拄杖千峯莫厭賒

身沉出没非他物動靜施爲總在心迷去實花難結果悟來黃葉易成金迦文謾說三周喻慶喜徒勞七處尋碧眼丈夫宜自看莫教錯認定盤針

至理從來絕妄真工夫奚得論疎親弘宗必藉

超玄種樹法還須過量人不識月輪徒望指未忘言路湧揚塵幾多逐色隨香者錯認青黃作曉春

道非跨虎與降龍貴在空空不空鶴唳鶯啼須辯的蘆花月色湧雷同即心是佛成兒戲指石爲金亦妄通除却白拈提掇外誰能鼓舞少林風

遊山七首

幾年塵底卧樊籠此日排雲上碧峰躡頂已知

天地小懸崕不覺我人空盤彎曲徑玄岐活疊杳層臺法界重平地揭開天上眼萬方都在一覩中

晴風暖日湧山行拄杖橫擔百獸驚透頂到峰雙鳥徒磨灣轉角一身輕烟霞鏁裡攀蘿去風月巔頭不憩程直入萬千重上望青山猶在白雲層

拔地參天骨有靈迥然突出太初形懸崖瀑布縣空白列石層齊過眼青最大極尊無我相通

玄微頂可人情咸含衆類多生化萬古乾坤得

重名

嵳嵯重重不盡山人生能得幾躋攀回頭塵世

迢迢遠屬月牖雲片片朋萬仞崖巔無俗客孤

峰頂上有禪關道人幻寄烟霞裡不放浮名落

世間

跏趺盤結半山中一念忘來萬境空不向此間

尋落處更宜何地覓心宗樹頭幽鳥啼新句谷

口閒花笑古風一軸画圖誰展卷浮雲流水任

西東

欲訪知音上翠岑登登直入亂霞深經危涉險

沿崖問渡澗穿雲是處尋但見奇峰高插漢罕

聞碩德嚮藪林青山不動人非古滿目秋風自

慘吟

拄杖挑雲上碧峰芒鞋踏破古人蹤孤筇探盡

千江水萬境收歸一芥中別路迢迢回步近遠

山疊疊轉頭空烟霞風味咸知悉湯與歸來月

又東

行踪二首

周識東流元是水自甘跋涉走山川芒鞋脫綻

根塵破布衲毿毿徹體寒途路踐來咸險出飯

羹嘗徧總饑餕誰知㾮盡通身汗依舊眉毛在

眼邊

天真之性詎曾殊自去隨流失却渠動靜施爲

須達本經行坐臥只如愚心同木石閒諸想量

等虛空納萬餘此理古今人共具自來不特在

頑余

托鉢

朝悠悠也暮悠悠瀟灑元同不繫舟一衲囊身

知旅泊千門乞食示生由道非人與從誰覓過

在貪求合自修隨處任於無所任溪光雲影暫

相留

生日偶成

晝不看經夜不禪順時調攝盡身緣資生僅有

三飡辦俗慮渾無一念懸落落太虛雲數片冷

冷空界月孤圓行歌坐笑從吾適忘却先天與

後天

村居

索居閒處未可獲邂逅江村且適吾除地竹高
清氣爽隔墻梅發暗香多常陪夜月奚會約來
慣幽禽不用呼景物自成非力致此中無寄欲
如何

答同參

相逢盡說世途難自向安中討不安學道且忘
名利路修真應到髑髏乾生緣豈用過前料老

計惟憑退後看福利只宜隨力量勞形役念悉
無端

答梅村

一錫湘湖幾十秋叢林想已飽經遊臺山曾見
文殊未鷲嶺還逢迦葉不衣止曹溪今執守燈
懸少室近誰籌憑公問箇真消息傳與叢林作
話頭

登萬壽山懷古

短策來登萬壽山松廻石徑白雲環梵荷池上

香猶在空翠庭前鶴未還坡老詩名盈海外文
翁禪語徧塵寰生緣一日重流轉掃盡藩籬滿
世間

春晴溪望

禪餘挈杖拄芳立西望水容何太淸野老肯攜
今日座沙鷗未滅舊時情雲横曉樹開還合風
送春帆去復輕我勿放閒評世幻獨看生相悉
非生

過圓明禪院二首

三尺烏藤一衲斑暫來湖寺寄雲關四簷有水
絕輪跡盡地無隣得自閒明月夜來非我約好
風時至不吾攀禪流若解其中意何用持盂更
入山

敝屋蕭蕭丈許慳任來幽隱絕人扳兩函梵唄
一張几獨箇蒲團七尺单箇裡不懷榮辱夢此
中罔有是非關花開花落隨他去也笑春風空
往還

答見招

吾生百拙難酬世潦倒惟堪在息機任事不能重記憶鈍根還得自提撕饑餐作息隈新芋病骨逢寒補敝衣日用但隨緣過日豈甘逾分落便宜

答幻上人日用工夫

禪兄詢問做工夫老我生涯苦不多日暖兩餐無米飯夜深一箇嘴盧都情山芟聿和根拔欲海翻瀾徹底枯末後一機難舉似石人撫掌笑呵呵

頌清淨經內觀其心心無其心云云

遠觀內外皆無物罔識能觀是甚人有見固知非解脫循空應是昧天真纖塵不立猶迷跡當處常靈墮識神秪箇不依他去住自無今古自昇平

知幻寃真

大地山河皆幻有從渠處覓匪家珍色空明暗如難會見覺聞知總未眞池底金烏形在日目中童子影歸入指盲盡作圓融理猶滯功家五位勳

念佛頌四首

發心念佛循公道念念無私佛即靈念到公私俱不現惟心惟佛更何論

正心念佛無多子一句明明不覆藏若在此中親薦得蓮花處處自生香

念佛休論閑與忙時時無間始相當一聲喚醒慈悲主剎剎塵塵是淨邦

真心念佛錦添花功德難量等海沙六處顯然

全體現同名同號更無差

指心八首

動口全拋一片心擬思量處不知音百千年外看家話倒腹傾腸說與君

起念求心心即念頓然無念念無心九重之內常爲主徹古該今不動尊

忙忙尋覓主人翁因地逢渠枉費工不是一番顛倒力爭知夜半日輪紅

盡心竭力用工夫內外推求實總無正恁麽時

無計可忽聽村內一聲歌
作用施爲總是心急須薦取莫沉吟但於事上
通無事錯亂縱橫總是眞
卽心卽佛隔皮言非佛非心亦是權端的要知
眞實處直須吐盡野狐涎
欲覓如如不動心飛沙走石滿山林雷轟電捲
翻滄海總是平常這箇人
覓心起處不可得忽地起來難料量不是道人
無把捉十方諸佛也難詳

牧牛圖

尋牛

排雲撥霧細搜尋幽壑重巖轉更深忽聽子規
聲斷處夕陽回首自沉吟

見跡

山邊水際已來多滿路蹄痕見也麽雨後峯前
雲冷淡角端影影更無他

見牛

樹底黃鶯囀一聲巖前水牯躍然興當央鼻竅
無廻避短索慌忙責未成

得牛

驀頭牽轉這頑皮野劣麤狂湯湯除春色上堦
芳草綠白雲堆裏共安居

牧護

得渠到手莫丟開收放繩頭經幾番掉尾碧天
雲影落那容足跡到人間

騎歸

水山情足便歸家穩坐騰騰步落霞吹斷沒腔
無孔笛此回誰復更爭牙

存人

歸來寂寂卧空山簑笠鞭繩一併閒溪北溪南
消息斷坦然高枕白雲閒

相忘

了然無事萬機空廓爾虛靈面面通綠樹溪邊
青草足碧天雲影任西東

還源

見聞聲色不施功堪笑從前自瞎聾春到樹頭

語滑家無四壁日輪紅

入廛

這漢堂堂出衆流羅龍打鳳未嘗休等閒拈起
龜毛拂挂在虛空眼角頭

六根

眼

一雙清碧晝長舒俯仰周旋得自如觀盡江山
諸物色自家眉睫不相知

耳

一竅靈通兩朶根音聲都向箇中分幾多溺聽
流淫地智者知機入妙門

鼻

秖因空直通靈竅氣息毫釐不許瞞野鴨過時
曾受觸桂花香處得親傳

舌

搖動莫教無諦當吉凶榮辱箇中來未能得斷
言思路不若深藏甚妙哉

身

美同天地眞難得危若漚花不久長欲證金剛
無漏體急將骨肉報爺娘

意

方堪息慮停機處瞥地昏沉散亂來變想多端
無可料妙觀察智絕刪裁

雲棲六景

回耀峯

陽烏飛轉耀西峯道是無私也未公爭似衲僧
曾返照大千都在一覰中

寶刀巃

吹毛劍與活人刀盡爲勞生直下拋這箇揷天
無面背至今元不動纖毫

壁觀峰

九年面壁成何事今日誰甘又向君應是赤鬚
無伎倆借來引彼未惺人

青龍泉

靈涎瀉出眞珠沫觸着渾身冷汗流未了衲僧
沾一滴刼初禪病卽時休

聖義泉

泉爲甚麽名聖義聖從何起義何來是人識得根源去五葉蓮花次第開

金液泉

這些流出本無多盡大地人用不竭五湖四海悉平瀰尚餘潤彼青蓮葉

荅見卓

不持糞掃本無塵爭奈貧兒未到門不動步兮俱踏徧甚麽喚作昔時人

無生

一刹那間應萬端頭頭顯現不誰瞞禪兄若問其中意白日青天仔細看

鑄鐘

自向紅爐煆得成高低隨扣發洪音爲他裡許無些子一吼能惺萬劫昏

拄杖

壁立一條無甚巧施爲動轉活如龍衲僧相見通消息點着須教立下風

火炮

團圞無縫鑄緘密不通風一點無明裂分身剎土中

拄杖

無葉又無梢心空節節高生來無委曲到底赤條條

層巒夕照

層巒開夕霽祇樹隱琳宮雲外通樵客尋梁渡此中

巖臺夜月

巖臺雲不到冰鑑透重湖試問寒山子今宵意若何

寒江釣雪

寒花舞太虛萬像換人目垂絲未有心孤吟恨無續

龕銘

死則寄幻生則藏醜無去來底汝不能囿

雜咏

山中四威儀

山中行暢幽情忽聞樹底泉吹笙千峰踏破歸來晚玉露一杯誰共傾

山中住無俗慮但看落葉浚流去你無情也我無情翠微深處雲千樹

山中坐忘今古鶉衣百結當胸破不將黃葉戲兒啼肯信空花開幾度

山中卧全身露老大乾坤只一箇羅雲爲帳月爲鈎伸去縮來都是我

又

山中行飛霞襯履輕懸崖去撒手上崚嶒

山中住蘿屋倚巖樹露堂堂千聖無尋處

山中坐幾度朝還暮没來由閒看空華墮

山中卧衲被從教破赤條條自有娘生袴

心量歌

這一物甚奇偉亘古亘今恒不毀秪爲離名離相來無見無聞人未委本無形本無跡無去無來明歷歷揑不成團撒不開隨呼隨應何曾失本非黃本非赤非紫非紅非黑白萬般顏色不屬渠渠儂却會分諸色非是韻非是聲亦非梵語與唐音雖然不屬音聲相渠是音聲個主人非是垢非是淨垢淨從人所染病渠儂元不涉毫釐端在其中爲號令也能大也能小小大方圓無剩少小則鶩子也難窺大則魔醯無見表也能凡也能聖凡聖盡從渠顯應凡因逐妄繫幽囚聖則從渠常妙淨又能善又能惡善惡二途俱造作善福生天亦是渠惡業受罪非他縛

亦能顯亦能隱隱顯從來無定準顯時現出萬般形隱處埋藏無見影亦能空亦能有空有二途俱不守大用繁興渠作爲空宗一着他爲首人無渠形體爛獸無渠行不慣禽鳥無渠翅莫翔魚鱉無渠鱗甲散天無渠何以清地無渠何以寧王侯無渠國不治萬化無渠總失真盡乾坤同日月大千沙界從渠攝上至佛下至蟻佛與含靈無不具諸佛悟此證菩提萬彙迷茲輪惡趣衲僧家須奮志剔起眉毛當薦是不識渠

今智卽愚識得渠今愚卽智休擬議祖佛從來無別意咄三大刼修秖爲渠

十二時歌

平旦寅修行初不墮尋文心存了義尚不許豈徒紙上費精神

日出卯眞色道人沒奇巧絕學無爲未到家那堪門外打之遶

食時辰飮喙隨緣續命根飯飽洗鉢人盡會拋匙擲筋誰同倫

禺中巳雨前香味無多子未來曾到均一甌不解喫的甘渴死

日南午威光徧界輝今古逃形怖影難出頭接嚮承虛何處躲

日昳未深撥地爐煨紫芋甘香來到鼻尖頭試問禪流會不會

晡時申龜毛繩子束樵薪擔頭防脫牢牢繫佛手驢脚何相親

日沒酉窮子莫徜門外走山南石虎解巡更急須收拾子湖狗

黃昏戌萬事千機都寢息纖毫不見露堂堂一物也無明歷歷

人定亥魔來佛來都是歹一根拄杖驀頭揮盡教趂出虛空外

半夜子佛祖命根都在此五白花猫叫一聲床頭老鼠偷心死

鷄鳴丑提起衲衣頻抖擻諸山野干出頭來咤地一聲師子吼

題徑山植樹行者

刼初有樹名菩提般若幹兮金剛枝不滋雨露死自茂果經板折顏無移有一道人親拔得無陰陽地深培植雲蒸水發摩尼香日炙風吹太古色道人得之宜自保頃刻莫教藤蔓繞元非智藥移將來不識這株何處討道人保之宜自重不與千林萬林共常將智慧水溉根莫被八風輕撼動道人重之宜自固迦文昔日曾爲座不離自己脚根邊日用森森靡不露道人固之

宜自悟莫弄閒條功不數抱根守節到春深定
有枝頭香果墮

勝果寺月岩秋夜有懷

蕭蕭林木秋風起澄霽斂氛淨若洗鴻蒙一竅
誰鑿開中有神光流萬里夜涼人坐更且深明
簾高捲南山岑石臺霧冷翠欲滴靈巖雨歇青
巒嶙境寂林虛空籟息桂枝錯落飄金粒冰丸
轆破碧琉璃崆岏萬峰銀海出有時渾不辯西
東白雲滿地曇花重珊瑚倒影入龍窟驪珠掘

出輝晴空有時渾不分眞假左之右之實瀟灑
耀古騰今跡未形此身元不在陶冶有時拂衲
毛閒楞仰觀八極冰壺清狂歌一發不可禦木
人起舞彈瑤琴有時振衣步虛白笑看一輪明
歷歷唯有寒山拍手歸堂堂萬古誰相識誰相
識千山影落西湖碧九年底事誑爲眞一語不
加猶狼籍猶狼籍夢眼豁開扶杖立審思寰海
高尚人爲不來斯謝塵埃分明只在眉睫間萬
壑千山追未及

號偈

月庵

我月從來無比況寒山有口道不得我庵畢竟
絕安排公輸何處施繩墨不月而月照大千是
庵非庵容有億月庵任處總不然長天永夜輝
秋白

潮音堂聽泉

娘生兩竅甚玲瓏納入潮音八萬重鎮夜寥寥
無間隙終朝汩汩盡歸空聲來耳畔聆非切耳

任聲邊聽未聽除是返聞聞不已五湖四海悉
流通

證川上人

滔滔一脉從何起萬里悠悠實暢然逢直遇灣
無彼此隨高沿下自盤桓源頭活潑流無竭徹
底澄清攪不洸任是海龍施盡力不能沾着一
毫端

桂秋宇

長空淅淅來秋風奇雲薄霧潛其蹤香分萬斛

敷古桂聲鼓兩耳鳴寒蛩玉宇無塵淨若洗金波有月溶如朧上人玄境旣雅適安輿檜枳同其功

日巖

金烏躍出羣昏絕萬壑千峰俱皎潔圓陀陀也靡不周玉卓卓兮恒聳列無心運用利濟多當處出生機智活吾儕猶慮照裡迷格外道人承此說

卓庵

無陰陽地渾平坦信手拈來結個庵卓處豈惟剛禁忌任來不復論司南因無定向忘賓主肯事權乘落二三未否此中誰委悉遶簷松竹是同參

了心

三際求心不可得了之一字復云何當機不作語言會觀體掀開影像窠海底泥牛時吼月山頭石女夜抛梭虛空落地須彌碎笑倒傍觀碧眼胡

莘林

栴檀林是師子窟拔萃超羣從此出擬欲將爲叢叢觀脫然盡作荒郊色是莘無分青與黃茲林不屬寬和窄西風鼓動少林枝皮膚脫落唯眞實

復元

元非失去今將復達者深明習未袪習盡始知元具足能祛還是習根基塵埋古鏡光常滿霧捲長空月便輝碧眼丈夫當自省不應惡疾忌良醫

六觀

突出劫前睥面南觀北斗六郎本來無一亦未曾有擊碎驪龍珠笑破虛空口更擬問如何七七四十九

佛事

爲沈居士秉炬

昔日道吾和尚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卽今是生耶是死耶侍棺女子哭聲阿耶阿耶師曰這

女郎倒委悉在遂執火把云若喚作火落在窠臼中不喚作火斬頭求活畢竟喚作甚麼擲下火把云湯騰騰地煖烘烘

爲石庵殷王秉炬

三陽一轉羣陰絕某人胡爲不賞節歸鞭着在春日前針頭削下千觔鐵以火把打一圓相云某還見麼若謂這個是火十方世界無你啌唾若謂不是火五葉蓮花開朶朶咄

爲童兒秉炬

一點無明是禍胎爲渠撞入是非堆今朝抛却娘生殼始信從前蹉路來某三緣和合覩憐掌上之珎四大各離人起愛中之慘是汝幻生幻滅教人渋愛渋憎不唯悲喜昧天眞亦且牽纏生罪業今則到這裏情愛頓空寃親平等業債從斯而截斷覺心由是以開明明不執明斷無斷性方可禮覲德生童子來叅勝熱明師與善財衆藝把手並行去也其或未然再聽後偈咦亘天紅燄元非火刼外靈光本自然

秉炬

出生入死人難免何故悠悠不我思投老不知歸處事夕陽芳草悔時遲某你生則生矣既往不追滅今滅兮還知歸否念你生平未寃畢竟難明如果其言諦聽我說生則生你身滅則滅你形本性無生滅天中號獨尊念起世界起念寂世界止所以祖師心直示眞如理拈起拂子云還見麼遂擊拂子云還聞麼即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箇中叅到無叅處始信凡

心即佛心某如斯言下可會得麼其或未然再聽後偈咦三昧火中全體露九蓮花裏藴童眞

移舊骨入塔

一曲陽春本現成大音之下必希聲石郎彈出宮商調總是聾人也解聽古德道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又有一宿云逢人則出出則不爲人今日本奄定中大德是逢人耶不逢人耶拄杖子與我定當看遂指一指云從這裡去

挂眞

東籬黃菊霜容褪西院老僧歸興濃幾十年前春夢斷驪身又入画圖中某今則収因結果捨妄歸真佛境既現前法身藏不得諸仁者還見麼謂是本來面目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謂非本來面目則一切是法無非法者還會麼若也會得不須拈出則某與老彌陀把手共行如或未然則冲上座與你等揭去也遂揭起云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示全身

無幻禪師語錄卷下 終

無幻禪師行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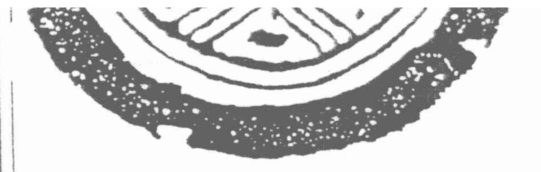
師諱性冲號古溪禾郡秀水人俗姓張育之夕母卜氏夢橋上一鷄飛而冲天因名曰橋嬰時每啼不止唯以供具列于前即輟帅歲與羣兒戲以瓦石壘殿宇取土塑佛像率羣兒羅拜既娶生一子甫四歳每嘆曰塵勞膠固曷得出離會業師方硯山指師看佛經師即留心内典且復問于方曰教可出世乎方曰子看經有省耶師曰三藏十二部大約秖是筌蹄耳方曰汝聰

無趣老人臨濟兒孫也野翁曉禪師之的傳乃本色道流扣之必爲子之所重師欣然往叅之趣老曰吾待子久矣子平日作甚麼師曰粗涉佛典趣遂訶曰記此一絡索汙汝一片清白地可付諸長流方堪與語師即懇求捷徑趣誨以教外別傳之旨師蒙誨即欲出家母不聽乃依于圓明寺訓蒙膳親朝夕叅究有所契入母棄世後始剃染欲結庵徑山往辭趣趣囑曰子緣在水邊今姑從汝志時趣老欲焚棄生平所作

偈頌師乞稿以集之既就往見趣問曰子向在甚麽處師曰徑山做得甚麽事曰某甲買得一叚田收得原本契書請和尚僉押即將集本呈上趣接得展看曰這箇是我底汝底耶師曰和尚莫搶奪行市趣擲下集本師即趣而出已而呈四偈趣莞爾曰非語言文字也是汝作底麽師曰某甲鼓粥飯氣若謂有所得辜負和尚不少趣點首遂傳衣法并偈曰師傳拈花宗示我微笑法親手展付汝持奉徧塵刹趣入滅後師復住徑山三年因思前躅下山禁足于圓明三載既而啟關有車溪庵僧證川者敦請師居于是寄跡于庵二十餘年本庵僧葺禪室以安衆接待方來遐邇聞風恭請不絕日與衲子輩商確一大事因不悅服素能儉以自處惠以及人凡一切利濟之事傾鉢資助戒之戒律冰霜辭色溫雅始終一致無出世心適萬曆庚戌春徑山建禪期主事僧與禪衲請師領衆師固辭之次年復請不得已赴之半載餘而脾疾作歸車

溪病益甚至辛亥季冬四日囑後事畢端坐而逝闍維奉靈骨塔于徑山師之法語偈頌門人記錄之以廣流通師生于嘉靖庚子十一月廿一日世壽七十二臘三十白衣時號無幻人皆稱之無幻云

門人慧廣等稽首述



無趣老人語錄

明・無趣如空撰
　　性沖編



無趣老人語錄序

夫祖道不可絕繼風穴於法堂痛哭克家之子難逢仰山自記再來莫不以諸佛慧命爲懷度生爲急務者也所以師子有罹難之憂預傳衣法達磨恐服毒之苦得嗣方休是皆深體祖佛授受之意矣唯我無趣老人幼專魯誥壯博禪宗道聞鷄鳴而悟學得野老心傳開托臨濟棒喝之宗光揚馬祖磨磚之用慈悲客運權實並施承接從上真正源流成就克家真師子子實

爲人天大樹後世津梁寧不爲仰山再來之儔乎圓澄自恨生此末季不遇至人嘗爲痛惜每嘆前朝豪盛近代絕聞茲得南明禪友持老人語錄相示不覺驚喜何其濁世遇此希聲片言隻字盡吐諸佛肝腸竪拂拈槌極唱諸祖骨髓開卷則疑惑潛消玩味則勇猛頓發實爲明世之盛典釋氏之法幢將來學者體而行之非唯己事可辦抑且佛祖之慧命有望矣

會稽晚學圓澄沐手撰

無趣大師語錄序

如來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夫大事因緣者即佛之知見含靈本具之妙性也佛意以此一乘了義度諸羣品成無上覺柰衆生剛不領悟乃不得已而分時列教如撒縵天網子漉人天魚將謂功收一目以暢本懷何其時輩根習濃厚膠於文義脫一粘一反涉支離飲光尊者眼不柰見於世尊瞬青蓮目處領教外別傳之旨至二十八代菩提達磨東來震旦直指人心

見性成佛得可大師深心荷負四傳至于曹溪大鑑支流派演唯南嶽至臨濟獨名正傳宗風大振越七傳而有楊岐會白雲端師師相繼印印同文又九傳無準範斷橋倫追復古風擊碎破沙盆戳瞎金剛眼珠廻玉轉代不乏人唯在今時學者執權廢實提死話頭不善叅究鮮克妙悟或認昭昭靈靈而爲覺或宗忘形無記以爲寂或作有漏爲真修或以福緣爲妙用如斯等輩不可枚舉沿襲成風使上根困於死術中

下昧於正因雖初祖再來恐不能奪其志而救其弊也皆名不了義又名生死本亦名戲論法相似禪如執珷玞爲玉誤他後學罪莫大焉嗚呼幸我大覺世尊願力洪深正因未墜倫復傳寶寶傳度曰覩曰儘再四傳而寶芳進禪師出焉踞天目險崖潛遁一路彼野翁曉和尚以父母未生前這一隻眼覷見全身直入向背無門無趣大師於無門處猛力一肩鐵壁銀山一時靠倒從此無依無住檀信請居歇長庵爲法檀

度或素或緇無定化門益曲爲時機故也而師隨扣隨應則有語頌等若干篇辭雖不多禪旨備矣蓋其把定佛祖咽喉直下轉迷成悟之句若謂易會眞如塔尖倒卓若謂難會誰家竈裏無烟覽者會得則此錄不徒然矣

嗣法比丘性冲稽首撰

無趣老人語錄

嗣法比丘性冲編

入關示衆三十餘年叅禮請益十方宗匠問法皆云無說問佛皆云無相幸得無相無說不覺頓空使倆追昔脚跟失却便宜今喜眉毛端在眼上從斯丟去草鞋卽便拗折拄杖拍雙空手入玄關坐看陰陽消長偈曰窮子還歸長者宅善財叅徧雜華林大千收拾毫端內推出虛空掩上門

雲臺陸居士問曰和尚入關爲個甚麼師云入關且止汝何處見老僧聻臺云見在師云瞌睡漢

啟關示衆自結玄關自活埋自吾閉也自吾開一拳打破玄關竅放出從前這漢來

新正示衆今日新年第一日大明普照恒沙國羣靈咸在此光中皆得如來三昧力汝等還會如來力麼以兩手作撥石勢云遏拙來一僧云重多少師云這飯袋子輕重也不知

示衆舉杜順大師法身偈云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灸猪左膊上大衆作麼生會衆無對師示以偈曰大士說偈掉天相地有韻有拈無文無義粉碎囫圇囫圇粉碎一句直言為傾骨髓恁麼會得海面生塵若也不會山頭浪起總不恁麼時如何領取順師原偈

佛誕日示衆釋迦纔降生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且問汝等諸人纔生下地血氣未乾何故便作許多

伎倆偈曰纔出娘胎解老郎辛陀習氣不能忘通身示現大人相不顧勞煩使者忙

性沖參師問曰老漢昨日在天寧寺前行過觀見蹴氣毬底通身是光雖在鬧市中人人皆不見惟老漢得見汝作麼生會沖行一步師云破也

端陽示衆年年五月五準準是端陽只要信得及何必預商量百草信得及都作藥中良諸人信得及此身即道場復舉古德云終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大衆且道身是道場佛在那裡拈起拂子云容顏甚奇妙

示衆搜窮三際元無我偪塞虛空更有誰祖佛相傳無法付拈華微笑只因渠召大衆曰世尊拈華則不問且道迦葉作麼生笑衆無對師云苦哉佛陀耶

師行脚時至杭城參封自然值然補衲次師問曰和尚補這箇遮寒遮熱封仰視師禮拜封曰點茶來師作舞而出

杭城歸示衆云予在湖山境中作箇佛法且是平直切當簡易明白濶欲歸來舉示大衆及乎今日相見忘却了也遂竪起拂子云記得麼

僧參師問參禪來學道來僧云不打這鼓笛師云是即是只怕前人先道去了也僧無對師云元來元來

師一日告衆云五蘊山中有個英俊孟八郎四大部洲爲家八面開門出入一切羣生盡挾他勢力作爲十方諸佛不能討他脚冊手本一向

露影藏形東出西沒昨夜三更時分在諸人濃睡之中却被盲龜跛鱉捆結在此竪起拂子云是這個便下座

示衆舉巖頭奯談圓覺經云以思惟心測度如來圓覺境界如取螢火燒須彌山師云我且問你諸人如來境界旣是測度不得底畢竟作麼生合殺喝一喝云還見巖頭麼便下座

五臺陸居士至問夾山和尚上堂有僧出問承和尚有言我二十年住此山未曾舉着宗門中

事是否山云是僧便掀倒禪床山休去至明日普請掘一坑令侍者請昨日問話僧來僧至山云老僧二十年只說無義話今請上座打殺老漢埋此坑中便請便請上座若不打殺老僧上座自着打殺埋此坑中始得其僧歸堂裝束潛去臺云此僧前日掀床後日潛去一言無措和尚可代一轉語得麼師云這兩個有頭無尾漢夾山當此僧問時卽曰我向來不曾道着喚侍者擯出此僧不失乎有前無後賊過張弓這僧

狀日當夾山舉話處卽向空打兩拳推一推埋了也亦免陣敗逃回臺云是師云且遣這僧埋自已埋夾山臺云俱埋了也師云仔細切莫累我臺大笑師云出也臺云妙妙師示以頌今日掘坑昨日着賊謀畧不無勝他不得致使白拈不再來這場露布已自出

示衆言前薦得已天涯句下承當路轉賒一擊鐵圍如粉碎海天空濶雁行斜

性冲至師向火次遂舉潙山撥火句問曰汝作

麼生會冲將火爐掇向右邊師厲聲曰汝不欲我向火耶冲無對師云沒量大人冲有省作禮而出

僧問某甲初發心不會佛法大意乞和尚指示師云會取不會的

示衆舉高峰示衆云此事如人負重擔過急流行至中間忽遇黑風暴雨其水愈急愈深進亦不能退亦不及擬議之間丧身失命正恁麼時合作麼生汝等諸人若透得此喻親見高峰和

尙把手共行若也未然叅

臘月八日示衆擧法華云是諸世界若着微塵及不着者盡抹爲塵一塵一刼我成佛以來復過是數何得文云方始成道這釋迦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嘉禾不免說破去也良久云貪他一粒米失却半年粮

除夜小叅時窮何似日窮好月若窮來歲亦然三十六旬窮過了東村王老夜燒錢老漢並無一物應個時節因緣拈起拄杖云秪有這個無

窮無盡歷刼經年今夜隨時送去免敎涉莫相牽遂擲下云歷刼得來今斷送拍雙空手接新年

元日云年新日新時又新梅華枝上春又新東風打從花裏過穿破諸人鼻孔門遂嗅鼻云諸人還知麼拈起拂子云汝等還見麼卽今鼻裡眼裡知得見得便見山河大地徹底斬新百草頭邊處處陽春以拂子擊禪床云千門萬戶同斯日打皷鳴金轉法輪

示衆佛是衆生屋裡了事人衆生是佛屋裡不了事漢若要一樣但佛與衆生一齊放却則無了不了卓拄杖云但於事上通無事見色聞聲不用聾

元宵示衆畫角聲中薦得觀音未是作家彩燈影裡知歸室利漫誇好手恁麼告報與諸人也須笑破虛空口禪流若也未瞥然再看鰲山顚倒走叅

衆集師分糍餅次問衆云老漢有一問各要帶

圓意說一則佛法道得者得餅衆皆下語不契冲曰若恁麼某甲決定不得餅師云汝道甚麼冲云把將一枚來師笑曰不得不與

師擧古德上堂示衆曰若論此事叅須實叅悟須實悟動轉施爲輝今耀古若是操心不正悟處不眞粧粧點點餖餖飣飣被人輕輕撥着未免喚燈籠作露柱且道如何是實叅實悟底消息良久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敢問諸人古德恁麼說意在於何此事是何物輝今耀古因何

一處起雲一處下雨若檢點得出許你具一隻眼良久擲拄杖下座

性冲至師舉古德上堂僧出問如何是正法眼德云有誓不撒沙傍觀曰不可更撒汝何處見他撒沙冲曰有誓不撒沙師曰不可更撒又作麼生冲便出師曰瞎漢瞎漢

示衆鴻蒙未判天地未分先有一物特人呼爲正法眼藏亦名涅槃妙心今在諸人六根門頭顯現四威儀内昭彰拈起拂子云見麼若見通

箇消息其或未然不得不疑

小叅老漢做人全無筭計有不省儉無時浪費前後不顧當下弗濟精空亮空窮得無底扑觔抖骨没一毫許秖有半隻破草鞋無底無根亦無對叅

講師至師問曰經前一句偏塞虛空經後一句充滿大地包括一句函蓋乾坤正恁麼時法師向甚麼處下口講無對師良久曰善來法師

冲補帳次師掃地至問曰做甚麼冲曰補帳師

云誰帳要汝補冲曰和尚得恁麼惱亂人師便打冲作掃地勢師持帚而去

端陽示衆佳節端陽何曾訂約五月五日年年撞着風揺蒲劍碧楞楞日照榴花紅灼灼道在時節因緣豈在正法末法向來着意尋求通身是草今日信手拈來無非是藥豎拂子召大衆云此藥治甚麼病擊拂子云不但老維摩藥王藥上也喫一帖

新晴示衆久雨初晴人皆喜悦綠柳舞薰風黃

鶯啼不輟萬古祖師機一時都漏泄直下會得來依舊沒交涉何以故一朝樹倒鶯不來莫把烏龜喚做鱉

梅雨小叅梅風拂拂梅雨霏霏須彌山頭爛額香水海面皺眉池塘蛙鼓嚮如雷諸人會取西來意於斯薦得方知人人是五祖處處是黃梅大解脫門元無關鑰實際理地本自平夷若也未明任爾百煉熏修徒自辛苦何故秖爲他眼邊耳畔覓黃梅依然拋却祖翁田地

性冲至師問曰子一向在甚麼處冲曰徑山師曰做得甚麼事來冲曰性冲買得一段田收得原本契書請和尚僉押師將偈本呈上師接得便展看問曰這箇是我底汝底聻冲曰和尚莫搶奪行市師擲下偈本冲便出

冲侍師坐次師云汝看偈抄錄有些〻利益否冲曰冲錄和尚偈有感亦作四偈師曰汝舉來看冲乃舉法偈不多句等偈畢師曰非語言文字也是汝作底麼冲曰性冲鼓粥飯氣若謂有所

得辜負和尚不少師點首冲禮拜

鵲噪客至小叅鵲噪不知客來客來不知鵲噪彼彼不知偶爾恰好若會兩箇不知頭頭自然合道驀拈拄杖云鵲噪客來無別意擲拄杖云水流花謝兩無情

示衆豁開頂門眼照徹大千界既作法中王於法得自在下座

七夕示衆今朝七月七處處開筵席天街牛女牖相期世人盡不知消息大衆且道有箇甚麼

消息遂展臂作摟抱勢云這箇老婆心切

師同金居士步月於范蠡湖邊冲適至師曰明月與清風水天同一色人人在箇中秪是出不得冲曰打草驚蛇做甚麼師曰汝又作麼生冲曰看脚下師呵呵大笑曰將謂赤胡鬚更有胡鬚赤

俞居真至師問云老漢聞居士在天心書院悟得些〻子氣息是否真曰是師云氣息聻真曰在和尚開口處師曰非干汝事真上前抉手師曰

這箇是書院裡學來底真退後就位師曰乃見一斑真曰某甲日用不忘這箇如何師曰且得途中受用真作滿空雲水是生涯句呈師師曰雲散水枯時生涯在甚麼處真擬議師卽彈指曰在這裡真有省作禮師示以頌云儒林一豪傑書讀萬卷徹時來叅我禪我禪離言說秪有一把鋸念起當頭截截到意根枯秤鎚流出血若不流出血持來與你打做鐵

客送藕至師云悟得塵中心恰是池底藕通身

在污泥瑕玷何曾有天生渠不生刼朽渠不朽這般奇特物人還肯信否若是信不及問取趙州狗

硯山居士書至示衆云方一數之始不二數即止遂拈起書云秖有這一箇能為萬象主放下書云卽這方一是

師與冲經行次聞風撼槎楝樹聲師曰此樹風來獅子吼風寂便涅槃冲曰樹倒風息時獅子在甚麼處吼師良久冲曰大好吼卽不是獅子

師便掌冲禮拜

除夜衆集偶聞爆竹聲師問衆曰是甚麼衆曰爆竹聲師曰破了也衆乃有省

元旦示衆今日是三十六旬第一日家家戶戶慶新年皇皇春令行天下合國羣臣祝
聖延大明九重殿上八方司府堂前錦袍簇簇玉珮便便恭前鞠後俯仰周旋揚塵舞蹈萬歲聲喧威儀三百禮儀三千一時頓現若作國禮商量不唯背了如來此外更無佛法若作佛法領會不唯背了天子此外更無國禮畢竟作麼生始得禮法併致一道流通遂舉拂子鞠躬云
皇圖鞏固帝道遐昌以拂子打一圓相云佛日增輝仁風永扇

佛涅槃日示衆釋迦老漢做了一生好漢末後對衆寐語若謂我滅度非吾弟子若謂我不滅度亦非吾弟子汝等諸人作麼生道得一轉語便見雙林樹□枯木生枝敬畏庵前冰消瓦解有僧出曰和尚亦寐語師轉耳作聽勢僧無□

師曰這漆桶

二月十九日示衆三月春光一半過園林花發鳥囀歌分明徧界觀音現試問禪流會也麼臨起拂子召大衆云菩薩降生了也還見麼又擊拂子云家家觀世音汝等上來下去何不會取擲下拂子云不是普陀巖下客徒使潮聲撼海門

示衆舉徑山在雲居作首座一僧來參禮曰某甲看首座女子出定頌有箇省悟處特來證據

無趣老人語錄

座曰不是去僧曰某甲未詵何得便道不是座
主三搖手云不是不是僧懡㦬而退老漢敢問
諸人徑山見甚麽便道不是這僧因甚麽便懡
㦬而退若是撿點得出許你具隻眼要見徑山
麽三十年後

小叅衆集師良久喝一喝云禍出私門便歸方
丈

冲至師曰性冲來也冲作展具勢師厲聲曰如
法禮拜着冲作收具勢而出師曰莫道無事好

四月八日小叅呱聲未絕便横行手指乾坤眼
四瞳赤骨小兒開巨口通身現出大人形

初秋示衆夏末秋新即佛即心秋新夏末即心
即佛擲下拄杖云會麽不知寒暑催人老

僧古林叅師問曰大德何來僧曰某甲初機乞
示修行門路師竪起拂子云會麽僧云不會師
示以頌曰若問門路須明這箇這箇不明舉足
便錯僧云如何是這箇師云你問我荅

師問冲曰徑山頌三玄三要云徹骨徹髓道一
句三要三玄絕遮護此二句中我欲取一句爲
法汝便道取那一句好冲曰和尚適來道那一
句師瞋目叱曰汝得恁麽無記性冲曰秖爲和
尚徹骨徹髓師笑曰不然爲子一人即得爭柰
大衆何冲曰取即不辭孤負先代喪我後人師
曰如是如是

始祖像前示衆廓然無聖知音未在直言不識
猶欠投機從此大梁殿上折了兩遭老本少林
室中受了九載凊灰末後要做好漢不顧骨肉

髓皮通身分付與人杖擔隻履西歸熊耳峯前
了此宿債慈嶺頭上弄箇大奇却被宋雲覷破
踏步不知高低要識造佛造祖之宗匠即此儱
侗顢頇之鬍鬚盡道祖師昔年去了以拂子指
像云現今這箇聻且道是誰乃說偈曰廓然無
聖顯眞機不識重將正令提兩度赤心功不奏
秋江踏葦去悽悽

示衆今日佳節七月七通身收拾巧來畀絕妙
奇能一併吞淨盡勿留些些影跡向來弄巧喪天

眞從今拖𢪃守愚直騰雲駕霧總成空百巧不
如一老實如何是老實一句二便二一便一竪
拂子云這箇不曾花巧
示衆今日七月十五家家齋佛享祖且道佛與
祖還來麼若來經云無所從來若不來空勞設
供竪拂子云無所從來亦無所去

頌古

世尊降生指天指地

嬰兒纔出阿娘胎賣弄家風是本懷春色滿園

關不住一枝紅杏出墻來

世尊說法文殊白槌

伯牙方擬解琴囊鍾子連忙便卷藏早是半條
弦不動遺音猶是徧諸方

世尊拈花迦葉微笑

靈嶽峯頭一大事承言着相已傳差破顏皺臉
何曾笑拈出分明不是花

世尊臨滅摩胸示衆

摩胸運手口喃喃無縫金襴在此傳四十九年

成浪藉慇懃末後又重宣

世尊覩明星悟道

未出胎胞成佛了指天指地已重過六年雪嶺
緣何事猶道覩星意若何

傅大士講金剛經揮案一下

三十二分義無涯一揮案上沒些些誌公只爲
梁天子也是重添眼裏沙

城東老母見佛來以兩手掩面見指指中
皆佛

婆婆家裡獨稱尊但見如來亦是塵兩手欲遮
遮不得始知十指盡連心

帝釋被七賢女索三寶

莫謂根無樹便無黃鶯聲裡綠陰多撥開枝葉
舒高眼偏塞虛空見也麼 無根樹一株
博厚無疆祖代留羣生分有莫馳求平平坦坦
四時外號段分明在口頭 無陰陽地一片
山谷何曾喚得聽自呼元是自家應上天無臭
無聲裡但向人間聲臭明 叫不響山谷一所

女子出定

神力運窮開不得輕輕一擊便通行箇中奇特
無多子只在文殊與罔明

馬祖離四句絕百非

笙歌雜沓陰陽調吹落曇花香滿林欲與同筵
共歡賞那知當席少知音

馬祖荅院主日面佛月面佛

尊候如何問處親面如日月荅猶真今時刦外
同相會雪調陽春一曲琴

百丈野狐

一字牢關實嶮巇千賢到此盡攢眉野狐百丈
爭名相惱亂叢林鼓是非

三堕

閒來撞入皮毛隊頭角崢嶸不覆藏一任青郊
芳草際洒然何處不風光 披毛帶角隨類自在

後夜鶴聲和月淚上林花朵帶春開重重紫陌
紅塵裡物物頭頭自偶諧 聞聲見色隨處自在

琉璃殿上主賓忘啓運威音宴八荒白玉堦前
人影斷垂衣終日坐堂堂 禮絕百僚尊貴自在

非日高峯乘駿馬今朝平陸駕籃輿大千覽徧
無餘剩一步何曾得動移 總結

南泉斬猫二首

爭非爭是口嗷嗷平地無風起浪濤不是願師
獅子吼至今天下滿堂猫

拈起分明告衆知兩堂僧衆失躊躇趙州頂履
雖能道要救猫兒已是遲

陸大夫問南泉甕裏鵞

譬喻拈來問祖翁祖翁劈面便施功直呼直要
親相見出得依前在甕中

國師三喚侍者

頻頻呼喚探如何應口聲聲欲甚麼縱是國師
心用切也從平地起風波

趙州喫茶去

曾到未到喫茶去院主來叅也一甌雨前香味
無多子管取人情箇箇周

趙州叅二庵主

江北江南總帝畿一輪化日照華夷胡笳曲調
東風外石女聽來笑滿眉

趙州四佛

言言撤去莊嚴幻句句披陳本體眞風送落花
隨水去分明流出洞中春

庭前栢子

西來祖意庭前栢親手栽來恰對門重指示人
人不見依然階外翠成林

東司喚侍者

呼一聲兩應一聲東司佛法甚分明更云不得
與君說箇脚聲明在八底

青州布衫

七觔衫子出青州信口拈來當話說較短量長
穿不得提來提去幾時休

趙州勘臺山婆子

驀直去兮曲太多爲伊勘破轉糢糊無端平地
相饒舌惱亂行人失坦途

趙州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子云

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千年枯木忽春回觸目曇花匝地開寸步不移
閨閣內遍遊南嶽與天台

曾祖面壁

纔見人來便轉身婆心一片十分眞劫前有段
風流事不惜眉毛付與人

盤山上堂向上一路千聖不傳

遲遲簾影日偏長無限春光一坐忘樹底流鶯
啼徹處更無餘法可商量

德山托鉢

華擁籬根春已深畫垂簾幙晝沉沉三家村裏
風流漢酒醉胡言惱亂人

德山因疾不起僧問還有不病者麽山曰
有僧云如何是不病者山曰阿耶阿耶
當年卧病老維摩諸佛多從這裏過大地衆生
皆有病其中唯有阿耶無

僧問德山古人斬猫意旨如何山以拄杖
趁却喚云會麽僧曰不會山曰我恁麽老

婆還不會

斬猫只為切心過以杖袪之太老婆再四喚歸
歸不得這般漆桶待如何

德山上堂問郎有過不問郎無有僧禮拜
山便打僧云某甲纔拜為甚麽便打山曰
待汝開口堪作什麽

一毛頭上禹門開挾海金鱗戲水來三級浪高
回首去已知不是化龍才

德山臨終告衆云捫空追響勞汝心神夢

覺元非覺有何物言訖而化

紙燈滅處眼睛開爍破虛空絕點埃焚鈔那時
遷化了于今重復出頭來

潙山水牯牛

道是僧兮又是牛葛藤打動幾時休一真實際
離名相但向潙山問處討

潙山問僧汝會什麽僧云會卜山拈起拂
子云這箇六十四卦那卦收僧無對山曰
適來大壯今是明夷

這箇元來卦卦收擲錢拈拂一根由若非擲處
分爻象縱是文王難起頭

石頭示衆云恁麽也不得不恁麽也不得
恁麽不恁麽總不得汝作麽生會

宗師手段出諸方明白推人入鑊湯皮肉一時
都脫落秖留精骨奉爺娘

睦州如喪考妣

睡去眉毛排八字覺來八字擺眉毛本來面目
恒如是也着親須見一遭

大覺住天寧上堂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
因甚麽晝明夜暗若道得一句倜儻分明
天寧拄杖子兩手分付

本來佛法無高下晝夜何曾有暗明一句明明
該萬象莫言拄杖在天寧

大覺上堂舉古德云真正辦道人無費剪
爪之功天寧道真正辦道人一覺到天明
拍禪床云相逢不下馬各自奔前程

兩箇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窻含西嶺

千秋雪門泊東湖萬里船

興化酧寶價

君家日用無非寶何特生端指幞頭老衲眼中
難着眉一聲誰敢價高酧

興化打克賓

說箇說得是打箇打不差雖爲師弟兩箇作家
只爲要人徹底不知捏目生華

三聖云我逢人卽出出卽不爲人興化云
我逢人卽不出出卽便爲人

鴛鴦兩兩逞風飛高不高兮低不低縱是傾心
而吐膽何如緘口惜毛衣

靈雲見桃花

落花滿地人皆見偏與靈雲作悟門不是玄沙
親勘的行人難免眼中塵

香巖上樹

樹裏藏身欲白拈逞窮伎倆語喃喃傍觀一揆
呵呵笑做賊心虛難自瞞

芭蕉拄杖子

這條榔栗沒親疎與奪縱橫徹有無拈出當陽
定今古太平時到也曾多

二僧叅清涼涼指簾二僧同去捲簾涼云
一得一失

鞭影纔彰便轉身那期良馬未知音翩翩共捲
堂前箔同負清涼一指恩

法眼轉則監寺青峰丙丁童子話

這句何曾有舊新一番提起一番親從來善話
能依泊今日胡揮妙入神

仰山住東平溈山送鏡因緣

潦倒溈山懶畫眉東平提起便搽坯衆皆擬照
卽撲破免得兒孫影內迷

仰山負柴上山路僧曰山上自有仰放下
柴攤開云是甚麽僧無語仰曰我自要燒
收束而去

放下攤開明指與我自要燒不瞞他可憐不遇
知音者狼藉旃檀作野柴

洞山叅興平禮非老朽

渠非老朽不禮不受威音那邊毘盧頂後把住壺中日月長觸着匣裏青龍吼良醫可囑病人服藥不如忌口

僧問慶延蚰蜒斬爲兩段兩頭俱動佛性在那一頭延展兩手洞山別云你問在那一頭

蚓分兩段兩頭動月印千江千處明兩手展開何所事不知因甚問端生

僧問浮石如何觀其音聲而得解脫石將

火筯打柴頭云還聞麼曰聞石曰誰不解脫

二物相交發妙音一聲入耳便通神莫於聲裏分緇素眼處聞來始得眞

慈明李附馬二喝

山前山後水泠泠流出溪來一樣清謂是謂非皆是水野干師子自相爭

黃龍三關

生緣佛手驢脚去咄咄拳花踏着歸一鑿三關

言外駿石郎掉臂過須彌

龍牙云此事如無手人行拳一喻宛然明白了十乘具足舉難呈却如睛內人書字字不成旁文已成

天寧上堂舉五祖演云釋迦彌勒巳是他奴且道他是阿誰曰寧可截舌不犯國諱

下座

釋迦彌勒是他奴更有何人類得他演祖要拈拈不得天寧欲轉轉模糊

黃龍選勝首座黃蘗住持

鍾樓念讚非干巳床脚種菜但憑他猛虎從教當路坐住持黃蘗選無差

徑山竹篦子

揉竿在手任施爲那管人間是與非總使這僧能脫畧好生認取不饒伊

法華經云大通智勝佛十刧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

道場十刧坐經過爭奈春光漏泄多佛未成時

猶智勝不知成後事如何

彜論四句

仰之彌高聳漢沖霄無上頂相佛祖難超
鑽之彌堅密密綿綿甚深甚厚無底無邊
瞻之在前叅天地先無名無相千聖不傳
忽焉在後活潑希有難畫難描打箇觔斗

偈頌

叅禪三首

叅禪不知要奔馳言語道衣底牟尼珠紙上去

尋討心地閙喧喧塵緣忙擾擾終日打葛藤生
死何時了

叅禪不即坐工夫隨處做運水與搬柴供茶并
送菓黄梅曾負舂東山曾執磨作用盡真機頭
頭皆可悟

叅禪無妙訣唯在信心徹話頭舉頻頻疑情恒
切切頻舉愈頻疑疑做一團鐵鐵團忽然破輥
出寒江月

念佛三首

念佛要依教彌陀莫外討念念內回光聲聲中
返照十萬八千程只在一心了了得東土心西
方即時到

念佛須專一綿綿又密密一句阿彌陀萬緣皆
頓息閙忙不曾離頃刻無間隙恒作如是心蓮
胎生有日

念佛須見性見性念即正諸邪見不生一念常
相應聲聲佛念佛念念鏡照鏡佛鏡兩相融方
聽彌陀令

省身

秖為一箇身百計思量到生死渾不顧便宜只
管要苟得恣爾貪天真都昧了迷心着相人作
殺知多少

心與身語

我有為爾有爾無我本無有無端在爾生死干
涉吾有爾有生死爾無生死無不是吾多爾累
我處也多

漫成二首

白雲愛我懶我愛白雲閑我懶不出戶雲閑常在山懶非躲懶懶閑不等閑閑斯閑與斯懶相期出世間

戲水蜻蜓舞穿花蛺蝶飛蜘蛛絲結網螻蟻地營居白鷺沙邊立黃鶯枝上啼皆从無上道吾不會何如

山居四首

寒巖破衲草團瓢寂滅身心樂有餘芋火深煨香透谷茶烟輕颺篆冲霄小池引水邀空月鈍

钁開雲種荳苗生意無多傳代遠威音那畔到今朝

抱鈍深山一不諳隨緣叅得及時禪寒來向火饑來食喜則歌吟倦則眠自信了無心外法從他說有妙中玄堂堂古路如弦直何得崎嶇自着瞞

數椽矮屋着深林妙意玄機不假尋聲色千般山境界分明一片祖師心泉披瀑布彈長舌風鼓松濤奏梵音幽鳥也能諳此意每來簾外和

玄吟

禪跡幽潛寄嶺巔埋頭自得此身安破蒲團上生涯活漏草庵中法界寬一指頭禪供日用七斤衫子禦冬寒家私盡向諸方道祇剩眉毛在眼邊

鄽居三首

無心希聖不嫌凡幻跡隨緣寄市間一着分明如杲日數椽安息即精藍無心於事動常寂於事無心忙亦閑莫謂鬧中無隱者從來城市有

青山

居山無措買山錢結箇茆茨亦偶然守分任家生意穩倚門就市所需便連家接巷俱玄路皷吹絃歌悉指南試問有誰如是會好來同了化城緣

那事明明已決疑罷叅方外就鄽居不離當處禪無間常在其中靜有餘言外同叅玄士少門風冷落客來稀寂寂終日簾垂地獨對鑪熏坐夕曛

省幻四首

烏飛兎走促炎涼迅速流光眞可傷萬事空花無一實百年春夢幾多長四緣假合浮漚聚衆象排成傀儡塲今古一棚燈下戲諸人何事不思量

勞生擾擾不思惟幻化之中豈久居那箇不懷千載計阿誰滿得百年期奔趨利欲忙如鑽不覺流光去若飛口内忽無三寸氣塚頭添得一堆泥

刹那生滅定期難白日明明是夢間倏忽年華如電拂虛浮世態若蓬飄人當得意須知退鳥倦飛時尚覺還欲返故鄉須早計勸君莫待鬓毛斑

人生何事不歸山斷送身心醉夢間念念自憐眞見昧時時徒把幻緣攀一朝錯認鏡中影百計難偷忙裏閒可惜妙明心本佛隨流逐浪竟忘還

寄同門三首

欲悟眞機覩體參揚眉瞬目辯來源印心摩頂由師肯徹骨窮源得自甘諸見盡時開正眼覓心無處是眞傳本無一物曹溪旨千古宗風播嶺南

禪心非放亦非收日用居常順應酬隨處任來無所住任緣流去不隨流無爲不作頑空伴有法終非執法儔自有一條玄活路古今千聖悉同遊

了修了證復還源物物彌陀事事禪不動法身周百億慧光常寂照無邊堆堆塵裏堆堆佛片片雲中片片天法界純眞唯一實毫釐希望自欺瞞

行脚

一條竹杖半邊瓢那管山高與水遥隨處生涯瓢内做諸方佛法杖頭挑西來祖意和身轉本地風光信步饒百億須彌參訪遍脚跟不動半纖毫

歲盡

開首夢中諸傀儡打點賀年忙似蟻幻事千般
要整齊正經一節誰提起年來年去是尋常何
舊何新若甚鬼滬華影裏競奔趨紛紛盡把天
機昧

示禪人二首

禪非枯木守寒灰死坐何曾悟活機上古宗門
尊棒喝須知擊石火星飛
擬將西來佛祖禪宗門言句着深參達摩不識
親知的佛法方能得現前

法皷

周遮嚴密不通風包裹虛空在箇中生意面皮
誰敢觸禾山解打振玄宗

草鞋

曾陪禪客走東西行遍乾坤步步隨踏斷聖凡
差別路這圓方始不沾泥

鋸木

拽去推來妙意同作家相見密施功通身手眼
能開互盡在當陽一線中

蛙皷

夜半雲收月吐輝池塘蛙皷鬧如雷子韶去後
知音少打破虛空那箇知

即事二首

環山碧澗流明月遶屋疎林挂白雲禪客若將
秋景會等閑埋沒祖師心
千林搖落天機露萬象收圓色界空獨坐蘆花
深處望三三兩兩釣魚翁

贈禪人太虛

太虛度量周沙界豈肯名，秀水埋三世佛心
包不住一條拄杖出雲來

雜咏

指性歌二首

性超類無物並當空獨耀無臺鏡塵緣堆裏露
堂堂萬象之中孤逈逈也非凡也非聖當體如
如絕修證道人到此細推詳莫把識神來錯認
性非性佛非佛說是一物眼中屑千賢萬聖不
能言江月松風儼然說參須透悟須徹要與虛

空着箇橛木入拍手笑歸來烹煆紅爐千點雪

關中四威儀

關中行不涉外途程團團腔子內無事湯騰騰繞縱步踏到法王城

關中任寮寮遠塵世悄然無客來寂然忘賓主沒生涯不知那一事

關中坐那記蒲團破一箇不惺惺萬事何曾顧瞌睡來滚入破爐㸑

關中卧枕子曲肱做夢去任逍遥不孰陰界墮

反側間誰云是這箇

山中四威儀

山中行松風襯步輕草鞋寬難得上崚嶒

山中任藜杖惺惺拄沒工夫叉手當胸處

山中坐兀兀如泥塑絕思量不學泰首座

山中卧日月床頭過白雲堆何曾埋沒我

十二時歌

夜半子萬機止睡如死而非是死老鼠床頭叫一聲赤膊條條跳出耳

無趣老人語錄

子末丑睡未久昏魔不散聲胡吼鷄啼穿耳忽翻身摸着枕子不是手

曉來寅曙色分一聲春鳥催起身穿了衣裳着鞋襪佛手驢脚何疎親

日出卯浴面了摸着鼻孔無分曉喫粥了來洗鉢盂工夫做得正恰好

食時辰饑火侵滿腹嘈嘈轉法輪風遍雲堂一聲板脚頭踢出無邊身

飯後巳無賓主亂㩧經行不彼此山童滿托幾

盃茶信手拈來只這是

日直午光滿戶歷歷分明有甚麼只此令人昧不得倚墻靠壁誰能躲

午末未要瞌睡鼻引燈心打箇嚏合堂大衆盡驚疑莫謂此中有別意

日晡申湯沉吟那事誰能薦得親饒君轉得番身何何似床頭鼠盜金

酉時沒天漸黑衣底摩尼光逾白琉璃影出兩頭蛇這段清機人不識

黃昏戌黑如漆脚跟點地方休息點燈不用照
如何只是舊時黃十七
亥人定人皆靜偃䆿牛兒穿鼻竟擡頭打入寓
藤窠天曉歸來孤迴迴

退步歌三首

人到中年去後光陰少如淺水魚漸漸乾來了
趣辦行資莫待臨頭懊浮世無常退步回頭好
地獄天堂輪轉隨業報禍福無門善惡由心造
六道忙忙一性都迷了苦海無邊退步回頭好

老衲家風沒一些些花巧喫飯口開禮佛全身倒
那事難言纔見人便笑問我修行退步回頭好

贈見梅上人

見梅見處奇特舉似人信不及花邊提得眼睛
歸却是衲僧巴鼻稿藏處大地全彰拈出時不
露蹤跡千聖覓無縫罅三賢討無消息靈雲未
徹非偉玄沙無處點責曾被天地客印來象王
不入金獅窟

示禪者居山

會得西來祖意一切世緣屏去身如有氣死人
心似無情木塊日食淡飯黃虀寄跡水邊林際
從敎夏熱秋涼那管春來冬去默默似訥如愚
默默養成法器時節因緣忽到來春發少林香
動地

除夜

貧道人無積蓄過年人事難隨俗但燒香與點
燭不燔柴兮不爆竹燒鍋湯洗箇浴柬盆火來
烘被褥世間錢財不浪費庵中受用儘知足齁

齁一覺到天明兩眼豁開春滿屋

船子和尚讚

家園喪盡路頭絕掩口難言函地暗着錐無地
下漁船棹破華亭江底月釣得夾山頂上魚鰓
風節古播不輟

古杭王半顛讚

天台打失一漢古杭湧出半顛會得死中活句
却來鬧裏叅禪放下四楞塌地挑起拄杖遼天
走漏劫前消息傾湫大事因緣東撒西拋狼藉

不惜爺娘本錢笑舞虛空哮吼惹得羣兒推羗
滿口珎珠美玉却成瓦礫胡言咄刬稍雪調知
音少收取眉毛度晚年

無趣老人語錄 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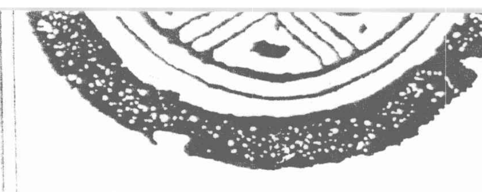
無趣老人行狀

師諱如空號無趣嘉禾秀水人俗姓施未出家
時號靜齋娶生一子一女性仁慈留心內典志
慕祖道同友濟法舟叅訪八年復歸家刻志叅
究適野翁曉禪師寓東塔寺虎丘隆禪師之𦈢
世孫寶芳進之□子師往謁每呈見解盡被掃
闢昔日所負至此索然一日野翁謂師曰我有
一言要與爾說師曰請敎野翁但笑而不語又
問又笑師始具師資禮懇求之翁不得已乃曰

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唯在直下體取
子若信得及可放下萬緣叅箇一歸何處師于
是勇猛三載聞鷄鳴有省往扣決擇遂蒙翁印
可由是閉關頂戴觀音日夕趺坐久而啟關翁
遂付衣鉢并法偈曰非法非非法非性非非性
非心非非心付汝心法竟復記之曰汝有二子
一靑一緇師剃染後檀信　請居敬畏庵
爲法檀度萬曆巳卯仲冬付法于弟子性冲訖
且謂曰來歲中秋五六之間吾欲行子宜來次

年庚辰八月六日沖以前命而至師示微恙說
偈而逝師生于弘治辛亥年十月十八日世壽
九十臘 十 入滅偈曰生來死去空華死去
生來一夢皮囊付與丙丁公白骨斷橋隨衆呵
呵明月清風吟弄

徒性虛稽首述



紫柏尊者全集

明・達觀眞可 撰
憨山德清 校



紫栢老人集序

匡山逸叟憨山釋 德清 著

太虛寥廓長風鼓而萬竅怒號殊音衆響皆一氣之所宣又奚可以大小精麤謂靈根之有閒哉惟吾佛以不思議智流出一切音聲陀羅尼故世諦語言皆悉顯示第一義諦若夫塵說刹說熾然說即水流風動皆演圓音況宇泰定而照羣情觸境而發無思而應若谷響者乎是以從上諸祖證無師自然智者卽揚眉瞬目怒罵譏訶莫不直示西來大意又豈可以識情語言而擬議其形容哉故達磨西來不立文字而曹溪則有壇經及二派五宗雖直指向上然皆出爲今時或上堂入室示衆擧揚機如雷電凡垂一語必輯爲錄大槩聊爾門頭若大慧中峯至我明楚石皆其類也葢借語傳心因言見道言其所絕言耳今去楚石二百餘年有達觀禪師出當禪宗巳墜之時蹶起而力振之得無師智秉金剛心其荷負法門之志如李陵之血戰縱張空拳猶揮駐日雖未犂庭掃穴而一念孤忠與嚙雪吞氈者未可以死生優劣議也眞末法一大雄猛丈夫哉然師賦性不與世情和合至老見客未效一顉手雖未踞華座竪槌拂然足跡所至半天下無論宰官居士望影歸心見形折節者不可億計以自性宗通故隨機之談如千鈞弩發應弦而倒無非指示西來的意稱性衝口曾無刻意爲文也一唾便休弟子輩筆而藏之者什一師初往來於金沙曲阿之閒與于王賀氏諸君子大有夙緣所聞最多如庵居士于公執侍甚謹得片言如寶隻字不遺凡隨師杖履者必搜而得之師每至匡廬必主於江州孝廉邢君來慈長松館多有所說師化後併屬弟子仲皋潤甫結集成帙予久沈瘴海適爲師了末後因緣之變徑先過金沙之東禪二公以予與師爲法門深契故出其稿稽首請校而梓之予三讀其言喟然而歎曰嗟乎末法降心力拔生死之根如一人與萬人敵者予獨見師其人也覩其發强剛毅勇猛之氣往往獨露於毫端如巨靈揮斤眞所謂與煩惱魔欲魔死魔共戰竟能超越死生如脫敝屣可謂戰勝有功者也故其所吐豈可以文字語

言音聲色相求之者耶佛說欲爲生死根師凡所舉必三致意痛處劄錐直欲勦絕命根即此可當金鎞矣又何庸夫門庭施設哉昔覺範禪師妙悟超絕語工典則其所著述自之曰文字禪故予題之曰紫栢老人集蓋非墮於俗數也觀者當具金剛正眼視之於言外則思過半矣　時天啓元年歲在辛酉春王上元日書於匡山五乳峯下木石庵中

紫栢大師集序

莊生曰卜梁倚有聖人之才無其道吾有聖人之道無其才夫聖人矣又何才與道之別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才者人也予嘗披歷代祖圖於少室其人無不魁傑有奇表心竊異之既而遇紫栢大師見其旋尺之面合圍之腰坐若熊蹲行如象步士大夫得晉接者不言而意已消學徒瞻依者未施棒喝而魂慮已懾與向所見圖中諸宿若或睹之蓋眞其人哉神廟戊子己丑間大師駐錫吾地與先正陸莊簡公先師馮具區先生深談不二因築精舍舍於棱嚴廢址時灌莽極目而大師說法如雲如雨東南淨信聞風趨向施物塡委無何杞梓丹青峩峩暈煥不啻還舊觀而已大師偕高足開公創列規條期爲百世之守江以南海以北諸刹不啻累百而稱清規楚楚遵蹈不踰尺寸者必首棱嚴也大師涉濤江禮育王薺雪棱瞻峨嵋躡冰壑朝五頂足跡徧天下而後之京輦以弘法故示滅圜扉所被顯晦大小鈍敏諸機益廣而語言亦益散落其所說法觸著信口所錄以示人拈著信手絕紐蹊綫之迹而波瀾橫溢起沒自在呑天沃日之勢日澎湃於方幅之楮也近代未見其儔求之於古妙喜幻住庶或近之金沙于潤甫大夫赤心自行混俗而扶大教宛古淨名龐蘊之流其於大師參領最深契誼最篤遇所攄搯輒錄藏之迨乎歸寂聞有手筆落人家者不遠千里必力致之二十年餘裒然成大帙矣近則謹書精刻以寵同學旣而又幡然曰大師生平所棲託注念無如棱嚴所發弘願無如方冊法藏爲第一事剞劂之役近在雙徑

去楞嚴不五六舍是錄宜歸楞嚴俾模印以行稍取其直以資刻藏於大師寂光土中必所欣也且弘法維人楞嚴主者白法師爲大師克家之子興廢舉墜靡不殫力是錄宜并入荷法擔中乃以

今上崇禎辛未嘉平月舁板於堂白法師受之馳告於予予曰大夫之意良矣嘗試與子爇一片檀諧大師影堂相對繙閱告語之意必有浮於紙墨之上者言誠可味人誠可追也是以吾貴其合且也大師之言行則於法得其綱骨大師之願滿令佛菩薩之言盡行則於法徹其源底不可謂非佛日晻曖時努力魯陽之戈也師與吾輩其必勉之無負大夫無負大夫

就李竹嬾居士李日華沐手撰書

大師應機說法隨緣拈舉不假安排俱從第一念中流出惟期與人共明此事原無意於文字語言凡所開示人者即令其人代書書畢隨手携去大師未嘗再一寓目故其中意旨或多重複即累字疊句亦復不少惜當時未有專掌書記者微言妙義散於四方

○者當一作我
○一無惟有二字

多矣茲集僅得之吳江周子介九江邢來慈同邑王仲弢三人所錄大同小異不肖與二三友人虛心參訂疑者姑闕方敢授梓其他散佚不能一一訪致凡我同學思報法乳之恩普慈航之濟有藏片言半偈不憚遠頒並收集中以續傳燈實法門之一快云時天啓丁卯秋弟子三炬盥手謹識

紫栢大師集跋

自法席久塵祖燈無燄求其擔荷大法振揚宗風摧情魔於百戰枯識海於千流者有明自楚石以後惟有紫栢大師一人而已大師洞徹自心皎皎孤映語言文字從心光中自然溢出一經拈指本妙見前至其慈悲熱腸淋漓痛切無非欲學人積劫無明當下冰銷究此一大事因緣耳噫初祖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大師不離文字亦指人心其揆一也烜嘗見侍者握管旁立大師衝口而出侍者奮腕疾書猶苦不給一紙既盈復易一紙如泉噴地璟璟

不停自非見地圓明了無凝滯曷至此乎噫有文
字有未始有文字學者繇文字悟未始有文字則
妙膳上味人人无滿如但作文字會也何異指饌
說飽豈療枵虛雖然凡心未歸聖解難窺卽請於
大師日用著眼集中拈出毗舍浮佛一頌謂包括
大藏透徹禪源持此凡十五寒暑而精虔不休自
云每觸逆順愛憎之境必以此頌爲前茅覆軍殺
將亦不知其幾矣噫了徹如師而猶堅銳猛決若
此此所以孤風絕侶佛意祖髓在在逢源也卽睨
寄圜中洒然夷適死生利害如撼空虛照用之妙
前齊古德矣夫人人本有心光不知照用以致墜
失而大師慈憐迫切代爲指授片語單詞皆拭垢
還光之助於此逗得消息方是紫栢兒孫至利根
男子略沾涓滴立見風湧雲蒸騰驤變化超然默
契迥絕意言卽一部語錄無隻字可得矣亦菴先
生數輒討論獨任流布使紫栢心光如日華月彩
注射千古先生之光豈不交映互攝融成一片乎

弟子賀烺熏沐拜書

紫栢老人集目錄

卷之首
像贊　塔銘　附圜中語錄
卷一之十
法語
卷之十一
釋心經　釋金剛經　釋楞嚴經
卷之十二
釋毗舍浮佛偈　釋八大人覺經
釋十二因緣　八識規矩
卷之十三
緣起　疏
卷之十四
序　記　文
卷之十五
題　跋
卷之十六

拈古
卷之十七
贊
卷之十八
頌古
卷十九之二十
偈
卷之二十一
䄷說　字說
卷之二十二
䄷記　解易　銘
卷二十三之二十四
傳
卷二十五之二十八
書
卷二十九 藏本三十卷即此本首卷圖中語也
詩
歌

大師自題

這個阿師　心直口快　走徧天下　圜中自在

萬曆壬寅夏日。題於赫山會延慶寺之慈標。明秊癸卯冬。果圓寂圜中。前知其明驗云

弟子三炬盥手拜書

紫栢大師像贊

法界網裂。其維不張。適生大師。力振其綱。踞獅子窟。斫栴檀樹。奮迅未伸。爪牙已露。擊塗毒鼓。釀甘露漿。飲之者醉。耳之者狂。寂滅性空。轟霹靂舌。奔雷捲電。觸者褫魄。以大地心。豎金剛骨。眼裏有筋。胸中無物。臨濟不死。黃蘗猶生。誰知大師。不受其名。大方闊步。不存軌則。翻身擲過須彌峰。一拳搥碎無生國

憨山德清贊

山陰錢伯子。持　達觀大師小影。索予為贊。時予正病劇。抽思未能。信口作禪語貽之

呵呵呵。這就是達觀。昔日鬚鬢猶存。今日眉毛不換。相對依然。慈容悲願。人傳此老。示寂圜中。却在這上頭。舒來卷去。一從方便。欲識師眞。於此窺他頭面。雖

然也祇得一半若欲全彰這禿却方得相見何以故　大明國內著不得這漢

予晤師在癸巳歲金陵賀氏園中爲駕部郎時乃予請見固有年矣憶先於比部瞿洞觀太常傅太恒二君共介其徒以往到而復却凡幾度策馬空歸二君遂不復言求見而予意未巳至是晤焉師鬚鬢不剪項著樵巾體幹豐偉坐立如山晦翁所謂其人皆魁岸雄傑者是巳相見慈容滿面懽然如故室中有數輩儒衣冠者握筆沈思肅如試學予坐定侍者設席予前具筆伸紙予問故曰請與諸子同作楞嚴經中某四句講義或偈亦可予唯然受之不爲異隨與大師論他義一二轉未竟師輒呼侍者曰周老先生面前紙筆徹過又論一二轉師曰硬擇也硬擇頃之侍者持客刺來報乃鴻臚覺齋徐公一徒起曰老師今日體倦徐公見可俟他時某請回之便欲趨出師曰不可到即請見徐公向日與予求見師知不可得每偵予所至則尾之故今刺得入以予有人在門刺得至師前以予有人在室其徒請命以予在座不然恐師皆無由知矣是日與徐公共午齋而散明日天始辨色街鮮人行乃余倚有叩門者詢之爲師二徒余出迓言大師且來謁少選手持拄杖潤步長趨數徒擁掖而至盤桓至暮始別時從行有周叔宗賀知忍餘名氏巳忘從行者曰大師從未謁人以是施君異數也余竊歎是時胸中尚未盡穩商量不得徹底嗣後欲載證無緣可恨人言師奇恠余具覩如此奇耶易耶凡初見作難意皆諸徒所爲予以目擊徐公一節可推雖然即師何病世界不寬時人眼孔不大竟莫容此老或以其入都門爲病而悲願深遠殆不可測余爲錢子題贊詞更爲敘相見始末且更噓唏及此云

丙午臘八日劍城周汝登伏塊敬書

開脫空口東語西話以慈悲法盲拳瞎罵冷面熱腸蓮花一社冷債熱還竹篦卄下鳥去遺音香飛落地眞箇達師僧繇難畫

余久向紫栢師辛丑入都而師住西山忻然欲以

瓣香見之會。同學數友。皆短師。心疑而止。後讀其遺言。審其生平。眞證密行。深慈高節。一時叢林踞師席者。誠罕其比。然猶惜師不早去。終以及禍。非明明喆之道。及見吳咸熙氏所寄示遺像。味其自贊語。類識者。豈師固夙知若二祖師子尊者耶。常不輕菩薩。見人禮拜。稱汝等皆當作佛。人乃相趍打擲呵詈之。袁景倩言。一國中有狂泉。人飲皆狂。獨國王汲井以免。而通國狂者。覆以王爲狂也。相與捽縛燒灼。不勝苦。趍飲其泉。狂作。國人喜。謂王病已也。始捨之。紫栢視衆人爲佛。不得不度衆人。視紫栢爲狂。不得不死。於乎何足恨哉

丁未正月上澣日會稽陶望齡敬題

飛揚鬚眉。頭顱禿豎。眼控拳坦。胸腹顛翻。神妙智具足。天龍人鬼。俱降伏。聲搖山嶽。納空谷。拔劍虎丘。埋天目。八面威風。畫一軸。六六原來三十六

寓生黃汝亨贊

高挂兩眸。頹然雙頰。河漢爲口。風雷爲舌。汲汲波波濟度人。大扣小扣。俱不竭。忒慈悲。忒豪杰。賢愚終古無休歇。那辨侯王與宰官。少不省時加棒喝。恁般熱腸難打疊。這打疊。不可說。休問紙上人。試看徑山碣

長水弟子李培敬題

存日門庭峻厲。沒時棒喝交加。一念常觀自在。天堂地獄無差。人說因緣果報。我說本分作家。祇有逆來順受。從他幻影空花

長水姚士愼敬題

昔先莊簡法門金湯。博求龍象。爲法津梁。既遇吾師。曰眞法王。皈依參請。篤老皇皇。忠得夤緣。巾瓶侍旁。昏衢智燈。苦海慈航。世間父執。出世導師。近之則畏。遠之又思。創見則詫。卽之轉慈。揭示道要。能覺我迷。我於彈指。悟昔之非。舍海認漚。乃今始知。因師知佛。因佛知儒。靈明廓徹。乃有階梯。師曰咄咄。階梯非是。脚下承當。擧足便至。每惟深慈。感激涕泗。法乳難酬。有死無貳。豈期緣深。躬承師逝。嗟乎哲人。不可思議。戒慧之光。遇緣益熾。遊於福堂。作大法施。歷諸苦惱。意地寂然。既展王法。曰了夙緣。合掌跏趺。隻履翩翩。六日牢戶。露地風塵。屹峙如山。光溢於顙。西原夏瘞。

淫游成川。傾城漂舍。激蕩靡堅。意此土封。雨蠶風穿。南遷啓龕。載覩師顏。相好莊嚴。儼若生前。聞古賢聖。去來如意。定慧力故。結成舍利。入火入水。色身不壞。不圖愚蒙。覩此奇異。允若師言。驗瞑目地。非肉身佛。豈能若是

陸基忠敬贊

紫栢尊者達觀可大師像贊

有大醫王。治癡暗病。入泥入水。拍拍成令。喚醒夢宅。接續慧命。爲法忘身。高提祖印

香光居士董其昌贊

不妄視。眼不壞。不妄聽。耳不壞。不妄言。舌不壞。不妄動。身不壞。不弄精魂不揑怪。這回方驗眞持戒。要與人天插箇標。何妨地獄還些債。咄。債已還。有甚待。端端坐待老憨來。打破從前舊皮袋。一道神光火電飛。風流鐵漢今疎快

聞閭居士陳繼儒贊

達觀大師塔銘

夫大地死生。顚瞑長夜。以情關固閉。識鎖難開。有能蹶起一擊而碎之。掉臂而獨往者。自非雄猛丈夫。具超世之量者。未易及也。歷觀傳燈諸老。咸其人哉。久不復作。頃於達觀禪師見之矣。師諱眞可。字達觀。晚號紫栢。門人稱尊者。重法故也。其先句曲人。父沈連。季子世居吳江太湖之灘缺。母夢異人。授以附葉大鮮桃。寤而香滿室。遂有娠。師生五歲。不語。時有異僧。過其門。摩頂而謂其父曰。此兒出家。當爲天人師。言訖。忽不見。師遂能語。先時見巨人跡。下於庭。自是不復見。師髫年。性雄猛。慷慨激烈。貌偉不羣。弱不好弄。生不喜見婦人。浴不許先。一日姊誤前就浴。師大怒。自後至親戚婦女。無敢近者。長志曰益大。父母不能拘。嘗有詩曰。屠狗雄心未易消。年十七。方仗劍。遠遊塞上。行至蘇州閶門。天大雨。不前。偶值虎丘僧明覺。相顧盼。覺壯其貌。知少年不羣。心異之。因以傘蔽之。遂同歸寺。具晚

殮驢甚相得聞僧夜誦八十八佛名師心大快悅促晨入覺室曰吾兩人有大寶何以汚在此中耶卽解腰纏十餘金授覺令設齋請薙髮遂禮覺爲師是夜卽兀坐達旦每私語三歎曰視之無肉喫之有味時覺欲化鐵萬斤造大鐘師曰吾助之遂往平湖巨室門外趺坐主人見進食師不食主問何所須師曰化鐵萬斤造大鐘有卽受食主人立出鐵萬斤於門外師笑食畢徑載回虎丘歸卽閉戶讀書年半不越閫嘗見僧有飲酒茹葷者師曰出家兒如此可殺也時僧甚憚之年二十從講師受具戒嘗至常熟遇養齋翁識爲奇器留月餘之嘉興東塔寺見僧書華嚴經乃跪看良久歎曰吾輩能此足矣遂之武塘景德寺掩關三年復回吳門一日辭覺曰吾當去行脚諸方歷參知識究明大事也遂杖策去一日聞僧誦張拙見道偈至斷除妄想重增病趍向眞如亦是邪師曰錯也當云方無病不是邪僧云你錯他不錯師大疑之每至處書二語於壁間疑至頭面俱腫一日齋次忽悟頭面立消自是逡蹀諸方嘗曰使我在臨濟德山座下一掌便醒安用如何如何過匡山窮相宗奧義一日行二十里足痛師以石砥脚底至日行二百里乃止師遊五臺至峭壁空巖有老宿孤坐師作禮因問一念未生時如何宿竪一指又問旣生後如何宿展兩手師於言下領旨尋跡之失其處師至京師參徧融大老融問從何來曰江南來又問來此作麼曰習講又問習講作麼曰貫通經旨代佛揚化融曰你須淸淨說法師曰只今不染一塵融命褫師直裰施傍僧顧謂師曰脫了一層還一層師笑領之遂留挂搭時知識嘯巖法主暹理諸大老師皆及門去九年復歸虎丘省覺乃之淞江掩關百日之吳縣適聊城傅君光宅爲縣令其子利根命禮師子不懌子一日搦二花問師云是一是二師曰是一子開手曰此花是二師何言一師曰我言其本汝言其末子遂作禮之天池遇管公東

溟聞其語深器之。師因拈薔薇一蒂二花。問公。公曰此花同本生也。師分爲二。復問公。公無語。因罰齋一供。遂相與莫逆。時

上御極三年。大千潤公開堂少林。師結友巢林戒如輩往參。叩及至見上堂講公案。以口耳爲心印。以帕子爲眞傳。師恥之。嘆曰。西來意固如是耶。遂不入衆。尋即南還。至嘉禾見太宰陸五臺翁。心大相契。先是有密藏道開者。南昌人。棄靑衿出家。披薙於南海。聞師風。往歸之。師知爲法器。留爲侍者。凡百悉委之。郡城有楞嚴寺。爲長水疏經處。久廢。有力者侵爲園亭。師有詩弔之曰。明月一輪簾外冷。夜深曾照坐禪人。志欲恢復。乃囑太宰爲護法。開公力主其間。太宰公弟雲臺公施建禪堂五楹。既成。請師命一聯。師曰。若不究心。坐禪徒增業苦。如能護念。罵佛猶益眞修。謂當以血書之。遂引錐刺臂。流血盈碗書之。自是接納往來。豪者力拒。未完局後二十餘年。適太守槐亭蔡公竟修復。蓋師願力所持也。師見象季法道陵遲。惟以弘法利生爲家務。念 大藏卷帙重多。致遐方僻陬有終不聞法名字者。欲刻方册。易爲流通。普使見聞作金剛種子。即有謗者。罪當自代。遂倡緣。時與太宰光祖陸公。司成夢禎馮公。廷尉同亨曾公。冏卿汝稷瞿公等議。各驩然願贊佐。命弟子密藏開公董其事。以萬曆己丑創刻於五臺。屬弟子如奇綱維之。居四年。以冰雪苦寒。復移於徑山寂照庵。工既行。開公以病隱去。其事仍屬奇。協弟子幻予本公。本尋化。復請澹居鎧公終其役。始司成具區馮公意。復化城爲貯板所。未克。初桐城用先吳公爲儀曹郎。參師入室。從容及刻藏事。師遽曰。君與此法有大因緣。師化後。吳公出參浙藩。進至方伯。竟復化城。且獨俸散刻藏數百卷。固吳公信力。亦師預識云。師先於嘉禾刻藏有成議。乃返吳門。省前得度師覺公。時覺已還俗。以醫名。師聞之。意行度脫。時夜覺飯。盂忽墮地裂。其精誠所感如此。乃詐病於小舟中。命請

覺眇視。覺至見師。大驚。懼師涕泣。曰爾何迷至此耶。今且柰何。覺曰。唯命是聽。師即命薙髮。竟載去。覺慚服。願執弟子禮。親近之。師初過吳江沈周二氏。聚族而歸之。時至曲阿賀孫二氏。率族而禮。至敬之至。金沙于王二氏。合族歸禮。愈益重。師於于園書法華經。以報二親。願書經處曰墨光亭。今在焉。師以刻藏因緣議既成。聞妙峰師建鐵塔於蘆芽。乃送經安置於塔中。且與計藏事。未偕。復之都門。乃訪予於東海。時萬曆丙戌秋七月也。是時予以五臺因緣。有聞於內。因避名於東海那羅延窟。適遇

慈聖皇太后。為保

聖躬。延國祚。印施大藏十五部。

皇上頒降海內名山。

勅僧諷誦。首及東海。予以謝

恩入長安。師正攜開公走海上。至膠西。值秋水泛漲。衆度必不能渡。師解衣先涉。疾呼衆。水巳及肩。師躍然而前。既渡。顧謂弟子曰。死生關頭。

須直過。爲得耳。衆心服。師時予在長安。適師弟子于君玉立來訪。言師巳東行。計其程旦夕乃入山。期也。予聞之。亟促裝歸。日夜兼程。亦犯橫流。赶至。即墨時師巳出山。在脚院詰朝將長發。是夜一見大歡笑。明發。請還山留旬日。心相印契。師即以予為知言。許生平矣。師返都門。復潭柘古剎。乃決策西遊峨嵋。由三晉歷關中。跨棧道至蜀。禮普賢大士。順流下瞿塘。過荊襄。登太和。至匡廬。尋歸宗故址。唯古松一株。為寺僧售半。勢將折。師砌石填土。呪願復生。以卜寺重興兆。後樹日長。寺竟復。其願力固如此。時江州孝廉邢懋學。禮師延居長松館。執侍最勤。師為說法。語集名長松茹退。先是鄒給諫爾瞻。丁大參勺原。素雅重師。意留駐錫匡山。未果。遂行過安慶。時有江陰居士趙我聞。謁見不可。適阮君自華。歸心於師。因爲居士先求得度。未許。阮君請

遊皖公山馬祖庵。師喜其境超絕。即屬阮宜建
梵剎居士懇乞出家。遂薙髮於山中。諾名曰法
鎧。是爲澹居。其庵今蒙
勅賜佛光寺。師復北遊。至石經山。晉琬公慮三
災壞劫。正法浸滅。乃石刻藏經。安於巖穴。師見
而感之。時琬公塔院。被力者侵。師志復之。啓石
室。佛座下。得函貯佛舍利若干。出時光燭巖壑。
適
聖母聞師至。命近侍陳儒致齋供。特賜紫伽黎。
師讓之。謝曰。自慚貧骨。難披紫。施與高人。遍更
增。因請佛舍利入內。供三日。出帑金重藏於石
窟。師重二事。思得予作記。適予聞師西遊。回。即
馳至京。候於上方兜率院。師拉予遊觀石經。遂
記之。予回寓慈壽。師感遇。亦出山見訪。同居於
西郊園中。對談四十晝夜。目不交睫。信爲生平
至快事。時徧融老已入滅。因吊之。有嗣德不嗣
法之語。師在潭柘居常。禮佛後方食。一日客至
喜甚。誤先舉一食。乃對知事曰。今日有犯戒者。

命爾痛責三十棒。輕則倍之。知事驚。不知爲誰。
頃師授杖知事。自伏地於佛前。受責如數。而股
如墨。乃云。衆生無始習氣。如油入麪。牢不可破。
苟折情不痛。未易調伏也。師與予計修我
朝傳燈錄。予約師往濬曹溪。以開法脉。師先至
匡山以待。時癸巳秋七月也。越三年乙未。予初
以供奉
聖母賜大藏經。建海印寺成。適以別緣觸
聖怒。詔逮淸下獄。鞫無他辭。送法司擬罪。蒙
恩免死。遣戍雷陽。毀其寺。時師匡山。聞報。爲予
許誦法華經百部。冀祐不死。即往探曹溪。回將
赴都不救。予聞予將南放。遂待於江滸。是年十
一月。方會師於下關旅泊庵。師執予手嘆曰。公
以死荷負大法。古人爲法。有程嬰公孫杵臼之
心。我何人哉。公不生還。吾不有生日。予慰之再
三。瀕行師囑曰。吾他日即先公死。後事屬公。遂
長別。予度嶺之五年庚子。
上以三殿工。下礦稅。令中使者駐湖口。南康守

吳寶秀不奉令劾
奏被逮其夫人哀憤繯死師時在匡山聞之曰
時事至此倘闔人殺良二千石及其妻其如世
道何遂策杖越都門吳入獄師至多方調護授
吳公毗舍浮佛半偈囑誦滿十萬當出獄吳持
至八萬蒙
上意解得末減吳歸每念師輒涕下師以予未
歸初服每歎曰法門無人矣若坐視法幢之摧
則紹隆三寶者當於何處用心耶老憨不歸則
我出世一大負礦稅不止則我救世一大負傳
燈未續則我慧命一大負若釋此三負當不復
走王舍城矣癸卯秋予在曹溪飛書屬門人之
計偕者招師入山中報書直云捨此一具貧骨
居無何忽妖書發震動中外時忌者乘白簡劾
師師竟以是罹難先是
聖上以輪王乘願力敬重大法書金剛經偶汗
下漬紙疑更當易亟遣近侍曹公賚於師師以
偈進曰御汗一滴萬世津梁無窮法藏從此放

光
上覽大悅由是注意適見章奏甚憐之在法不
能免因逮及
旨下云著審而已及金吾訊鞫以三負事對絕
無他辭送司寇先是侍御曹公學程以建言逮
久在獄與師問道有圜中語錄時執政欲死師
師聞之曰世法如此久住何爲乃索浴罷囑侍
者小道人性田曰吾去矣幸謝江南諸護法道
人哭師叱之曰爾侍予二十年仍作這般去就
耶乃說偈語在錄中言訖端坐安然而逝曹公
聞之急趨至撫之曰師去得好師復開目微笑
而別時癸卯十二月十七日也師生於癸卯六
月十二日世壽六十有一法臘四十有奇噫師
生平行履疑信相半即此末後快便一著上下
聞之無不歎服於戲師於死生視四大如脫敝
屣何法所致哉師常以毗舍浮佛偈示人予問
曰師亦持否師曰吾持二十餘年已熟句半若
熟兩句吾於死生無慮矣豈其驗耶師化後待

命六日顏色不改及出徒身浮葬慈慧寺外次
春夏霖雨及秋陸長公西源欲致師肉身南還
啓之安然不動適予弟子大義卽奉師龕至經
潞河馬侍御經綸以感師與李卓吾事心最慟
因啓龕拂面痛哭之至京口金沙曲阿諸弟子
乃奉歸徑山供寂照庵以刻藏因緣且推沈中
丞重建大殿乃師遺命以師臨終有偈云怪來
雙徑爲雙樹貝葉如雲日自屯以是故耳時甲
辰秋九月也越十一年乙卯弟子先葬師全身
於雙徑山後適朱司成文寧公禮師塔知有水
亟囑弟子法鎧啓之果如言復移龕至開山乃
與俗弟子繆希雍謀得五峰內大慧塔後開山
第二代之左曰文殊臺卜於丙辰十一月十九
日茶毗廿三日歸靈骨塔於此予始在行閒聞
師訃卽欲親往吊因循一紀未遂本懷頃從南
嶽數千里來無意與期會而預定祭日葢精神
感孚亦奇矣師後事予幸目擊得以少盡心焉
於戲師生平行履豈易及哉始自出家卽脇不

至席四十餘年性剛猛精進律身至嚴近者不
寒而慄常露坐不避風霜幼奉母訓不坐闕則
盡命立不近閫秉金剛心獨以荷負大法爲懷
每見古刹荒廢必志恢復始從楞嚴終至歸宗
雲居等重興梵刹一十五所除刻 大藏凡古
名尊宿語錄若寂音尊者所著諸經論文集皆
世所不聞者盡搜出刻行於世晩得蘇長公易
解大喜之室中每示弟子必令自參以發其悟
直至疑根盡拔而後已然義重君親忠孝之大
節入佛殿見
萬歲牌必致敬閱曆書必加額始覽師於陽羨
偶讀長沙志見忠臣李貢以城垂陷不欲死於
賊授部將一劍令斬其全家部將慟哭奉命既
推刃因復自殺師至此淚直迸灑弟子有傍侍
者不哭師呵曰當推墮汝於崖下其忠義感激
類如此師氣雄體豐而面嚴冷其心最慈接人
不以常情爲法求人如蒼鷹攫兎一見卽欲生
擒故凡入室不契者心愈慈而恨愈深一棒之

下只欲頓斷命根故親近者希凄然煖然師實
有焉師性耽山水生平雲行鳥飛一衲無餘無
住足地居常悲禪宗凋敝欲求
國初來諸尊宿機緣續爲傳燈未遂本願賫志
而往於戲師豈常人哉卽其見地直捷穩密當
上追古人其悲願利生弘護三寶是名應身大
士予嘗有書答故人問師何如人予曰正法可
無臨濟德山末法不可無此老也師每慨五家
綱宗不振常提此示人予嘗歎曰綱宗之不振
其如慧命何原其曹洞則專主少林潙仰圓相
久隱雲門自韓大伯後則難見其人法眼大盛
於永明後則流入高麗獨臨濟一派流布寰區
至宋大慧中興其道及自
國初楚石無念諸老後傳至弘正末有濟關主
其門人先師雲谷和尙而典則尙存頃五十年
來獅絃絕響近則蒲團未穩正眼未明則妄自
尊稱臨濟幾十幾代於戲邪魔亂法可不悲乎
予以師之見地足可遠追臨濟上接大慧之風

以前無師派未敢妄推若據堯舜之道傳至孔
子孟軻軻死不得其傳至宋二程直續其脉以
此證之則師之不忝爲轉輪眞子矣姑錄大略
以俟後之明眼宗匠續傳燈者采焉以師未出
世故無上堂普說示衆諸語但就參請機緣開
示門人緝之有集若干卷梓行於世入室緇白
弟子甚多而宰官居士尤衆師生平行履不能
具載別有傳乃爲之銘銘曰
佛未出世祖未西來擊塗毒鼓誰其人哉鷲嶺
拈花少室面壁只道快便翻成狠籍黃梅夜半
老盧竊逃誰料嶺南有此獦獠南嶽靑原擦朧
涕漢多少癡人被他誑賺五家手快如撫舜琴
南熏條至辨者知音兒孫惡辣觸者先亡但放
一線其家永昌門戶孤單命存一絲有救之者
定是嫡兒如漢張良爲韓報仇縱然國破宗祧
可求是生吾師如石迸筍出則凌霄孰知其本
爲法力戰通身汗血大似李陵空拳不怯身雖
陷虜其心不亡千秋之下畢竟歸王師金剛心

盡化爲骨遍塞虛空豈在山麓師不知我誰當
知師一死一生春在花枝
時
萬曆四十四年嘉月朔旦
前海印住山沙門辱教德清稽首譔

祭文

維
萬曆四十四年歲次丙辰十一月庚子朔越十
有九日丙戌前海印沙門辱教德清謹陳香積
之供致祭於
紫栢尊者達觀大師之靈曰嗚呼惟師之生也不
生乘願力而來師之死也不死順解脫而去去
來不落常情生死豈同世諦以師之住世也秉
金剛心踞堅固地三十餘年家常茶飯脊骨純
鋼千七百則陳爛葛藤鼻孔殘涕推倒彌勒釋
迦不讓德山臨濟爲人極盡慈悲臨機絕無忌
諱誓護法若惜眼睛求大事如喪考妣不與世
情和合便是眞實行履晏坐水月光中獨步空
華影裏初訪予於東海也頓脫形骸旣再晤於
西山也搜窮骨髓當予禍之未形也備告之以
隱微及予難之旣發也將爲我以雪洗且酬夙
約於曹溪將扣闍於
帝里冒炎蒸於道路兮望影響而進止乃設法
以多方冀出予於九死嗚呼師之爲法門也實
抱程嬰杵臼之心師之爲知己也殆非管鮑陳
雷之比予荷
皇仁之薄罰兮師之心猶未已予被放嶺表兮
師佇候於江沚一見歡若更生兮如九原之復
起予與師作永訣兮甘爲炎方之厲鬼師囑予
以寧志兮冀幽扃之再啓予揮涕以臨長路兮
師執手含悲而不語維時歸山一別兮日月若
矢心知師之不我忘兮每叮嚀其無以師以願
力所持兮誓不負其本始乃斂太阿之光焰兮
不顧放身於塵滓冀和璧之必信兮不惜隋珠
之輕抵將扣

君門兮九重。倏遇颶風兮四起。陸海波騰。龍蛇披靡。玉石俱焚。法幢傾圮。師登八道之康衢兮。忽遇長蛇與封豕。

皇天實鑒其衷兮。唯見逞於庸鄙。幸此心之白兮。聊以發其蘊底。師實曠然。何憂何喜。逆順隨宜。死生遊戲。何夙負之相尋兮。信前緣之固爾。師悲五濁之不堪。直一行之可恃。乃盥漱以趺坐兮。遂寂然而長往矣。嗚呼痛哉。師既不以禍患攖寧。又何以去來爲事。故撒手便行。全無擬議。惟師以金剛爲心。故留不壞之體。有予弟子奉師以南旋兮。就雙逕以歸止。予聞訃以摧心兮。望長空而殞涕。欲親禮於龕室兮。柰業繫之羈縻。擬生還以慰師靈兮。忽星霜之踰紀。匪此心之暫安兮。第因緣之不我與。頃幸遂其本懷兮。始得陳辭而致誄。嗚呼痛哉。師何死兮我何生。我不來兮師不寧。形骸異兮共此心。幽冥隔兮終合幷。誓同歸兮踐深盟。寂光朗兮師安住。我頂禮兮展哀慕。陳香積兮灑甘露。師臨機兮願來赴。光明兮照曜。翹勤兮延佇。哀哉

尙饗

擧火

性火眞空。性空眞火。狹路相逢。定沒處躱。恭唯紫栢尊者。達觀大和尙。偶來人世。誤落塵寰。赤力力。脫盡娘生布衫。光爍爍。露出本來面目。荷擔正法。純鋼煉就肩頭。徹底爲人。生鐵鑄成肝膽。死生路上。直往直來。今事門頭。半開半掩。六十餘年。松風水月襟懷。千七百則。兎角龜毛拄杖。饒他末後風流。未免藏頭露尾。撇下贓私。誰料落在憨山道人手中。今日特爲人天衆前。當陽拈出。大衆還見麽。(以火把畫○相云)拄杖挑開雙逕雲。通身涌出光明藏。珍重諸人著眼看。這回始信無遮障

紫栢大師全身舍利塔頌有序

一切宗教。不離七佛偈以爲根本。最初毗舍浮佛偈云。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只這半偈。已

將三藏十二部五千四十八卷千七百則葛藤滿口道出更無覆藏悟之者號祖師禪證之者卽如來果紫栢大師持此半偈普印衆生若干種心四十年脇不至席手不停揮爲初學人談法相義爲久習輩開般若門爲利智根指涅槃心顯法界藏有時雷轟電掣截斷衆流有時帶水拖泥四輪著地隨機赴感未嘗一鍼鋒許出得半偈道場謂法友憨山師道吾持此偈已得句半現前更得半句了了常知自許一生參學事畢後十餘年師以佛知見力慈善根力向刀山劍嶺任運遊戲自在神通戒定餘熏生身不壞可謂空假泯合心境一如用四大分解之塵根演半偈重玄之妙旨吼浮舌相徧覆三千持與持者同時寂滅誰謂師非七佛所遣化人廣淪親面緣慳聞名種熟淸淨明誨私淑有年甲寅秋仲卒業道教增上聞思雖漩澓驚濤目不得暇而王印在手斗柄當天行布圓融莫不消歸半偈獨恨未能將此半偈枯禪消歸自已長爲窮子辜負婆心聊作頌辭充窣堵波最下劣供七金山下羽毛有同色之奇兩足舌端毒藥化醍醐之味以此善根自熏成種或者他生後世不煩半偈阿師眉毛墮地矣頌曰

四大是假亦是眞　心境不二亦不一
彙二爲一一亦亡　卽假悟眞眞乃偏
髮毛爪齒及涕唾　煖氣動轉諸浮根
我說卽是金剛王　幻化空身皆實相
地水火風和合聚　明闇色空相待搖
識心吸攪鏡上痕　若斷其一必無兩
十方三際本虛玄　無相無名無有邊
一切時處入一塵　半偈重重羅帝網
紫栢得此三昧門　從大涅槃示生死
來以口光說半偈　風林牆壁皆雷音
頭瀉雲輿文字禪　一一衆生毛孔吼
去以身光說半偈　常與無常俱戲論
了知假合卽堅固　皮囊劫火恒宴然
於去來中逆順行　夢入他心令覺夢
悲智交參禪教律　發揮半偈無有餘
巍巍雙徑窣堵波　師坐其中熾然說

佛偈即師師即偈　徧在衆生心想中
我從遺編獲髻珠　不歷百城持供養
傳師半偈即傳衣　一切如來同鼻孔

萬曆丙辰季秋七日皖舒私淑小子廣濾優婆塞吳
應賓和南謹述

紫栢老人園中語錄序

園中語錄錄紫栢道人居園語也錄語者浙西吳生
彥先也彥先儒者何慕爲此耶吾儒宗孔孟輒云闢
佛老非惡其道之盡非也惡溺於非者相率而至於
滅倫畔道也苟可以禪性靈廓聞識補吾聖教所不
及者即伶人婺婦之辭昆蟲草木之變無往而非道
稗官博士往往不棄至采之聲歌以備覽觀矧吾儒
與二氏分馳鼎立於當代哉昔韓昌黎稱一世大儒
力排異說原道一篇凜凜乎與日月爭烈及居潮時
貽大顛書累幅至留還留衣又何兩截也彼其所以
非之者非其流於邪者也所以是之者是其近於正
者也故曰通於儒者始可與談佛老矣紫栢道人字
達觀早失恃怙廿歲出家不識文字立禪三年苦行
持戒一旦頓悟藏典羣書了然領會雲遊遍天下腳
不至席者三十年像若彌勒心若寒潭聲若洪鐘口
若懸河靜慧玄朗名傾海內薦紳貴倨每折節下之
道人內大慈悲外嚴戒律世擬爲臨濟尊宿復出云
於人無貴賤大小持平等心待之故賤者小者喜其
容貴者大者目爲傲得其門而入者靡不歸依不得
其門而入者閒爲排詆道人故以此得名亦以此賈
禍道人自謂有義命存焉吾不知有名實也吾不知
有禍福也此可以槩其生平矣歲庚子玉芝子與南
康子同繫福堂閒談名理南康子喜誦佛經予獨不
喜誦佛經每嘲云即心是佛耶即口是佛耶南康子
未與道人面而心嚴事道人筆札相往來嘗出其觀
音贊示予兩人相賡和道人有當於心也因了戒子
寄予茶貽予半偈予酬和之又爲予作石佛渡海記
語語皆明心見性又贈茶扇香花四偈各有唱和恨
不一見以償夙心無何訛言搆大獄與蔓延善類中
外震悚道人亦以罣誤下於理兩人幸相見之晚也

道人拷訊時神色自如持議甚正以衰老殘軀備嘗笞楚抵死不屈有烈士風時嚴寒道人且凍餒予施一盂飯一蒲團一衲衣道人晝夜跏趺不寐環匣桑繫者扣之隨人啓迪無非接引向善不勸空談幻語惑人宜當代賢豪樂與之遊甚廣也癸卯十二月初五日入獄十七日無疾坐化壽止六十一先是道人授彦先偈若預知其將化者又與予論朝聞道章甚有解脫處化之日說偈若干首至五鼓語人以圓寂人莫解天明戶啓呼姜湯淨口作念佛聲出門就地坐衆驚扶坐榻上閉目不語衆走報道人逝矣予往視之大呼道人去得好記著麼道人復張目視予自啓手扶兩足跏坐而逝舁出閒地經六晝夜旋風曝日陰翳嚴霜飛沙落垢摧折備至儼然端坐神采煥發現光明狀予與圜中人靡不目擊歎異焚香頂禮佛聲浩浩及埋瘞土穴中七越月啓骸南遷幻身如生不毀世未曾有此平湖陸西源親歷其事者吁異哉豈其巨靈呵護抑道人自護有神歟江南士人某等嘉其神異治龕藏魄歸葬初修山寺中道人逮繫彦先始終周旋曲至復手錄圜中問答語偈以授舊遊者自謂於道人有夙緣乞予一言敍之予惟佛氏不立文字此錄不足爲道人有無生死一大事乃前知其故至滅不亂性留不壞身蹤跡昭然靈異如此此非修持於一世者可得而驟至也又豈末世緇流所能彷彿其萬一也哉

玉芝子湘源曹學程撰

紫栢老人圜中語錄

示潭柘寺僧衆

水緣濕燥山以高崩此有因所致爲福致殃爲惡致祥此何因耶因自多生凡夫不覺耳老朽出山山門無恙欲不待請主先往焉彼必以餘事累汝等姑待之汝輩遇境慎勿驚以因不屬汝輩故也雪寒茹屋亦不惡饘湯爐炭苦痛呻吟總是意樂三昧不信請於老朽瞑目地驗之

被逮答檀越

逮朽既被逮已有世智辨聰輩憤然謂余曰和尚厭

離塵界宜儵然無累何載遭白簡猶戀戀京師致今日之苦耶曰檀越以何物爲塵界何物爲苦乎深山大澤虎豹龍蛇居焉蛇虎未嘗不苦人也然探淵者則得珠鑿山者則獲璧是見珠璧之爲利未嘗知有龍蛇虎豹也吾諸大乘沙門以利濟爲事方冒難以救援安知塵勞之可出無上大寶失之於窮子方矢浩劫以追求烏知分段之可惜特患衣珠之險未險耳不患衣之頻易也朽乘此解脫其軀殼豈但解脫鶉臭弊衣乎內衣之珠不假外得夫何苦哉檀越言苦異乎朽之爲苦矣

與曹直指夜談

曹直指舉蘇長公羅漢贊曰右手持杖左手拊石爲手持杖爲杖持手宴坐石上安用杖爲無用之用世人莫知尊者曰入道之機機則透微微透則手杖皆離故曰離微入道之眞機直指曰東坡東坡手杖如何有時用也有時捨作甚麼尊者曰撐天拄地

先以欲鉤牽後令入佛智此維摩詰所說也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此老氏所說也皮毬子以二氏之說觀其所以然不過至人照圓衆人照偏偏則泥圓則通既謂之通矣則事無大小理無淺深譬入而心通矣奚疑之有哉雖然理通始於檢名故名不檢則實不得實不得則義不精義不精則理不易窮理不窮則性命之學安從而入歟故有志於性命之學者倘不知自重而飲食男女之欲亂其眞即世間功名事業尚了不來況大於此者乎

示吳彥先

萬曆庚子師寄園中南康子吳中石佛贊云獄室名福堂檢名實自詳因苦生覺照覺則物我忘今所說似重拈此義也弟子李麟記

觀夫名利之來非無所本也若以四大觀身前境觀心則身與心何殊焦穀芽石女兒哉以衆人不知此觀不醉乎名則醉乎利矣殊不知緣名利而逆觀乎身心緣身心而逆觀乎身心之前者名耶利耶身耶心耶吾不得而知也

示郢中仇文學

咄咄胡爲睡螺螄蚌蛤類一睡一千年不聞佛名字此偈釋迦老子爲弟子阿那律陀正聞經時貪睡交

眼警其昏惰而說也嗚呼五欲之重莫重於睡故睡重者雖西施嗖其唇春雷奮乎地不知聲色爲何物夫聲之與色此衆人之常習也及乎睡而聲色當其前有眼不見有耳不聞由是觀之則睡酒之醉人較其餘醉其茈大矣故曰昏魔不斬散魔不召而集葢昏之與散必根乎念念必根乎感知念根感念本無我我旣無我則受感者誰知屬觀無受屬止觀足以鑄昏止足以汰散昏鑄則明散汰則靜明與靜固有之性德也以性變而爲情昏散生焉若然者明非固有昏則無源靜非固有散亦無地衆人不知以昏散明靜爲兩物所以情之復性卒不易也

警大衆

皮毬子曰時不可忽一忽時則昧心心昧則何事不昧哉由忽生怠怠習一長則氣爲主心爲奴矣故臥薪嘗膽非虛設也謂勾踐能之我不能此不知自重耳若知自重則天地萬物皆末也我本也雖然性旣變情則自無待而爲有待有待則物我亢然順習則喜逆習則瞋此情爲政而性隱矣性則智周萬物而不勞形亢八極而無累故能會萬物爲一已一已則已外無物物外無已以物外無已故我用卽物用也以已外無物故物用卽已用也知周不勞形亢無累復何疑耶經又曰若能轉物卽同如來由是論之我能轉物謂之如來則我被物轉謂之如去如去卽衆人也如來卽聖人也聖則無我而靈凡則有我而昧昧則忽時忽時之人憂不深慮不遠不知自重耳人爲萬物之靈而不知自重皮毬又何言哉（師別號皮毬）

十一月二十九日被逮別潭柘寺偈

寒潭古柘映靑蓮野老經行三十年留偈別來衝雪去欲乘爽氣破重玄

出潭柘示僧衆偈

達觀老漢出山去堂內禪和但放心頭上有天開正眼當機禍福總前因

臘月初五日從錦衣衛過刑部偈

大買闖入福堂來多少魚龍換骨胎恐怖海中重睡穩翻身驀地一聲雷

聞柝

匿王問法忽齊年自謂觀河不見遷我有眼根聽夜柝却沈豐蔀更冷然

柝聲未斷鈴聲續誰是聲兮誰是聞却憶法堂鐘鼓候古來魂夢更紛紜

同曹侍御諸文學集吳彥先夜談

白法剖微塵翠濤生噓唾何妨眞與俗兩釆夜深賭一見原來是故人同心何必在同身者條擔子誰輕重兩道眉毛綽有神

傾蓋白頭匪兩人祇緣岐念總同身兩肩擔子誰堪任箇有生來一點神曹和

示吳彥先

江南知識隔風塵獨影郡從暗地親長嘯一聲空界裂誰知針芥在羇人

羇人敢必至無罪要識生機即死機覷破死生原一貫羽還走也足還飛

相逢不必問前因藻鏡離塵萬象新花裏故園應自好溪聲山色總宜人

日高三丈尚慜眠絕勝雲林鼻觀禪却被頭陀閒擾醒夢魂無地更留連

寄示法密

闍雞可是執金吾火鑊冰山事有無試問密郎何所解區區六尺等交蘆

色空偈示楊中涓

閒居徒自伴花眠誰謂花神解說禪空色兩關留不住春風幽鳥領三玄

添數珠偈

一線穿珠百八偶然一珠墮落何須物外追尋即把覺迷添著

臘月十一日司審被杖偈

三十竹篦償宿債罪名輕重又何如痛爲法界誰能薦一笑相酬有太虛

坐來嘗苦虱侵膚支解當年事有無可道竹篦能致痛試將殘脞送跏趺

十四日聞擬罪偈

夙業今緣信有機南中蓮社北圜扉別峰倘有人相問師子當年正解衣

憶介公

誰能念爾衝寒去傀儡提撕豈有神長別莫談身後願好從當下剖微塵

憶卓老

去年曾哭焚書者今日談經一字空死去不須論好惡寂光三昧許相同

十五日法司定罪說偈

一笑由來別有因那知大塊不容塵從茲收拾娘生足鐵撅花開不待春

十六日臨化說偈

事來方見英雄骨達老吳生豈夙緣我自西歸君自北多生晤語更冷然

南北經行三十年鈍機仍落箭鋒前此行莫謂無消息雪夜先開火內蓮

盡稱達老鼓風波今日風波事若何試向明年看老達風波滿地自哆和

潭柘雙青謾說龍相依從犴更從容主人歸去香雲冷好臥千峰與萬峰

幻骨吾知無佛性從來稱石總虛浮夜深寒照吳門月翻笑生公暗點頭

幽關寂寂鎖難開那道沙門破雪來饑鼠何妨囓法喜凍膿早許委黃埃

夙願平生未易論大千經卷屬重昏怪來雙徑爲雙樹貝葉如雲日自屯

啓龕須記合龕時痛癢存亡爾即伊不必燕雲重眷戀此身許石肯支離

山鬼不必賽水神胡可解枯木冷重雲獨見田侍者人生那忽死死者生之府法門何所聞付諸金壺鼓

識所知手字致江南諸法屬等各各自宜堅持信心老朽休矣不得載見特此爲別付與小道人持執示覽護持三寶棱嚴徑山刻藏事可行則行不可則止癸卯年十二月十六日

不佞少事鉛槧從諸名賢遊郎聞紫栢尊者德風籍籍以爲肉身大士竟媿火馳方

內無從快覩劫外青蓮也。壬寅歲。彥惟白簡。逮繫比部獄。明年癸卯冬。聖上以奸書震怒。大索國中。而尊者以弘法來忌。亦掛彈章。比聞難。一衆股栗。而師從容笑語如平時。乃以佛法開譬。僧衆夷然。出山赴詔獄。無何入西曹。彥幸獲歸依焉。初聞師嚴冷不易覩。及見則深慈等悲。沁人心髓。彥因炷香求心要。師爲拈毗舍浮佛半偈云。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有。令久久持誦。且爲決了其旨曰。是身無從。合由四大。是心無從。起因前境。試推四大及境。更何所從乎。凡夫不知性變爲情之旨。隨情起執。生死浩然。聖人以理折情。性斯復矣。性復情空。何生死之有哉。彥惟時如後夜聞雷。顧念古人求法。至於立雪斷臂。而彥罪累凡愚。沈迷牢戶。乃忽聞萬劫出苦之因。法乳恩深。即捐頂踵不足明報也。師既居圜久之。彥時時從。開同曹直指沈令尹。鄖中諸文學。闡扶儒釋性命之淵奧。如河決川委。隨宜說偈。衝口而成。及被訊。以衰殘歷諸刑苦。凡侍者皆心欲落。而師雲閒水止。了無一事。甫入圜。輒又渠渠以佛法勸發一衆。蓋其定慧精嚴。壁立萬仞如此。臘月望。合爪說偈。係語彥曰。道人將去。彥愕然曰。師不念法道。不念衆生耶。殷勤啓請。而師顧笑曰。去得快。來得快。旋即爲吾浙何君說轉生歌。而彥以倉卒未之錄也。越二日。既曙。圜扉啓。師遽出戶仰視曰。辰刻矣。因呼姜湯淨口。遂地坐。連稱毗盧遮那佛數聲。衆驚扶坐榻上。遂瞑。直指君聞之。倉茫及榻前大呼。去得好。記著麼。師乃更微睇直指君。啓手斂足。輾然而逝。即十七日辰刻也。隨舁坐露地。霜風塵沙。種種摧蝕。經六晝夜。而神采溢發。如未度世。既出獄。以師遺言毋斂。僅周以藁梩。而土掩於西郊。會甲辰京師大水。城闕皆崩。四郊如海。諸弟子念師在巨浸中。命田侍者鳴諸當事。得歸龕。陸比部西源於孟秋十三日。躬往視事。七尺之土未乾。疑師且水化。及破封而端坐如生。不動不變。一衆號呼。歎未曾有。嗟乎。此豈非光明碩大超格越量不可思議之肉身大士乎。彥遇師晚。即

於宗乘教理未有證入終日戴天履地而其高厚非所能知然其甘禍患如遊戲等生死於往來其滅度也則併幻身而不壞其一息之存也則困頓刑楚了不入意而勤勤懇懇逢人勸誘必欲出之苦海有如拯溺救焚目不及瞬而手不及援者如是而曰非大修行人非眞聖賢則凡古之聖賢皆不足信也師入圜中隨地隨時隨人橫口法施若決藏海滔滔滾滾香象鼴鼠無不滿腹隨人手錄各各攜去而彥所見聞者則盡此帙中先以致江南法屬授諸梓而後徐致其餘所恨獨少轉生歌耳嗚呼微言未絕靈光妙音豈違咫尺哉

萬曆甲辰中秋朔竺靈居士吳中彥彥先甫和南記

紫栢老人集卷之一

明　憨山德淸　閱

法語

釋迦文佛以文設教故文殊師利以文字三昧輔釋迦文而用揀擇之權於楞嚴會上進退二十五聖獨選擇觀音當機無有敢議其私者觀世音雖彌陀輔佐亦以聞思修入近乎文字三昧故釋迦文佛亦退三十二億恒河沙菩薩獨進觀世音豈非此方眞教體淸淨在音聞歟若文字三昧不以音聞爲體是猶花不以春爲神豈眞花也哉蓋文字根於音聞音聞根於覺觀覺觀又根於無覺無觀者佛意欲一切衆生因有分別心入文字三昧因文字三昧入音聞之機因音聞之機入無覺無觀無覺無觀既入則最初有分別心至此不名有分別而名無覺無觀矣夫無覺無觀者所謂正因佛性也正因佛性既變而爲情苟不以了因契之則正因終不能會也了因雖能契正因若微緣因熏發之則了因亦不能終自發也緣因卽文字三昧之異名也了因卽音聞之機之異名

也。學者苟能觸類而長之。則文殊文字三昧與觀音音聞三昧。皆不在文殊觀音與釋迦文佛。在我日用而已。故老龐曰。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諧。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柴水即老龐文字三昧也。神通即老龐音聞之機也。惟吾自偶諧。即老龐了因契會正因佛性者也。即此觀之。凡佛弟子。不通文字般若。即不得觀照般若。不通觀照般若。必不能契會實相般若。實相般若。即正因佛性也。觀照般若。即了因佛性也。文字般若。即緣因佛性也。今天下學佛者。必欲排去文字。一超直入如來地。志則高矣。吾恐畫餅不能充饑也。且文字佛語也。觀照佛心也。由佛語而達佛心。此從凡而至聖者也。由佛心而達佛語。則聖人出無量義定。放眉間白毫相光。而爲文字之海。使一切衆生得沾海點。皆得入流亡所。以至空覺極圓。寂滅現前而後已。若然者。即語言文字。如春之花。或者必欲棄花覓春。非愚即狂也。有志於入流亡所者。當深思我釋迦文以文設教。所以然之意。如其明之。即文字語言可也。離文字語言可也。如其未明。即文字與離文字皆不可也。非即非離亦不可也。

師曰。娑婆世界與十方衆生世界。皆根於空。空復根於心。故經曰。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有漏微塵國。皆依空所生。第衆生膠固於根塵之習。久積成堅。卒不易破。故諸佛菩薩。先以空藥治其堅有之病。世之不知佛菩薩心者。於經論中。見其熾然談空。遂謂佛以空爲道。謗其門曰空門。殊不知衆生有病若愈。則佛菩薩之空藥亦無所施。空藥既無所施。又以妙藥治其空病。然衆生膠固根塵之習。雖賴空藥而治。空病一生。苟微佛菩薩之妙藥。則空病之害。害尤不細。世以佛門爲空門者。豈眞知佛心哉。或以曹溪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之語。橫計於心。便謂我本來無一物。又有何塵埃可染。請自審察。我既本來無一物。人擧手搯我。我隨喜。人以手戟我。我隨怒。現前喜怒又何物乎。如此物不能直下爆破。則礙膺長劫有在。敢謂橫計者本來無一物。即曹溪之本來無一物乎。佛菩薩說法。如良醫用藥。如良將用兵。藥與兵豈有常哉。但察病人與敵人情之所在何如耳。苟得其所

在之。情則藥與兵如庖丁之解牛矣。故世以佛門爲空門。及掠曹溪本來無一物。爲自已本來無一物者。皆刀折而牛未解者也。佛菩薩知衆生迷心而有空。迷空而有身心。迷身心而有前塵。前塵卽世界之屬。身心卽衆生之類。然世界與衆生離空則無有根。空離覺心則亦無根。故佛菩薩敎衆生始以解空。終以悟心。心悟則空與世界衆生皆不可得。所謂大覺心者。譬如浮雲相盡不待擧目而明月在前矣。浮雲則空有之譬。明月乃喩固有之常光耳。或進曰由塵而達根。由身心而達空。由空而達心。乞師指某甲只今心在何處。師笑曰汝若無心。設此問端又是何物。進者罔措。師曰將心問心。指心不知心。是汝錯。是梅西錯。曰是學人錯。曰汝若果知自錯。則汝行裏坐裏饑裏寒裏境緣順逆是非裏。能不忘此錯。則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有漏微塵國。皆依空所生。汝有日自知在不惟衆生國土與虛空皆在汝心。卽大覺心。離汝心亦不可得。進者稽首而退

夫理性之通也。情性之塞也。然理與情而屬心統之。故曰心統性情。卽此觀之。心乃獨處於性情之間者也。故心悟則情可化而爲理。心迷則理變而爲情矣。若夫心之前者則謂之性。性能應物則謂之心。應物而無累則謂之理。應物而有累者。始謂之情也。故曰無我而通者理也。有我而塞者情也。而通塞之勢自然不得不相反者也。如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相近則不遠復之謂也。相遠則不知復之謂也。不遠復根於心之悟也。不知復根於心之迷也。故通塞遠近悟迷。初皆無常者也。心悟則無塞而不通。心迷則無近而不遠也。嗚呼心果何物乎。能使人爲聖人。又能使人爲衆人。聖人與衆人亦皆無常者也。顧我善用心不善用心何如耳。心之爲物。不可以內外求。不可以有無測。內求不免計心於身內。外求則不免計心於身外。有求則不免計心於聲色形骸。無求則不免計心於寂滅虛空。如是求悟心者皆不善求者也。故曰離心意識參。若然者若攀緣心不歇則情根終不枯。情根不枯則心意識終不能離。心意識不能離則神不凝。神不凝則不一。不一則不能獨立。不能獨立則

有外有外則有待有待則物我亢然故觸不可意事不免勃然而怒遇可意事不覺欣然而喜喜怒交戰寤寐無停要而言之不過總爲心意識撥弄壞了也故眞參學者寒不知寒饑不知饑勞逸相忘形如枯木心如死灰方此之時知得心意識無坐地處如是積久一旦根塵逈脫常光現前至此則心之內外有無非內外有無皆憑我說雖說黃皆自然與修多羅合所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是也古德有云不是死中發活一番終是藥汞銀觸火必飛去矣又曰不是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此皆親證實悟之樣子也年來禪學與道學之徒初不知心是何物便潑口談禪孟浪講學一涉危疑便喪膽亡魂被境風吹壞了娘生鼻孔作不得一些主宰實不如三家村裏一丁不識不知但種田博飯吃人也

龍樹乃九地菩薩其破四性則曰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如嗜欲淺而天機深者一聞而能思思而能精精而遺聞聞遺所脫所脫則能消能所既蕩雖處於境緣順逆之中應而無累則多生種子現行日損一日損之又損終至於無損忽然契同由是觀之則前之所謂根塵既消者與夫忽然契同者果一耶二耶一則前不是後二則舍前無後而學者不媿推四性之不精反疑龍樹之偈無驗譬病重而不耐服藥見病不去遂大怒而罵藥無驗也夫治身病必以神農爲藥師治心病亦必以龍樹爲藥師舍神農本草雖華陀扁鵲不能治身病而學者欲治心病不以龍樹破四性之偈治之欲其病愈亦未之有焉此偈予初聞而駭既而疑因痛思不已用之境緣順逆之際多敗績敗愈多戰愈力自是敢戰而拚死予始勝噫要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若是種田人聞此必淚墮後生小子理惑心浮不知慚媿業必不消病難坐愈加以聞誨生不受善之心甘作護短之金湯嗚呼哀哉我知龍樹復生耳提面命不遭病者之唾罵無有是處

夫利刀出匣光芒耀日削鐵如泥凡梓楠松栢經其斫削必皆成器此善用刀者也有等癡人刀雖快利惟用割泥泥無所成器刀刃日損此不善用刀者也

譬如衆生心性本妙。不以定慧觀照。惟縱攀緣。奔塵莫返。流浪生死。幻苦愈深。了無出期。此豈善用心者哉。如利根上智。以心性之光。照破根境。兩俱無性。定慧功成。即塵勞而得解脫。即情識而達智光。如是用刀。得非剖金削玉。凡所成器。堅完不壞。滿盛甘露。徧灑一切。凡沾滴許。熱惱清涼。得無量百千三昧。皆非外來。以心性本有故也。故曰善用其心。八萬四千煩惱。即八萬四千三昧。不善用其心。八萬四千三昧。即八萬四千煩惱。嗟乎。刀本無二。善用則無割不成。不善用者。刀日就損

夫光有眞妄。眞則照萬古而無待。妄則粘六塵而發光。故曰離暗離明。無有見體。離動離靜。無有聽質。通塞離而恬變喪。則嗅與嘗。如糞中香。氷中火。合離離而生滅。滅覺之與分別。則有名而無實矣。然塵之與根。必相資而有。相資而無故。因境生心。謂之粘妄發光。不因境生。而孤明圓照。始謂之無待之光。無待則內外之情空。有待則內外之情封。情空。性復。 情生性迷。故物能轉物者。物爲入路之資。所以情不煩遣而空也。老龐曰。我見石頭。始得目前萬境俱融。又曰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諧。蓋此老以了知爲火。燒空根塵。有待廢而無待全。全則無外。無外則更無纖塵爲我障礙者也。曹溪聞客讀金剛經。一聞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即根塵解脫。而靈光圓。此謂之見道。未明道也。故曰尊其所知。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比來學道失宗。見道與明道。多混談而不清。甚且不免認情爲性。所以長沙岑大悲哀而說偈曰。學道之人不識眞。只爲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此實爲天下認情爲性者。頂門針也。夫夫乃男子之稱。有男子之稱。而無男子之實。所謂假男子而實婦人也。如曹溪初本賣柴貧漢。一聞金剛經。便直下無疑。此眞奇男子也。夾山回頭。船子命斷。則子疑父。而父不得不翻船矣。光甫汝既發心持金剛經。於憎愛榮辱交加之際。若不能以曹溪所悟者痛治現行。則有待之情。終難復性。性不復。則三塗一報。五千劫。乃光甫所當憂者。光甫勉之。示光甫

漢大傅疏廣。上疏乞骸骨。帝賜黃金二十斤。太子贈

五十斤廣歸里中日令家供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相娛樂歲餘金將盡廣子孫勸立產業廣曰吾豈老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供衣食今復增益之以爲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況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於是族人悅服又龐德公釋耕於隴上而妻子耘於前荊州刺史劉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受祿後世何以遺於子孫乎德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我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嘆息而去二翁皆世諦之賢者其所見高明如此吾曹爲出家兒不乞食自活而貪人供養橫受非禮究其咎之所自不過圖穿現成衣吃現成飯耳夫惡勞好逸人之常情衣不天降飯不地涌一衣一食皆必出自勞勤人勞勤而我安享之計欲久享而無患者無有是處疏仲翁本漢廷老臣賜金而不敢獨享與族人共之即其子孫亦不得有吾曹既處四民之外乞食以資殘喘則外四民其誰爲我檀施哉檀施雖士農工商之不同然寸絲粒米皆出於勞勤也其勞勤而得之而歡然惠我者爲欲求懺其罪與增其利益耳倘我有僧之名無僧之實必不能自利利他他生異世須改頭換面爲畜生身酬其惠施始得如閻羅老子許汝滑稽輭頑瞞得他過則天堂地獄五福六極之說皆妄語也如來聖人豈爲此妄語誑衆生耶且飲食男女人之大欲於此四者之中果然立得脚跟定何必避城市居山林乎此就上一等僧說蓋其佛知見已開佛悲願已發故也如此種僧豈有供養之而不能雪罪與增利益哉若佛知見雖未大開悲願雖未大發但能誦佛之言稍解其義依解修行此種謂之中等僧如但誦佛言不能解義惟恐玷法門勉强守戒此種謂之下等僧此三種僧雖淺深不同皆非有名無實者若人恭敬供養必罪消福長夫復何疑外此三者皆凳民非僧也汝向來雖祝髮而於僧之實曾反思無愧否僧實有愧則外侮之來實自取之故老人特舉西漢疏仲翁東漢龐德公兼上中下三種僧說以示汝汝當刻其心忘其形痛

哭讀二三十過則後來做好僧從今日始（示鑒東峯嚴寺了凡）

予讀東坡觀音贊乃知東坡非迂儒所能彷彿也東坡以爲一身之微八難萃聚何異一絲懸九鼎乎方此之時身不待忘而自忘身忘而世獨不忘無有是處身世忘則根與塵齊喪而無偶根塵無偶識自滅智智照靈源所忘流入向所謂火坑刀山猛獸毒藥一切衆苦至此皆我入流之師也故入流不難了痛不痛爲難果當痛之際痛究此痛果生於根耶外塵則無根果生於塵耶外根則無塵外塵則無根根乃塵家之根根豈我有哉外根則無塵塵乃根家之塵與根無二無二則一一則無外無外則無待至此喚甚麼作痛若了不徹覺有絲毫之痛豈眞無待哉但衆生於此不徹了便與無待血脉斷絕無待血脉斷絕則有待血脉自續矣有待血脉既續橫見心外有法此非衆生以二故一身受衆苦乎苦極光回直照無待無待則無我況有物耶物我忘而照不枯則靈源妙湛偏洒焦枯枯沾甘露槁而秀茂此非若能眞不二卽是觀世音耶

死生回環愛憎爲根故我無心則夢中天地人物不須遣而自空空待天地人物而名我無心時雖空亦無地也人爲萬物靈不知此而他知則靈者昧焉所以寒暑迭遷古今代謝榮榮辱辱死死生生皆能劫我也如靈不昧則偶心空偶心空則彼劫我者豈待我建旗鼓然後逃哉人而知此則千窮萬變我應之而不勞矣

夫饑而食寒而衣此人之常情也一旦辟穀而服水茍非有大於生死者吾欲求而得之得之則死生雖烈而不能禍福於我如是則水可服也如食雖辟水雖服而情根不枯忍饑妄想則服水不若吃飯爲愈耳吾聞服水之源源於智積菩薩菩薩以衆生不得道者昏散累之服水則饑饑則不能睡不能睡則醒多而睡少也醒多而睡少心持半偈志專神凝而妄想不生妄想不生則身心之執受終將無地矣故曰月在上方諸品靜心持半偈萬緣空緣空則我無偶我既無偶緣豈獨有偶哉噫至此則固有常光寧待生心而現前乎溈山曰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眞

常不拘文字文字根塵也即此觀之辟食服水初若細事而收功之大如未見獨者難與言也示服水齋

佛言凡三寶之地辨造飲食供養佛法僧之所謂之香積廚故辨造飲食者三德不解六味不辨彙自已身口意三業不淨則辨食之所不名香積廚謂之穢積廚矣何謂三德清淨柔軟如法是何謂六味淡鹹辛酸甘苦是蓋奉佛供僧之食若不精潔葷穢不揀便失清淨德若不精細甘和稍有粗澁便失柔軟德若不隨時措辦制造得宜忽略縱情彙未供流涎便失如法德又三德若無六味調和亦不成就蓋淡味爲諸味之體鹹味其性潤能滋於肌膚故味之調者必以鹽爲首辛味其性熱能暖臟腑之寒故味之辣者爲辛酸味其性涼能解諸味之毒故味之酢者爲酸甘味其性和能和脾胃故味甜者爲甘苦味其性冷能解腑臟之熱故味齒者爲苦汝等即三德六味諦審觀察了知德之所以然與味之所以然之說加以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之心率領六根四肢勤勇善巧辦造飲食奉佛供僧此人功德假使以滿虛空七寶布施無量劫不生疲厭慳悋之心與相較量其功德亦萬不及一何以故三德無闕六味無失此等飲食若觸佛鼻若入僧口如嗅旃檀如飲甘露五內調和百毛暢悅身適心安顯資色力冥資心力色力得資則身康健心力得資則神無擾身康健則進道有資神無擾則觀智易成凡飲食不如法則身多病心多擾身心既病且擾而能精進開悟者無有是處即此觀之修行人之性命實繫於廚中人之手故廚中人三德不辨六味不精謂之牛頭阿旁殺人無外如三德辨六味精更以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之心率領六根四肢如法辦造飲食奉佛供僧者謂之大慈悲菩薩故曰三千諸佛皆出在廚中又爲常住慳悋不尊賢敬貴當來得餓鬼報爲常住破費不察來處艱難當來得貧乏報又辦造飲食六根不謹九竅放肆四肢不淨當來得糞蛆臭蟲報如上所述皆如來所言若聞若見當生慚愧遵而行之愚癡必破般若必開衆罪必消萬福必集現在身心安隱當來得無上道登菩薩位佛言無誑廚中佛子當體佛

心出苦有分在示財
夫淸淨本然則無方所云何忽生之後山河世界列
焉自是則有方所矣方有東西南北之名有名則必
有實故西方屬兌東方屬震北方屬坎南方屬離華
嚴善財童子遍參知識何故略三方而獨詢南方得
非南方離卦在耶蓋離中虛虛則明明則文故曰離
乃文明之象也夫文字語言必本於音聲音聲又本
於自心之虛靈華嚴四十二字字字包含義理無盡
誠以字本於聲聲本於心心乃我固有之虛靈也且
此四十二字攝四十二位法身大士因諸大士皆處
南方故善財不憚百城烟水境風逆順審於百尺竿
頭更進百步者蓋欲歷盡諸大士門庭故也嗚呼諸
大士門庭豈易歷哉苟不能以理折情則死生禍福
之關誠不易破即首楞嚴五十五位眞菩提路自初
信以至等覺金剛道後於四十二品無明重重歷煆
無明煆盡而妙覺始圓亦不出以理折情四字㒷以
理無我情有我善造道者能以無我折有我則有我
日消而無我日光光則明明則虛虛則靈靈則通既

通而靈則我曹求無上道之能事畢矣故善財餘方
不詢而獨詢南方者蓋離心之譬也亦心外無法故
也既知心外無法則目前萬境頓融萬境融而謂我
獨存者則此我何異龜之毛兎之角哉藏子如駕此
始知問南非問南也乃問離也非問離也實問心也
聽心不見心豈可以心問心耶悟則勿問疑則別參
〇予讀長沙岑禪師偈始知認識神爲佛性以虛空
爲家鄉者不獨近世有之而季唐時已有之矣蓋此
輩但知日用昭昭靈靈之識神便爲佛性殊不知唯
見性者識神即佛性也而未見性者佛性即識神也
即此觀之識神與佛性固非兩物若未見性則識神
是識神佛性是佛性斷不可儱侗而混說也如混說
之則聖凡不分悟迷不辨聖凡不分而白衣有妄坐
龍牀之罪悟迷不辨則衆生邪正不明是故佛祖門
中教有性相宗有照用或信性而不信相終陷斷坑
或信相而不信性必墮常穽或信照而不信用則情
根難拔狂逞口解故潙山訶仰山曰寂子汝莫口解
脫或信用而不信照則狂魔入心滅裂因果欺視死

生以爲知解絕無毫釐之用要在行得一分是一分徒誇知解於死生關頭終靠他一點不得殊不知徒誇知解而不能行固是病若全無知解而滅裂橫行則其病更大故長沙老漢哀愍是輩而說此偈偈曰學道之人不識眞只爲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

蘇子瞻曰君子與小人之心皆正君子與小人之腎皆邪然君子能以理養心故心行而腎從之小人不能以理養心故腎行而心從之心行而腎從之此邪從正也腎行而心從之此正從邪也邪從正則情消而理漸明正從邪則理昧而情漸流情消而理明則心將復於性也理昧而情流則心漸累於物也心將復於性則坤復乾有日矣心漸累於物則坤終不能復乾矣蓋乾即理也坤即情也心之爲物以理養之則終復性不以理養之則漸將流於情矣情如水故以墜爲性理如火故以燄爲性墜則必墮於汚暗燄則必升於高明故汚暗是腎之氣分高明是心之氣分心常近於理腎常近於情惟性也處於理情之間苟以正學之水澆灌之則靈苗日茂不幸以邪學之水澆灌之則稊稗日長靈苗心之譬也稊稗腎之喻也昔人有言曰取將坎位中心實點化離宮腹內陰從此變成乾健體潛藏飛躍盡由心此詩意謂性變而爲情乾變而爲離坤變而爲坎矣則乾之一陽陷於坤之二陰坤之一陰處乎乾之二陽離心之象也坎腎之象也至人知其如此故窮理盡性則坎之一陽可得復而爲乾也離之一陰亦當還其坤也予以理觀之則坎離既濟之說乾坤反覆之機本自了然何必疑滯而道家者流或以鉛汞名之至於龍虎梨棗嬰兒姹女種種名之者不過勸人於此道苟有志者自然不厭其名相瑣瑣困而求之困近忘忘則馳求心自歇馳求心既歇或於眞人謦欬之間一聞千悟則知性既可變而爲情情獨不可變而爲性乎情既可變而爲性則凡人而求爲眞人亦非分外事也自是情習漸除道心愈固情習既除則離中之一陰將還坤矣道心愈固則坎內之一陽終復乾也純陰消盡純陽復全則能入水不溺入火不焚金石可以

直度虛空可以遊行故曰從此變成乾健體潛藏飛躍盡由心雖然此雖易知實難行者也蓋衆生情習純熟如油入麪苟非至明至勇者欲麪之出油不亦難哉

夫世界實有則終不可碎微塵實有則終不可合今則合微塵而爲世界碎世界而爲微塵卷舒無常而合碎不昧無常則多一情盡不昧則合碎機存情盡則理有而塗窮機存則情枯而事顯是故大地雖堅觀等輕雲一身固愛了如聚沫形遺則神全神全則念息念息則心有而無生形遺則身虛而有用無生則靈而無我有用則無我而靈夫近取諸身可謂親矣遠取諸物可謂疎矣故衣食親於房室房室親於田畝田畝親於衆有之地今迦文老人呼須菩提而問之曰碎大千世界而爲微塵可爲多乎須菩提聞末知本以爲塵雖有多碎之名初無多碎之實蓋外世界則無微塵故以世界觀微塵塵本無塵以微塵觀世界世本無世嗚呼世界於我可謂疎矣一身於我可謂親矣苟能因疎而悟親則飲食男女之欲豈待宰割身心竭力排遣然後清淨無累耶雖然衆生自無始以來計四大假合之軀必爲我有計四蘊合轅之心亦必我有執著不化堅如大地如油入麪欲其視堅成脆觀有即無而天機淺者固不易也如徐無鬼一見武侯便能轉其常情故使武侯憮然五欲之中無量熱惱頓化清涼此非我忘而物遺神合而形解者孰能至於此然不若點疎而悟親方省傷鋒犯手之喘即此觀之天機深淺則悟有先後故見過而訟輸於顏氏又知人者智自知者明顏氏非自知之明則過亦不易見非力行之勇則過亦不易訟吾與二三子多生有般若之緣適有此聚秋風既高行色搖搖此別之後志各堅牢自度度人泛舟驚濤一呼而上誰非傑豪三呼不應我涕沾袍念其同體無損秋毫背本逐末始竮悴憔示弟子

夫知廢則覺全知立則覺隱隱則昧昧則無往而非障也至於色之障眼聲之障耳香臭之障鼻味之障舌觸之障身法之障心所以根塵汨然常濁而不清矣嗚呼我之靈臺本來空清以種種障之自是空者

不空淸者不淸空者不空則於無色處橫謂有色無觸處橫謂有觸無身處橫謂有身無心處橫謂有心身心備則死生好惡不召而至焉此何以故以知立覺隱故也夫知也者已發而昧中者也覺也者發而中節而不昧中者也昧中則不和不和則何往而非率情也情有私而性無我故率性則何往而非靈古德曰無我而靈者性也旣曰無我而靈所謂色聲香味觸法眼耳鼻舌身意此十二者果有障乎果無障乎有障則有我有我則不靈所以根根塵塵皆成我障唯見性者了知性外無心心外無法以故種種凡爲我障者不煩觀空而後空澄淸而後淸所謂本來空淸者如天廓雲布未始不昭然者也覺慈來前吾語汝若果能覺則無往而不慈矣慈則視物之生卽我之生不覺則我生非物生物生非我生抗然兩立兩立則分別起分別起則好惡不期私而私矣私則謂我生可貴物生可賤戕物之心莫知其然而生焉此心果慈乎果不慈乎汝若知此則覺自全知自廢覺全則無不照知廢則無不公公則自然無我無我而行慈此所謂覺慈也覺慈勉之示覺慈

夫衆人之與聖人初非兩人也聖人人也衆人亦人也然聖人則無往而非率性衆人則無往而非率情率性則惺寂雙流率情則昏散齊驅惺寂雙流則根塵空而不廢能所之用昏散齊驅則根塵障而昧一眞之體故我永嘉大師於無門之中開此十門門雖次第理實一條譬之珠雖有數線本一條故心通理達者門無不歷淺深不同然其究竟不越乎理卽也天台智者大師有六卽之科一理卽二名字卽三觀行卽四相似卽五分眞卽六究竟卽此六卽精而明之則楞嚴五十五位眞菩提路不煩徧探而其要領在我矣覺皮來前吾語汝汝當諦聽此集乃永嘉祖師心髓也始由讀讀而誦誦而持持而精精則一一則獨立獨立則物我平等古今一條矣嘻人爲萬物之靈不此精而他精非愚則狂也覺皮勉之示覺皮持永嘉集

夫般若有三種所謂文字般若觀照般若實相般若是也又此三般若名三佛性緣因佛性了因佛性正

因佛性是也嗟乎娑婆教體貴在音聞有音聲然後有文字有文字然後有緣因佛性有緣因佛性然後能熏發我固有之光固有光開始能了知正因佛性在諸佛不加多在衆生不加少如是了知諦印於心然後於境緣逆順之衝榮辱交加之際以此印光印破諸境根塵脫而常光現然後持此常光普照一切自利利他願輪無盡則菩薩能事畢矣即此觀之娑婆界中苟無文字般若則觀照般若無有開發觀照般若既不開發則將何物了知正因般若所以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五千餘言字字放光句句日月又若明燈日月照不及處燈能繼焉是故若人能持金剛般若經者終必見性如曹溪六祖本是賣柴窮漢一聞金剛般若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便即開悟又正因佛性如木中之火了因佛性如火發而能燒木者緣因佛性如鑽燧木木雖有火不因鑽燧烟終不生烟既不生安能發火火既不發將何燒木木若不燒終難復土故木也者欲升而不能終升之物也然微土則無木木因土生火發而木化元還於土此木之終也噫性變而爲情猶土生木也情熏而復性猶木還土也覺聲知此痛持此經至千萬遍持熟情消情消雲盡則性天廓布豈待覺聲瞠眼然後始見者哉覺聲勉之 示覺聲持金剛經

眼前世界若果實有則眞如未隨緣時世界衆生初皆本無以初本無故終亦無有初始與終既皆無有必謂現前獨有此情也非理也譬如熱時燄日未出與日沒皆無此燄必謂是水計以止渴此鹿之癡也鹿若不癡安肯奔逐衆生不癡安肯分別故法喩同觀兩頭既無中間豈有理如函蓋合現在何分別分別既不生光消影亦滅逆觀分別時能所夢中雪開眼日在寤夢雪不可得量及所量空根塵初不惡此理也非情也 示開先

師曰自一精明分成六和合則眼等與六塵和合從無始以來我不能須臾離者也蓋開眼與醒中色塵和合合眼與夢中色塵和合故也即此觀之則六根與六塵和合若醒若夢塵塵相受自無始以來至於今日無有剎那須而不和合者明矣又眼根與色塵

和合之見。謂之有待之見。眼根不與色塵和合之見。謂之無待之見。有待之見。必緣明而有。明滅則不能見。無待之見。則不因明而有。處暗室中。不異白日也。故楞嚴經曰。緣見因明。暗成無見。不明自發。則諸暗相永不能昏。　本朝楚石琦禪師。閱楞嚴經至此。遂大悟。根與塵初不相到。但衆生橫計未消。於無明暗中橫見明暗耳。教中謂之非量。非比量現量也。此橫見以非量用之者。以第六識不能撿名審實精義入神。從由塵發知之知。知奔前境。故被好醜所轉。如此知。苟能了好醜明暗之影。因根有相。則明暗之影亦初本無性。既了明暗之影初本無性。則由塵發知之知。豈獨有性哉。行者於日用中。能作是觀察。以理折情。此方謂之比量也。如是觀察。久漸成熟。熟則見思爆落。則行者始入相似位矣。此相似位。在藏通二教皆是佛位。非菩薩羅漢位也。在圓教但名相似位耳。別教即七住位。行者至此位。則眼可以觀聲。耳可以聞色。鼻舌與身。皆可以互用矣。若然者。則眼耳鼻舌身五根照境時。若第六識未起。則五根之精。如鏡之光。好醜雖明了。無分別也。此無分別者。謂之現量。故永明曰。初居圓成現量之中。浮塵未起。後落明了意根之地。外狀潛形。浮塵與意根。皆指第六識而言也。又非量者。恣情橫見。不能以理折情之謂。比量者。行者能於緣因佛性之海。撿名審實。審實則義精。義精則理通。理通則情不能昧。我得比擬而用之。至此謂之有心觀察。乘理折情。故以比量目之。比量即無塵智也。無塵智熟。方得相似無心。未得真無心也。此理稍明。教觀者皆能了了。不待老漢。雌黃饒舌。雖然如是。老漢此段。熱腸自有。大闡提知在。又緣見因明之見。雖謂之有待之見。能以由塵發知。因根有相。互奪而痛觀之。觀之有入。則所不待忘而所未常有累於見精也。但行者此觀不熟。情屈其理。理不能信。所以智通之信不開。故不能出依通之信。恒被情屈也。如善觀之。則知明暗自相陵奪。本與見精了無交涉。故永嘉曰。一切數句非數句。與我靈覺何交涉。老漢則曰。一切明暗非明暗。與我見精何交涉。於楞嚴會上佛勅羅睺羅擊鐘驗常。亦此理也。蓋聞精初不因鐘

聲生而生亦不因鍾聲滅而滅聲塵動靜自相陵奪亦與聞精初無交涉也第慶喜計現前能推窮分別之心未破於見情聞精卒不能了了故佛特勑羅睺羅擊鍾佛意欲借聲塵動靜起滅令阿難即動靜起滅處會無動靜起滅者如香嚴見溈山時溈山曰聞汝一問則能十答我問汝父母未生前試道一句看香嚴屢答皆不能湊溈山之機乃乞溈山代答一語溈山曰我道得是我之三昧與汝有何交涉於是香嚴盡棄所學涕泣而行且曰我終身作箇長行粥飯僧罷了及住菴糞除瓦礫適聞擊竹聲則所知頓忘洞契自心於是向溈山大展而禮曰當時和尚若為我說破安有今日嚴有偈曰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噫如香嚴者所謂從緣薦得永無退失者也由是而觀則香嚴之所知即慶喜能推窮尋逐之心耳此心即由塵發知之知此知不忘則智通之信終不能入智通之信既不能入饒汝談玄說妙辯齊佛祖不過依通之信而已又由塵發知之知乃香嚴未見溈山之時能所心也此能所心雖溈山號稱大善知識卒不能使其忘之須待嚴聞擊竹聲自忘始得故此事決不可以情求者也蓋情求不出乎根塵妄想如能了達根塵無性則由塵之知亦自可忘也又香嚴謂之自誠而明若依教理折情治習而有所入謂之自明而誠昔有祖師問僧曰隔壁聞釵釧聲即是破戒汝作麼持戒僧曰好箇入路此僧得入與香嚴之入果同耶果異耶同則釵釧聲不是擊竹聲異則釵釧聲固不是擊竹聲然卒無有二也行者於此辨得雌雄則一精明分成六和合六和合復成一精明揑聚放開任汝施為若辨不得古人有一頌汝輩再咬嚼去果然咬嚼得破再來見老漢未晚也頌曰不汝還者復是誰殘紅留在釣魚磯日斜風定無人掃燕子㘅將水際飛示開先

紫栢老人集卷之一

紫栢老人集卷之二

明　憨山德清　閱

法語

夫聖凡雖多途要而言之總不出乎四諦也諦謂審實不謬故聖人言苦必苦言集必集言道必道言滅必滅又四諦有生滅四諦有無生四諦有無量四諦有無作四諦故聲聞四諦與緣覺四諦皆苦集在前滅道在後蓋聲聞緣覺志在二乘惟獨善其身無有兼善之願故也惟無量四諦與無作四諦雖別圓固殊而並有兼善之願故謂之弘誓即此觀之聲聞與緣覺有諦而無誓明矣故曰有誓名大乘闕誓名二乘何謂無量四諦以空假中三觀歷別而修先以空觀破見思惑次以假觀破塵沙惑末後以中觀破根本無明見思破則獲般若德塵沙破則獲解脫德根本無明破則獲法身德此三德者天然之性德也在凡不少在聖不多故曰性相近也自性變而為情則粗順之門開矣粗順之門開則近者習遠矣習遠而不返則淪墜受苦無休歇矣故曰習相遠也於是先覺者憂之務使遠者習近即於粗順門中始開逆門逆也者蓋泝而上之之謂也上而底極所謂聖人與衆人無多少者我得全之矣我全而人不全聖人則又不忍故乘其全徧遊於萬化之中開物成務俾未識全者皆得其全故逆門之後有妙順焉然妙順惟別教菩薩與圓教菩薩有之聲聞與緣覺則有逆而無妙順矣蓋其闕四弘誓不發同體之悲故也何謂同體之悲謂我逆於粗順之中受無量苦於無量苦中苦極思本思本則近覺近覺則易熏發是時也元覺者知我可熏發矣遂量我何因緣而可熏發即以何因緣而熏發之如箭鋒相值啐啄同時巧力不得預莫知然而自符契之癔此非檢名審實精義入神者則能熏所熏安得能所忘而無思契同哉雖然伍員勾踐復粗順之讐耻並能焦身苦思二十餘年而遂其欲今我等於出世法中求無上道出無量苦果能焦身苦思千日之勤則我所欲者必遂而無疑也何以故蓋伍員與勾踐率情圖事於性非近所以須苦久而遂其欲也我等志在復性求出情之法勤繼

性之善於性有孝子之道焉所以千日之功可博彼二十餘年之苦功耳此乃自然之理必然之勢我復何疑茲以四弘誓後出四諦之精粗與敘三德二順一逆之槩者恐汝等發心不辨藏通別圓淺深之教則發心無主主宗也微宗則歸宿無本要知宗本大藏中有天台四教儀約有萬字若求而得之必誓讀而成誦誦而稍通其大意則四教淺深發心宗本又在我而不在書也

馬忘繩與規矩而中繩與規矩者馬終不敗焉知未忘繩與規矩而馳馬未有不敗者也故足忘屨始適腰忘帶始適未始不適者忘而適始適即此觀之身忘則心用周心忘則未始不周者周萬物而未嘗勞也以其未嘗勞而能勞萬物不勞於萬物耳故曰惟忘忘而忘無所忘者推未窮而知變者能之

鄂州沙門明秀所節徑山節要果明白精到然其所作偈曰動靜參機要安排路更差今離情見處別有好生涯予不知情見果是何物而欲離之耶殊不知擬欲離情見者是情見耶非情見耶是情見矣離即初離非情見離矣離無非情見之情見噫節要果精到矣寧知節要精到處乃是徑山茶飯非秀公之飲食也秀公速道速道如道不來非秀公節徑山乃徑山節秀公耳

緣生無生之旨稍通於文字般若者率皆能言之殊不知知緣生無生特畫餅充饑耳曷能劫生死賊哉惟知而能行行而能戰戰而能勝勝則證之矣嗚呼證而不能忘則大用不彰大用不彰則帶果行因之妙與夫普賢常然之行幾乎息矣予以是知明道易而用道難決非虛語吾曹當勉之

性如水情如冰冰有質礙而水融通融通則本無能所質礙則根塵亢然此義有知有覺知則意識了然覺則性之契也累則二契則一二則有待一則無生無生乃性之常也有待乃性之變也常則無我而靈變則有情而昧故昧中之知知不勝昧所以道不敵習靈則習不勝覺所以不假修持而坐進菩提反是雖舍身命等如恒沙祇增有為業耳良以覺近現量

知近比量是以覺之與知成功殊也

所中有能所則不成能中有所能亦不成以所中無能能卽是所能中無所所卽是能此蓋能所不相遇故也如相遇則能與所兩俱不成矣兩俱不成非是佛法性味智故兩俱成就智雖不昧性斷血脉亦非佛法如不斷血脉而智又不昧惟親證者然後知耳

夫眼夢色耳夢聲鼻夢香舌夢味身夢觸意夢法而一身之微六根皆夢脫無有覺之者則一夢永夢矣於是我大悲菩薩教之以眼觀音以耳聽色以鼻嘗味以舌嗅香以身攀緣以意覺觸是以六夢忽醒覆盆頓曉也卽此觀之以順流用六根則六塵皆夢媒以逆流用六根則六塵皆覺雷如二十五圓通以六根六塵六識與夫地水火風空見識迭互爲雷震驚夢者蓋來世道交喪以雷爲夢以夢爲雷莫知孰爲覺者孰爲夢者旣夢覺不辨不至於玉石俱焚不止也夫道學雖弊則勝俗學多矣禪學雖弊則勝道學多矣今有以道學爲名利之淵藪互而排之以禪學爲逋逃之淵藪亦互而排之殊不知風俗無常以道學之風鼓之則成道學之俗以禪學之風鼓之亦成禪學之俗道學與禪學之俗成自然高明者日多而汚暗者日少卽或假道學禪學以爲汚暗者有之此亦嘉禾中稊稗耳必禾多而稗少也若惡少稗而欲盡去多禾豈仁人之用心哉道學禪學

我大覺老人於靈山會上說妙法蓮華經總二十八品雖鋪張重疊法喩彙明不過卽粗會妙而已至於較六根功德之優劣又粲然若日星如眼鼻身三根惟八百功德耳舌意三根則千二百功德也據實言之舌根較之鼻身功德亦惟八百然其敷演妙法則功高諸根矣所以如來加之四百功德者蓋賞之也倘不能說法而妄言綺語不眞語不實語兩舌惡罵則其罪罰亦過諸根也故曰君子居其室一言善則千里應之一言不善亦千里應之又曰言語福禍之階也榮辱之主敢不愼乎又眼耳兩根皆離中取境鼻舌身三根合中取境意根但司前五根落謝影子耳五塵實境並前五識所司也然楞嚴會上如來勅文殊選圓通之根彼二十四聖並揀而不取獨取耳

根正當堪忍之機所以長觀音而後諸聖蓋因緣時節也豈諸聖果有慚德哉昔有禪師問僧曰聞隔壁墮釵釧聲卽爲破戒子作麼持戒對曰好箇入路禪師曰汝向後可爲千五百善知識粥飯主去在若然則普賢菩薩心聞洞十方又豈有媿於此僧耶蓋當此方之機普賢不若觀世音餘方則觀世音又不若普賢之常機未可知也良以聖人說法如投夜光之珠於金盤之中而其橫斜宛轉衝突自在雖聖如迦文亦不自知也雖然更有一問心聞洞十方時爲方在心外故能聞耶爲方在心內故能聞耶在外能聞在內能聞以理推之皆無是處惟親聞而實證者所知也故窮理盡性之學舍我如來則六根優劣事圓理徹孰能究之乎小子何幸入如來家培無上種稍不思報佛深恩非人矣子其痛勉之示洞聞

長風游太虛萬竅競怒號衆人聞以耳菩薩用眼觀是聲果有常圓通門難開嗟乎聲來耳邊來時孰主耳往聲處能聞何物往來究之根塵之性有則能所難遣無則枯若槁木兩路既窮中豈孤立故曰智入三世而無來往此本光之常也識涉三世此本光之變也本光變而根塵封凝衆生睡夢濃黃昏禮佛誰擊磬聲入耳中空不空空則無聞不空障聞響重爲說圓通聲既如是色不異香味觸法玄乎哉知之一字衆妙門知見立知禍大矣率情率性胥壞隔相逢幾人辨端的兩者從來一而二用處在人悟與迷悟則喜怒唯率性率性能通天下情情通開物而成務譬如一指間屈信不能率性而率情迷中倍人可憐生以已通人分別起逆順關頭多愛憎故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愛憎洞然明白又曰率性之謂道率情之謂倒噫聖人豈無情哉唯其通而不昧情而無累情故無所不達無累故初無愛憎所以一切大菩薩饑饉之歲身化爲魚米肉山疾疫世身化爲一切藥草此情耶非情耶無情則同木石有情則不異衆生故能以眼聞聲者聖人也以耳聞聲者衆人也仲尼六十而耳順說者以爲聲入心通道人常病之夫何故耳順則聲無順逆皆率性之媒率性則無我無我則無內外內外既無則出入者其誰乎噫不

出不入畫眉混沌況出出入入哉覺情覺情覺則性明無分憎與愛觸處本光靈自覺更覺他相逢蓋始傾目擊不存存別後更惺惺

毗舍浮佛此言自在覺蓋此佛於身與心皆覺了解脫故身解脫則無生死之礙心解脫則無煩惱之礙解脫即自在義也而一切衆生不能覺了身之與心所以不能解脫生死煩惱之礙若能覺破身心執受衆生與佛無殊若不能覺破身心執受即諸佛亦安得自在哉且道如何覺破身當細細觀察我身之皮肉筋骨凡堅之類初從何有我身之涕唾津液血尿凡濕之類初從何有我身之溫暖凡熱之類初從何有我身之四肢百骸八萬四千毛孔運而無滯血脉周流能運能動者初從何有身觀既熟次當觀心我現前分別之心因他而有耶因自而有耶因他而有未觸境時愛憎不起因自而有若無境觸心無愛憎於自於他反復推究謂因他生謂因自生以理折之自他之情枯極無地自他之情既枯將何物共而生心耶共而生心之情既枯豈無因而能生心耶若無因能生何火中無水石不生草鹽中無淡兎何無角龜何無毛耶龍樹曰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龍樹之偈又毗浮佛偈之註脚也(釋毗舍浮佛偈)

吾嘗靜而思之天下未始有吉凶也吉凶之生生於毁譽耳故毁我者則人凶而我吉譽我者則人吉而我凶又毁譽生於好惡好惡又生於未始好惡者吾故曰天下未始有吉凶也雖然吾嘗以未始有好惡者觀天下之吉凶皆龜毛兎角也若以吉凶觀未始有吉凶者則未始有吉凶者無往而非吉凶也若然者吉凶初無所從顧我所觀何如耳故箭穿石虎魚躍氷河若不以未始有吉凶者感氷與石則氷魚與石虎豈能隨我而變之哉如君子不宿怒於心正此道也但衆人昧理而縱情始乃物我亢然耳且凡好惡不能自生必因前境而生既因前境而生則我現前之好惡本前境之好惡與我初無有涉也譬如親疎之人我心坦然或親疎忽至則我好惡之情油然而生不能自禁矣謂此情我心固有因境牽而始彰

則我眞心生尙不有安得有我有我則有待有待則可說心與境相牽而生此情謂我心無生而能生此情者得非無因生乎自生他生共生以理折之俱不能生況無因生乎昔人有言曰暫時不在卽同死人蓋言理昧而情馳也曹溪亦曰若眞修道人不見世閒過吾以是知見世間有過者則我心未忘所以物敢待我如我無心則物亦隨無心而化矣豈煩重加排遣然後消哉汝曹能以此觀觀逆順境緣則境緣眞吾大師也敢忤逆大師乎示弟子

夫衆生事若有常則佛事亦有常衆生事旣無常所以佛事亦無常也如衆生有饑饉之病佛則以香飯爲藥或衆生犯寒凍之病佛則以袈裟爲藥衆生有以黑暗爲病佛則以光明爲藥故衆生犯病無量而佛施藥亦無量耳如靈山會上佛放眉閒白毫相光照東方萬八千土玄沙備公亡僧偈則曰萬里神光腦後相臨濟則曰汝等諸人赤肉團上各各有一無位眞人於六根門頭放大光明由是觀之則此光出沒初無常處法華云佛放眉閒白毫相光照東方萬八千土則此光似有常處矣何者光照東方而餘方不照故也雖然光照東方而不照餘方者非不照餘方也蓋如來之意舉一方而欲九方反也或謂臨濟無位眞人光無常所玄沙法華光有前後予應之曰經旣舉一方而九方反則眉閒之光未始不圓照十方也眉閒之光子謂之前光腦後之光子謂之後光乃子妄生穿鑿非佛祖之光有前後也但佛祖之意衆生苟從一光而入則圓照十方之光未始異也如大海一滴之濕未嘗異海之味如一塵入正受諸塵三昧起況一方從光入而諸方不爲三昧乎予故曰衆生事無常佛事亦無常衆生病不一佛藥亦不一曉禪人倘從此入則東光之名豈但一方而已哉禪人勉之示東光

夫達磨之始來也一槩斥相泯心不立文字義學窠臼徹底翻空彼義稍精而信力深者競大駭之遂誣祖爲妖僧百計欲害之祖經六毒忍死而得可祖卽順世而西歸矣夫義未精信力深必以佛語爲梁根一日聞斥相泯心不立文字之聲刺然入其耳則其

驚駭而誣祖此自然之情也若義精而已得受用者則以爲我祖何來之晚耶亦理之自然也若夫少疑而老信以至朝入暮出者此又矮人觀場隨聲悲歡者復何恠哉然相果應斥心果當泯文字果宜屏黜者如是則心外有法矣予聞得心者有言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卽此觀之則心之與相及語言文字果有乎哉果無乎哉蓋鼻祖意在奪情而不奪法也情奪而法存是法卽鼻祖所傳之心也是故凡夫計諸法爲有二乘計諸法爲無外道計諸法亦有亦無非有非無皆情也非理也於是眞常光中四謗之坑設矣倘不得祖東來彼張目而墮坑者豈少哉初祖果以心相語言文字必屏黜而後得心則楞伽跋陀羅寶經祖何未嘗釋卷且密以此經授可大師可授璨璨授信信授忍忍授曹溪大鑒鑒復精而深之其偈曰大圓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觀察智見非功成所作智同圓鏡五八六七果因轉但有名言無實性若於轉處不留情繁興永處那伽定蓋楞伽以八識二無我五法三自性轉識成智爲宗彼不達此義者以爲得心之後再無一事矣殊不知道可頓悟情須漸除而鼻祖所傳之心道也楞伽所謂轉識成智之法治情之具也倘聞道而不治情此果眞聞道者乎此必魔外也我如來法中無有是事所以知鼻祖憂深慮遠既傳其心矣復密授此經爲治情之具故自甘退屈之溺我慢貢高之剌不待扶植而强力拔而除也予初亦不達法相以爲達磨西來一字無豈有轉八識成四智之落索耶及閱六祖壇經知有此偈卒不大解存注久之則轉識成智之柄在予而不在曹溪也蓋識雖有八能檢名審義精而入神入神以致用者皆第六識之事也卽七識雖號因中轉亦坐轉非行轉也豈五八獨坐轉耶所謂行轉者權在六識以此識三量俱通心所總攝故也又轉識成智轉心所而不轉心王如八識心所有五前五識具三十四心所第七識但十八心所耳獨第六識五十一心所備統而無遺也所以轉識之柄必在此識故此識熾然分別我我所法卽緣生之前茅也熾然分別無我我所法卽入無生之利器也又轉

識成智根稍利者於逆境不難轉惟觸順境則受境轉而不能措手脚矣或根鈍者於逆境初不易轉如能捹命挨久轉得後觸順境轉之不難也若大利根人於逆順境緣如湯潑雪無往而不自得耳老龐曰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諧頭頭非取舍處處勿張乖此便是大利根樣子也邇來黑白之徒器識浮淺成羣逐隊喫飽飯裹暖衣以爲佛法雖有宗教之別不過如來與祖師發明衆生本有而已忽有人把住撥曰君本有果發明未發明耶即怒曰這箇魔王亂解無事生事則達磨所傳之心及楞伽治情之具予知其必曰此亦駕空鑿虛耳我窺破久矣又何煩勸我哉果如是而五家綱宗之說彼聞而不信不亦宜乎四微合而地大成三微合而水大成二微合而火大成一微立而風大成四大合而世界成故得般若菩薩能碎世界而爲微塵復能合微塵而爲世界若屈伸一指了無異同之見異同之見不生則何往而非入法界之門故曰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由是而觀則異同之見是六根纔動之機非一念不生全體境界也但凡夫不了世界初本微塵合成及碎世界而爲微塵又不了微塵初本世界碎成所以見世界便生一合相執見微塵便生多散相執成法界門終不能入如見世界而不生一合相執見微塵而不生多散相執則迎賓待客俯仰周旋喫飯穿衣屙屎放尿無往而非法界也若法界入法界法界見法界法界示法界法界悟法界總是名有多一而實無多一也如實有多一則多多一一者豈能多一哉

若人有三歸而無五戒則因正而福不全有五戒而無三歸則有人天之福而無出世之因故異類有聞法之流人天有不信之黨惟三歸五戒全有者乃感人天身而諦信正法又有半歸半戒者所以有半疑半信之流此四者謂之四料簡凡歸依佛教者若未明四料簡此等衆生凡種福慧之因決不正當今汝等既各發心歸依佛法僧三寶及受根本五戒此非細故乃千生萬劫邪正之關頭偏圓之根本故不可不嚴審精察

堪忍衆生之機苟不以聞思修三慧熏發之則其佛
知見終不能開矣或謂德山臨濟之徒未聞其以聞
思修三慧使人開佛知見也若其所用棒如雨點喝
如雷霆使當機者於一念不生未入陰界之地神而
明之而已若必以三慧熏發之而當機然後開佛知
見者恐三慧於未入陰界之初無地可著耳此乃知
其終而不知其始者也昔汾陽昭禪師有問鳥窠之
侍者何以見鳥窠吹布毛而即大悟耶昭以偈應之
曰侍者初心發勝緣尋師訪友爲參禪鳥窠知是根
機熟吹毛當下得心安如以汾陽此偈觀之則此侍
者於多劫之中不以百千諸佛所藉聞思修三慧熏
發之久未必一吹布毛而狂心頓歇也且久則熟熟
則化於將化之時乘其化而發之譬如箭鋒相值豈
巧力之所能預哉夫巧力不能預之地不惟聞思修
無所著處即雲門乾屎橛與圓通死猫頭亦無著處
也予故曰彼知其終而未知其始者也如知之則不
疑臨濟德山之棒喝與夫聞思修三慧有所相懸者
也又聞而不思亦有開佛知見者此神而明之者也

非思而明之也蓋思而明之屬比量聞而明之屬現
量又現量之聞非心聞也乃神聞耳然初心有神聞
而明之者乃百千萬人中亦不多得也惟以三慧熏
發之者則百千萬中多多愈善也故法華曰若人稱
六十二億恒河沙菩薩名號不若稱觀世音菩薩一
人之名號謂是故也又達耳謂之聞注心謂之思思
明而能力行之謂之修予願吾曹聞而能思聞則有
終也思而能修修而能入則二者皆有終矣反是則
聞思修三慧雖我觀世音菩薩終日夜逐一耳提面
命亦何益之有哉如以臨濟德山之大機大用混我
聞思修三慧此所謂自不能始而責人於終者也此
非狂而喪心豈有如是之妄人乎

若以身受戒身乃四大成四大有歸復則受戒者誰
若以心受戒心乃四蘊成三陰本受來受從前塵有
前塵達本空則受曾無得受既不可得彼三成兎角
誰推心受戒如石女生子若以合而受身心既不立
將何爲物合吾以是知以身心受戒者不得戒本戒
本不得終難永持何以故非性戒故性戒須賁悟明

非藉相受汝旣受吾戒吾戒卽性戒性戒爲諸戒中王大經論中廣明斯旨梵網經中亦責明此但季世比丘皆爲魔氣所熏痛諱擧此吾雖不敏以力任是事常以此獲謗流俗逆思達磨六毒南岳思八九毒況余小子以道以德較彼二祖何啻天淵敢不消歸自已乎

聖人以爲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故設象以寓其意使學者玩象積久智訖情枯意得而象忘則書與言不能盡者我得之矣一得永得千古無疑死生迭更是非交錯而我所得者光潔堅固了無汚染損壞也所謂象者如龍象乾馬象坤如大鵬象止觀如童男童女表眞諦如長者優婆夷表俗諦故表卽象也象卽表也象則託物寓意表則借事顯理故意得則無象非意理顯則無事非理無象非意我不欲忘象而象自忘無事非理我無心會理而理自冥象忘則意難獨存理冥豈事能礙者乎夫事不能礙理則觀精而止深觀精而止深則意不存而象無待無待則無外所以天地雖大萬物雖衆虛空雖無邊畔然皆不能逃我無外之用者也是故我欲天地萬物作虛空我欲虛空作天地萬物譬如一指屈信我欲信卽信我欲屈卽屈我欲不屈不信卽不屈不信我欲卽信卽屈卽屈卽信而信屈不相遇信屈卽不相遇至於千變萬化卷虛空入萬物紛萬物爲虛空如已指屈信初無難也而衆人執虛空無形執天地萬物有形所以有形者不能作無形無形者不能作有形苟能於無形有形之執以觀精察察此執情爲從自生爲從他生若謂自生則非他不自若謂他生則非自不他非他不自則自無自體非自不他則他無他體自他之體各各觀察察精理開理開情釋情釋執空執空心淨心淨用圓所以我欲有形則虛空受役我欲無形則有形奉命推其所以然之說始因觀而入止終則卽止而用觀因觀而入止功在玩象而得意卽止用觀功在意忘而象無待故也故學者有志於道則止之與觀苟不精研玩象則意不得意不得則象不忘象不忘則意在意在則止不深止不深則不能卽萬化而寂寥此意甚遠非身心可到惟卽身心而忘

身心者似可彷佛示學者精研止觀

夫衆生執受皆本無常但隨所觀時復現行故以八萬四千毛孔觀一身則一身執受直下爆落以一身觀八萬四千毛孔則八萬四千毛孔執受亦當處銷融此就正報而觀也若以衆多微塵觀三千大千世界則三千大千世界執受亦爆落無存以三千大千世界觀衆多微塵則衆多微塵執受亦銷融無得此就依報而觀也若以法界緣起而觀依正二報則依正二報皆稱法界性而交徹冲虛所謂依正執受與夫根本無明皆卽大智大則無外智則常靈無外則無我常靈則隨宜故毗盧遮那如來順本垂教爲三途衆生而說人天乘爲人天而說聲聞乘爲聲聞而說緣覺乘爲緣覺而說菩薩乘菩薩乘性本無生智願無盡然非無所依者也唯華嚴大經直轉根本法輪凡有所依倚者皆圓攝頓融總入法界令其徹底無依動寂任智不落情量卽於生死煩惱海中稱性治染染盡淨除聖凡坐斷文殊爲牛普賢作馬大行常然事事無礙而後已此名佛知見此名最上乘此名塗毒鼓此名金剛子耳其聲則命根立斷呑入腹直至毗盧而屙出卽此觀之莽觀依正二報者則執受皆智而不善觀者則本智皆執受耳予讀天闕山人棗栢論約語及山人題約語後語乃知山人以天台匡廬竹林方廣譬毗盧境界以人間世譬衆生境界山人以爲毗盧境界與衆生境界初無常規苟達緣起無性則染淨無非智光以此智光洞照法界則法界初亦無性豈但緣起無性而已然達緣起無性則入事不成就三昧達法界無性則入理不成就三昧唯圓達二性無性則事理不成就三昧如月在秋水春在花枝豈待眼孔定動然後見哉賢哉山人其知此者乎讀天闕山人棗栢論

凡見心外有法者皆謂之外塵邪執如聞佛說法不悟佛意亦外塵邪執也況餘聲色乎然凡夫發菩提心初不以外塵邪執爲弄引則意言之境無由得入意言之境不入則唯識與法界皆無入路矣又凡夫被外塵所轉了不知塵本無體自心所變反執塵爲實有塵復生心則偏計熾然心復生塵則意言境起

菩薩了知一切境界意言變起意言無體不出唯識唯識無體不出法界故以法界觀唯識唯識即法界也以唯識觀意言意言即唯識也以意言觀外塵邪執外塵邪執即意言也所以能物轉不爲轉物耳如博陵王問牛頭融曰境緣色發時不言緣色起云何得知緣乃欲息其起博陵以謂意言之境緣前五塵起不言我緣前塵起前塵亦不言我能發意言之境不言即不知也謂有知則能言無知則不能言故能所皆無知無知則無我無我即無自性也能所既皆無自性則境與色孰爲能緣孰爲所緣此非緣生即無生乎緣生既即無生又教誰知緣必欲令其息耶故牛頭即躡博陵意緒答曰境色初發時此即緣生也色境二性空此即無生也本無知緣者心量與知同能所本皆無生教誰知緣既無知緣者則心與量與知皆無生也蓋不照本則能所擬然照本則根塵寂滅故曰照本發非發爾時起自息拖暗生覺緣心時緣不逐謂覺因暗生覺生暗謝暗謝覺湛心無所緣所緣既無湛亦無寄未生前本無色心養育惟廓然無念凡色心養育想受皆言念生生實無生故曰起發未嘗起是時不惟衆生無地佛亦難泊此蓋以理折情融事爲理也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飄風驟雨天地爲之尚不能保其終且久況天地之下者乎然天地之道未窮而密變故萬物雖處乎變化之域而萬物不知也如一歲之道冬未窮而變春春未窮而變夏夏未窮而變秋秋未窮而變冬冬終也終窮也昔人有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之句此亦未窮而知變者也如一身之道生未窮而變少少未窮而變壯壯未窮而變老老未窮而知死知死則死不能窮我矣死不能窮我則生豈能悅我哉夫死既不能窮生亦不能悅而我以生死爲舟航遊於禍福之海適當飄風驟雨之驚是能驚衆人耳焉能驚我乎夫三皇以道化天下道未窮而變德五帝以德治天下德未窮而變仁義三王以仁義治天下而不知變故窮於仁義也仁義窮則五伯乘其隙而以智力劫天下有不可言者矣是故有身有家國者不知此則身不能修家不能齊

國能不治也然未窮而知變者其惟聖人乎

夫幽明之故鬼神之說死生之道皆變後事也而世人輒懵然如滇夢之民談含元殿裡事至於鬼神尤深疑之顧第弗究心耳誠由鬼神以究極於性情由性情以究極於魂魄夫既究極於魂魄知以理治情之為魂恣情滅性而成魄則幽明死生一切瞭然矣雖然死生本乎有身幽明鬼神本乎有心衆人惟昧其本故莫烈於生死亦安焉玩之以苦為樂是以大覺老人哀而拯之教以四大推身四蘊推心推之既久身窮心了則身本無身心本無心無身之身則大苦永超無心之心則闢幽不燭故龍勝於此又特地一推其偈曰若使先有生後有老死者不老死有生生不有老死誠如其言則是窮身四合之後覓心四蘊之先猶若環輪孰為終始其於毗舍浮佛可謂各夢同牀而所謂幽明鬼神死生皆作廣長舌相矣今此偈總二十八字前半偈中有箇入頭便能於好惡交加之際是非逆順之場心心無間痛念無生無生習熟緣生漸疎易粗為精身心不能籠罩合下見大自在覺矣

夫雲有聚散水有昇沈日月交遷時序代謝好惡相淩興廢相禪千態萬狀變化無端究其所以然之說則彼種種奇特變幻神智莫測者不異夢中所見推夢之所自則由晝想所成推晝想之所自則耳目無待聲色無根所謂當處出生隨處滅盡聖人豈欺我哉乃衆人聞生則喜聞死則悲又有失常者聞死則喜聞生則悲是皆蔽於情未達於理故也至人設教難以盡同達本忘情則千途一致余讀龍勝大士死生偈頓見周易原始反終之旨偈曰若使先有生後有老死者不老死有生生不有老死若使有老死而後有生者是則為無因不生有老死偈旨皎如日星不待窮搜竭思然使衆人道其所以然往往瞠目如見父諱推其所蔽特不能原始反終耳苟能之則知始不本於終始何所始終不本與始終何所終始何所始未嘗始始也終何所終未嘗終終也始終不惑則喜怒好惡吉凶禍福死生成敗果有所以然者為之耶果無所以然者為之耶至是則所稱極天下之

難明者譬如明鏡湛水見我鬚眉又何爲耶

夫無欲則無生無生則不煩所貪故有生必有所自貪生亦有所本是以孝親忠君之途闢矣如達身爲患貪爲患媒而以四大觀身則患本可拔也苟拔患本貪生奚藉以是之故親雖至慈君雖至嚴皆謝而不顧慈始弘焉嚴始重焉雖然情爲化母羣有皆子能卽子得母卽母而得母之父則弘慈重嚴亦非反常之道也

夫至愚之人使其蹈湯火則畏燒煮雖强驅之而不肯入五欲湯火燒煮衆生法身慧命非止一朝一夕而人甘心蹈之竟弗畏者豈其喪心病狂哉蓋計其皮囊爲淨器計無明心爲命根不能以四大觀身四蘊觀心故也今人於眠臥之際枕子稍不安穩則不能睡必安之而後適死生於人亦大矣人皆公然自安略不爲之計何哉

逆究常光初無聖凡之地以其有覺無外自作夢緣緣實無從無待成待始乎三細終乎六粗粗細有常衆生豈有覺路常光不變昏動之機何生故曰起惟法起滅惟法滅起滅雖殊法本無二譬如泡生於水泡外無水水生於泡水外無泡又如風中鼓槖光裡揀明誰爲能揀誰爲所揀孰爲內風孰爲外風孰爲是水孰爲非水故名此法眞不思議夫不思議者非不可思議以不思議之外別無法思議不思議故然一切衆生善思不思議法者卽能一塵入正受諸塵三昧起故曰非不思議也由是觀之凡作佛事以無利之利爲利利莫大焉以有利之利爲利利莫微渺何以故無利之利稱性而發有利之利因情而施稱性而發妙契無生因情而施醉夢緣生妙契無生雖微細之施福等虛空醉夢緣生總施國城妻子得益甚小良以無生則無待緣生則有住無待則無外有住則有所無外則更無有能壞無外者有所則有能若壞其所能亦隨壞故住色生心者終受色壞不住色生心者色不能刼然無壞之妙可以神會難以事求有住之情可以圖度易以算料昔有一僧造大銅鍾若干斤出門偶值貧婆問僧何往僧曰乞銅造鍾去貧婆信手施破錢一文僧强受而嫌其薄卽投之

寺河既而僧乞銅數滿鍾鑄七火而當鍾要處即有一孔僧怒曰我鑄鍾心亦誠矣七火而鍾孔生如再鑄而孔不滿我必投身洋銅與之俱化亦甘心焉時有異人曉僧曰鍾不圓滿無他故以公昧却最初檀越信心之施故也僧熟思良久曰我知之矣我初乞銅值貧婆施錢一文時我嫌微投之寺河於是遂斷河吸水水涸得破錢鄭向所鑄七火銅內一火而鍾圓矣悲哉無心之施則與不思議合刻畫而捨則與無明爲前茅比徑山刻大藏有計利而不計法者則以爲與和尙刻莫若自刻費少而易成且得我利者皆我眷屬僮僕有計法而不計利者則以爲我但施錢與和尙刻藏渠眞實爲我刻經我將無作有必所甘焉且佛語無妄我必賴刻藏因緣借緣生而植無生之因終當出苦顧不偉哉或謂計利者不若計法者達觀道人則不然計法固勝於計利者然皆出有心豈若貧婆聞僧乞錢之聲未竟信手將一破錢施與謂之有心貧婆初不作較量功德多少念謂之無心則木偶人不解布施靈山會上我大覺老人拈花示衆惟飲光破顏微笑達觀道人向無公道處作公道斷以爲貧婆與頭陀當幷案結款如是則計法計利者自知負墮也

金湯大法不越乎折攝二門折則佛祖猶有所訶斥況其他哉惟攝一門綱維怯弱之機盡矣雖然若未得佛祖之心則佛祖亦不易罵如德山以大藏爲拭瘡紙布袒和尙以文殊普賢置視當之間不聞諸方具眼尊宿訶之者脫未得佛祖之心孰同肯首邇來大人不現魔外充斥無論黑白微有知解便謂已了於古德機緣之中綱宗不別明暗猶豫得爲虛名甘昧自心強橫批判逞一時之情結長劫之業此所謂因地不眞果招迂曲譬如紙花終難結果吾知其這黠虛名終須亦自打潑了不若自附怯弱隊裡雖未得佛祖心且信佛祖語精嚴奉行敢保萬無一失如未能爬莫學走多少穩當既未能而強走吾知其墮坑落壍終有日在黃龍心始了此事故其筆頭三昧生殺縱橫折攝自在

貪之與瞋固俱是毒然莫若癡之毒尤甚夫何故吾

心不凝則貪與嗔無所從起及貪嗔既起凝而不覺貪則如海吞流嗔則如火燒山造無量黑業受苦長劫難以芥石喻之既究苦之所以然則離凝無貪與嗔苦自何來然凝生由乎不覺不覺復由乎覺覺既本覺緣何生凝耶以其覺外無覺能覺本覺故本覺亦不能自覺本覺若能自覺謂之始覺則可謂之本覺則覺外有覺矣而本覺之義安在哉以此觀之唯本覺不能自覺所以凝生凝生起貪與嗔而貪嗔之極苦報必酷酷則難堪難堪必究苦毒之所自來始了知貪之與嗔初本乎凝凝復本乎本覺本覺則無所本本無中邊安有內外靈然而無我無我則誰受其毒靈然則凝本自無既悟此理以理治情情窮復本本復而哀諸未復者乃乘智願之輪究轉一切礙斷凝根同登無上然後乃快此聖人之心也故曰淨法界身本無出沒大悲願力示現受生

夫念息塵忘故忘而無功塵忘念息故息而無力無功無力故道成無作無作之作違順解脫違順解脫根塵熾然而無待以熾然故則淨佛國土成就衆生故一針一線之施功雖細而不昧以無待故故細而不昧之功功齊等空之福即此觀之能所未忘則根塵乃鬼獄之師根境脫落則能所乃無生之導何以故稱性而修我不欲忘而能所自忘因情著力我欲忘而根塵愈結所以得其旨也熱惱凡夫不異道中之聖失其旨也離欲聖者取笑道前之輩是故有志於出世者必先知而後行則功不虛棄不知而行雖舍身命等恒河沙數終成業苦者也

即用而酬數外無知故離數無知離知無數數未嘗數故何數非知知未嘗知故何知非數如是了知自然能所不立而用不昧故曰即用而酬初無聖凡用處無疑雖涉死生好惡之場知本不累累則非用也故宗門貴用處不昧不昧即照到耳約教而酬雖等覺亦有所知愚兩種不能破盡至妙覺則無愚可破矣此論說到不拘用到也若伶利作家待渠問時伸一指反問渠知此指否彼曰知則曰識得一萬事畢更問甚齊頭數不齊頭數渠若不薦我且出身去也

右紫栢老人說老婆禪誑嚇禪離不知是甚麼心行

疑則參取

法無可喻法若可喻法亦喻也惟聖人知法不可喻而種種喻之者不過一時方便耳若喻以空空雖無際而不能出生一切若喻以地地雖能出生而有邊畔若喻以水水雖融通而有枯竭若喻以風風雖鼓舞萬物而有息滅若喻以火火雖明能破暗不可攖觸觸而附物則生離物卽滅若喻以樹樹雖能種種花果而離地則根無所托若喻以蓮花雖花果同時而離水不有若喻以薝蔔薝蔔雖香秋風忽生香亦隨盡若喻以摩尼夜光兩者雖蓋世奇寶而不若法之虛徹靈通也至於喻以龍喻以師子喻以大人喻以王喻父喻母喻大喻小喻長喻廣喻方喻圓喻曲喻直喻動喻靜喻屈喻伸喻待喻無待要而言之百喻千喻法不可喻也余故曰喻者聖人一時應物之方便耳是以執喻而難法不知法者也

夫根之與塵初非兩物衆人不了橫計成迷如以慧眼觀之見雖非樹離見無樹樹雖非見離樹無見以離見無樹故樹有而非存以離樹無見故見有而無我樹有非存雖萬象縱橫而無物當情見有無我卽熾然分別而無我當物根之與塵往復觀察兩無所當而衆人於兩無所當之塲境分好醜心存愛憎萬死不知得非開眼作夢者哉

夫婬習不難克難在知婬之所以然所以然明則能尋流而得源矣流譬心也水喻性也水本靜而流動能了動外無靜則心可以復性也心既可以復性率性而治習猶殘雪撲紅爐之焰習豈能久停者哉雖然復性不易苟非達心無體全性爲心其孰能之

夫惡無大小善無淺深而有心爲之則罪大功微何哉良以無知爲惡雖有丘山之罪而君子矜其無知猶乃恕之故物莫不善於有心有心爲善則有執有執則有邊際唯無心爲善者始福等虛空耳由是而觀有心爲善尙不可況有心爲惡乎

易戒有心老亦戒有心然觀其象而察其爻亦未始無心也老亦不敢爲天下先而不敢者寧非有心乎故有心無心唯聖人善用之無入而不可也自非聖人不唯有心有過卽無心亦未嘗無過若然者則初

心之人如何作功能辨此者可以讀易老

予受性疎放懶於拘檢雖爲比丘忽略繩墨本圖有益乃反致損如內典之於外書滿字之於半字凡百安置必有倫次以不知故每犯顚錯及閱大藏經始痛悔而改之永不敢以外書加於內典之上以半字越於滿字之先何者經云不辨半滿忽略內外凡所生處於般若種永不淸楚及遭面貌不端嚴報萬歷壬辰於龍泉寺燈下偶見案上衆書堆疊不辨內外甚驚怖之夫苟欲拔苦非般若爲迅航迷津曷渡非智慧爲燈燭重昏寧曉故有志求無上菩提者脫般若種子不淸如蒸沙爲飯縱經累劫卽名熱沙終不成飯因書此以自警云

迦旃延有慧辨善說法要於大衆中以解行稱第一常宴坐樹下有外道問曰以我觀世人但有此世更無他世可得然乎迦旃延曰今此日月爲天爲人爲此世爲他世耶若無他世則無日月矣外道俛首如是轉折幾十而外道情枯智訖遂歸依之或者問佛迦旃延富樓那皆有慧辯何故佛曰渠二人多生修無我觀故曰修無我觀何以得慧辯佛曰汝不見鐘鼓乎本無心念而隨扣隨應以其內本空故也問者始解

念佛求生淨土之義義在平生持念至於臨命終時一心不亂但知娑婆是極苦之場淨土是極樂之地譬如魚鳥身在籠檻之內心飛籠檻之外念佛人以娑婆爲籠檻以淨土爲空水厭慕純熟故捨命時心中娑婆之欲了無芥許所以無論其罪業之輕重直往無疑耳倘平生念佛雖久及至捨命娑婆欲習不忘淨土觀想不一如此等人亦謂念佛可以帶業往生淨土以義裁之往生必難故廬山先造法性論次開白蓮社非無以也蓋法性不明則情關不破情關不破則身心執受終不能消釋以執受未消釋故於飮食男女之欲根斷不能拔所以口念彌陀神馳欲境如先以破身心之方敎之漸習而熟則能了知身與心皆非吾有此解若成則身心執受雖未頓破然較之常人高明遠矣破身心之方莫若毗舍浮佛專心前半偈最爲捷要或先持千萬過五百萬過三百

萬過持數完滿徐爲持偈者開解之自然身心橫計便大輕了此計旣輕卽以持偈之心持阿彌陀佛專想西方至捨命時則娑婆欲念不待著力然後始空何以故乘解專想故古德曰先了身心非有此智旣開專心念佛求生淨土九人念佛我敢保他無一人不生淨土者此義亦本廬山先造法性論開衆生知解次建白蓮社成衆生之行而來也

予聞觀世音菩薩初因古觀音佛而發心曰我若成佛等觀音如來以聞思修三慧自入教他入由聞而思由思而精由精而遺聞聞遺則所忘所忘則聞盡以如是三昧熏以悲智治往劫之染習陶鑄衆生之黑業一切衆中亦如我等此願不成誓不成佛然於六根之中菩薩惟用耳根開圓通之門者其本願應娑婆之機又此以音聞爲教體所以餘方諸大菩薩數等微塵非有慚德迦文揀而退之而獨進觀世音者以諸大菩薩應當餘方惟觀音大士獨當應此方故也卽此觀之則感應之道若針芥函蓋毫釐有差便不恰好矣雖神通智巧於恰好中莫能作小方便如方便可作則諸大菩薩豈無神通智巧哉予少時似與觀世音有大因緣不然予初不知大悲菩薩爲何神予將祝髮忽生變心自思曰我不祝髮亦可修行何必祝之須頭光然後能修哉衆助緣者聞予言皆爲之變色率多不樂時予偶睡睡中見一老僧立於東南空中遙指西南一無所言予因指掉頭則見西南有一舟滿載黑白異口同音念南無阿彌陀佛佛聲入耳五內淸涼悅豫難狀急走欲登其舟然竟不及而夢醒謂助緣者言夢中之異僉曰公旣發心祝髮中道而輒變公與觀世音菩薩有大因緣菩薩因現比丘身而爲公說法予曰了無一言但手指而已何曾說法衆中有曰菩薩以指爲舌說法已竟公自不解耳予聞此音而祝髮之心始判然無惑旣祝髮之後以予多生習染兼受性精悍雖爲比丘於如來繩墨之度不無忽略此豈獨自心了了亦難逃大悲他心道眼之所照燭也嗚呼予祝髮將三十餘年於萬歷戊戌三月初二日停舟於襄河之岸適有二三隣船皆進武當香者自暮達旦焚香誦經似若不

駿且皆異口同音呼南無無量壽佛聲入乖耳予不覺寸衷剌然此我三十年前將祝髮時所夢之境也又觀世音菩薩乃阿彌陀佛輔弼之臣今彼衆朝玄武而稱無量壽佛者則玄武卽觀世音之化身應此方之機未可知也又是夜予合眼頃夢一僧持三軸像設欲予觀看及展而視之則呂純陽與觀世音菩薩像也絹皆新筆氣亦新非妙手不能寫予意得古者始妙此僧曰我有古觀音一幅汝可供養予卽展視之果絹舊像亦似舊且有一童子喃喃而謂予曰此菩薩靈感異常當受之予夢醒追感往會朝武當中道大病至襄陽病愈甚偕行者僉曰子不能上山矣予强起露坐忽有清風一觸頭面頓覺病稍愈胸次亦暢然因而偕衆上山惟行路時了然無病及至旅邸則病復重衆曰於此且止俟病好再上山未晚也予聞而不然明日復强起至好漢坡則病全愈矣於是進黃金殿禮玄帝聖容且私感謝帝之靈祐使我大病頓瘳還至淨樂宮對帝像立誓曰我若不祝髮爲僧學無上道則長劫當墮阿鼻地獄異哉臨祝髮則觀音現比丘身而度我朝武當則觀音現玄帝身而靈祐我愧予小子業重垢深天機魯鈍道不勝習識不知微忝爲比丘三十餘年大悲重恩君親厚德皆未能酬纖毫於萬一而菩薩猶孩而不舍復於夢現比丘身授菩薩像於小子小子夢醒而痛感乃忘其鄙陋序祝髮之顚末始始終終若一鏡現三世去來之像絲毫無昧亦欲世之人知玄帝實大悲之化身也且見小子發心之因實亦帝之所發起也然圓淨陳居士之德助我猶不淺者我若得道首先以菩薩聞思修三昧度之則觀音之照燭乃無愧焉

紫栢老人集卷之二

紫栢老人集卷之三

明　憨山德淸　閱

法語

貪則不止。瞋則不反。癡則不覺。是以無窮之苦。長劫淪墜。皆三者所致。然此三者不越乎瞥然一念。果能念起即覺。覺之不息。雖至愚之人。可以鑄三毒爲三德。猶已指之屈信耳。況聰明者乎。雖然愚者欲寡。智者多緣。多緣則精神不一。而照功有隙。故反不若愚人之專也。由是推之於世故之中。非智則不利。惟於學道。智爲大障。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或曰。既以智爲障道。而念起即覺。非智乎。曰智無二體。用之充念則謂覺。用之利私則謂智。且覺之爲言。如大夢忽醒。智之爲言。如夢中之計較也。故覺之與智。少有不同耳。

古人云。自訟此言。少通文義者。未必不能了了。然觸好惡關頭。便昧却了也。故知見愈多。行門愈廣。反爲障道之賊。此賊不滅。雖與佛同胞。無益。英靈男子。能於好惡境上。如急流撐篙相似。篙篙不失。則萬斛之舟。輕若鴻毛矣。且道好惡之流。怒如奔馬。若何著鞭。咄。直於好其人。知其惡。惡其人。知其善。好好惡惡。此知較然不惑。如明鏡當臺。妍醜交臨。本光常淨。便是篙篙不失的樣子也。雖然亦有好惡不能瞞者。但知而不能行。不行之弊。非外魔障礙。乃我多生我相現行爲之祟耳。此祟現前。即當於我有仇之人。觀想其相。以其兩足加我頸上。口呼我名而罵。我手捶我頭而恨。我爾時反照自心。起惡念否。若有念起。即當於是人作父母想。作如來想。直待我之惡念消融。譬如陽回大地。層冰頓釋。則逆境之賊破矣。爾時自信。戰功可立。又於順境之賊。更增勇猛。凡所愛者。必以天下至公之理。痛折私曬。如折之不斷。即作仇想。此想現前。愛魔自滅。如是頭頭不肯放過。愛魔之窟。破之何難乎。或曰。但以心外無法觀之。善惡好惡境界。自然不可得矣。何必瑣瑣碎碎作這等怽工夫耶。噫。慧勝而無實行者。是不知事障。還須事消。理障還須理遣。故患弱病者。不可進之以瀉藥。患實病者。不可進之以參苓。若然者。慧勝而無實行。果勝乎哉。果不勝

手哉知此可以言自訟之効也

夫止觀無門即以昏散為戶昏散無地即以明靜為源是以善造道者必以止觀之火煆昏散之鑛煆之既精精成定慧故聖人反復乾坤而不亂定之力也徹窮萬有而不迷慧之功也若然者凡則即明靜而為昏散聖則即昏散而成定慧如土為器善作者即成上器而不善作者即為下器耳究始終而推之上器土也下器亦土也然上器以盛宗廟之饍下器以貯輿臺之食譬夫聖凡皆性特苦樂天淵耳故凡不可不仰於聖苦不可不慕乎樂仰聖在乎明道慕樂必須斷苦明道貴悟自心斷苦必先絕惡雖然自心未悟則出苦之志豈堅出苦志疲則惡緣之本寧易拔哉以是之故自心不徹難與言止觀之作略者也

○凡煉心者必以話頭為椎輪然而有有心話頭有無心話頭有心話頭則初機精進者有無心話頭則無功任運者有有心話頭於現行時即伎倆窮矣惟無功任運者生則於昏沉睡熱之際死則於悶絕息斷之時如水清珠雖汨汨乎濁流之中而光耀烱然

也余以是知尋常世所謂散心稱佛者臨命終時冀其得力不殊一星之火欲沸滄海豈不愚哉

夫嗜羶臭者不可與語芳潔也執狹小者不可與語廣大也然而至羶至臭至狹至小者身也至芳至潔至廣至大者心也而天下自古自今自男自女自賢自愚皆以至羶至臭至狹至小者執嗜而不厭何哉良以皆未悟至芳至潔至廣至大者故也如悟而知之雖鳥獸蟲魚之微亦莫不慕此而厭彼矣況首出萬物至靈至聖者乎雖然此身之羶臭狹小吾不件數而示之此心之芳潔廣大吾不若揭日月以明之使其昭然共覩天下豈能即信之哉噫此身之羶臭狹小自足至頂自內至外周觀悉數地則皮肉筋骨水則涕唾津液黃痰白痰赤痰又若血之腥尿之臊屎之臭蛔蟯百蟲蟠屈宛轉伸縮浮沈於五臟六腑之間以為高天厚地嘉山秀水奇花艷草瑤宮金屋珍飡寶味皆樂之而不厭也以臭為香以穢為潔以苦為樂竊謂是足以為極樂矣寧知天地之外更有他樂耶由是觀之人為萬物最靈者而嗜執至羶至

臭至狹至小之身曾不知覺何異乎彼之蜩蟯百蟲蟠屈於革囊之中以爲至芳至潔至廣至大而竟弗悟者哉且皮肉之類感土而有漏者感水而有暖者感火而有動者感風而有凡有感必有還還則所謂至羶至臭至狹至小者皆不可得也況嗜而執之者乎豈不卽化羶臭狹小而成芳潔廣大之心乎故曰心山育功德流馨萬由延又曰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知此始可與語心之芳潔廣大矣紙盡姑置之

○古人之交朋友也取其長而舍其短就其賢而矜其愚長則補賢則師是以心愈誠而志愈堅德愈茂而身愈下下則受受則廣廣則大大則無極無極則不窮不窮則能常矣故反愆而責已者進德之基也含怒而尤人者召禍之始也冀其不窮而能常惡可得哉

心無好惡好惡由情故情有愛憎而境成順逆也是以遇順境如登春臺熙然與之偕忘觸逆境不留乎白刃撼胸與之偕死嗚呼人生若夢憎愛如雲夢有惺寐雲有聚散惟所以能惺能夢者如太虛焉故知太虛者何妨雲之聚散乎今有人於此好其人推之層霄之上惡其人陷之重泉之下吾知其寸虛無實天光奚生哉

眼光照境初無憎愛不爲旃檀先照不爲狗糞後照是謂平等光也此片平等之光在佛祖分上一喜一怒一哀一樂無往而非本光於凡夫分上熱惱雲中時一迸露而現行力猛卽復蔽之故曰彩雲影裏神仙現手把紅羅扇遮面急須著眼看神仙莫看神仙手中扇所謂雲之與扇者卽五蘊坑中煩惱執著也故善造道者能於好惡難克之際此光迸露之頃著眼窺徹不被現行所轉是謂豪雄少不精彩痴雲頓合始作觀照則力費排遣如一夫當萬幸克者幾人哉於光露之時一肩領過積劫無明當下冰消如兵不血刃天下太平矣

南印度香至國王施無價寶珠供養般若多羅尊者時國王有三子其季開士也尊者欲試彼所得乃以所施珠問三王子曰此珠圓明有能及此否第一子月淨多羅第二子功德多羅皆曰此珠七寶中尊固

無踰此非尊者道力孰能受之第三子菩提多羅曰
此是世寶未足爲上於諸寶中法寶爲上此是世光
未足爲上於諸光中智光爲上此是世明未足爲上
於諸明中心明爲上此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
光辨於此既辨此已卽知是珠知既是珠卽明其寶
若明其寶寶不自寶若辨其珠珠不自珠珠不自珠
要假智珠而辨世珠寶不自寶要假智寶以明法寶
然則師有其道其寶卽現衆生有道心寶亦然尊者
歎其辯慧又戰國諸侯之所寶惟以珠玉爲論而知
所寶者惟齊威王楚王孫圉而已威王不以徑寸之
珠爲寶楚王孫圉不以白珩爲寶是知所寶在此兩
不在彼雖然華竺不同而邦風軌未始不同故以寶
爲寶者照惟盈丈以人爲寶直照千里震旦鼻祖菩
提多羅知寶外無道道外無寶惟時有通塞用有行
藏既而少林壁觀九年得一神光華聯珠貫以色爲
聲聽之以目頓使心精遺聞珠體獨露靈焰爲燈光
傳無盡象先而不曜晝後而圓照不曜近昏圓照近
智重以悲承之則燈又化爲高廣大車矣是車也竪

窮三際橫徧十方彖載凡聖包學古今由是而觀則
魏王之乘小大何如哉故曰化家爲國者不知道化
心爲道者可以彖忘天下予以是知萬物一物萬神
一神唯善用其心者何物非神反是者何神非物何
物非神雖雲山重疊眼絕纖塵何神非物雖靜默淵
澄心多窒礙又曰道遠乎哉觸事而眞聖遠乎哉體
之卽神又曰中有一寶秘在形山然此寶復有解寶
行寶證寶忘寶唯解寶者則知尊其所知矣行寶者
其寶光漸將完矣証資者寶雖巳完不忘則用不全
故惟忘寶者乃能用寶也嗟乎寶之所以然寧易知
哉如知而不能行行而不能證中道廢弛証而不能
忘如人在甕如魚在陸且未能自用況能用物乎
萬物浮沈出沒苦海雖人天有異橫竪不倫長劫迷
墜情爲其根情之所起以迷自心自心靈徹照極循
動動則有昏昏又生動昏動交加如轆轤下上靡有
窮巳究實言之情本於愛愛滋貪疾貪而不足遂生
不悅好惡無常互生互滅於如意境係戀躭湎如醉
如癡害當頃刻猶自嬉嬉以相忘故耳大都不忘則

一體生異忘則異體如一有二有對有對角立角立之際抗然爾我微逆即知惟於順境相忘之至異而如一一則無對無對難覺又衆生最初受生由愛而來順境滋之任運冥合所以逆境易覺順境常迷能於順境照之不昧則愛源漸竭嗔波亦停嗔不自嗔由愛所生愛既漸除嗔豈不滅譬如伐木既截其根枝柯自墜嗔愛交損亦復如是

地無邊際皆吾足履聲無邊際皆吾心聞地乃所履心乃能聞所履者死能靜不能動能聞者活而恒活故萬聲不昧巨細了然恒故聲自起滅聞者不遷譬諸寶鏡光明圓滿象觸即照妍媸難瞞唯其照而不情叢應無迹無迹之妙應不流影所以從古至今彌照彌閒我心本光普應萬有有未嘗關足之履也其亦如然吾言地死指物之權耳根既妙身根亦圓足不自顯因地以彰地不自露因足以知猶若交蘆兩虛相倚傾悟足地能聞亦爾

夫人之所以有生死者以見思未斷耳見則五利使也思則五鈍使也歷三界九地而言之故所以有開合也五利使者謂身見邊見邪見戒取見戒禁取見是也五鈍使者謂貪嗔癡慢疑是也此十合言也開則天台四教儀註中可尋備覽也此十斷盡藏教果頭位也圓教七信相似位也果頭七信二位賢聖便能六通縱任無違山壁由之直度矣斷此十惑初修空觀空分別我法二執二執即十惑也亦開合有異耳惟圓教修進迥異常途而一心三觀圓修滿進最初行者存志意在直破根本無明不在見思塵沙也然而觀志堅猛任運而進見思粗惑帶落之也如壯夫入陣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也然刀頭展處王之左右任運而傷者未嘗不有也王者根本無明也左右者見思惑也見思如盡將破塵沙矣然而非空觀能破惟用假觀此惑可破塵沙之爲言者言其不明者多也不明者何法耶謂世出世法世則經濟王伯天文地理陰陽筭數吉凶消長文武雜秇萬物所由周知根本出世則三學六度十方塵刹佛土或說法之軌度生之儀種種方便三十七品及八萬法門等一皆通徹則塵沙無明斷矣此菩薩初斷此惑徧

遊十方國土承事十方諸佛一一問明一一印正了無餘疑自是而後爲玄鶻白莫不知之矣此假觀工夫不過博訪先覺無事不知也言無明者謂觸事面牆也塵沙旣破將破根本無明矣根本之爲言者言其能爲一切衆生惑業根本故也此根本無明最初本淨本不覺故迷而循動三細生焉此三細者爲見思塵沙根本見思塵沙是其枝條枝條雖則先斷根本猶在行者此際惟以中觀之斧破之然此三細於楞嚴經中分爲四十二品破之四十二位者謂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等覺後心秉前塵沙無明故曰四十二品初住菩薩以中觀力四十二品中斷其初一品無明而入初住卽能王百佛土封疆矣一佛土封疆一大千是也一大千者卽積一千箇天地謂之小千積一千箇小千謂之中千積一千箇中千謂之大千而初住菩薩如此大千佛土能王一百矣

夫飮食男女聲色貨利未始爲障道而所以障道者特自身自心耳故昔人有言功勞莫先於有智大患莫若於有身智卽妄心也身卽妄身也夫妄心者託物而生者也妄身者假物而成者也然唯眞心物生不生物滅不滅眞身氣聚不聚氣散不散物者何前塵之謂也氣者何四大之謂也所謂妄心者觸境生情好惡代謝從生至老從老至死綿然不斷於不淨處耽湎味著如自髓腦執吝不舍雖有良師父兄善友言以覺之非唯不能頓然棄舍改惡遷善甚至於結恨者不少也此縱妄心情識順則歡然逆則不悅如此者所謂人頭牛耳又有勞勞勤勤深謀遠慮以養生爲計者貧則冀富富則冀貴貴則冀壽壽則冀仙情波浩浩無有窮已此謂痴衆生也究而言之如此妄念終朝汨汨畢世辛勤不過最初一點妄心不能空耳我故曰飮食男女聲色貨利非能障道也障道者惟此妄心也此妄心又名智者何哉以其善謀能畫故也若能廢此妄心從前種種勤勞如湯消氷泮然蕩矣然能廢此心者非眞爲死生漢子英靈豪傑未易易也金剛般若經中須菩提首以降心爲問者蓋知此心苦海源頭生死根株故也此心一廢智識銷融所謂眞心者如浮雲散而明月彰矣明月照

世高低遠近四海百川行潦蹄涔處處影見然未嘗有心也惟悟此心者雖凡夫而即佛矣不悟佛亦凡夫也妄心眞心並陳於此有志出世者留心焉妄身眞身不暇言矣

能所分而不斷者良以能本非所所本非能然則能不自能所不自所能不自能由所故能所不自所由能故所由所故能則功屬於所矣由能故所亦功歸於能矣功屬於所則獨立者所也功歸於能則獨立者能也凡謂獨立則無待故曰不分不獨立則有待故曰分知此則得實相之用矣實相者毫無滲漏之謂也

古人云難易相成是以難即易之機故畏難者謂之自塞易機易者褻而常通之謂也通即易易即變變則神

大智道人每曉人曰世之迷倒者莫甚貪欲而貪欲之起起於前境前境雖衆惟男女色相最爲妖嬈男愛女色觀女如花女愛男相觀男如寶綿著生愛雖白刃甘蹈湯火可赴敗名喪德玷俗戕生亦不暇顧矣殊不知揭妝飾而觀之四衢之中頭蓬醜露豈惟不生愛著且嘔噦不勝矣再揭皮而觀之寧獨嘔噦且不勝恐怖矣再去肉而觀之則白骨頹然寧獨恐怖已哉始悟由空有骨由骨有肉由肉有皮四者具而加嚴飾乃能惑人今天下紛然如登春臺如觀好花至死不悟可不哀哉奚若外嚴飾而觀其皮外皮而觀其肉骨外肉骨而觀其空外空而觀無生夫無生者衆聖之所宅萬靈之所始故曰惟得始者可以善終如不窮其始而死雖金棺銀槨藏之吉地謂之善終者乎

作若有作安能有止止若有止豈復有任任若有任止任任滅滅也有人薦此則三世十方五蘊十八界拈取絲毫許向人前拋擲吾恐黃面瞿曇亦無辣手安得有滅惟其不作不止不任不滅所以能作作止

○楞嚴經曰妙觸宣明此語開剖本光無剩矣第學者思致不妙往往當面蹉過昔有堂頭問僧隔壁聽叙鍘聲即破戒戒作麼持僧曰好箇入路由是而觀在身則爲妙觸宣明在耳則爲妙聲宣明一根既然

何根不留又四祖信大師年十四參粲大師曰願和尚與信箇解脫法門粲曰解脫則且止即今誰縛汝信遂大悟於言下古德有言曰撞著撞著無非入路良不我欺也

師曰坐靜有三品曰下劣坐平等坐增上坐下劣坐者但能舌拄齶齒關謹密雙手握拳夾脊天柱挺豎不欹以信力爲主或持半偈或持佛號及呪上有嚴師慈護下有法侶夾輔是謂下劣坐也平等坐者初以識破根塵識三界爲主於三界始末洞悉無疑臨坐時視身如雲影視心如網風別無作手若能堅勁昏散痛痒自然剝落或一坐半日或兩三日飲食不進氣力仍舊是謂平等坐也增上坐者是以洞徹本心爲事或以古德機緣關技癢者自然凝結不化若負戴天不共之仇我不欲瞋悶而瞋悶塞破虛空直得依正聖凡合下盡翻窠窟有此等志氣力量累足蒲團以刻超劫而無超劫之心到此時昏散無渠棲泊處盡十方三世都盧是一箇話頭迥迥然在前塞煞眉眼忽然心地有爆荳之機不生欣喜何以故渠我故有今適相逢有何奇特是謂增上坐也

小人與君子處莫之然恒有不快君子之心此正小人之情也如小人幸而自知此情痛力克治則不須歲月便覺與君子處則快然與衆人處則惕然矣從此以明勇爲前茅克治弗已將來與衆人處則快然與君子處則惕然也如至此更克治之不休則又非深於悟自心者不能耳

天機粗淺佛語即障萬苦駢集而天機深者皆導師也故曰善用其心觸處緣因不善用心頭頭障礙如威音之前未有佛興而因緣無地則威音之師畢竟其誰殊不知苦即導師何用別徵然威音之後亦以苦亦以樂亦以不苦不樂雜示而爲熏機又萬不同也惟威音非苦煎逼雖天機深覺亦難開覺開則一切緣因皆從中流出此威音果上之用也思之則凡有疑滯可觸類而通矣

凡夫之知周乎六尺聖人之知無外不了然凡夫之知離無外不了之知則知無所本如喚六尺之知心爲自心則心惟六尺而六尺之外毫無所知如洗蕩

此知則無外不了之知終不得矣知不洗蕩此知則無外不了之知亦終不得矣故曰即能知不得偏知離能知不得偏知離即離非不得偏知即離即非不得偏知此聖人萬古不欺之言也

大抵衆生之機不越四料簡有高而不能下者有下而不能高者有不能高下者有能高能下者善教者隨機引接

夫眞心明淨本自圓照照極昏生聲成業相由是轉現頓興冥然能所然而智相未起猶無分別因不了現相從自心生妄生分別分別即智相也智相即是意識種種愛憎千態萬狀變幻無常妄分疆界若無意識而眼耳鼻舌身之五識雖各寄根各守分限然皆無分別既無分別五本無五則眼耳等識言一亦可言五亦可六根不能互用總因意識橫計眼則能見耳則能聞等意識若空則眼耳識等終日見聞未嘗見聞以無分別故凡有分別即有能所能分別者是心所分別者是境心境角立物我紛然故迷彼明淨所以一箇精明分爲六用眼乃見色耳乃聞聲情

心靈當作靈下同

塵交互妄生妄滅無有了期故眼離明暗則無見體餘五亦然見體既無誰明塵相塵相既無見體亦無塵見雙亡元一眞心此箇眞心情生則轉爲根塵情空則根塵元是眞心根塵眞心迷之成二悟之元一只此一名待二乃有二若不有一何所寄譬如說箇不可得待有可得有此不可得始有可得若無不可得可得亦何所寄則前所謂業轉現三相及智相復歸元眞蓋迷元眞而有此等悟此等而顯元眞此等元眞不是兩物譬如一箇醒人少有昏生雖聞外聲又不明了雖不明了又聞外聲喚他作醒實不明了喚他作昏又聞外聲到此境界謂之昏醒相半有人喚之則隨醒邊無人喚之則隨昏邊既隨昏邊外不了境內不作夢昏然而凝能所未成少頃入夢能所則有初者謂之證自證分二者謂之自證分入夢則分兩分能見者謂之見分所見者謂之相分法喩參合理自曉然

色生處即是空生空生處即是色生萬法雖廣無越空色苟能洞達色空則無塞非通無通非圓圓則理

徹事窮佛祖聖賢便可同一鼻孔出氣矣

根塵非物妄想成迷妄想元空根塵成滯余以是知根塵非妄想而不有妄想非根塵而本無不有則山河非礙本無則念慮非知山河非礙則無往而非身念慮非知則無往而非心無往而非身則塵塵刹刹皆功德之聚無往而非心則念念心心總妙應之機情與無情本來一片佛與衆生元非兩致是以衆生笑語即如來圓極之談諸佛梵音即衆生詼諧之語或謂我但按指海印發光或謂我謦欬洟唾皆西來意眞不我欺自是衆生不了自心非幻成幻直下知歸本來成現雖然造斯玄極功由慧力譬夫觀語實相者究語所從若生於覺觀外無匡郭則音韻不成若生於根器內無覺觀則鼓擊無由反復推窮兩端不有二既不有中又何來當體無依豁然獨露如是則豈五目之能窺四智之可測哉 示弟子

修行易而悟心難悟心易而治心難治心易而無心難無心易而用心難如倚門傍戶者不可與語此也

學佛者倚傍釋迦學儒者倚傍孔子學道者倚傍老子離却倚傍露地上立脚如師子王往返遊行跳躑自在了無依倚唯悟徹心光者信手便用若定上座從臨濟來或問如何是禪和窮到底定即擒住欲向橋下有同行者解之定曰若不是這老凍膿直教禪和窮到底定可謂信手便用者矣如是之用出世即名爲佛經世即名爲儒養生即名爲老彼倚門傍戶者譬猶買舟自無勢力假冒他勢扁其額曰某翰閣某部寺某臺諫以欺誑一切不知者鮮不望風而靡若彼眞主卒然相値則所冒扁不唯不敢炫耀而且覆藏之不暇矣嗚呼男兒家頂天立地睜眉努眼高談濶論孰不自謂聖賢豪傑之徒一朝撞著個沒面目漢子將無孔鐵椎輕輕敲擊未有不眼目動定支吾不及如是而妄望其能知四難之旨乎

皮袞子曰外離無合外合無離離由合生合由離起以離推合合無所從以合推離離無所自主人知離合無我遂推自於遠近無常古今無待也是以先天而生不爲老後天而降不爲少近取諸身旣其然矣遠取諸物未始有二道焉於六塵之中就觸塵推之

如此然受杖楚者不能究痛之始終則不免魂驚骨駭酸楚入心雖息斷形消神遊氣散而能知者尙抱痛取生生隔世矣而痛猶歷然或自祖而傳於父自父而傳於子子孫相繼積五代而痛始化嗚呼衆生積情情積成堅至於貿女化爲貞石萇弘血光爲碧推其所以然之故始從迷性爲情情積而萬化無恒故變化者不出乎有待有待始終之別名也智者知其如此直推痛於未痛之前於旣痛之後始終了無受痛之地正當痛時以勇乘明應念化痛爲樂痛化則在有而能無樂存則在無而能有在有而能無可以卷舒塵刹於毛孔在無而能有可以展毛孔而吐山河也故曰善觀察者卽一塵而入佛智乃今以觸之一塵始於離合相推延而至遠近古今靡不達也況入塵塵三昧者哉

一切寤時於有色處則見色於無色處不見色此天下之常情也一切夢時於無色處則見有色於有色處不見色此亦天下之常情也惟達道者以夢時無色處見色之情驗寤時有色處見色之妄皎如日星更有何惑哉

夫疑情縱想則情愈滯而惑愈深緊意念明則澄鑑朗照而造極彌密心如水火擁之聚之則其用彌全決之散之則其勢彌溥故論云質微則勢重質重則勢微如地質重故勢不如水水性重故力不如火火不如風風不如心心無形故力無上神通變化入不思議心之力也心力旣全乃能轉昏入明明雖愈於不明而明未全也明全在於忘照照忘然後無明非明無非明耳乃幾乎息矣幾乎息者慧之功也故經云無禪不智無智不禪然則禪非智不照照非禪不成大哉禪智之業可不務乎

僧問臨濟見大愚還如何黃蘗便知渠大事巳徹師曰寒者得酒頳面生春飢者得飯精神發悅況醉無上醍醐者哉

包萬物者天地也包天地者泰淸也包泰淸者知是何物有物則不能載有形無物則功何所存知則不疑疑則不知不知而不求其知終不知矣人爲萬物之靈知愚知賢知寒知暑知香知臭知古知今於是

物也而獨不知人果靈乎不靈乎
般若者眞智慧火也凡夫二乘皆有而不皆善用之
或執有或執無知有知無所謂眞知也眞智慧火觸
有有壞觸無無壞矣
因境有之心凡有而聖無惟無生之心聖凡共有凡
有而聖無者有待之影也聖凡共有者無待之光也
向上一路則又非無待有待可能彷彿惟本色衲子
鼻孔在手所以生殺自在聖凡交馳正與而奪正殺
而生夜光在盤其宛轉橫斜衝突流轉不可以意得
之惟其不可以意得者不可以即知求離知求非即
非離求
因沒亡僧營入普同塔問大衆曰此把骨頭與天界
寺佛牙且道是同是別同則凡聖不分別則心外有
法速道速道衆無對良久曰一入普同僧海裏慈悲
波浪潑天香
饑渴燒心令人熱惱幾死少得飮食濟之便覺無限
淸凉不求而足殊不知飢渴之初有不饑渴者存焉
但肯徐而察之如池開水滿月忽現前豈待傍人指
點然後見哉雖然衆人以飮食男女生飢渴自衆人
而上者以功名生飢渴或以義理道德性命生飢渴
雖復高明與卑暗之不同而飢渴之前者未始不同
也故君子急以聞道爲前茅
夫空色一條而或兩之兩之者人自兩耳所謂一者
果兩乎者然一若不兩則萬物奚源兩若不一則衆
人絕梯聖之階矣故曰但願空諸所有愼勿實諸所
無
梧桐壯風芭蕉壯雨梧桐芭蕉產於地而風雨來乎
天如風雨不資乎兩者之善壯則飄風驟雨乃知其
威而微細時桐蕉雖有若無也故曰天不資地無以
生地不資天無以長夫有形之大者莫過乎天地尙
必相須而能成其體故毛蟲羽蟲苟無雌雄則其化
也易窮今有人於此進道德而退勢利殊不知微進
則退無其母微退則進無其資若然者道德勢利初
非兩物也惟善用者勢力皆道德也不善用則道德
隱然流而爲勢利昧者不知也是故道不足則以德
濟之德不足必資乎仁義仁義不足必流於刑名惟

聖繼聖則不流降是吾不得而知焉

古之憂天下者以飲食男女爲大欲思欲治之殊不知憂其一而不憂其二者也夫飲食男女若無能知則相悅之地甘味之本無由矣能知之不憂而憂所知是不知類也然能知難破類油入麪以其習熟成性茍不能洞明本心以無我而靈者治之則油終不出矣今天下號稱講道者不知能知是賊豢養無法又力滋培之所謂無我而靈者亦終屈而不伸矣更有甚者認能知爲主人公爲見性爲眞知噫喚奴作郎何其甚也夫螻蟻之知能周芥許鵾鵬之知能周數千里然究其所從名有大小能則一也故曰剖一微塵出大千經卷非聞道者不能焉如龍聞以神蛇眼聞牛鼻聞根易而聞不殊則能知者可以類推矣一身九想初皆强觀强觀力熟應念但見見脹則惡見壞則恐恐惡難堪計棄此身如厭死蛇腥臭逆鼻魂夢觳觫況復眼覷行者至此欲覓淫心等焦穀芽如石女兒十方推求五內徧搜一切毛孔往復搜剔臭穢薰蒸淫念何地推求一死乃快吾意一想力成慾海頓枯若彼諸想一一成就何穢不滌穢想旣爾淨想之因初無定相一微之忽忽而隨流流而不返計臭爲香由忽積刻由刻積時由時積日由日積月由月積歲由歲積劫由劫積迷如油入麪情不復性麪難出油一迷永迷覺路昏黑愛欲爲命升沉萬端六道板築三塗習熟刀血火燒飲食衣服苦痛無量徹心入骨聖人哀之教即此想强觀不淨不淨功圓顚倒習化即蛇而龍即凡而聖長揖苦趣生死縛解無我之樂樂無有盡逆推其功由一想始

發揮談論是文字般若能勘破身心迷情是觀照般若佛與衆生同體是實相般若

此心本來喚識不得喚智不得故曰說是一物則不中柰何無性隨緣瞥生一念自爾之後三細六粗次第名焉所謂大圓鏡智者法身上用平等性智在凡夫時名染汚識此染汚非是外染汚謂其計八識見分爲我究理言之見分實非其我以其橫執而計之爲此識體此識體以我爲主即生癡見慢愛謂之四惑此四惑不比六識煩惱動心發念乃生乃是莫知

然而然。凡觸境界。自然而憎。自然而惡。此習最細。又喚做俱生無明。此就染言也。若就淨言之。六識作法空觀。即七識法執自伏。如六識作二空觀。久六識自轉爲妙觀察智。久而精進。觀力漸猛。即七識我法二執。溶然冰銷。成平等性智。至於八識及前五識。化爲大圓鏡智。成所作智。此二智在果上。一念相應時轉。不涉階級者也。前所謂三細六粗者。八識之異稱也。由是觀之。莫愁八識不成大圓鏡智。五識不成成所作智。但要六識上著得力。見得透。日積月深。自然轉識成智。六識旣轉成智。不坐頂墮。加功不已。七識自然轉平等性智。此二智在凡夫最初發心出世一念。至於第七地。是其收功也。至於八地九地十地及等覺。皆無功用到也。

此來佛法大患。患不在天魔外道。患在盲師。資七大錯耳。一者以爲禪家古德機緣。可以悟道。悟道斷不在教乘上。我且問你。安禪師讀楞嚴破句悟道。永嘉看維摩經悟道。普菴肅禪師。英邵武。皆讀華嚴論悟道。你謂唯禪家機緣可悟道。教乘不可悟道。豈非大錯。二者以爲知見理路。障自悟門。道不從眼耳入。須一切屛絕。直待冷灰豆爆。發明大事。始爲千了百當。一得永得。我且問你。當世黑白中。誰是有知見理路者。你若果檢點得一個半個出。我也不管他悟道不悟道。敢不惜之。只恐亦不多得。一日王介甫問蔣山元禪師曰。教外別傳。可得聞乎。元曰。公有障。且以教海資茂靈根。更一兩生來。乃可耳。今人去介甫遠甚。尙未解爬。先學走。豈非大錯。三者以爲念佛求生淨土。易而不難。比之參禪看教。唯此著子最爲穩當。我且問你。淨土染心人生耶。淨心人生耶。半淨半染人生耶。全淨心人生耶。若染心人可生淨土。則名實相乖。因果離背。若半染半淨生淨土者。吾聞古德有言。若人臨終之際。有芥子許情識念娑婆世。斷不能生淨土。若全淨心生者。心旣全淨。何往而非淨土。奚用淨土爲。如是以爲念佛一著子能勝參禪看教。豈非大錯。四者有等瞎公雞。聞眞雞啼。假雞啼。皆倣効作種種聲。以爲動念即乖。本體思量。便落鬼家活計。況復有言乎。我且問你。此等見識。爲是解。爲是行。解則

何乖動念何病思量古人有五斗米飯熟後方能酬一轉語亦不乖本體諸大禪老皆許其悟徹又曰思之思之鬼神將通之非鬼神通之心開而明也思量何傷觀音聞思修三慧熏化一切你偏以思量爲病豈非大錯五者人生未必無欲有欲能制而弗隨非賢者不能又有縱而不制者頗籍多生慧種稍涉獵教乘或得一知半解卽眼空一切以爲古人造理不過如此本來無事何必別參於逆順境風之中又東飄西蕩作不得一毫主宰我且問你古人見得卽用得著你這般沒頭腦卽見得用不得尚未夢見敢無慚無愧莽撞說大話徒招苦報豈非大錯六者三教中人各無定見學儒未通棄儒學佛學佛未通棄佛學老學老未通流入傍門無所不至我且問你你果到孔孟境界也未若已到決不作這般去就若未到儒尚未通安能學佛佛尚未通何暇學老又有一等人謂佛家道理先是義利關頭便見不明白何況聖道且其言汪洋汗漫卒不能摸其邊徼不如各守已道卻不省事我且問你你悟佛心否若悟佛心心自無疑無疑則無悔無悔卽入信今你不愧自已天機淺陋反疑佛經豈非大錯七者在家出家之人較唐宋黑白天淵不同唐宋時人若裴休蘇軾於宗教兩途並皆有所悟入或一句一偈讚揚吾道猶夜光照乘千古之下光不可掩粲然與佛日爭明卽吾曹或與之酬酢若韜光禪師答白樂天偈寂音尊者酬陳瑩中之古詩亦自風致有餘至於碑文經序雖長篇短述不等然與修多羅若合符契非眞得佛心者孰能臻此至　本朝自宋濂以來能以語言文字讚揚吾道者不道全無敢謂亦少蓋唐宋諸公與方外人遊俱能超情離見裂破俗網置得失榮辱於空華之中心心相照如兩鏡交光相似故其遺風餘烈後人自不能附贅嗚呼以情求道所謂首越而之燕也去情求道所謂離波而覓水也若人於兩者之間別有出身之路不涉忌諱管取不參禪不看教敢保他悟道有日如以兩者之間立脚跟不定不若做個長行粥飯人豈不是好又今之僧俗或親師訪友未見師友之心便乃揣摩卜度某師不過如此某友亦不過

如此此心既生則雖如來復起亦不能利益渠矣況其它平凡親師訪友譬如摘桃寧暇管其樹之曲直唯在桃美而已若然者親師訪友祗以情識求道豈非大錯如是七錯我也是趁口胡說一上不知黑白賢豪以爲如何然此七錯亦是醍醐亦是毒藥能善用之毒藥未始非醍醐不善用之醍醐未始非毒藥我又問你此七錯一念未生時著在何處一念已生時著在何處若人辨得出老漢與他提鞋挈瓶有日在如辨不出不可草草惹他明眼人笑你去

念非忘塵而不息者蓋念與塵如形與影若謂形先而影後影先而形後形影本非能所此皆未了心外無法而隨情穿鑿者也夫心外無法法外無心然心法若似二者何哉良由以理照之則心外無法法外無心以情分別則物我抗然難以消釋橫謂見前分別者我心何疑見前所分別者彼物何疑物我橫執積執成堅堅塞十方何往非執辟如蜂蜜初無中邊嗚呼此執之累我遡流窮源自無始以來至於今日猶澆水於冰冰日漸厚堅者不化而厚者愈堅如是積習堅於大地厚於須彌若欲破蕩苟非了悟本心目前無待於境緣逆順中痛以無待之光智慧猛火燒然力深則此習千佛出世終難化也靈潤法師野火四來無逃避處同行逃散潤師即作唯心觀禦之以爲火寔自心豈有心能燒心之理此觀稍入火即潛息此乃破蕩堅習之樣子也如是而塵自忘而念自消塵忘念消本心始全以全應物物無不順物無不順雖應無應應而無應則古今中外誰物誰我即如以我周旋於我我外何物以物周旋於物物外何我故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也此蓋自遠而習近者之能事也如得近者駕近以接物則此道光大矣

示學者

圓顱方服頂冠束帶謂之黑白之徒此兩種人或由儒而入佛由佛而入儒或終不相入或相入而變化無窮儒亦可佛亦可此之種種遡而上之云何忽生之前辟如大火聚上無一可泊泊則焦爛不旋踵矣故曰衆生攀緣之心處處能緣唯不能緣於般若之上由是而觀以攀緣心學出世法出世法皆攀緣也

以無攀緣心學世間法世間法皆般若也今有人於此謂文字語言不足以見道惟參禪究話頭足以見道如文字語言不足以見道則永嘉讀維摩經而悟六祖聽金剛經而悟普菴肅看棗柏華嚴論而悟天台智者讀法華經得旋陀羅尼三昧如此樣子難以廣舉又宗門機緣皆諸祖舊案苟得其人據案則典刑可步賞罰可行照用不惑綱宗在握於喑嗚叱咤之間棒喝雷霆之下偷心頓死活句縱横苟不得其人所謂千七百則葛藤翻成魔繞一遭纒縛萬劫難解何以故見刺入心故古德有言曰文字語言葛藤關具本無死活死活由人活人用之則無往不活死人則無往不死所患不在語言文字葛藤顧其人所用何如耳又外語言文字而求道者即語言文字而求道者世人謂之宗教宗教既分各相非是一則以爲宗可以悟心教惟義路義路惡足明自心哉殊不知精義則能入神入神便能致用悟心亦精義之別名故宗門大老有大機大用苟不入神機用何自故日解得佛語祖師語自然現前眞萬古之名言也常黑膚白菽麥不辨雌雄未識妄自謂文字語言我不必求之離文字頓然超語者吾始快心如此之流眼中親曾勘驗十個却有五雙都懷此見不化管取佛語終不精佛心終不明兩者既無所入復旁搜曲問雌黃諸方某善知識如何某善知識不如何一旦利害當頭死生信急如何不如何亦總記不起了況能死生自在乎故曰憂不深不免忽略病多太細求猜刻鬼在我願一切黑白賢豪教不可不精宗不可不明教精則佛語我語也宗明則祖心我心也到此田地即佛入儒即儒入佛終不相入無可無不可自知用處誰搖動得汝雖然猶是途路之勞向上一著猶未夢見在 示法屬

紫栢老人集卷之三

紫栢老人集卷之四

明 憨山德清 閱

法語

問汝一歲之前多少歲數汝答一歲之前父母陰陽交會如未交會又問汝父母兩家念頭不動則陰陽交會境界又在何處若曉得父母念頭未起時則汝之歲數多少必定知得下落如這一點不曉得便是買櫝香雖佛佛中不解放光若透徹了這一點即狗糞雖佛也解放光破汝覆盆之暗且人生幾何若多業少生死不明一息不來驢胎馬腹又恁麼撞去了可不哀哉古德云三塗一報五千劫得出頭來是幾時我則曰出得頭來休要問五千劫裏細尋思 示鑑生

師問子今現在之身惡得而有對曰假借四大而有問曰四大未聚之先子身惡在對曰身本無有問曰四大既散之後子身惡在對曰亦無有師舍然大笑曰子求身於四大未聚之先既散之後皆無有獨現身假借四大而有以理推之得非兩頭無而中間有乎兩頭既無中間獨有恐無是事子當熟推之先有中間而有兩頭耶先有兩頭而有中間耶倘推之精熟觀智剖開子然後再來爲子痛究子心又復何在如究身未精即乃究心心終不精故曰審名以精義精義以入神入神以致用此東方聖人西方聖人必由道也故顏子則隳肢體黜聰明老氏則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若吾無身何患之有又曰介然有之行於大道唯施是畏老氏亦東方聖人也若究其所歸本與儒同宗昔人曰老氏之學源易謙卦也雖然窮生死之故究性靈之極設不學佛終難徹了何以故蓋窮靈極數之學苟非滿證自心事理無礙者終未易明也事則屬數理則本靈窮其理而遺其數則謂之乾慧極其數而昧其理則謂之忽本若夫瑜伽唯識乃極數之書也華嚴楞嚴窮理之經也數理俱精如不透禪宗乃葉公畫龍耳豈能興雲作電哉故學究身心者身不精則有生死榮辱之累心不精則有好惡是非之攻故曰究性與命自身心始如忽身心而不究雖讀五車三藏終與身心何益哉 示阮堅之

聖凡無門門啓迷悟迷悟無本本於自心自心不明

以耳聞聲則信。以眼觀聲則疑矣。雖然以耳聞聲。則好惡皎然。以眼觀聲。則好惡何存。於此了知。毫無疑惑。方信不惟大士能以眼觀音。人皆可以眼觀音也。嗚呼。前境不化而融。能根不解而脫。此邊解也。如聞與脫。功若不昧。則境與根。未始非本也。功若可昧。則又聖凡不辨。始覺無功矣。安有是處哉。（示李墨季）

婆伽婆。入於神通大光明藏。不二隨順。現諸淨土。與大菩薩摩訶薩十萬人俱。其名曰文殊普賢普眼金剛藏。彌勒。清淨慧。威德自在。辨音。淨諸業障。普覺。圓覺。賢善首。法菩薩等。共入神通大光明藏。嗚呼。是大光明藏。豈婆伽婆與諸大菩薩獨有之。而一切衆生果無分耶。雖然一切衆生。迷無我靈知。而認攀緣有我之知為自心。是以貧女宅中之寶藏。窮子衣裡之明珠。現有而不能用。一切衆生皆證圓覺。此我婆伽婆之語也。昔人以臭易證。真淨文禪師呼為臊臭奴。以文字義理。障自本心。佛語猶疑而不信。妄改聖經。則其所悟可知已。故曰不涉情解。當處現前。凡聖路斷。則所謂婆伽婆與諸大菩薩。爾時向甚處安著。用光晉參道人。於長松蘭若。且自籲持大方廣圓覺了義經。始而讀。讀而成誦。既成誦已。則持之不假卷帙。用光能泝而上之。初則假卷帙。再而棄卷帙。成誦。誦而能持。持而能精。精而能入。則所謂神通大光明藏者。與婆伽婆諸大菩薩。礚頭撞腦時。果有分別耶。如簡擇得出。則不妨他日流水野雲。桃源城市。驀然撞著。始能商量賢善首老漢流通之句。時光能幾。聲色關頭。神通光藏。脫被埋沒。則生不若不生也。用光勉之體之。（示用光）

夫華嚴大典。雖文豐義博。實雄他經。然其大義。不過四分四法界而已。一念不生。謂之理法界。一念既生。謂之事法界。未生不礙已生。已生不礙未生。謂之事理無礙法界。如拈來便用。不涉情解。當處現成。不可以理求之。亦不可以事盡之。權謂之事事無礙法界。行者能信此。解此。行此。證此。總謂之四分也。又事理無礙法界。自大典東來。幾千載。而黑白諸豪傑。莫不以為此經。是根本法輪。皆研精殫思。疏之論之。至於事事無礙法界。則如子聞父名。終不敢稱謂。縱有強

發揮者亦不過以理融事事始無礙若然則大雄氏於事理無礙之外設此法界豈不徒然也耶又帝心之與善慧或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灸猪左膊上等語乃不過旁敲耳夫帝心善慧皆文殊彌勒再來彼二大菩薩於事事無礙法界亦惟旁敲不敢正言今子書是經於青山白雲之間可謂大有勝緣也者知子前三法界可以智識通之末後一界子若不離智識而求之則終不入矣且離智識而可求之則土木偶人亦可求之矣何待子求子若求而未通未通之處正好猛著精彩拚命求之如命根忽斷則子所書之經譬如塗毒鼓擊之發聲有心無心聞者皆不旋踵而死死後復活再來印可未晚也（示麟譚人）

活人之身固仁矣尤莫若活人之心爲不可思議也活人之身以藥活人之心以法藥則有無難必法則自心卽是初非有無可限者也又心不活心如水不洗水何以活之能悟此卽佛醫耳如有疑卽不可放下疑極更疑疑若忽破方可論醫（示陳醫生）

夫饑寒之於榮辱貧賤之於死生天下莫不以爲患嗚呼知其爲患而不知患之所自是之謂迷迷則不覺不覺則不能返既不返則自生至死莫非背本而行殊不知一生背本乃至於無量生如能直下返照達本忘情情忘則煩惱根拔煩惱根拔前所云患之所自得矣得而治之則皮煩惱立地根抽始得治肉煩惱骨煩惱嚐皮煩惱抽則六通縱任無爲山壁由之直度此謂枝末無明盡也枝末無明盡其靈用尙乃如斯況骨肉煩惱盡乎此三煩惱世人名尙不知惡知其義義既不知惡知其理理既不知惡知其道而所謂德者尤不知矣夫名者義之筌也義者魚也義有衆多會而通之之謂理理而行之之謂道行而功忘之謂德今欲治身心而名義不辨毋乃徒役其名徒役其名計治而有效不亦癡乎卽如有身則有飢寒之迫次之榮辱再次之莫大乎死生又有心則有好惡順我則喜逆我則瞋自是而後則有不可勝言者矣故我大覺聖人示之以毗舍浮佛偈如讀而成誦誦而推義推義會理理會可行行則有證（示賓上人）

夫貧者思富富者思貴貴者思安逸安逸者思不死殊不知從思有生從生有富貴貧賤勞逸以至萬有諸苦不可勝窮也故欲濟苦海者必以無思爲舟楫而彼岸始登焉然思不能自無必假聞道以無之道不能自聞又必假緣因爲之汲引乃可聞耳夫緣因者誠諸佛之母衆生之資以相好爲緣因者如覩德人之容而鄙吝自消之類是也以音聲爲緣因者如一言之下心地開通之類是也又以聖教爲緣因大善知識爲緣因善友法侶爲緣因以逆境爲緣因以順境爲緣因或以精進勇猛剝皮爲紙析骨爲筆刺血爲墨寫大乘聖典爲緣因故曰佛種從緣起如是種種緣因雖皆開道之助唯最後刺血爲墨書經緣因最爲超勝但衆生身相執重蚊蝱微而嘬之尚不勝怒而拂焉使之不去不已況以利針刺指血流心驚而能挺然忍痛得終勝緣苟非素常信心堅篤識見超群者豈易爲之唐貫休尊者題楚雲禪師血書法華云剔皮刺血誠何苦爲寫靈山九部文十指瀝乾成七軸後來求法更無君法燈當痛歌此詩數十遍則身執自輕矣身執既輕此經不過五千餘字書之奚難哉示法燈居士刺血書金剛經

夫吾曹於日用之中不以吾我所之光照破交錯憎愛之境雖處幽閒寂寞之濱無異乎馬足車塵之地也故曰但自忘懷無往不妙碧雲寺語如奇等

予讀東吳支謙所譯阿彌陀經始知諸佛頂光有小大不同有七丈頂光一里頂光百里頂光乃至千萬里頂光唯阿彌陀佛頂光殊勝無量攝山棲霞寺寺背有千佛嶺嶺有巖龕如蜂房蟻穴高低曲折累然布列其佛身量亦有大小差別先是齊徵君明僧紹請法度禪師講無量壽佛經感天雨四花夢覩佛容於是徵君據夢所見覺後令鑿山成像若干尊功未半而徵君逝矣其子某臨沂令繼父志完之自齊迄元將千載其間寺之興廢佛之成毀皆因緣會遇耳金兀朮屯兵攝嶺將戰禱佛冥祐及戰敗績怒令諸將曰佛既不福我祐賊佛即賊也當毀之雪憤以故巖龕像設無擇大小並遭損或身首殘缺以至耳目口鼻臂腕錯壞見者悲之予雖不敏敢籍如來寵靈

并素菴禪伯蒼方丈之獎愛頗偫補之禪伯之孫名海印者實聞予言即願捐軀圖之嗚呼徵君之奉佛兀术之毀佛奉佛心也毀佛亦心也用之善則光流萬世反是則惡塞虛空虛空有壞惡名乃滅慎之哉且心外無佛佛外無心心佛情消常光獨露肯心自許矣此光有七丈至有千萬丈及無量國土者非諸佛道別是皆因中所願不同也海印來前予東西南北之人去往無常姑書此以遺若其勉之（書示海印）

一蝨在耳鳴若雷震一蚤在懷攢唼不寧況乃四大毒蛇盤糾一身人不知怖非喪心病狂土木形骸者孰能堪之至於四蛇相鬬力有强弱勢有輕重火蛇乘勝則心骨蒸燒風蛇敗績則四肢不擧土蛇質重水蛇性寒一有中我寒痛酸羸精神恍惚若楚萬狀雖名曰人與鬼無異病後思之可懼可驚是以毗耶城中淨名居士示疾說法指四蛇爲大患呼五欲爲蝸毒彈偏斥小歎大褒圓會爾入妙百千伎倆淨佛國土成就衆生若然者病與不病顧其人用心何如耳善用其心大患蝸毒即廣長舌相喚何物作病文子不遠數千里抵燕京一旦遘疾將若不起仰籍三寶光被得再生之路病雖漸愈而長途南還秋高木落悲風慘悽行者依依此時能思病中苦惱較今者秋容溢目祓履飄然不急於此中求個無疾病方子作箇自在無患人前愧淨名老漢多矣文子來前吾問你正病時有不病者麼文子不能答道人叱咤曰隔江見影横趨去先後無心分别他文子薦得四大毒蛇未始非四等慈也（示寂言文子）

淨法界身本無生死瞥爾情動十界昭然由粗而精由苦而樂則地獄界因十惡所感餓鬼界因慳妬所感畜生界因癡婬所感人界因持五戒所感修羅界因修善兼嗔詐所感天界因十善所感此六界謂之六凡聲聞界因四諦所感緣覺界因修十二因緣還滅所感菩薩界因修六度所感佛界因修無上菩提所感此四界謂之四聖若由精而粗由樂而苦則不能入佛界者在菩薩界不能入菩薩界者墮緣覺界不能入緣覺界者陷聲聞界不能入聲聞界者墮天界不能入天界者墮修羅界修羅界不能回心則墮

畜生餓鬼。及地獄界。人界不回心。亦墮畜生餓鬼及地獄三界。嗚呼。一心未生。凡聖皆不可得。唯淨法界身。圓滿無缺。一心既生。則聖凡判然。毫不可昧。是以修行之者。以十界鏡心。凡念頭起處。當知自已所入所墮之界。如掌中見紋。理條然明白。知於十惡境上生心。卽知是地獄界。因於慳妬境上生心。卽知是餓鬼界。因於癡婬境上生心。卽知是畜生界。因於五戒境上生心。卽知是人界。因於嗔詐善境上生心。卽知是修羅界。因於十善境上生心。卽知是天界。因於四諦境上生心。卽知是聲聞界。因於十二因緣境上生心。卽知是緣覺界。因於六度境上生心。卽知是菩薩界。因於無上菩提境上生心。卽知是佛界。因然而地獄苦有輕重。餓鬼飢有淺深。畜生癡婬有厚薄。人道有富貴貧賤。修羅有强弱。天人有優劣。聲聞緣覺有巧拙。菩薩佛有差級。是皆衆生日用業力所感。如鏡照面。好醜宛然。然地獄衆生欣慕餓鬼。餓鬼欣慕畜生。畜生欣慕人道。人道欣慕天人。天人欣慕聲聞。聲聞欣慕緣覺。緣覺欣慕菩薩。菩薩欣慕諸佛。何啻泥蟠之龍之慕雲霄。蹄涔之蟲之慕滄海哉。乃有一種癡人。厭浮生有限。壽樂不常。欣慕仙道。以圖長壽享樂永久。殊不知地獄衆生。一念能發無上菩提之心。乃至直超菩薩境界。況天之與人。修羅之與仙乎。如在人道中。不能發無上之心。培佛種子。則不若地獄中能一念發菩提心。衆生遠矣。且地獄之苦。不爲極苦。女身之苦。最爲極苦。雖貴爲天子之母。自謂受福無上。殊不知訪道名山。參禪佛海。不若貧賤男子多矣。何者女人障礙無量。嫌疑多種。一動一靜一出一入。凡百所爲。受人禁縛。不得如意。貧賤男子則不然。但發肯心。訪道名山。亦由我。參禪師海。亦由我。遊行千萬里。亦由我。深山靜坐。亦由我。高聲念佛。亦由我。歡喜樂道。大笑幾聲。亦由我。縱橫自在。去來隨意。以此言之。則極貴女人。不如貧賤男子明矣。然要脫女身亦不難。但能信得善知識言語。透徹反邪歸正。旁門小道。一頓併掃。朝去暮來。歡喜煩惱。忙閑動靜。昏沉散亂。種種關頭。毫不放過。惟以毗舍浮佛頌。爲根本話頭。於一切逆順境上。綿綿不斷。歷歷不昧。持誦

將去如是做工夫做得三年五年若無効驗當來若不脫女身不惟我之舌根當破則十方諸佛廣長舌根亦當破也我發此誠實語汝等不能信受不能以十界照心警策日用墮大地獄現在招苦總怨不得善知識咄三塗一報五千劫出得頭來是幾時（示法燈）

夫一心不生有無莫待況有聞見者乎雖然一心既生矣六根已備矣舍是而有入者未之有焉所至人說法或以舌根演之耳根入之或以身根啓之眼根入之以至鼻與諸根循環而闡其微無常而納其妙若然者則凡悲歌感慨唾罵譏訶棘林瓊樹衣冠禮樂鼓吹笙簧飲食男女是非好惡戈矛交加鼓而進之金而退之寂寞雲林喧囂市井皆如來廣長舌相也有入無入顧其聽者何如耳萬曆歲在癸巳春三月十有一日夕陽在峯爐煙凝翠虛堂若鏡心眸澄渟時開郎趨入肅拜而立齋頭有身根說法眼根聽受舌根說法耳根見納之語予不覺含然大喜曰吾子可謂知言矣因援筆書此以廣其義焉（示道開）

聖人設律所以防奸邪祖制綱宗所以防魔外是以是凡是聖若不打這箇圈圚裡過得縱有些微見地皆非正因故嚴頭奯禪師曰但了綱宗本無實法年來去佛遠遠眞子簡出在處逐隊成群胡吼亂吼若遇箇作家拈大明律一條據款問罪直饒你古佛再來也須納欵況小根魔子者哉雖然如是且道末後又作如何話會天上樂有盡人閒苦不窮百年如曉夢莫待醒來空

老漢挂搭淸涼山中一日浣禪人白曰浣患熱病幾三月時浣母視病旁頭不堪怨而祝曰這廝何不早死於是浣知母慈不及佛慈多矣老漢不覺愴然久之乃謂浣郎曰汝知言矣然而猶未盡善也佛慈之於衆生雖天覆地載空包萬有亦難喻之況情愛之父母乎父母觸惱至極則怨心猶生衆生觸腦如來遠經塵劫猶且委曲方便慈護之不暇不至成佛終不已也由是觀之佛慈母慈豈可同年而語哉（示浣禪人）

萬曆辛卯仲秋三日達觀老漢被業風吹到一處名曰華嚴菴菴前有流水菴背有靑山靑山與流水廣長舌相寒時老漢問浣禪人曰此菴名甚麼對曰華

嚴菴老漢從容就上一拶我聞華嚴有四法界一曰理法界二曰事法界三曰事理無礙法界四曰事事無礙法界且道理法界現前時事法界在甚麼處事法界現前時理法界在甚麼處事理無礙法界現前時事事無礙法界在甚麼處若謂理法界即事法界事法界即理法界此便抹略前兩重法界了也只成得個事理無礙法界若謂事理無礙法界即事事無礙法界則是釋迦老人開事事無礙法界成個有名無實去又四法界中前三法界特爲後一法界作前茅耳是以前三法界饒你透徹了了第四重若過不得不免逢緣觸境種種罣障礙去此種種障礙亦非天降亦非地湧亦非人與亦非境礙其病根只在事事無礙法界關棙子卒未能掉臂過得此個關棙子非但今時學人透不過去昔有一座主內外淹博於黃面老子所說一大藏教無不指掌明徹於孔老百家亦無不詣極自謂經世出世無不了當且有一條好熱肚腸病天台賢首慈恩三宗及外教侮慢佛法互相冰炭擬作一書折衷三宗牆塹內典適有一禪人問曰我聞座主欲折衷三宗不知座主是誰家兒孫座主曰本宗賢首禪人曰杜順是華嚴第幾祖座主曰是第三祖禪人曰此老有個頌子曰懷州牛吃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灸豬左膊上敢問座主如何理會座主舌大而不能答禪人曰此是你本宗關棙尚透不過敢折衷他宗乎由是座主發憤參方去達觀老漢即今爲現前大衆再下個註脚使人人管取當下了徹雙林傅大士乃彌勒菩薩化身渠亦有個頌子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若謂傅大士頌子與杜順老漢是同則彌勒菩薩乃慈恩之始祖也杜順亦文殊菩薩化身乃華嚴第三祖也而慈恩本宗相宗華嚴本宗性宗性之與相從來冰炭不相入者如何說同若謂是異相宗如波性宗如水波不離水而有水不離波而顯如何異說又臨濟有個四料揀一曰奪人不奪境二曰奪境不奪人三曰人境俱奪四曰人境俱不奪汝大衆且道四料揀與四法界是同是異謂同則饒你華嚴四法界重重了徹於臨濟四料揀中又透不過

謂異則臨濟所傳佛心也華嚴四法界所詮佛語也豈佛心與佛語自相違背者乎老漢生平不耐拙葛藤今日則爲現前大衆於華嚴四法界中如盲人摸象相似乃老婆徹困如此雖然永嘉大師有言嗟末法惡時世衆生薄福難調治聞說如來頓教門恨不滅除令瓦碎嗚呼聖人慈悲之心豈啻天覆地載而已豈啻慈父慈母而已但衆生不悟自心故不知佛心既不知佛心安知佛語宜乎於四法界中擡頭擡腦左滯右礙過在未明自心耳且道如何是自心懷州牛吃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灸豬左髆上咄莫道是兩重公案疑則痛參去示洪上人

夫慈惠之與謙謹含渾之與精勤深靜之與光明而殘刻之與我慢褊急之與因循輕浮之與昏庸此六者之與彼六者果一物乎果多物乎嗚呼善惡無常靈妙如幻唯了悟自心者能力行善用之雖殘刻亦慈惠也如存我未忘之徒雖慈惠亦殘刻也以此觀之慈惠之與殘刻果一物乎哉果二物乎哉顧其人用之靈妙何如耳故曰善造道者不煩千日之功靡不豫其妙靡不信夫示圓佛者

師問本公居常人謂色身有壞法身不壞且道夢時法身在否本曰在師曰夢時身與醒時身同否曰同曰醒時身有壞否曰有壞曰夢時身有壞否曰不壞曰醒時身既有壞則夢時身應同有壞夢時身既不壞則醒時身應同不壞弗爾卽不可言同如何甄別

○師問本公凡作一字少一畫可成字否本曰不成曰有義否曰字既不成安得有義曰畫全成字否曰成曰有義否曰有義師曰且如身字有幾畫本曰六畫曰義在那一畫本無語少頃進曰義在六畫師曰均等六畫不均等六畫以成其義曰均等曰總均別均若總均則義總在初畫餘五無義則均則畫畫有義散則不成本無語二段俱示本禪人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故能制大欲者則可與言無上覺道也夫欲之難制甚於毒龍猛虎於是覺帝顧命之際阿難請問佛滅度後四衆人等以何爲師如來勅曰我滅度後凡我弟子以波羅提木叉爲汝大師能若是如我住世無異由是觀之則波羅提木叉既

爲佛子敢弗欽承。遥來去佛時遥。豈惟山陬海隅。僧徒不遵戒法。即名山寶地。不知波羅提木叉是何骨董。嗚呼。自心清淨。戒根本潔。自心空寂。定水本澄。自心明徹。慧光圓滿。一念之忽。無端強照。所謂本具戒定慧。迷而爲貪瞋癡矣。自是從生至死。從死至生。死死生生。纏綿業網。升沉靡常。或鱗甲羽毛。天冠人服。苦樂萬種。皆曰無明。故曰隨順無明。墮諸有。若不隨順諸有。斷若然者。無明智慧。辟若一指之屈伸耳。予奪皆由自心。焉用他力。顧其人自肯不自肯何如耳。果自肯發心。雖至愚之人。渴而知飮。饑而知食。男而知女。女而知男。既辨肯心。即將此知知身非有。知心惟名。身心解脫。則逆順境緣。千差萬別。皆發揮我自心之光也。到此時節。智慧尚無地可寄。況愚癡乎。予以是知人無愚智。但在發心不發心耳。故智慧之人。肯心未發。亦與牛馬無異。現前大衆。已往所作。從此無論。既經拈鬮以來。斷須共遵佛勅。杜絕女人。無令入寺。女人既不入寺。自然德香清遠。泉石生光。亡者得生善處。生者俱獲禎祥。少違佛勅。死者愈墮。生者滅亡。現前大衆。各各要知好惡。必以波羅提木叉爲汝大師。無得怠慢。無貽後痛。(示覺山寺僧衆)

四明天童滅翁文禮禪師。往淨慈參混源不契。謁育王佛照光禪師。照問恁麼來者那個是汝主人公。師豁然領旨。異日照再問。是風動是幡動。這僧如何。師曰。物見主。眼卓竪。又問不是風動不是幡動。甚處見祖師。師曰。揭却腦蓋。照喜其俊邁。後松源唱道饒之薦福。室中問僧。不是風動不是幡動。僧擬議。即棒出。師聞之。頓忘前解。往參焉。蒙印可。師上堂。擧楞嚴經云。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頌云。不汝還者復是誰。殘紅留在釣魚磯。日斜風定無人掃。燕子喞將水際飛。嗚呼。汝看這滅翁老子。六歲即知有此事。見佛照發之。見松源了之。及出世爲人。一機一境。片言隻語。生殺自在。魔佛膽落。辟如淮陰出師。霍光立朝。節制典刑。閉門造車。出門合轍。故曰。參須實參。悟須實悟。用須實用。汝三人既皆割斷世緣。同心行脚。老漢雖不敏。有幾句淡話布施汝等。前途作個主杖子。也須知好惡。始得用去。第一句斷得盡。第

二句做得徹。第三句隨分過。能於第一句中荐得。不唯可與佛祖為師。要見滅翁老子面目亦不難。第二句荐得。管取汝等天上人間受大快樂去。第三句荐得。又不若即就目前隨緣度日。亦好何必水雲萬里討甚勞頓。雖然古德有言。汝有主杖子。與汝主杖子。汝無主杖子。奪汝主杖子。且道為甚麼如此。咄。妙德菴中辭我去。兩行熱淚為誰流

此三則機緣。皆是古人了大事之鑪廬也。雖然行在中途。卒風暴雨。忽然到來。亦可以作個躲避苦架。免得淋頭澆面去。汝三人既取斷得盡。第一句則念佛持呪誦經。總屬第二句中。不知一切果斷盡了。我問汝等茫茫行脚。畢竟以何為主杖子。辟如樵夫入山不持斧子。漁翁入海不持網子。將甚麼斫柴。將甚麼捕魚。汝等黑樓莾撞。如此竟不自知。可笑可痛。老漢憫汝等愚癡。忽略特著當家的持三則機緣授汝等。前途作個主杖子。大須要知好惡。如旃檀不知其香。狗糞不知其臭。逆境不知忍辱。順境不知厭離。忠言不知為我。阿諛不知害我。如是行脚。縱行到頭白老死。有甚利益。由是觀之。莫若不出門好。雖然男兒自有沖天志。肯落尋常流輩中。畢竟此三則機緣不透。生不如死

夫心術無常。聖凡緣起。一切惟其所憑。憑諸淨則人法夢空。根塵迴脫。自心完朗。反是則三塗橫闢。萬有沉淪。衆苦交纏。絆縛終古。抱靈男子可不慎哉。茲陸生痛染習難除。秉勝道場。恭伏三寶光中。刺指血書戒文。可謂嚴以自治。慎其所憑者也。將由凡入聖。博度有情。道人血願。陸生無忘。示陸季皐

吾聞古皇先生有言曰。大凡物有累則力寡。如目累於色。耳累於聲。鼻累於香。舌累於味。身累於觸。意累於攀緣。六塵封蔀。一心光蔽矣。是以地大四塵所成。則能載有情。水大三塵所成。則能載地。大火大二塵所成。則能載水。大風大一塵所成。則能載火。大由是觀之。一塵不立。則其力大不可思議。焉吾人封蔀六塵而不知覺。終古若長夜。固有慧力而不知用。寧不痛哉。示楚光禪人

夫道心唯微。人心唯危。微之乘危。危之傾微。苟無志

以持之則微者幾不復矣雖然微果非危乎危果非微乎微乎危乎危乎微乎今有人於此苟有志於道德功名之域不能尊其所謂微者寧惟所願弗克將隮所不至焉噫萬類紛紜唯人最靈不能重此而重彼非夫也（勉馬大之）

夫火非膏不延膏非薪不熾或者以火辟神以膏辟精以薪辟形故精竭形腐則神不留矣若然者火未甞不在微膏與薪則相不可顯故曰相火者火之皮膚也若所謂性火者豈可以耳目聞見之所旣哉第責神而明之耳

古人以衣惡衣食惡食則謂之能甘澹泊大率惡衣不過槲蘇之類惡食不過糟糠之食吾雖不德夏則喜著槲蘇冬則樂服布裘食則糟糠菜根荳查麋所不甘至於斷食或一日兩日或三日習以爲常略不經意嗚呼吾雖如是不知後之居喜福者果能踐吾之志否如能之則叢林自然秀茂鸞鳳自然翔集法道自然興隆山門自然無事噫靑山流水可以怡耳目貝葉蘇燈可以澄身心天子不得而臣之諸侯不得而友之一介匹夫而能臻此者皆佛光所被也可不自重乎（示喜[illegible]寺衆）

自佛法東來天下但知有佛而後有法有法而後有僧殊不知過去諸佛現在諸佛未來諸佛及十二部經皆以僧爲本源也故曰僧者佛法所從出而本源不淸則佛之與法有若無也乃僧之本源則又基於性事二戒性戒者洞明自性決了無疑卽名性戒事戒者初則根本五戒中則沙彌十戒後則比丘二百五十戒五戒者不殺不盜不婬不妄語不飮酒十戒者五戒後續增不香油塗身不坐高廣大牀不故往聽音樂不手捉金銀生像等不過中食二百五十戒者茲不暇述是名事戒邇來世道交喪凡爲僧者事戒茫然不知況望其洞明性戒乎涿州石經山爲天下法海自隋琬祖以來龍像蹴踏振揚宗教代不乏人逮我明珠林鞠爲草莽金碧化爲泥塗究其病源在吾曹性戒不明事戒不持故耳老漢買於此山有大宿因感慨今昔不能坐視於是命諸檀越贖琬公塔院已贖自隋以來高僧骨塔二百餘座已復恩業

既失而歸復復而無所守不若不復乃集東雲居西雲居兩寺住持并執事僧等撞大鍾擂法鼓稟報十方諸佛釋迦如來一切賢聖僧恩大尊者瑰公尊者諸護法靈聰本寺護伽藍神等授以毗舍浮佛傳法頌開性戒之本源也次告以根本五戒者培事戒之鎡基也爾等自今而後各宜懺悔前愆改往修來於毗舍浮佛頌始而能讀讀而成誦誦而無閒忙閒則性戒有日明於根本五戒勉強受持能千日不犯則盡形壽可持矣噫仰佛寵靈及大善知識委曲提拔性戒事戒果能如車兩輪如鳥雙翅保重不失則運遠騰空有何難哉咄八十翁翁上場來決不是小兒戲爾等也須知好惡則佛本源枯而復榮涸而復溢端在是矣示東西雲居寺僧衆

汝欲他行實爲好事反求古之成大器於當世者無一人不從行脚中來也若不徧遊知識之門歷煉鉗鎚之下而欲成器者未之有也雖然未必常行而不住亦未必常住而不行但當行則行當住則住其當行者或飽食閒居恣情肆欲不行而住其可乎其當住者或逢辣手師承真正道友不住而行其可乎據汝所見以爲世緣擾擾不與佛法相應擬舍而他求殊不知佛法與世緣皆爲餘事於自己分上了不相干不若向擾擾處回頭轉腦看畢竟是甚麼不得作世緣支撐亦不得作佛法會取久而恍然自省則其工愈倍矣如或雖欲行脚求心不息緣念紛然今日某州明日某縣奔南走北目盼心馳至於白首終無成就直須按下雲頭捨著性命歷艱經險面皮若生鐵鑄成遇樂逢歡心志似純鋼打就心不到境境不到心如是則有少許行脚分耳示慈航運侍者

夫利較名則名高於利名較身則身復親於名身較心則心又密乎身心較性性則復爲彼種種本故曰窮理盡性嗟乎性若可盡則欲盡者果何物哉其所欲者又果何物哉如金剛與泥人揩背而痛癢甚奇但未有知之者殊爲土地恨也示陸季高

夫玄黃無咎咎生於情情若不生觸目皆道故情有理無者聖人空之理有情無者衆人惑焉古德云一心不生萬物無咎又曰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由

是而觀則得心若千差皆如膠境者一眞紛擾嗚呼森羅萬象一法之所印所謂一法者果卽心而有耶果離心而有耶果非卽非離而有耶學者於此苟能諦審觀察觀久緣熟爆然心開則離亦如卽亦如非卽非離亦如若然者無往而非如矣豈可以萬盡之哉萬如當痛持戒珠無爲五色糞之所埋沒勉之勉之

示萬如禪人

夫情未變之初謂之心心之前謂之性性體本具明靜二德以性體無外不能自覺故强照生强照生則明靜之德變而爲昏動矣昏動旣作則萬法生焉而變化莫窮也故名無知覺者謂之依報謂之器界有知覺者謂之正報謂之衆生此自本而末也又謂之順流謂其流逸前塵陷於根界夫根塵旣備有待壓然似不可解矣蓋由昏動昧之動散也故又謂之昏散嗚呼昏散果何物哉置我於生死浩然之中顚連長劫痛苦歷窮竟不能擺脫消解使我現前日用之際如處覆盆之下如遭飄風之中無須臾明靜者非天地非鬼神爲之祟究其所以必使我當明反昏當靜反動人號萬物之靈而昏散之權在彼而不在此所以無我而靈者埋沒不振本明不明本靜不靜皆昏散主之也有志於收放心者苟不能主昏散而受昏散主則收放之功終難建矣故曰欲收放心先究昏散之所以然昏散之所以然旣明則昏散之權在此而不在彼然昏散之所以然亦不易明如能明之則由情而復心用心而復性如掌中見紋理鏡中見眉目自此乘明治情譬如挾天子而令諸侯孰敢抗命故曰率性治情非見性者不能又曰聞道易明道難又曰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已明如喪考妣眞萬古之名言也苟非喪心病狂者誰不信入依此而行功不虛棄終歸無所得則昏散名定慧不名明靜者聖人蓋欲不忘復性之功也此謂之逆流蓋逆無明流而入法性海故曰隨順無明起諸有若不隨順諸有離此理昭著雖至愚者舉逆順梗槩示之亦必了然況智者乎又常居飲食後不覺昏沉要睡此斷不可縱情必當以散動倒治之則醒醒後雖熟睡可也其治散亂法亦同且以衆生日用不昏卽散不散

即。昏昏昏散散散散昏昏。自無始以來。勞敉我如此。又一切病患皆生於昏散。故善治昏散者。百病輕減。亦不易老。究其所以。不過要昏散之權不屬昏散而必屬我。要醒則醒。昏之不得。要睡則睡。散之不得。始試之於飮食前後。終徵不於即昏即散而明止觀。由止觀而治昏散。昏散復本。則所謂明靜之德。不待召而至也。如問性體。待汝鑄昏散成定慧。後再爲汝道未晩也。示陸季皐

龍乃鱗蟲之長。其亦有君臣男女。雖深雲重嶂之中。而出沒往來。大都無常。是故吾輩居此。當一切起居。屙屎放尿。赤體不淨之言。宜一一戒之。則護衛信心。自然之理。其必不慼者也。反是則能久處而無魔事。未之有也。嘻住茲幽勝。受此淸祉。眞片時直抵百年。可不自重自大哉。示潭柘法侶

近日人命千連。今日舍利臨筵。且道誰福誰罪。開沉吟。師咄曰。黑暗女。功德天。善用之。福無邊。示西雲居道開

風鼓萬物。泉行地中。樹動即知有風。物潤即知有水。豈必待眼見風與泉。然後知哉。人心固有之光。初無內。外匪屬生滅。無我而靈。眼資之而見色。耳藉之而聞聲。鼻假之而識香臭。舌借之而味。不昧。身意二根憑之而始有覺與知也。濟上曰。汝等諸人。各各有無位眞人。在六根門頭。放大光明。照天照地。總不藏。取而取我求實。一何愚癡。長沙曰。學道之人不識眞。祇爲從前認識神。濟上則以六根門頭昭昭靈靈者。即是佛性。無煩別求。長沙又以六根門頭昭昭靈靈者。指爲識神。佛性則無我而靈。識神則有我而昧。濟上乃法海老龍。宗門匠石。豈不辨佛性與識神耶。長沙仰山畏其機峻。呼爲岑大蟲。豈亦不能辨識神與佛性耶。此兩重關。去聖時遠。無論黑白菽麥不知。每認識神爲佛性。斥佛性爲識神。是此非彼。是彼非此。即號稱大善知識與老道學者。佛性識神。尙辨不出。況矮人與瞎公。雖乎萬佛也。不識好惡。一味信口亂統。不遑顧人喜與不喜。但願綱宗明白。眼目人天。雖殺身可也。嚴頭曰。但了綱宗。本無寔法。蓤公法窟爪牙也。不以佛性識神提撕。直以綱宗爲己任。學者可以思矣。蓋綱宗曉了。魔外防閑。不費金湯。祖庭自固矣。

所謂宦法者說理說非說事理無礙說事事無礙說
鼻祖東來斥相泯心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說三藏十
二部說一千七百則機緣皆實法也故曰一大藏教
是拭瘡癰紙一千七百則機緣是亂葛藤雖然如綱
宗了然則彼種種皆我固有之光也何以故心外無
法故古德曰心明則始見性光由是觀之見色則以
眼爲眼見性則以心爲眼心見性時如風游太虛如
泉潤大地謂之有能所亦不可謂之無能所亦不可
何者以風與太虛不可捉摸故潤與土揀擇不出故
然非無風與太虛非無泉與土也始光既發心求無
上菩提設綱宗不明看教則受教瞞參宗則受宗瞞
教與宗並是出世淸淨之法猶皆瞞得始光況飮食
男女聲色貨利榮辱場中千奇萬怪不能瞞始光耶
且道如何是綱宗卽臨濟雲門潙山法眼與洞上密
印諸方納子者也綱宗如大將兵符兵符在握則兵
多多愈善兵符釋手則一兵不受命矣故綱宗一明
卽諸佛諸祖或生或殺機握在我況人天魔外耶教
家綱宗如不明理事皆不成就三昧則文字語言與

種種義理都謂之所知愚禪家綱宗不明則不能鉗
鎚學人死其偷心偷心不死古人謂之鵂臭布衫始
光須知佛祖旋陀羅尼智非黑白淺識闒茸所堪留
神惟大心衆生可以擔荷旋陀羅尼卽宗教綱宗別
名耳始光如旋陀羅尼不知則心不明且被情奪將
恁麼當眼見性乎性亦不難見難在於不能自重能
自重凡所施爲自然不敢苟且比來黑白雖號稱譚
禪講道咸不能憂深慮遠總來苟且圖个口解脫便
了所以識神佛性九箇到有十箇辨別不出識神佛
性既辨別不出則率性與率情所以然之說渠安能
明了率性則無往不妙率情則無往不麤何以故率
性則無往而非無我而靈者用事故率情則無往而
非有我而昧者用事故又率性若未見性安能率之
如人渴不見水又飮何水惟見性者然後能率性能
率性則無始以來一切染習種子現行揀擇境緣順
逆自然任運而消故曰見性人習氣不消而消不修
而修古德曰識得主杖子與汝主杖子一任挑雲掛
月撥草瞻風識不得主杖子奪取汝主杖子直教汝

扶籬摸壁去。此即率性與率情樣子也。亦綱宗中不得不料簡者。脫不料簡則佛魔不辨矣。又率性不率則始受用得本有光明。受用得本有光明謂之密。以此密能料簡防閑魔外謂之印。曹溪因惠明問曰。此外有密意否。曹溪曰。密在汝邊。若始光問萬佛。此外有密意否。萬佛則曰。玄沙被砂盔是密意。臨濟乾屎橛是密意。雪峯滾毬是密意。曹山木蛇是密意。潙山水牯牛是密意。就章和尚噇字是密意。始光若謂破砂盔等是無義路句。此乃近時魔外見解。如此若謂別有義路。且道畢竟如何是他義路。如於此透不過去。則樹動不識風。地潤不識泉。可知矣。風與泉。佛性之譬也。動與潤。識神之譬也。譬喻乃象之小者也。始光如能玩象得意。則識神與佛性。一任安名賞號。了無過咎。如意未得。則句不活。句不活則不能洗光。佛日且道佛日懸在何處。咄。除却覆盆求燭照。斬頭覓活太癡生。示始光

紫栢老人集卷之四

紫栢老人集卷之五

明　憨山德清　閱

法語

原夫無事生事。薄福所致。薄福所從。從於般若不明。故曰愚癡者招畜生報。畜生則去餓鬼不遠。餓鬼去地獄不遠。此從高而下也。若從下而高。則由地獄升至餓鬼。由餓鬼升至畜生。由畜生升至貧賤人。由貧賤人升至富貴人。由富貴人升至學般若人。以此而觀。從高而下。不過隨順愚癡。從下而高。不過隨順般若。而般若愚癡。初非兩物。譬如波之與水耳。比來淸平世界。忽搆此大謗大疑大危難。復邪黨橫鶩。由理而推。亦是我曹日常世出世路頭交遊不甚淸楚。皆坐庸常坑中。憂不深。慮不遠。憂不深。慮不遠。自甘坐於庸常坑中。究竟所以。根不重般若之故。是以無端招此疑危。今既推根究本。知其所由。若不等一痛切捐頭目腦髓莊嚴般若。境緣順逆。煅煉般若。捨身受身。於出世常爲佛種前茅。於世中常爲忠孝前茅。如是痛悔。如是立志。是爲正觀。若不如是。即是邪黨。非

佛眷屬非忠孝種子又莊嚴般若之中唯剎藏一事最爲肯綮有識無識直下易見者無俟吾言（示弟子）

梁元帝在會稽年始十二便能好學時又患疥手不得拳膝不得屈閉齋張葛幃避蠅獨坐銀甌貯山陰甜酒時復進之以自寬率意自讀史書一日二十卷既未師受或不識一字或不解一語要自重之不知厭倦義陽朱詹世居江陵後出揚都好學家貧無資累日不爨乃時吞紙以實腹寒無氈被抱犬而臥犬亦飢虛起行盜食詹呼之不至哀號動鄰猶不廢業卒成學士官至鎮南錄事參軍爲孝元所禮嗚呼一則帝胄之尊童稚之逸尚能如此況於士庶冀以自達者哉一則貧困到骨猶吞紙實腹竟不廢業今吾曹藉大覺老人之靈寵家山偏十方衣食可終老不以寸陰自惜而飽食橫眠遊談無根以消白日較諸梁元帝朱鎮南猶斥鷃之匹大鵬也且彼世間之學一期報受不啻漚華空影能精勤克勵置形骸於度外實學問若珠璣必冀成名而後已吾曹變形毀服割情絕俗爲求無上菩提一生不克則再生再生不克必至於無盡生克則始已而志不逮梁朱譬如求石女生兒層冰中覓火燄安可得哉邇來去古逾遠風俗愈薄出家兒成羣逐隊游州獵縣上則以爲山水可以益道心終年貪觀無厭中則持半扇破瓢披一領重衲以爲如是則謂之修行矣下則猶有不可勝言者所謂禪之與講不知是何等味又有一種野狐魔子記得一兩端因果便謂我通講矣學得幾句沒把柄話便謂我解禪矣逆而推之法門之弊一至於此者大抵爲師者最初一念斷不眞實爲生死出家爲弟子者最初出家一念亦必不眞上下既皆不眞豈有不眞之師而能教眞弟子哉豈有不眞弟子而能親近眞正之師哉用是觀之祖道下衰固其所也若幸童眞出家卽居名山又得親近諸大耆宿於清涼山朝薰夕炙等閑叱叱鞭朴之間轉常情爲智光移染習爲淨習所讀者皆佛祖靈篇若不能外形骸以道自勝積微成著受滴爲海徹己躬大事大報佛恩則生一日不如蚤死一日也（讀顏氏家訓示修聞）

天上五衰未足爲苦人間八難亦未足爲苦至於幸

而為人。乃受女身是則為苦。故諸佛菩薩。以女身為鴆毒坑。為惡蛇窟。鴆毒坑邊。不幸失脚。慧命立斷。惡蛇窟中。不幸共宿。毒氣入心。雖有盧扁。亦難救療。是以古德有言曰。寧為貧賤男子。莫作富貴女人。何以故。女身為天下猜疑之本。毀謗之媒。故名山道場。村墟精舍。或安禪講。佛子所聚。法雷震天。慧日光耀。諸佛慈念。鬼神護持。貧賤乞兒。往來求食。無有阻礙。凡諸見者。生憐愍心。起周濟念。如有女人暫入道場。一切見者。聞者。不推其來意如何。即皆生疑。卜度人既生疑。因疑起謗。因謗集禍。道場以此光輝頓滅。法雷以此消聲。倍衆以此人不敬仰。譬如毒果一枝。三番滋藉而成。由是觀之。則貧賤男子。勝於富貴女人萬倍。無可疑者。故女人學道。先須審察自己。若身若心。有何心行。今受此身。此身何故致人疑謗。於此兩者推究明白。即知前生心多欲念。今受此身。此身既因欲念而有。欲念如花。此身如果。若欲無果。先斷其花。雖然衆生業重習深。知而故犯。以故鴆毒坑中。終難出離。惡蛇窟內。甘自長眠。豈但女人不能翻身奮出。

堂堂男子。猶且視之若登春臺。不思厭離。若真心學道。欲出生死者。聞我所言。必痛哭流涕。莫能自已。如聞之若不聞。吾知其驢胎馬腹。鳩鴿鳥雀。斷一肩荷負有在。然雖如此。我豈忍坐觀成敗。亦不免發一片好心。為汝作一種出苦方便。諸方便中。惟有觀身一著最要緊。先觀我身皮肉筋骨。因何而有涕唾血脈。凡諸濕者。因何而有凡諸煖氣。因何而有凡諸動轉因何而有。於此觀察。生路漸熟。熟路漸生。一旦了知我身堅者感地而有。濕者感水而有。煖者感火而有。動者感風而有。一一次第還其所感。則所謂鴆毒坑。惡蛇窟。畢竟安置何處。於此透脫。不妨以五色糞為廣長舌。說法度生。有何不可。難道男子个个三頭六臂。而女人必不若耶。某奉讀此言。當痛哭流涕。精進做去。若不爾者。學仁代汝求語。亦有干係。我尋常開示女人絕少。因學仁哀求多次。書此遺汝。轉授行持。

凡欲出離生死。先須知苦。若不知不免認苦為樂。既認苦為樂矣。則終莫返。一迷永迷。出離何期。何以故。蓋不知苦是第一重迷。認苦為樂是第二重迷。

因樂不返是第三重迷故從迷積迷迷終不解然女人之苦較乎男子苦更重大若要次第剖析其苦雖以大地爲舌虛空爲口亦不能盡是以女人而不先知苦痛拔苦根則枝枝葉葉長到何時而枯且道如何是苦根苦不遠祇汝現前此身便是如直下識破此身則一切不如意事觸將來便不須大排遣自然燒心之火不撲而滅矣二段俱示女人

大鑑悟後卽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牛頭悟後則曰河沙妙德總在心源百千三昧不離當處二大老皆千古宗師也一則如此一則如彼同耶異耶同則兩言若反異則既皆悟心之大老豈不同也哉而黃檗又曰如兩頭捉汝不著則可以免苦樂形相也如黃檗所言則兼遮二大老之言而言也以情而觀三老之言似難消會以理通之未始不符契焉夫如來藏性或以空言則一塵不立或以不空言則無法不具或卽空有而言則曰空不空如來藏也大都稱謂雖則種種實而言之卽人各本來面目也以此面目可空可有可空不空所以受名別耳然此面目凡夫迷之曾然而成三惑聖人悟之頓然證三如來藏也夫三惑者所謂見思塵沙根本無明是也以見思故則障空如來藏爲以塵沙惑故則障不空如來藏爲以根本無明故則障空不空如來藏爲余友念公其高足名曰性藏或以蘊眞字之者蓋不知此性有三藏也如以蘊眞之義配於三藏可當不空如來藏耳而空如來藏空不空如來藏皆遺之矣余以是知字性藏者不知性者也或曰大鑑亦言本來無一物此豈舉一而遺二耶予應之曰大鑑指一隅而欲人以三隅反也予故以順南字之以含藏識中有覺義及不覺義故如人三觀圓修則見思斷塵沙破而根本無明由是終拔也故斷破拔則與藏識覺義冥順不違違則不覺矣不覺所謂違門也順無明而逆覺義故曰違門南則虛明之位也喻心覺也藏子果能遵我言而躬踐之卽三如來藏者可坐證也示性藏

白刃撼胸則目不顧流矢蓋勢有緩急也如榮辱之與生死事非兩人而緩急先後當諦審所宜直下便判則諸俗套不煩洗滌而自除矣示弟子

執古以御有心妙以了色著良以心術無常憑之有
地故滯有則觸處成乖憑靈則圓照無礙照身則四
大所輳照心亦四蘊所成了其所輳身執自消自消
之照將之照心四蘊無常無常無主無主無樹一任
寒暄本無榮落既觀達此旨逢緣觸境順逆關頭秉
志堅精拚命亦身捱得過便是功夫功夫漸熟會色
即心色既是心心不防心孤明獨立觸有成功開物
成務即智運悲不沈枯寂即悲運智不染塵紛如是
行持由微而著則五十五位眞菩提路非四禪四空
可匹也示王仲蘧

顚平原死不忘君生平所養張睢陽生猶罵賊死到
不改所以握拳透爪嚙齒空齦固其所也吾曹參禪
不透蓋無二公志耳如有其志悟道一生可辦示弟子

心術無常操之由人是故以道德操心者不知有功
利以功利操心者不知有仁義推其所始雖道德功
利發軔不同然皆不外自心但志之所存有殊耳道
德操心則劫奪毀辱無非階地功利操心則榮名尊
寵總是驚媒驚媒汨心神魂常擾況遭劫奪毀辱之
際而有所得也故學道之人於境緣不可意處最爲
大幸於大幸中不生覺照逐境漂流謂之昧心昧心
之人雖日與聖賢同席款接何異盲人頭戴杲日計
爲大夜者哉大都但莫瞞心心自靈聖以靈聖之心
處不可意境時如殘雪逢春自然融化豈待轟雷裂
地然後消釋乎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若以玉攻
玉成器殊難良以兩俱溫潤砥礪無功故處可意境
時心境相忘忘則失照雖有嚴師良友痛加明誨翻
滋狎習狎習既成譬猶嬌兒不畏父母心既無畏敬
從何生無敬無畏登從何得故曰逆境面前鎗順境
腦後箭面前鎗易躲腦後箭難防且世道轉衰師友
之風頹然不振久矣所謂嚴師良友者豈易遘哉能
以不可意境爲師友堦地則何往而非嚴師良友也

情識浮沈乃致四大增損能智光獨露虛恬逌邈縱
有宿滯無有鼓者焉能作害並示中甫病中

男子家頸腰有鐵非道義所鑄豈易屈伸既屈其身
心光不剖如雲覆月幽蔽精神於是非曲直之閒好
惡升沈之地弗能挺然獨立知而甘味一息不來杳

成千古滯魄。悠悠出期。希有可不哀哉。何不踢翻窩白。頓斷情根。若利若害。若逆若順。惟心光炳露。等視浮雲。一朝顧克笑傲家山。顧不樂乎示賀知忍

聖凡無窮。依正無盡。升沈萬變。情與無情。卒不可以智識知算數了。然皆以名言爲體也。夫何故。蓋有名必有義。有言必有意。所以聞水火之名。則濕之與煖不待召而至矣。聞毀譽之言。則喜之與怒。亦不待召而至矣。知兩者之如此。則凡凡聖聖。正正依依。實外名言而不可得也。噫名言不知果何物哉。而依正聖凡。皆以之爲體。故居其室。出一言善。則千里應之。出一言不善。亦千里應之。由是而觀。凡立名立言。苟不端正其原。見理之澈。莫若不立。無遺禍也。故曰名言也者。迷悟之紹介也。可不愼乎

或者以趙州無字爲話頭。歷年既久。自以爲生死順逆。念卽話頭。話頭卽念。無往而非一片。或者又聞而舍然大笑曰。彼若果能話頭一念。打成一片。面目自然殊乎常人。眉宇閒光霽。若淸風朗月。使牛馬雞犬觸而悅之。況人乃萬物之靈者乎。此等語。當與愚者道。不可與智者言。大抵參禪之訣。心地果然順逆成片。則悟在旦夕之閒矣。今人看古人機緣。猶泥人摸象。手無知覺。安知象之肥瘦哉。嗚呼。此等人以名聞供養爲膏肓之疾。以生死大事。付之馬足閒者也。楞嚴經曰。大妄語成。墮無閒地獄。非此謂乎示弟子

凡人子報親之德。生供三牲。死獻萬肉。不過特重其黑業耳。柰世俗冥盲卒難諭之正理。且順其俗習。快其眼前。聖賢知其習不易化。權與之浮沈。陰以理折其情。密爲調攝。功久力充。則習自化。彼受調者。亦忘其所以然矣。故禮五易而同俗人之慶。不賀喪不弔。此聖人之苦腸也。雖然苟不以無上慈光。燭其幽爽。則滯者終付之於無拔矣。又豈人子人臣之本心哉。夫欲燭其幽爽。莫若爲人子者。淨自三業。爲亡者持毗會浮佛偈。最爲簡易示弟子

夫禮者。身之餘也。餘而不端。其餘雖多。惡足道哉。自大覺應世。迦葉而降。雖宗教支分。而禮則一耳。大人俱沒。典刑廢弛。凡後塵之徒。莫識大體。不以端餘資本。惟競浮華。所謂餘者。摧折盡矣。汝等念報佛恩。東

力於茲凡見晚進未識大體者切慈勤獎勸之使其餘端則本華根固則本壯毋愛人以姑息宜愛人以大德是以遠別近聚晨昏相見務要行列弗苟長幼有倫先後據禮勿得恣情老漢浪跡江湖足音半囊中矣在在頗多感觸故草是語出家者既然在家者寧獨略是乎哉密藏侍吾至勤但觸名分紀綱猶多汗漫況其他耶仲尼曰必也正名乎蓋名不正則分不定分不定則禮不可立人而忽禮尙弗敢況爲佛弟子而不端此則削染奚爲

示黑白諸弟子

元石問曰陸老先生當今大居士也精勤大道已非朝夕今以年老抱疾而曰念佛持呪并參祖師機緣俱不得力則一生辛勤幾於虛費其所以不得者何故弟子於此深懷疑悶乞師開示以爲將來修習佛乘之鑑

子發此問不惟直陳自疑亦開獎黑白深矣夫禍福莫烈於死生眞僞難逃於所忽此老金湯法門有年數矣凡觸利害關頭不以世情生顧忌惟知護念大法苟非內有定見重以多生願力冥顯相資孰能臻此哉且好名之心賢者不能卒忘今抱疾頹然而臥卒然而問忽然而答譬如晴空霹靂旱地雷鳴可與智者道難與衆人言子當默而痛思必自知此老用處子不聞青山白雲漱石枕流二三十年抱寂枯坐設倫心未空皆爲大障我如是而問彼如是而答有倫心耶無倫心耶有則決不能如是而答無則實念佛持呪參禪三者俱未得力願子再深思之或恐自見

答吳元石

身有大身有小身心亦爾以大身爲身者則能擎天地整萬物以小身爲身者能則周旋一家不能則一身尙不違理況功名事業哉然則大身吾固有之或者迷而莫覺小身乃四大之假合假合則非本有既非本有翻堅然執之而不化是以見有可欲卽大心昧矣大身失矣夫大心者智周萬物而不勞妙洞象先而非始蓋有始則有生有生則有滅惟無始則無生無生則無滅光貫十虛靈通三際處方寸而包空彌太虛而入芥故曰談禪而言空者乃談者之陋也雖然較以五尺爲軀方寸爲心認一漚而背全潮高

培壅而忘秦岱者則勝多矣余生余生痛惜時陰即夜繼晝勤勤補鈍緣文字之階級究佛祖之心髓理精慧開以特厚爲炭扇以慚愧之風信火熾然勇而能恒則鑄小心爲大心化小身爲大身譬如投片雪於紅罏鎔殘冰於春海復何難哉 示余生

佛法雖大大於衆生之心若離衆生之心則大無本由是觀之則大乃衆生自大耳故發大人心者爲大人不發大人心者便落小人中矣今汝發此大心惟貴恒之故曰立心不恒凶恒則吉不可量 示元信

中國微言不越乎六經西來大法寧出乎三藏至於莊老之書亦不可不讀者此古人博達君子之所務也是以白首窮經然燈精法代不闕人雖求之於紙墨十年之功不若求之於心性一朝可敵也王安石謁周茂叔一謁不見再謁亦不見安石怒曰我自求之六經亦可得之何必卑卑求人乎自是讀書徹旦少睡即嚼石蓮以破昏及其學問大成至於入參大政自謂孔孟不足多致君堯舜不足難慨然以經世自負一切賢才程能獻策皆不合意唯恣執拗俱遂之究其初心志非不大學非不博心非不遠卒於壞宋元氣而自招不美之名大都學問雖淵博於心法不曾妙悟一番譬如學大匠者規矩方圓曲直非不了了而疾徐之節未應手故不免傷手之患耳規矩方圓法也疾徐之妙心也執法而不妙悟自心能成大器未之有也無論若儒若道若釋先妙悟自心而博達羣書謂之推門落臼自然之妙用之出世則謂之最上乘以之經世則謂之王道此眞學眞才也再次由博而約博則學耳約即心也此又其次也至於讀書雖多臨機無用如葉公畫龍望之非不頭角宛然遇亢旱欲其雷雨無有是處故先約而後博禪門諸祖十中七八先博而後約自古及今一切座主十中一二耳佛者既然儒老之徒大抵亦皆如此於約言之此心愛人即仁施仁得宜即義於義合節即禮於禮通變無滯即智於智誠恪克敏即信以此觀之五者妙用本在吾心而不在於書也且道一心不生僧耶老耶儒耶於此直下廓然無疑在儒謂之眞儒在老謂之眞道在佛謂之眞僧不然則皆聖人出而

大盜牛贓物現在擽欵結案罪難免誅誰敢拍大膽誑嚇小兒故學問量人根器斤斧隨機十人十成反是成希矣汝自今而後當先熟永嘉集勿讀註次則讀肇論再次則讀圓覺已上既熟當熟四書白文及老子道德經則六經三藏若博若約工夫成熟自知好惡矣或曰王安石乃宋之大儒韓生乃刀筆肅吏以此教之未必能克始克終我未敢保余則應之曰我聞師子捉香象全力捉兎亦爾或曰先曰量根器以教人則成者多不成者少以前語照之無乃自背乎余曰背不背量不量亦自有妙處非子所知（勉辨生）

大凡男子家出世一番斷不可與草木同腐與畜生同養必須垂芳千古光照大夜若因循度日無所長進豈惟草木畜生已乎大不如遠矣草木可以充薪爨畜生可以供庖膳由是觀之人為萬物之靈飽食煖衣垂死而無所成就則不如草木畜生明矣汝初見我於燕山無梁寺今日又遇於茲則汝善根靈種殊不淺也然汝父母愛之太過汝又賦性精悍且多聰明若克明心法薰炙聖學則後之望汝作大法城塹或未可知自今而後變習氣須從憎愛關頭拚命做去惡其人必須知其美愛其人必須知其過此三個須字能負荷擔得長久世出世事畢矣永嘉集天下奇書文簡旨豐熟此則大學中庸骨髓無勞敲打自然得矣世人以為教迹不同妄生分別見小而不大識近而不遠執粗不詣精所以心法微耳此書既熟當熟七經白文一切對句自今亦不必屑屑待諸書貫通之後方始聚精會神一兩三月天機所動自然水到渠成如此發軫必出人頭地反是逗落俗格挽之卒難可畏可畏茲焚香燒燭於大聖人之前以此囑汝汝須珍重（囑傅爾庚）

香滿金爐花滿瓶此一句具無邊三昧故陸亘大夫取正於南泉曰肇論甚奇天地同根物我一體南泉對曰庭前一枝花人雖見如夢相似大夫罔措天花道人偈曰香滿金爐花滿瓶余乃順水推舟亦曰此一句子具無邊三昧妙喜有言若是真將軍何須武庫中取刀殺人赤手空拳可以却敵余今即此一瓶花一爐香布一個漫天大陣以虛空為鼓以妙高為

枹過而進之管取是聖是凡剎那敗績故曰權衡在手生殺自由噫道遠乎哉觸事而眞學遠乎哉體之卽神旣曰觸事而眞無相者虛空有相者天地大塊之閒殊形異狀有情無情若愛若憎世出世法道雖不同總謂之事所謂眞者在七經百氏之書未始不具至於般若靈篇華嚴上典相爲表裏古人有言禮樂前驅眞道後啓卽此言之會萬物歸已者書無內外理無精粗都來一片心光曾無別物此片心光在大學卽謂之明德在中庸卽謂之天命在論語謂之仁謂之孝謂之政種種名目標榜不同而仲尼所答弟子所問問者器有方圓答者水本無常水若有常安能順器方圓聖人有心安能應事種種恰好大道無情運行日月雲雨無情普滋萬物此心孟子用之祖述周孔集義成浩此氣在春秋則折衷是非在周易爲太極爲八卦在書爲允執其中在禮經條貫品節皎如日星在詩情動於中天機觸發歌咏不足則舞蹈之此心在樂爲韶爲濩昔孔子在齊見牧牛童子視端而目正喟然嘆曰此必聽韶樂而出者也丘

驅之晩矣且道韶之妙何如乃令牧牛童子聲入耳根神凝方寸天花道人當下知此則四海雲濤千山松韻未嘗非韶樂也此樂在法華謂之實相在華嚴謂之四法界在楞嚴謂之大定在圓覺謂之大光明藏在般若謂之文字謂之觀照亦謂之實相在悟謂之禪在制謂之律在辯謂之論天魔不能沮風火不能壞貫萬古而長存故曰經或曰汝這老漢舌頭雖黃不准將佛法世法攪做一團使後人標無所宗派無所辨不亦過乎余應之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有土有人有人有法有法有內外有聖有凡有世出世一寸土不可得則一切何存說甚攪做一團不一團自是癡人不了自心情見不破妄生分別在儒被儒縛在老被老殺在佛被佛累譬如穿一身紬絹從荊棘林過相似拈得這刺那刺又入拈得那刺這刺又入刺刺牽制竟不能掉臂而行你這尿牀鬼子自家絆倒在荊棘中爬不起來反來攀條引例要我同受此苦我非呆子肯聽你言作顚倒去古人有云依文解義三世佛寃離經一字卽是魔說是以佛祖

眞子乘願而來可儒可佛至於種種異道隨類利生如水銀墮地顆顆成圓興穆興穆汝若悟此便曉得香滿金爐花滿瓶此一句具百千三昧也若未悟得不免波外求水離色求空空之與色本無二致情生智隔橫計不同如水與波豈兩物哉以風激之名爲波少頃風息名爲水風喩妄情波喩妄色水喩妄空旣皆曰妄何必生疑且此水天人湛爲琉璃魚龍認爲窟宅餓鬼怖爲猛火人間世謂之波流若謂一物四執不同若謂四相一向不有安得有四空卽是色空不可得色卽是空色不可得空色不得誰辨空色有所有能所忘能息若有辨者所忘能立所忘能立虛空可以有骨兎角可以爲杖龜毛可以繫風余共天花道人昆季等慧炬光中饒舌至此噫聊城月卽燕山月光照天池色不同再聽香花童子偈塵勞卽是法王宮 示興穆

離一念之前者則刹那不可得離刹那則十世古今不可得是以微塵頓剖大經現前大經也者豈惟釋迦如來之根本法輪亦是過未諸佛根本法輪此輪吉水曾乾亭不知何處持來施與盧岳黃龍寺心悟禪人悟復施與潯陽邢琳學達觀道人聞而異之遂命悟卽持此輪現與琳學且囑之曰此輪若不有方山長者轉運發揮則大經微塵豈易剖哉嗚呼華梵緇素自漢明迄蕭梁隋唐之世特羣拔類登覺苑而稱雄者代不乏人惟是根本法輪以無師智自然智根本智差別智四智縱橫首尾鉤鎖卽近示遠卽大示微果檃高懸普使初心曉達取法啓圓因期圓果而因果不能籠罩是以大心凡夫一蹴龍門頓入智海手把猪頭戒珠光淨違順莫測魔外聞之而心驚二乘觸之而智化舍我長者其孰能之今長者棲神之地造輪之龕荊棘叢生狐干喧擾安得如宋丞相商英張公者乘願輪爲我光復之則某心死矣三敬無忘斯囑 囑邢琳學

能所兩義出苦要門入苦嶮路皆此也以能所角物我恣情識則爲阿鼻前茅以能所宛轉觀身身爲所觀心爲能觀所觀者若無能觀爲之主宰惟血肉匡殼耳烏有所謂知覺哉既無知覺於我何有咄以智

治國國之賊示弟子

汝生前以耳見我相貌即今汝以眼聽我說法聲音此汝多生善根所致遭此淸勝因緣汝若當下會得我一句兩句豈惟覓女身相不可得保汝神超淨土不難若會不得此段風光汝當用心諦聽女身過患之苦天上人閒五衰之苦地獄之苦飢寒凍餓之苦求不得苦脫不得苦苦雖無量不能盡說要而言之諸苦之中女身最苦未知人事時雖苦未深重纔知人事時折旋俯仰進退屈伸一動一止忌諱千端回互萬種高不得下不得輕不得重不得舉步少高坐處少低言語聲重莫非都是回互自家一段本來眞實光明都被這些忌諱蒙蔽了我如此開示汝只要你舉一而知十因有言得無言之意汝若果知苦意即曉得千條毒蛇纏身不甚爲苦無如被這肉塊子假模樣籠罩羈係無片刻露光明處汝曉得我開示汝意頭必然悲徹心魂發大誓願汝若再受女身寧受碎尸分骨之刑斷不再受此女身何以故碎身分骨之苦不過一兩箇時辰挨過了便罷此肉塊子帶累牽纏積情縛愛從無始劫來牽制於今徧不痛醒假如現前子死身喪這一條情根綿綿愈固千劫萬劫只是割不斷這割不斷處苦根深厚稍無福力不知又落在那一類中醉無明酒遊恩愛園眠臥火坑鐵牀豈有了日我此等語無半箇字是假的若半箇字假我舌根當破諸佛菩薩亦是說謊的了你仔細思量諸佛菩薩肯說謊麼我爲甚以舌根自誓恐汝信不及汝若信得及咄五蘊身中荊棘種彈指蓮開極樂池雖然如是去路尙遙看汝丈夫徐琰分上贈汝一千般若金銀定使汝頭出頭沒無有乏少之苦

示亡靈白氏

夫禍福莫烈於死生而世不患之蓋以飲食男女之欲醉之耳如稍省之雖至愚亦患之況智者乎雖然有其病必有治病之方方得而能力治之則患不難也敢問其方紫栢道人舍然笑而應之曰假借四大以爲身四句偈此古佛之遺方也若能誦千萬徧則死生之根不待拔而自斷矣示陳才茂

未生已生是異是同異則未生已生定不相即同則

未生已生初非兩事如何有常無常會而難通果定不相卽則未生離已生而得名已生亦離未生而有號同而究之異而推之常無常義終無歸宿謂之有名無實豈有眞勝義諦有名而無實乎問懷慈常無常義

簡則近無易則在平心無事而神棲於平雖萬怪叢轃千險迭至直以空平應之超然有餘矣忽細故掛心神泊感慨卽鴻毛飛前橫以爲大鵬垂天耳又烏足應他事哉故曰能平險阻能知險阻有以乎示元信

黃帝有二十五子或有姓而無名或有名而無姓或無名姓以山川封地而姓名之皆以奇功茂勳而定氏族卽我釋迦牟尼如來降生中天竺國斂屣萬乘而苦行六年得無上覺道自是世有佛焉及說法度生世有法焉迨憍陳如等剃染之後世有僧焉然僧之種族有刹帝利種有婆羅門種有首陀種有旃陀羅種惟我世尊本刹帝利種姓釋迦嗣佛而後無貴賤凡剃染出家者皆以釋爲姓如四河入海同名爲海耳至梁大通年間達磨航海東來爲震旦鼻祖既而宗出五派派各其源有號臨濟宗者曹洞宗者潙仰宗者雲門宗者法眼宗者若智慧清淨道德圓明眞如性海寂照普通總十六字天下謂之臨濟宗派予慮十六字歷世易窮從眞字左駢岔十五字曰眞法元在解契恒靈大吼雷音慈門師子右駢岔十九字曰眞三聖秀昌原遠茂勝光日月昭萬古嘉福佛運長自今而後既橫抽兩枝凡我弟子應宗圖之不遵者不孝法脈宗脈說示弟子

根塵識三者全謂之人或謂之餘於是三者能洞然窺破則當處不見有全人矣凡一切榮辱死生皆刃也欲使刃之不傷莫若不見全牛爲嚆矢耳蓋刃不傷牛亦不傷牛若不傷而牛本不全則刃之游亦寓言也嗟乎以神爲刃游於象先太虛不到之地亦可以宰制矣況有形者哉示元復

牽近縛滯近塞縛則纏綿難解塞則壅遏不通是皆無生之理不明緣生境界成熟也殊不知無生緣生初無兩條在衆人則謂之緣生在聖人則謂之無生緣生則身心壑然無生則性天廓徹卽此而觀外身心而窮性天晉取終古不旦故曰牽滯不難破難在

於窮理理窮則無往而非高明矣高明則自然事到即了仲尼曰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無他良以淸明在躬志氣如神觸處無昧耳大都牽滯習重病欠明勇明則觀照精密勇則不墮現行鑄情而復性子其勉之再示元復

大凡學道人一切都不障礙只是柰何自家身心不下却難果然眞正男子直下究竟此箇身心是我的身心如何却柰何他不下畢竟要見障礙在何處這些子實能覷得破十方諸佛底鼻孔即是民部底鼻孔儻卒未能薦得聽貧道醉夢中說一上葛藤與民部聽去此身此心若要將就柰何他當觀何由而有此身何由而有此心蓋此身不過四大假合此心不過四蘊湊成地水火風謂之四大受想行識謂之四蘊即就民部皮肉筋骨種種窒礙的便是地大痰唾血脈津液便利便是水大徧體煖熱之氣便是火大動轉助民部趨走運用者便是風大或謂舉動運轉皆是心力與風大何與殊不知中風的人要舉手舉不得要移足移不得難道他豈無心力如何手足宛然竟不依他使喚蓋闕風緣故也此四件合則有身不合則此身何在民部於此切須諦觀我身之四大與外之四大是同是別外四大者脚下踐履的謂之地大眼前九江流的水便是水大日常竈裏燒的燈上點的及一切日色暖氣便是火大長江送客帆飽如飛林木動搖浮萍聚散便是風大此與民部別則民部此身又從何來蓋我之四大必感外四大而成此四大開而言之謂之五行合而言之謂之四大自古至今並無一人不感五行而生者豈民部獨離四大而有此身耶此與民部同則內四大即是外四大若即是外四大者豈有有智之人認踐履之土九江之水竈中之火樹頭之風爲自已身耶雖至愚之人愚不到此況民部高明者乎於此粗粗會得身相即輕身相既輕便把死生窠窟子踢翻了也死生尚不能動其餘榮辱愛憎又安能動得此是學道人世諦中討便宜的方子果然依得何累可干惟四蘊道理較之四大推察審究抑亦微矣民部於此遇境逢緣時憎愛念起諦觀此念從何所起若從我起未逢緣

時如何不起若從境有無我亦不能起兩端合而能起者先推於我起不可得於境起不可得豈有兩不可得合而能起耶這裏民部瞥然省得雖不謂之了當生死海中救得一半四蘊者何領納前境謂之受前境者何前所謂逢緣遇境時此境便是前境此受離前境亦無所得受既不有想又何來想既不有行亦何來行既不有識又何來蓋是因受所以有想籌量卜度謂之想想善惡未定忽遷於善忽遷於惡往返不定未能決了謂之行行遷流也忽爾判然決了是善是惡毫無所疑謂之識雖四者用處不同究其所由必因受有想因想有行因行有識此非強配乃自然之勢自然之理也貧道上來胡言亂語不過教家糟粕未是衲僧活計即如古德問僧即心是佛乃是頭上安頭離心是佛乃是斬頭覓活民部於此討得个分曉不要取信於人自家直下透得自然無纖毫疑的影子此是衲僧的活計猶不是衲僧的巴鼻且道如何是衲僧的巴鼻五老峯前雲去來等閒觸著民部鼻示于民部

法名之重重於大寶大寶不過一期之極貴法名則由名得義由義會理由理行道無阻矣以無阻之梯便能直登道岸得登道岸始謂之德故德者得也嗚呼道德無古今而包古今所以得之者雖匹夫非窮也不幸而失之即王天下非通也況官乃中人之籧廬乎又法名法親與俗名俗親斷不可同日語者以俗名俗親形壽盡更生別姓豈可以今世之名姓拘之耶故得宿命通者長劫一刻也而一刻之中罪福形影昭然在目若弗更生耳三定毋自棄勉之示三定

鐵鉢雖堅彈之則鍠然有聲清亮幽遠達耳心空萬歷癸未與汝雲閒南禪寺相別去歲於清涼山坂忽得汝書開而讀之知汝於此箇門頭得一隙之明矣我甚喜歡南禪親近我者頗亦不少而寥寥五七年閒無一人寄音言此觀旨戊子孟夏汝又無心同堅默大變之際請益聊城傳居士紺園齋中逆而思之今昔光景如懸寸鏡影像了然且四月朔日復汝落草之辰參陪諸上善人香燈光中同音異口勤禮水懺洗滌前生之垢浣潔此世之塵轉罪爲福轉愚爲

慧大是好事亦當自知慚愧無負已靈努力精進必以悟爲期了達自心作箇末法中李龍眠以筆頭三昧發揮自心光明莊嚴三寶報佛深恩大抵根無利鈍發心眞而精進猛即得道快當如發心不眞力行不猛雖天資高邁聞見博極亦徒增知見培植我相根耳反不若老實頭人多矣汝奔走四方孤縱萬里弔影旅邸不過以父母在堂妻孥在下衣食之費大不可緩者將一片精神不辭飄泊博些供給以充甘旨亦是爲人子大關頭處切勿媠惰負青春辜白日使父母生憂妻孥擔慮此點念頭便是自心慈悲三昧如來放光照世也此光不昧雖出魔入佛皆汝道場行履處亦當衣食供養父母豐潔爲盡心又當勸父母生大信心於佛法中立決定信以娑婆爲毒瘴之鄉極樂爲安樂之窩盼時盼日惟望一旦生彼國土親近彌陀奉侍九品菩薩汝能如此供養父母雖曾參之孝不可異同言也汝不見堅默一歲之間兩子繼歿妻室續亡遑遑道途持四喪南歸即聊城傅氏愛女亦繼堅默乃正而亡金沙文卿皆我法門骨肉俱遭此傷心不如意事以俗情言之固可痛恨以法眼觀之安知諸亡者非菩薩示此無常光景使汝曹生恐怖心悟世非堅或未可測此段因緣汝還家日近當白於父母使其亦生恐怖於西方生決定信心何異戰陣而擂鼓鼓所以壯兵氣旗所以一衆目即如無常爲旗鼓一衆生信心一般上根之人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聞聲便悟見色即明亦是拍盲榜樣豈待搖唇鼓舌說文字禪乃開悟哉眉山行期迫矣想盤桓不甚久也我初彈鐵鉢作聲時即壯行色法炮耳汝輩聲達耳根竟不省悟則眉山歸日長進不長進未可定如聞如聞當自克責勿逐流俗珍重

示書聞

吾以興嚴命汝其意甚遠不可忽而不深思之嚴之義極廣聊舉二三示汝嚴心以悟嚴身以德嚴身心以問學三者苟不廢我言凡百所當嚴者得其綱矣我書此戒汝推汝父教爾庚而來汝今雖則年少未知所以至於長大終必知也噫種樹方高寸年多成茂陰

示興嚴

衆生橫計封執本心是故於全體作用中疑而不能用也余以一指屈而問如聞曰見麼曰見此外見麼曰不知余喟然歎嗟久而示之曰我此指一屈一切聖凡一切依正無有一法可伸者豈惟此屈如是法法皆然如一念生則盡虛空界俱生無有芥子許空隙可容滅者滅亦如是故維摩謂彌勒曰一切衆生皆如又文殊對維摩曰居士我不來相而來若初有來今則不能見居士矣由是言之則不來非來來非不來明矣惟諦了自心者情見漸破於此法門通得一法而法法皆了矣示如聞

從古至今大都學道不成者往往柰何自家身心不下是故生死愛憎交加紛擾靈臺渾濁片餉不得清寧總不如生死何招愛憎何成雖復奔波湖海尋眞覓訣爲治身心或從眼中看得來的耳中聞得來的攢頭相授依憑扭揑又有靜中得少光景即爲究竟長年終日弄鬼眼睛鼓粥飯氣自家身心毫釐竟治不得設臨顚沛流離之際逆順是非之場依舊生死浩然憎愛滿腔紛飛搖蕩方寸中如著芒刺相似此葢不知自身自心來源既不知身心來源即此身心障礙不淺如是不唧溜做去豈惟大道終難悟徹了當日用中敢保從生至死未夢見安閑在何則不知身源則見有身見有身故則受身累不知心源則見有心見有心故則受心勞肇祖云勞勤莫先於有智大患莫若於有身豈欺我哉且道身心來源處現前此個軀殼子不過四大合現前分別了了此點妄心不過四蘊攢就衆生顚倒妄以此身爲身此心爲心塵沙劫波淪墜不已改頭換面如火傳薪蔓延無歇大丈夫眞心學道何不猛著精彩拍胸自判發一片決定心志直下以四大推身四蘊推心逢緣觸境從朝至暮綿然無閒歡喜也如是推煩惱也如是推推來推去工夫純熟一旦身心廓落蕩然虛明到此境界畢竟喚甚麼作身心喚甚麼作生死愛憎德修果然擔荷得眞做得不惟成佛有分學仙有路管取參禪門中亦推爾不出德修聞此語不免疑他成佛成仙到參禪門中皆是末事殊不知禪門向上巴鼻諸佛猶未夢見在且道如何是向上巴鼻十方諸佛在

何處藏在驢胎馬腹中 示胡德修

一切衆生見身可得是謂愚癡認知覺爲心是謂愚癡且道愚癡現前般若在什麼處仰勞大衆助稱摩訶般若波羅蜜多繞靈三匝且道般若現前愚癡又在什麼處少江若於此聲中了得過去心不可得現在未來心不可得咦門前流水長無盡無限魚龍唱鷓鴣 弔沈少江居士

孔子沒發揮孔子者孟子一人而已夫何故蓋孟子得孔子之心也孔子之心當如何求求諸孟子而已欲求孟子之心者求諸己而已自心既得孔孟之心得矣自心如何求當於日用中求也日用閒人欲雖衆不出逆順昏昧放逸而已何謂逆凡不可意處皆謂之逆順則反是何謂昏昧觸道義事聞道義言不聳然奮爲因循廢棄皆謂之昏昧何謂放逸讀聖賢書全不體認做去見善人君子略不收斂情馳欲境神思飛揚不生自返之心皆謂之放逸汝等於此四種關頭挺然精進做去即經綸宇宙鏊頤蒼生收功當世垂芳千古尚且不難況目前一第哉然求此放心貴在知心起處起於道義竭力充之起於不道義竭力制之制之之要又在先悟自心自心不悟雖强制之終難拔根根既不拔工夫稍懈則人欲之芽勃然難遏矣必於穿衣喫飯處飲食男女處迎賓待客處屙屎放尿處百凡所爲務審此心爲生於我耶生於物耶若生於我生於身中耶生於身外耶生於身中如何不見五藏生於身外則與自己了無交涉如他人喫飯我必不飽也若生於物無我應之心本自無若無我應而物能生心則擊鍾磬於木偶人傍胡不見其生心耶心雖變幻不測出入無時然不出物我之閒若離物我求心即如潑波覓水也若即物我是心又成認賊爲子也離不是心即不是心畢竟如何是心於此參之眞積力久一旦豁然而悟則孟子求放心效驗不待求於孟子矣 求放心說示弟子

紫栢老人集卷之五

紫柏老人集卷之六

明　憨山德清　閱

法語

汝見之與虛空者皆徧滿十方界不可揀空出見揀見出空蓋空之與見必相待而有者故曰空見不分有空無體有見無覺者空不自有必待色顯故曰有空無體見不自起起藉空塵率爾照境如鏡照像初無分別故曰有見無覺此屬現量微涉覺知則墮比量矣示次公

喜怒未形性本圓滿喜怒既形所發不過不乖未發則謂之和微有所偏則謂之不和和則吉祥駢集不和則萬戾勃興吉祥駢集則與佛祖聖賢同一血脈萬戾勃興則與小人種種惡類同一所習所習既深雖以天地為爐陰陽為炭造物為力毗嵐為鼓鞴卒難陶化矣於是大覺借空水以洗之夫衆生所以為偏戾者不過飲食男女耳得其正則為吉祥不得其正則為咎戾咎戾則所召惟苦苦則精神惶怖魂魄顛倒殊不知喜怒未發者與吾佛祖同然故戾於瞋者為脩羅戾於愚者為畜生戾於慳者為餓鬼戾於惡者為地獄惟天之與人吉以十善五戒耳此所謂六道者也然為天不覺亦可以為人為人不覺亦可以為畜苦是衆蔽非以空水滌蕩欲復其真未之有也而不覺有三一則見思二則塵沙三則無明凡血氣之屬皆坐此三者所以不得聖道於理不徹於事不融於道不妙徹則無往而不達融則無事而可礙妙則統空有而無累如是現成妙用各各圓滿今吾人日用之中好惡積億人我山高順之則歡然而悅逆之則勃然不快喜怒既生靈臺即昧靈臺既昧見色即受色迷聞聲則被聲惑若香若臭甜苦澀滑好惡影子斯皆由塵發知知迷成戾戾則乖真一塊圓明六識破碎既為識矣計身為我男女相誑飲食相滋情波浩浩漱汨靡常於臭髑髏上妄想窠中作種種惡露天不能蓋地不能載幽繫長劫變易形骸升沉萬態苦劇難言若人或遭蚊蠅所嘬尙側掉而不安聞是劇苦而心不動者謂之最靈可乎以要言之一切劇苦始於不覺以不覺故於無身中妄執有身

於無形中妄見有心。既見有身。心則堅者不覺是地。濕者不覺是水。煖者不覺是火。動者不覺是風。受者不覺因境。想不覺因受。行不覺因想。識不覺因行。故堅固執著能所八法。於死生榮辱得失關頭。小有所犯。則心魂皇怖。毛竪骨寒。此無他。病在不解以堅歸地。以濕歸水。以煖歸火。以動歸風。以受歸境。以想歸受。以行歸想。以識歸行耳。能力歸之。則不覺成覺矣。然正歸之際。且道尋常所謂身心者。畢竟何在。於此洞達。則可轉萬戾而爲吉祥。化不和而爲中和。身充八極而無患。智周萬物而不勞。此觀之門。以空爲路。千里始步。空非是道。道卽家山。且道窮子還鄉。唱誰家曲調。咦。剪燈不借傍人力。儘有餘光照十虛。示元廣室

觀說

在立則如侯大賓。在輿則如朝至尊。此兩句書。如不動舌根。囫圇吐出。敬容來。善則善矣。猶未盡美。咄。一片心光恒不昧。虎狼羣裏總春風。示吳元石

任運徧知。光本無待。忽起分別。能所亢然矣。今一切衆生。欲復無待之光。苟不從有待之中。立大志。發大心。則本光亦不易復。何故。良以有待之知。惟周六尺。六尺之外。隔一紙。則杌然無知矣。寧惟六尺之外。隔膜而不知。卽六尺之閒。如髮毛爪齒之屬。亦割剪而不知也。如吾曹求無上道。爲卽用周六尺之知求之耶。不用而求之耶。若用此求。豈周六尺之知能求之哉。若不以此求。吾曹脫廢此知。卽等木石。求無上道。若此可求。則一切無情。皆能求道矣。故曰學道之人不識眞。只爲從前認識神。識神卽周六尺之知耳。如外此而求。又坐無情求道之難。卜鄭痛究之。示卜生

夫心不以理養。則所見弗靈。猶魚不以水養。則所長非龍。至人知此兩者。必須交相養。而能事始畢。故奉塵剎而不厭勤。循一眞而非醉寂。雖然初不以空寂爲自己。不免受七尺之累。不以靈知爲自心。不免被攀緣之牽。空寂故。則死生禍福之橫來。如雲觸石。靈知故。則好惡公私之倒置。如風遊空。果有志於大事。此兩者忽而不痛。痛而不恒。恒而不化。則繼往開來。聖賢之種子斷矣。若然者。則天地萬物。皆失依怙也。豈有是處。示法鐘

昔毗耶城中有維摩居士以病說法度無量衆今桐廬先生亦以病說法能度無量衆乎若不能度無量衆則爲病所轉佛言若能轉物卽同如來我則曰若能轉病卽同維摩如不能轉則維摩鼻孔在達觀手裏雖然且道此病從堅煖濕動有耶離四者有耶若從堅煖濕動有此病者則堅屬地大濕屬水大煖屬火大動屬風大彼四旣各有所屬則此身果有乎果無乎有則病乃有地無則病根何在先生趁此時節須究病根所在則生也好死也好不生不死也不甚奇特卽生卽死也無不是好事噫身爲苦本何須說四大分張病屬誰 示項居士東源病中

夫鐘不撞鐘撞不自撞人不引人鳴不自鳴聞不自聞是須三合而後鳴五合而有聞此衆人之情也殊不知離三求鳴離五求聞三各無鳴五各無聞各旣無鳴無聞豈合三五而有鳴聞哉夫合三五而無鳴聞則鳴鳴聞聞果有鳴聞乎果無鳴聞乎於此洞然了知則妄不待窮而自窮矣眞不待契而自契矣妄窮而眞契究其功能非大圜爲師非撞爲士非人能引則吾曹卽緣生而入無生功何所自耶然求功於鐘撞苟微其人則鐘之與撞不能自鳴苟微鐘撞則人不能作鐘鳴往復推求求功於鐘撞微人無功求功於人微鐘撞亦無功也推其能所無功功無有待功旣無待謂之無功之功無功之功先聖謂之內紹有功之功謂之外紹也嗚呼昧三則有鳴昧五始有聞如鳴不昧三聞不昧五則鳴鳴聞聞本無能所故無說而說法法豈有盡耶倘逢緣不籌必根境抗然因成失照則不免流入相續相待故曰汝應如是聞不應如是聽然坡公身爲宰官而說法自在若夜光宛轉橫斜於金盤之中而衝突自如竟不可以四隅測也渠不得事不成就三昧理不成就三昧則不免口縫纔開事理鈍置或者謂東坡於文字禪說法多理障吾知其未夢見坡公在也 釋東坡法雲寺鐘銘示元一

夫鐘懸而無撞撞有而無人則鐘與撞不能相鳴必三合而鐘始鳴故鐘未鳴時聞不自聞必資鳴而後聞鳴與聞幷前之三者非五合而後有聞則缺一不能聞可知矣五合而後聞聞果有聞耶無聞耶如有

聞聞應有五如無聞則何殊木偶哉惟聞而無聞則無所不聞無所不聞則聞無所在聞無所在則眼與鼻舌身皆可聞也豈耳獨能聞耶若然者則正聞時聞本無聞聞既無聞謂鳴有無者非也嗚呼衆人擾擾束耳能聞則大圓滋然臥士擊撞謂之無聞可乎然無人引之功則兩者無用雖藉人引若微兩者人亦何功互而推之皆非有功非有功故無所不功如是則大圓廣長舌相徧覆十虛說無盡法然非以眼聞之誰領玄旨又臥士與人卽舌耶非舌耶卽舌則舌不撞舌非舌則舌不能徧古德有言曰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今窮舌相於是則舌相又翻成竹篦子矣由是而觀則不免礙塞天下人去也故問關吏可否者未過關者也如慣過關者自能掉臂而行肯復更問耶如未過關謂聞非聽謂聽非聞何異宰割虛空爭其多寡而擇其肥瘦耶示元一

四方上下謂之六合眼耳鼻舌身意謂之六根以爲方決不可易根決不可紊則謂之衆人是不知方生於無方根生於無根設知之則方之與根果可易耶果不可紊耶雖然惟聖人在方而不爲方之易寄根而不爲根之移故能顚倒上下反覆見聞指地爲天指天爲地以耳見色以眼聞聲無爲不可也示觀宗

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此半偈者乃我大雄氏雙林示滅時作也自古諸師解有多種有藏教生滅寂滅有通教生滅寂滅有別教生滅寂滅有圓教生滅寂滅藏教必以撥生滅之波取止水寂滅爲樂通教以卽波是水爲樂別教以波可會水水還成波不波不水爲樂圓教以一波無水不波一水無波不水以不波不水無往不波不水爲樂也者於此既然擧一物會通萬法皆具四教之旨顧其人善通不善通善用不善用何如耳達觀道人則不然別有出身之路請有緣者火速薦取如何是生滅滅已吾指解伸如何是寂滅爲樂吾指解屈伸兮屈兮卽吾指兮離吾指兮非卽非離兮是卽是離兮眼中有筋骨裏有骨快性男子向此咬嚼得破則三世諸佛與此人作奴兒婢子去歷代祖師爲此人爲牛爲馬去若咬嚼不破正好向達觀栗棘棒下討分曉去珍重珍重示知忍

此身本是血肉筋骨及涕唾津液煖氣動轉之風攢湊假合便有此相若能將此相識得破了便得眞身眞身之好不生不死淸淨乾潔不同肉身有生有死有病有苦有勤有懶種種之苦都是此不淨血肉之身所招來常當行住坐臥諦觀審察身內五臟之上五臟之下五臟之中一一逐臟推尋肝在何處肺在何處腸在何處肚在何處腸中所藏何物肚中所藏何物著實看得分明想得分明了又當觀察從足至膝是幾節骨從膝至上又幾節骨從胸前至頭頂上種種觀察何者爲胸膈何者爲咽喉何者爲頭頭中又有何物觀來觀去察上察下一一如看掌文如鏡照面了了分明自然衆苦漸息執著漸消此皆觀身妙觀也故曰觀身厭有形也此身是箇苦種癡人執著智者實厭諦信諦信不可忽不可忽若忽了不依我作工夫用力觀察現在諸病相尋死去人身難得至祝至祝上來都是觀身觀不是觀心觀若說觀心觀之功德比之觀身觀其功德勝萬倍現前晨朝起來管種種事忙忙不得停歇心中猶豫煩惱不知一箇時辰起了幾番夜來夢中胡夢亂夢悲歡離合與日裏一樣不差是故令人精神枯耗疲倦了也若能識破此心從何處生查得他明白一切苦根拔斷無疑最初觀起先觀此分別好惡之心夢想顚倒從境生耶從自生耶若從境生我無知覺不生若從自生境不觸我不生此心又以受蘊爲根因有受蘊便有想蘊因有想蘊便有行蘊因有行蘊便有識蘊此名四蘊蘊者積聚義然此四蘊窮破了受蘊三蘊自然不生何爲受蘊領納前境曰受境有六種眼以色爲境耳以聲爲境鼻以香臭爲境舌以滋味爲境身以觸塵爲境意以五塵影子爲境故受有六受對六塵而言也窮破一受諸受遂消故曰以四大觀身即得眞身以四蘊觀心即得眞心眞身無死生眞心無好惡雖曰無好惡不同木石一向無知即如明鏡物來自照好醜雖分本無照心能作此觀非但現在福壽安樂成佛成祖亦不難也我說不虛猛生信心我說若虛我舌當爛汝不信心汝苦當受一切聖凡證明此語可畏可畏（示某居士）

夫殺盜淫妄飲酒食肉之習。初無自性。以無自性不能自覺。要待逢緣始覺無性。一覺無性則能履愛之場。觸生死之境。此覺不昧。如定風珠一投大海波浪漸停。所謂五習不遠而復。凡爲佛子者。初心受戒貴先知此。知此則名性戒。不知則名事戒。性之與事若氷水。水本無異。同融則名水。凝則名氷。是故先知性戒則一切事戒無事而非性。即如知氷爲水。則無氷而非水耳。智潭智潭汝發此心。誠爲希有。此點初心如初三之月。終至圓滿。雖然如是。智潭若未知性戒且守事戒。事戒積久熏炙。覺性終有開悟之日。事戒者有根本事戒。沙彌事戒。比丘事戒。智潭汝當先受根本五戒。培後戒之基。根本五戒者。一不殺生云云

授智潭戒

初春正光居士送爆竹供養三寶。因著淨人試火。者三一一皆響。如破熱之雷。忽憶佛令羅睺羅擊鐘。鐘則有聲。不擊則無聲。此蓋常情之所計也。若以眼聽之。則擊時未嘗有聲。不擊時未嘗無聲。例爆竹放與不放。聲與不聲。俱兩頭語耳。如坐斷兩頭。中閒亦安可得。目前大衆以此聽爆竹之聲。則此聲即達觀老漢廣長舌相也。雖然可與知言者道。不知言者。管取未夢見在。

燒爆竹示衆

若睡了不作夢時。果乃無我。則主出入息者。阿誰。若謂有我。我在何處。不解作夢。卒然不知下落。痛當屏息萬緣。一念萬年。萬年一念。討箇下落方好。商略此事。如若乘興而來。興盡而去。欲以有思惟心。卜度此事。縱有一知半解。總是以網張風。徒勞無獲。道人念公遠來。且見懷有日。所以不敢忽公好心。特俟人靜身自問公。公當念老病不與之期。時光不可把玩。得功名時。不異夢中簪花。失功名時。不異夢中所簪之花。爲風雨摧謝。慨花易謝而醒。醒後逆思夢中簪花夢中花謝。及至覺來。簪者誰乎。謝者誰乎。醒來知簪知謝者又誰乎。以至推未有我時。我忽何來。既有我時。我不能轉物。終被物轉。畢竟病根在什麼處。若撿得病根出。簪花也好。花謝也好。開眼妄想也好。合眼做夢也好。不做夢也好。見道人也好。不見道人也好贊道人也好。謗道人也好。設撿不出。儒也沒分。老也

沒分佛也沒分此是眞實語如黑業濃覆便信不及若黑業輕見此語聞此語孰不感痛（示馬衎書）

千經萬論說離身心故覺有身心卽是無明不見有身心卽是大智慧瞭無明智慧初非兩事但順情時身心現前情消時身心廓落身心現前生死煩惱不待而來身心不見涅槃菩提非求卽證（示懷璧）

生人之大累莫過乎身心所以聖人先治自己身心之後然後開物成務辟如甕外運甕不惟一甕可運雖百千萬甕可以命人運之有餘力矣何煩自運哉衆人異此辟如身困甕中而欲運甕雖一甕決難運之況多甕哉又治身治心先務窮身心之始終然後能治之如不窮其始終而妄治之終不能也然身粗而易窮心精而難窮故先窮其易者作離身之觀稍稍成熟然後窮其精者則心亦不難窮矣身者何義身以聚爲義心者何義心以附麗爲義故曰離者麗也由是而觀先須聚五行四大身然後成境未當前則心不能獨立必境有以觸然後心有以附麗毗舍浮佛偈曰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有與夫聚而後有身附麗而後有心若合符契但衆人不以文字語言會其妙反被文字語言障礙所以通者成塞塞者不能通也如善會之何塞非通何通非妙智燈來前吾語汝汝當精窮身心始終之所以然所以然得則治身治心若屈無名之指也但患不肯屈苟肯屈之孰不能乎智燈勉之自今而後凡遇榮辱風波牢把柁柄堅然自持莫爲前境所轉則身存而無死生之累心有而無好惡之偏愼之體之則千萬甕可運也（示智燈）

饑火所燒可以食救欲火所燒難以色拔豈以食飽則不饑色無飽理故也此兩者雖難易不同然皆同出於愚癡故曰愚癡不破飽復還饑欲終難飽由是而觀一切罪業必以愚癡爲母一切福慧皆出於自心明了明了自心又以般若爲母今有人於此視毋爲路人自以爲不愚者得非愚癡中之倍人乎

有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不失聲於破釜者有心無心之別也故曰慷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慷慨非有心乎從容非近無心乎仲尼曰原始要終故知生死

之說夫禍福莫烈於死生如知其說則禍福乃細故耳何謂原始知生之所以然也何謂要終知死之所以然也知生之所以然則生何所忻知死之所以然則死何所戚雖然衆人之情有我而昧昧以性成堅逾須彌苟不得其道破其堅執亦未易也予讀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至如來問須菩提曰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碎爲微塵於意云何是微塵衆寧爲多否須菩提曰甚多予不覺置卷熱淚橫流夫何故慟我自無始以來堅[illegible]合相計爲實有勞彼至人婆心委曲以三千大千世界可碎開我迷雲奪我執惑不異殘氷蕩漾於春海片雪飛觸於紅爐此恩此德深大難酬我既知一合置於三千大千世界之中有若無也況世界亦可碎乎如來言世界微塵所成即仲尼原始也言世界可碎即仲尼要終也以黑白之徒習儒不闢儒習佛不闢佛致不遙會通焉嗚呼惜哉夫千金璧可碎破釜不能不失聲情也知大千可碎微塵可合而成世界理也情則有我而昧理則無我而囂老人願聖書自今而去痛以無我而

囂者爲前茅庶不負如來聖人深慈慨切[illegible]書痛論之

夫惡無大小善無淺深而有心爲之則罪大功微何哉旻以無知爲惡雖有丘山之罪而君子察其無知貎乃恕之故物莫不善於有心有心爲善則有執有執則有邊際唯無心者爲善始福等虛空耳由是[illegible]觀有心爲善尚不可況有心爲惡乎

易戒有心老亦戒有心然觀其象而察其爻亦未始無心也老亦不敢爲天下先而不敢者寧非有心乎故有心無心唯聖人善用之無入而不可也自非聖人不唯有心有過即無心亦未爲無過若然者則初心之人如何作功能辨此者可以讀易老

夫梧葉落而知秋葭灰動而知春梧葉葭灰非可見者乎春與秋非不可見者乎然微可見之物[illegible]可見者終不見之矣苟聖人不以可見之情見不可見之性則性終不可見也夫性不可見則我固有之全失固有之全失則我欲立於大全之中而運其末亦終不可得而易之道亦幾乎息矣易息而謂天地萬

物存則天地萬物皆易外有也雖至愚不信予以是知性有性之體性有性之用性有性之相何謂體用所從出也何謂用相所從出也何謂相昭然而可接者也如善惡苦樂之情此相也苦樂之情未接靈然而不昧者此用也外相與用而昭然與靈然者皆無所自矣此體也昔人以性無善惡情有善惡殊不知性無性而具善惡之用用無性而著善惡之相若赤子墮井而不忍之心生此善之情也此情將生未生之閒非吉凶有無可能彷彿者乃不知其爲心而遂認心以爲性所以性命之學於是乎晦而不明也即易之卦爻有謂卦寓性爻寓情此亦認心爲性者也夫卦六十有四而吉凶之情具而未著也具故非無也未著故非有也非無故則不可謂之性非有故則不可謂之情既不可謂之性與情謂之心非乎故六十四卦心之所寓也三百八十四爻情之唐肆也故內外之情吉凶之機雖錯變無常然不出乎封之內外爻之奇偶也內近親外近疎吉近善凶近惡親疎具而無我心也善惡具而有狀情也夫心與情易之道窮於是矣而心之前有所謂性者則非卦爻所能彷佛者也然離卦爻而求之則又離波求水也然如之何曰非予所知也知之者非知之者也是何故良以性不知性如眼不見眼故也

宗教雖分派然不越乎佛語與佛心傳佛心者謂之宗主傳佛語者謂之教主若傳佛心有背佛語非眞宗也若傳佛語不明佛心非眞教也故曰依經解義三世佛寃離經一字即同魔說

知身可愛之知知身不可得之知前知因身可得而立後知因身不可得而立前知如前步後知如後步前步若不起後步安得移前步續後步步步似不斷前知續後知知知似不滅初心作觀者此知不可忽痛究知知源源得知自歇知歇照萬物不勞無不徹只此不勞者亦名般若德此德常現前逆順湯潑雪入死併出生自在不思議此後未及言能到終自知舌板搖脚跟無上法輪轉願生寶而藏之俟汝受用得來方可示物示堅

男子家不知自重自大則雖所不至矣不自重則物

重而身輕不自大則物大而我小重者大者我則賤有輕者小者却受不辭夫至重至大者無擇老幼賢愚誰不具足特以微名小利浮榮輕爵賺誤了也人人本來心光照窮三際（示馬子善）

解等火觀等薪薪無火而不化火無薪而不傳是以大心凡夫卽熱惱心頓開圓解之火卽生滅之心漸剷解火如凡夫初入信乃至十信生滅功完始登初住辦不生滅行至八住始得無功用行斯意味久他種安知

生鐵男兒欲究明此事無擇智愚但辦肯心直下卽得應當味爽之際交生滅之時頭面忽呈動睛已失故曰彩雲影裡神仙現手把紅羅扇遮面急須著眼看神仙莫看神仙手中扇

心光本滿妙物無累橫生知見失彼精明是以眼識黏色耳識黏聲鼻識黏香舌識黏味身識黏觸意識黏法奔境流逸竟各忘返殊不知五識一覺唯六識知六若不識彼覺何生故曰初居圓成現量之中浮塵未起後落明了意根之境外狀潛形故全覺斯缺能悟潛起痛於境緣逆順之際是非榮辱之場歷然挺然觀一切得失如雲觸石如風過樹了無罣礙始不負爲男子漢出家標格設貧之生不若死也全其體之則缺者全矣缺者全卽屙屎放溺皆佛事也寧獨拈香撥火爲佛事哉（示全譯人）

韓信白起今昔孰不以大將稱之然但能戰人不能戰已戰人易耳戰已實難戰人如以手捉物戰已如以眼觀眼想此等境界如何下得手想久得入一旦十八界魔兵蕩除五蘊巢踢翻一安永安長劫作個無事人去如此豪傑將韓白較之奚啻鷗鵰之匹大鵬也本白本白精進度日十八界未空五蘊濃厚膏肓之疾未□死生之夢未醒敢因循而偷活哉（示狀明叔）

男子立志必操從苦起衆欲艱難鴆毒浮華驪珠瘡泊歷風霜而不變累歲月而恒新攄襟抱於愛憎之關蓄精神於榮落之際尊知而履韜璧而光尚友千古之先定理一心之內崑崙可拔拳石難傾汝果能之不負此瑙若夫蔽日月之光於覆盆之下窮風雲之思於□閣之閒而能揚音於丹桂之叢奮□於黃

挨之上安可得哉示于[illegible]書

夫衆人知貴生而不知所以養生之道故爲生之所累至入知養生之道本於無生故能視生無生無生而生生無物累也嗟呼目爲色之所累耳爲聲之所累至於心爲七情五欲之所累嘗曰我平生快樂無累殊不知無累者累之久矣蓋衆人欲重神昏坐過而不知爲醉如醉夫臥於泥淖之中人曉之曰此泥淖非可臥之所也醉者瞪目而怒曰我生平不解飲酒汝奚誣我今天下俱抱醉夫之疾安得有不醉者而與之言哉

教理行果此四者乃黑白凡夫之模範邪如黑白凡夫不以四者爲模範未有不遭邪小所網者邪則外道是小則二乘是教乃圓教理乃圓理行乃圓行果乃圓果如四韋陀五明典籍是外道教如阿含等教是二乘教如華嚴法華圓覺楞嚴等教是終教頓教圓教是故於邪小發心是邪小種子於圓教發心是成佛種子又佛性有三有緣因佛性有了因佛性有正因佛性正因佛性我雖固有必待了因佛性開之了因雖能開正因佛性又必待緣因佛性贏發之夫緣因佛性者非他物也即圓教所詮之理此圓理在凡夫分上謂之無明如以圓教理火贏發之則此無明以理火能贏炙之力而凡夫無明於不知不覺之中轉而爲無塵智謂之了因佛性無塵智眞積功終謂之金剛無礙智金剛無礙智謂之如理智非如量智也以如量智能開物成務接引初機以如理智非理外之智智本無功非智外之理契而無能故智與理理如春水智如遊魚水無養魚之矜魚無樂水之趣魚水相忘而養而遊自然與萬物共也初心凡夫如金銀銅鐵教理行果如大冶洪爐金銀銅鐵融而化之倘不但模範欲其成佛祖聖賢之像終不可得也故教必有師開理則圓理圓則行不偏行不偏必正果大備然華嚴文富法華幽邃楞嚴微密圓覺簡備此四法當各寫一閣澡身漱口置閣佛菩薩像前嚴整衣冠至心禱祝弟子某如往昔親近佛菩薩因緣何經因緣熟信手拈之拈得何閣即閣得經盡形壽受持不敢懈怠如受持經後佛知見稍開決不

敢獨善一己誓必如一燈之明傳千萬明千萬明傳之於無盡此初心凡夫依教理行果之模範如鼻祖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則教理行果之窩臼早破這缺齒老胡踢翻了也且問雷雨居士教理行果窩臼既被老胡踢翻了也雷雨於尋常日用之際又將誰家窩臼棲泊宋別駕朱炎一日問講僧義江曰此身死後心在何處江反問曰此身未死心在何處炎猛然有省呈偈曰四大不須身後覺六根還向用時空難將語默呈師也只在尋常語嘿中江首肯之雷雨於吳門天池山初晤時亦首問雷雨日用能分別心畢竟在何處屢問屢拶雷雨竟無有答詰朝遂別於天池只今天池風月依舊而問拶話頭不知得依舊否如得依舊豈有眞積力久而疑團不迸破者哉又雷雨二次書來有王制臺求開示之囑制臺於理水未深不便裁書請益雖然書雖未裁而制臺菩提之心早發於語言文字之先矣此語言文字之先之心卽鼻祖東來直指之心也如於此能直下信而不疑用處廓達則天地萬物皆在制臺掌握之中何況西蜀一省不霑制臺沛然之法利乎宋朱炎呈偈後不久立化於多人之中啓無量黑白信心雷雨居士能不忘吳門天池風月則峨嵋風月又豈在天池之上哉古德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達觀則曰若人識得心心外無風月修山主曰風動心搖樹雲生性起塵若明今日事昧却本來人達觀又曰修山主但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達觀但見鑿頭方不見錐頭利敢問王制臺與成都使君且道修山主與達觀孰雌孰雄若辨得出則教理行果窩臼不踢翻也不妨倘辨不出卽踢翻教理行果窩臼管取此身直得無棲泊處偈曰峨嵋風月與天池幾處歡歌幾處悲心外了知無別法境緣逆順盡吾師

寄示雷雨居士兼轉王制臺

偶與宇泰言及禪門宗綱因舉機不昧終始如王太傅勘朗上座又如僧問青林展轉接拍冷然恰好朗公不得明昭謙代轉不免機昧終始去也其臨機之際賓主酬酢如兩鏡交光彌滿清淨中不容他如涉一毫擬議卽片雲點太淸矣這箇境界不可作人我會不可作有心無心會觸著卽應豈念慮可及靈然

接拍豈木女同倫此非見地乾淨保任圓熟權衡在手殺活自由的漢子管取張良智巧淮陰作略直得鄉關萬里把柄已在別人手裏殺活憑他脚跟波波地隨人轉去如此之流近來覓一箇半箇尙不可得何況眞沒力量漢愈加愁人且道如何得懽喜去蕭蕭夜雨蒙頭坐淚洒春風不盡哀漫山徧野野狐精到處逢人瞎眼睛賣法與人誠漏逗無規說法轉悲零(晏坐示仲來)

迦葉菩薩問佛云一切衆生見姸是姸見醜是醜諸佛亦見姸醜了然不昧如何衆生卽是妄想諸佛便不是妄想佛告迦葉云一切諸佛但有世流布想於中不生執著一切衆生於流布想中妄生執著所以被姸醜轉却諸佛如鏡照物影像交羅有何妨礙此是教中糟粕衲僧門下卽不然驢胎馬腹教誰去不是觀音卽普賢信得及入地獄有分信不及入魔隊有分若要兩家坐斷做箇出脫漢子去朝朝夜夜夜夜朝朝若此身心著何處行藏曾不離刀山(示仲來)

世間有兩種親眷一種濃厚滋養道種一種濃厚增長惡習若是有智慧人惡習親眷亦滋養得道種如力量不甚大必須生處要熟熟處要生這裡見不眞行不力千生萬劫受他累墜卽如女色一端父母婚配本欲紹祖先血脉名教良規世間豈可少得有等人兒女旣有淫慾不斷籍此爲樂迷戀沒世終無醒日堂堂男子被這臭溺孔斷送一生一慾迷心萬理斯蔽子本從父母生一聽婦女之言父母之言永不入耳君臣分上往往有犯此過兄弟朋友不言可知色慾迷人如此惡毒傾覆大倫不惟增長惡習纒綿靈識何日得脫古德有言寧近毒蛇莫親女色毒蛇害人不過此身女色繫縛塵沙劫波尙難解脫惟有法屬之親轉多轉益滋養道種終當得果明師良友不言世務但究眞宗以般若靈津迭相澆灌耳根薰蒸了因正因漸著孜孜永久一念相應大事了畢生死高超塵網頓脫如華鱗入海永無羅網之患法友眷屬利益如此世人不以爲重生死眷屬受害如此世人皆以爲重如眞學道人於此不可不具眼不可不知好惡若不知好惡不是地獄種子定是魔家眷

屬如此等流夢見猶驚況聚首促膝而論道哉仲來此理亦當謹愼自己無過亦可將此化人較之粧佛造殿濟貧拔苦功德愈多何者法屬興隆正教得行正教得行魔風殄息菩提種子徧塵彌刹如春迴大地百物遂生當來成佛眷屬參隨弘大法化必今日培植者隱用力少而收功多丈夫不可不取（示仲來）

聖人本無常心衆生本無常習是以蚖蛇蝮蝎無非大士之分身菩薩如來無非衆生之本色聖人若有常心何殊木石衆生若有常習則佛祖永無相續是故觀音神頭鬼臉凡形聖容百千方便泛用隨宜一一皆菩薩悲田所出譬夫片月在空影臨萬水豈思量分別可測哉悟此則菩薩隨處出現矣

俗諦中人入吾法中如人溺大海露髮髻子善知識提攜如援髮髻子相似須自家盡命掙著不然是自要沈沒千佛出世也難救取（示衆）

我聞如來三十二相凡一一福皆自受用惟白毫相光此福不受慈惠兒孫享用無盡是故檀越滴水根線臨當受時觀此白毫圓照法界無論聖凡影現光中由是施者及其受者俱現光內了無能所三輪體空不昧物我如是作觀一切有爲皆成無爲（受白衲禮佛）

夫佛法本平常而世以奇特求之故往往不得佛心也故曰平常心是道此平常心凡有血氣之屬皆本有之豈待佛菩薩傳而後有哉若必待佛菩薩傳而後有則世人日用境緣逆順好惡多端以非爲是以是爲非熾然而分別不歇者此又何心哉此即平常心也但衆生不善用之而現三毒奇險之心也如善用之則衆生三毒奇險之心即是諸佛平常之心也雖然衆生奇險習熟聞平常心是道之說自然承當不下蓋其平常習生故也是故必須待佛菩薩以寶几珍御之風鼓吹而化其下劣之心則荷擔之心生矣此一心生又追惟往時下劣之心鄙而惡之於平常心則生大驚異以爲聞所未聞得所未得故沒量大人知其如此復以狸奴白牯之風鼓吹而化其驚異之心至此則聖凡情盡平常心開開而用之謂之大機機之爲言蓋取照不昧用用不昧照耳夫照不昧用則謂之眞照用不昧照則謂之大用故臨濟

曰沿流不止問如何眞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吹毛用了急須磨者變而不窮之謂也

一微涉動則吉凶橫生能洞照微先則禍福爆落但衆生迷染成性卒難回機機苟能回習染漸釋如習染終不能解則過現諸佛又從何來過現聖人得道有據則習染雖久必有除因知有除因而甘隨習染者此一種人自有閻羅老子不放過渠在不勞旁人代渠擔憂葢此一微不出四運故以四運觀之微本不有何況有動何謂四運未微欲微正微微已是也一微若實有者豈假四運而名微哉雖然四運觀微微實不有則涉動之時於可意境便覺懽悅於不可意境便不耐煩此懽喜與不耐煩果體四運而觀有此兩者果不能觀有此兩者如果體而觀有此兩者是兩者習熟此觀習生故也如此觀力强兩者力弱則得力不得力觀者自知勝負故曰解不難而行難行不難而克終難克終不難而忘又難故惟忘而能用者則觸途成觀矣又道前道中道後有兩順一逆眞妄工夫不可不知者何謂妄順淸淨本然而忽生山河大地是何謂妙順泝而上之緣情復性是何謂逆性復而悲同體駕慈航而拯濟萬有是此兩順一逆東方出聖人西方出聖人上古出聖人現在出聖人倘滅視而不信者皆天魔外道非聖人也

夫業未嘗不眞心亦未嘗不眞業之眞卽心之眞心之眞卽業之眞眞外無業與心心業之外亦無有眞卽此觀之一切衆生於顚倒七趣之中本皆現證者也以衆生日用而不知於現證中橫生分別故現證者日用而不知也殊不知於日用不知之中實未嘗不現證者矣如心不知身則身本法身身不知心心卽本智法身如鏡本智如光光依鏡有光還照鏡本無所能何事非眞今有人謂心不知業則業無待業不知心則心亦無待便謂罪福皆空我不可得殊不知罪福皆空待罪福未空者之影耳我不可得亦待我必可得之影耳是皆嗜欲情熟硏眞理生說時似悟對境還迷者也如法華之妙法法卽一切萬法妙卽了達萬法之外初無別眞故曰借婆衫子拜婆年

又曰妄想無性將甚知業業亦無性將甚知心心不知業能存而無我業不知心所存而本虛無我而虛所能不味知而能行日用無生知而不能行日用愛憎日用無生陰陽雖巧不得加陶鑄之功於我矣日用愛憎根境雖無性則無住而不搖我精精搖則六合六合則一失一失則頭迷頭迷則心粗故曰心粗亂撞頭又仲尼心不死日用自然活顯回心死活不得故便不能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蓋回日用之際回必知[illegible]亦知回以兩相知故能所橫生活者死矣故曰有我我在天地中無我天地在我中

我乃生於可欲故有欲者不能不生生既生矣不能不死天下有欲長生者端以生爲福死爲禍故曰禍福莫烈於死生蓋不知功德天與黑暗女我能一心不生彼將不待遣而俱逃矣然後同天下吉凶而吉凶莫能累也如是者謂之正因反是者謂之邪因又橫計心外有法不能會萬物歸己謂之外道以此觀之外心則無生無生則無滅如生生滅滅動動靜靜通通塞塞恬恬變變離離合合暗暗明明本一精明映彼六者流而不返近取諸心則爲生滅遠取諸物則爲明暗晝夜古今寒暑之多也而天機深者悟一塵拆而上之則餘黏齊拔矣故曰緣見因明暗成無見不明自發則諸暗相永不能昏此指眼根脫黏而入也至於意根則緣知因法無法無知不法自知則諸滅相永不能惑嗚呼使貪長生者洞悟此旨則痛悔向之所爲首越而之燕也

百尺竿頭蹈大木而驚悸大地之上履寸板而坦然此何故哉竿本不虛地本不實一切衆生於無虛實中橫計虛實故

皮毬子曰有一事則有一義義宜也如地宜堅水宜濕火宜熱風宜動如堅者濕濕者熱熱者動則非義矣理則不然堅可以爲濕濕可以爲熱熱可以爲動動復可以爲熱熱爲濕濕爲堅蓋宜者可以不宜不宜者何以宜譬如輪之始終豈果有端哉故地水火風又名曰四輪然輪雖不可以始終窮外鐵則輪何所有（義理辨）

夢悟醒迷聖凡途隔究其所自不過未達本源故曰達本忘情知心體合卽此而觀情未忘時不必以情忘情何以故情終不忘故如一達本情不待忘而自忘矣如體未合亦不必求合何謂體合無思契同也若然者知心卽達本達本卽知心明矣是故達本知心之人雖同衆人紛然於夢境然其達境無性知心無外愈夢而愈覺一旦夢緣爆斷覺影亦空故不同於醒迷之曹如本未達心未知雖其人忠信廉潔如伯夷叔齊其情執堅固過於須彌之難破也此難破之執謂之一合相此一合相是一切衆生之痛瘡疤雖父母妻子稍觸其疤則無明之發烈如猛焰況他人乎聖人知此相之難破以爲須彌雖則堅固勝一切然以三千大千世界較之則須彌又太倉稊米耳故聖人一碎三千大千世界以爲微塵使衆生知三千大千世界堅固於須彌者尚可碎而爲微塵況我蕞爾之軀塊然之相豈能久留而不可壞哉且此世界不能自有其體必合微塵衆而成微塵衆亦無自體必碎世界而有故以世界觀微塵衆則微塵衆不可得以微塵衆觀世界則世界不可得世界與微塵衆既互觀而不可得則一切聖凡依正二報且道畢竟安著何處偈曰兎子懷胎產六龍不惟爲雨更爲風雷擒縱奪能翻弄一片春光萬卉融

紫栢老人集卷之六

紫栢老人集卷之七

明　憨山德清　閱

法語

地水火風空見識與覺聞知名爲十大究其所自則十大不離阿賴耶識而有也阿賴耶此言含藏蓋此識能含藏覺義不覺義與見相二分若地水火風空五大乃因此識相分而建立也見識覺聞知五大亦因此識見分而建立也又此識本自無體體本不動智而有也何以故以不動智智本無性無性之義古今難明此義唯棗栢大士於華嚴論發泄殆盡矣然學者心識粗浮論雖曾閱了知此義者不殊麟角焉

予雖不敏試且解之蓋此智智外無智了知此智有性無性又智不知智有性無性於此不了卽名無明無明卽屬生滅無明無性卽屬不生滅以生滅與不生滅似一非一似二非二此二和合而成阿賴耶識此識覺義卽屬不生滅氣分識此識不覺義卽屬生滅氣分攝又覺與不覺初無別故以本智無待無外故要須本智隨緣於緣生中樂極苦生苦極思本思極心閑方始知我此極苦本極樂來極樂本有待來有待則物我亢然相搖而成苦樂今我悟有待初本無待於無待中求樂尙不可得安得有苦回觀物我相搖之夢譬如醒中笑夢顚倒雖夢熟餘習未能頓除以我所悟無待無物無我廓然而靈者治夢餘習譬如春陽之照殘雪雪豈能久留哉卽此觀之八識不覺義具於待先故曰本淨本不覺由玆妄念起此識覺義開於有待之中故曰能迷非所迷安得常相似既不相似則不免樂極苦生苦極方求出苦之智出苦智入直下了知有待如氷無待如水雖實凝融通似不相卽而離水無氷離氷無水故氷現前時水無涓滴水現前時氷無毫毛自是以此了知周旋五位盤根錯節置身心於死生禍福之中拚性命於逆順境風之際橫磨竪煉竪煉橫磨磨煉既久行不負知身心爆落生死門開乘悲智輪浮沈於十方三世展轉於三世十方若一闡提不乘此輪者我不得佛又此識見分第七識計而爲內自我七識又爲六識後半細相分之源故引滿二業雖隔生不昧也故六識頌曰引滿能招業力牽蓋七識爲源耳若動身發語獨爲最又此六識粗相分也若前五識皆八識相分相分卽氣分也非相分之相分也此種種識妙達法界緣起無性俱不動智也雖然先起信發心難證發心易蓋先起信發心實在緣知證發心但在現知故也

吾嘗因照鏡見已之影吾作何狀影亦作何狀既而究能作吾狀者畢竟是何物吾嗔狀卽嗔吾喜狀卽喜始求之於六根再求之於九竅至於五臟六腑八萬四千毛孔長求短求內求外求精粗皆狀惟能狀狀者具六根九竅於徧身毛孔根有根虛竅有竅虛

毛孔有毛孔之虛狀卽是色虛卽是空若能狀狀者屬於空色便與空色爲一則空色不知空色何以故一不知一故也一若知一一是所知知卽是能此成二矣一義何在吾種種求能狀狀者始悟其初不屬空色耳渠既不屬空色豈可以內外古今遠近求之哉雖然能求之能若不廓落則此能雖精於空色而實粗於能求之前者故曰若以知知寂此非無緣知若以自知知亦非無緣知亦不知知寂亦不自知知卽此觀之則能求之前者斷不可以智識窮功力到惟契無生者自知也

昔有一僧平生爲常住務擔閣了修行一日鬼使催捕僧曰傾鬼使奏聞閻羅乞假七日修行雖死無恨鬼使曰奏准則七日後來不准卽至矣僧修行七日後鬼使復來勾當前案則覓僧不可得矣噫死生亦大矣此僧七日精進雖酷烈如閻羅王尙柰何伊不得況陰陽造物能陶鑄耶汝等既發心持偈若精進之心不如此僧決斷縱持七百日無益也

中印聖人其名曰佛其所設教凡攝衆人必先三歸然後授與五戒三歸者謂歸佛法僧是也五戒者卽不殺不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飮酒是也其意以爲不歸佛則出世無主不歸法則開悟無門不歸僧則教授無師故三者闕一不可如三歸雖備若不嚴持五戒則樹德無基不殺卽孔之仁不盜卽孔之義不邪婬卽孔之禮不妄語卽孔之信不飮酒卽孔之智此五者凡學出世法者既授之後無有破犯則謂之優婆塞蓋有實然後有名也又歸依佛佛者覺也歸依法法者範也歸依僧僧者和也覺而不範如但知土可以爲器若不經模則器終不成如範而不和如有模而不解調治則器成不美是故世出世法聖人設教不同然三歸與三綱五戒與五常初無別也近世有等妄庸之徒假佛門爲逋逃之藪其初入門既非眞心則既入之後靡所不爲一旦惡滿事敗陷於王難波及無過之僧及眞心齋戒者上之人又不察其眞僞凡見髠其首者卽謂之僧殊不知首髠而非僧者衆矣故執政者又不可不精辨其眞僞也倘一忽之則嚮冤者雖百千萬世終不免雪之然後其冤始

解耳汝旣歸依佛法僧三寶又從性天老師授持五戒若不知好惡少有破犯則韋馱尊天現在鐵害汝身死後復誅汝神此眞實語情不敢私私則在上在下罪不容赦示禪人三皈五戒

毗盧遮那佛此言光明徧照一切處吾於此未嘗不痛心也何故旣言光明徧照一切處則凡血氣之屬屙屎放尿一動一靜無一刹那頃不在此光之中如何十惡熏之則地獄相現乃至緣因佛性熏之則現如來之身且道現地獄相時如來之身畢竟在恁麼處現紫金聚時地獄相何在於此揀得出見得透則雖蚤虱臭蟲螻蟻之屬其威神光明不讓毗盧遮那如來一毛頭許今若虔發大誓願轉根本法輪於一微塵中此一微塵如可剖破塵無頭腦如不可剖則根本法輪轉亦未易

大凡學出世法先要洞明自心然後照廓心境窮內外典籍而大其波瀾則化風自遠矣人天自歸矣然欲洞明自心貴在情死蓋情不死性不活則於博地凡夫欲其直下轉識成智心徑圓通安有是處吾與汝先授五根本戒者亦顯汝根門潔白攀緣自斷情亦漸死耳設情不死夾帶修行謂之野干種何哉以其自生至死若靜若動若穢若潔若精進若懶墮無非情故故曰萬物浮沈於生死者情爲其累焉且道情死一句子又作麼生擧揚是佛是魔皆蠱毒非魔非佛總寃讐直饒棒下番身漢未入黎奴白牯流

古德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我則曰若人識得大地身心不可得顧朗驅烏曰古德說得是我說得是汝莫瞞心試說看朗曰皆說得是又問朗曰汝曾讀楞嚴經不曰讀曰汝讀楞嚴經記得佛告阿難我常說言汝身汝心皆是妙明眞精妙心中所現物云何汝等迷失本妙圓妙明心寶明妙性聚緣內搖趨外奔逸昏擾擾相以爲心性一迷爲心決定惑爲色身之內不知色身外洎山河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眞心中物譬如澄清百千大海棄之唯認一浮漚體目爲全潮窮盡瀛渤朗曰記得曰汝再試說看我與佛及大德三樣說畢竟那箇說得好朗曰檢則不得曰汝這□個□蟲作這個解會取他生異世改頭換面

償他信施。始得何以。故只解順水推船。不能逆風把柁。故曰若能轉物。即同如來。如佛解祖解與極玄極妙。古德謂之閨閤中物。如打疊不得。早晚上床下地。終不免礙人脚手。在示正朔

稜稜鴈塔。標雲外。混混龍泉。續洞宗一脈。芬芳五燈圓照。此等家聲寂寥久矣。皮毬道人每念及此。未始不痛心扼腕。冀大振祖道。且嘗慕申包胥爲人。彼覆我存。亦心耿耿。無須臾斷。蓋疾惡習重。來自多生。或謂佛祖聖賢。盡虛空爲量。遍法界垂慈。何示人不廣乃爾。道人笑而應之曰。若豈不聞生處要熟。熟處要生。夫疾惡不重。即向善不真。向善不真。則觸境逢緣利害相關處。脚跟便立不定。故五持與五犯。當知犯持之際。申包胥哭秦庭。光景若不現前。決定敗績矣。人天小善。持志不真。尚不能成就。況出世無上菩提乎。萬歷丙戌春。皮毬道人由路南遊燕山。距郡城八十里。爲古潭柘。幽勝絕天下。瓶錫因留之。隆冬未已。春風忽動。千山煖回。萬壑冰消。則蛾眉之興。油然而生。諸檀越有相慕而不捨者。躡跡重雲。大開祖帳。悲歌鶯若咽。慨竹風皮毬亦悵然。囑曰若等果向善心真。秉持初志。堅克有終。豈獨人天小果。決定成就出世心燈。定當續焰。雖然不談六經。安知王道。不讀佛書。豈知佛心。卿宗元信不我欺。或者聞言進曰。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道人之言甚哉其膠柱鼓瑟也。且言說害道。障蔽自心。有不可勝言者。今之緇素。不求之經而求之疏。不求之疏而求之鈔。不求之鈔而求之音義。少林實宗風所繫。比來委靡。更不堪觀。大都以秘要爲直指。以評唱爲貧托。以頌古爲過路。以機緣爲剩語。是嚐嚐之徒。號稱參禪者。不求之機緣而求之頌古。不求之頌古而求之評唱。不求之評唱而求之秘要。嗚呼。語言之爲害。一至於此。而道人復示人以語言文字。豈非救火而油之也。皮毬道人又笑而應之曰。豈語言之爲害哉。特求之者不善耳。三藏十二部。千七百則葛藤。皆佛祖深遠廣大之心。參禪者求之於機緣。習教者求之於佛語。則語言文字。乃入道之階梯。破暗之燈燭。今乃宗教陵遲。祖道蕭瑟。咎在棄本逐末。重輕輕重。如習教

以佛經爲本明宗以機緣爲本弘闡宗教以道德爲本以戒行輔之以學問大之視浮名爲游塵視金帛如糞土秉志堅貞憎愛關頭死生以之嘗取宗雷大震教雨滂沱昏者醒而槁者潤不爾豫法王之座披如來之衣傳我佛之言者所謂狐鳴耳焉足爲法門輕重一時開侍者豎慧輪中光覺天浴慈田湛鎭潔明宗俱列祖帳之前共獻此茗受者進者皆非小緣人人當生悲感之心誓期出世無以富貴爲懷決以道德爲本學問資之自然此別之後有志者必遂若等不見潭柘之祖塔乎碑銘琅琅餘光烈烈使我讀之而殞淚拜之而毛骨寒彼其未得道前皆臭凡夫耳既得道已師範人天流芳千古如此之名名終不朽如此之功功蓋天地上之人天下之螻蟻皆受其恩澤較淮陰夷吾彼皆生死之因此乃無墜之本奇男子必以吾言爲不謬且道萬里長途臨行一句作麼生雞園競秀春風暖柱杖橫擔日月行（龍泉別衆示）

言無廣略義無淺深顧其人得旨行持何如耳是以善星比丘雖聰慧過人不特博通大藏亦無書不窺以心術不佳遂招生陷之報如摩訶比丘蛇奴乞士唯持摩訶般若一句若爾二字尚記不全皆生身得果以其天資渲朴一念萬年神凝方寸用志不分所致也曇衡梅禪人一朝辭紫栢道人於淸涼山中將由燕京而圖南乞一言以爲資糧道人囑之曰若所持誦禪宗永嘉集言略義要此永嘉大師已驗之方依之行持必然出苦道人何言而禪人猶低首長跽不起復次囑之曰衆生日用無往而非昏動菩薩日用無往而非止觀諸佛日用無往而非定慧謂之三耶則外昏動本無止觀外止觀本無定慧謂之一耶則昏動不即止觀止觀不即定慧果一之耶果三之耶若於一三之閒未能判然了徹豈唯永嘉集不能資汝出苦一大藏教亦皆長物矣何況非法又嚴頭奯老一日有僧問曰起滅不停時如何奯老喝曰是誰起滅其僧得旨而退今時有一般野狐魔屬便道我會也起滅者是某甲本來佛性嗚呼哀哉如此妄會一人傳十十人傳百百人傳萬吹徧世閒滅佛種族滿眼皆是禪人來前設於嚴頭句下未能徹去且

依永嘉大師此集行持終不悞汝勉之勉之

夫鉢之爲器兼三寶備六德何以明其兼三寶蓋象此則僧無所資僧無所資則慧命斷慧命斷則佛種滅矣彼其能淸能容能儉能廣能尊能古則六德之謂也古由佛授尊由天獻廣則普利一切儉則過中不食容則施受精粗而福利平等淸則舉世不忍以葷投之如是而吾曹敢不寶重哉嗚呼去佛日遠魔外充斥髡其顱而毀其容僞其僧而貿其俗至於祖宗標格法道綱常破壞殆盡反以操瓢爲便捷而安之若鉢則視爲滯貨皆棄而不持矣既作佛子凡百所行須遵佛勅故特爲提三輔而申六德使吾曹即名制器即器昭義得義崇古振頹波而迴末俗斥僞衆而集眞流共扶慈化弁報佛恩茲囑萬佛菴陳實林居士歸而制之或萬或千儘自心力承荷無忽此風一扇能克終始吾眉山轉壓當有可觀也 示陳實林

繼重雲而孤明獨露映湛水而素影全彰此等解會總是撥波尋水外塵覓地是以古人謂之諸方所示佛性皆半生半滅的老僧這裡方是全不生滅或者詰之則曰彼皆以色身有壞法身常存豈非半生半滅乎老僧這裡即臭肉團便是金剛不壞之身故與諸方不同據皮毬道人觀之則這老僧也未夢見金剛不壞身在且道如何是金剛不壞身咄日月升沈施大照學時休自昧淸暉 示顯光居士

能急於收放心而不能知心之所在心果能收乎於此不能審究下落則心終不能知矣不先知其心而欲收之吾不知其所收者果有心可收耶無心可收耶吾以是知不先知心所在而能收之者盡世未有其方如雞犬既放之將欲收之不先知雞犬所在雖千呼萬呼終難收也大抵役名昧義之習不破而精義入神之路塞矣且心不可以有無求又豈可以內外推乎如我現前六尺之軀刺頭則頭知刺足則足知刺胸背則胸背知至於一身八萬四千毛孔設有八萬四千針一時刺之而一時皆知若離毛孔一紙之厚雖有千刺萬刺不知矣此知果是我心此心知周六尺而已六尺之外都無所知若然者離身無知之義明矣倘此身一朝腐爛則此知果隨而腐耶果

不隨而腐耶如隨而腐則身有相而可腐心本無相所以有無不能盡之豈果隨身而腐耶死既不隨身而腐豈未死但能周六尺餘無所知者以理折之終難大通昔人有言曰不惟眞心不倚形而立卽妄心亦難必其倚形而立何以故求之內外無所故豈有內外無所之物倚形而立哉吾以此又知收放心之要要在先悟妄心無體則所誘我者自不能爲待也噫物我無歸誰爲放者誰爲收者收收放放放放收收於此豁然譬如牧牛而得其鼻繩矣牽之東皐亦可牽之南畝亦可牽久而純則不收不放亦可收放收收亦可二生既有志於學問不能此而能他得非惑乎又此既明儒亦可釋亦可老亦可如此不明儒非眞儒老非眞老佛豈眞佛二生勉之示毛晃二生

學道無他要要在偷心不生偷心不生則古德機緣言句中蘊著撞著時以宿善根力大都悟入終易如偷心不死又無痛切精進之力復遭差別因緣阻亂之是皆多生惡習所致所謂偷心者不惟凡情卽聖情不盡亦謂偷心汝忽獨病緣善用之卽入道緣不善用卽差別緣哀汝道緣多障附此勵汝示沈季玉

夫寒往則暑來夜往則晝來開往則合來而寒往則暑來以一歲言之也夜往則晝來卽一日言之也開往則合來就一瞬言之也衆人以一歲爲長以一日爲短以一瞬爲短中之短也殊不知由瞬而日由日而歲由歲而成古今皆念後事也如一念不生前後際斷長短路窮則所謂歲之與日日之與瞬皆睡中語耳豈大覺之境哉是哉有大夢而後有大覺夫覺則不睡不睡則無夢而衆人眼睡於色耳睡於聲鼻睡香舌睡味身睡觸意睡法塵一睡永睡長劫不覺根塵抗然識搖其中開眼合眼雖有寤寐而實皆睡也惟達者覺由塵發知因根有相知初無知相本無相故抗然之根塵不待觀空而自泯故曰狂心頓歇卽是菩提菩提此言覺也嗚呼本是一精明分成六和合積執成堅各各不化以睡爲惺以苦爲樂顚倒夢想苟不鳴以大覺之雷則睡者終不惺矣且惺也者待睡而稱未睡之初惺在何處謂惺在塵是塵非惺謂惺在根根既是惺孰爲其根謂惺在惺惺不

惺惺江生來前吾語汝推惺於三知惺所在則寒來暑往暑往寒來皆汝眼開合又喚誰爲睡乎誰爲惺乎雖然轉得睡者然後可使惺耳倘轉睡未能則惺使江生去也江生勉之（示江生睡惺）

夫木具火性然不能自焚必須假鑽燧而烟始生然烟雖非火乃火之前茅也如鑽燧不休火必繼烟而至矣火則木盡成灰嗟乎木始由土而生終還於土此理勢然也衆生佛性木中火性也諸佛教典鑽燧之具也具有而不得其人則火終不發火發而木然衆生因佛教典熏發觀照之火焚五蘊木終歸性土此蓋即情而復性之譬也

去佛世遠祖亦不出時刼轉濁故修行人最初立念雖爲生死到頭敗闕者多大抵病在何處不在聲色貨利不在七情六欲只在當人一箇臭軀殼子打不破一點妄想心覷不透便被生死魔所役從無始來天身人身畜鬼之身羽毛鱗甲之身於苦海中改頭換面升沈無有暫止且道這生死魔及天畜等身人與之耶自招之耶總來不出一點攀緣心這點攀緣心看來無許大黃面老子因地中捨金輪王頭不可勝數即至將證果時更受種種惡逆之境十生九死捹命挨排饑寒不顧利害不管但知此點攀緣心不了禍媒不淺務必覷透方了不知此點攀緣心是何物件非惟黃面老子併精著彩不顧危亡然後降伏得下自古及今豪傑不少扶王佐伯成功業於涕涶之間百世芳名血食未有能覷透此點攀緣心者既覷不透豈能降伏得下故般若會中須菩提人天衆前發個問端云何降伏其心云何應住爲問住則且止畢竟此心如何降伏這點機關不在於佛不在於祖不在於知識法師可以傳授與你佛祖知識只好與你作箇傍敲助緣若要覷透此心悟徹了當譬如壯士屈臂惟在自己不假他力縱有大藏聖教亦不過是傍敲說話孟修若眞要了此生死於此決當發一段捹身捨命的志氣此心不悟穿衣即是披毛皮吃飯即是吃屎屎要悟此心不知自責便被懈怠昏沈魔所蔽終不能到古人悟處如乾峰示衆云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一一透得方可說修行雲門出日

爲什麼菴內人不知菴外事乾峰也只得呵呵大笑而已敢問孟修雲門話頭是何旨意乾峰笑處有何利害於此二老口角頭知些好惡所謂降伏其心辟如順風揚塵有何難哉於此放過不求了徹則前所謂苦海之中改頭換面升沈不止羽毛鱗甲請孟修一一從頭做將去石崖云三塗一報五千劫出得頭來是幾時示康孟修

楞嚴會上佛告阿難一切衆生從無始來生死相續皆由不知常住眞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想不眞故有輪轉諸仁者此一段經有兩種血脉一是四聖血脉一是六凡血脉遮箇關頭辨析不眞管取十人舉心動足五雙錯了常住眞心性淨明體此便是四聖血脉此想不眞故有輪轉此便是六凡血脉四聖者佛菩薩聲聞緣覺是也六凡者天修羅人傍生餓鬼地獄是也此十者又謂之十法界言法界者法則共合界則各別此皆總是衆生最初發心不等感果亦異若是箇大闡提漢子直下一念不生轉身就父大事因緣干了萬當舉箇佛字早是染汚且道十法界者向恁處著落貧道此等說話也是鉢盂添柄嚼飯喂人瞞心不少雖然未是箇闡提漢子也須循規蹈矩做來亦無大錯故末法修行者切須明此兩種血脉始有商量好惡分不然盡是說鬼話的人頭牛耳貧道與仁者聚首此地莫非前劫因緣非今情識諸仁者自今而去必當以四聖爲血脉莫以六凡爲眷屬要以四聖爲血脉必要發四聖的心腸且道四聖的心腸如何發起一念剖析得空此聲聞血脉也即念體空此緣覺血脉也即念即空即空即念空念歷落此菩薩血脉也且道佛之血脉如何接得驢胎馬腹尋常事寶座蓮花有甚奇諸仁者一念析空方接聲聞血脉不知諸仁者逢緣遇境逆順關頭一念析得空否一念若空則心與空相應心既與空相應說恁麼軀殼子到此時節又喚恁麼作愛憎諸仁者此箇境界不過聲聞血脉尚愛憎超然何況緣覺菩薩佛耶貧道也有幾句閑淡話聊與諸仁者解登山之勞衆生習氣卑劣但提著六凡血脉分上事即如膠如漆藹然莫之親而親之精神爽利言談有味如

飲醇醪每提起四聖血脈分上事不是昏沈便是散亂方便勉强勸他多念一聲佛多拜一拜佛多看兩行經多奉事兩箇知識善友其精神不期倦怠而自倦怠方寸中又若芒刺使身覺不自在心覺不悅樂此無他不過出世心輕塵勞業重耳今諸仁者皆是傑然漢子豈尋常可比雖然自是而後法脈中宜各般重莫因六根門頭憎愛影子傷了血脈源頭若不幸有此皆是人頭牛耳又何足道貧道說此語十方諸佛併殿上釋迦佛國山寺裏護法伽藍及三洲感應韋馱菩薩天眼遙見天耳遙聞他心證知諸仁者不是等閒事若忽略了不惟現在遭大患若向後地獄不免在且道一念未生地獄天堂是有是無有則墮增益謗無則墮損減謗亦有亦無非有非無總墮謗數此不管你張三李四照律問罪將去那管你承當不承當若要出此謗類須會得水急偏留月山高不礙雲

示丁南羽穆仲純 吳康虞于中甫

豫章黃山谷嘗嘆息學者驚流忽源故以機緣則驚奇而趨之曰諸祖西來意舍此無從入矣以七佛偈則忽略而不究殊不知舍七佛偈則禪無源矣禪之流又惡自來哉七佛偈似可以義解諸祖機緣似難乎義解以為義可解者終不能超情識義不可解者非情識可入參而悟之則一悟永悟始千了百當耳是不知七佛偈亦有義解不得入處諸祖機緣亦有可以義解者大槩學禪之法法本無定譬如大將用兵有時以正勝敵有時以奇勝敵有時以奇正彙用勝敵有時奇正俱不用勝敵而學者必謂西來意在諸祖機緣而不在七佛偈何異用兵者必謂奇可勝敵而正不可勝敵得非癡乎若七佛偈學者果能精而究之方知禪不外偈矣於諸祖機緣參而不悟則恐又不若持偈矣千經萬論別無一事不過說離身心耳如學者身心執受之障不能離於七佛偈祖機緣不能悟入總謂之葉公畫龍倘真龍現前吾知其必投筆𢸂走矣故吾勸出家在家有志於斷生死割煩惱者於毗舍浮佛偈能信持之持久熏熟則身心執受之障終有消釋時在又身執受消時涅槃現前心執受消時菩提現前此二者教中謂之二轉依果

蕯轉生死而依涅槃。轉煩惱而依菩提也。噫生死既轉而成涅槃。煩惱既轉而成菩提。到此時節。則我更有何事。我既無事。可乘悲智輪。運彼一切有事者。都還無事之鄉。此不惟山谷居士之願。亦諸佛菩薩之本願也。又老氏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又曰。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又顏子心齊坐忘。則曰。墮肢體。黜聰明。墮肢體得非老氏以身爲患之意。黜聰明得非老氏以心爲畏之意哉。三教聖人。皆教衆生說離身心。寧唯釋氏乎。毗舍浮佛此言自在覺。蓋身心未離。則何往非礙。身心一離。則何往非自在歟。七佛偈示衆

恭聞過去諸佛諸菩薩。現在諸佛諸菩薩。未來諸佛諸菩薩。皆以六種攝。十方三世一切衆生。無有遺漏。未聞煉頂燒臂拔髮熏鼻眠針臥棘。而能攝受衆生。如妙法蓮華經。有然臂焚身之說。楞嚴有然指懺罪之條。法華則以象寓意。意得而象忘。實不在然臂燒身也。楞嚴然指。實懺已罪。非籍此以鼓惑愚夫愚婦者。何名六攝。一順攝。謂諸佛菩薩。從初發心。於一切衆生。作父母想。隨力所能。直以一切樂事饒益而攝取之。是名順攝。二增上攝。增上猶增勝也。謂諸佛菩薩既已發心。若於父母起尊重心。種種方便。勸修善法。隨時供養。知恩報恩。若於妻子眷屬。教修善法。令其勝進。或諸佛菩薩化身爲明王聖帝。即攝受人民。如法正化。不加非罰。以財以法。而爲饒益。隨其力能。教諸人民。令修善法。是名增上攝。三取攝。謂諸佛菩薩常以二種攝取衆生。一者常以舍心。以財饒益一切衆生。令其離於貧窮。二者常以慈悲心。以法饒益一切衆生。拔惡邪見。教修正法。是名取攝。惡謂十惡身三口四意三。是名十惡。邪謂拔髮熏鼻眠針臥棘煉頂燒臂牛狗等戒。是名邪見。四久攝。謂諸佛菩薩攝取衆生。多歷時數。久久教化。乃得成熟。是名久攝。五不久攝。謂諸佛菩薩。攝取衆生。教化不久。即得成熟。是名不久攝。如善財龍女廣額屠兒是也。六後攝。謂諸佛菩薩。於前五攝之後。攝取衆生。於此生內。即能成熟。是名後攝。又名最後攝。無論出家在家。凡有志於出生死苦海者。如上六攝。應當一一查考明白。

依而行之自然佛知見藉此而開觀行藉此而成如不達諸佛菩薩遺教所知所行直饒你舍恒河沙身命歷種種難行苦行皆爲魔業何以故佛知見不開故佛行不成就故佛之與魔譬如冰水水不冰即水不水即冰故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又煉頂燒臂搏米飯僧固是好事然不若以四大觀身四蘊觀心身心觀熟轉生死爲涅槃轉煩惱爲菩提較飯有僧名而無僧實之僧勝劣曉如黑白佛言爲佛弟子不解佛語不行佛行謂之禿頭俗人故飯禿頭俗人與飯常人乞兒等若然者未知轉生死爲涅槃轉煩惱爲菩提妄以苦身爲行鼓惑愚癡衆生此非魔外而何哉

六種開示出家在家人

衆生靈知固有而不能用者第未知有耳知一知有日用便能惟吾自偶諧矣大抵知有的人知身身化知心心化所以處身心而解脫有餘也故曰知有有壞知無無敗有無既爾則罪福吉凶獨有性乎

凡學佛性宗通而相宗不通常迷於相似般若路頭二宗通而禪宗不通如葉公畫龍形容龍之態狀宛若眞者然終不能致雷雨耳於相似般若路頭不辨淸楚不免牽諸外典附會佛書且性宗一味虛豁靈徹塵勞中人少挹波瀾懷抱便覺超放即如讀莊子一般令人心魂遊揚濁世之表於此虛豁快活處受用了若以爲極則永不求進凡見善知識敲打處便以爲生事此病不消到底成天然外道去也於治習路頭罔然不辨好惡者良以相宗不通八識混淆不知何識是現量何識是比量何識是非量何識兼帶三量轉何識爲智日用逆順境上何識作觀既不知轉識成智階梯饒你於性宗七通八達只是畫餠充饑安能得飽於禪宗未能究竟則雲門打殺佛喂狗子南泉斬猫兒等機緣縱十地菩薩聞此等差事亦不免生大疑況震旦國中自昔以來每有竊謂佛經皆是抽繹莊老六經自成一家如此等人若使其於相宗中討箇分曉何至失言如此取後人之笑即如義學之徒或於禪宗生謗立言排斥總是爲慮不遠執泥心重於情識上通不去故墮此失且如現前一身於相宗究竟不清斷不知此身下落便識他不破

識他不破便被他瞞飲食男女境上自然作不得主便見可欲既見可欲此心便亂心亂身惑縱使活佛終日耳提面命也化你不得蓋此心此身都成了箇欲塊有何慮處可受醍醐要識破此身亦不甚難生前眼不攬色耳不攬聲鼻不攬香舌不攬鹹淡身不攬觸則意根上便無待根既無待境寧有待境識無待當下寂滅寂滅現前一切順逆因緣傾化爲常光由是推之現前一身不過生前五塵落謝之影子橫計不消成此肉塊耳噫生前有五塵影子識不破乃結成現前肉塊子如現前肉塊子再識不破則肉塊陸續展轉無窮去也故不管你利根鈍根於三界二十五有之中要求箇出頭分最初便把肉塊子覷得粉碎始得肉塊子既能覷破有生之患根株拔矣此根既拔一切無累既得無累凡咳唾掉臂皆清淨梵行也以此梵行之光照彼魔外自然膽喪魂驚歸依之不暇矣雖然要覷破肉塊子也是難事苟於出世之心見未定而惑不決豈易爲哉又相宗之書無有通變師承學一分加一分緊縛故於性宗禪宗上和會不來若於相宗精了卽一切外書亦總是佛法故古人云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寸土尚無外書非心而何我每常見此等病人多故不惜勞擾牽枝引蔓如此示門人

藏教利用急於陶凡通教利用急於陶滅色明空之劣習別教急於轉通人之狹識圓教全始全終吾如來初之本致也通人以狹言者其斷惑止於見思惟巧勝乎滅色耳別教功用殊特非通之例蓋斷無明十二品也圓教則圓斷之矣凡內書讀之不以六卽變融了了不昧其爲魔外無疑也將此細議則不遷論旨可過半矣示聞郎

諸大衆今日是臘月三十夜梅花色上添新歲爆竹聲中減舊年請各屏息緣心諦聽慈雲說兩句淡話大凡人生死不切只被箇富貴貧賤忙迫閒散障了他富貴最極人中不過輪王天上不過摩醯首羅及至福盡五衰相現眷屬厭離威德不振死魔現前他豈不要强作箇主宰多享幾日癡福其如無常沒情直下請行到此時際與庸人何異慈雲見眼前齊頭

整腦伶牙利齒談吐便便的漢子專心致志莫不以功名富貴爲極則眠思夢想必欲滿願方休他輪王摩醯首羅到頭也只是這等榜樣何苦弄盡精神波波逐逐斷送了一生又有一等富貴籠罩他不得的以閒散爲懷陶情高尚殊不知天上人間最閒散者莫過神仙乘風往返瞬息萬里意有所向莫不遂心一旦報謝淪墜生死從前神通變幻種種逍遙一無所仗隨業受苦與豬狗同倫償他業債大衆上來富貴閒散擔了箇大年三十夜也都結楷如此貧賤忙迫又何足道此是三界裏苦樂榜樣又不知三界外亦有苦樂大衆肯信否若說不信諸佛誠言安敢不信聲聞斷見思惑盡永脫分段穢軀六通縱任無爲山壁由之直度改身換質稱念即成豈不樂也然還有塵沙無明及根本無明在難免變易生死於佛性上未得洞然徹了酣飲寂滅濁酒觸事面墻如枯樁死漢相似豈不是苦此是三界外的苦樂障蔽了佛性不得受用眞寂滅三昧何況三界裏頭腥臊危脆之身結業顚狂之想戀此涕唾富貴果是皮裏有血眼裏有筋的漢子聞此淡話豈不面熱痛省尋箇出脫這圈襀的活路大衆有一段極平常極奇特的事只自不知如何是極平常人人皆固有本自現成只爲情封識鎖不得受用如何是極奇特不離此臭穢之軀即就煩惱業窟裏發一段堅固信心勇猛精進利害毀譽略不顧著辦了此段志氣然後見眞善知識將此懷抱直心告訴他必不辜你此點眞誠必指你箇尋活路的方法直下信受其言不得揣摩不得賣聰明杜撰即如初生嬰兒惟乳是念不知母之妍醜貴賤參禪的漢子也要如是盡人不本色心不純粹決徹此等事不得果辦了此等肚腸緊住本參話頭不論日月孜孜綿密迥迥現前一片獨不碎的境界情關坐斷意識不行到此光景胸中覓一點憎愛了不可得何況軀殼上的死生這箇時節并著精彩捧命直前以悟爲期你眞心不退十方諸佛與權位天龍八部必慈憫冥加忽然透徹大事了當發活自由不妨就富貴以弘化示高尚以振俗若必以富貴閒散爲障道此又無繩自縛死結不少果到此地位即

不離臭皮袋便是肉身菩薩與衆生抽釘拔楔點凡成聖縱步於毗盧頂上鼓化於今事門頭叱吒死參禪豪傑之倫心棒喝敲落無明漢子的習氣若也如是不惟自了亦且爲人豈不特奇乎大衆如何是本參話頭趙州問投子大死的人却活如何子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且道是何道理有會得的出來吐露看若都不薦各各自便偈曰一念無明昧已靈昏昏埋沒幾千生臭尸殼上分姸醜虛幻門頭起愛憎深溺邪途誰解險飄流苦海不知醒莫言此是閒饒舌大要諸人出火坑除夜示衆

夫五慾覆盆心光不明有能揭之千古長旦不亦快哉故全生之德莫若襲明之功也蓋日沈則月襲其明月沒則燈襲之如日月燈三者照不及處苟微不明自發之光則諸暗相永昏我矣是故宗譜之設貴在襲明自飲光至於震旦鼻祖皆以不傳之妙抛擲乎衣鉢偈頌之閒使天資高者卽妙襲明明明無盡又譬諸無盡燈然唯濟北一枝光茂特盛似他宗莫及也雖然雲門洞山潙仰法眼之門出人亦皆奇偉又非後世黃口禪雛得而皂白者也

五戒精持須明三聚五戒者不殺不盜不淫不妄不酒是也三聚者一攝律儀戒律卽法律是禁止之義儀卽儀式是軌範之義持此戒者一者不得爲利養故自讚毀他二者不得故慳不施前人三者不得瞋心打罵衆生四者不得毀謗大乘經典持此四法無惡不離故名攝律儀戒二攝善法戒者謂身口意所作善法及聞思修三慧六度萬行無不聚攝故名攝善法戒三攝衆生戒者謂能攝受一切衆生能攝之行卽是慈悲喜捨慈名愛念能與衆生樂故悲名憐愍能拔衆生苦故喜名慶慶一切衆生離苦得樂故捨名無憎無愛常念衆生同得無憎無愛故以此等法攝諸衆生故名攝衆生戒夫五戒三聚精博無遺精則五爲諸戒之本故名此五爲根本戒博則無善不攝故名此三爲三聚戒是故持五而不持三但紹人天難繼佛祖然戒殺而不能放生戒盜而不能布施戒淫而不能教人持戒戒妄語而不能愛語說法戒酒而不能勸人戒飲此名下品五戒反是名中

品五戒如能五戒三聚兼持無犯名上品五戒嗚呼一念不生五戒三聚凡聖圓滿一念既生五戒三聚在道前或不聞名字或聞名字不知義趣或知義趣以染業障重不能持守惟道中道後道有淺深或滿持或分持教有明文玆不煩舉又初心之人謂之毛道凡夫設觸境風逆順心識飄忽如墮鴻毛於康莊微風緻起飄忽無定故有志出苦持五戒者若不發重大惡誓痛制心識偶觸境風現行力故染流易墮淨岸難登故古人自知染習濃厚於戒戒之下一一發大重誓扶持戒心使無飄忽今可既知浮榮危脆見幾而作掛冠祝髮自外及庶自庶求眞生生世世不受雜身常爲男子六根完具福慧隨願永作比丘斷見思後分身散影淨佛國土成就衆生如是戒願豈可易發自受戒後苟不以惡誓惕心願繩束縛戒實難持願實難發故戒急願緩戒屬生滅戒急願急戒本無生滅如能持無生滅戒則五戒三聚自然於境風逆順之中任運無犯倘慮三聚廣博難持五須精持三聚漸持如五不精持戒神瞋怒一戒五神五戒二十五神如影隨形護持戒人剎那不離如持戒不精神亦無時不怒

兩順一逆迷悟綱宗綱宗不明解行失準唐宣宗大中五年召京兆薦福寺弘辯入見上問曰何爲頓見何名漸修對曰頓名自性與佛同儔然有無始染習故假漸修對治令順性起用如人吃飯不因一口便飽帝悅賜號圓智禪師此兩順一逆綱宗之所券也大抵衆生本無有苦受以性變爲情昏動乃作萬法生焉昏動既作明靜失眞明靜既失昏動日深昏動既深靡所不至故嘗起一念念不在上品十惡則在中品慳吝十惡不在中品慳吝十惡則在下品愚癡十惡不在下品愚癡十惡則在五戒滿缺之閒不在五戒滿缺之閒則在猜忌修十善之域不在猜忌修十善之域則在純修十善之天此六者雖升沈不同苦樂各交皆性變爲情而有也夫性初本妙變而爲粗故名下凡粗必流至於濁濁必受苦苦極必思本如人臨死生之際不號呼父母必哀天叩地諸佛菩薩乘其思本之時遂以緣因佛性熏之熏熟則解解

則能了知根塵無性孰爲物我此無物我者在堯不加多在紂不加少堯能以解治染習所以人欲日消天理日全如陽回大地消得一分氷則一分水現前消得十分氷則十分水現前水既現前氷不可得此名一逆水性融通在方而方在圓而圓可以爲六合之靈潤可以爲三冬之霜雪在天爲雨在地爲泉在流爲江在貯爲湖在納爲海名雖多種實則惟濕而已以其在方圓之器而器不能留礙如妙覺聖人分身散影遍入諸趣開迷成覺鑄苦爲樂務莫不濟然未嘗有累此名妙順又名順性起用然順性起用中有逆而未至者有逆而將至者有逆而已至者如已至不能忘之則順性之用必不能稱性惟稱性之用方能妙物無累往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不得成佛道適坐此座即佛法現前以其忘而能起稱性之用耳此一逆之中有聲聞緣覺菩薩佛四法界不等蓋聲聞厭苦集爲染欣滅道爲淨緣覺厭流轉爲苦欣還滅爲樂菩薩雖圓別殊種皆以六度十波羅蜜淨佛國土成就衆生佛則不然頓明自性雖臊臭凡

夫能於境緣逆順之衝一味率性應之如龍用水如虎用風謂之有心耶龍虎念未起時而風雲自生謂之無心耶脫微龍虎則風雲不起老龐日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朱紫誰爲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幷妙用運水與搬柴雲門問大衆曰柴搬人人搬柴耶小壽禪師以擔柴出市薪忽墮地即大悟偈曰撲地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又陸亘大夫謂南泉曰肇法師甚奇怪解道天地同根萬物一體南泉指庭前牡丹花云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嗚呼葉公畫龍非不專眞龍現前即投筆怖走若紫栢見南泉恁麼道打一摑云和尚腦後數行白髮曾見麼法樹來前紫栢受性不耐落索爲樹郎略拈兩順一逆綱宗彙提古德機緣一兩則又自弄家風代陸亘轉一上語者不過慾樹郎不遠登山辭別壽母若不以本分事慰樹郎母子之心得非兒女態乎雖然本分事非徹骨英雄亦不易承當姑以三歸培母子出世之因五戒資人天之種三歸者謂歸依佛則不迷歸依法則不饑歸

依僧食必正故曰非正命食不足以資法身慧命五戒者不殺則壽不盜則泰不淫則潔不妄則信不酒則智此五者有上中下焉上者治心中者束身下者戒雖曾受實或負名樹郎當斟酌上中下戒謹自擇之

示朱鳳菴

夫衆人爲欲噉惟聖人能噉欲爲欲噉則迷已而逐物能噉欲則無物不轉故曰若能轉欲卽同如來衆人一涉欲境但知有境而不知有已惟聖人卽欲無欲故能妙萬物而無累也

世間法精神不極我所不化終不能入其閫域況出世間法乎大都世間法帶情而入亦可得其精出世間法苟不超情而入直饒你苦心到驢年終無有入處故曰離心意識參若不離心意識凡所參者皆心意識也古人謂之用賊作家非但家破禍終不免

憨憨子曰吾讀棗栢論乃知清涼之疏華嚴也雖精且深然不若李方山之發揮無蹊徑可尋而天機深者以不可尋爲前茅研窮不已忽焉而入則笑謌於彌勒樓閣之中遨遊於無量刹海之上得事事無礙著如普菴肅英邵武輩自唐迄明亦不乏人也但於遭際有通塞故其所得者有隱顯於時焉如船子不得夾山則終陸沈於烟波中已夫華嚴法華吾大雄氏始終本懷也彼大經疏則有清涼論則有方山唯法華也既爲華嚴之終若不假手於天台則玄義之作其孰能之有宋寂音尊者作論論法華則以文字而拋擲不傳之妙於三周九喩之間譬如夜光之珠宛轉橫斜衝突於金盤之內不可得而測其方向也所可必者知其不出盤耳盤喩文字珠喩不傳之妙也或曰妙不可傳既不可傳孰知其妙既知妙而不可以文字語言得之則文字語言獨外乎妙哉如文字語言既在妙外則文字語言不可得而傳妙可傳也妙既可傳而文字語言不可傳者則粗者愈精精者愈粗矣子爲我卽之憨憨子應曰精謂理也粗謂事也理猶水也事猶波也如必以爲文字語言非妙妙非文字語言是離波求水也離水求波也子悟波水之喩則精粗不待吾再告而知矣天台建六卽六波也卽水也有迷波者謂波非水也有迷水者謂水

非波也謂波非水則凡夫甘陷無分之阱終迷而不出矣謂水非波則淺悟之徒不免坐於忽聖之坑也此吾天台六卽所以建也六卽者理卽名字卽觀行卽相似卽分證卽究竟卽是也夫理卽也者謂聖凡共有也名字卽謂其聞名知義也觀行卽謂其能依解起行也相似卽謂其依行得相似理水也分證卽謂其能入初住得與眞法流水卽也自是由等覺而成妙覺謂之究竟卽也是以知卽外六則卽無所得知六外卽則六亦無所得能如是知者乃謂之圓解也依圓解起行始謂之圓行行既圓則所證獨不圓乎嗚呼藏通別皆金口所流出也不名之圓教惟華嚴法華諸最上乘經謂之圓教蓋根器異也如華嚴時非鹿苑時也乃至非法華時也豈如來聖人有異心異言哉如六卽之建五位之設總謂理可頓悟事須漸除故不假五位陶鑄無始習染至盡則果體終不可證也陶鑄習染若不先頓悟圓旨則行屬有爲非圓行也唯六卽卽波外無水也唯卽卽六水外無波也然華嚴法華皆以象寓意能得意而忘象者指波爲水可也指理爲事可也指精爲粗可也指粗爲精可也脫泥象而不得其意雖淸涼方山石門復出吾未如之何已

夫繩之爲網則水陸之命有所逃者未可知也以錢爲網則水陸之味窮矣夫味離舌無有舌離身無有身離心無有故至淫者化爲婦人至暴者化爲猛虎蓋其心既變其形不得不變也此非心能生身乎人苟能因味得舌因舌得身因身得心因心得性性得則孰爲物孰爲我故曰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又曰性相近也世儒不知性橫謂我性與物性不同遂因味失舌因舌失身因身失心因心昧性昧性則無往而非情所以被形用而不能用形耳既爲形用不過窮口腹之欲安知所謂性哉劉生倘薦此則戒殺不難矣 勸劉生戒殺

紫栢老人集卷之七

紫栢老人集卷之八

明　憨山德清　閱

法語

聖人知三障爲患之大所以設懺摩法而蕩除之三障既蕩本心光圓本心光圓則自利利他無往而不克矣三障者何所謂煩惱障業障報障煩惱障者何本心無欠以日用而不知此點不知即煩惱障也由不知而造不善即業障也既造不善則天地鬼神必厭之矣厭必誅誅則據罪結款死必無赦即報障也如一心不生萬善不昧開物成務功高無累此又由不知而悟不知初無自性不知成智以智治習習盡神全則無爲而不可也假名曰聖

夫水之爲物也果有常耶果無常耶有常天人則以爲琉璃餓鬼則以爲猛焰魚龍則以爲窟宅人閒世則以爲波流無常則舍琉璃而猛焰無從舍猛焰而窟宅無從舍窟宅則波流亦無本矣衆人日用之塵勞在聖人則無非解脫也塵勞解脫果一物乎果二物乎一則熱惱之與清涼不同二之則舍熱惱而求清涼譬如離波求水安可得哉今有人於此欲以塵勞作大佛事苟未知余說終不免受塵勞驅役奴而爲主主寧不受命宜痛思之

夫凡聖無常悟迷似異諦觀當處本絕纖塵然未拔情根愛憎封蔀綿歷長劫徒自疲勞固有衣珠莫知是寶一朝指破富樂無窮八大人覺經辭簡理勝風致幽奧即衆生一念之迷如來大人妙開八覺有緣衆生苟得一覺定超苦海況兼得者哉陸太宰季子基志受性多思狥習不悟殊不知多思則傷脾脾傷土瘠萬物以土爲母母病而子豈獨無恙乎於是命其受持此經蓋欲以資覺思化思化無我無我則同同則無物物我既忘孰爲能思孰爲所思能所寂然一念之迷遂成八覺矣此季高續命丹也敢不寶之

示陸繼皐持八大人覺經

夫七情之與八覺果一乎哉果二乎哉隨順七情則苦海濤生隨順八覺則涅槃山寂於是大覺老人憫諸流浪即衆生日用之不覺開爲八覺蓋欲一切衆生一覺永覺如分一燈之光光光無盡然此光在眼

為見在耳為聞在鼻為嗅在舌為嘗在身為覺在意為知故曰分一精明為六和合如一心不生且道八覺在甚麼處英靈黑白直下果知好惡則經所謂八覺者何異畫蛾眉於渾沌者哉

原夫鍜昏散之椎輪三世諸佛迭相授受者也第在用之何如耳用之果善消昏散於刹那扶止觀於大寂隕山河於未始有地蕩身心於無得之鄉斷欲結之利刀資靈軀之正命劾見當人之勇心游象帝之先本有神珠光明在掌初非他寶價直誰酬即凡身而證佛身依俗諦而造眞諦功高空施福德難量誠以行人一息昏散清即一息佛一念昏散清即一念佛耳嗚呼茫茫苦海之中凡有血氣之屬莫不抱靈而頭出頭沒不可勝計設有一人能於椎輪之下清一息一念昏散成一息一念佛者若以佛眼觀之則其功德信不可思議況夫多時日者乎蓋人實自反果能反照自已分上昏散自生至死刹那有停息乎故曰若人靜坐一須臾勝造河沙七寶塔寶塔畢竟化為塵一念靜心成正覺如或用之不善亦不覓失人天福田是以黑白賢豪能言者宜游揚贊嘆有力者宜護持周給凡道場所在等心助揚之（鍜昏散道場）

壽夭無相相惟其心心生則吉凶可管不生則凡聖坐斷是以鑄夭為壽如土作塊成與不成顧我所作如何耳故以增上心持呪離不成就平平心持呪但可敵夭眇劣心持呪終未得效但植來因也（授元新持呪）

法立則不法者不立矣然不以智火鑄其情則法情並立矣大槩聖人立意不過化其情而不化其法也蓋法屬依他情屬徧計如能即徧計而入依他即依他而入圓成即圓成而入破沙盆即破沙盆而入塗毒鼓由塗毒鼓而入深慈三昧海則凡聖之鑪錘在乾屎橛而不在法立也故曰傾他萬象說法我且博開耳法立薦此始不負石頭路滑之記（示法立）

相本無常隨熏而就是以過去善惡之業熏心則感現在苦樂之報如印印泥卒難改轉此葢論衆人也若修行之士則不可定其修短縱前生所造之業應感苦報以其現在力行精進罪不勝功轉苦為樂易短成修往往目見且驗之不少矣及讀南嶽思大禪

師曲授心要印證明白故如日星不復疑之其言曰初學行者未得事從心轉但可閉目假想爲之久久純熟卽諸法隨念改轉如指屈伸了無難者故大菩薩乃至二乘小聖五通仙人等能得卽事改變無而現有有而現無也由是觀之以假觀熏心則法法皆假變易何難哉以空觀熏心法法皆空捲有入無相不可得何夭何壽何罪何福以中觀熏心則有無離卽陰陽不能籠罩神智不能卜度言相可轉亦可不可轉亦可不可不違可可不違不可如夜光神珠宛轉橫斜於金盤之中雖聖似仲尼明如離婁孰能定其所向者乎故曰相逐心生相隨心滅有相無相生滅出心了心之人所以生死之際來如著衫去如脫褲略不作愛憎見也（論相）

僧海洲參師問曰汝出家爲甚麼曰爲求出苦師曰以何法則求出苦曰我貧鈍但念佛師曰汝念佛常閒斷否曰合眼睡時便忘了師震威呵曰合眼便忘如此念佛念一萬年也沒幹汝自今而後直須睡夢中念佛不斷方有出苦分若睡夢中不能念佛忘記了一開眼時痛哭起來直向佛前叩頭流血或念千聲或念萬聲盡自家力量便罷如此做了三二十番自然大昏睡中佛卽不斷矣且世上念佛底人或三二十年或盡形壽念佛及到臨時却又無用此是生前睡夢中不曾有念頭故也人生如覺人死如夢所以夢中念得佛底人臨死自然不亂也（示念佛）

念佛法門最爲簡便但如今念佛之人都無定志所以千百人念佛無有一兩人成就者這一句佛一切菩薩一切天一切人若生西方者莫不因此這一句阿彌陀佛而度苦海然念佛心眞不眞勘驗關頭直在懽喜煩惱兩處取證其眞假之心歷然可辨大抵眞心念佛人於懽喜煩惱中必然念念不閒斷是以煩惱也動他不得歡喜也動他不得煩惱歡喜旣不能動死生境上自然不驚怖今人念佛些小喜怒到前阿彌陀佛便撇在腦後了如何能得念佛靈驗若依我念佛果能於憎愛關頭不昧此句阿彌陀佛而現在日用不得受用臨終不得生西方我舌根必然破爛你若不依我法行則念佛無有靈驗過在汝與

我無干示衆念佛

夫人之識心久混塵勞莫知返本欲卽塵勞契於覺性宜假攝持其方匪一寧有善乎諸如來密因總持陀羅尼者也何以故隨根利鈍逗教淺深非究竟故惟得持此呪不問愚癡智慧咸得成就無上甚深希有以密因不可思議故若開士信心觀照所持呪語一字一句歷歷耳根心耳交攝無所雜亂於睡夢中亦不忘失卽持一遍勝百千萬遍能滅八萬四千塵勞能生八萬四千道果所有功德甚爲希有不可思量以是呪爲熾盛光王[illegible]所說本願功德故開士當持呪時應當九禮熾盛光王如來合掌梵跪日持一百八遍持一氣畢取氣可繫心故是以經云其誦如錐謂當入心主持不少間斷也十二時中除對人語言外初醒可持未睡可持行可持住可持坐可持臥可持食飲可持便溺可持是以持誦不得間斷大要以合口默持令音相了然是爲眞實持呪當得四大安樂福慧增長有所希求必獲如願若持呪時當以兩手握金剛拳上下齒相匝舌拄上齒齦正中眼常觀鼻依鼻觀心從心觀臍全體精力默與呪會則冥契無功用觀法實心性得入之津梁也願見聞者歡喜受持乃至堅固盡形壽命信心不逆珍重流通是眞佛子示持呪

閒居斗室一言不祥則千里應之好惡積意至公斯蔽矣芸芸萬物雖貴賤有序巨細弗倫而所謂生者未嘗不均也然則固情謹聲以嚴尊生則爲君子如縱情肆聲不齎所生則爲小人矣夫寶生者貴乎重身重身者貴乎制情愼言此三者惟君子能之夫色聲香味觸法皆名塵而不名心者何哉良以六者蔽蒙本覺如塵墮眼中不惟四方易位卽伸已指莫能見矣故以塵名然塵名所詮名能所具則心不名心而名識也心去性不遠識則遠甚故知道之士以心推根塵根塵猶殘雪能推之智若爐炭方熾而殘雪投之何慮其不化哉如推觸塵必究離合所自所自旣得則根亦隨塵而拔根拔塵脫情化名性性旣復焉然後於榮辱死生得喪之塲千陶萬煉功深觀熟重以弘願熏之智光爲導而大丈夫之能事

今一無今字

畢矣一翳既爾餘塵獨非復性之雲梯乎士不可不知好惡以致流落異趣期再出頭難矣

問白毫宛轉五須彌何以作此觀曰墮體黜聰可矣墮體則能外身黜聰則能外心外其身身則無量外其心心則無邊以無量之身無邊之心作此觀有何不成若局促於五尺之身較計於方寸之心是以見小而忽大也（論觀白毫）

比丘乞食本爲遠累累不遠則多擾擾多則初心者不能無亂此吾佛之深憂也而後世號爲僧者以乞食爲耻毋乃不思之甚乎又世之號金湯者唯貴阿諛是以搖尾乞憐善解迎合之徒皆得知事證之稱由是而觀僧徒苟且不獨出家者之罪也亦在家者毗成之耳今本朝取士惟以舉業僧徒試經之科寢而不行夫舉業者本無用之具藉之以羈縻人情消磨歲月則可若以之取人材禆治道譬如救火以油滋其焚矣僧不以試經剃染則佛言尙不知安知佛心乎不知佛心而爲僧僧何殊俗僧不殊俗剃染奚爲（文缺）

故亡佛者非魔王外道能亡之亡之者不殊俗之僧耳（論出家）

夫人之多欲始必生於不知足知足則欲不待遣而自忘矣吾嘗躬試之一日踰河舟中顧謂二三子曰吾與若俱安坐彼舟人徒步而牽我且食惡食吾與若豈惟安坐復食美食兩者相較慚懼之心不覺油然而生此心一生萬欲自薄寧假磨礪以損之耶雖然二三子與夫舟人或勞心勞力之不同人各自知焉

眼也者明瞽俱一而所以有見有不見者以根之所具不同也根有二焉一者浮塵二者淨色浮塵根者有形之體而無照之用也淨色根者有照之用而無形之體也所以死人眼未嘗不存色未嘗不觸而終不能見者形具而用不存也吾人之所以能見者以兩者俱存故隨觸而照隨照而辨也蓋色者眼之相分以色之形於眼也而眼者尤識之相分以眼不能辨色必辨於識也故曰眼爲親相分色爲疎相分識爲見分三者合而觀之則能不離所所不離能分而

論之能中無所所中無能也故眼中無色識蓋親相分中無踈相分與見分也識中無色眼者見分中無親相分與踈相分也夫三者俱無則根塵不對能所不分雖有色之可見而色豈獨如石女生兒乎哉故曰離暗離明無有見體也(論眼識)

普賢菩薩有十願王王王殊勝威猛若得一願王則成佛無疑況盡得哉一者禮敬諸佛則得身業殊勝二者稱讚如來則得口業殊勝三者廣修供養則得福業殊勝四者懺悔業障則得三業肅淸五者隨喜功德則得妬習頓空六者請轉法輪則得慧光圓滿七者請佛住世則得自他兼益之勝八者常隨佛學則得慧命長生九者恒順衆生則得冤親平等十者普皆回向則得事理障消如是十願王於日用之際凡遇境緣逆順痛心呼之日積月久自然化憎爲愛化愛爲憎憎憎憎愛愛愛愛憎憎好惡無常願王不動直趨妙覺有何艱險

達觀道人乞食足跡徧天下凡名山福地佛老道場靡不歷至其兩家之書亦頗涉獵然終必以無生爲宗久視爲資卽搊火鍊魔水齋之業亦所不棄近寓潭柘山嘉福寺率二三禪人期服水齋一期既而輒改初轍因諸禪人根器隨其便宜或終其期或不克其期則命其讀大乘內典如天台四教儀永嘉禪宗集或者白道人曰既服水齋則內典非所急也茲廢水齋而勤文字般若似不可耳道人愀然對曰若無正知正見非但服一期水齋徒受枯淡卽服千期萬期於正知見中有何干涉故潙山施衆僧小衣一僧不受且曰我自有娘生褲在潙遂拶曰父母未生前穿甚麼僧無語無語之僧不逾年坐化至火焚其軀得舍利無算有僧傳至潙山潙山曰縱有八斛四斗不若當時酬老僧一轉語由是觀之爲佛弟子若不以開佛知見爲急務饒你勤苦累劫非無漏正因也且水齋之粥考諸大藏並無所出我輩凡所舉止必奉教而行可以利當世開來學今子必欲道人終其水齋者不過怕人疑謗耳殊不知道人自脫白已來濫入空門三十餘年大小叢林知識法師或於道人生信讚嘆或於道人生疑謗毀而道人略不以讚嘆

生喜亦不以毁謗生怒喜怒自彼與道人何預譬如浮雲觸石風游太虛於道人有何損益且道人要喫水齋時如因地而倒要開水齋時如因地而起起倒皆在道人自起自倒與諸黑白本無相累既無相累或讚嘆或謗毁豈非畫蛾眉於渾沌鑿七竅於無始者哉雖然且道這老漢扯這一上葛藤爲甚麽咄好歹是非能眼聽普門大士現全身水齋

夫愛人以大者則其所存也遠愛人以小者則其所存也淺遠則難窺淺則易見是以利覇者不欲王利王者不欲佛夫佛道曠遠發一願立一行動經塵劫一生不克則千百生千百生不克必期於無盡生吾曹苟有志於佛道其所視人天之浮榮何啻啻一毛於太虛哉今有人見淺而不見遠執小而謗大潭柘先生聞而哀之恐其斷佛慧命罪當坐墮借喩世法引淺入深使其知詐力近功不若眞實仁義眞實仁義不若開佛知見夫佛知見者不可以巧智得亦不可以苦行求唯貴熏蒸開發耳然熏蒸開發有萬不同如以十惡五逆熏蒸開發者乃地獄知見以慳吝熏蒸開發者乃餓鬼知見以愚癡熏蒸開發者乃畜生知見以五戒十善兼未到地等熏蒸開發者乃人天知見以生滅四諦熏蒸開發者乃聲聞知見以十二因緣熏蒸開發者乃辟支緣覺知見以無量四諦熏蒸開發者乃別教菩薩知見惟以無作四諦熏蒸開發者始名佛知見也嗚呼像季之世末法風高魔外雲興龍象稀覯不惟佛種難培卽人天種子因果紕繆者多眞正者寡矣況佛知見乎於是先生假水齋爲旗鼓藉枯淡爲熏蒸之資作其氣而堅其心密以文字般若熏蒸了因開發正因冀同行者卽衆生日用不知之知見開發實相然根器利鈍弗倫難以克願願既未克功效不彰則所疑者必衆所信者必寡疑則生謗謗則招業或者告先生曰當稍順人情以收衆心使疑者生信信者開解不亦善乎先生含然大笑曰謗不孤生必待於讚疑亦無地必資於信今子欲我鑄謗成讚範疑爲信譬如惡屈而去其信也殊不知爲高人易而爲大人難所謂高人者不過持一小節小行硜硜不回者是也所謂大人者但願

有益於天下後世雖蒙盜跖飛廉之惡名亦所弗辭況小謗小疑何足介焉大都衆人所執者情也至人所行者智也情如堅冰質礙多端智如淸水方圓任器故我大覺聖人有四悉檀隨緣設化不拘常度亦如大將用兵使其由之而不使其知之知則情生情生則利害隨之矣豈可以勝敵哉所謂四悉檀者一曰世界悉檀謂其有界限不可踰越也一曰對治悉檀謂其見病進藥也一曰爲人悉檀謂其隨機宜也一曰第一義悉檀謂其開正知見也又前三悉檀近隨情三昧後一悉檀近隨智三昧此四悉檀凡爲如來使者傳法弘道苟不知其端緒則中無有主外無法範或小觸境風便立脚不定矣又隨情三昧或易見隨智三昧則難窺難窺而生疑生謗固其分也子必欲先生解其疑止其謗先生非子安肯效子作無義事乎於是告者悶然而去（水齋後語）

夫九橫而死言其不得天年而殀也然九橫中不應食而食不量食而食不習食而食不出食而食止熟而食皆致橫死者此橫死之常也至於不持戒而橫死近惡知識而橫死入里不時而橫死可避不避而橫死此四者又橫死之變也常則不驚不疑故犯者偏衆變則人情駭異驚疑生怖故犯者不多由是觀之飮食本欲資生而反致橫死者皆無明不覺而食故也如以覺照當先不唯不犯變橫卽常橫永不犯矣故我曹滴水粒米未入口時必先覺照從何所來旣入口中從口入喉從喉入腹化爲何物又我食此食果於世法出世法中有補有損也耶如是則縱食金剛子亦能消得何況他物

凡修禪波羅蜜者有十意焉一大意二釋名三明門四辨詮次五簡法心六別方便七釋修證八顯示果報九從禪起敎十結會歸趣今於大意中以初心行人發心不同故有簡非正明之辨簡非者行人發心修禪不同多墮邪僻一爲利養故發心修禪多屬發地獄心二爲名聞稱嘆故發心修禪多屬發餓鬼心三爲眷屬故發心修禪多屬發畜生心四爲嫉妬勝他故發心修禪多屬發修羅心五爲畏惡道苦報息諸不善業故發心修禪多屬發人心六爲善心安樂

故發心修禪多屬發六欲天心七爲得力自在故發
心修禪多屬發魔羅心八爲得利智捷故發心修禪
多屬發外道心九爲生梵天處故發心修禪此屬發
色無色界心十爲度老病死苦速得涅槃故發心修
禪此屬發二乘心即此十種行人善惡雖殊縛脫有
異既並無大悲正觀發心邪僻皆非佛種故簡非之
若夫正明菩薩行人修禪波羅蜜大意有二姑置弗
論者蓋恐常人聞而駭怖怖則驚驚則疑疑則不信
不信則生謗生謗則受苦受苦則爲怨怨深則結業
結業則不可解不可解則終仇對於是且置之耳嗚
呼發心修禪豈易易哉最初發心若不遇明眼知識
正其因地縱使不食如夷齊忍苦如墨翟勞勤萬劫
於佛菩提有障無礙故曰戒緩乘急不是緩戒急乘
緩眞是緩吾於水齋中作慧行行行調治情習宛轉
種種方便互相資用大抵慧行爲正行行爲助未及
一七即覺身心輕利舊於經教中所聞有疑難而未
釋者自然皆豁爾無滯并一切情習亦大廓落及以
行行爲正慧行爲助磨礪多日終不若慧行爲正行

行爲助得益之多既而自愧慧行薄劣於陰界入境
藉觀入止資止入觀猶障礙多端相狀蒙昧遂復探
討天台智者大師所說禪波羅蜜摩訶止觀併輔行
等書以昭廓慧行且多識行行深淺顚末蓋非獨便
自己進修之補亦乃爲後之喫水齋者示其最初發
心務須先審因地端正則不負聖人所誡是以掇綴
十種發心邪僻者爲殷鑒然水齋緣起考諸大藏未
見所據即其方法相傳一晝夜芝蔴三抄棗三七二
十一枚分三殘服之終南伏牛皆以此爲定式或以
念佛爲話頭持呪爲話頭次者水齋雖服惟隨自意
香散延日而已所謂慧行行行名尚不聞安知其義
義既不知憑何作觀觀既不作焉能入止止既不入
攀緣豈息攀緣不息則心地不清心地不清則煩惱
熾然煩惱熾然則我相堅固我相堅固則於臭皮袋
上生大執著是以身心自相矛盾一動一靜護刺萬
態言無好惡順情則雖無益於已欣然而樂聞逆情
則雖有益於已勃然而不喜聞殊不知凡學佛者必
須先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

稟化不順化以求宗若然者如於臭皮袋上生大執著於熱惱心中起諸護刺是存身耶是稟化耶若是存身則患累終無期脫若是稟化則情識不枯乾患累既無期脫則生死難逃情識既不枯乾則煩惱苦海何時可出如是過失患在知見不明知見即慧行具慧行則行行可資無漏若無慧行終屬有漏有漏則同前簡非中九種發心邪僻難昇易墜斷非出苦津梁甚可怖畏是故若不解慧行行即小乘見諦尙未知況始終頓圓之見諦乎故服水齋不以見諦爲本終非正因雖盡形壽服之於已躬下事了無交涉雖然若較諸奢侈自縱而不甘枯淡者㝡亦可歎也又服水齋北地多寒薑可隨意服之設大便不甚通利則服蜜水由是觀之身心開遮惟如來大人體悉至當故於律部中雖則就情檢制逢緣亦可開遮如靴履裘毳遮比丘不許服既以多寒國土仍爲開之後之喫水齋者可法也或曰師所謂有菩薩行人修禪大意恐衆人聞而不信以至終作毀對者事有是事對曰吾初祖菩提達磨梯山航海不遠數萬里而來此土別無所求不過自既悟心悲他未悟所以勿憚寒暑專爲度生而來然邪師魔外百計千套毒至於六卽南嶽思大禪師生身已證六根清淨之位亦遭中毒幾死而復生彼皆聖人以弘法之故尙不能免況吾見思未斷分段猶存設不卷口縮舌裝癡賣頭則這條窮性命斷送久矣問曰師爲生死出家如何怕死吾笑曰怕死不怕死不在口硬但臨期出脫看他便了修禪波羅蜜大要

東平打破鏡已三百餘年龍潭吹滅燈復四百餘載後代子孫迷於正眼謂鏡燈滅而不知行住坐臥放十大光明燈未曾滅也見聞覺知虛鑑萬象鏡未曾破也燈雖無景能照生死長夜鏡雖無臺能辨生死魔惑鏡與燈光光常寂明與鑑幻幻皆如照之無窮則曰無盡之燈鑑之無窮則曰無盡之鏡日用不昧昭昭於心目之閒但衆生迷而不知故有修多羅教開如幻方便設如幻道場度如幻衆生作如幻佛事譬如東西南北四維上下中點一燈外安十鏡以十鏡喩十法界一燈況一眞心一眞心則理不可分十

法界則事有萬狀然則理外無事鏡外無燈雖鏡鏡有無窮燈無窮燈惟一燈也事事中有無盡理無盡理惟一理也以一理能成差別事故則事事無礙由一燈全照差別鏡故則鏡鏡交參一鏡不動而能遍能容能攝能入一事不壞而即彼即此即一即多主伴融通重重無盡悲夫衆生居一切塵中而不知塵塵皆毗盧遮那無盡刹海普賢示一毛孔而不知一一毛孔含衆生三昧色身然則一切衆生日用在普賢毛孔中毗盧光明內慈氏樓閣中出沒文殊劍刃上往來念念中與諸佛同出世證菩提轉法輪入滅度如鏡與鏡如燈與燈一切一時普融無礙誠謂不可思議解脫法門非大心衆生無以臻於此境或問即今日用見聞覺知畢竟是燈耶非燈耶是鏡耶非鏡耶答曰鏡燈燈鏡本無差大地山河眼裏花黃葉飄飄滿庭際一聲砧杵落誰家

夫衆生無常隨所熏習熏之以五逆十惡則地獄衆生發現熏之以慳貪之業則餓鬼衆生發現熏之以愚癡貪欲則畜生衆生發現熏之以五戒善業則人道衆生發現熏之以好勝詐力福業則修羅道衆生發現熏之以純十善業兼修未到地定則天道衆生發現熏之以四諦之業則聲聞衆生發現熏之以十二還滅因緣則緣覺衆生發現熏之以三學六度之業則菩薩衆生發現熏之以無上菩提之業則諸佛發現矣由是觀之自佛而下九界衆生雖世出世聖凡之不同然皆未脫衆生之名自九界已上唯佛道中始脫衆生之名耳是以彌勒菩薩懸知釋迦緣化將滿繼佛位者以己身當之既將任佛職深慮一切衆生若不先以般若熏之培其智種則將來龍華位中內無智種雖外熏以無上法緣終無益也如地有種外藉陽和之力熏之則油然而各遂所生也於是彌勒菩薩乘悲願輪托生婺州雙林之傅氏現爲居士身廣化有情時梁天鑑年閒也然居士深知衆生得道因緣唯耳目最要徑而耳目中又慮衆生識文字者少聞法亦復不多既而設爲藏輪藏法於中使一切衆生若見若聞若識字不識字以鼻嗅之以口舌讚之以身觸之以意慕之毋論其有心無心賢智

與愚皆此六根熏習植般若智種作成佛因嗚呼大士之心可謂極深廣大矣藏輪

夫身不自身因觸而身所以身卽觸也身旣卽觸反而推之卽知觸亦身也身卽觸身不可得觸卽身觸亦不可得身觸旣皆不可得矣則識本無生識本無生卽身之與觸亦俱無生也今有人於此解路雖通靈機尙昧所以說時似悟對境仍迷耳是以知識依通非佛知見內瑩發光員名大智子以是知身之與觸觸之與識迷時成三[illegible]一尙不得何況於三三一絕待獨露常光遇物卽宗不乖血脈理事函蓋宗教同春枝有短長花心不二但善用其心者卽觸途成觀不善用者觸事生迷也

不見可欲則無所愛故以志一氣淸明在躬志氣如神雖祿之以天下窮至於匹夫無所損益也雖然愛不可以自洗以聞道而洗之故曰聞道者靈臺常虛虛則明明則徹徹則遠遠則久久則大大則圓圓則備雖虛空之無際萬物之廣多天地之確隤衆妙之所出皆自道也道乃如是可不愛乎衆人則不然其所愛不出於飮食男女之閒而已悲夫

此下一有闕字

世儒每以知行合一爲妙殊不知曾子述夫子之意則曰尊其所知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由是而觀先知而後行明矣不知而行者又烏足道然知有解悟之知有修行之知有證極之知故無解悟之知則修行之知無本矣無修行之知則證極之知無道矣又證極之知爲解悟修行之知之所歸宿也知行合一之旨可得聞乎曰行時非知時證時非行時到此地位不可以智知所知不能及知旣不能及行亦不能及知行路窮不唯神仙失其靜篤管取羅漢遺其空醉矣若然者畢竟如何卽是回看雲樹杪不覺月沉西

夫義非文而不詮意非義而不得旨非意而不冥冥則無思無思則同同則無實無實則無同若無同而無待異亦無待矣譬如一指屈伸伸喻同爲屈喻異爲故正伸時伸本無待正屈時屈亦無待雖然且道離屈伸之外全指在甚麼處知此則可以言同異無待矣

精神不凝而思謂之揣摩揣摩之患大矣杜塞機而生見刺故曰悟學廢於揣摩

夫身爲榮辱巢穴心爲好惡根株如根株不拔巢穴未空入山則怕虎兕入水則怕蛟龍夜行則怕鬼入羣則怕衆凡愚之怕智短之怕長低之怕高近之怕遠或可怕不怕不可怕反怕究其所由有身則榮辱可以爲巢穴有心則憎愛可以爲根株能即身見空則何空非身即心了幻則何幻非照若然者榮辱好惡不唯可以爲解脫之梯航實乃眞爲大夜之燈燭今有人事善知識而生怕怕則神不安神不安則恍惚起恍惚起則心無所見身無所主終必因怕主於遠離善知識既遠離善知識不期然而近惡知識矣嗚呼華嚴經有十種事失佛法道最初即於善知識不生渴慕方便親近失佛法道且善知識機緣有多種不同有以慈悲爲佛事者有以瞋怒爲佛事者有以和光同塵爲佛事者有以叱咤棒喝爲佛事者有以恭敬供養爲佛事者有以守約爲佛事者有以多聞爲佛事者有以超放爲佛事者有以莊重爲佛事者有以人見喜而爲佛事者有以人見怕而爲佛事者故曰逆順皆方便而世之人循聲流轉觸相取著以爲某善知識慈悲某善知識貢高某善知識有道心某善知識太孤峻此所謂孟八郎漢皆作實法週向不免被他明眼人鼻笑汝在又有一等人事善知識不以善知識見處爲重事以伺察善知識直達無心之過摭爲口實向背地裏對人說去噫若將生死爲閒事知識何須親近他須把身心拋腦後自然陸地長蓮華

凡學人沐浴當生大慚愧洞察所因稱摩訶般若波羅蜜多三聲方可入水蓋般若者一切諸佛之母稱其母則其子無論多寡皆隨之矣凡不明般若者不能生大慚愧不能洞察所因何以故以智鑒不明不辨好醜故何謂生大慚愧當作是念我此身垢濁不堪而見地不徹行業涼薄享此淨浴何以克當何謂洞察所因當作是念此沐浴水衆力所成深山寒雲之中雪老冰枯之地柴薪汲運轉冷爲熱揣我有何行德受大衆心力即以沐浴一事入水出水毫忽不

昧心光妙獨宣明坐入佛海至於飲食起居行住坐臥境緣逆順情隨愛憎若不生大慚愧洞察所因捨命時至管取九人之中有十人手忙脚亂在或比來凡沐浴時稱阿彌陀佛以爲話頭但貴音聲不斷即爲沐浴刀錢殊不知般若不明錢你佛聲不絕我知其大慚愧決生不起凡百所因洞察不徹若然者吾曾沐浴不稱摩訶般若波羅蜜者是棄佛母也佛母既棄稱子奚爲粗識如此惟賢者正之沐浴說

夫禪波羅蜜者其書有十卷大章亦有十乃天台智者大師所說也大章十者一禪波羅蜜大意二釋禪波羅蜜三明禪波羅蜜門四辨禪波羅蜜詮次五簡禪波羅蜜法心六分別禪波羅蜜前方便七釋禪波羅蜜修證八顯禪波羅蜜果報九說禪波羅蜜起教十結會禪波羅蜜歸趣而大章中第六分別禪波羅蜜方便章擧二子焉初外方便二內方便而內方便復生二孫初正明因止發內外善根二明驗惡根性大章第七釋禪波羅蜜修證章擧四子一修證世閒禪相二修證亦世閒亦出世閒禪相三修證出世閒禪相四修證非世閒非出世閒禪相而一修證世閒禪相復生三孫初四禪二四無量心三四無色定二修證亦世閒亦出世閒禪相亦生三孫初六妙門二十六特勝三通明三修證出世閒禪相生二孫初對治無漏二緣理無漏而對治無漏生九玄孫初九想二八念三十想四八背捨五八勝處六十一切處七九次第定八師子奮迅三昧九超越三昧大都禪書科判明白皎如日星善讀者得其科判譬如得祖而尋父得父而尋子得子而尋孫得孫而尋玄曾有何難哉蓋此書由祖而父由父而子由子而孫由孫而玄曾凡三十五科也若夫修禪之妙階級次第委曲精盡由欲界未到地定入初禪未到地定由初禪未到地定入二禪未到地定乃至色無色定九次第定等或發有漏通或發無漏通至於三乘聖道靡不資之是以凡緇素之流有志於修禪者是書不可不精熟焉嗚呼世謂神仙之術可以長生久視譁而嗜之殊不知神仙固奇矣而最上品者不過享地居之祿耳如中下品者不過浮游深山海島之閒渠安知地

居之上有夜摩天夜摩之上有兜率天兜率之上有化樂天化樂之上有他化自在天他化之上有初禪天初禪之上有二禪天二禪之上有三禪天三禪之上有四禪天四禪之上有空無邊天空無邊之上有識處天識處之上有無所有天無所有之上有非想非非想天此蓋就凡夫天中論層級耳至於非想之上復有四聖人天乃置而弗及者行恐大鵬若鳴凡鳥皆驚故也（禪波羅蜜科判）

紫栢老人集卷之八

紫栢老人集卷之九

明　憨山德清　閱

法語

長松茹退序

憨憨子不知何許人其應物之際多出入乎孔老之樊然終以釋氏爲歇心之地其所著書曰茹退者乃自貶非暴耀也夫何故立言不難難於明理明理不難難於治情能以理治情則理愈明理愈明則光大故其所立之言天下則之鬼神尊而訶護之憨憨子自知不能以理治情以飲食不節而致病病生復不畏死貪妄著書譬如牛馬不能力耕致遠枉費水草之餘唯所退者存焉耳名其書曰茹退不亦宜乎雖然迫而後應與夫不扣而自鳴者不可同日語也潯陽有匡石子者謂憨憨子曰石兄來慈搆長松館於此有年數矣徒廠然於青松白雲之閒且岷江濤生聲襍鐘梵境不可謂不幽也然未得高人勝士擊無生之磬震緣生之夢則夢者終不覺矣豈至人之存心乎哉憨憨子慨然久之曰敢不唯命乃長長松爲牛馬焉

長松茹退

諸法無生何謂也心不自心由塵發知塵不自塵由心立塵由塵發知知果有哉由心立塵塵果有哉心塵既無誰爲共者若謂無因爲有是處吾以是知山河大地本皆無生謂有生者情計耳非理也故曰以理治情如春消冰

千年暗室一燈能明一燈之明微吹能冥明暗果有常哉如明暗有常則能見明暗者非常矣知此者可以反晝爲夜反夜爲晝而能晝能夜者初無晝夜也明暗無代謝謂有代謝者隨分別始至也如分別不生明暗何在悲夫明則能見暗則不能見是謂塵使識若識能使塵則明暗在此而不在彼矣故曰若能轉物卽同如來

火性無我寄於諸緣外諸緣而覓火性何異離波覓水者哉火性旣如此彼六大獨不然乎噫道遠乎哉觸事而眞聖遠乎哉體之卽神今觸事不能眞體之不能神蓋分別性未亡也無塵智亦未明也

明暗生晝夜晝夜生寒暑寒暑生古今脫離吾現前一念彼皆如石女生兒故曰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又曰覓心了不可得雖然了不可得而有如無可得則不可得者曷能獨存哉

如來藏中不許有識此古人之言也吾則不然衆人心中不許有如來藏夫何故凡聖皆獨立故譬如一指屈伸正屈時伸何所有正伸時屈何所有一現前一不現前固不同而全露指體本無優劣故曰師子遊行不帶伴侶

空外無色色外無空空兮色兮根情而有外情而觀則空色奚寄故曰情爲化母萬物皆子母亡子隨乃自然之勢也或曰有可情化空豈能化惑惑子曰空待色有色化空須此理之必然者也子何獨疑

道不生虛則有形者何所置之人心不虛則無窮之善自何出爲故曰虛則能容能容則大大則無外無外則獨立而獨立者在堯不加多在紂不加少然堯得之紂失之也

性變而爲情情變而爲物有能泝而上之何物非性

五行相生復能相克天下好生而惡克殊不知外生無克外克無生故達者知生生克聞死不惑知克生生聞生不盈

出者有隱者之心處者有出者之情皆惑也夫出而不決爲忠不徹處而不果是謂大惑噫大惑不除雖處於幽巖深壑之間何異市朝

見水不能渡者以其無筏見空不能蹈者以其無翼

然後與翼皆屬於木木生於土由是而觀是見土不
能渡不能蹈也古之人有知於此者故能不筏而浮
滄海不翼而履太空

我不待我而待於物物不待物而待於我兩者相待
而物我亢然故實土地者見物而忘我略榮名者見
我而忘物一忘一不忘何異俱不忘唯俱忘者可以
役物我

鳥能飛魚能游然微空水則翼不可展尾不能動故
野馬奔於遠郊長風游於太虛苟無肆足之地容怒
之天則殆而已矣故君子之處小人若不能使之各
得其所用而不棄則君子聞道奚益於世

待欲熾始乃治之何異一杯之水救積薪之火也唯
爲之於未有所謂未昏而我本明未動而我本靜愼
之可耳如明極則照生靜窮即動起照爲昏媒起爲
動引故聖人預知此乃設止觀之藥治昏動之病一
朝病除藥廢則向我本明本靜者又不名明靜乃曰
定慧者蓋不欲忘其復性之功也

飮食男女衆人皆欲欲而能反者終至於無欲嘻唯
無欲者可以旁天下可以安天下

身非我有之者愚也破愚莫若智智不徒生必生
於好學學而能辨之非智安至此故曰學非是道然
足以破愚愚破智開始可入道矣

能病病者病奚從生以不能病病我故病焉然病之
大者莫若生心心生則靡所不至矣豈唯病哉故曰
眼病乎色耳病乎聲心病乎我唯忘我者病無所病
可以藥天下之病

松本無聲風入霹生銅本非鏡鏡成生明無情者有
情之待也無聲者亦有聲之待也不明待明明即不
明聲即無聲情即無情故曰有待無待者皆無自體
唯自心建故達心無我者雖處吉凶之域而吉凶不
可得而惑

無物不神不神有心心有而能無者無豈能醉哉無
不能醉有不能昧可以顚倒天地有無萬物神耶非
神耶

刻木爲魚魚腹空虛以物擊之聲出於無無能出聲
無果無乎聲從無出聲果有乎噫擧一類諸何物能

愚

有形至大者莫若天地無形至大者莫若虛空有道者知彼二者皆自心影響故見空不空見形非形

龍爲鱗蟲之長孰不賓焉然長而有欲則人可以象之豢之者犬豕也今龍亦可豢之豈眞龍也哉

介然有知唯施是畏此老氏之言耳曹溪大鑑則曰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則又若有知不乖無知也老乎曹乎同乎異乎吾不得而知付之副墨之子俟來者辨之

今有百人爲異口而同音使聽之者疑若一人焉嗟夫口異者情之所感也音同者性之所出也敢問性對曰音之前心之初唯無思者可以契同耳

世人見畫鳥以爲非眞見飛鳥則以爲眞鳥也殊不知人借五行爲身析而觀之身則不有何況有人入既不有則畫鳥飛鳥獨能有哉故曰眞待假有假忘眞隨忘若然者何眞何假

芻狗未陳錦綉飾焉既祭牧豎踐焉夫芻之爲狗芻不增多狗復爲芻芻不減少由是而觀狗徒有名實唯芻也或者見芻則以爲薪見狗則以爲畜狗能防盜薪能傳火盜能殺人火能燒山一相因萬相因以至無窮竟不可以知識知故曰一波纔動萬波隨

學所以破愚也今有人於此不以學破愚而以學周欲即此而觀則聖人設教本在藥衆人之病今藥生病則聖人之技窮矣故曰醍醐成毒藥也

豆在莢中春至則能萌芽人在欲中覺生則能夢除故曰有大覺而後知有大夢也夫大夢者併夢覺而言也夢覺則夢除覺覺則覺除覺夢俱除始名大覺焉

莊周夢爲蝴蝶蝶夢爲莊周此就有心而言也吾則曰我夢爲山河山河夢爲我此該有心無心而言也噫能有心能該有心無心者果夢耶果不夢耶

萬物本閒鬧之者人耳人而不鬧天下何事故垂衣裳而天下治者非出有心也

一盃之水一拳之石足以盡泰山滄海也夫何故大不自大待小而大小不自小待大而小待小而大則天地可以置於芥子矣待大而小則毛孔可以容乎

虛空矣虛空無形毛能容之況天地萬物者乎故曰毫釐非細兩關其內虛空非大廣容無外種松所以棲鶴植叢篁所以待風也故列子泠然乘風而遊於八荒之外返而失其故居皆謂在八荒之外也故曰道非有無豈可以有所求之哉道非遠近豈可以去來疑之哉唯不求不疑者非上智孰下愚矣

心有眞心妄心眞心照境而無生妄心則因境爰起者也眞心物我一貫聖不能多凡不能少妄心則境有多種或以有爲境或以無爲境或以諸子各偏所見爲境故曰心本無生因境有六合之外六合之內羅籠盡矣又老氏以身爲大患身無患無而不言所以然之旨曰假借四大以爲身則無身之所以然明矣夫心本不勞形累之勞身遺則心無能勞之者心累有乎昔人有言全神者心將遺之況於身乎故曰有心則罪福有主心忘主無雖有罪福孰主之哉我心未起義路莫造故窮天下之辨盡天下之義皆謂之以綱張風翦龜之毛也雖然善行者無足跡善言者無舌力如是言如是行謂之不言而言不行而行不言而言者言滿天下本無言不行而行者行徧天下本無行故曰不行而至不言而信也

或人以爲高不過乎天厚不過乎地故曰天高地厚無能匹者殊不知天地雖高厚亦有形之大者夫有形離無形形何所從無形離有形無形誰明明也者有無一致之謂也

勇而不義謂之暴仁而不明謂之倒倒也者以小傷大之謂也唯仁不仁乃合乎道

月在秋水者著花容雖至愚者亦未有見之而不悅也殊不知外我一心則水無所淸月無所明春無所呈花無所榮知此者可與言即物會心之大略也

生公聚石爲徒與之談涅槃大意羣石皆點首而肯之夫石本無心豈有耳哉無心無耳於意則肯首於聲則能受肯之受之心耶耳耶

見欲忘身者乃欲重於身也見身忘欲者乃身重於欲也欲重之人雖多才奚爲唯聖人因其欲而用之終使之無欲焉重身之人固能忘欲身爲欲本心則

主之而不能忘心則身亦欲也故曰唯忘心者則身無所勞

蛇可以爲龍衆人可以爲聖今衆人滿天下而登聖者何稀焉噫風行於上俗成於下顧其鼓舞者何如耳如鼓舞者不得其人雖聖人滿天下有若無也

稚子弄影不知爲影所弄此譚子之言也吾則曰影弄稚子不知爲稚子所弄譚言可以義求吾言雖以理通譚兮吾兮孰先孰後孰智孰愚吾不得而辨且付之無辨子焉

吾讀莊子乃知周非老氏之徒也吾讀孟子乃知軻非仲尼之徒也夫何故老氏不辯周善辯仲尼言性活軻言性死辯則失眞死則不靈失眞不靈賢者之大疵也

羊不知驢驢不知馬馬不知龍謂驢不能百里謂馬不能千里謂龍不能蜿蜒九霄是皆以已盡人者也夫人可以已盡則道可以力得矣何君至尊臣不得而獻之父至慈子不得而傳之耶故曰人不可以已盡道不可以力得唯舍已盡人者無情不盡無道不得也

日高則羣陰自滅雲厚則杲日失明今有人於此不以無生之水沃貪欲之火而爍靈焚和終無息矣

晝想之夜夢之想想夢夢積歲成劫萬古一息或謂之延或謂之促延兮促兮有兮無兮唯離念者乃知此也

岷山而至石頭從高而下也岷山如在天石頭如在淵天上有水魚龍藏焉淵中有陸人物寓焉在上者不以陸低而設底脫之防在下者亦不以水高而憂衝洗之患者命也業也故曰知見每欲留於世閒業運屢常遷於國土

男見女喜悅女見男亦喜悅男女雖別而喜悅未嘗不一也噫喜悅之初有不累於喜悅者存焉人能知此則喜悅乃思無邪也

儉可以積福亦可以積禍吾同衆人之儉儉非吾儉福必積矣如儉人而不儉已禍必積焉故曰同人之儉者人雖餓死而不怨儉人而不儉已者雖溫飽而不懷也

少而不老老而不病病而不死則生者無媒矣生而不少少而不老老而不病則死者亦無媒矣噫死爲生媒生爲死媒譬如環輪端從何起故曰生本無生死本無死或者橫生橫死耳

吳人嗜鱸魚蓴菜燕人嗜駝乳牛乳蓴菜鱸魚牛乳駝乳味雖不同嗜無兩種鱸魚蓴菜衆人以爲鮮駝乳牛乳衆人以爲羶噫如舌根不搖識不嘗味天雨甘露地産甘肥孰知嗜哉

公之私之皆自心出公則天下喜之私則天下怒之喜則福生怒則禍生知福生於公而不能以公滅私者欲醉其心也

制欲不難唯自重難人而能自重雖高爵厚祿不能動之果能昭廓不動至於動而無欲則幾於聖矣古有節婦謂餓死猶勝生失節失節生猶死遂餓而死是以天下仰其遺烈如月在寒空也

皎如青天忽爾生雲吾淸淨心中念生忽然念自生耶固有生之者乎生而能返出而能歸者也生而不返流浪他鄉伶俜辛苦朝之莫之弗得暫安如長風驅雲雲雖無心茫茫不能已者風使之然也故曰境風浩浩凋殘功德之林心火炎炎燒斷覺山之路山上有天誰得見之

飮食之於人也所以資其生耳今有人於此不以飮食資生反乃傷之者蓋不節之過也飮食而能節之小則可以資一身一家大則可以資天下故曰智者能調五臟充而用之能調天下非誇也

昔之人有力拔山者氣呑天下者人在地上口在人面而能拔山山地也口亦地也謂之地拔地地呑天下於理則無悖反是雖有其辭乃過壯之耳

天下以美婦人譬好花以好花譬美婦人殊不知以人譬花以花譬人而能譬譬者非花非人也故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

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南人解乘舟北人解乘馬人物雖殊便常則一也故使農人揖讓於明堂之上置縉紳於耕鋤之間久習雖亦安之終非其常也是以聖人不以反常教天下但以中庸教之者率其常而已矣常則久久則遠遠生大大無不盡何必反常

桃李芳濃遊蜂不待召而聚花落亦不待遣而散殊不知花有榮悴而樹無代謝夫樹無代謝則今日之零落安知不爲異日芳濃之本與昔人有方受相印而貴震天下卽題詩於館壁閒曰霜松雪竹鐘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噫大悲菩薩手眼何多渠乃一些瞞他不得良有以夫

開眼見山水合眼夢山水開眼所見世以爲眞合眼所見世以爲不眞殊不知眞與不眞離心無塵塵尙非有況山水乎哉

聞鐘聲而能卜陰晴者耳聰英於人者也過萬馬一見而不忘其毛色者目明雄於人者也故世皆以爲極聰明之人也雖然合聰不聰合明不明聰之與明果聰明歟果不聰明歟昔人有言曰世人之耳非不聰耳聽特向經中聾世人之目非不明目明特向經中盲若然者彼能卜陰晴之聰辨馬色之明豈眞聰明也耶

孟軻言性善荀況言性惡楊雄言性善惡混夫言善言惡者是析一而爲二也言善惡混者是倂二而爲一也噫性也者非一非二而一而二孰能析之孰能倂之吾以是知析之者倂之者皆畫蛇添足者也

吾讀墨子然後知其非大悖於孔子者也吾讀楊子亦知其非吝一毛而不拔者也今曰墨子悖孔氏楊朱吝一毛是皆不讀楊墨書者也楊墨骨已朽而不朽者寓於書然不讀其書而隨人口吻以妄排之假使楊墨不死聞其排語寧不捧腹而絕倒歟

十習六交惡情所積果熟徵報所以訓因也若夫十號具足萬德周隆亦善情所積果熟訓因也然惡積則受苦善積則受樂如一心不生萬法何咎人而知此則將善不敢恃況敢爲惡而甘受苦哉故曰善雖是美惡固非善善不藉惡則爲善無資矣惡不藉善則爲善無師矣今有人於此必欲逐盡小人然後天下始可治者豈聖人之心也耶

火勝水水必成湯水勝火火必成凉是故易之泰卦貴權在君子亦使小人各得其所也然聖人不病於臨而病於大壯者至泰且固守而不敢進噫非憂深慮遠者孰能知此

吾讀易然後知六十四卦本無常性故曰周流六虛上下無常所以性之情之惡之好之凶之吉之循環無端變化無窮矣

中庸之未發卽易之未畫發而皆中節卽易之已畫或曰中或曰和或曰道或曰易中也者未發不昧已發之謂也和也者已發不乖未發之謂也先天謂之道後天謂之易故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成則易行乎其中矣外器而求易猶外卦而求爻也寧有是處

深山大澤龍蛇生焉茂族巨姓善惡出焉苟不得有福慧者爲之長折攝於未有則滅族殺身之禍將必不可免矣故曰一微涉動境成此頹山勢

則未至時不知是福禍至而追思無禍之日眞大福也豈待必得萬鍾然後爲福哉

勤於善者不知善之所積甘於惡者亦不知惡之所積善之所積以其不知福莫大焉惡之所積亦以其不知禍莫大焉良以不知生於所忽禍之始也知而勤之福之梯也故曰忽則昧心知則不昧

人之心慮整之則熱惱將自洗落而漸入清涼之域忽而不能整則衆苦不召而至矣至則難遣曷若整之於未至用力少而收功多耶故曰諸天正樂修羅方瞋是皆心慮弗整被其所覆也覆則本心隱蔽非明而勇者心慮豈易整之哉

轉識成智非解圓而精於止觀者未之能也夫佛性有三緣因了因正因是也緣因不明了因不生了因不生正因難冥冥也者所以復之也今有人於此欲復其性而忽了因欲發了因而忽緣因譬如不穀而欲苗不苗而欲飦安有是理乎文始雖言轉識成智而不言轉識成智之所以然所以然不明是有名無實也或曰敢問轉識成智之所以然對曰若能探釋氏唯識之書乎若能悉緣因了因正因之旨乎曰未也將能之矣噫若果能之則轉識成智之所以然乃在子而不在文始也

文始轉識成智之說但言其成不言其所以成所以成之說不明則義由何精凡義精乃可以入神致用耳雖然義有多途豈易言哉性變而爲識識有多種

日含藏曰傳送曰分別曰見色聞聲嗅香嘗味覺觸知法總謂之八識唯含藏前五果轉非因轉也六之與七乃因轉非果轉也然彼七識皆坐轉非行轉也行轉也者唯分別事識之能事也夫何故以其量備心所備故也合理之謂比謂比度而知知而不謬於聖經合轍故曰比量不合則非量矣現量也者初無分別照境無思也是以有志於轉識成智者苟非精辨事識則轉識成智所以然之說終不明矣吾故曰文始言其成不言其所以成也

吾讀文始離愛其文章精潔光而且曠也精則不雜潔則清而無塵俗習光乎其談不可掩曠乃包博沖遠非淺識者可窺也雖然精之潔之光之曠之其粗也不可精不可潔不可光不可曠者豈精精潔潔光爲曠爲而能暴之哉吾以是知不能暴者精而至於密者也故其言曰聖智造迷鬼神不識不可爲不可致不可測不可分強曰天曰命曰神曰玄合曰道者亦密之之謂也

饑飽無常法故飽可以治饑饑亦治飽非但饑飽可以相治生能治死死能治生死若不可治則生生之道息矣生若不可治則生者不死矣今乃生必有死此天下之共見者也吾以是知生本無生死本無死而謂禍福莫烈乎死生者安知此乎

般若總八部雄文六百餘卷若天風海濤音出自然文成無心可謂出聖之智母陶凡之紅爐也而弘法大士乃束八部雄文成心經字無三百而顯密要領罄備之矣或者再束心經歸一句使反約精求者習化心通則我法二空無勞學足彼岸先登矣雖然二空之解未精而入神致用之機豈易發哉

初心學者當先求精我空之解曰我之有我根於五蘊若離五蘊我本無我且彼聚而成我耶散而成我耶聚而成我聚必有散我豈眞我散而成我我則有五聚散求之我終無我是謂我空彼五者初唯識變而有識如幻夢精而觀之識化法無是謂法空二解既成依解起行當於憎愛榮辱之地死生聚散之場力而行之則又不在解而在行也

吾讀楞嚴始悟聖人會物歸己之旨而古人有先得

此者則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又曰我今見樹樹不見我我見何見稜嚴文字之妙委曲精盡勝妙獨出此眉山之言也

口腹累人陽物多事至於滅身敗國亡家者豈少哉然得其機而制之不難不得其機而强制之非惟無益亦足致狂夫機者何臆心未生時心將生時心正生時心生巳時機乎機乎果在誰乎知此則口腹絕長蛇封豕之技陽物無星火燒山之猛矣

老氏宗自然夫自然也者卽無爲之異稱也無爲卽不煩造作之謂也若然者則聖人設教將教誰乎何者以善旣自然惡亦自然則無往而非自然果如此則衆人之希賢賢希聖始從勉然而終至於自然之說老氏大悖也故老氏但言其終而略其始之說行則薰惡爲善之教將戰而不能全勝矣夫始終一條也故衆人希賢賢希聖此盡其始也聖希天盡其終也盡始也者以理治情之謂也盡終也者復其性也性復則向謂一條者昭然在前矣夫復何事至此則知自然俱掉棒打月耳

終天下之道術者其釋氏乎六合之外昔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論而不議非不可論恐駭六合之內非不可議恐乖五常之意今釋氏遠窮六合之外判然有歸近徹六合之內畫然無混使高明者有超世之舉安常者無過望之爭是故析三界而爲九地會四聖而共一乘六合之外唯不受後有者居之六合之內皆有情之窟宅也能依者名之正報所依者謂之依報聖也凡也非無因而感皆因其最初發心爲之地有以緣生爲歸宿者有以無生爲歸宿者唯佛一人卽緣生而能無生卽無生而不昧緣生遮之照之存之泯之譬如夜珠在盤宛轉橫斜衝突自在不可得而思議焉故其遠窮近徹如見掌心文理鏡中眉目也吾故曰終天下之道術者其釋氏乎

憨憨子正沐時以背示匡石子曰若見廣長舌相乎曰不見噫見生不見善反不見豈惟背有舌眼有耳將毛與髮無往而非見矣

一條也者初本不遠在吾日用中耳日用而不知者外物累之也殊不知物不自物待我而物我若能忘

我物豈能獨立乎故曰唯忘我者不惟物不能累物
且爲之轉也
一盃之水奚異滄海謂之盃謂之海者情而已矣如
情忘則海尙不有何況於盃是時也昭然現前者盃
乎海乎
通紅而告我者熾炭也飄白而告我者飛雪也紅白
雖殊告我則一耳色爲五塵之先先者能告則餘者
寧弗告哉雖然具有目目耳耳以至意意者亦惡能
領旨乎
緣明有見是謂衆人不緣明能見是謂聖人然而鵂
鶹夜撮蚤虱察秋毫晝則瞋目而不見丘山因暗有
見明成無見又虎狠貓犬晝夜俱見則與不緣明之
見何別嘻虎狠有待則見而聖人有待亦見無待亦
見故曰聖人處明暗之域開物成務明暗不能累焉
呼聖人聖人應呼衆人衆人應說者以聖人之應謂
之唯衆人之應謂之阿夫唯與阿皆應而有不同者
情也同者性也性與情相去不遠故曰性相近也習
相遠也既近可以習遠遠者獨不可習近乎吾以是
知性本無常情亦無常性若有常情何所生情若有
常性何所光光則圓圓則明明即覺也圭山曰統衆
德而大備爍羣昏而獨照故名圓覺
水有蛟龍山有虎豹樵者不敢入焉漁者不敢浴焉
以其有物故也知其有物而避之不若忘我忘我物
亦忘之故古之人能與蛇虎爲伍而兩相忘者豈有
他道哉
風雨霧一耶三耶謂之一則風本非雨雨本非霧霧
非兩者謂之三非霧則風雨無本故曰霧醒成風不
醒成雨三即一分一即三分三即一三何所有一即
三一亦本無知此者可與言一心三觀之理也
鑿地可以得泉披雲可以見天地也雲也情之譬也
泉也天也性之喩也今有人於此欲堅於地濃於雲
且恣而弗制不唯傷生終必滅性也
孟軻排楊墨廓孔氏世皆以爲實然是豈知孟子者
歟如知之則知孟子非排楊墨乃排附楊墨而塞孔
道者也雖然孔氏不易廓而能廓之者吾讀仲尼以
降諸書唯文中子或可續孔脉乎外通或有能續之

者吾不得而知也
人身生蟣虱則怒其噬我輒捫死之殊不思大道爲
身蟣虱天地天地爲身蟣虱萬物人乃萬物中之一
物耳人能推其所自則知離大道無天地外天地無
萬物而所爲人者特靈焉而已卽形骸而觀之蟣虱
與人何異以爲砂而捫之非忘其所自者孰能忍乎
古皇徵慶喜曰汝心果在內耶對曰心在身中曰果
在中者汝能見五臟六腑乎曰不見俶然乃再徵之
曰汝處室中見室中之物乎曰見今汝言心在身中
而不能見身中之物法喩相悖於理非通也喜窮於
內必奔於外殊不知內爲外待外爲潛根待潛根爲
明暗待反觀見內爲中閒待中閒爲隨所合處待隨
所合處爲一切無著待則徧計橫執緣待而立七處
也天機深者了內窮卽外窮斷一喪兩則餘處寧煩
排遣然後省哉
八者可還皆前塵耳唯能見八者不可還見精也卽
此而觀則見精本妙萬物而無累明矣今有人於此
緣明則見不緣明則不見此果見精之咎乎噫明了

不起五根本妙故眼可以聞聲耳可以見色也
如喜怒有常既喜則終不能怒既怒則終不能喜以
其無常所以正喜時忽聞不可意事隨勃然而怒正
怒時忽聞可意事隨欣然而喜故曰喜不自喜物役
而喜怒不自怒物役而怒嗚呼物奴我主我不能喜
怒物役之而喜怒何異奴之役主而人爲萬物之靈
竟不能役物終爲物役可不悲哉
吾身至微盈不六尺六尺在大化之閒何異大海一
漚然是身所託者猶多焉蓋以至微之身毛孔有八
萬四千一毛孔中一蟲主之吾饑彼亦饑吾飽彼亦
飽吾爲善彼皆蒙福吾爲惡彼皆嬰禍故有志於養
生者生不可輕如果重生先養其主主者誰主乎生
者也噫能主乎生者果有生乎是以唯無我者可以
養生主生既無我生果生乎知此者可與言養生之
道也
智者老人以七喩譬五欲之無益於人也故其言曰
五欲者得之轉劇如火益薪其欲轉熾五欲無樂如
狗嚙枯骨五欲增諍如鳥競肉五欲燒人如逆風執

念無當作五

炬五欲害人如踐毒蛇五欲無實如夢所得無欲不久假借須臾如擊石火學人思之亦如怨賊嗚呼一微涉動五欲生焉五欲害人七喩作焉能善觀一微者則於因成假中了知五欲初無所從也夫何故未生五欲正生五欲五欲生已四運精而推之則一微非有唯一微之前者固自若也

魚在水中不知水人在心中不知心如魚能知水人能知心魚果魚乎人果人乎是以滴水可爲六合之雲微塵可容萬方之刹者非龍非聖人孰能之哉吾以是知爲龍不難魚知水難爲聖人不難人悟心難故曰日用而不知者衆人也

天地可謂大矣而不能置於虛空之外虛空可謂無盡矣而不能置於吾心之外故以心觀物物無大小以物累心心不能覺惟能覺者始知心外無物也故曰諸法無法體我說唯是心不見於無心而起於分別

積字成句積句成章積章成篇積篇成部部所以能詮所以然之說也所以然之說不明則字字句句章章篇篇如蟲蝕木偶爾成文蟲豈有心乃蝕之乎蟲既無心寧有義寓於文哉義也者心之變也如喜怒未發但謂之中已發則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仁有仁之宜義有義之宜禮智信亦各有其宜如春宜溫夏宜熱秋宜凉冬宜寒冬而不寒則謂之不宜也是故會衆義整而不紊謂之理由理而行無往不達謂之道由道而造乎歸宿之地謂之德德也者如得字成句得句成章得章成篇所以成部也

吾讀洪範乃知箕子聖人也聖人而不在位紂在位商亡可知已箕謂五福六極唯敬天愛民者天以五福應之反是則以六極應之由是而觀則報復之理因果之條釋氏未東之日而中國有欲治天下者未始不嚴於此也今謂因果之談報復之唱乃釋氏皷惑愚者之技豈君子所當道哉噫是說也不唯得罪於釋氏亦箕子所當惡也

畫屛花鳥非不悅目也如欲使之香使之鳴雖聖如神禹吾知其不能也今有人於此智不能周一身力不能縛一雞衣之冠之而周旋揖讓非不悅目也然

使之爲上治民何異使畫花香畫鳥鳴乎水在釜中非火不能熱也種在土中非春不能生也愚在心中非學不能破也今天下學非不學也所學在於周欲而不爲破愚是以世喪道道喪世世道交喪之風扇之未已也噫扇之未已則將有不可勝言者至矣

伊蘭之臭天下之至臭也而得旃檀熏之則可以爲香今謂下愚者終不可教何異伊蘭終不可使之香也如伊蘭得旃檀而熏之亦可以爲香則下愚何獨不可教之但教而無倦爲難果能教而不倦則金石可貫人雖至愚知覺固有即其固有熏之以教誨之香久而至於熟則其至愚之臭亦熏而成香矣故曰教而無倦惟聖人能之

夜夢地裂將欲逃之逃前恐前裂逃後恐後裂逃左右恐左右裂是時也計無所出猶逃心不能已恐怖萬出既春雪撲窗春夢頓覺則床前後床左右兜本如故裂何嘗裂橫謂裂者乃徧計耳如故者依他也噫徧計雖忘依他不忘猶夢覺覺存覺爲夢本夢本不忘豈眞覺也耶

本惟一觸了觸非性則謂之妙觸受觸所轉乃觸而已妙則失焉故曰妙觸宣明若然者則廣長舌相不在口而搖於身矣寧惟身哉待身者觸觸既爲入妙之階則聲聲色色皆廣長舌相也雖然苟非聽之於躍則音豈易領哉

豎而豎者謂之人能豎者亦可以橫非有豎而非豎者惡能豎豎橫橫有知此者可與言性之似也

力不足生畏理不明生疑是故大言而欺人者畏人者也觸事生疑無事謂事者乃不明所致也心既不明則中無主中無主謂我能見能聞聰明特羣非愚而自欺者惡至此歟

孟軻見王公大人則藐之藐之也者有心乎無心乎如有心非能藐人乃自藐也如我無心奚用藐爲彼王公大人一觸無心之人將忘勢之不暇何待藐之然後使之服耶故曰飄瓦撲人人不怒虛舟觸人人亦不怒知其無心故也君子懷道而遊於諸侯之門苟不以虛心應之則無所不至矣

惠不可妄受受則當思惠之所自來愛我而來耶哀我而來耶愛出於敬哀出於憐敬則我何德之有而當其敬憐則既爲男子豎立於天地之間使人憐我我不能憐人豈丈夫也哉故曰辭厚言甘道人所畏

牡丹諺謂之花王蓋尊其艷麗之富耳殊不知青松托根於白石之上當風霜凛冽之時爲雲濤於萬木之叢使聽者低回而不能去以爲海潮初鳴夫松鳴使塵心蕩然雷鳴能使羣蟄頓醒鐘磬鳴能生人道心以此言之則牡丹之艷麗惡能有青松勁節之風哉

梅以香欺雪雪以白欺梅兩者各恃其所長而相欺互不能降故酣戰不已噫天風忽起雪捲花飛則向之所恃者安在故曰恃長而欺人者不能終

海有大魚背負萬山山有大獸尾占千里衆人聞而不信茲請實之微四塵則大地不有微三塵則大水不有微兩塵則大火不有微一塵則大風不有然地以水浮水以火浮火以風浮風以空浮空以心浮夫心也者萬物一體物我同根者也以此而言則魚獸可以負太山螻蟻可以抗雷雨魚大而背負萬山獸大而尾拖千里夫復何疑

衆人愛富貴而惡貧賤所以富貴貧賤之累至於死猶不覺也殊不知富貴貧賤本是一條而一條之上强愛之强惡之豈理也哉故曰理有情無者聖人得之衆人失之噫得之者雖死生在前直使爲一條況富貴貧賤乎

死生根於有我有我根於無我若然者則有我乃無我之枝條也而善反者即枝條而求根本譬如甕中捉鱉囊中探物耳奚難之有雖然衆人有我習熟無我習生熟而能生生而能熟非大明至勇者豈易之哉

有我無我譬一指屈伸屈伸無常指無隱顯今有人於此見屈伸而忘指體則在堯而不能加在紂不能損者終失之矣

聖人衆人本唯一光然聖人不假日月燈之明直用本光自照所以處昏暗之中而昏暗不能昧也衆人則不然本光固有而不能用反緣日月燈之明方始

得見此明一謝則暗相現前是時也伸已指而不能見況見天地萬物者哉

滄海無際氷凝千尺一夕陽回氷生微響則氷復爲水可立待也吾觀復卦一陽生於五陰之下陽似不能勝陰然機在陽而不在陰則陰不勝陽多矣如初發心大士即成正覺蓋衆人生於五欲火中一旦心發淸涼非至明大勇者孰能臻此故因該果海譬層氷之初泮則知復水不久焉果徹因源蓋氷離水無體故也噫氷水似殊故寳凝之與融通大相懸絕然離氷無水離水無氷知此者可與言蓮花之大意矣老氏以爲五音可以聾耳五色可以瞽目介然有知可以惑我無知殊不知耳目無所有有因身有知亦無所有有因境有嗚呼身心既有則死生榮辱好惡是非靡所不至矣是以大覺夫子教天下以四大觀身四蘊觀心而入者現前則身心並無所有身心既無則所謂死生榮辱好惡是非譬如片雪飛於紅爐之上惡得有哉然身心之執雖解而入者習未滌除復教之以四塵觀四大前境觀分別心如天機深者即了悟外四塵則四大無所有外四大四塵亦無所有外前境則分別心亦無所有外分別心則前境亦無所有能所互洗物我蕩然是時也無身之身無心之心昭然在前矣始知形充八極大患莫能累爲智周萬物熱惱莫能焚焉駕四弘之輪乘十願之馬飛行無際頓窮色空盡使博地含靈頓躋覺地乃大士之能事也

心本無我而靈故不可以有我求之亦不可以無我求之以有我求之渠既無我豈不乖渠耶以無我求之渠既靈然豈不乖渠耶既不可以有我求復不可以無我求則我終不可得渠耶果如此不唯衆人絕希聖之階即聖人繼往開來之功可得而泯已但渠非有無可求要在從緣會得故曰從緣薦得永無退失緣也者如衆人以十惡五逆之緣熏之則渠發現阿鼻之相乃至以人緣熏之聲聞大士之緣熏之則九界發現之相皎如日星唯佛一人若不以無作之緣熏之則渠且不能發現殊絕之妙相爲由是而觀九界之相既循緣業發現今有人於此能循緣業沂

而上之則彼無我而靈者不待召而至矣宗儒者病佛老宗老者病儒釋宗佛者病孔病李既咸謂之病知有病而不能治非愚則妄也或曰敢請治病之方曰學儒而能得孔氏之心學佛而能得釋氏之心學老而能得老氏之心則病自愈是方之良蒙服之而有徵者也吾子能直下信而試之始知蒙不欺吾子也且儒也釋也老也皆名焉而已非實也實也者心也心也者所以能儒能佛能老者也噫能儒能佛能老者果儒釋老各有之耶共有之耶又已發未發緣生無生有名無名同歟不同歟知此乃可與言三家一道也而有不同者名也非心也

今有人於此能讀四庫書而約者不明書多奚爲夫約者心也心爲萬化之主反不能自信乃勤朽骨糟粕惑矣或曰敢問心所曰在眼能見在耳能聞如生心動念卽情也非心也噫惟明心者可與復性矣

古有道戰德戰仁義戰智勇戰道戰無心德戰懷恩仁義戰乃所以安天下之生也智勇戰乃所以强遂其志也或有沒巴鼻戰者不得無心而敵敵則敗不得有心而敵敵則敗畏敗而不敢敵者亦敗噫惟雲門德山善戰之帥也

義井筆錄

師說你的性剛一日遇諸般事如何忍得過去復問如何方忍得師說看得自家大自然忍得去復問如何看得自家大便忍得去師說天地大便能包容得萬物虛空大便包得天地我本來眞心大便包得虛空師又說大端人不能容物無他爲物障礙但自昧了眞心便自小了楞嚴曰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有漏微塵國皆依空所生漚滅空本無況復諸三有

○大覺眞心本非有無可以形容得纔昧此心便有虛空世界矣是故聖人處於死生禍福之域而死生禍福不能累者無別奇特不過不昧心而已然此心雖在日用之中衆人不知不知卽是無明無明者謂眞心本有而反不知昧心而有虛空世界却膠固不舍

三界裡頭總是一塊情大家在情裏要說超情之言如達磨遭六毒南岳思禪師遭十餘毒蓋二老說話

沒偷心便惹得許多好供養偷心情也無偷心性也處於情中而率性用事自古及今未始不遭魔外所害也然向後去害大則光愈大故君子常喫虧常得便宜

師喚復你豎起拳來復豎拳師問你這拳是誰豎起復對是心豎起師問假若是沒了此手你的心何在復罔措師說你要在這裏自家查考看查考不出真是苦復求之不解請師開示師曰人都愚在這裏終日將個燈點到這裏又去人家裏討火去

不能忘利者必不能任怨

要想此身從何而有此身從何而去知其從何而有則知其從何而去

易曰羣龍無首吉此象也如玩象得意則活者在我活者既在我則死者亦活矣至此則孰爲意孰爲象故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我則曰若人識得意意外本無象無象則無物無意則無我無物無我君子何怕多存物存我君子多不好宋之君子甚多只是各有其首首者我相也如各無意無必無固無我即王安石與諸攻安石者皆君子也

要心器利無如甘澹泊要身器利無如閑勞勤

身在心裏所以運得身動心在身裏便運不動矣何以故如風箏在風裏所以風吹得風箏起如風在風箏裏則箏大風小小不能吹大也心是箇非裏非外的所以能裏能外他若是有裏外與裏外何異既與裏外無異自然裏外不能運裏外如裏外能運裏外金可博金水可洗水矣

心有知覺氣無知覺四大是一氣之變一氣是四大之復故莊子曰氣聚則生氣散則死生生死死不過氣之聚散耳達人知其如此所以方生方死之期未嘗喜生畏死也不然則此五尺之軀便能拘限得這無邊無際之靈明矣

如人以手運筆筆始能畫達者由畫推至於筆由筆推至於手由手推至於心由心推至於無我而靈者無我則無外外者內之待也我既無外內亦窮矣內窮則外不能獨立內外之情既枯則無內無外而能內能外者現前矣圓覺曰一切衆生皆證圓覺其此

謂乎

心不自有因境而有此六塵緣影之心也如此心不能查考徹了則本有靈明之心終不現前譬如浮雲未淨靑天不露又世人論身時却襍心說論心時却襍身說所以身心頭腦終是不淸楚如身心頭腦淸楚了則會生死身爲法身會煩惱心爲菩提心不異屈伸已指耳

人是有形之鬼鬼是無形之人謂人鬼有兩心無是理只是有形無形差別耳

學人先要斷婬欲斷淫欲之道亦無多岐但能識破自身則眼前雖有西施之容子都之貌自然忘之矣然識破是明能忘是勇如明而不勇則多生染習如油入麪欲使之出亦不易易且道身如何識破得他先當推我未生之前是身果有耶果無耶有則何旁父母交姤而生無則既本原無如何無中忽有此身如是推究推究不已則此身一旦洞然識破了自身旣識破了則他身不待破而破矣自他之身旣破且道將何物爲能所淫欲之具哉若如此推究未能識破自身當次觀父母交姤時母心先動耶父心先動耶父母心一齊動耶父母心不動耶父母心不動兩俱無心無心則無我無我誰生淫欲父母心齊動齊則一一則亦無能所淫心亦不能動父母先後淫心動先不是後後不是先本不相待淫心亦無動此以理推也非情計也又父母交姤時我無淫心身因亦無我有淫心父母不交姤身緣亦無須因與緣三者合方有身如三者合而果有身者則父分多少母分多少我分多少如是往復多少推之推來推去推去推來推到情枯智訖處則是身是有是無不待問人而自知矣知則明明則不惑不惑則西施子都皆我得無欲之前茅也又無我而靈者性也有我而昧者情也性變而爲情性無邊際情亦無邊際情復而全性情無邊際性亦無邊際如水廣冰多冰厚水深也學問不多頭腦不過窮靈極數而已窮靈則無我而靈者全矣極數則有我而昧者不能昧我矣以數不能昧我所以一爲多多多多爲一在我而不在數也如形骸假五行而成非數乎如心形骸成而不生形

骸敗而不死可以爲數之主數乃心之奴也衆人則不然主反爲奴奴反爲主或者謂禪家但知性而不知命道家但知命而不知性此說非通也靈性也數命也未有能窮靈而不能極數者未有能極數而不能窮靈者設有窮靈而不能極數小乘是也極數而不能窮靈地仙是也如曰有物先天地無名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能爲萬象主者非靈乎萬象非數乎又有心統性情之說世皆知有此說知其義者寡矣夫情波也心流也性源也外流無波舍流則源亦難尋然此說不明在於審情與心心與性忽之故也應物而無累者謂之心應物而有累者謂之情性則應物不應物常虛而靈者是也由是觀之情即心也以其應物有累但可名情不可名心心即情也以其應物無累但可名心不可名情然外性無應與不應累與不累耳若然者情亦性也心亦性也性亦心也性亦情也有三名而無三實此乃假言語而形容之至其眞處大非言語可以形容彷彿也故曰參須實參悟須實悟涅槃經有王者庫內之刀是刀光潔明淨不惟割鐵如泥亦可以照人妍醜割鐵如泥非利乎照人妍醜非明乎利而明非天下至寶乎我心決斷是非利於庫刀照物妍醜明如秦鏡如見可欲則利者不利明者不明矣故大丈夫常要胸中無物眼前無欲胸中無物則心可以包太虛眼前無欲則眼可以窮象先雖然知則易行則難

復探策得五數師曰夫五者無我之數也無我而數數而無我得非窮靈而極數極數而窮靈哉何者如四方纔定則中央定中央定則四方定未始有先中央而後有四方先四方而後有中央者也由是觀之不惟中央無我四方亦無我但衆人昏而不察理蔽於情謂四方自四方中央自中央殊不知外四方而求中央外中央而求四方得非索龜之毛求兎之角耶又身如中央地水火風如四方故金木水火若有我則不必攬土而成體土若有我亦不能爲四行之資所以土不自土四行借而成體四行不自四行爲土所寄如身不自身可以復還四大四大不自四大可以假借成身中央不自中央須假借四方而爲中

央四方不自四方須資中央而爲四方噫知此說者則一理散爲萬事萬事會歸一理譬如鏡中見眉目掌中視文理復何疑乎夫中四無我理也無我而中中四四事也所以然者外事無理外理無事猶外氷無水外水無氷也故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檗栢則不然若人會得理萬物一一任閑我偏得清閒逆順無煩惱如二四六八十此倚數也非本數也

地水火風毫釐混不得似乎有我然合四者而爲身則四者又無我故知身若有我亦不能復還四大身若終不能復還四大者則人有生無死矣又堅濕暖動如四方中央如身故外四方則中央不有外中央則四方亦不有外堅濕暖動則身決不有外身則堅濕暖動亦不有學者於飲食男女之場勝負不決猛作此觀自然理水日深人欲日淺矣

有我而昧者舍得盡則無我而靈者方得全復問三世一身有是事乎師曰有良以身一而世三如人行路路有千里而行惟一人謂路千里而人亦有千此愚癡之說也然此身非形骸生死聚散之身也乃法身也夫法身著千古一瞬萬劫一息豈但三世一身而已乎老人告汝曰三世一身此密示未嘗死之機也不可忽之痛當自重設遇扶顛伏猛之事直肩負荷勿得支吾

兩人靜坐心皆清明清則無擾明則不昧無擾而不昧豈有待之心乎適然喜境現前則喜心生不喜境現前則不喜心生如喜心是我固有之心則不喜境現前他只是喜豈能成不喜心耶三祖曰能由境能境由能境欲知兩段元是一空

人要在是非患難裏滾得過是非患難裏滾不過則好人何來故眞金須火煅好人須境煉

須子隳肢體外形骸也黜聰明空妄心也妄心空則眞心露形骸外則法身全

離乃心之象也如玩象而得意則虛而明者在我而不在文字語言若一切文字語言都從虛明流出自然文天而機妙也唐李長者每以南無釋曩讃義文字之師往往笑之以爲長者不辯華梵殊不知長者獨得華嚴事事無礙法界之旨既日事事無礙即以

梵語釋華言亦可華言釋梵語亦可以世間書釋出世間書亦可以出世間書釋世間書亦可以惡言明善言亦可以善言明惡言亦可言明則意得意得則至虛而明者嘗爲其君一切染淨善惡華梵是非好惡皆臣妾也皆語言三昧也嗚呼心本虛而明世忽之而不究皆我現前身與心礙而不虛昧而不明反執吝而不肯釋殊不知礙而昧者能釋之則虛而明者不待索而至矣由是觀之玩象得意之說苟非嗜欲淺而天機深者象亦不易玩意亦不易得復勉之

壇經曹溪六祖所說也曹溪初不知文字語言然聞金剛經而豁然大悟遂造黃梅得衣鉢而歸嶺南傳心宗於曹溪寶林寺自是天下稱曹溪焉其所說壇經至於性相二宗經之緯之錯綜萬態若老於文字語言三昧者也此乃悟自心虛明之驗耳人爲萬物靈知有此而不痛求而求他謂萬物靈可乎

大丈夫得其機而已矣機無多少以用之不同故似有多少耳然象先之機卽象後之機象後之機卽象先之機謂之一機則象先不是象後謂之多機則象後之機外象先之機而機無別機以乘時應物故有象先象後之異也

紫栢老人集卷之九

紫栢老人集卷之十

明　憨山德淸　閱

法語

示元復

復述姚少師在崇國寺自題其像曰看破芭蕉拄杖子等閒徹骨露風流有時搖動龜毛拂直得虛空笑點頭師說芭蕉拄杖子身之謂也我若看破則心無累心無累則明明則性可見矣凡見性之人龜毛可以爲拂拂可以爲天地卷舒太虛屈伸萬象在我而不在造物也此姚自贊也紫栢則不然芭蕉杖子卽龜毛生殺縱橫氣意豪是聖是凡魂膽落薰風吹落樹頭桃師問復姚老子有何長處紫栢有何短處若長短辨不出便是眼中無珠漢雖然紫栢只知天經

地義禮也姚老子若跳得這禮字圈櫃出饒他三十棒如跳不出三十棒一棒也不饒紫栢左右視曰姚老子何在復目睜師曰不在者且放過他在者代受棒始得

復問人之性在母腹中時有乎抑在母既生之後一落地時方有乎師問你說性有邊際否性有古今否復曰性無邊際無古今師曰性既無邊際古今豈可以母之腹中立有性不有性論與既生之後有性不有性論楞嚴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此滿慈問如來之詞也夫清淨本然猶水也山河大地猶氷也水則融通氷則窒礙疑窒礙不是融通謂氷即水可乎然離水無氷謂氷非水可乎復問所謂忽生者果何旨耶師曰忽則非有心所及必欲窮忽所以然之說則忽似可以有心所測也雖然以佛性無常水可以成氷以諸法外眞常而不能自建故知氷可復水也又有我而味者外無我而靈者則有我而味者不可得也聖人知其如此先會物歸己然後開物成務無往而不達也夫何故良以外已無物外物無已外已無物則開物成務之物未嘗非已也外物無已則物不待會而已全矣然此理知而不能行則多生染習終不能消行而不能證則固有之靈亦終不能全復證而不能忘則稱性之用終不現前故曰有大機必有大用

水寒極則成氷寒過則氷還復水性變而爲情情盛則陰極凡一切染習種子皆屬陰也照性成修則染習勢也漸自損減淨種功能亦漸增益轉依有六惟損力益能轉是初心者日用逆順關頭之利器也然非慚媿助其勝解則餘轉便不能入矣

師問復曰汝身之可把捉者皮肉筋骨而已濕煖動者皆不可把捉也可把捉者謂地大不可把捉者或謂水或謂火或謂風總名四大有本四大有末四大本四大汝尋常所履之地所飮之水所食熱物所能鼓萬物者是也末四大汝身皮肉筋骨與濕煖動是也然末不離本始假借本而有身有身如不假本而資之身必敗壞此理甚明但衆人封於情計不能以理折情所以執身之習不易消耳聖人以心用身衆

人以身累心以心用身者如口吐沫一吐不知有幾千沫星如周顛仙以一身而化多身也以身累心者計可把捉皮肉筋骨爲我之身而不知終非我有也此身始本不爲我有終亦不爲我有則中閒所有者又豈我之有耶聖人當有此身之時卽不有其有故至於將死之時地還地水還水火還火風還風卽以其所借者交還之何怖懼之有死惟其不怖懼則一點靈明凝定如泰山何得昏亂以故死累於其所借者而不累於其所未亂者況有此一點靈明在自然死者不死而復借本地大與本水火風六爲身死而復生生而復死更歷千萬世而機不息也此說雖是然未知六塵緣影爲心所以然之故本末四大纔件數借還似亦了了觀其會物歸己則終成兩橛如能究徹緣影之心則靈明始凝又靈明凝定亦有淺深如斷見思惑得羅漢果斷塵沙惑得菩薩果斷根本無明盡者始得佛果故曰心數理妙孔老未知也

墨香庵常言

乳參水則漓膠參水則薄去古遠而人心澆故以不椎者爲椎謂椎者常也有法古之風者見之則以椎目之宜然也

或曰民性多暴聖人道之以其仁民性多逆聖人道之以其義民性多縱聖人道之以其禮民性多愚聖人道之以其智民性多妄聖人道之以其信殊不知民性非暴可以道之於仁民性非逆可以道之於義民性非縱可以道之於禮民性非愚可以道之於智民性非妄可以道之於信若然者暴而道之以仁逆而道之以義縱而道之以禮愚而道之以智妄而道之以信皆治之也非道之也治之如鯀治水道之如禹道水故逆其性者功弗置順其性者績乃成若性本暴而道之以仁吾知聖人復生其道難行矣大都習可以治性可以道故暴者習也非性也

披林逐虎兕入水嬰蛟龍世以之爲勇非勇也能以至公之理折隱私之情勝而弗敗者是爲勇也

或曰今道有赤子將爲牛馬所踐見之者無問賢不肖必惕惕然皆欲驅牛馬以活之也至夫國有弱君室有色婦而謀其國欲其室者惟恨其君與夫不罹

赤子之禍也噫是復何心哉卽欲活之之心耳微涉
可欲瞥然失照一至此乎故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夫技與道同出而異名耳故善於道者技亦道也不
善於道者道亦技也若然者道與技果一乎哉果異
乎哉

夫煩惱之與菩提濁波之與淸水空之與色屈之與
信果一物乎兩物乎忽而弗覩則三惑浩然反而推
之則三德宛爾此非勞形役骨而可入貴乎於妄心
忽生時窮其所自或牽於聲耶或牽於色耶逆耶順
耶生耶死耶隨心生處卽而體之極而窮之生於自
乎生於他乎兩者合而生乎緜然無朕堅然痛究至
於智力無所加功情根無地可植越著精彩如鐵狗
之嚙枯骨細嚼則無味舍之則無聊嚙之嚙之又嚙
之忽而精力之與枯骨能所俱斷始不疑空不異色
屈不異信煩惱不異菩提衆生不異諸佛矣噫能摧
命者可以殺人能割情者可以入道雖聖人復生不
易吾言矣

夫心術無常顧其所馮如何耳故馮於十惡則泥犂
見焉馮於慳貪則餓鬼見焉馮於愚癡則畜生見焉
馮於五戒則見之人馮於十善則見之天馮於四諦
則聲聞道成馮於十二因緣則緣覺果就馮於六度
則菩薩慈弘馮於最上乘則佛果圓滿至於馮於六
經則謂之儒馮於百家則謂之百氏若韓非馮於刑
名孫武馮於兵較之畜生之與餓鬼餓鬼之與地獄
三者推其所馮雖皆不善此果報非因心也噫人爲
萬物之靈如所馮果善則克聖奚難哉而韓非孫武
旣爲人矣不幸而所馮不善導天下以殺戮則其泥
犂以爲園觀長劫遊戲吾知其不免乎或曰刑名以
救德敎之不備兵乃戮寡而救多皆仁術也子何俱
非之對曰考之出世之典徵之治世之經未有不聞
大道而善用者也如善用之自非聖人莫能焉

夫廓然無朕奚吉奚凶陰陽旣不可以籠罩禍福豈
可以雌雄之哉噫介爾有知萬物生焉是以觀爻象
可以推休咎聽音聲可以定吉凶也若然者一心不
生則三藏六經惡能筌蹄之乎

夫深山重淵蛟龍虎兕之所恃也多財高位富姓貴

羅之所恃也然蛟龍虎兕富姓貴羅皆不能免其患者以恃買之耳雖然外天下者則不可悅以富貴外富貴者則不可辱以貧賤也隱恃潔而高世買患而傷生者名乎非名乎若然者則蛟龍虎兕不爲暴富姓貴羅不爲貪而至暴至貪者非外天下忘富貴者乎

夫榮之買辱利之買盜人皆易知也而名之招忌德之招謗道之招毁知而未眞乎果眞知乎非眞蹈其閫者豈易知哉

天下皆慕富貴而厭貧賤皆惡饑寒而好飽煖殊不知非貧賤饑寒爲之地則富貴飽煖何自而來哉

夫旱極則水至潦極則旱來是以聖人履霜而知氷輪來而知往也若然者未至其極猶可備之旣至其極極則不返備之何益

凡爲之於未有一爲而萬成萬成而一不損損則萬亦何益以其不損謂之益矣

夫招生死者身也招好惡者心也生死之與好惡聖人痛患之以其患之患無所患也衆人不患之故患患之耳今有人於此雖未能卽去其招知招爲患之媒以其知之媒日疎矣於是知疎媒者雖未齊聖堅由是始也

夫寤之與夢晝之與夜天乎人乎在天則謂之晝夜在人則謂之寤夢故知此者天亦可也人亦可也若然者天之與人在我而不在造物明矣

吾嘗思天之上更有何物思地之下載我者誰乎思之思之又思之思不及處則不可以口門吐矣又豈可以言語形狀之哉雖然眞悲者無聲眞親者無情故聲容情生則天地大而我細矣

夫榮者夢辱富者夢盜饑者夢食渴者夢飮勇者夢怯怯者夢勇南人夢舟北人夢馬天機深者夢山水雲物以其所嗜不同故夢之各別耳是以至人遠此知天地可以反復山海可以移易死生可以遊戲故曰悟唯識者可以紹佛祖之位

或問余曰布袋和尙何笑之多哉曰怕人椎耳問者聞余言以爲紿而不信是不知圖大事者慮必遠行遠道者輜必重布袋和尙與雙林傅大士皆彌勒化

身也此老爲當來之佛任釋迦之東宮事非細矣若不深思遠謀則臨時悔無及也問者曰吾聞子之言若深告我者也吿僕根鈍識昏卒未能領略乞詳而示之予復謂之曰子知之乎傅大士制藏輪布袋和尙以笑面對人盖慮娑婆化周龍華將始若不預培衆生般若之因結天下歡喜之緣則臨成佛時機感愚癡衆生多瞋愚癡則聞法無益多瞋則行慈不普兩者聖人之重責重責不慮成佛何爲乎且衆生以十分言之識字者寡而不識字者多順之則喜逆之則瞋故寄廣長舌於輪藏結歡喜緣於笑面也若然者六根皆眼逆順皆春故以眼見輪藏者耳聞輪藏者手摸輪藏者身觸輪藏者意緣輪藏者若口贊若口毀皆於輪藏培般若因此既培之彼則成之故布袋之笑乃英雄之賣慾也傅大士之制輪藏乃豪傑之網羅也余故曰圖大事者謀必遠涉遠道者輜必重問者感泣而謝焉

凡善笑者必善哭善走者必善蹶是以飛廉惡來皆不得其死韓娥秦青世皆以能謳聞若然者則布袋和尙之笑非笑也屈原之愁非愁也予以是知彌勒以笑說法三閭大夫以愁得道也至於仲由結纓而死死非眞死飛廉之與惡來非眞死可乎

窓前有松天上有月風搖窓影不知者夜見之疑以爲鬼怖而失聲求救旁人曉之曰非鬼也月上窓明風搖松影耳何故妄怖怖者雖聞其言終疑著鬼至於黎明日上窮自驗之不覺失笑始悟非鬼也嗚呼窓閒之影夜見之卽疑爲鬼晝見之則不以爲鬼影非有二見者一人何自起自倒若是乎夫十方依正三世猶窓閒之影耳凡夫見之以爲有二乘見之以爲空菩薩見之以爲心故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

吾少時但知人有過不知已有過旣長雖知人有過亦知已有過矣久之但知已有過不知人有過矣

水不自清人清之也人不清之水自清也譬夫心不自明人明之也人不明之心自明也噫雖不自明謂之無明可乎

心有四德常樂我淨是也常則無生滅樂則無好惡

我則無主宰淨則染不得故得常者天地毀而不老得樂者衆苦交而超然得我者造萬有而無心得淨者處五濁而淸泠雖然四者卽心之有乎離心之有乎離卽之有乎三者辨則四德可言也

一日忽覺身心超然從夕至旦此樂不失偶觸逆境便不超然也病在覺故如樂不覺則苦亦不覺矣噫覺之爲害也若是況不覺乎

夫饑而得食渴而得飲貧而得富富而得官此四者其始得之也喜不可以言語形容焉況愚而得智智而得忘忘而得心其樂豈可以言語形容之哉

夫人而無仰食者非奴則婢也故家有十人仰食者其相必不寒家有百人仰食者其相必殊衆至千人仰食萬人仰食者猶星中之月也其光明碩大可知矣於戲凡人仰之而食者財有餘故耳殊不知富有法財能博濟萬古之蒼生者則其光明之普又非星中之月可並矣由此觀之世財可以資生不能資無生生則有死死則有盡無生則無死無死則無盡若然者資生之德有盡資無生之恩寧有盡哉故仰食於人者以自不能資生故也自旣不能資生豈能資人之生乎如牛馬不能自生必資於人然後可生也故無人仰食者謂之奴婢乃責之也非賤之也故古人罵義學之徒謂之奴兒婢子良有以焉

或曰人有聖賢之異道無聖賢之異我則曰人無聖賢之異道有聖賢之異故曰一切聖賢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也

或曰道者說也路也殊不知有說則有聲有路則可行有聲非道可行非到非道非到道非道也

或者愛畫花而不愛生花有笑之者曰愛假而不愛眞愚矣乎其人曰生花造化所化畫花吾心所畫造物乃吾心中之影子以影生者爲眞吾以心生者不爲假吾非乎子非乎必有知者然後可辨也

或者犯淫病而不能治至於病篤欲死良醫拱手焉吾因問病者曰淫從何生答曰淫從心生吾再問曰心從何生曰不知吾曰心尚不知將何生淫淫尚不生將何生病病者悶然而不應自夕至旦疑而不解疑重則淫輕淫輕則病滅忽然悟心無生所謂淫與

病者龜之毛兎之角也惡可實哉
或者參究趙州庭前栢樹子話頭有年矣亦嘗自謂有所悟一日叩之子參庭前栢樹子話旣無義路則汝謂之無義路又何從而得也耶
吾嘗於喜怒哀樂四者之開尋其頭目果是何物而能喜能怒能哀能樂乎又正喜時則怒安在正怒時則喜安在正哀時則樂安在正樂時則哀安在朝尋之暮尋之日尋之月尋之年尋之積年尋之一旦得其頭面始知喜時非人怒[illegible]人哀時非人樂時非人皆我也我喜我怒我哀我樂我自尋之俱非人也雖然乃已發之伎倆耳如未發之時則四者頭面又安在哉知此則可與言喜怒哀樂也又知喜怒哀樂者始可與言未發也噫未發果可言乎果不可言乎然而善言之者以不言言之言之不言奚[illegible]可哉
聲之與色果障道乎果不障道乎說者以爲聰明聲而與知臭矣殊不知風鳴萬松月照千峰聲乎色乎障道乎不障[illegible]旣不障則艶姬淸唱豈獨障道哉若然者聲色焉能障道人自障耳人障道而反認聲色何異張翁吃酒李翁醉也
龍之喜淵虎之喜林雖水陸不同然皆喜其可庇形也殊不知龍無欲虎無毒雖陸蟠晝出其誰害之人所以害之者以龍頷有夜光之珠虎能食人故也
或者以爲天之高自高也地之厚自厚也日之明自明也月之圓自圓也燈之光自光也殊不知離吾心則天失其高明而地失其博厚矣若然者日之明月之圓燈之光皆吾心之彩也噫人能知此可與言天地之道乎
平受爲苦樂之因苦樂爲平受之果三受互藉無有暫停如汲井輪循環無始怨憎怒愛怨愛怨憎憎愛忽窮現乎受容忽擾逆順受容隨失失成愛憎是以無受之明如雲籠月光不能顯受盡雲空本有自然此受不可以無功而遣不可以有功而歸無[illegible]受豈自空有功則反貪受地反復推循理無所出若然者則受終不可空耶受不可空則衆生絶成佛之梯諸佛塞度生之路聖凡兩病學佛何益
天道闊疎略人道貴周密疎略者於人則不競於時

則夫利用密者於人則善競於時則多利競而多利者雖取勝於目前未必有益於身後也不競而失利者雖負敗於目前未必無益於身後也且人不勝天敗豈有常哉

毛道凡夫初無見諦於諸逆順憎愛無常或我之所憎人之所愛或我之所愛人之所憎皆妄也然而離妄求眞離波求水未之有焉故曰迷悟眞妄如臂屈伸本無背面若悟者妄卽眞也迷者眞卽妄也所以能屈能伸者臂也能眞能妄者心也故知音者不可以屈伸惑之了心者不可以迷悟拘之

於諸欲境觀若險崖則染因爲淨之資矣於諸勝境不生欣仰則淨因爲染之線矣故曰境無染淨惟情進者則觸途成觀也

地非水無以浮水非地無以載歸推兩者之功卒不能折衷能折衷者可以爲師矣

天下皆知富貴之與貧賤有而不無者也詐天堂之與地獄或者決以爲無殊不知富貴貧賤旣有而不無奚獨天堂地獄無而不有也哉

吾試任觸禍人少有逆之則勃然不悅然而事過卽忘之矣噫吾雖忘之受吾觸者安能忘之哉若然者我忘而人不忘未忘也須人我俱忘始忘也

夫見後而不見先者未可與語者也見下而不見上者未可與語主也故牛馬知牧而不知主鳥知春而不知冬殊不知非冬奚春非主奚牧皆不思耳故思之思之鬼神將通之況主與冬哉噫人而不思則去牛馬不遠矣

夫萬物者心也以未悟本心故物能障我知悟本心我能轉物矣是以聖人見萬刼爲一瞬延一刻爲千古散一物爲萬物如片月在天影臨萬水也卷萬物爲一物如影散百川一月所攝也此非神力爲之吾性分如是耳

不吃糖者不知甜不吃醋者不知酸甜酸尙爾況大道乎

夫一心不生萬法無咎人物交轅本來廓如也若然者聲芳非色游而非聲明矣故曰哀樂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

忍字爲義以刀刺心則使識字曉義者知觸事之際念不可輕起也如念起不當乎理卽拔慧刀以刺之乃惡念消而善心長矣善這而化之則幾乎道矣忍也如是可不儆哉

吾聞王子曰仲由聞過則喜令名無窮矣哉曰惟心虛者能受善故天地雖大虛能包之虛則久長令名之無窮宜矣

善惡無常愛憎無住故衆人可以希賢賢人可以希聖喜可以爲怒怒可以爲喜知四者有常則聖人設教益天下之愚矣

羅籠五臟者形骸也主宰一身者自心也形骸可見而五臟可知唯自心非但人莫能知卽自知自心猶已眼覩已眼也故介然有知物卽生心今有人於此召羣愚而爲叛其討叛者不以誠而以詐豈唯叛不可討使天下失信自此始矣

我未嘗見有大無明人如有之千尺層氷一朝爛動卽汪洋莫測也

若人以爲骨賤氣昏於大道不敢企焉殊不知鱗虫可以爲龍羽虫可以爲鳳善惡無常淸濁無主勤勤於善而不息則近性近則順順則化化則虛虛則靈然虛而靈者卽心而求耶外心而求耶卽心而求則把柄在我不屬造物明矣若然者骨之貴賤氣之淸濁豈有常哉顧其所習如何耳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必以骨賤氣昏而不能聖此自棄之徒也旣自棄矣雖終年日月與聖人爲侶亦不能薰之矣況下焉者乎

人爲萬物之靈雖五尺童子亦能習而言之及徵其所謂靈者何物雖大儒老衲未始不罔錯者也故曰事事尋常總不差相逢學著便諸訛且道病根在甚麽處參三十年來爲汝說破

天生日月不爲穿窬而張明地闢江湖不爲車馬而設險然行者之惡險盜者之惡明不啻吳越之讐也惟天廢日月地塞江湖則兩者無憾矣噫天廢日月則羣生失明地塞江湖則萬物焦心故天不爲盜者之惡明而廢日月地不爲行者之惡險而塞江湖仲尼不爲桓魋之疾賢而避是非也

或曰子之道不能行因毁者之多耳曰吾道之不能行非毁者之過也過在吾修道之弗誠耳誠則感物必弘矣雖然昔人有聞乞肉聲而悟道覩桃花而識心豈既死之豬無知之木賢於吾者耶

介然有知召毁之始廓然無我縱毁誰知無知而知不昧是非此可毁乎不可毁乎

或曰牛頭融公未見四祖時則百鳥銜花天人獻供既見之後花鳥不來天人絕響何哉曰鬼神敬德而不知道知道則孰非聖人何花鳥天人之別哉

夫天理之與人欲微塵之與大地果一乎哉果二乎哉一之則衆人皆聖人也不一則是聖人設教爲無益也故知氷卽水者氷非有也知水卽氷者水非有也水非有則理不礙事氷非有則事不礙理事不礙理則行彌十界而常寂理不礙事則知周萬物而不勞不勞則敎無不施常寂則道無不一道無不一如花在春敎無不施如春在花果一乎哉果二乎哉

或曰惠迪吉從逆凶有是乎哉噫無是則日月可以使之墜江海可以使之枯矣今日月在天江海固然有是乎哉無是乎哉

昔有指鹿爲馬證龜成鼈者天下不平之今則指鹿爲麟證龜爲龍天下皆然之哀哉

夫風之飄雲水之轉石何無心而有力焉情之昏性習之惑知亦若莫之爲而爲之其有心也耶無心也耶何力捍而莫能制乎

陽燧取火方諸取水故向月則水注向日則火然夫水之與火果生於日月乎果生於諸燧乎果生於盤艾乎若生於日月則非諸燧水何不注火何不然若生於諸燧未向日月時亦何不注不然耶知此則可與語神化矣

有形而最大者莫過乎天地無形而最大者莫過乎太虛包諸有無而最大者莫過乎自心自心如鏡之光兩者光中之影也故見光者則影無留礙執影者則本光常失本光常失則光用不顯光用不顯則影執不消安有卽影見光者與之言自心之光乎

夫形者心之影影者形之影今有人於此圖影欲眞殊不知縱眞影也生形者豈可以筆墨圖之哉

或曰何物非心哉但因分別而心成物耳直不分別物物皆心也故馬顧影而不驚狐見侶而不疑初無二見故也

火可見此相火非性火若性火則周徧而不可見故凡薪傳則見不傳則不見者相火非性火也乃若云水性濕火性熱此則又以性喻義耳

以世眼觀人不足盡人何以故地獄衆生見丈六金身如黑象腿佛尚如此況其他乎

有我則我在天地中無我則天地在我中

如現前各人之身畢竟因何而有究其所歸父母情未動赤白泱不流身何所有父母既情動四大隨感生精華非形質似形而非形非形任運長所以有此身由是而觀以父母情動爲因赤白二交而爲緣窮身之因與緣不過如此乃心之因則在我而不在父母父母雖交會我若無憎愛想豈無故投以是而推之因境生心則境爲生心之因感受氣分亦緣也

心力無狀取功名而試之此試之有也次忘身心而試之此試之無也有無俱試而弗醉始能妙萬物而神矣故曰能豪傑而未聖賢者執有心堅事所以遂也惟豪傑而能聖賢者有無之主也噫有之主尚難立況無之主乎昔人有言曰有無二法攝盡一切法非獨立於有無之初而用有無者惡能吐此與

淨瓶數枝花無生殘紅墮水面點胭脂亦是春深路

惟心之外別無一法離心有法無有是處若知此者長於金屋死於泥塗籧篨爲棺何異驪山驪山秦槨鑿石千仞骨隣下天可謂深藏藏深穴深盜得致富由是觀之泥塗秦槨孰我孰若是以達人未死忘生未生忘死空中種樹春豈有邊花開結果實占大地

無生若可知爲有知知無生無知知無生有知則生已有生安知無生哉無知知無生既曰無知誰知無生若知無生還同有知

生無所立謂之行尸死有所負謂之債鬼

地大四塵水大三塵火大二塵風大一塵故塵多者質重質重者力微唯心無一塵故力不可思議塵謂色香味觸也

一身之親莫親於皮是故以針刺皮悽然覺痛難禁

爲然皮之親不若肉之親肉之親不若骨之親骨之親不若髓之親髓之親不若心之親故曰心生則種種法生今天下不唯不以親者爲親反以不親者爲親是以親親者終不親矣嗚呼心作天堂心作地獄心作聖人心作衆人至於大之天地廣之萬物皆心之造作而世之號稱聰明有識者若問其身與心之所從來皆莫知何說也此而不悲更復何悲

夫喜怒無常其猶板蕩而人情膠執妄結悲歡是以讐如吳越愛如妻子一言相合卽割封成好一事相乖卽背恩忘義悠悠古今率惑於茲惟有道者知喜可使怒怒可使喜二俱無常視同鏡像故好惡交前而心常閒也

一念不生孤明圓照六塵葑蔀本妙失眞是以情波浩瀚業火焦然三界朽居幷遭焚溺唯徹見自心者知念不單生必籍塵起塵難獨立必憑念彰反復推尋當處寂滅故神珠在掌光非外來悟物除眞而不作用想也

四十八願彌陀如來因中爲法藏比丘時對世自在王佛所發之願也若以衆生有思惟心測度之卽一願尙難擔荷況四十八願哉殊不知於理推之虛空之無際天地之高厚萬物之廣多聖乎凡乎有知乎無知乎皆不越我自心者也故曰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有漏微塵國皆依空所生漚滅空本無況復諸三有以此觀之則法藏所發之願如來印證之辭證之於理卽之於事皎如日星夫復何疑又衆生習俗庸鄙識不高明橫計六尺之軀爲身方寸之心爲心無論貴賤賢愚榮榮辱辱順順逆逆窮吶殫慮嚴飾萬態自生至死無須臾之休歇者特未能窺破此身此心耳是以大覺聖人愍而哀之發廣大之願昭廓心境使一切衆生豁清慧目獲無身之身無心之心無身則大患永息無心則勞勤頓空故曰大患莫若於有身勞勤莫先於有智也然則無身之身形充八極無心之心照窮萬有人爲萬物之靈於此大身廣心冥然不悟局於臭軀殼上墮於妄想夢中毫不自覺反乃驚怪於法藏比丘者果靈乎哉

達觀未見樹而夢藤莊周自知人而化蝶然藤無知

而蝶有知無知則無情有知則有識無情必無感有識必有因無感而入夢有識而相緣一以此夢一以彼夢夢雖無別夢源匪同惟知源者可詳夢也

夫道之在人如空在谷谷也者千呼則千應萬呼則萬響以其空在故也人爲萬物靈以惡言觸之卽勃然而怒以美言獎之則春然而喜千觸則千怒萬獎則萬喜今觸則今怒古獎則古喜由是而觀則千呼千應萬呼萬響者豈谷能然哉空能應也知此則怒怒喜喜今今古古非有妙喜怒今古而喜怒今古不能累者存則觸之將至應有窮焉

墨光亭常言

宴坐靜堂胸次寂寥若可以喻太虛忽聞聲響卽瞥然心生便覺方寸稍窒而太虛之度不復有矣是以靜中所得難以應世應世則失故曰不可以靜中求亦不可以動中求超然動靜之外而不廢其用可也

又曰動用於一處之中寂寥於萬化之域雖然會得做不到者未易及此

好生惡死人物皆然以知覺齊故也夫知覺齊終當得聖故曰有心者皆可成聖戒殺非怖罪也特不敢食聖人肉耳使虎狼知此寧再害物人爲最靈嗜殺不止是人不如虎狼也

明可以破暗乎暗可以蔽明乎明能破暗明卽自破暗能蔽明暗卽自蔽何哉明非暗則功不留暗非明則勢不立故曰明中有暗不與暗相遇暗中有明不與明相睹

念果有生乎念果無生乎有生則生不生生無生則無生不生若然者則介然一念乃無生之梯乎

大凡逆境生則不過毁謗罵詈死則不過相殺相戮能觀身非有觀心如幻則罵詈殺戮何損何加故曰若眞修道人不見世閒過

一心不生萬法無咎此三祖之言也脫白驅烏率能道之然一心不生雖龐眉老宿或不易到況其下者乎

紫栢先生未能醒夢一如故開眼卽醒合眼卽夢醒夢交馳初無暫息有時卽夢推醒中之境有時卽醒推夢中之境醒夢雖殊然境不越乎逆順推來推去

日久蒙渠忽然醒夢皆空而能醒能夢者乃忿笑而
嘲棠栢先生曰汝開眼時推尋我合眼時推尋我推
尋得我如老鼠入牛角相似我今跳出醒夢窟汝
再能奈我乎棠栢先生變怒喝曰直饒汝猱最在醒
夢之表亦是夢中說夢也於是渠不答而遁去且道
渠遁向何處去古德有曰蝦跳不出斗

夫已過之事猶醒中之夢也果且有乎哉果且無乎
哉有則雖造物之妙莫能使之卽呈焉無則猶計之
若不能忘耳故至愚之人不忘昨毆也惟有道者能
忘之

大黃之與人參藥中之春秋雖販夫竈婦無不曉然
也如病犯在食大黃雖暴必甘服之者以其暴能泄
積也今有人於此以暴言危計種種加陷於我我能
春然受之福習之積日消而不自知若然者則大黃
未必非人參之地也

以思爲眼見身始終

聞爲思之始思爲聞之終思爲修之始修爲思之終
修爲證之始證爲修之終證爲度之始度爲證之終

如環輪相轉頭正無窮如大白牛牽最上乘車運豈
有終哉

倚名者不知有利倚利者不知有名倚名者不知有
身倚身者不知有心倚心者不知有性倚性者不知
無性之性由是言之蛇而龍之而聖倚而已矣是以
倚倚者可以情遁可以理執惟無所倚者謂之滿覺
既滿既覺倚何加哉故曰如來藏中不許有識有識
則緘破破則漏或漏於小或漏於外乃至漏於地獄
等皆從識始

合眼卽夢夢而求醒以謂已醒一切人境瞬不現前
殊不知謂醒之醒猶在夢中忽然大醒方知夢中之
醒初非眞醒若然者夢由心有無心無夢醒由夢有
無夢無醒予是以知介爾有知無心而不境廓然無
思無境而非心夢兮醒兮心兮境兮如水洗水如金
博金厭夢而求醒痛醒而求空此所謂把髻投衙誰
爲訟主

智進全名餘度皆字先以定動後以智拔良以煩惱
山堅非定力不足以搖撼之無明根深非智光不足

以照其無本徹其無體
周處志在斬蛟則不見水可溺李廣志在射虎則不見石可堅商丘開信利而不疑害則出入於火而不見火可燒與夫從高而墜亦不見高可危予是以知水本不溺石本不堅火本不燒高本不危而或者畏溺而不敢入畏堅而不敢射畏熱而不敢近畏危而不敢墜者皆自溺自堅自燒自危也噫知此則能出入於死生吉凶之域而無害矣

凡菩薩欲成佛者必以四弘誓爲權論舍是而修則小道矣或者疑之曰煩惱斷不斷在我而已至於衆生無邊法門無量力有强弱證有愚智曷能罄盡之歟殊不知人但無恒心耳心果能恒則劫石可磨滄海可竭況其他哉且煩惱未斷則慧風不大多聞弗逮則法雷不遠故易之恒雷風恒蓋非雷無以驚昏蟄非風無以鼓萬物夫昏蟄既醒復能鼓之非恒而何不恒者巫醫尙不可作能與有爲乎

莊周以爲魚之大莫過乎鯤鯨鳥之大莫過乎鵬人之巨莫過乎龍伯國氏此三者天下有情之至大者也殊不知應持菩薩以不見佛頂致疑由十方上窮三十二恒河沙而佛頂不見如故若然者則周所謂鯤鵬龍伯氏不異焦螟螻蟻矣而或者又以吾言弘濶勝大而弗信今請實之夫小大生乎有待有待生於有心如一心不生物我兩化覓無待尙不可得況有待哉

人因口腹以錢爲網窮舌根之味結報復之怨故楚子將死請食熊蹯竟不遑食而被弑隱子父尙然況受敵者乎

人心無常猶若水耳方圓隨器初無定體遇可欲境心則或貪遇不可欲境心則或嗔遇可欲不可欲境猶豫不決心則或癡故方癡時則貪嗔無地方嗔時則癡貪無源若境不觸心心不染境則所謂貪嗔癡三者會而爲常光矣雖然會不徒耳苟未了心境皆心如眼不見眼手不捉手會豈易易哉

匹夫匹婦不達死生幽明之故凡有所感憤以爲一死永不復生往往甘非命死者豈少哉殊不知死果不復生則聖賢孳勤以爲善反不若匹夫匹婦之智

矣聖賢以知生必有死不爲生累死必有生不爲死慁所以爲善而無倦焉如果死不復生則桀紂所爲之惡孰代其償責歟夫以是知堯舜爲善必不謬桀紂爲惡必大愚由是而觀匹夫匹婦有所不堪甘心而死者乃桀紂之餘氣也

有問皮毬子曰色卽空乎皮毬子曰子喚何物爲色大之天地耶小之萬物耶若以天地爲色則天地外徧計依他而不有若以萬物爲色外天地則萬物復何可得耶夫偏計者謂於無色處橫計有色色計空消則橫計色影殊不知外色無空計色之計旣消復計色影與計色之計何異哉大都衆生不明自心心外見法或起色見或起空見空色無常隨計所見譬如氷水本非兩物忽然爲氷忽然爲水衆人於無常忽然之中計氷爲質礙計水爲融通計質礙者固迷其本矣計融通者亦迷其末矣盖融通無性待質礙而有號質礙亦無性待融通而立名夫名者賓也非寔也今天下宗賓而失寔以離色求空爲拙卽色明空爲巧拙拙巧巧情計橫生窩巢萬種見聞棲泊如絹著糠如膠投漆自無始以來至於卽今不以超情求入惟任情問道道變爲情故曰空色如子情爲其母又曰情爲化母又曰情爲有無母子以情問吾以情答盖因情酬情情在子而不在我矣子若忘情始知我不以情答子也子未忘情我雖超情應子子亦謂情子若知此則卽色卽空之旨亦在子而不在我矣

皮毬子曰至顯而不可見者情也故深情厚貌之人父子不相測至隱而不難見者性也故見性之人聖人衆人無相疑也今天下恣情而忽性父生子而疑於子子生於父而疑父盖恣情則習相遠也如伏羲氏生千古之上而文王仲尼生千古之下仲尼不疑周公文王不疑伏羲盖不忽性則性相近也故曰凡百衆人以交神之道見之則於開物成務之際不生心而仁普不裁制而義當不威儀而禮明不變通而智不惑不盟約而信不爽此無他盖率性而然也應物而物不能搖謂之寂不搖者本無生謂之滅無生而應物應物而不搖謂之寂滅

夫但能周一身者妄知也偏能周萬有者眞知也妄知外眞知則如波離水也眞知外妄知如水不卽波也然知有眞妄又何哉蓋知本無眞妄以衆人自眞自妄耳如天機深者知妄知不離眞知而有則妄自窮矣妄既窮則眞之待安能獨立耶噫眞妄情枯本知昭然於日用之閒辟如春著花容不取則艷然在目設生心取之而花神逝矣故曰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卽知君不可見以此觀之則本知充然常在以衆人心粗而不精故日用昧之耳楞嚴曰心精遺聞聞遺則所謂聲塵者皆會本妙矣故曰一切浮塵及器世閒諸變化相如湯消氷應念化成無上知覺夫佛語本平常辟如地堅水濕火暖風動義本如是豈待剗去本妙之心思方始洞然哉雖然如庸常魔入其心腑至於世智辨聰者雖於佛語平常亦不易入也

蓬密鏁鎖蓬蓬鎖子子鎖密三鎖而斯藏苟無斯藏則生生無盡者幾乎息矣故能知此則無盡者皆在握矣既皆在握則聖聖凡凡愚愚智智或生或殺柄不在人人安能見豈惟人不見自亦難見如密知密密則不密矣故曰鬼神可以知者念後之事也

常則安異則駭駭則疑疑則無主無主則爲變化所眩矣剛柔所搖矣故常也者破疑之利器也

鳥之所以能飛魚之所以能躍人皆見之而眼之所以能見耳之所以能聞人皆莫能自覺是以終身而見終身而聞終不能知聞見者是何物爲悲夫

蓬蓬而鳴者孰不知其風焉潺湲而流者孰不知其水焉而忽卷屋拔茅漂州蕩縣則不知其所以致之端也能知其端雖復旋嵐偃岳稽天浸地未始驚也

夫羞惡之心無恥之習猶吳越耳吳強則併越越強則併吳此自然之勢也如學者見理未定操志非堅凡卒然臨事之際不覺不知習乘理隙一鼓而下理君敗績矣

老氏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予則曰上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中士聞道勤而行之下士聞道若存若亡或者以老爲是以予爲非非唯不得予心且不知老矣

亮公過江止何園寺顏延之張緒眷德留連每歎曰安汰吐珠玉於前戢亮振金聲於後清言妙緒將絕復興嗚呼良馬微伯樂則終困於鹽車至人微識者則沒世而不聞浩然滄海豈唯一珠隤然泰山寧無異木我大覺聖人統九有而爲君宅大千以爲國智山崇峻教海汪洋之中則異木神珠斷不可以車載斗量能知其數也但智者見之謂之智仁者見之謂之仁耳

自心淸曠止水澄空不可以喻其至也得其至則餘欲自忘矣設一微涉動則吉凶不召而集吉凶既集利害盈前而患得患失之心浮沉於寸虛之館所謂淸曠自心早埋沒矣自心埋沒則萬事無主唯見可欲者即欣然而欲得見不可欲者則剌然而拂快心光既蔽羣暗雲生矣

我聞善用其心者五逆十惡皆菩提之康莊也而不善用其心者三學六度皆般若之仇讐也由是觀之青山白雲未必爲幽閒紫陌紅塵未必爲喧擾顧其人遇之如何耳故曰我自調心非干汝事

公孫大娘之舞劍也不知劍之舞我手也我手之舞劍也劍兮手兮相忘而相用雖有聖智莫可測識況物我未忘者安能知此乎故曰技無大小能入神者乃與造化同功也由是觀之大之天地小之萬物物物皆手手手皆劍矣敵何自而入焉知此者可與言獨事而眞體之即神與

道不在心欲不在物心生則道失物棄欲自存是以建心求道者傷剗物剿欲者狂譬之自刎而求生耽形而逃影吾知釋子見之必哀其傷而笑其狂矣今天下方將以傷狂爲指南道烏乎明欲烏乎止

紫栢老人集卷之十

紫栢老人集卷之十一

明　憨山德清　閱

解經

心經說

般若波羅蜜多

此言智慧到彼岸。非愚癡者所能到。般若有三種。如實相觀照文字是也。實相般若卽人人本有的心。觀照般若卽心上光明。能悟達則心光發明。凡吐一言一句。長篇短什。足爲萬古燈明。用除痴暗。故稱文字般若

心

此經大部之綱骨。如人一身。雖有五臟百骸。惟心爲主

經

訓常。又訓路。常則天魔外道不能沮壞。路則凡聖皆所共由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

觀自在卽觀世音之別名。此菩薩旣悟自心。以觀照之光。深破昏毒。不同二乘偏淺。故曰行深。夫昏毒卽五蘊。爲萬苦根株。千殃之本。衆生未能空此。故縈纏苦厄。如蠶作繭。於百沸湯中。頭出頭沒。絲無斷日。菩薩旣斷蘊絲。故得空色兩融。智悲並運。若事若理。譬庖丁解牛。無物迎刃。故稱自在

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卽是空。空卽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舍利子。鶖子。佛之弟子也。其慧辨超卓。識越等倫。然未悟大乘眞空。尚醉枯寂。故如來呼其名而告之曰。我所謂照見五蘊空者。非是離蘊之空。卽蘊之空也。汝莫錯了。五蘊色受想行識是也。色則遠而言之。太虛天地山河草木。無分巨細。凡可見者皆謂之色。近而言之。現前塊然血肉之軀是也。受謂無始以來。從生至死。眼見耳聞鼻臭舌嘗身觸意緣。皆吸前塵而生者。想謂受而籌量善惡臧否寵辱是非。行謂籌量無常。遷流不決。識謂籌量曉了。判然無惑。此五者合而言之。實惟一念。分而言

之乃五用差別也

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

如來慮鶖子及一切衆生餘疑未盡復揭而示之曰五蘊旣空心光獨露浮雲淨盡滿月當天則生滅垢淨增減皆紅爐點雪矣故悟眞空之後豈但五蘊元空卽十二處十八界及十二因緣苦集滅道亦龜毛兎角也雖然氷不自融春回乃泮霜不自釋日出乃消五蘊乃至十八界十二因緣等法氷也霜也觀照般若如春如日氷霜旣化所謂春之與日何嘗已陳芻狗故曰無智亦無得

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顚倒夢想究竟涅槃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嗟乎此段無得之光不特菩薩依之而無罣礙諸佛亦依而得菩提佛與菩薩光非有二而優劣逈然者何哉究光之始實無優劣以光極强照照極生迷故覺迷迷滅靈覺極圓者名之爲佛光雖圓悟迷習漸除覺路尙遙名爲菩薩以本光言之非惟衆生妄想卽成佛亦妄想耳然未成佛者若無妄想悟入無門故曰一切衆生由妄想而墮生死亦由妄想而出生死由妄想而墮生死者凡夫也凡夫不悟此身衆苦根株此心攀緣賊媒放之不放游戲於六根六塵如蒼蠅爲唾所粘濡滯腥沫至死不悟由妄想而出生死者或逢知識明誨或讀佛祖聖賢經書始悟蠅爲唾粘之咎翻然悱憤乃慕鵬擧靑冥若然則妄想之心得非扶搖之風哉故未證悟者此片妄想斷不可不堅不固有等愚痴凡夫錯解佛祖聖賢之旨見說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及本來無一物天理上著不得人欲等語遂牢記胸中逢人高談危論以爲已悟如是之人誠可哀憫且汝現前日

用之閒七情六欲三毒無明如蛇如蝎誰敢觸著
不幸而有觸之者未有不遭螫齧旣自家毒氣曾
未消得纖毫說甚大話汝欲消此毒氣須服淸涼
之藥始得淸涼藥非龍肝鳳髓非善見空靑卽是
上來所謂此片妄想不可不堅不固者是也果能
此志堅固則七情六欲三毒無明漸化爲般若光
明矣觀想雖多以要言之一曰空想二曰假想三
曰中想空想若成則內之身心外之世界若漆桶
底脫直下玲瓏老氏所謂大患者永免矣假想若
成皎月浮空長天一碧蹄涔江海散影分輝中想
若成陶空鑄有如臂屈伸宛轉隨心不乖全體空
想治見思之毒假想治塵沙無明之毒中想治根
本無明之毒噫此三毒者乃天下之大毒也除佛
之外誰不遭其毒害皮毒毒般若肉毒毒解脫骨
毒毒法身是以天竺醫王制大神方以空想之藥
治皮毒以假想之藥治肉毒以中想之藥治骨毒
然想藥雖三而不越乎一念故達一念空者卽成
般若德念雖空洞不廢羣有卽成解脫德有無相

卽空色相離不卽不離一念相應卽成法身德要
到無罣閡地位無恐怖境界直須三惑都除若纖
毫不盡縱菩薩猶沉覺癡況凡夫哉故曰餘塵尚
諸學明極卽如來又曰因明有見暗成無見不明
自發則諸暗相永不能昏所謂因明有見者匪獨
三光之明因空因假因中皆因明耳若不因明孤
光自發凡聖情消又說甚麼三觀一心一心三觀
卽所謂文字般若觀照般若實相般若亦不勝贅
焉然未到徹頭徹腦處此智慧光明寸步舍離不
得若背明而行管取斷常坑中蹭落有分在

故知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呪是大明呪是無上呪
是無等等呪能除一切苦眞實不虛故說般若波羅
蜜多呪卽說呪曰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
菩提薩婆訶

大哉心光智不可知識不可識陰陽不能籠罩有
無不能形容破障除昏凡聖無與等者謂之大神
呪大明呪無上呪無等等呪不亦宜乎而般若有
顯密自觀自在菩薩至於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謂之願說般若自故知般若波羅蜜多乃至菩提薩婆訶謂之密說般若又呪者加蠮螉之祝螟蛉念茲在茲似我之聲綿綿不斷則諸蟲受熏莫知然而化爲蠮螉矣諸佛如來以慈悲願密熏一切衆生故一切衆生莫知然而化之嗚呼佛恩廣大誰知報者而正法垂秋祖道寥落顧鈍根小子道慧虛薄無以啓人昔向秦庭號呼徹歲賦無衣而救楚者誰哉

心經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夫智慧愚癡初非兩種彼岸此岸本是同源以其見有身心即名愚癡住此岸以其不見有身心即名智慧到彼岸也經則萬古不變之稱心則入部最先之主不變則凡聖可以共由最先則誰能舍此而求無上菩提哉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

衆生未始非菩薩但不達人法皆空被苦厄所陷故名衆生若了達無礙執非菩薩

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至此特呼名而告之者謂上菩薩所證之空非小乘偏空亦非頑空亦非斷空直即色之空耳色既可以即空則空亦可以即色故曰色不異空空不異色五蘊之中色蘊其一色空既可以相即餘蘊例然故曰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

至此再呼名而告之者佛慮其偏小習重卒難遊大乘二空法海故明揭顯露以啓迪之諸法空相譬如質礙之冰既已融化成水在方器則隨而方之在圓器則隨而圓之觸風可以爲濤聲映地可以爲天色在江湖可以浮萬斛在大旱可以爲雲

覓無往而莫不自在矣又方圓之器喻前境前境自有生滅垢淨增減如水成冰無非質礙學者知此則十二處十八界十二支及四諦皆瞭如也雖然境不能自空必假照以空之境空智在病去藥存終非本體藥亦洗之方盡染汚故曰無智亦無得

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呪是大明呪是無上呪是無等等呪能除一切苦眞實不虛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呪即說呪曰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

嗚呼甚矣偏小習重之難化也如此故如來種種告之令其深信意者此般若波羅蜜多不惟觀自在菩薩依之心無罣礙而得涅槃即三世諸佛亦因之而得無上菩提尙恐其驚疑未徹再敕之曰此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呪是大明呪是無上呪是無等等呪神則威靈莫測明則無幽不燭無上則更無有上者無等則更無有等者聖人爲物至矣盡矣無可以加矣猶說密呪以加持之予讀此經至是不覺涕泗橫流莫能自止比因抱疾潭柘山中念雲間徐太僕琰衛法勞勤釋此以慰益其道心耳

心經說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者實衆生大夜之明燈諸佛之慧命也梵語般若此飜智慧梵語波羅蜜多此飜到彼岸蓋謂有智慧者照破煩惱不溺情波生死超然妙契本有所謂登彼岸焉心乃喻此經如人一身雖有百骸五藏心爲主耳此經文雖簡略實六百卷雄文之心也經者古今不易常然徑路人得趨而進也觀自在菩薩者謂此菩薩以如上智慧圓照空有了無罣礙肇公云照不失虛則涉有而無累虛不失照則觀空而不醉即有無而離色空所以能有能無可空可色故曰自在若夫衆生執有二乘尙無各偏所見不能圓通便不自在夫智慧之與聰明大相懸絕

聰明則由前塵而發智慧則由本心而生故聰明有生滅而智慧無依倚也所以不生滅耳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者謂此菩薩所修觀智不同二乘偏淺乃深般若也惟其深般若故能照徹色空本無二致元一實相自是凡夫不了見色而不見空二乘偏執見空而不見色一如恒河之水魚龍認爲窟宅天人認爲琉璃人間世認爲波流餓鬼認爲猛燄四者所見不過皆情耳惟悟心者了無此見色旣如是受想行識未嘗有異故曰受想行識亦復如是照見五蘊皆空則一切苦厄盡矣凡夫迷倒不悟此身四大假合執以爲實故聞生則喜聞死則悲殊不知此身以四大觀之本不可得喚誰生死身旣乃爾此心亦然妄想攀緣影子不過四蘊合成若以四蘊觀之是心亦不可得喚誰煩惱人不悟此聞譽則懽然爲順聞毁則戚然不悅此乃恣情縱識不以觀行轉識而成智則將飄淪苦海逆浪千尋出沒無常改頭換面橫竪羽毛寧有已哉痛矣衆生佛本現成不肯承當衆生分外甘自擔荷受此荼毒猶未省悟舍利子佛之高弟也聰明絕倫才辨超衆佛呼其名而告之曰菩薩以智慧照徹五蘊大患永辭長揖三界汝知之乎卽色之空而不廢涉世也是諸法空相者此空相照見五蘊之空也此空本無生滅本無垢淨本無增減或以道前道中道後釋之未必然也何故行人以智慧照五蘊時色空坐斷凡聖情盡此時實劒當陽佛亦不能嬰其鋒鋩況菩薩與凡夫耶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者謂此菩薩以此智慧豈惟照五蘊空耳至於十二處十八界莫不皆空矣何故謂五蘊卽十二處十二處卽十八界佛以衆生根器不同隨機設教有迷心不迷色者爲說五蘊有迷色不迷心者爲說十二處有心色俱迷者爲說十八界要而言之蘊處界三不出色心也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者謂菩薩以智慧照之此眞空之中非惟蘊入界本空至於十二因緣流轉亦空非惟流轉空耳還滅亦空非惟還滅空耳苦集滅道皆空也非惟種種皆空

即此能空蘊入界三乃至苦集滅道之智亦不可得蓋所既不有能不單立故也十二支及四諦雖則聲聞緣覺巧拙有異要而言之眞空之中無是事也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顚倒夢想究竟湼槃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謂此經不惟衆生宗之度生死流而登彼岸直饒諸佛菩薩分眞究竟亦必本此也此蓋讚勸流通此經使諸衆生依般若而進修庶不遭魔外眩惑也永嘉曰大丈夫兮秉慧劍般若鋒兮金剛燄非但空摧外道心蚤曾落却天魔膽大都有志於出世者如此力量如此風雲之思如此激烈之懷抱如大火聚使萬物嬰之直下灰飛烟滅可也不然則少見可欲而兒女情生矣或云師之論此經不分因果不列科章似乎儱侗不合古規恐不宜也余則應之曰我佛所說千經萬論五時不等不過陶汰衆生情塵洗滌其見地苟情塵盡而見地正則古規不合之中實合之也子胡多語乎故知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呪是大明呪是無上

呪是無等等呪能除一切苦眞實不虛此亦讚歎般若尊重效驗耳神則妙萬物而莫測可測則不神矣明則圓應萬有而無所累累則不明矣無上則更無過其上者有過之者則不上矣無等等則無可與等者圓滿充實更無及者也圭峰云彌滿淸淨中不容他孰與等之已上皆顯說般若也然般若有三所謂文字觀照實相也蓋非文字無以起觀照非觀照無以鑒實相非實相則菩薩無所宗極也極者何證之謂也夫證有淺深淺則斷見思及塵沙耳深則圓拔根本無明直抵妙覺而後已雖三觀一心兼修並進然斷見思則空觀之力居多斷塵沙無明則假觀之力居多斷根本無明則中觀之力居首夫見地明而不修觀行者何殊有田而不耕也雖修觀行而見地不明又如盲人行路非惟不能還家我恐其將墮坑落塹也若人怕生死而厭煩惱無如以四大觀身四蘊觀心焉夫四大觀身四蘊觀心之旨此如來剖心剜膽指箇方便冀衆生即此臭軀殼上攀緣影中使即妙悟此身此心原一實相耳然衆生流浪生死輪

轉苦趣實非聲色貨利飲食男女牽障也特其不能以四大觀身四蘊觀心則見有身可得有心可凝有身可得則生死宛然有心可凝則憎愛熾然生死厚而憎愛深則本有智慧光明埋沒矣佛與衆生豈兩箇耶佛不過無死生無愛憎人耳衆生則有生死有憎愛佛也四大觀身者凡行人行住坐臥當以齋潔念頭回觀此身皮肉筋骨本屬地大血脉涕涶津液本屬水大暖氣屬火動轉屬風諦審觀察於我何有今橫執之而不舍離認以爲實何殊兩鬼爭臭屍爲如是觀久積習行深生處漸熟熟處漸生至於練盡練之一字不可忽也苟非眞爲死生漢子逆順境臨便擔荷不起矣四蘊觀心者先觀受蘊究從何有推而窮之爲無因忽生耶爲託境生耶無因能生則前境未感本心寂寥靈徹烏得有所謂妄想耶托境而生則前境遷變心亦遷變遷變之心豈眞我心若眞我心天地以之建立萬物以之爲本若其遷變安能爲天地根蒂萬物之本乎故知遷變者特攀緣影子耳夫眞心則塵生不生塵滅不滅照物而無累者也

故毗舍浮佛偈曰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此偈世尊大慈全提緣起無生綱領也如能悟此則心經之妙盡於此矣夫緣起無生者謂心不自生生必由塵塵不自顯顯必由心惟不自生心無性也惟不自顯塵無性也心塵無性則無生現前無性心塵卽緣生不廢心塵既爾萬法皆然矣此旨在於華嚴則謂之法界在法華則謂之實相或曰此經以破相爲宗談空爲趣豈與華嚴法華同轍而語哉夫華嚴法華皆顯示圓宗而此經密譚實相乃古德成言非不佞臆度穿鑿也噫衆生疑情不了此旨於無身中妄見有身於無心中妄見有心殊不知無身之身形充法界無心之心靈照羣品夫此身此心豈是高遠玄妙也耶卽吾日用之中應緣之際未始不昭昭然也老洞華嚴曰佛法在日用處穿衣吃飯處屙屎放尿處舉心動念卽不是了也龐居士曰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諧神通幷妙用運水及搬柴然此旨有悟而未修者有修而未成者有證而受用者今有人於此微有小悟

即不修行便謂已了則修與證掉頭不顧擬到臈月三十日一場㦖𢤱也不佞此論非敢參入義黨此因海陽居士偶叩及此不覺率意而成故無啓請三寶證明加被偈也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者此密說般若也旣謂之密則不佞不敢彊論矣

心經說

夫心經一書乃世出世間聖賢豪傑之神術也是以得其旨者御大千而王天下如黠童牧羊鞭策指揮之閒靡不得其所者也究其關鍵則照見五蘊皆空一句又此經之心焉今有人於此志在聞道而欲彙善一切舍是書而他求所謂夜行而棄燭非愚卽狂矣大抵道之不明世之難治皆根於我相我相旣立見可欲者卽欣然而悅之悅之而不滿所懷卽勃然而怒矣天機由是而塞好惡由是而偏以故本有智慧光明埋沒盡矣以日用而觀之則愛憎交戰於靈臺情識浮沉於寵辱以今古而觀之七雄五伯之相殘漢唐宋元之得失雖復盡善不盡善不可同年而語及乎非武則亂不可定非智則國不可守要而言之皆不出我相也是以眞性日昧妄想日濃質朴日漓世道日下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有我治人物之敵夫賊之與敵雖父母施之於子必不能行寧惟不能行將必反目而攻之矣如來知我相之毒天下其害甚大所以卽一念而開色心卽色心而開五蘊卽色塵而開十二處又卽五蘊而開十八界使夫衆生悟知身執心執俱本於我相我相根本又生於無明支支相緣苦集相起故達無明之所由生者則眞性自朗達色心無性者則一念不可得達五蘊無性則色心亦不可得達十二處之所由生者卽如庖丁解牛了無全牛矣以十二處觀現前此身亦無全身可得也達十八界之所由生者則知色心二法外則析爲六塵內則析爲六根中則卽將現前分別歷歷覺知之心又析爲六識噫非我佛大慈深悲則我相之根毒害之本衆苦之垢豈易拔易滌哉滌垢如寒濤漱石拔根如金剛破物漱之不已石必終易破之不已物必終空石易終穿物空我廢所謂若斷其一必

喪其兩耳夫物我既忘則本心自露故曰靈光獨耀逈脫根塵也若夫將此光照出世則覺路可登照世閒則古道可復余故曰心經一書世出世之神術也般若總部其名有八文則六百餘卷惟此經又六百卷雄文之關鍵也此經之關鍵又照見五蘊皆空一句是矣照見五蘊皆空又本乎色心二法色心二法又本乎瞥起一念瞥起一念又本乎眞心惟眞心初本澄湛本無根塵物我而獨立於五蘊之先絕無所感則一念瞥起所由雖大智高明之士扣其瞥起所由生竟無有能翻者也小子于此亦疑之久矣安得有破疑之大師我以身肉充供亦所甘心焉

釋金剛經

心外無法如來實語水外無波聖人切喻但衆生從無始以來名言習氣染深難化故聞凡著凡聞聖著聖聞有著有聞無著無聞生死著生死聞涅槃著涅槃聞世界著世界聞微塵衆著微塵衆本心即隱沒被名言所轉執而忘返埋沒自性所以如來於般若會上說金剛經即世界而破微塵衆即微塵衆而破世界堅習堅習既破微塵習除斷一喪兩一兩既喪本心頓露故六祖曰不思善不思惡阿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此老即善惡情上指渠曉得箇無善惡的這箇無善惡的名有多種曰本性曰眞心曰佛性曰本覺等故天機深者不受名言所染能即名言而悟名言不及者如此經以世界微塵衆情上如來宛轉方便借微塵衆破世界有名無實借世界破微塵衆有名無實究竟兩者名實無當情消性復即與六祖因善惡之情悟無善惡本來面目初無差別即此而觀若不能即名言了悟得名言染不得的不惟世界即一合相微塵衆亦一合相也何以故情未破故吾故曰斷一喪兩茲衆位偶聚泖上結金剛般若緣此非就地抽苗皆是多生曾親近諸佛菩薩來所以不期邂逅道人與世泊然初無他慕今更深夜靜白燭光中不惜口業世出世法將高就低種種辟喻委曲剖析此一分經雖衆位根器生熟不同或聞道人拈提或有所入或無所入解者自今日後由麤而精既精則必入神既能入神則一切名言世界微塵堅

凡善惡把柄在自手裏彼名言安能轉我未解者自今日後必須要解始不負堯峯中此翻邂逅且老病不與人期流光不可把玩世出世法各須努力

衆生情計不此即彼不聖即凡故曰聖凡情盡體露眞常今世界可碎微塵可合則世界與微塵未始有常也而衆生於未始有常之閒計世界爲一計微塵爲多不一即多不多即一顚計而不悟從無始以來至於今日死此生彼死彼生此究其所以不過我見未空隨處計著故如來曰一合相即不可說凡夫貪著其事利根衆生苟和合微塵而有世界世界果有乎碎世界而爲微塵微塵果有乎嗚呼此責在自悟不責說破所以如來於此經提無生之綱於緣生之中眞深慈大悲也

夫碎世界而爲微塵衆微塵果有乎合微塵衆而爲世界世界果有乎此兩者互爲主客迭相蕩洗而一多之情豈煩天風海濤鼓漱然後滌除者哉故善用其心者終日處乎一多之中而一多不能累也反是者則不勝累矣故此經曰一合相者即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而凡夫貪著其事者是不達一多無常主客無定故也如能達之則一合相未始非天人師焉蘇長公有言曰溪聲便是廣長舌吾則曰一合相便是廣長舌也或者以長公爲是以我爲非以我爲是以長公爲非此所謂癡人前不可說夢也

世界與微塵衆往復研之但有名言俱無自體謂世界合微塵衆而有謂微塵衆碎世界而有皆衆生橫計也然此橫計不無其因始因於事不精理不徹而生事精則能了知事外無理理徹則能了知理外無事事外無理事果有乎理外無事理果有乎是以性宗不成相宗始精相宗不成性宗始圓精即圓故精而無思圓即精故圓而歷然無思故即事而契同歷然故即理而彌照此等受用自他滿足但因中易知而難證果中易證而難忘聽因中即受用果中受用忘此非披毛戴角者不能也

夫我人衆生壽者四見初本一我見耳以展轉橫計遂成四見若以智眼觀之則一心不生我尙不有誰爲我見我見既拔則餘者不待遣而自空矣又我見

者。無主宰中。强作主宰之謂。人見則待我而生。衆生見。即循情分別。不能返照之謂。壽者見不過貪生畏死之念也。用是觀之。則金剛經所說四見。實不在經。即在吾人周旋日用逆順之間。與佛何干。雖然若不是這瞿曇老漢曲折點破。則茫茫大塊。終古不旦矣。佛問須菩提曰。若人碎三千大千世界而爲微塵。衆是微塵衆可謂多乎。須菩提曰甚多。予以是知須菩提之意。以爲不但多耳。諦觀而察之。誠乃有名無實。故曰。即非微塵衆。是名微塵衆。復次世界之意。亦有名無實耳。故曰即非世界。是名世界。蓋微塵自無其體。必碎世界而有世界。亦無其體。必合微塵而成。故以世界觀塵。世現而塵不現。以微塵觀世。塵形而世不形。或計多碎相。則多碎相現。計一合相。則一合相現。多碎相即微塵之別名。一合相即世界之異稱耳。若當機頓了。多碎相與一合相。皆有名而無實。則一多之情。不待掃而自盡矣。一多之情既盡。則我固有之心。光昭然現前矣。故曰凡聖情盡。體露眞常。又此情緣一而起。謂之一情。緣多而起。謂之多情。緣凡而起。謂之凡。情緣聖而起。謂之聖情。故一一多多。凡凡聖聖。不過一情之横計耳。又曰徧計。又曰前塵相想。又曰六塵緣影。皆此情之別名也。圭峰科此段義。謂證法界有味乎哉

夫有卷則有舒。有聚則有散。有合則有碎。此自然之理也。故如來呼須菩提而告之曰。若三千大千世界。可碎而爲微塵。是微塵衆果多耶少耶。須菩提承佛而言曰。甚多。夫碎大千世界而爲微塵。以凡夫心量較之。則不勝其多矣。若如來所知。則不勝其少也。豈微塵多少之數。如來不知。乃待須菩提定耶。蓋如來逆知一切衆生。雖根有鈍利之不同。而執世界爲一合相。未始有不同者也。但利根衆生。一聞世界可碎而爲微塵。則不待須菩提言多。微塵即非微塵衆。是名微塵衆。然後悟世界必非一合相。奈鈍根衆生須待須菩提密破其微塵多衆之執。然後知一合相初本非世界。假衆微塵合而始成世界。世界既合微塵衆而始有者。則世界當一合相住時。住本無住。合本無合。豈待碎世界而爲微塵衆。然後一合相始破哉。

又須菩提以爲我與如來碎世界而爲微塵合微塵而爲世界合合碎碎重疊翻騰上根與中根固已皆悟世界本無合微塵而有微塵亦無碎世界而有至此則一多之執情不待觀空然後破也奈下根之難悟所以須菩提復拈三千大千世界卽非世界是名世界覈告而曉之曰若世界實有者卽是一合相世界若是一合相則如來往嘗又說一合相卽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此又何耶[illegible]來與須菩提憫衆生執情之難破味著此身計爲實有委曲翻騰而下根衆生執解未盡故如來呼須菩提而再告之曰一合相者卽是不可說但凡夫之人貪著其事豈須菩提不知一合相卽非一合相待如來再告之而後曉耶蓋如來借須菩提而深責下根執現前之身橫謂實有而味著也嗚呼初碎世界而爲微塵微微塵而非有微塵非有則世界無體故須菩提不先破一合相之執而先破多微塵之執蓋多微塵既破則一合相之執不待破而破矣何者多爲一體多破則一無體矣一多情盡則世界與微塵皆清淨法界也指何物爲世界微塵耶學者知此則我如來父子翻騰剖析之苦心方始知也如果知之則三千大千世界之堅碻碎而爲微塵再合微塵而爲世界何異一紙卷舒浮雲之聚散者哉

釋楞嚴經

吾嘗讀佛頂經於七處徵心初有疑焉既而疑情忽消始知如來之心卽我之心也吾之疑卽阿難之疑也吾疑既消則阿難豈復疑之乎凡學者於七處徵心之辯皆謂初處不難餘者難耳殊不知有內則有外有外則立潛根立潛根則立中間立中間則立開眼見明合眼見暗立開眼見明合眼見暗則立隨所合處立隨所合處則立一切無著若然者則[illegible]於內之辯爲六者之尤也得其尤則餘黨自滅矣[illegible][illegible]生之執情特執心在內之情難破耳如now內之情既破餘者何難哉吾以是知學者謂六者難不謂初者難實不經苦心故也

夫明心是明何心爲明眞心耶爲明妄心耶若明眞心眞外無妄更教誰明眞心耶若明妄心爲妄心有

心可明以明之耶。為無心可明以明之耶。有心可明。則阿難認能推窮者為心。世尊直咄之。不許。咄之不許者。非不許也。世尊之意。冀阿難回機反照。照此能推窮之心。為在七處耶。為不在七處耶。若在七處。則處處推心所在。皆一無所在。為不在七處。則根境都無。心託何處。良以阿難於七處徵心時。推窮不精。呈答未了。以為能推窮者。固即七處推之無在。然知無在之心。又是何物。若初計心在七處之心。固依根塵而有。二推之無在。我已無疑。但現前能知無在者。又是何物。此物字較之前物字又深一層矣。前物字是依根塵而有之心。後物字是離根塵而有之心。雖直下推之無在。而知無在者是。必我心。故阿難曰。我以能推窮者為心。殊不知未經七處推窮之心。是有在之心。既經七處推窮之後。則有在之心已了無在久矣。然有在之心。是託有境而有。知無在之心。是託無在而有。託有在而有之心。阿難已忘之矣。惟託無在而有之心。尚認為心。此所以佛雖咄之。而阿難心終不。死至於見聞覺知俱離。而內守幽閒。猶為法塵分別影事。故阿難心精有肯處。然終不能全肯。者阿難似未悟法塵分別之影。此塵此影。即無在之異名。故也。如阿難果知此塵此影本無在之境。牽引而起。初無有性。則分別此影者。又轉而為無塵智矣。夫無塵智者。從凡而至聖。從迷而至悟。苟微此智。則一切衆生終不可成佛矣。故此章題之曰明心。不亦宜乎。

佛頂經曰。因明有見。暗成無見。不明自發。則諸暗相永不能昏。余悟此。始知孔老非同道也。乃同化也。自是余之信心彌切實。以成佛自期矣。然此光又豈待成佛而有耶。即吾現前日用。未嘗不烱烱然在。此特以橫計明暗之執未消。所以籍明塵則能見。不籍則不能見。故暗相可昏耳。如明暗執謝。於大夜之中。見不殊白日矣。而白日之中。光亦無增焉。嘉靖間有書華嚴經者。以精誠堅至。妄念不生。情執不起。能於暗室書經如白晝。余不敢自秘。願與天下共。乃屬四明李生記之

根塵之初。本光本自圓滿。於圓滿中佛尚著不得。況衆生乎。以此光元無常性。瞥爾不覺。變起根塵。光陷

其中卽名爲識。然識有六。在眼司色謂之眼識。乃至在意司法謂之意識。又七識亦名意識。而與此識不同。蓋名同體異耳。凡一切衆生。不以六塵爲前境作牽引。識總不生。若無六根。雖生亦無所托。故曰境有牽心之業。用根有托識之功能。心與識名異體同。勿生別解。嗚呼。以根塵之初言之。堯與紂光無增減。以根塵旣立言之。則堯與紂霄壤懸隔。蓋堯得之紂失之耳。如緣見因明暗成無見。此便是陷根塵的樣子。如不明自發。此便是廓落根塵的樣子。又陷之與廓本無常法。若得緣因佛性熏炙之。則根塵之初圓滿本光。終必開解。解則會行。行則終證。設已解不行。習終不消。習旣不消。根塵難脫。如解而能行。不惟根塵迥脫。卽根塵皆復本光矣。此事說則容易。領略尤難。解尙難領。何況行哉。但得能行。何愁不證。旣得之自然發願廣大。良以同體之悲。稱性之慈。大且無待。專局於小。如四弘誓。十願王等。皆痛同體而發者也。道人口門狹小。一時爲汝一氣吐不盡。聊書此以作前茅。程子宜知好惡。努力精進。

緣見因明。見初非緣。明旣非緣。暗豈爲緣。我以是知有日月燈之明則見萬物。無日月燈明則不見萬物。以理準之。無有是處。何以故。以見暗在眼前者。暗旣在前。能所昭然。兩非交涉。以暗較明。明亦如是。

夫因明而見物。明謝則不見矣。故曰緣見因明。暗成無見也。不因明而見物。雖一切暗相現前。而我無待之見。本自昭然。故曰不明自發。則諸暗相永不能昏也。雖然鴟梟夜撮蚤虱。察秋毫。晝則瞑目而不見太山。又猫犬晝夜俱見。晝夜俱見。則與無待之見又何別焉。夫猫犬根全則見。根不全則不見。惟聖人根全亦見。根不全亦見。至於項亦見。足亦見。背亦見。腹亦見。周身四體。八萬四千毛孔。無不見者。故大悲菩薩八萬四千母陀羅臂。臂有手。手有眼。良以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聖人設象以盡其意。猶一人之身。身有六根。六根所待者。謂之六塵。今楞嚴會上大覺聖人。於六根之中。略舉眼根。因日月燈光之明塵。塵能發識。有識則見。此妄見也。眞見則不待明塵。而本照徹無遺者是也。一根旣然。餘根皆爾。故臨濟曰。汝等

諸人亦肉團上有一無位眞人在人之六根乃能放大光明汝若生心擬會卽非眞人矣

以手搔癢謂有能所以手把髻身不離地緣見因明見如我手癢如明緣以此而觀能所宛然不明自發獨立無待不明自發旨本符契橫計忽生千轉相因因因無盡識難窮究惟得眞法界者不受識瞞得惟識者不受意言瞞此皆據用徵照苟非鷲王擇乳實難

明暗自相代謝見精本自湛然

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

師曰大慧禪師一日問禮侍者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如何禮答不得卻曰望和尚爲某作箇方便指示大慧向他道你是福州人我說箇喩子向你如將名品荔枝和皮殼一時剝了以手送在你口邊只是你不解吞達觀燈下看大慧語錄至此不覺失笑你衆人且道笑箇甚麼如薦得不勞達觀饒舌旣薦不得老漢爲汝說破此段經也不妨礙只如如來爲阿難老婆心切至矣何異大慧和皮殼剝了名品荔枝送在禮侍者口邊只是他不解吞大底此事苟不到智訖情枯之地斷然承當不下且道如何是智訖情枯的樣子咄泥牛夜半歸來遠踏破前峰萬頃雲

由彼覺明有明明覺失彼精了黏妄發光是以汝今離暗離明無有見體離動離靜元無聽質無通無塞齅性不生非變非恬嘗無所出不離不合覺觸本無無滅無生了知安寄汝但不循動靜合離恬變通塞生滅明暗如是十二諸有爲相隨拔一根脫黏內伏伏歸元眞發本明耀耀性發明諸餘五黏應拔圓脫不由前塵所起知見明不循根寄根明發由是六根互相爲用阿難汝豈不知今此會中阿那律陀無目而見跋難陀龍無耳而聽殑伽神女非鼻聞香驕梵鉢提異舌知味舜若多神無身覺觸如來光中映令暫現旣爲風質其體元無諸滅盡定得寂聲聞如此會中摩訶迦葉久滅意根圓明了知不因心念阿難今汝諸根若圓拔已內瑩發光如是浮塵及器世間

諸變化相如湯消冰。應念化成無上知覺。師曰。靈光寂照。彌滿清淨中。不容他外。此有法無有是處。凡衆生見心外有法。皆繇爾念生。念生即有我。有我則有限量。所以有內有外。內則根識是。外則依報是。依報是無情。正報是有情。因有是。是有我。我所。雖三細六粗生起次第有別。究本言之。原是一箇圓常佛性。以衆生念起之後。了不覺悟。膠於根塵識。託其中戀能戀所。能即六根。所即六塵。根塵能所。疆界確然。是以眼識則能司色。耳識則能司聲。餘四例然。所謂由彼覺明有明明覺。覺明即是眞心。明覺即是妄心。此妄心即眞心迷轉者。非離眞心外別有妄心生。旣迷於眞。失彼精了。黏妄發光。根塵是所黏。識是能黏。譬如眼識不能自生。必由明暗二塵引起。纔有此識。若無前塵。識終不有。故心外見法者。則有前塵。有前塵則有妄識。旣有妄識。六根次第應用。一點也差謬不得。此皆是情識封蔀故也。若能當下照此一念。原無起相。即念本無念。尚不有。安得有前塵。凡有前塵。爲留礙者。只是自家直下不能觀破此念。故清涼云。十世古今。終始不離於當念。無邊刹海。自他不隔於毫端。蓋有念即有自他。即有古今。念他喚一尚不可。何處有二。由是觀之。天地萬物。一切含靈。不出我一念。又天台智者云。一念具三千。謂有念時。念息三千泯。謂無念時。行者眞發菩提心者。當於起念時了不可得。念息時洞照十虛。所以這一節經最初不過迷了眞心。有妄心。因有妄心。即有根塵。因有根塵。即有疆界。因有疆界。便不能互用。靈通此就迷上說。若離暗離明。旣無見體。雖道就沒了見。若沒了見。即是木偶人也。蓋因明暗而有見者。應物之識也。離明暗而有見者。眞心之照也。此箇關頭。正是迷悟根本。悟得來。應物之識。即是眞見。悟不來。眞心之照。即是應物之識。却不是兩件。因迷悟。斯有二致耳。一根如是。諸根亦然。眞心發照。則不托於前塵而起。起不托與。此是離物獨立而照。獨立則心外無法。心外無法。不知又喚恁麼作根塵。故雲門云。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雲門此意。即是經云今汝諸根若圓拔。已內瑩發光。如是浮塵及器世間。諸變化相。如湯消冰。應念化成無上

知。覺器世閒是無情。衆生是有情。如何衆生悟了道。一切無情器世閒亦化成無上知覺。此箇竅子不知在何處。尋得這箇竅子。著說無情器界成佛亦可說有情衆生不成佛亦可。所謂拈頭作尾。喚尾作頭。權衡在手。褒貶由誰。到這裡。說無六根而有見聞亦可。有六根而無見聞亦可。上來雲門的話頭有照處。便有用。在經旨直饒會得。只是一箇照用處。又存乎其人。六根互用也不甚奇特。會得從緣薦得相應捷之句。卽便受用得來也。此節經雖由眞起妄。會妄歸眞。發許多作用。不過自家日用尋常事耳。以迷者謂之奇特。又古德云。靈光獨耀。逈脫根塵。這等說話。只好爲未發心的人說。若少有見的。聞此定然鼻笑不已。旣謂之靈光。是活潑潑地。說甚麼逈脫不逈脫。且他本無畔岸。這個軀殼子不過三五尺長。以三五尺長置之無畔岸之中。且道是逈脫不逈脫。若道不逈脫。六尺軀殼子安能籠罩得無畔岸的靈光。若道逈脫。只今大衆莫不在軀殼上作窩。坐這箇窩。坐雖只有五六尺長。若不是箇眞正英靈男子。且慢莫提起說。他逈脫不逈脫。若然如是。畢竟怎麽樣好。三逝一報五千劫。得出頭來是幾時

眞心實不可以一體求多體得。又不可以偏體知。亦不可以不偏測。離一離多。離偏不偏。所以又能一能多。能偏能不偏也。今阿難不悟眞心。推攀緣橫計。故如來知其病處。隨機付藥。究竟言之。了無實義。亦無定方。如難阿難云。若咸覺者。拄應無在。旣拄一處。偏體多覺。斷無是理。如來就阿難計處難之。意者拄一支而四支咸覺。則拄者亦知。不拄者亦知。則可言拄者無拄矣。何則以三支不拄有知。則一支拄者可卽無拄也。

紫栢老人集卷之十一

明　憨山德清　閱

釋毗舍浮佛偈

夫外堅濕暖動而觀之則此身初非我有外前境而觀之則此心本無生處外心境而觀之則罪罪福福皆本無主也故曰假借四大以爲身如來大慈豈欺我哉

宋黃庭堅號山谷有貴人以絹求山谷書自所作文山谷笑曰庭堅所作文烏足寶惟寒山詩乃沃火宅清涼之具遂書與之復囑之曰寒山詩雖佳然源從七佛偈流出故山谷凡所行樂之地書七佛偈最多而七佛偈中毗舍浮佛偈尤爲殊勝所以然者蓋過去千佛微此佛則莫能成其終現在千佛微此佛則莫能成其始成始成終實係此偈是故讀誦書寫受持樂說流布毗舍浮佛偈者十方三世諸佛併其神力現出廣長舌相讚歎是人功德不少毗舍浮佛此言一切自在覺嗚呼一切自在覺一切不自在障初非異源故曰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但諸佛善用其心則無往而非自在衆生不善用其心則無往而非障礙然此障礙不從天降不從地生亦非人與以其見有我身則死生榮辱至矣以其見有我心則好惡煩惱至矣夫死生榮辱好惡煩惱皆以我身我心爲本源苟有勇猛丈夫能直下拔其本塞其源則衆生之障礙未始非諸佛之解脫也八大人覺經曰心爲惡源形爲罪藪予以是愈信山谷謂寒山詩爲沃火宅清涼之具源從七佛偈流出無欺焉或問曰枯惡源空罪藪有道乎應之曰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有此半偈能讀而誦誦而思思而明明而達則惡源之枯不枯罪藪之空不空子自知之非予口舌所能告也

夫心爲惡源形爲罪藪凡血氣之屬必有知血氣非形乎知非心乎嗚呼形之與心莫知是何怪物而毒衆生若此人有言曰修行本無他術苟能柰何得自已身心便了雖然柰何得自已身心豈細故哉是以聖人哀之設大方便使博地凡夫即惡源而爲慈悲之海即罪藪而爲功德之林達形非形了心非心非

[illegible]

形則形先八極而無累非心則智周萬物而不勞如是妙用莫如毗舍浮佛頌也毗舍浮佛此言一切自在覺此自在覺烱然獨立於衆生日用之中初無障礙然在諸佛便得自在受用在衆生便成障礙且道病根在甚麽處咄大地衆生成正覺十方諸佛陷泥犁

夫患本無根根於身心所以顔子墮肢體黜聰明者拔患根也老子亦曰我有大患爲我有身我若無身何患之有由是言之身乃饑凍榮辱死生之樁也如以堅濕暖動觀身則患樁不待推而倒矣心乃好惡是非之樁如以物我同根觀心勞勤好惡穢毒之樁亦不待推而倒矣噫兩樁既倒身心情枯堅濕暖動即法身也能好惡爲穢毒者即無分別智也以無分別智之魚游無邊際法身之海水不待忘魚魚自忘魚不待忘水水亦自忘魚水相忘而浮沈自在清泠之懷則魚與水皆象先之紹介也剖塵居士勉之

毗舍浮佛此言自在覺覺與自在體用互稱耳蓋覺則自在自在則覺故聖人體用圓融無粗不精精則一一則無待無待則無外無外則物我同根天地一體所以大不廢小體不廢用根兮塵兮根不自立由塵而樁塵不自立由根而賓由塵而樁樁果有乎由根而賓賓果有乎兩者既決物我寂寥故曰寂寥於萬化之域動用於一塵之中故根不礙塵塵不礙根大用全而無跡無跡則物我何在知此謂之覺根塵不相留礙謂之自在若然者根未嘗有根塵未嘗有塵聖人善用其心故自在而覺衆人不善用其心所以自在覺翻成不自在障耳余以是知以四大觀身有身用而無身相以前境觀心有心用而無我執故此半偈誠破死生之爻象治心病之醫王也

夫身心之初有無身心者湛然圓滿而獨存焉伏羲氏得之而畫卦仲尼氏得之而翼易老氏得之二篇乃作吾大覺老人得之於靈山會上拈花微笑人天百萬聖凡交羅獨迦葉氏亦得之自是由阿難氏乃至於達磨氏大鑑氏南嶽氏青原氏並相繼而得之於是乎千變萬化鬼面神頭或以慈悲爲三昧或以瞋怒爲三昧或以苦行爲三昧或以語言文字爲三

味或以棒喝破沙盆為三昧以至於滚木毬握木蛇斬蛇伏虎叱龍之類書不勝舉如上種種三昧世出世法交相造化使夫衆生日用而不知而或知不知即名凡夫或知即名聖人嗚呼聖人與衆人初本一條惟以知不知乃凡聖分焉由是而觀知亦由我不知亦由我何天下知者寡而不知者多病在何處良以有生以來計身心以為我而身心之前者湛然圓滿妙物無累反味之而不覺一不覺則永不覺所以威音同稟以至於今猶茫然無省勞他聖人右提左挈百計千方委曲施萧伎倆亦窮總不知覺古人呼此輩謂之行尸走肉白日小鬼不亦宜乎吾毗舍浮佛復不以衆生難度而退願心說此偈要使博地凡夫共登無上夫無上者謂身心之初有大圓鏡智光徹終古妙拔羣有威神莫測得之即聖失之則凡故也若然者凡聖之分不過於身心窠窟翻得破者則解脫無方不能翻得破者則障礙長劫蓋死生無根以身為根好惡無本以心為本苟能以四大觀身身何所在前境觀心心從何起知身所在即身有而無累知心所起即心有而不生身有而無累生死何妨心有而不生應物何礙生死何妨則願輪常轉應物無礙則慧日常明雖然初心學人不以持偈為梯航則苦海難度又持偈有上中下之不同上者以其天機深妙觸偈即悟中者惟持久始得心開下者由讀而誦誦而能持持而能熟熟則或以此生得入或以多生得入入則本同上達無異以此觀之根無利鈍能信者皆得出苦何故自甘暴棄或以貧賤累而不能持偈或以富貴累而不能持偈貧賤富貴雖榮辱不等累無兩般且年光不可把玩老病不與人期一息不來便成他世凡百罪業是汝作者不免隨之隨而不離如影隨形天上人間太虛空中總無你逃避處如可逃得則一切佛祖聖賢之聰明不若凡人之愚癡矣

假借四大以為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夫有生之患莫大於生死而生死之患惟至人則能超然無累下是則孰不受其累然生死又本於有身老氏云我有大患為我有身故出世聖人示此偈開悟是輩此身不

過五行攢簇而成四大合併而有所言四大者地水火風是也此四何名爲大謂其無處不徧故稱之爲大此四大在身則爲肉爲皮爲筋骨爲血脉爲痰唾爲津液爲熱氣爲動轉今現前此身不過此等合成既合成矣衆生不悟非堅確然執之爲身故臨死生之際處利害關頭心神恍惚千算萬計不過要保全此個軀殼子殊不知此身皮肉筋骨感地而有血脉津液感水而有一切熱氣感火而有凡百運轉感風而有故智者不待閒時方作此想於日用中常作此想皮肉筋骨原從地有血脉津液原從水有熱氣原從火有動轉原從風有此四大者一切衆生凡有血氣之屬皆所共有我何癡迷確然妄執爲身此想周旋俯仰進退屈伸常專注不斷漸漸純熟一旦頓悟此身何在故昔人有悟之者云將頭臨白刃猶似斬春風且一切生死衆患如箭我身如垜既悟此身堅濕暖動各還其本垜尚不有箭來誰受故曰假借四大以爲身也夫心有眞心有妄心眞心則聖人與凡夫無所閒別者無所增損者廣大靈明廓然无滿本無生安有死本無來安有去離生死絕去來不離日用湛然常在不可以有心得不可以無心求惟神而明之者可幾也此心不悟雖衣冠楚楚總是行尸走肉人爲萬物之靈於此不悚然懼惕然省者非顚倒即著鬼迷矣妄心者感物而有受制於物故逢順境則喜逢逆境則瞋憎愛交加靈臺汨沒一受於心恨不即釋喜不即化此皆妄心也眞心雖然應物物不能累如明鏡照像雖辨姸醜而本無心妄心則因境有即受境累故曰心本無生因境有也

毗舍浮佛此言一切自在覺既自在覺矣有何物而爲障礙哉然未覺者不免一途成滯見色則被色障礙見空則被空障礙忽然而有身則被身障礙介然而有心則被心障礙身障礙生老病死心障礙喜怒哀樂是以周旋一光之中而妄成角立既角立矣一切不自在至矣生有老迫老有病迫病有死迫喜有怒迫怒有哀迫哀有樂迫迫者相催之謂也嗚呼生若定常老不可迫喜若定常哀不可迫以其無常流之莫能已也惟有道者達身無常四大成故達心無

常前境生故達四無常一身待故達境無常因心有故借一蕩四四無所立借四蕩一一無所存借境蕩心心初不有借心蕩境境不自留一四互蕩心境棄忘一身而爲無量之身身相不壞一心而慮周萬物寸抱本閒由一切不自在入一切自在達之者刹那可以超曠劫如其未達解脫幢卽成行尸肉塊智慧津翻作苦海逆浪自古及今豪傑英雄打破這關捩子不得雖功高千古名光萬世於本分上事了無交涉故生時受生迷老時受老迷病時受病迷死時受死迷喜怒哀樂時受喜怒哀樂迷以迷續迷迷無斷日人爲萬物之靈而靈不悟以靈積迷爲一切黑業本山高海積未有撼竭之時少知自反者安得不懼乎又靈如融通之水迷如窒凝之冰融通則在方而方在圓而圓窒礙則方則定方圓則定圓方圓無滯之謂活方圓有定之謂死是故聖人居方圓而方圓莫能滯以無滯故所以能通天下之情衆人則不然見方而被方惑見圓而起圓執所以在聖人卽死而活在衆人卽活而死故聖人謂之生人衆人謂之死人由是觀之自上古以來所謂生人者能得幾何哉爲聖不難難在通靈苟能通靈非惟身心俱靈大則虛空天地萬物之夥微則一介一塵一毛一髮靡不靈矣至於三藏六經諸子之流百工之技亦無不通故達身靈通無事可礙達心靈通無理可障化生老病死爲無上涅槃迴喜怒哀樂證大菩提涅槃菩提從身心得若無身心二果何睹故曰此身爲塵勞山此心爲稞毒海一旦達身無已塵勞山卽功德聚也達心如幻稞毒海卽般若槃也人爲萬物之靈不自重甘爲死人不爲生人可悲已

此半頌特十四字而已然大藏與一千七百則機緣九經二篇百家之要莫不備焉子若張而演之雖大塊爲墨崑崙爲筆天風爲手虛空爲紙莫能盡也故曰佛法有不思議力旣曰不思議豈可以衆生臆見揣摩而能知耶但當諦信受持則終自悟入夫信則誠誠則一一則我持頌之心了無所附麗如是積久則身心橫計一朝爆落則生死鑄而爲涅槃煩惱化而爲菩提矣此兩者謂之二轉依果所謂轉生死而

依涅槃轉煩惱而依菩提也然凡夫心識飄浮卒不能制之一處故須由讀而誦誦而持持而專專而一一則降化降化則將乘緣生而入無生矣

達觀道人嘗以毗舍浮佛傳法偈授人時必曰持千百萬遍自在受用現前矣毗舍浮佛此言一切自在覺而深推其旨大要破衆生身心之執耳故曰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卽此觀之一切衆生從無始劫來至於今日莫能自在於死生憎愛之中者良以見有自身則身相爲礙見有自心則心相爲礙嗚呼身相礙於外心相礙於內一動一靜內外相礙無須臾超然之境可哀矣哉卽此相礙之境在聖人日用中而身充法界如月赴衆水知周萬物如鏡照羣象不速而至不勞而遍東坡大悲閣記乃此偈註疏也其略曰大悲者觀世音之變也至何獨疑於大悲乎如以東坡之意推之則心念不靜應物必亂非東坡不知卽動而靜卽色而空盖東坡量自己分上只體得理具光景未到無身而現多身無心而智鑑羣品地位如此地位非大菩薩豈易爲哉然觀東坡理具之旨則所見無惑矣體此無惑之見於憎愛境上死生關頭眞實挨將去到佛菩薩地位終有時在也

釋八大人覺經

夫覺與不覺如拳手卷舒耳聖人知其如此所以卽衆生日用不知之知開爲八覺覺則如拳復手手復則提挈四生搬運三世東太虛如芥子撚大地爲微塵擧無不成用無不驗皆十指之力也若手作拳則十指屈而不能信矣信既不能安得有如上之用哉故拳譬不覺手譬了覺以此觀之諸佛不覺則不異衆生衆生忽覺則不異諸佛如屈指則拳信指則手而信之與屈屈之與信機在心而不在拳手也然拳手可見而心不可見唯聖人因可見而見不可見故能以不可見役可見者所以可見者爲聖人之利而不爲聖人之害也而衆人以可見者爲我有則不可見者愈遠而愈疎矣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如一旦悟可見者卽不可見者則日用不知之知不惟開而爲八覺卽千萬覺可開也此不知之知在諸佛則

名八萬四千三昧此八萬四千三昧在衆生則名八萬四千煩惱嗟乎煩惱與三昧果有常耶果無常耶有常則衆生終難得佛無常則諸佛亦可以爲衆生如諸佛還作衆生則衆生又何必求得佛哉凡誦持此經者果知我現前日用不知之知如來爲我開爲八覺我因八覺而悟廓之則八萬四千之覺在我日用不在諸佛言說也予故曰拳手可見而心不可見則不可見者果可以數量盡哉

釋十二因緣

所謂十二緣生者無明行識名色六入觸受愛取有生老死不了自心謂之無明既成無明則必循緣謂之行循緣則必分別謂之識既成識矣則必橫計橫計實無其體但有虛稱謂之名身因橫計所有塊然一物謂之色然而名色解雖次第乃一支也根境相敵謂之觸觸則領納謂之受受必耽著謂之愛愛而不捨計爲常有謂之取取而執實謂之有有則有生生則有老老則有死自無明至老死謂之十二支此十二支爲一切衆生生死煩惱之窟宅亦是一切諸佛菩提涅槃之樂土也顧行人治之何如耳

夫十二因緣者謂因無明而緣行因行而緣識因識而緣名色因名色而緣六入因六入而緣觸因觸而緣受因受而緣愛因愛而緣取因取而緣有因有而緣生因生而緣老死是名十二因緣然無明與行則屬過去識乃過去之終現在之始耳名色六入觸受愛此五支則屬現在取乃現在之終未來之始也有生老死此三支則屬來世又無明有迷理無明有迷事無明迷理無明謂不了第一義諦普光明智中本無古今凡聖身心即此不了名之迷理無明迷事無明謂執現前四大假合之身四蘊橫集之心此是我身此是我心只此執著分別者順則歡喜逆則煩惱此點執受名之迷事無明故曰迷理無明未破決不能達本迷事無明未破決不能忘情以不達本故法身本有而不悟以不忘情故色身本無而橫執此執不消依之而造善惡之行行成謂之業業熟謂之果受苦樂時謂之報此就行一支而演說也識則以行業牽引受果報分別投胎妄起憎愛名識此識投胎

之後在母胎中作赤白主無有形段可見但有其名故謂之名色即赤白和合至第五箇七日名形位謂諸根四肢似有而未全故謂之色六入則名色已後至第六箇七日名毛髮爪齒位至第七箇七日名具根位謂六根開張有入六塵之用故名六入此兩支皆胎中具若形位毛髮爪齒位又名色六入兩支開開出也觸則出胎已後至三四歲時六根雖對六塵未能了知故苦樂想未生名觸受則謂從五六歲至十二三時因六塵觸對六根即能納受前境好惡等事雖能了別然未能起淫貪之心但名爲受愛謂從十四五歲至十八九歲時貪於種種勝妙資具及淫欲等境然猶未能廣偏追求但名爲愛取則從二十歲後貪欲轉盛於五塵境四方馳求曾無厭足故名爲取此五支雖在胎出胎之不同總屬現在取則是現在終亦未來始先已揀之此復略顯有謂因馳求諸境起善惡業積聚牽引當生三有之果是名爲有三有則欲有色有無色有是此三有又名三界生謂從現世善惡之業後世還於六道四生中受生是名爲生老死謂從來世受生已後五蘊之身熟已還壞故名老死嗚呼此十二因緣非三達洞明五眼圓照孰能至於此雖然學不檢名名不審義義豈能精義既不精則終難入神義不入神則實用無徵實用無徵雖說時似悟對境終迷耳故一觸死生禍福之機便作不得主宰以致名敗德喪取笑千古退世人之信心即此觀之不以佛祖聖賢自任則十二因緣之名尙不及聞況能檢名審義精義入神以致用哉即太史公號稱博古於三世報復猶疑而不了況其他耶如史遷於十二因緣能檢名審義一心了知則三世報復決不至失言取笑於後人嗚呼惜哉

八識規矩

前五識

性境現量通三性

此言前五識於三境中惟緣性境三量中惟是現量三性俱通

性境者謂所緣諸色境不帶名言得境自相也相者靑黃赤白之謂名者長短方圓之稱現量者謂

對境親明不起分別也性境屬境現量屬心三性者善性惡性無記性也三性俱通以五識性非恒一故

性境若說根塵能所八法而成是落小乘如惟識則無有此境此境現前如明鏡照象湛然明了不起分別如云眞境也善惡兩性在五識雖無分別而照從是起故通

眼耳身三二地居

三界分爲九地自地獄至六欲天皆欲界也爲一地四禪色界也有四地四空無色界也有四地共爲九地欲界名五趣襍居地五識俱全初禪天名離生喜樂地是爲二地止有眼耳身三識無鼻舌二識以無段食故自三地以上則五識俱無

徧行別境善十一中二大八貪瞋癡

此二句言五識心所徧行有五別境有五善心所十一中隨煩惱二大隨煩惱八根本煩惱六今止有貪瞋癡三共心所三十四皆任運無分別者

五識同依淨色根

白淨色根者指勝義而言惟天眼能見盡落形質者是浮塵根豈能照物以有勝義根在故能緣境言五個識同依勝義根而起也

九緣七八好相鄰

九緣者空明根境作意分別依染淨依根本依種子也眼識具九緣而生耳識惟從八除明緣故鼻舌身惟七除空明二緣故

合三離二觀塵世

鼻舌身三識合中取境眼耳二識離中取境觀即能緣見分塵世即所緣相分

愚者難分識與根

此言小乘愚法聲聞不知根之與識各有種子現行以爲根識互生也不知根之種現但能導識之種現謂根爲生識之緣則可謂生識則不可以識自有能生之種子故也小乘未破所知障於法不了故難分耳

變相觀空唯後得果中猶自不詮眞

佛有根本智有後得智根本智乃實智能親緣眞

如後得智乃權智但能了俗不能親緣真如果頭佛已破見思惑能六根互用變起相分復觀相空以不知前五及七八等識遂自認為後得智不知後得智乃從根本智而得者小乘雖有如理如量二智特其名耳豈真後得智耶即後得智在佛果中猶不證真況因中乎證契也根本智無分別所以親緣真如後得智從色根起是有分別的所以不能親緣無分別理

小乘以無我為真如斷了六識分別執便能六根互用以為能親緣真如

偈曰小家果頭佛理量徒有名迷名不知義疑大而起諍五識同一覺是以眼可聞耳不能見色實非本根各各在分別者以故見思破六根即互用彼小不知此未究七八五三者曉然了橫計渠自破既破棄舊法悲哀歸大乘羅什首初師疑什亦有辨一朝悟大理仍復師羅什

圓明初發成無漏三類分身息苦輪

前五識隨八識轉佛位中第八識轉為無漏白淨識而相應心所即成大圓鏡智頓爾現前故云初發則前五識即成無漏三類身者法報化三身中之化身也千丈大化身被大乘四加行菩薩丈六小化身被大乘三資糧位菩薩及二乘凡夫隨類化身則三乘普被六趣均沾以止息衆生苦輪也

○前八句明有漏後四句明無漏

第六識

俱頌其造善作惡不定之功能

三性三量通三境三界輪時易可知

善惡無記三性現比非三量性獨影帶質三境俱通也比者比類而知非者情有理無比度不著也帶質境有二以心緣心中間相分從兩頭生帶本質生起名真帶質以心緣色中間相分惟從見分一頭生起變帶質起名似帶質獨影亦有二一有質獨影五根種現皆托質起一無質獨影緣空花兔角及過未等所變相分是五塵落謝影子止緣過去五塵與未來變起五塵影子不緣見在五塵也

前生六識攬法塵影子以成今生形種今生又因形起影是來生受形種子今生若能六識作觀破了我執不攬法塵則不受分段身矣〇六識輪轉三界顯易可知

相應心所五十一

此句是標數性界二句是立名欲令衆生因名以闡義因義以會理會理以致用致用在作觀上說致用以體道體道以立德

善惡臨時別配之

六識遇善境時與善心所相應遇不善無記境時與不善無記心所相應故曰別配之此特平平緣耳若增上緣則善心勇猛惡心所俱轉而爲善矣

性界受三恒轉易

六識於三性三界併憂喜苦樂捨五受恒常轉變改易也

根隨信等總相連

根本煩惱六隨煩惱二十善十一等餘徧行五別境五不定四共五十一亦相連性界受等轉易也

動身發語獨爲最

動身發語時於八箇識中行相最勝以有情故也

引滿能招業力牽

引引起也滿圓滿也言六識能造業招果

發起初心歡喜地

歡喜地因斷分別我法故

此識於初地初心轉成無漏以斷有分別我法二執故

俱生猶自現纏眠

無分別我法二執與生俱生此時尚未斷猶纏縛眠伏以所知障未斷故

遠行地後純無漏觀察圓明照大千

遠行乃第七地也此識以前漏無漏間襍而生至此地後則俱生二障永不現行而純無漏相應心所亦轉爲妙觀察智而圓明照大千矣

第七識

帶質有覆通情本

七識於三境中緣帶質境三性中惟有覆無記性

有覆者障蔽眞性通六識情故本八識也通情本故曰相分兩頭生

七識緣八識見分爲內自我七識是心本識亦是心所以說以心緣心眞帶質八識是其本質故七識既以八識見分爲內自我則八識見分即七識本位八識見分緣色即七識緣色也色非眞故曰似帶質

問帶質是帶八識本質而生了然如何是七識的境八識能藏一切所藏一切根身器界我愛執藏八識便有境了這境從何來是從六識來也便知七識原無體位其相分從六八兩頭而生

隨緣執我量爲非

此識於無分別我法二執是任運綿綿故云隨緣執我

八大偏行別境慧貪癡我見慢相隨

大隨惟八偏行五別境止通慧根本煩惱止具四貪癡見慢是也

恒審思量我相隨

前五識非恒非審六識審而非恒惟此識恒常審推思察量度執八識見分爲我故曰我相隨

有情日夜鎭昏迷四惑八大相應起

既執八識爲內自我則有情恒處生死長夜而不自覺以與四惑八大相應而起四惑即根本煩惱四

六轉呼爲染淨依

八個識俱爲轉識惟六識作觀則諸識俱轉故轉獨加於六識呼七識爲染淨之依蓋六識有分別七識無分別有分別依無分別起以無分別近無情故

極喜初心平等性無功用行我恒摧

凡一地中具初中後三心即入住出也此識於初地初心斷一分無明便轉成無漏爲似平等性智以因中轉也無功用行是八地無分別我法二執至此盡斷故曰我恒摧乃爲眞平等性智矣

六識到第八地轉妙觀察智如何七識初地初心就轉平等智耶蓋六識到觀成後轉妙觀察智初

作觀時轉爲似妙觀察智

如來現起他受用十地菩薩所被機

佛果位中現十種他受用身十地菩薩乃所被之機也

第八識

性惟無覆五遍行

此識因中於三性中惟無覆無記性緣境之時相應心所惟五遍行

界地隨他業力生

此識於三界九地之中隨六識善惡業力而生以八識無記性故

二乘不了因迷執由此能興論主諍

此識最微細所以二乘愚法聲聞不信有此惟以前六識受熏持種斷了見思執爲如理智六根互用執爲如量智以無明全未破故所以大乘論主反覆辯論證有此識也

浩浩三藏不可窮

能持種子不失曰能藏受染淨等熏曰所藏七識執爲我曰執藏三藏體用深廣故凡小不達

淵深七浪境爲風

八識如澄湛之淵由前七個識攬前境爲風興起波浪耳

受薰持種根身器

此識能受前染淨熏能持根身器界種子根是六根身爲內世界器爲外世界

去後來先作主公

惟此識爲總報主

不動地前纔捨藏金剛道後異熟空

第八地爲不動地此識初至此地纔捨能藏所藏執藏至金剛道後乃等覺位異熟者變異而熟異時而熟異類而熟金剛道後斷生相無明異熟種子方空也

金剛觀智是智之名言其堅利能壞一切無明有生住異滅異熟空則瞥起一念無明空矣

大圓無垢同時發普照十方塵剎中

此識至佛果位中轉成上品無漏淨體號無垢識

與相應大圓鏡智同發起時普照十方圓明世界

唯識略解

夫搜剔陰陽之奧蘊括造化之精洞洪濛之源破渾沌之竅超儒老而獨高冠百氏而弘深舍唯識之宗而他求未之有也夫唯遮境有識簡心空遮境則識外無法簡空則非同枯滅是以夷斷常之坑塞生滅之路闡彰中道刊定因明魔外望絕凡聖共遵耳然識有八種有心王心所之殊苟非智慧空靈思量妙絕豈易窺其庭哉阿賴耶識等大略窮其所由生直以眞如照極反昧生滅與不生滅和合謂之證自證分卽如醒人忽爾昏作人語雖聞而不能了了謂之醒耶又不能了了謂之昏耶人語又聞此之謂昏醒相半迷悟之關也此等時節有人喚之則昏隨醒矣不喚則醒隨昏矣醒旣隨昏而外不能了境又不作夢惟昏然而已謂之自證分此等時節位無能所冥然獨存也少頃頓夢種種悲歡苦樂據能觀而言謂之見分卽所觀之所卽相分或問曰見相二分前後生耶抗然生耶余應之曰見相二分謂之前後生者現量之中不許有無分別纔生分別現量滅矣謂之抗生則能所弗同也此四分乃八識之本故有志於此宗者不可不留神焉四分通澈則八識之綱思過半矣

夫八識四分乃相宗之綱骨也阿賴耶識末那識分別識眼耳鼻舌身五識謂之八識證自證分自證分見分相分謂之四分究本言之八識四分初無別體特以眞如隨緣乃成種種耳夫眞如隨緣之旨最難明了旦以眞如淸淨初無薰染如何瞥起隨緣耶於此參之不已忽然悟入所謂八識四分不煩少撿唯識之書便能了了矣故曰性宗通而相宗不通則性宗所見猶未圓滿通相宗而不通性宗則相宗所見亦未精徹性相俱通而未悟達磨之禪則如葉公畫龍頭角望之非不宛然也欲其濟亢旱興雷雨斷不能焉是以有志於出世而荷擔法道若性若相若禪宗敢不端誠而留神哉惟相宗名義數多若非心智妙密委曲精搜實未易明也今則取大略稍論而疏之但粗曉蒙儒耳大抵阿賴耶識通前眼耳鼻舌身

五識當併而發揮之似覺易明蓋阿賴耶識及前五識皆屬現量又皆上品果中轉也若第七識第六識則三品皆具三品者見道為下品修道為中品究竟為上品故七六因中轉也或曰前五識成無漏相應心品現身益物何以先言第八成無漏耶以圓明初發乃第八識相應心品成大圓鏡智故其前五根即第八識所變相分能變本識既成無漏所變五根自當即成無漏矣能發五根既成無漏則所發五識遂成無漏何疑哉或曰既言八識轉成四智何故却言相應心品耶對曰唯識第十云此四品總攝佛地一切有為功德皆盡此轉有漏八識七識六識五識相應心品如次而得智雖非識而依識轉識為主故說識轉得又有漏位智劣識強無漏位中智強識劣為勸有情依智捨識故說轉識成智也大乘所緣緣義曰言是帶已相者帶與已相各有二義言帶有二義者一則挾帶即能緣心親挾境體而緣二則變帶即能緣心變起相分而緣也親挾者謂之實境變起者謂之假境假境者何即實境影子也影子者何謂前五識親挾實境乃任運而緣不帶名言現量中也譬諸明鏡物臨即照原無心也纔覺妍醜現量已滅即落比量矣余是知假境影子意識所緣耳又能緣心變起相分而緣亦假境也今安慧宗中妄謂因中無漏五識能緣真如殊不知五識成智必待第八識轉而為根本智然後五識轉成所作智也此中目此智為後得者何也謂根本而後得也以五識及第八識皆屬現量果上同轉故也彼謂因中五識未轉智而能緣真如非妄而何縱於果上識雖轉智第能照俗而不能緣真如故護法師曰果中猶自不詮真況因中乎

紫柏老人集卷之十二

紫栢老人集卷之十三

明 憨山德清 閱

緣起

刻藏緣起

嘉隆間袁汾湖以大法垂秋僧曹無遠慮不思唐宋之世大藏經板海內不下二十餘副自元迄明南都藏板印造者多已模糊不甚清白矣且歲久腐朽燕京板雖完壯字畫清白顯朗以在禁中印造荷非奏請不敢擅便又世故無常治亂豈可逆定不若易梵筴爲方冊則印造之者價不高而書不重價不高則易印造書不重則易廣布縱經世亂必焚毀不盡使法寶常存慧命堅固譬夫廣種薄收雖遭饑饉不至餓死時法本禪人實聞此言但本公自顧力弱不能圖之然此志耿耿在肝膈間無須臾敢忘者也至於萬曆七年予來自嵩少掛錫清風逕上去大雲寺不甚遠寺有雲谷老宿乃空門白眉也時本谷爲雲谷侍者予訪雲谷於大雲復値本公在焉既而及刻藏之舉以爲非三萬金未能完此衆生以財爲命豈易乞哉大都常人之情有傷其命雖父母兄弟妻子之間有不悅者以世外之人乞人性命誰願之哉予曰小子何不見大若是乎但恐辦心不眞眞則何慮無成且堂堂大明反不若宋元之盛哉宋板藏經亦有書刻者元板亦不下十餘副予急圖之毋自歉老漢雖不敏敢爲刻藏之旗鼓旗所以一人之目鼓所以一人之耳目一則明耳一則聰聰之與明衆生之所本有者特無大法以熏開其心故雖有而不能用予謂衆生財與命同以故難乞殊不知以財爲重者誠聰明未啓耳如聰明一啓即知此身幻化非堅此心起滅不常矣既知此矣即乞其頭亦歡然願施者況身外阿堵物耶於是法本輩化弱爲强轉狹爲廣視刻藏之舉若壯士屈伸臂耳了無難色然猶未舉行也及密藏開公問法於老漢因而囑以刻藏之事開公曰易梵筴爲方冊則不尊重無乃不可乎予破之曰金玉尊重則不可以資生米麥雖不如金玉之尊重然可以養生使梵筴雖尊重而不解其意則尊之何益使方冊雖不尊重以價輕易造流之必溥于普

萬普之中豈無一二人解其義趣者乎我又聞之我法如塗毒鼓於衆人中擊之發聲無論有心無心聞之者命根皆斷若然者不惟尊重供養者有大功德即毁之謗之之徒終必獲益且娑婆度生以折門爲先攝門次之縱使輕賤方冊之輩先墮地獄受大極苦苦則反本反本即知墜地獄之因知因則改過改過則易輕賤爲尊重是以攝之不可則折之以折之之故則見有地獄既見地獄則痛想天堂矣由信天堂而信佛故尊重與輕賤乃翻手覆手耳老漢但願一切衆生輕賤佛法墮地獄中因地獄苦發菩提心若然者易梵筴爲方冊則廣長舌相猶殊勝萬萬倍矣予何不智若此乎於是道開聞予言泣涕俱下跪而發誓曰謹奉和尚命若有人舍三萬金刻此藏板者道開願以頭目腦髓供養是人自今而後藏板不完開心不死由是觀之則法本道開不才老漢及現前一切刻藏施主皆袁汾湖之化身也

募寫大士緣起

夫聖人無常身以衆生身爲身如片月在空影臨萬水有見不見則水有清濁非無月也我觀音大士以聞思修入三摩地初於聞中入流忘所獲二殊勝成三十二應使一切衆生心水清淨者隨緣而得見月焉由是論之則菩薩衆生初非有別以聞思修熏之即得入流忘所圓通妙應以貪瞋癡熏之即順無明流墮諸趣以故菩薩憫其同體即所自驗方救療羣有篤大慈悲分身散影隨類利益滇南清上人一日病幾死夢觀世音勸其念自性佛遂瘳由是發心圖大士萬身普施供養報菩薩恩信入意地情見乎辭余見其涕淚俱出而作是言因慨焉爲之述此夫清禪人以篤疾爲水得覩菩薩清涼之月達觀道人聞其言即直下不疑則以不疑爲水亦復見之願諸淨信各各若我直下不疑則菩薩清涼之月在在而見雖然衆生業重不疑爲難且向第二門頭往生極樂共覩彌陀聞無上法音又普門中最方便處也

鐫鉢緣起

大哉佛鉢其來遠矣過去諸佛不可數極現在諸佛皆親執持未來諸佛非鉢不食佛尚實惜況比丘乎

去佛既遠戒法凋零凡沙門釋子住家者多乞食者少而乞食者復率操瓢不知持鉢所在名藍眞宇聚徒講演安禪集衆千指萬指未見有鉢食者夫鉢者聖人應量之器量我量物如函受蓋如黃鍾之律應氣不爽故卽飮食而調心心調而物化物化而善廣遠則秉利界外近則澤布寰中故曰一夫至德道洽大千也然則鉢者利已利物大法所係豈細物哉乃今忝爲佛子者食非鉢食飮非鉢飮蹈蓮花面之迹壞菩提身之根飾僞以亂眞馮虛以構僞邪風鏡扇純正遭譏於是幻予愷公痛正像之風移慨教流之日薄遂披尋律藏精考鉢儀以爲泥古則不近人情狥情則乖於古式瓦鉢則危脆易損金銀則侈奢非法惟鐵鉢堅朴難毁易辦而末法比丘心行麤浮時又艱險故獨宜焉嗚呼羅睺洗鉢鉢碎爲五自茲律分五部宗尙不一戒珠失掌比丘不持戒律比丘尼等不行八敬持應量器遊行酒肆或入婬舍種種家醜如來懸知蓀嘗閔痛其陵夷迄今戒壇生草衣鉢蕭然且不知鉢爲何物矣嗟乎既爲佛子當報佛恩報佛恩中復有緩急自非英衲孰識時宜愷公以法器莫重於鉢發心造鐵鉢五百口隨緣乞之儻仗我皇靈鉢功就緒則上祈聖算下祝民康惟願正法昌隆魔風殄息綳綳法器萬古無殘

棲霞寺定慧堂飯僧緣起

佛法者心學也然紹隆佛法者僧也故薄僧者非薄佛薄自心也夫自心者聖賢由之而生天地由之而建光明廣大靈妙圓通不死不生無今無古昭然於日用之間卽之而不可入離之而不可遺在眼而見在心而知境未對時圓滿獨立百工得之而技精聖人得之而道備不難而易見觸事而冥契而人薄之故日用而不知焉昔達觀穎禪師行脚時至吳中日勢稍晩投宿律居主者弗納師責而數之曰如來有言汝曹不聞之乎在家僧不喜客僧來者我法當滅由是觀之穎公有道之士一宿不留何怒至此蓋非自安實痛佛法之衰心學之不明故也予以是知飯僧一事功德最大大以資培佛種小則廣植福因今棲霞禪堂主者雲峰偏上人有志飯僧惟是連歲薦

饑力不稱願雲堂如舊靑烟寂寞來者悽然余目覩其事心甚哀之旣而爲其倡百人之緣一人歲施米十斗十年爲限無論豐荒緣不可斷嗚呼去聖時遙世道交喪識慮非遠所重者不重所輕者率重焉夫至重者自心也開明自心者佛學也傳佛學者僧也僧來而不喜薄自心也人爲萬物之靈乃不知重心學其可乎哉因書以告四衆云

積慶菴緣起

寒山子詩曰庭際何所有白雲抱幽石世之高明者無論今昔皆味之而不能忘豈不以其天趣自然即物而無累者乎萬曆歲癸巳中秋達觀道人以問疾毗耶維舟當湖旣而太宰陸居士疾少差亦放舟顧道人於案山之陽案山距積慶不十里許太宰公季子適與毛修之相視而笑曰案山水富而竹貧積慶水貧而竹富安得有神通者搠當湖之水注積慶老禪鉢中移積慶之竹於五老峯下顧不美哉予聞之曰道人受性慵懶亦無奇特神通不暇搠當湖之淚亦不暇移積慶之篁何不放舟積慶飽其空翠歸宿案山不亦可乎旣至積慶則苔徑幽然修篁澄碧椽敗屋老菴宇蕭條道人謂二三子曰道遠乎哉觸事而眞聖遠乎哉體之即神故曰仁者見之以爲仁智者見之以爲智夫厭喧趨寂者覩白雲幽石而通玄醉榮刺空者聞花館笙歌而忘倦惟得自心者喧兮寂兮榮兮辱兮無往而非心兮蓋獨立則無待無待則無外無外則無分別無分別則無我所若然者積慶之廢興成敗譬夫水之與波波之復水耳雖然道人願諸賢豪君子舍夢中財斅空中境即相冥眞從緣得旨則積慶瓦礫荊榛琅玕古木皆諸君廣長舌相也敢不勤之時一薦運禪人揖其祖曰大師深慈爲此菴施筆頭三昧增光存歿寧弗拜謝

徑山佛殿緣起

雙徑冠世絕境也自崑崙南來翺翔萬里越天目而逶迤隱隱隆隆雄雖萬狀勢方奔舞直趨東溟而雙溪一阻則英靈秀傑之氣回而氤氳盤礴怒拔於五峰之間世爲龍象窟宅自唐國一欽祖開山乃至宋大慧杲禪師傳心如貫珠燈燈相續以迄於今則去

聖彌遠世與道喪僧不能轉俗更爲俗轉矣夫經曰若能轉物即同如來今不能轉俗章爲俗轉豈非現成肉佛自作衆生嗚呼一心不生凡聖路斷一微涉動染淨俄分即此而觀衆生諸佛初無差別了悟者夢覺都除未了悟者不惟於無夢中作夢更於大夢中强爲已覺殊可歎耳昔佛經行時俄指曰此地可建一梵剎帝釋信手拈一莖草挿已曰建剎竟此幻居講主作徑山僧引進導師不遠千里來曲阿見老漢曰徑山衆上人某曾引渠跋涉燕山請開藏主幷祈旁鼓修殿嚴像藏主已諸會病未至蒙大師代以幻余本公今復遷化則向來所學似同說夢故某與衆僧不憚勞勤今更强顚來禮和尙所願不惜彈指震大法雷破衆生痴夢成就如上勝事老漢曰公等此來既不爲自求專爲祖道今老漢有一轉語舉似公等公等答得相應即夢中說覺覺中說夢恣我舌端無不可者試問帝釋挿草建梵剎耶不建梵剎耶建則琳宮寶坊了不現前不建則佛與帝釋兩皆脫空時諸上人俱以默答老漢亦以默領唯喝石崖旁觀不禁向老漢曰和尙不必抛擲古今廣打葛藤國一大慧鼻孔要與和尙不別道開法本雖皆夢中承當和尙大須覺中著到管取徑山大雄寶殿剎那成就諸祖殘棋移星換斗唯時王內翰于比部只解順水推船不能逆風把柁攛掇喝石生兒幷諸現前黑白大衆擎跽而請唯願和尙發大慈悲勿孤負喝石亦令某等各各願滿噫雙徑五峰江海秀瀨陽江澈影重重相逢莫問誰家曲管取聲聲落眼中

湖州府弁山圓證寺募四萬八千彌陀緣起

夫四十八願者乃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如來因中爲法藏比丘時對世自在王佛所發之願也若以有思惟心測度之即一願功德尙難信受況四十八願若廣大無極迂濶無稽者寧不爲之驚怪哉殊不知於理推之虛空之無際天地之高厚萬物之廣多夥乎凡乎有知乎無知乎皆不越我自心者也故曰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有漏微塵國皆依空所生漚滅空本無況復諸三有以此觀之則法藏所發之願如來印證之辭證之於理即之於事皎如日星夫何

疑又衆生習俗庸鄙識不高明計六尺之軀爲身方寸之影爲心無論貴賤榮辱逆順窮神殫慮勞骨弊形奇智巽謀嚴飾萬態自生至死無須臾自在者不過未能窺破身心耳是以大覺愍而哀之發廣大之願示無邊之勝照廓其心境使一切衆生蕭清慧日獲無身之身無心之心無身之身形充八極無心之心照窮萬有悲夫人爲萬物之靈於此大身廣心冥然莫悟局執於臭軀殼上甘陷於妄想夢中初不自覺反乃驚怪於法藏比丘者人果靈乎不靈乎余萬曆庚寅歲結夏於留都攝山棲霞寺以七月旬有二日有斷手僧如林者來山白余曰我斷隻手不爲名聞不爲衣食我聞阿彌陀如來有四十八願願依數請四十八員眞實持戒求生西方禪僧僧各頂戴旃檀彌陀靈相於晝夜六時精修淨業無限年月以畢生爲期柰何事大力寡無以感人故斷隻手以表寸赤願乞一大檀越捨千金爲我開疏惟願大德決我凡心余聞其言愀然久之乃謂之曰斷手不難捨財難耳若不聞衆生捨財如割身肉乎苟手斷心僞願豈易尅哉且連歲海內饑饉不勝有能慨然施千金者恐無是處不若遵彌陀本願化四萬八千人人各乞銀一錢積少成多以集事不亦可乎雖然諸佛不可思議衆生亦不可思議余非具他心聖人安敢妄言請以初願及次願拈鬮於佛佛許可者卽奉行之斷手僧謹置鬮於如來慈鏡光中泣涕以禱信手拈之卽得次願遂索余言援敘發心大槩徧告十方媿余不能文不敢贅言於願尾堅辭弗獲免又雲臺居士余之故人斷手僧又居士往所信者故書此以慰存沒云雖然佛事人情初非有二顧其用心何如耳若如法藏用心卽人情不異佛事也若衆生用心卽佛事不異人情也余慨如林上人朴實眞率能不惜形軀斷手自盟於四十八願願四萬八千人尅彌陀之果視余一瓶一鉢獨善其身何啻踰跨匹乎滄海上人愼而行之天必祐之今太宰公已爲四萬八千彌陀之領袖則見賢思齊者必雲然而和之矣尅願奚難哉

吳江聖壽寺緣起

卽花尋春者春未必在花卽水尋魚者魚未必在水雖然離花而覓春外水而求魚又豈可得哉故道不在迹道豈能自彰教不在人教豈能自弘如來之道猶春也天下名藍眞宇種種教迹則花也吳江聖壽寺肇迹吳赤烏年間今數百千載猶巋然獨存於荒廢之餘趙宗伯聞而惜之適與道人及此因緣爲之創五百人緣集茲勝事蓋憐花存春之意也若夫教海濤生魚龍聽法又道人末後句耳

迎無量壽佛立像緣起

釋迦文佛成道已思惟所親未度而度衆生非師範人天之則遂昇忉利爲母說法以優闐王想佛成謁命三十二匠往地居天刻佛三十二相請歸優闐國供養此像教之始也萬曆庚子冬有始光居士自閩之杭訪雲棲袾大師因見大師所供無量壽佛立像殊勝精神慈注瞻禮之間使衆生染習於不知不覺之頃忽生淨想居士默謂曰吾安得如此像供之家菴以酬夙願訊之則刻匠已死大師望居士眉宇之色欲像之心有不能割者謂居士曰此像亦易得匠者云亡貧衲爲居士別覓一匠刻之保任不減先刻者居士遂五體投地捐貲付託於師約明年四月迎像不幸袾大師蹈湯火之災像不如約屆期居士果遣手足來迎大師謂衆當卽以山中原像應其請像可再雕言不可食既而某迎像出山適當道蝟集買舟不得偶有一船泊於江滸迎像者問舟子曰舟可載人否曰否曰船不載人欲載何者舟子曰余以待佛迎像者異之謂舟子曰專欲汝舟載佛耳舟子欣然許諾昇像舟中禮供甚虔云此佛前一夕已徵余兩人夢矣至姑蘇又將易舟所易舟子夜復夢金人來舟中像至宛如夢中所見無不驚異蓋與前舟夫歸所得夢景正相符耳還家安立淨室觀者雲集奇哉斯像謂之木佛耶善使人夢謂之肉佛耶諦視之揣摩之則木佛也嗚呼木佛善使人夢世則疑之肉佛說法世則不疑如以唯心觀之木佛肉佛兩者未嘗非心也以未嘗非心之印印世之疑與信果有疑信耶果無疑信耶天機深者於此印了知不疑則大之天地多之萬物及於虛空皆納於立像一毛孔隙

毛孔不窄天地萬物不多於不窄不多之中六塵內遂擧一塵問天下黑白此塵謂自生耶他生耶共生耶無因生耶黑白中有能轉此語者渠臭皮囊不異立像供之無倦

摹書金字華嚴經緣起

余聞華嚴大部有一四天下微塵數品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偈每慮其廣大衆多不能於此生窮之矣及讀唐譯華嚴經偶得一偈不勝踊躍慶幸偈曰毗盧遮那佛願力周法界一切國土中恒轉無上輪此偈總二十字而大部華嚴包括無餘毗盧遮那此言光明徧照一切處願力周法界蓋法界有十謂佛法界菩薩法界緣覺法界聲聞法界天法界修羅法界人法界畜生法界餓鬼法界地獄法界是也然地獄以十惡五逆爲花餓鬼以慳吝刻剝爲花畜生以愚癡亂倫爲花人以根本戒爲花修羅以十善好鬪爲花天以未到定十善爲花聲聞以四諦析色爲花緣覺以十二因緣還滅爲花菩薩以三學六度爲花佛以萬德周圓爲花嗚呼東方出聖人焉西方出聖人焉上古出聖人焉後千百世出聖人焉凡所作爲未有無花而有果者也我無十惡五逆則地獄誰入我無慳吝刻剝則餓鬼誰受我無愚癡亂倫之行則畜生誰作我有五常始得爲人我行十善而好勝則不免爲修羅我能修定廣行十善則當生天我修四諦析色明空必得聲聞我作還滅之觀終登緣覺我行六度長劫無疲定成菩薩我三惑永斷萬德周圓必圓證妙覺此名實之徵也如我一念不生則十界無地凡焉聖焉鏡中眉空中花耳雖然參須實參悟須實悟則華嚴四法界不在八十一卷而在我日用也如參悟未能且從八十一卷語言文字檢名審實實審則義精亦非分外四法界者理法界事法界事理無礙法界事事無礙法界是也理法界則水外無波事法界則波外無水事理無礙法界則波水無礙事事無礙法界則波波無礙以水言之則謂之理以波言之則謂之事以波水言之則謂之事理以波波言之則謂之事事是故善用其心者卽一塵而入四法界如因一枝花得無邊春耳況此經八十一卷言言

者皮字字者花有智男子或因一皮一花而得無盡春光則荊棘蓬蒿未始非春也荊棘蓬蒿六凡之譬也如花如皮四聖之譬也荊州府江陵縣承天寺有了初善禪人以為古人剝皮為紙析骨為筆刺血為墨而流通此經欲凡有知覺者即文字語言而入華嚴法界善雖不能流通此經願以莊嚴此經為佛事藉此少報四重之恩不亦可乎於是發心募衆共書金字華嚴經一部并綸觀一卷如勝事夢感願凡書一字一言一乘一卷乃至十卷八十一卷者皆仗此因緣如因一花而得無邊之春因一言一字而盡入華嚴法界此禪人發心莊嚴此經之願也索予數語為前茅予願凡諸黑白賢豪者當見作隨喜然衆生舍財如割身肉苟無卓見隨喜之緣亦不易結禪人當作剝皮析骨刺血之想則一錢半錢不可誤用況多錢者乎善禪勉之

山東東昌府鐵塔隆興寺化緣文

東昌東郭二里許有寺曰隆興肇自洪武初乃祝聖道場也地勢幽朗高林垂陰古塔昂霄鍾梵流響或悲風塵而登臨者頓覺煩襟洗然非偭卒不忍去良以如來說法權實迭唱或以香飯為階梯放光為舟楫寄文字以傳心施棒喝而啓悟乃至樓臺凝日覺路鋪金論而會之無非廣長舌之波瀾也大凡人情無常善惡從境故以善境誘之則善心生惡境熏炙則惡念起聖人有見於此弗吝弘慈分身散影應質垂軀飾以奇特莊嚴廣以無邊刹使夫衆生磕著撞著觸處善境可移其習密化其惡所謂壽頂成仁陶鎔為慧者也或者不達此意以浪費民財短之是數二五而不知十也夫行一善則息一惡息一惡則省一刑一刑省於家十刑省於里萬刑省於國謂之無補於治道可乎隆興大殿及支宮旁宇廊廡且以年深日久風霜蟲剝摧頹殊甚若不修整非惟祝聖失古即廣長舌囊說法器毀而雷音亦無聞矣寺僧覺蓮課公大慨於茲乃謀諸侍御傅居士并一切黑白賢豪習續舊緒余嘉其識卓見殊以故綴數語代為十方白云

楞伽山寺大藏閣緣起

衆生不悟言說法身。而爲文字所轉。如悟言說法身。則不必離言說而求法身也。古有鳥官聞羽蟲之音知其好惡吉凶焉。由是而觀。則言說法身亦不外鳥音有也。眉山曰。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則言說法身與色相法身無別也。豈惟色相哉。鼻之所臭。舌之所嘗。身之所觸。意之所知。謂之臭味法身觸法法身。亦不悖初言說法身也。故靈雲見桃花而悟道。樓子聽曲聲而明心。良有以乎。然文字般若。又言說法身廣長舌相也。娑婆衆生心量狹小。習尙卑微。苟不以廣長舌相。吐大雷音。震其常情。則生死之夢終不醒矣。又諸施之中。法施爲上。財施次之。然微財施則法施難廣。是以能割所有身命之財。流通佛法者。其功與法施等也。某人立心造大藏一部。施石湖棱伽山僧某禪人。構閣供養。永爲人天眼目。施者受者。必皆無我所心。而能成此言說法身之功德也。豈可以算數知哉。末法衆生。福薄凡集勝事多難。少易某其勉之。

棱嚴寺五十三參長生緣起

檇李棱嚴。以嘉靖時倭奴之變。寺因火之。於是清涼寶地。翻成熱惱之場。曠古名林。遂爲游晏之所。識者慨焉。萬曆間。有豫章密藏開公。乞食城中。以爲長水靈迹。豈當久委草莽。乃不辭寒暑。而舊物始復。雖正殿緩之未建。然有靜室可以藏經板。有雲堂可以安法侶。有香廚可以供饘粥。晨昏禪誦。異口同音。擊磬鳴鐘。祝延聖壽。願吾君明齊日月。筭等山河。五穀豐登。蒼生樂業。此林下道人寸志也。嗚呼。一旦既廢熱惱之場。復爲清涼福地。游晏之所。今爲更始名藍。微開郎則曠古祝聖之壇。幾爲有力皮矣。雖然。法界門中。無孤單法。設微鶴林藁上人佐之。寧卽功成速若是乎。至於諸大金湯。不避嫌疑。不顧毀譽。併心護持。始終如一。雖給孤復生。龐老再來。不是過也。余固不敏。感金湯護持之念。開郎崔林寒暑之勤。倡善財五十三參之緣。究五十三善知識。無論黑白男女。但聞緣發心見作隨喜者。請一人施米千升。永充棱嚴十方聖凡長生供養。庶幾無負吾君資生之恩。如來法乳之惠。金湯護持之力。二上人恢復之勞也。

疏

刻大藏經疏

大覺示生順機緣而應質聖人制誥懸同體以垂慈大夢雷霆幽霄日月揭萬古之昏蘇活羣蒙之慧根半字滿字宛轉剖本有之光大身小身方便現圓迴之相道高則聲聞自遠義備則圓照無虧理不乖事開凡聖之正因色不異空杜魔外之邪見滋多生之淨種破五使之疑情曰深曰淺總就路以還家若見若聞俱立地而成佛是以補天地之玄化廣君親之至仁挽回薄俗之風啓迪高明之習舍乎大藏別覓真乘何啻饑寒棄捐粱纊或以釋迦非我國之人而不從其法抑不思文王亦西夷之產奚以被其風渴不辨泉饑無擇飯迷方固當問路愈病必事求醫乃智者之所尊不智者之所棄從長爲善舍短稱賢泥塗可以致雲霄行潦可以通滄海故刺血爲墨者非無知而作剝皮伐紙者心有見而然在昔固有英賢當世豈無豪傑是非曲直義理淺深譬夫九天之上而日星皎如萬鏡之中而燈珠燦爾然非韓愈歐陽修之排斥曷致契嵩洪覺範之發揮陽擠陰助權抑實揚天風起而雲翳消時雨降而枯槁茂爰自運有通塞法以升沉玄奘求經於印度必也唐文皇之朝懷璉鳴佛於洛陽宜乎宋仁宗之世況我太祖高皇帝成祖文皇帝於迺訓則頒金湯之詔在會典則列墻塹之條故曰化頑凶而益王綱利善良而資帝道義林幽邃俗世罕聞王臣無愛無惛黎庶宜崇宜正捧王言之煥朗識聖鑒之淵微豈不以功高世憲道格殊方者哉用是吾道開法本不揆下愚遠追德意誓刻經律論之全藏願報佛法僧之至恩力微而滿願爲艱事勝而資檀須普或十函五函量緣而襄刻或一部兩部隨意而樂成大地慈雲普天甘露一字之功贊揚之莫盡半偈之益思議之難窮乃知常啼東請善財南詢皆重法以輕生亦知恩而報德直以身爲如來之牀座豈若手持菩薩之慧燈衆生造罪愚昧先之大士利生智光始也萬行波騰離般若則終歸苦業六通雲變舍漚和則俱墮偏空慈母周旋百至未喻佛子之用心良友曲照多方庶象至人之

護念流通大藏希覩勝因或貴或賤共成堅固之緣無親無疎咸作難遭之想終期克濟永用宣流

廣諸祖道影疏

華鐘匪叩則音響不流寶炬未然則寒光匿耀故歸依佛祖藉有刑儀卽像道存雲傳貴廣願身星布影偏寰區譬一鐘聲多人夢破如分燈燄大夜常明矣洪武間黑白中好道者繪華梵諸祖道影自大迦葉尊者而下至國初耆宿百二十尊藏諸留都之南牛首山其精神慈注風度高簡非靈臺空淸妙思通幽者未易著筆也萬曆己丑開侍者省余於金壇于觀察北園且西發淸涼道出石頭余曰牛首諸祖道影往曾於祖堂塵埣中檢得六尊若雲開月露光華照人咨詢其餘寺僧曰均藏牛首余懷此六寒暑矣弗能忘汝無却勞披暑一行或可理也對曰謹奉和尙命隨策杖往果得靈相會太宰陸公見之喟然歎曰是當儼臨人天光映羣品柰何歲月浸久凋殘若是聖人未滅度時吾輩業重垢深不遑近事玆覩道影何啻親承得丹青家妙契其眞者臨寫十部散布十方永作供養分輝迸耀普照昏衢願不大哉開侍者建太宰議慨然任之太宰首臨一部金沙善雲居士於九部中隨寫一部餘尙未得其人開待者跪而請曰願和尙疏是因緣令諸善信生大法喜合併勝心成此希有余曰善夫由心生形由形生影而善反者由影得形由形得心由心得道若然者則百二十紙和尙不動舌根爲天下人漏洩家風不少也

刑當形

又

夫有自心則有虛空有虛空則有天地有天地則有山水有山水則有道場有道場則有諸祖有諸祖則有道影是以由道影而識諸祖由諸祖而辨道場由道場而知天地由天地而測虛空由虛空以悟自心者可謂尋流而得源矣若然者則大如天地褊如萬物皆諸祖道影也豈待索於僧繇道玄之筆端然後謂道影乎哉雖然凡心鄙劣未能觸途成觀須憑勝相故阿難白佛我見如來三十二相勝妙殊絕形體映徹猶如瑠璃常自思惟此相非是欲愛所生何以故欲氣粗濁腥臊交遘膿血雜亂不能發生勝淨妙

明紫金光聚是以渴仰從佛剃落以此觀之阿難佛弟尙觀勝相發心況凡劣者乎故諸祖道影不可不廣也雖華梵殊土其天容道貌精光炳爍使人瞻之塵習頓空卽相會心千古旦暮與諸祖周旋於大光明藏中微道影孰能至此留都牛首山藏諸祖道影一百二十尊以歲久紙故色勞將至零落於是某人誓願廣圖祖影徧流天下惟善男信女覩影開悟共證自心云

常熟慧日寺西方殿造像疏

聖人無常心以衆生心爲心大覺無常善以衆生善爲善衆生既有此心卽具此善如心本不有善本不具雖聖人設教大覺垂形何異乎誇錦繡鼓琴瑟於聾瞽人之前哉是以聖人設教不可不周大覺垂形不可不廣也然教有淺深形有大小千變萬化染淨無常要而言之不過開衆生本有之心熏發本具之善而已常熟縣郭中慧日寺西方殿既鼎新而像設未備果林禪人發心造阿彌陀佛像輔以觀音勢至二大士像意在爲緣廣普像雖三座願結萬人之緣人乞三分以訖其事有願獨造者禪人正色告之曰眞松最初一念意在緣普雖屬大檀盛心不敢奉命紫栢道人聞而嘉之遂述此以告有緣者流芳不可把翫老病不與人期逢緣勇猛見作隨喜慨然樂助結淨土緣培成佛種豈惟不負禪人最初一念亦人人本分事也此片勇猛隨喜之心本非天降亦非地生先天地而非無後天地而非有故曰有物先天地無名本寂寥能爲萬象始不逐四時凋阿彌陀佛此云無量壽佛佛有事佛有理佛理佛聖凡平等愚智本具不因成佛而增不因爲凡而減惟有事佛必假緣熏而顯事佛既顯理佛卽圓事理無虧是謂究竟故曰佛種從緣起所以聖人設教貴乎必周必廣者以衆生染淨無常熏發成種故也果林禪人方將以彌陀之願觀音之慈勢至之悲普熏一切有緣如一燈光傳百千燈以至無盡所謂萬人緣者乃無盡燈之嚆矢耳

重建嘉興楞嚴寺佛殿疏

首楞嚴此言一切事究竟堅固一切事者略則五蘊

六入廣則十二處十八界也。初長水璿禪師讀首楞嚴經至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處疑而不解。及參瑯琊覺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覺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璿師於是疑情頓釋。歸檇李疏此經。譬夫禹之治水循其性而疏之。古今稱絕唱焉。玆寺自宋迄本朝時雖代謝。慧炬常然。像設莊嚴香臺靜宇昭映日月。而諸方龍象道長水者必懷香入郭探尋靈跡。戀弗忍去蓋璿師行化之地精神所存故也。嘉靖閒寺廢僧徒散逸。珠林寶地掬爲丘墟。余過而哀之。無何豫章開郎擁錫東來。遂有恢復之擧。旣而諸縉紳先生高其義。羣然和之。誠通造物。枯木爲之重榮。甘泉爲之再湧。於是禪室粗備香燈續明。唯大雄寶殿尙有待焉。敢告四方賢豪見善隨喜。勝因宜培。嗚呼璿師因讀楞嚴而生疑。因疑而參瑯琊。頓悟淸淨本然之心。遂爲百世心宗之祖。然璿師所悟之心。豈外諸君子日用昭昭靈靈者乎。特迷悟一間耳。故迷之則清淨本然遂爲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悟之則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未始不清淨本然也。由是觀之。則一切事究竟堅固。一切事不究竟堅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然則諸君子凡有樹於楞嚴者。如富者施財。貧者施力。辯者施言。藝者施伎。有力者之金湯。孰非究竟堅固者哉

懺薦牛皮疏

夫忽生之前我尙不有。喚誰作業。有業有酬。是以造善則升。造惡則墜。墜極思本。本於惡因。翻然改圖。惟善是務。墜因始杜。福報油然。人天途開。鬼獄緣薄。墜者日升。升者日多。多寡相資。升墜無已。某披搜聖斷。罪福昭如。凡有所辜。敢不懺薦。萬曆甲午八月之初。掛搭匡廬。忽搆瘧疾。寒熱交楚。神識煎惶。將百日有餘。幻質樵悴。氣力衰微。畏寒服皮。兼飲牛乳。皮則九張。牛乳百斤。服飲之餘。竊生慚愧。濫充佛子。道業不修。慧不勝痴。致此重罰。猶借毛族身分資生。苟不仗佛慈。口讀內典。心生恐怖。罪花難凋。福果非香。於是始服皮。卽發願心。一皮轉妙法蓮花經一部。九皮九轉。酬乳惟三。願彼牛皮乘此法力。解脫毛羣。生人天界。英特超朗。福慧並深。不忘宿命。常思德本。委肝

業惱竭生盡誠痛念我恩忘我貪已護持佛法昭廓人天扶升抑墜虛空有盡彼願無窮福慧爲航廣載一切凡有知者彼岸咸登某今幸身體康强精力如舊若忘初願有如梵川於是洒掃館室張掛如來儀容然燈燒香朝暮勸劬無敢懈疲口讀妙法心注妙義身體蓮花三業清淨懺摩牛皃傍生罪戾如湯消氷現業往因應念化成無上知覺生生世世我爲其師牛皃爲子現人天身摧邪輔正轉大法輪震大法雷十方三世微塵剎海凡有情處願力悉充如空充滿雖有聖智於色邊際揀毛許色相決不可得故色充滿即是空充滿又如氷多水多泥多象大水深濕深我發是願牛皃如船我如明月船載明月歸宿無得不勝慚悚仰干三寶證明謹疏

本空上人住西菴飯僧疏

夫公私無常心忘已爲人則謂之公忘人爲已則謂之私公則無爲而不大私則無爲而不小故以廣心施一針則福德難量以狹心施千金其福德亦有限也由是觀之則作福聚德豈惟富貴者能之而貧賤者不能耶顧其施心廣狹何如耳通江橋西百步許有華嚴菴者乃太宰陸公司寇王公捐俸買廢菴而延本空上人飯僧之所也五臺弇州二公現宰官身猶爲客比丘計若此況吾曹乎佛言住家比丘見客比丘來不喜者是我法滅之兆夫喜與不喜公私判然我曹苟有把茆蓋頭痛以佛誡警心則法將滅而復昌幾可期也本空勉諸

代大衆止雨祈晴疏

伏聞一心不生萬法無咎三言感格五福咸臻茲者淫雨連綿田疇漸沒百穀將腐黎民絕再生之望一人憂惶溥海增有死之悲溝壑幾塡之時性命未殘之際痛省水澇之災目外無眚光輝之錫心上有徵故衆生不貪水澇無源衆生不瞋亢旱無本情遷而後有凶吉心動而後屬陰陽今某等扶眚有方塞源有土仰仗佛法僧三寶威神之力君親師三敬精到之誠合捐淨資營辦微供然香諷經禮懺衆洗人我之愆尊卑之罪伏願上天俯察赦難解之刑賜易求之福天風忽起羣陰掃盡而無遺皜日頓生萬物均

輝而共戴再願聖主算餘天地臣佐福等山河自然風不鳴條雨不破塊合境之內此閭之閒無擇長幼共享安康

募寫十六開士道影疏

夫形之與影未始不相因而有也亦未始不相因而無也然則有無之初有不相因而有不相因而無者存焉明矣世人徒役於有無形影之間流而忘反以眞爲假以假爲眞衆患生焉聖人悲之卽眞假而設方便以爲從有形可以入無形由有無可以入非有非無入而全之則向之所謂存焉者昭然在目也雖然形近乎有影近乎無近則易入是故聖人形化而影留使天下後世卽影得形卽形得心卽心復性亦猶從有入無從無入不無者也今有人誓寫十六開士道影三十餘堂徧散寰內名刹供養之如片月在天影臨萬水或因此而得復性則生是心者豈非大慈乎哉說者以爲影不若形形不若心心不似性何不卽以性示安事影爲是不知由粗可以得精由精可以入妙若然者則粗爲入妙之嚆矢明矣達觀道人聞而悅之乃張大其說以廣勸知其道者共成勝事云耳

盧溝橋資福菴募資常住地疏

盧溝橋東資福菴菴中守心老禪鑿土得泉泉鳴如雷衆人皆驚不移時鳴止唯寒流湛然來源莫測其深淺老禪汲之普施四方往來渴乏者然綆短井深慮不能久遂斫木爲輪合輪爲轂利有用無以人役畜輪名般若泉名福海人畜俱名菩薩老禪意者以菩薩運般若輪汲福海水周濟十方無論貴賤人畜有心無心凡沾涓滴者皆得發明自心同登彼岸托蓮華中親近彌陀達觀道人聞而悅之悅而隨喜之喟然歎曰大哉是輪軋軋福海上下無常虛而不屈守心老禪以無盡願力持之運而不窮則其功德豈可心思口議者歟於是爲之倡一百七十人緣買地四百餘畝用資常住使般若之輪福海之水潤沾一切終古無息伏願見者聞者於此因緣生大歡喜生大感激慨然破慳貪囊施如意珠共成勝事顧不美哉

方山李長者像前自卜出處疏

伏聞佛祖聖賢凡出出處處必隨宜而然若不隨宜則機不逗物於教於法於自於他皆無利益某自惟發身於荒寒絕俗於倉卒乘虛入實弄假成眞此心此跡一切顚末人雖不知自決了了且佛祖智鑒前無量劫後無量劫現前無量事如秋潭無波湛徹三際微雲度空纖影弗昧自然某平生好醜皆在照中然而某見地雖則無疑而現行思惑逢緣觸境智劣識強每墮愆失自惟出處未即判然何者顧在身命易捨於教無益於法無補如是則出不如處也又念祖道荒凉陵遲不忍受其恩而不能捐軀報德寸心難安如是則處不如出也於是於某年日月躬詣長者尊像前焚香疏意拈鬮決之伏惟長者不吝慈悲爲教爲法爲某判然一決出處敢不奉命不勝惶悚以聞

喜禪人然指修檀溪寺疏

吾悲世之人知有昨日知有今日又知有明日若以三世詰之則曰不知也殊不知過去世即昨日現在世即今日未來世即明日故曰昨日今日與明日是名小三世過去現在與未來是明大三日可見今生富貴者必從前所修而來現在貧賤者必從前所不修而召然有前修而富貴不能榮者前不修而貧賤不能累者此乃富貴貧賤初無增減者也此兩者知其修而不知其不能修者是謂福人知其不能修者而初無所修是謂智人惟佛與諸大菩薩始二嚴俱備檀溪寺昔道安祖師率襄人修智福之所邇來凋落不堪有眞喜禪人雖有志修建顧福德涼薄無以感人乃以指爲燭燃而供佛且誓曰喜若心眞勝事必克喜心不眞勝事難成吾聞襄之僧徒僉曰喜禪人然指修寺非爲衣食勝事無終神其無靈予四月二十四日再遊檀溪適值喜禪人察其眉宇知其心眞遂書此仰白十方云

施堅固子及頂骨莊嚴佛像疏

恭聞七寶布施滿四方空福德無邊終歸生滅全身頭捐等一芥子慧光圓極始契眞常是故雪山菩薩不以微軀慳惜得法於形骸之餘善財童子不以百城迢遞滿心於烟水之聚倘非憂深慮遠願終難克

必須誠竭思窮道則易成然婬機不斷血肉化腥臊
之物欲習頓枯皮膚成香潔之珠心有粗精塗分香
臭苟悟一念未生之始聖凡誰名痛觀四微初借之
時男女始兆故萬寶之海惟舍利為君堅固為輔良
以無生未達緣生夢擬若了緣生腥臊不朽天地毀
而堅固無損出界空而舍利常光比丘可九頓首於
釋迦如來及文殊普賢十八阿羅漢像設靈焰之中
布施堅固子三十顆頂骨三十圓永安於主伴五臍
之處所願弟子可生生世世在在處處升沉交加之
際凡聖互聚之場見思未斷常以比丘身承事三寶
如影隨形如光隨鏡影逢陰滅光受塵封吾此願心
精持堅密非同光影滅處愈彰封時愈照幸而見思
惑斷一切穢身隨類弘法無敢疲厭更願施我堅固
者施我頂骨者我所積福慧皆迴向施者并一切衆
生福等佛福慧等佛慧我願始滿我聞無論僧俗凡
修福慧福慧十分國王得四分修者得六分何以故
皇帝為世主故作福慧者若不仰仗世主寵靈護持
之德欲作一毛頭福慧終不可得是故修福慧者無
忘君恩親恩師恩施者恩善友恩如忽略忘恩者寧
惟作福慧難成卽人身易失壽命不長百凶交聚萬
吉自消我故追思種種之恩五內如焚一心悲痛代
發種種願心伏乞十方常住三寶釋迦如來十二部
經憍陳如尊者一切聖凡護法靈聰共垂證盟又願
發願之後當今
聖主堯風永扇舜日長明四海清平萬民樂業生身
父母光生於朽骨悟達於遊魂可再九頓首不勝慚
痛謹疏

度兕疏

伏聞如來明誨比丘不得服絲綿絹帛靴履裘毳玆
可久瘥之餘精氣少損形骸羸弱動止畏寒苟不以
皮革藩屏則江風夜露恐難支禦於是買兕皮若干
張縫下衣一條聊防先患雖則律有開遮持犯之欵
然內心終不自安切念兕類生前黑業牽連死後慈
門無路命殘箭鏑皮碎刀針今既用其氣分將來瓜
葛難辭若不預期超拔作緣未必無階所以用一皮
為其口誦妙法蓮華經一部伏願仗如來之慈力妙

法之威神。冀等開迷雲於剎那。梯覺路於般若。自知作佛。如鑿井見泥。發願度生。即窮子得寶。

祈雨疏

恭聞聖人無常心。衆生無常習。顧在感應奚若。則機教生焉。譬如醫無常醫。病無常病。醫病相扣。而精粗始辨。故病以寒者。治之以寒藥。病以熱者。治之以熱藥。如衆生有無量病。佛為醫王。亦有無量藥。世有亢旱之憂。如來則不惜實力之應。又此實力者。非但如來獨有。亦有天實力地實力聖實力凡實力龍王實力龍王眷屬實力。併一切鬼神餘部等實力。所以雨不求則不降。衆生不感。諸佛不應。然諸佛中有大悲雲。生如來者。深愍衆生亢旱之苦。禾苗不秀。則穀飯無本。穀飯無本。則衆生生機絕矣。於是大悲雲生。如來發願救之。故凡有亢旱之處。稱此如來名。則如來大自在實力三昧之用。率諸聖凡種種齊施實力。轉枯槁而為滋茂。即亢陽而為甘霖。伏願大悲雲生如來不違本誓。俯應羣機。三草二木。一切百穀。普救焦枯。並得秀實。謹疏。

卷之十三

紫栢老人集卷之十四

明　憨山德清　閱

金剛經白文序

此經東來。熾於唐。迄於歷代。芒寒色正。皎如日月。逮我明揚光續燄。雖不乏人。而金剛正眼。若翳雲霧。盍嘗思其故。學問尚理。謂之所知愚。所知愚不破。則自心不得現前。自心不得現前。則心隨境轉。糾纏莫解。以有所住。見求無所住心。離經分析。蕭統孤涎沁於識海。而經曷由明乎。欲經之明。莫若直求佛心。欲求佛心。莫若持誦本文。冥冥於離微玄妙之外。堅精於死生順逆之關。心心不斷。如酵之於酪。如麴蘗之於酒。亦非有心。亦非無心。緣緣之中。有忽然而成者。故大鑑本新州賣柴漢耳。非積文字義理之素。偶然弛擔聞經。心開。因造黃梅。取祖印而佩之。號於萬世曰六祖。夫非歷劫聞熏。緣緣成熟之明驗耶。昔龐蘊一日仰臥讀此經。丹霞訶之曰。非慢法乎。蘊於左足加右足而已。余讀傳燈錄至此。未嘗不流涕交頤扼腕而痛不已也。今刪分數。刻經本文。如來之旨。雲廓天

布凡有知識者死生受持操大鑑之券以展龐公之用則酪出乳中決矣

石門文字禪序

夫自晉宋齊梁學道者爭以金屑翳眼而初祖東來應病投劑直指人心不立文字後之承虛接響不識藥忌者遂一切峻其垣而築文字於禪之外由是分疆列界剖判虛空學禪者不務精義學文字者不務了心夫義不精則心了而不光大精義而不了心則文字終不入神故實覺欲以無學之學朝宗百川而無盡歎民公南海波斯因風到岸標榜具存義刑不遠嗚呼可以思矣蓋禪如春也文字則花也春在於花全花是春花在於春全春是花而曰禪與文字有二乎哉故德山臨濟棒喝交馳未嘗非文字也清涼天台疏經造論未嘗非禪也而曰禪與文字有二乎哉逮於晚近更相笑而更相非毅於水火矣宋寂音尊者憂之因名其所著曰文字禪夫齊秦攜難而按以周天子之命令遂投戈臥鼓而順於大化則文字禪之爲也蓋此老子向春臺擲衆芳諭知春花之際無地寄眼故橫心所見橫口所言圜千紅萬紫於三寸枯管之下於此把住水泄不通卽於此放行波瀾浩渺乃至逗物而吟逢緣而咏並入編中夫何所謂禪與文字者夫是之謂文字禪而禪與文字有二乎哉噫此一枝花自瞿曇拈後數千餘年擲在糞掃堆頭而寂音再一拈似卽今流布跡影撩人暗香浮鼻其誰爲破顏者

重刻智證傳序

大法之衰由吾儕綱宗不明以故祖令不行而魔外充斥卽三尺豎子掠取古德剩句不知好惡計爲已悟僭竊公行可歎也有宋覺範禪師於是乎懼乃離合宗教引事比類折衷五家宗旨至發其所秘犯其所忌而不惜昔人比之貫高程嬰公孫杵臼之用心噫亦可悲矣書以智證名非智不足以辨邪正非證不足以行賞罰蓋照用全方能荷大法也充覺範之心卽天下有一人爲能讀此書直究綱宗行祖令斯不負著書之意卽未能洞明此書而能廣其傳於天下以待夫一人焉能洞明之者縱未能卽酬覺範之

志亦覺範所與也覺範所著有僧寶傳林閒錄與是書相表裏業已有善刻金沙于中甫比部復捐貲刻是書三集並行於世亦法門一快事也有志於宗門者珍重流通是所望云

麟禪人刺血跪書華嚴經序

吾讀華嚴法界之經也直指毗盧果海性德圓融無礙廣大自在微細嚴以示衆生日用現證平等心地法門欲因之以廓塵習昭眞境不離當處頓得無量受用耳觀夫佛等衆生等刹土塵毛染淨等劫念往來三際等迷悟因果理事等法爾如然居然自在惟其所以不等者良由吾人自昧於一念之差究竟有天淵之隔所以情生智隔想變體殊故曰奇哉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顚倒執著而不證得若離妄想執著則自然業智當下現前如一微塵具含大千經卷智人明見剖而出之則利用無窮由是觀之無論衆生心具不具只在當人眼明不明耳豈更有他哉是以文殊舉之以爲智普賢操之以爲行善財挾之以發心彌勒帶之而趣果四十二位之各證五十三人之全提月滿三觀星羅十門行布圓融事理無礙以極塵毛涉入依正互嚴種種言詮重重法象火聚刀山之解脫臥棘牛狗之堅持乃至異類潛行分身散影無非游刃微塵之利具也由具利則塵易破塵破則經卷出經卷出則德性彰德性彰則果海足果海足則無不足其猶融會萬派吐納百川故德用無邊惟心現量恒沙佛土即目非遙不涉途程而頓證者只在當人一念回光返照之力耳斯則六千道成於言下猶是鈍根三喚普賢於目前豈爲智眼信乎聾瞽封蔀識情非上根圓器其孰彷彿之故曰衆生日用而不知苟知之則根塵識界草芥塵毛通爲法界之眞經屈伸俯仰咳唾掉臂總是普賢之妙行以如是經海墨積書而不盡以如是行日用現行而有餘如是則非智眼莫能見非大力莫能荷今麟禪人用瀝血跪書此經是明見而後書之耶抑因書而後明見耶猶然書之欲見而未及見耶若明見而後書則不待操觚全經已具如臨寶鏡又豈淋漓翰墨區區於簡牘文字之閒耶若因書

而後明見則現前日用妙用全彰似懸珠網又豈昏沉業識茫茫於水月空華之界耶若書之欲見而未及見則析骨爲筆剝皮爲紙刺血爲墨徒點染太虛揮洒金屑豈不重增迷悶枉歷辛勤耶雖然一枝葉落而天下秋回寸管灰飛而大地春起是則書與不書全經自在見與不見明昧一如悲夫夜壑藏舟力者負之而不覺覺則透出毗盧全彰法界昭昭然毫端眉睫之閒物物頭頭而與普賢交臂也此其麟乎休師有言華嚴性海與我同遊者捨子其誰歟否則暫閉閣門試請回途重參曼室大士子行矣無忘所囑

小板法華經序

此經不屬刻未刻亦不不屬刻未刻所以衆生與諸佛未嘗須臾離此經也然諸佛證而忘之忘而用之故日用觸事而眞眞則神神則不可測故曰此經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唐修雅法師謂此經佛之意祖之髓衆生之心由是觀之則修雅之言又可比丘之左劵也雖然衆生日用而不知又豈能證而忘之忘而用之哉故不知此經者不可不知證此經者不可不忘之故曰情存一念悟寧越昔時迷樵李鮑勝友昆季發心刻小字梵筴妙法華經與佛頂首楞嚴經法華根於無量義處束爲六萬餘言六萬餘言束爲二十八品二十八品束爲七軸七軸束爲如是妙法四字而已四字束爲衆生日用現前一念一念束至於無念無念卽無量義處也此無量義處則十方三世聖凡依正精麤好醜報復因果皆無量義處大圓鏡之影像也鮑勝友昆季所刻二經筆畫精爽流布稀奇負笈擔囊行脚甚便於鑑照眞不可思議功德耳鶴林藁公屬比丘跋之比丘素不能言姑書鮑勝友昆季刻二經緣起遺之然二經刻未刻二勝友於境風逆順之頃未嘗不流布也

小板楞嚴經序

首楞嚴此言一切事究竟堅固一切事究竟堅固卽法華觸事而眞也第名異而實同故未得堅固定者往往被名言所轉耳楞嚴七處徵心與八還辨見佛與阿難主賓酬酢往復奇險雖蘇秦張儀之辨設登

楞嚴會上知其必舌卷而神喪矣蓋蘇張能馳騁有心有見之域一涉無心無見之場其舌之卷神之喪不亦宜乎嗚呼無心則無不知無見則無不視於無不知之知無不視之視會一切聖凡好醜之事則何事不堅固哉鮑勝友昆季倘能悟此則楞嚴與法華字字皆實相頂佛也

重壽投子靑和尚頌古集序

洞上家風曹山三墮日出連山月圓當戶縱橫生殺明暗相參無縫布衫木人服得牛穿皮履石女拖來汝若下劣寶几珍御汝若驚異白牯貍奴至於雲竇項急佛眼難窺劫外靈枝鳥雞失曉此非賣油翁的骨兒孫管取未夢見在噫此一段家風寂寥希地久矣歲戊戌一陽初復蓮山之日重放光明當戶之月倍加精彩吳臨川謂天地君親師皆罔極之恩一官毳碎萬不酬一與若舉揚洞上家風君臣五位曹山三墮使下劣者覩寶几而情消驚異者觸貍奴而心歇輝佛日固皇圖莫是過也雖然曹洞家風綿密精深若非眞參實悟掉臂祖關者往往心粗膽大死在句下故賣油翁頌藥山與雲巖遊山腰間刀響因緣曰大鵬無伴過天池師子將兒絕後蹤崑崙觸犯歸行路一吼吞雲萬象馳看此翁作略如此齊上謂之全機大用全機大用即兩個泥牛鬭入海之機也不是家裏人切不可向痴兒前說夢臨川受性踈朴甘澹泊如魚甘水昔舒王見蔣山元問向上事元曰公有障道者三近道者一賞舒王平生甘澹泊如頭陀耳

遠公五論序

夫論以不敬王者名果不敬乎蓋將折衷於至理而特申其情耳其情既伸則知方內方外並行而不悖矣豈唯不悖哉將使方內有資方外弘通之益而方外有啓方內無生之明有啓無生之明乃凡有所知者皆沾其靈照有資弘通之益方外之賓雖跡絕於物苟欲行道必乘王者之運其化始廣也是故經世能以出世爲宗謂之豪傑而聖賢出世能以經世爲用謂之聖賢而豪傑若然者方內方外猶波與水耳今有人於斯謂必撥波而飲水其渴始解外水而能

波其源始澄雖三尺童子必聚口而笑況上智乎茲論五篇大略階淺及深緣微而著在家奉法以體極爲尊順化爲宅所以重君親也方外之士必以求宗而超化超化則不貴厚生爲益求宗則以息患爲功以至形神殊致形則有聚有散神則無滅無生是以爲善必召餘慶爲惡必有餘殃辟夫昨日敬客今日客敬我昨日辱人今日人辱我如我前生爲善今日得樂前生爲惡今日罹殃推而廣之一生旣爾則千生萬生以至無盡生靡不皆然也嗚呼孔子作春秋托名於褒貶使後世亂臣賊子懼誅而不敢肆橫夫名者實也借名而討罪天下尙誠而生恐我樓煩大師特伸亮到之心備剖無生之旨使夫高識之流卽緣生而達無生藉無生而廣治道小人知爲惡有報則其遷善之心不待刑後而始生君子知爲善無罪能爲之弗已則善化而造微微則妙妙則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入有無旣不能彷彿其樊豈可以心思口議哉以此觀之東魯之於樓煩名實可辨矣然此論不行世久矣予甚慨之如日月在天浮雲蔽之使天下不覩其光輝如摩尼在秘使饑寒者莫得濟其欲於是授梓弘通凡有緣者如渴飮海雖小腹與大腹固不同量恣其各得所飽也

重刻應庵和尙語錄序

臨濟正宗大於楊岐會盛於五祖演至於圓悟嫡嗣曰虎丘隆而隆之嫡嗣應庵和尙是也予讀和尙住處州妙嚴禪院語乃知此老有心開飯店爭柰米不賤饑者怕來喫飽者又生厭若有人於潭柘句中理會得卽要見應庵亦不難若也理會未得見潭柘尙難況見應庵者哉

記

造栴檀輪記

俟刻方冊大藏經成予願造栴檀輪貯之輪之上下列四聖六凡輪之最下謂之心海蓋四聖六凡雖升沉有異而離心別無建立故曰離圓覺無六道舍圓覺無三乘圓覺卽自心之別名也大藏經五千餘卷雖淺深弗等圓別逈殊至於權權實實千變萬化不過發明我之本有心源耳若然則心海之大此輪之

妙轉而弗停流而無止正如夜光之寶宛轉於金盤之中未嘗息焉但衆生見有身故卽生死浩然執有心故卽愛憎橫起是以心海之大迷而成小此輪之妙轉而爲粗若復大藏流充寰宇使凡有心識者藉佛靈寵於一言半句之下心海開通卽粗爲妙則刻經之功造輪之勝又豈凡夫淺見薄識所能思議者乎老漢雖不敏願心旣發輪影已成由影而形將徧塵剎由一佛境至於百千佛境由百千佛境至於無量佛境此心此願亦隨諸佛境昭廓我旣昭廓願一切衆生如我無異雖然唯不能始終之爲難卽刻經之際若觸可意不可意事此皆十方諸佛護念汝之深慈也無得錯會

微笑庵記

夫微笑者金剛王寶劍也是凡是聖嬰其鋒芒命根立斷故我大覺老人拈花於靈山會上能破顏而微笑者飲光一人而已至於風穴上堂拈飲光微笑勸諸大衆惟念法華接拍成令耳萬曆丁酉於吳江觀音大士像前偶閱大寶積經兜率天授記品獨著我

釋迦如來微笑光劍是時也但覺根外無境境外無根根境各不相到直得一切凡聖窩窟不蹋自翻然知根境不相到者復是何物嗚呼眼不見眼鼻不嗅鼻花不拈花香不聞香請試道看如道不得則達觀道人且不妨移名換字去也徑山寂照之傍有大白寮取稜嚴大白傘蓋意也恐後人妄會爲老氏大白若辱故用微笑易之凡我法屬若知易名之意管取立地凡聖情盡笑光劍新無擇有心無心百尺竿頭進步不進步吹毛劍上舍命不舍命道人但管盡法不管無民如是則此微笑光劍又爲塗毒鼓也噫大衆火速掩耳留取窮性命下五峰出雙徑震大法雷施大法雨也不是分外事各各珍重

長松館記

長松館在潯陽城中其地有隱然隆然之勢館去廬岳不遠故山嵐潭霧每輕籠邏迴而不滅滅而忽明明滅無常焉昔山谷謂招隱風槩湖光山色朝莫萬態能陰而善晴若有鬼神假之作奇供以儌福於有道之士今是館之嵐霧陰晴於前後左右之松似亦

不遜招隱也顧予非有道者耳往年抱瘧松雲開來慈借其弟匡石多方調治予性不耐服藥復恣情所爽口者故瘧鬼得肆焉既而予瘧稍瘳遂有曹溪之役曹溪還復償牢山之盟奄忽三易寒暑至戊戌結夏襄之隆東華嚴寺時廬岳黃龍潭名修潔者賫來慈書至則匡石已有淨土之遊矣嘆息久之於是復還潯陽一棹匡石淹留累日復坐長松軒下經行庭除見山嵐潭霧變態恍惚不覺追惟過現交遊聚散之情與夫死生之變並不可以思惟心定其凶吉若嵐霧之幻化可見而不可執捉者也夫名與利衆人之所爭者也身與心衆人之所執者也然有變化密移之君握其機權而我人閒世無論智愚貴賤皆不敢不遵其命者也惟未窮而知變者能棄衆人之所爭空衆人之所執則密移之君始不得逞其權耳即過現之機局既然則六合之內六合之外種種升沈情狀何異乎館之前後左右山嵐潭霧去來之無常哉

歸宗堅固子記

歲戊戌汪大參靜峰授實齋居士堅固子一顆己亥春饒州阮司丞遣皖山馬祖庵主圓通賫沉香龕一座供養紫栢紫柏以授實齋居士貯大參所授堅固子鎮撫歸宗居士曰汪大參無心於沉香龕阮司丞亦無心於堅固子兩無心而適相受如磁石針自然相吸願乞一言記之紫栢曰夫堅固不自堅固香龕不自香龕我謂之堅固則堅固現前我謂之香龕則香龕本具如謂堅固與香龕是兩物則分別未忘又謂堅固與香龕皆非心外之物則能以理融事未能觸事而眞苟能觸事而眞十方三世皆堅固子也盡空法界皆沉香龕也汪大參與阮司丞作如是施則一施一切施實齋居士作如是受則一受一切受一施一切施施本無施一受一切受受本無受施本無施施無有窮受本無受受無有盡如是施何異虛空生風如是受何異鏡光納影所以劫石消而施受皆無盡藏也居士知此則金輪與法輪日用齊轉豈惟堅固子與沉香龕善能說偈哉松風水月瓦礫荊棘無非歸宗廣長舌相也

檀溪寺菩提燈記

我聞世出世間有五種廣大音聲能爲五乘之雷隨宜而震驚之皆從如來功德法力中流出也如尉十惡賞十善此震驚人天乘之雷也如逵諸行無常是生滅法涅槃寂靜無爲安樂此震驚聲聞乘之雷也如悟不由他狹視聲聞獨覺得道此震驚緣覺乘之雷也如叱咤二乘廣修六度不斷菩薩行不舍菩提心處無盡生死而不疲厭此震驚菩薩乘之雷也如云此是第一乘勝乘最勝乘上乘無上乘此震驚大心衆生之雷也此五乘雷又名五菩提燈蓋雷能發聽燈能開明聽發則聞遺而聽無遠近明開則見徹而視無中邊矣若然者則一微之內十虛之外而無遺聽遺明焉惟聽無遺耳可以觀色惟明無遺眼可以聞聲故曰寄根明發則明不循根明不循根豈惟眼可觀聲亦可聞香亦可嘗味亦可覺觸亦可知法即我身八萬四千毛孔亦可以見色聞聲也噫一根而具六根之用非至明至勇而返流全一者其孰能之萬曆戊戌新秋日有宰官菩薩金牛居士王爾康遊檀溪寺瞻殺隱之遺蹤不堪其岑寂時有寒泉古栢獨守檀溪之句始錫俸銀一兩囑寺僧眞喜佃地一畝稍資佛前燈火之明倘有同志者十人則佃地有十畝之資明不廣且遠哉或又因明而延聽有施鐘鼓而作佛事者未可知也涅槃有塗毒鼓句楞嚴有擊鐘驗常之辭此又五種廣大音聲之註脚也顧其人所聞所見何如耳如以人天眼耳聞見之則謂之人天菩提燈人天鐘鼓聲乃至大心衆生眼耳聞見之則謂之大心衆生菩提燈菩提鐘鼓聲又曰心外無法如當機薦此則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何法非菩提燈非菩提鐘鼓聲哉紫栢道人聞居士之積口如此陰不說其鬚髮未除而攙我談柄聊記此以爲他日索柄之媒云

房山縣天開骨香庵記

夫衆人無常身以衆生身爲身辟如月無常影以百川澄湛而影現焉萬曆壬申五月十九日涿鹿山雲居東觀音寺住持明亮等以修補石經山雷音窟中三世佛座下地面石石下有一石函函面鐫曰大隋

大業十二年歲次丙子四月丁巳朔八日甲子於此函內安置佛舍利三粒願住持永劫明亮等見之且驚且喜遂揭視之內有小銅函銅函內有小金函金函內有小金瓶如胡豆許內秘舍利果三粒小大有差一大逾粟一如粟一細逾粟而銅函外皆靈骨附焉嗚呼自隋迄明迨逾千載而舍利靈骨俱時復現豈偶然哉將非積年水旱弗調邊塞多虞佛祖悲憫示此希有為和風甘雨殄滅腥醜之徵乎將非大明主化瞋習為慈波乎抑聖母崇信三尊所致乎予聞石經山自北齊慧思尊者鐫大藏於石以壽佛慧命隋靜琬繼之至元慧月終焉琬公圓寂靈骨一分塔於靈居寺背一分藏雷音窟中今者舍利靈骨是必琬公門弟子之所藏也予問開侍者曰佛身无滿法界乎對曰佛與衆生本無差別寧不无滿予又問曰佛身既无滿舍利亦无滿乎開方沉吟予振聲喝曰汝不聞昔有中貴登浙江阿育王山未進三門問笑翁曰舍利安在笑翁指松枝松枝遂放光汝若知此則舍利无滿與不无滿自知下落余又何言雖然洪鐘虛受扣不應幽谷無私有聲斯響故聖無常身月無常影水清則影現機感則聖應是室之建有年數矣而未得名俟舍利靈骨併光照臨始得名焉予與二三子皆得信宿舍利光中又得忍菴慈公昆季為香飯主人何幸如之夫衆生骨臭諸佛骨香而果香臭有常凡豈成聖垢豈能淨予以骨香名此菴者了知一切衆生初無常性以其隨順無明而六道星陳若不隨順誰骨非香願登菴思名得名思意得意忘思思忘忘忘若然者豈惟是室為骨香哉四方上下無往而非骨香也

陸太宰手印記

昔有一王生而勤善至老無懈但臨命終時偶觸逆境瞋心一生因此命盡即墮蟒身以善根力故身雖墮蟒自知是蟒求脫無由竊以為幸得一比丘為我說三歸五戒蟒身可脫也時有一比丘至蟒處不知蟒蟠林中忽聞有呼比丘者比丘異之此深山曠野樹林叢襍何人呼我躊躇四顧又呼曰比丘我是某王以臨終生瞋今墮蟒身願大德說三歸五戒度我

脫苦比丘曰某王生而勤善至老無懈死必生天豈墮蟒身耶蟒曰以我臨終瞋熾瞋主善伴伴必隨主故墮蟒身以生平勤善力故所以若聞三歸五戒蟒身可脫於是比丘遂爲說三歸五戒訖蟒果死奇哉念力變通無常生而勤善死動瞋心故善不善新瞋受報及聞歸戒以新善熏力故善隨續瞋消蟒死而生天奇哉念力何其神乎卽此而觀可知念無大小若因善生心雖事大而難成必當深思遠慮千萬方便委曲爲之若因惡生心事雖微細必當直下克去所欲勿使成之自然此世他生人閒天上受報光大德冠常倫凡所欲爲靡不克願何以故最初善念力故故曰善不可不勸惡不可不克當湖陸太宰生平信佛至於護法之際毀譽超然若信佛者卽憎爲愛若不信者卽愛爲憎但知護法事重而親疎榮辱了不關心故其當大病之中眉宇廓淸神不爲撓其未病時以左手爲淨凡汚染處決不用之惟用右手而已及病勢疑危不知日出爲朝日入爲暮凡歷旬日則左手第二指與大拇指相掐堅然若天生而不可解者苟非念力精虔死生不入其胸孰能臻於此嗚呼左手果淨右手果不淨則一身兩手而淨穢亢然不同界以跡觀之果如是也以理推之又大不然手無淨穢淨穢唯心豈有一人而二心乎一人旣無二心則心淨無穢不淨果無穢不淨寧獨左手謂之淨將恐右手向謂不淨者未有不淨者也何以故一心旣淨卽從足至頂從邊至中以至八萬四千毛孔無不淨者故曰心淨則佛土淨此聖人之言也我則曰心淨則毛孔皆淨毛孔旣皆淨安得山河國土不皆淨乎若然者太宰此印果死而不解其往生佛土必矣雖然可與智者道難爲衆人言也

經龕畫八部神記

萬曆辛卯余寫法華楞嚴二經畢龕上當繪八部眞形藉其威神以禦不祥使護待二經在在無恙而檇李棱嚴寺昱公適以華嚴變相來予觀之甚喜遂屬鄣山丁生雲鵬臨摹登龕布置精妙玲瓏莊嚴殊爲希有夫華嚴變相雖聖凡不同其主伴森然威儀具足至於卽事表法玄旨幽朗如月在秋水不假言語

使見者各各顯了不惑其中八部如阿修羅此言非天迦樓羅此言金翅鳥緊那羅此言疑人摩睺羅伽此言大蟒夜叉此言苦活毗樓博叉此言種種色莊嚴眼根鳩槃茶此言甕魅鬼乾達婆此言尋香各有其王統無量眷屬敬受佛勑隨處護法本有常光生佛不二隨緣熏炙現相不同故衆生一念起處各有所因如修羅多瞋諂詐迦樓羅吞噉貪生緊那羅奏樂得食摩睺羅伽守護伽藍夜叉惱他活已毗樓博叉主領龍衆鳩槃茶食噉精氣甕魅衆生乾達婆尋香奏樂如是種種感報不同亦顧其初心何如耳今一切黑白日用治習之際起念不一試一一觀察此阿修羅業耶此迦樓羅業耶乃至乾達婆業耶照其惡念起處以知見之火精進之風忍辱之治持戒之椎禪定之炭布施之水種種淬煉使一切染習之銅頓鎔無跡則孰非如來種族耶如是則八部靈聰各以見光爲廣長舌相況其秉佛護法肝腦塗地者哉圖而供養之宜矣

趙少宰施大悲菩薩記

夫一心不生手眼無量介然念起手眼用分無量則手可見色眼可捉物用分則手惟能捉眼惟能見以此觀之菩薩衆生手眼平等是以兩目兩臂者能一心不生則圓用無虧千手千眼者介然念起則根塵互限譬如空谷無心千呼千應萬呼萬應然呼者至勞應者無疲空谷虛而匪靈者尙萬應而不窮吾人靈而不虛者呼則有盡況虛而至靈妙萬物而獨立者乎其手眼無量諸根互用奚足疑哉乃有疑而未信者蓋執六尺爲軀方寸爲心故也殊不知見小者必失大見狹者必失廣大莫大於無身廣莫廣於無心故曰非無身之至無以示無量百千寶目妙臂非無量百千寶目妙臂無以示無身之至也故無思者可以契同契同者可以圓用圓用則纖然分別而不乖同體如用未至圓雖身如槁木心如死灰皆非眞忘也惟眞忘者猶龍焉彈指之頃現身無常大則可以横塞虛空細則可以芥子爲宮龍乃有欲之物業力凡用尙難思議況無欲者乎虞山趙少宰以白銅鑄大悲菩薩像手眼姿態妙絕天下達觀道人一見

而悅之絶現眉宇少宰曰師悅之乎對曰悅且謂少
宰曰悅名固同悅心大別悅爲菩薩悅利益衆生是
爲出世之悅也悅功名悅爵位是爲世間之悅也貧
道固不敏公能以寶像施我不敏範而師之則所惠
大矣敢不銘德少宰曰師還天目願以此像施於靑
山白雲之間不亦偉乎此像藉名山福地可以久安
又得師爲之主則天目有主菩薩有所不佞之願也
既而道人下天目聞菩薩猶未至潛豈少宰以空谷
之心而應我吾以呼者之心以俟是像也歟雖然我
以法界爲天目虛空爲大悲若然者像不出虞山未
始不在天目也菩薩雖在虞山道人未始不在大慈
悲父提拔照燭之中也恐忘所施後遂無聞負少宰
之心施味道人之初願故記

禮五祖文

蓋聞過去佛不得無生之心不得成無上覺道現在
佛不得過去佛心不得成無上覺道未來佛不得現
在佛心亦不得成無上覺道由是而觀我釋迦老人
若不得迦葉佛心則不得有心成佛慈氏不得迦文
之心亦不得有心成佛雖然迦文既不得有心成佛
則靈山會上拈花示衆惟飮光微笑領旨是果有心
乎哉無心乎哉於此簡別得出前則飮光兄之後則
慈氏不敢弟之設簡別不出計有則常刺入心計無
則斷刺入心斷常坑塹自古自今遭其翳眼而墮者
不知其幾矣是以諸佛菩薩興大慈悲示大手眼一
實多名無量方便當其隨宜出世曰佛曰祖曰菩薩
曰比丘曰居士譬如一味多食一莖多器識得破者
卽名得實識不破者忘實遺名曰佛曰祖曰菩薩等
皆名也非實也所謂實者古德於無根舌頭直吐消
息曰大衆要識本心否汝等各各現前靈光獨耀逈
脫根塵體露眞常不拘文字薦取則當下緣心頓歇
脫復生心卽鄉關萬里某以是知百丈不得馬祖之
心則不能揚眉吐氣馬祖不得讓祖之心則不免家
門枯淡乃知我震旦鼻祖不得多羅之心則神光立
雪斷臂而求不知將何分付昔然燈佛授迦文之記
迦文以無得爲得名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龍湖
聞禪師初參其師曰無上妙道可得聞乎其師曰莫

謗他好聞曰。從上以來。光震華梵。豈是虛設。其師曰是實事。聞公卽穎然大悟而去。曹溪呈我五祖大師偈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若然者。則某懸懸二十年。若渴鹿思泉。冀一接。足則不勝有心矣。有心則有我。有我則有物。有物則與曹溪本來無物之旨。大煞違背矣。雖然見義不爲。非勇也。某固不肖。忝爲大師遠孫。寧甘望崖退屈哉。且道不退屈一句作麼生。敢道大師不得我心。則無以接曹溪。曹溪不得我心。則無以光茂兒孫。直饒威音王佛設不得我心。縱使百劫坐道場。管取佛法不現前。在若也我不得東村王大伯心。卽不能爲一切聖凡之巴鼻。不惟不能爲一切聖凡之巴鼻。亦不能接引端敬二子發菩提心。及一切助緣隨喜若霖等。可吐此心於祖前。實不敢以緣勝生勝情。緣劣生劣情。二情坐斷。本心自露。惟願以此剖獻慈光之中。伏願哀憐攝受。

禮石門圓明禪師文

萬曆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予自廬山歸宗寺挈開先壽公與吳門朗顯。爲來臨川。於二十九日黃昏。舟次筠溪石門寺西南隅者。蓋取坤土表信故也。夫信之爲物也大。故出世法與世法。微信則皆不成就。如出世法。備殫五位。則以信爲始。世法經綸五常。則以信爲終。故信始終萬法者也。夫出世法中。自飲光微笑以來。能以語言文字揚其笑者。惟馬鳴龍樹而已。然二尊者皆產於梵。不產於華。產於華能以語言文字大飲光之笑者。惟谷隱東林與石門而已。石門卽圓明。圓明卽寂音。寂音諱洪。字覺範。生五十六年。而卒。著書百餘部。如尊頂法論。法華警珠論。僧寶傳。林間錄。及智證傳。石門文字禪。此皆予所經目者也。其餘渴慕而未及見焉。石門十四歲講唯識論。有聲十九參雲菴文禪師。畢大事。門嘗曰。吾見雲菴之後。不惟死生禍福。皆我道具。卽語言文字三昧。千萬言可以立就。又拈楞伽經曰。以自心執着心。似外境轉。彼所見非有。是故說惟心。予卽師所拈觀之。但了心外無法。則前境頓融。法外無心。則我相自化。噫前境融而我相化。始能自信。黃面瞿曇借我舌根說法於二千年前。孔老借我舌根述春秋。删詩書。作六篇。嗚

道德顯隳肢體則我殼漏子與妄想心已忘於春秋時矣故飲光一笑落萬古於壑中顏回一坐斷語言文字之路於身心之外若然者則飲光何長顏回何短故短佛而長孔老短孔老而長佛者皆道聽塗說非三氏的骨兒孫也夫信有依通之信有智通之信故出世法中自飲光乃至曹溪而下於依通之信智通之信苟非鷲王水乳豈易擇哉是以石門於象面鞭背譎成瘴海之時搜剔五家綱宗精深整理成禪宗標格防閑魔外於像季之秋此心何心乎即仲尼述春秋之心也故師曰知我者其惟此書乎罪我者其惟此書乎所謂五家者即臨濟曹洞雲門溈仰法眼是也嗚呼予生於五百年後師著書於五百年前予因師之書而始知宗門有綱宗之說既而寒忘衣饑忘食窺索久之則綱宗肯綮照用生殺之機亦稍盡崖略矣綱宗崖略不但宗門爲然即教家亦有綱宗如天台清涼慈恩於佛所說法各有所判如天台有化儀化法四教之說清涼有小始終頓圓五教之說泝而上之五天則有清光戒賢此皆產於梵者也若谷隱凡佛所說經率以三分判之所謂序正流通也戒賢即唐奘師得法師也戒賢傳彌勒之宗其宗謂之法相宗若天台清涼西土馬鳴龍樹皆謂之法性宗法相如波法性如水後世學者各專其門互相排斥故波之與水不能通而爲一此書皆以情學法者也非以理學法者也殊不知凡聖精粗情有而理無者也凡耳精粗所不能盡者理有而情無者也至於甚者斥達磨所傳之宗謂邪禪其說曰自飲光以至二十四祖師子尊者爲罽賓王斬之安有所謂二十五祖與夫達磨者乎彼不知神光學窮內外立雪齊腰斷左臂置於鼻祖之前而乞安心使達磨果非聖人則神光之臂亦不易斷光能以理自勝外形骸而求法豈獨善其身者能爲之乎蓋其志在彙善萬世者也及光得粲則光爲二祖粲爲三祖三祖有信心銘其言簡其理精此非洞了心外無法法外無心孰能臻於是粲授此銘於四祖信信授此銘於五祖忍忍授此銘於六祖能六祖本嶺南新州賣柴漢初不識文字語言一日擔柴入市有買買柴適誦金

剛經。祖聞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誦聲未已。祖即大悟。及賈償柴直。祖問曰。汝所讀者何書。賈曰。金剛經。曰此經何從來。賈曰。蘄州黃梅五祖處得來。祖咨嗟久之。且曰。奈我有老母在無人養耳。若得十金安母。則黃梅可往也。賈聞而異之。隨施十金與祖安母。祖至黃梅。忍大師知其根性猛利。故當衆蓋覆之。至祖得衣鉢而南遁。後大闡達磨之宗。長飮光之笑。予以是知馬鳴龍樹。谷隱東林。與圓明大師。皆即文字語言而傳心。曹溪則即心而傳文字語言。即文字語言而傳心。如波即水也。即心而傳文字語言。如水即波也。波即水。所謂極數而窮靈。水即波。所謂窮靈而極數。極數而窮靈。則法相法性之波也。窮靈而極數。則法性法相之水也。故石門以文字禪名其書。文字。波也。禪。水也。如必欲離文字而求禪。渴不飮波。必欲撥波而覓水。即至昏昧。寧至此乎。故曰性宗通而相宗不通。事終不圓。相宗通而性宗不通。理終不徹。事不圓。則不能入事。不成就三昧。理不徹。則不能入理。不成就三昧。縱性相俱通而不通禪宗。機終不活。機不活。則理事不成就三昧。雖入而不能用也。若夫圓明大師。則又出入乎性相之樊。掉臂於禪宗之域。即出世法而融攝世法。以世法而波瀾乎出世之法。如春著花。如花承春。穠鮮秀麗。又如月在秋水。豈煩指點而得其清明者哉。某本殺豬屠狗之夫。唯知飮酒噉肉。恃醉使氣而已。安知所謂佛知見耶。不謂吳門楓橋雨中。承輪道人一傘之接。雨漸而爲甘露。甘露漸而續石門之血脉。石門之血脉。幸而續之。則飮光之笑聲。或將傳於龍華會上。未可知也。雖然。不肖何人。敢大言如此。苟無自信於心。初不假於外者。何不憚大川峻嶺。即窮冬而登石門。此心之痛。惟佛與孔老。必皆俯而慈攝者也。偈曰。心外無法。聖凡生殺。情枯智訖。天機始活。稽首石門。心法洞達。飮光之笑。長而不歇。天風怒號。萬竅皆悅。笑不在口。聲豈有滅。太虛爲頤。大地爲舌。不肖所悟。圓明之訣。法乳恩深。敢畏風雪。天寒地凍。寒極暖發。千紅萬紫。如來所說。但自忘懷。無往不潔。以潔開物。物皆解脫。以是報恩。何恩弗答。

祭法通寺徧融老師文

予受性豪放習亦疏懶一言不合不覺嗔火迸自吳門遇覺公秉書刻從削染而舊習亦爲稍更然於宗教未有開悟一日讀書張拙偈至斷除妄想重增病趣向眞如亦是邪句舍然大笑曰謬矣何不道斷除妄想方除病趣向眞如不是邪時旁僧謂予曰公以爲張拙偈錯耶若張拙錯或錯一字何下句亦錯予聞之不解遂疑閱經藏弗能已一日忽醒曰渠本不錯乃我錯耳既而自設問答如何是斷除妄想重增病曰披蓑衣救火如何是趣向眞如亦是邪曰畢不重科從此於禪家機緣語句頗究心焉而於教乘汗漫猶未及也及讀天台智者觀心頌始於教有入時予有偈曰念有一切有念無一切無有無推一念念沒有無無洎萬曆元年北遊燕京謁暹法師於張家灣謁禮法師於千佛寺又訪寶講主於西方庵末後參徧老於法通寺徧問汝是甚麼人對曰江南寒貧晩士曰來京城作甚麼對曰習講問習講作甚麼曰貫通經旨代佛揚化徧曰汝當淸淨說法對曰即今不染一塵徧下坑揭予衣曰汝道不染一塵這好直裰何甚麼處來適旁有僧侍徧曰直裰富施此僧遂施之徧見予內尚有衣大笑曰脫去一層還有一層自是予往來徧老之門觀其動履冥啓予多矣又有普照師者臥法通徧室亦契愛予嗚呼徧老照師予違茲菴忽十九寒暑法堂塵積黃葉萋萋聊具瓣香以表素思徧老有靈伏惟享之予聞世諦有父則有子嗣微嗣則人類絕然有宗嗣焉有恩嗣焉而出世法中則有戒嗣焉有法嗣焉予於徧老之門未敢言嗣若所謂德則此老啓迪不淺焉敢忘之茲敘脫白顚末宗教所自於弔辭者蓋寔有報德之思焉

悼廬山黃龍徹空堂師文

凡寄形於大塊鬪者無論智愚踰乎千百世後乎千百世羣羣而生逐逐而死豈可以數計哉唯有道者雖物生亦生物死亦死然生不以形勞神死不以神計形不以形勞神則同生於萬物紛擾之中而其神常靜不以神計形則神離形時譬夫人將澡沐脫故弊衣耳我堂師默持金剛般若經三十餘年南北雕

驅開山創業於天地之陽人勞師亦勞人息師亦息其中人情百端世事變幻若寵若驚或榮或辱此卷金剛經未始須臾放下以故即世時以持經力形不累神且得慈聖皇太后頒大藏經以光其既寂云雖然衲子家平生於空閒寂寞之濱抱赤獨立天不可得而涓我地不可得而濁我前千百世不可得而弊我後千百世不可得而新我又不以天下共譽可得而光我天下共毀可得而掩我況於外榮乎某甲與堂師為道義交比自峨嵋順流東歸道出潯陽遙見匡廬不覺潸然淚墮余昔與師共樂於此今五峯蒼然龍潭湛爾而師已逝矣嗚呼孰知逝而不逝者師乎師乎鑒我之寸赤乎持此經以保厥後乎

贈少宗天恩二開士禮補陀還燕文

燕之房山縣上方兜率寺隆澤二開士慕補陀有年矣既包腰下黃金臺由潞河之彭城折蘆渡江浮淮絕海出沒於風濤百險一朝登補陀若窮子還故山積懷欽渴唯慈父是覲安知有身心哉於是觀音大聖為之現身不亦宜乎或聞而駭且疑之彼二上人者蘊何德業菩薩特為之現身耶是不知萬物一物萬神一神以身心未忘力不能會真始有凡聖之隔苟能會真菩薩與衆生未始不神交也故嘗聞之能敬重自已佛性則一切凡聖皆可以交神之道見之然則二開士親覲我大聖之容如子見父本家常事奚駭之有雖然道德之變如江湖之日趨下也天下不貴性觀唯貴情觀如咸體咸爻初本一卦即體觀之其神未始不全也以爻觀之則不勝其紛紛矣噫安得人之忘身心而親覲大聖於日用之閒哉

紫栢老人集卷之十四

紫栢老人集卷之十五

明　憨山德清　閱

題

題金剛經塔

余瞻禮是塔自如是我聞以迄信受奉行一畫至於一字一字至於一句一句至於一行一行至於一經

繗鱗曳曳宛轉橫斜靜對之如遠亦孤峰流觀之則長空鴈序及其標塔標佛忽然妙合則七寶無所施其工帝梵何所關其巧直自一心不生處爲甚不生用處爲用世尊亦說是經此塔先已成就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全是此塔註脚鑒大師且從其註脚悟入而今此塔當機電掣豈無毒眼漢見輒影而馳乎螺燈父子刻施是經余竊有囑累昔有堅持此經者江風敗舟經遂漂墮意其竟入龍宮矣一日其妻浣於溪畔見羣螺結聚沉浮衍漾如水上燈毬怪而撥之羣螺既盡此經獨出誠願刻者施者受持者等彼羣螺遂與此塔共結一段不思議公案也

題東坡禪喜集

此集或以文章奇之無乃略神駿而取玄黃乎殊不知作者力在自性宗通以不傳之妙拋擲於語言三昧尻脊無常聖凡生殺譬夫夜光在盤宛轉流利雖智如神禹曷能測其向方哉

題雪山半偈舍身卷

聖人一言天地卒難以覆載蓋大道所在耳身爲大患此男子能於千巖萬壑冰雪之間捐大患而貿半偈非至明至勇者乎

題普陀大士示現卷

拜者不至大士現身豈因至者我至身現豈關菩薩反復觀察合現無地於無地中海山震生妙容慈肅見者淚滴海水可枯此淚無竭作是念入普門頓入耳觀波聞眼聞鯨吼水陸空行圓通自在樂既無根苦非有蒂

題師子林紀勝集

師子林記紫栢道人得於吳門沈伯宏齋中嗚呼師子林榛莽久矣狐兎成群白日青天作諸妖孽師子貪睡不管今此集一出師子鼻孔竟爲之牽痛矣痛則醒醒則吼請問見前大衆且道師子正吼時這一隊狐兎向何處著落能薦此師子林一日恢復許渠來林中蹴踏自在去

題包生所刻楞伽經

此經以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爲宗爲根熟菩薩直明識體全眞頓成智用故佛於楞伽山說經者蓋

山高峻下臨大海傍絕門戶惟得神通者堪通之乃表心地法門非修證可能往耳楞伽此言不可往若然者則一切衆生終不可往耶雖然境不自境由心故境心不自心由境故心境不自境境不可得心不自心心亦不可得心境既不可得則智山無待覺海無邊不動脚跟早登楞伽之頂纔生心想頓入如來之藏矣僧問岩頭起滅不停時如何岩頭問僧誰起滅凡讀此經者果於岩頭句下別有轉身始來與老漢商量此經未晚

題坡翁文字禪

東坡老賊以文字爲綠林出沒於峰前路口荊棘叢中寓弓藥箭無處不藏專候殺人不眨眼索性漢一觸其機刀箭齊發尸橫血濺碧流成赤你且道他是賊不是賊試辨驗看若辨得管取從來攔路石沸湯潑雪

題趙生畫扇

霧勢昏曉山形有無且不可以心測又豈可以筆墨盡哉然墨光之初心路之始必有主人存焉故達者知雲霧昏曉無常卽例山形等耳然後筆筆墨墨橫拖竪抹意之所到筆之所隨主客升降初無常位意果意乎筆果筆乎吾於密郎扇頭得趙生矣

題師子端禪師語錄

予客代之清涼山一夕夢一僧蒙師子皮自東而西斜陽在天光燭其面忽然啓齒口如血盆牙似霜劍夢切自計曰如彼者我當爲之及讀端師子語錄驚其脫略窠臼大用縱橫不從軌則果若金毛師子跳躑露地百獸聞風靡不腦裂者也嗚呼去古既遠宗門爪牙希遘率皆如妖狐怪狗輭暖委靡凡見可欲搖尾乞憐萬態迎合一充其欲閻羅老漢叱咤其前猶不暇顧況顧我道哉至於由機緣而頌古作由頌古而評唱集由評唱而所謂秘要者行秘要行則後之學者評唱不知安知頌古頌古不知安知機緣機緣不知安知自心自心不知安知祖意夫機緣者活句耳生殺自在抑揚莫測凡聖路窮是非藥病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唯了悟自心者卽病爲藥卽藥爲病卽生而殺卽縱而奪正抑乃揚正殺乃生以棒喝爲

廣長舌以鐵釘飯木札羹爲供養臨機哮吼天龍欣悅狐兎魂銷若然者今之以秘要自謂正傳慢侮法道寧不有愧於師乎

題穆玄菴所著書後

昔人有將黃金鑄佛而供事之一旦爲大盜負而藏之重泉之下世皆不知也奄忽更代初鑄佛者子孫亦皆星散異鄉矣爾時重泉倏然光達丹霄四方遠近靡不覩之且驚且駭譁然相汲引而尋光所自以善水者下重泉而獲金像浮擧而供事之巢陵唐邑內翰穆孔暉號玄菴其所著述發揮儒釋精奧書成若干部先生卽世五十餘年矣茲由同郡傅侍御光宅表而彰之余故亦得鑽研玄菴秘典大凡男子立志不可淺近圖一時衒耀於俗黨但當務其深遠者精克而成之更百世之後或有同志者出焉其猶鑄佛以黃金雖藏之於重泉之下異日必光達丹霄也卽此言之大盜藏像盜唯一人而俗黨蔽高無世不廣故莊周有曰高言不止於衆心妙樂不達於里耳然精光所積雖天地莫能蔽之況人情私嫉乎哉

題王畫卷

夫見畫不見筆見筆不見手見手不見心見心不見心之前者謂之見見可乎苟借畫見筆借筆見手借手見心借心見心之前者謂之不見見可乎雖然展卷則雲物縱橫收卷則峰泉寥寂且道展收把柄畢竟落誰手裏得恁麼自在疑則輞川有摩詰可問

跋

跋麒禪人血書華嚴經

吾聞華嚴大經實根本法輪佛與大菩薩之事非小根可堪故曰龍象蹴踏非驢可堪終始一念今昔一時因果一佛凡聖一性十方一刹三界一體正像末一法初中後一際當處現前不涉情解本自圓成非脩所得故曰智由三昧觀照方便迷解顯得不是修成若夫悲願熏炙稱性而周事亦無盡或曰願終功廢則過去諸佛帶果行因豈不多事雖然一乘無修始終一念云云者蓋指果體而言也若在凡夫必當先悟果體根本然後法古佛之樣規行矩步始以信入次則歷行住回向地等圓治積生染習盡功圓

則毗盧能事畢矣經中首以善財問法徧參勝友五十三者蓋聖人所慮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故設像寓意使彼有志於一乘者既意得像神而明之肉身現證無勞修得如法華以龍女成佛之象寓彼實相以至三周九喩重重旁敲與華嚴何別但下劣凡夫不信自心徒信佛語被文字所轉埋沒本光不能直下受用是非之僕榮辱之奴死生之仇好惡之黨顚之倒之奴主反位大用翻爲迷事無明大機總成迷理之障理迷則觸事皆礙事礙則於理終迷故華嚴之法界法華之實相名存義味義味則理無所會理無所會則道不終通道既不通到家何日既不到家安有所得無得則見必不定見不定則偏圓無辨邪正不分謂之知解之徒渠尚無分豈能現證而受用者哉豫章潯陽之廬山山有黃龍寺寺額卽今上所賜也寺衆有麒禪人有志於佛一乘顧惟天機不深受性魯鈍於華嚴法界率難遽悟於是發願書大經全部意在靑山白雲朝暮書而讀讀而禮禮稱懺洗過現重輕罪垢果其夙有微善仗毗盧之寵靈襯華之熏發法界頓開入佛種性麒之告余也如此余嘉其有志綴華嚴大槩如此余再謂麒曰若知擧筆飮墨向白紙上橫畫豎直之者念耶時耶佛耶性耶刹耶乃至際耶象耶意耶現前耶不現前耶嗚呼若能領此則須彌爲筆太虛爲紙大地爲墨書若經者果有盡乎果無盡乎子若不會雖剝皮爲紙析骨爲筆刺血爲汁與善財童子相去尙遠在況五十三勝友若能親近乎麒其勉之麒其體之

跋黃山谷集

此集如水淸珠濁波萬頃投之立澄如摩尼寶饑寒之世得之主病卽愈蓋此老不持尊其所知行其所知而已且能掉臂格外作獅子吼者也觀其於寵辱關頭死生路上跳躑自在若夜光之珠宛轉於金盤之中影不可留如水天蕩漾於太淸之內光無定在有誣先生謂列子中亦有禪語禪豈普通始來哉此非先生語不識好惡者所贅語耳列子之言雖精密至到者亦可以義路通禪則不唯義路不可通縱無義路亦非禪也唯徹悟自心者卽閉門造車出門合

職矣而不識好惡者欲以義理穿鑿所謂撮摩虛空祇益自勞耳余知其家裡人故跋數語

跋賀知忍刺血書金剛經

未刺指時指塞虛空纔刺指時血流大地指即金剛血即般若故罪無輕重半字能消福無淺深毫即滿雖然澹菴居士未即世時不以此經爲常課則即世之後子雖有曾參之孝爲書此經終與金剛般若血脉不能接續若然者居士即此經此經即學仁父子血脉豈以存沒斷續哉我聞般若無古今金剛無內外有古今則有延促有內外則有親疎而未至蘊空者則念念生滅情塵膠執即蚊虻嘬膚而舉身毛竪稻芒在眼而四方易位況以熱指刺於冷針鮮血迸流能無痛乎今學仁即流爲墨即墨成字至於句偈完茲一卷究其情悃與舍全身何異達觀道人見而哀之且感學仁精誠不媿紫岩書此附之經尾願見聞之者皆發是心

跋鐘鼓頌

聖人有身而無累有心而不勞以其無累故則一身可爲千萬身以其無勞故則一心可以銷萬法衆人則不然有身則有累有心則有勞累之勞之從無始以至今日死死生生榮榮辱辱好惡萬端改頭換面羽毛鱗角無所不經得爲人身忝在最靈極爲希有於希有之身不能聞道洗長劫之勞累與馬牛何異哉雖然勞之與累亦不可易洗若欲洗之須以此頌爲香水海久滌自除則衆人可至於聖人也智者思之

跋牟子言道章

莊子曰道惡乎在道在稊稗易則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有人問趙州如何是大道州曰大道透長安今有人於此三者併舉而問曰牟子之言道莊邪易邪余應之曰莊易且置敢問趙州大道透長安句果言道耶不言道耶若謂言道則其言不可以智識知義路得若謂不言道問道答道有何差別有人於兩問中知得好惡雌黃不謬則莊易之道譬如月在秋空朗然廓徹若檢點不出不但於趙州句中無有出身之計即莊莊易易總向癡人說夢耳

雖然由祖而得精由精而遺聞祖之與精固亦遺聞之嚆矢哉

跋證道歌

漢留侯狀如美婦人本朝劉誠意亦狀如婦人然皆臨大事決大幾若鏡中見眉目然當世無與等者永嘉大師雖雲外枯禪貌亦柔秀末寂音尊者初讀其證道歌至大丈夫秉慧劍句寂音以爲此老貌必傑特威稜萬僧者及禮其道影始知體不勝衣貌如少年宣律師乃歎曰斷不可以言貌覩人蓋此老平生踐履明白心智倔利故吐辭等乃舖耳譬如香象擺脫五欲韁鎖超然而去眞大丈夫哉還來去聖轉遙人根薄劣凡所謂出家者皆產於荒寒昧略之鄉其父母不過爲兒女負重舍而出家爲其一身衣食之計非爲求出世而來次則逋逃之徒憲網張迫以我緇林爲其淵藪乃一時偷生之計豈有成佛志乎余浪迹江海三十餘年足跡徧天下在在處處所見緇流黃冠率飽食橫眠游談無根靡醜不作汚佛汚老退人信心若使一宿老人肉目睹此安得不痛哭流涕哉夫子房龍門設不爲經世用出家求無上菩提當不在永嘉下風昔崔趙公問徑山國一欽禪師曰弟子出得家不欽曰出家乃大丈夫事豈將相之所能爲趙公心服之故曰諦審先宗是何標格乃今狐兎成羣龍象騰逝則釋迦老子正當爲酒肉斑頭嗚呼痛哉

跋大川和尚飯十萬八千僧卷

余讀諸居士偈言跋語雖喜其有順水推船之心痛其無逆風把柁之手且道如何是逆風把柁咄直下死生嶮浪之中當頭榮辱顚風之際亦心不昧萬善常勤以舟爲命則弁力支撐以國爲舟則同心共濟凡百情關氷消瓦解一切人我電掃雷轟方許渠向沒巴鼻漢前雌黃佛法去雖然出身一句又作麼生

鐵索一條誰鎖放嶺頭諸佛笑同牽

跋宋仲珩篆書金剛經

金剛般若兩者之堅利世所共知惟愚痴之堅利或未察焉夫愚癡不堅我當先破愚痴不利我當先犯今我頑於死生好惡之執牢不可破鋒不可犯是以

威音釋迦先我得道也雖然愚痴不堅不利則般若無本矣故聖人以金剛喻般若复以金剛能斷一切一切不能斷金剛故也如般若能斷一切愚痴愚痴不能斷般若也比就知有者言也如未知有則愚痴能斷般若般若不能斷愚痴也由是而觀愚痴之與般若金剛之與萬物豈有常哉顧其人用心如何耳如先以知有為前茅則般若如金剛如未知有強以事行破執則愚痴如金剛故金剛一物不惟能喻般若亦可以喻愚痴也此經有五千餘言疑二十有七吾曹果能善用其心則言言疑疑皆觀照之媒妁也反是則言言疑疑亦愚痴之紹介也如青蘿本元臣榮國公本緇流而所為如此果以言言疑疑為媒妁耶為紹介耶吾不得而知也宋仲珩篆書妙絕古今精密圓活神氣流注如春著花余雖至愚貪玩不知日勞況智者乎羅司理心堯初既得之於無心豈終能以有心寶之哉惟無心得之亦無心寶之則有未常有而無未常無所以得常無常有也

書周輪雲發願文後

有務辯無慚愧謂之見魔有慚愧無務辯謂之悲鬼見魔悲鬼皆自心冥昧所成若能逆順磨礪掉臂徐疾遍得所謂見魔悲鬼俱為文殊普賢矣[illegible]易行即雖萬仞崖端談笑躋矣[illegible]

物不遷論跋

予聞入無生者方知剎那故五十計較經有菩薩白佛曰我罪滅如何不見罪滅之相佛曰汝曹心能轉生否對曰我心若不轉生則不能與如來共語佛曰汝曹心轉生時見心初生之相否對曰不知佛曰汝曹既不知心生初相豈罪滅相汝曹獨知之乎即此以觀心轉不轉生相滅相皆不越一剎那耳而物非物遷不遷又豈能越之哉予以是知駁不遷辯不遷者剎那未知無生尚遙而駁駁辯辯得非掉棒打水月乎則予亦不免多口之咎

半山老人擬寒山詩跋

月在秋水春在花枝若待指點而得者則非其天矣吾讀半山老人擬寒山詩恍若見秋水之月花枝之春無煩生心而悅果天耶非天耶具眼者試為薦之

戒殺放生文跋

夫貴賤殊業物我同靈恃力殘生滋蔓惡習暢一時之口味結萬劫之身殃痛不免之酬償截無始之苦本莫若戒殺殺若不戒則我暢物結物暢我結結暢相乘如汲井輪循環不已往復思之甚可恐怖恐怖既生視物如人視人如我夫殺機一動不惟殘賊同靈寔則自斷命根作如是想何待佛出窗曰然後戒殺哉

跋宋猪窗曰化佛文

物物有佛物物不知以不知故遞相噉食如汲井輪長劫無已佛憫物故流慈窗曰猪口出佛梵相圓滿狀若拇指亦如秋月光明顯露若聞若見生希奇想俱大恐怖自是戒殺等不殺已我發是願佛即現前非色非空非凡非聖凡聖中出以是之故物物是佛云何業醉佛心佛佛相食願是慈波注入衆窗如一燈光分百千燈燈續分光光無盡物覩佛光普照三世於此實　見聞者號呼涕泣如猪正殺受痛即我作如是觀殺習頓止

宋繡觀音經跋

禪人林白持宋繡觀音經一卷予拜而讀之至觀其音聲即得解脫忽然疑生意會不快及見無盡意菩薩聞佛贊觀音功德之利而無盡意即解頸衆珍寶瓔珞持上觀世音菩薩菩薩不肯受因佛勸而受之即將一分奉釋迦牟尼佛一分奉多寶佛塔處乃豁然疑消夫多寶佛過去佛也釋迦佛現在佛也若無過去則現在無待若無現在則過去成斷若無過去現在則未來奚立若廢三世則味剎那若味剎那則一切聖凡之用依正之基將何藉焉由是觀之蓋聖人本欲直示其旨顧衆生機鈍不能神而明之故設象以寓意使翫而得之則象忘而自契也知此則現前讀經者與觀讀經者雖愚智弗倫皆周旋於寂滅光中初無閒隔此經妙麗神采具足針針刺入圓通之境字字貫攝至道之眞自宋迄明六百載矣而字畫鋒刃鏗然若新非瀝肝膽之誠孰能至此

跋怪石供

石本無怪怪自禹始迄於東坡居士豈惟不以石爲

怪直以石爲無上供養衆人聞而怪之以爲天厨王饌名花香果及珍羞異寶始足爲至公以齊安小兒浴時戲石當禪師供不以褻乎然莊生有云高言不止於衆心余謂無上之供自應駭俗雖然禹之所怪坡之所愛皆未有據也古德有言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寸土既無又安有石哉則禹所怪坡所愛總夢中語耳即達觀道人亦不免開眼說夢在或有傍不禁的出來請問和尚既無寸土只今脚跟在甚麼處老漢緩緩向他道汝不聞金屑雖貴落眼成塵耶

跋宋圓明大師邵陽別吳强仲敍

未戰誰不勇臨戰誰不恐惟置死生於不可得之地者如師子遊行孤踪絶侶然此不可得之地非獨石門安樂場寔一切聖凡所共惟臨境不惑得受用之不然縱見道精深決非將禰若圓明老漢居縲絏瀕九死而飮食談笑如平時死生不入其懷眞菩提場中梟騎耶

又

石門老人有言曰成就世出世法者特一切能舍耳此言雖若不甚精深細而味之苟非置死生於度外者孰能與此哉今老人於桎梏之中而榮辱不能入其懷飮食談笑不異平日猶超然而自得也者非洞徹自心圓用自心者雖見地高出佛祖我知其觸境旗靡矣

跋牛山老人擬寒山子詩

受持千百萬過心地花開香浮鼻孔鼻孔生香香不聞香善知此者則牛山老人舌根拖地亦不分外也

書學觀彌勒贊後

理木如海吾心如魚以海養魚化龍奚難更得觸不如意事撼之即如天風激海雲濤洶湧潑日震空空爲之殞蹟則大用始得現前子思所謂尊其所知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

跋睨舍浮佛偈

夫衆人知責生而不知所以養生之道故爲生之所累至人知養生之道本於無生故能視生無生無生而生生無物累也嗟乎今有人於此目爲色之所累

耳爲聲之所累至於心爲七情五欲之所累猶曰我平生快樂無累殊不知無累者累之久矣蓋衆人欲重神昏坐過而不知焉辟如醉夫臥於泥淖之中人曉之曰泥淖非可臥之所醉者瞪目怒曰我生平不解飲酒汝奚誣我今天下俱抱醉夫之疾安得有不醉者而與之言哉雖然毗舍浮佛頌郎醉夫能讀而誦誦而思思而明明而得何患其終不醒耶

跋寂音尊者十明論敘

夫至愚之人使其蹈火則畏燒糞雖驅之不入五欲湯火燒糞衆生法身慧命非止一朝一夕而人甘心蹈之弗畏者豈其喪心病狂哉蓋計臭皮囊爲淨器計無明心爲命根不能以四大觀身四蘊觀心故也今人於眠臥之際枕子稍不安穩則不能睡必安之而後適死生於人亦大矣人皆公然自安略不爲之計則負覺範老漢多矣

跋宋圓明大師邵陽別胡强仲敘

淸淨光中無端强照於無身心處計有身心心爲惡源形爲罪藪源若不塞惡豈有窮藪若不空罪必無盡雖然心無善惡形未吉凶惡源未始不爲慈悲之海罪藪未始不爲功德之山顧其用心操行何如耳嗚呼介然有知知而不返惡流肆矣塊然有執執而不釋罪山崇矣唯有道者了心非有不待遣而愛憎自消知身本無不避患而榮辱自解故曰若人欲知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遠離妄想及諸取令心所向皆無礙我寂音尊者方羈縻於縲絏之中九死一生之地而能超然自得所謂生死憂患莫能入其胸中何術致此哉大丈夫既無經世之志則於出世宜盡心焉故曰盡心了知性知性卽能用辟如龍能用水爲雲用雲爲雨故處水不溺行雲不墜耳予以是知有道者脫處死生憂患之域非惟覓憂患不可得且能用憂患爲廣長舌者也今以此敘作鐵釘飯供養一源宗禪人禪人知此予何憾焉

跋宋圓明大師別胡强仲敘遺愚菴講主

夫法本出情以情求法法不可得知不可得而求之其惑滋甚如范滂孔北海之徒其人品高問學廣亦奇男子也至臨患難則疑悔橫生賁悶而沒惜哉此

盖打頭不遇作家以情求道誤之耳殊不知道若可以情求則儀秦之流皆可謂聞道矣卽寂音尊者童艸剃除聲巳藉甚所至講席白眉大龍靡不推服然猶不謂之聞道及見雲庵文叟始了自心宜其歷死生波險之地辟若婆竭出海慈雲法雨遐被窮荒也邇來去聖愈遠吾曹軟暖不勝觀矣敢望其出情求法乎嗟哉上則托名宗教次之奔走衣食而已率以爲教之典要宗門活句是古人茶飯豈今人所能咬嚼自是一犬吠聲百犬狺之遂乃成風卒難移易惟愚菴貴講主情出流輩深痛斯弊亦恨挽之而未能焉予故重之贈以洪老送胡生敘且跋數語如此

讀法華普門品跋

予讀法華普門品至若有衆生多於淫欲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便得離欲不覺置卷嗟歎久之衆生之大患患莫過於淫欲苟能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便得離欲佛言不妄今天下恭敬念觀世音菩薩者在處有之乃稱名而離欲者何其寡哉則佛言亦有妄乎嗚呼淫欲恭敬初非兩物果能至誠常念菩薩卽恭敬現而淫欲沒稱名少懈則淫欲現而恭敬沒如此境界深淺氣力生熟予亦驗之屢矣佛語不妄人無恒志自墮疑網耳

跋周叔宗書聽法華歌

夫法華七軸六萬餘言而其所詮者雖三周九喻直譚曲說亦不過一實相耳惟此實相昭然不離日用之中奈何樓子六十餘年辛勤行脚求之而不可得長慶蒲團七破求之而不得由是觀之行求亦不得坐求亦不得則此實相又非四威儀中可得而求矣然則昭然本在日用之語寧非夢言哉乃永嘉覺老又曰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卽知君不可見以永嘉之語較彼二老所求之見何天下老和尚舌頭雌黃不定若是耶及讀唐修雅法師法華經歌則若庖丁解牛公輸子之爲匠而縱橫逆順精粗巨細皆大白牛之全體也是牛也頭角崢嶸出入於吾人六根門頭咆哮蹴踏喜怒無常平田淺草綠楊溪畔黑白互奪使吾卽文字求之而不得離文字求之而不得離卽離非求之而不得畢竟至於無可奈何此畜曇生通

禪人每以奈何此畜不得爲恨一見此歌便有跨牛之志然不得能書者書而寶之作一覔牛話頭無擇山林城市境緣逆順持此叅此若不得牛殫生弗已紫栢道人舍然大笑曰汝非跳過魚盤覔豆腐之瞎猫乎當今能書者舍吾叔宗而他求豈不誤邪雖然若有人問大白牛兒畢竟在甚麼處張草米書揮筆處細聽蹄響墨池邊

書東坡詩後

鳥囚不忘飛馬縶常念馳靜中不自勝莫若任所之貧賤苦形勞富貴嗟神疲作堂名靜照此語子謂誰江湖隱淪士豈無適時資此東坡靜照堂詩也嗚呼心外無法觸目其誰動之與靜富貴貧賤但有名言初非他物眉山可謂了得便用何異繩鋸木斷水滴石穿斷則根塵不到主賓夢醒穿則十虛通達生殺機窮謂物即心而心外無物謂心即物而物外無心解用則賓不抗主自然接拍成令不解用則主逐賓隊觸處成乖故曰若能轉物即同如來且道轉物一句孰能吐得榮辱交加分主客根塵暫喚作常光

跋蘇長公大悲閣記

魚活而筌死欲魚馴筌苟無活者守之魚豈終肯馴筌哉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蓋意活而言死故也故曰承言者喪滯句者迷予讀東坡大悲閣記乃知東坡得活而用死則死者皆活矣前大悲閣記則公示手眼於文字之中使人即文字而得照用也後大悲閣記則公示手眼於文字之外使人忘文字而得照用也若然則東坡之文字非文字也乃象也如意得而象忘則活者在我矣如所謂大悲菩薩具八萬四千清淨寶目八萬四千母陀羅臂豈菩薩獨有耶實我未嘗不具也但有照而無用謂之似具唯照用齊到者謂之眞具故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此非照乎知之而未嘗復行此非用乎然而必欲八萬四千寶目八萬四千妙臂以象照用其故何哉蓋衆生具八萬四千煩惱堅等大地非照何以破之非用何以轉之又曰窮源達本謂之照鑄染成淨謂之用予聞東坡嘗稱文章之妙宛曲精盡勝妙獨出無如楞嚴茲以二記觀之非但公得楞嚴死者之妙苟不得

棱嚴活者烏能即文字而離文字離文字而示手目者哉

䟦陸大宗伯雲居募文

昔如來不舍穿針之福者良以福非積善而不成善成則性有繼矣故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即此而觀善固緣生能乘緣生而入無生何殊因花而得春哉若然則穿針之福獨非花乎今陸大宗伯養高綠野有日矣年登九十猶不以老却穿針之緣為諸緣山主敷凍雲之花香浮遐邇可謂給孤後身也嗚呼善哉

䟦曹溪碎鉢

夫一心不生則聖凡無地物我同光是故聖人不同而此心此道未始不同也唯執情忘本乃見有不同耳老子生於佛後孔子生於老後我讀道德不見其有非佛之言我讀春秋論語亦不見有非佛之言大都聖人應世本無常心但以百姓心為心故凡可以引其為善者靡所不至譬如良醫但欲愈病參苓薑桂隨宜用之至於奇症怪疾雖砒霜蛇蝎亦所不忌其去病一也後世三家之徒不達聖人本意互相是非攻擊排斥血戰不已是何異操戈而自刃也我聞莊獻魏公本朝盛德君子妬曹谿一鉢而不能容手碎之何示人不廣若是雖然大鑒本以虛空為鉢天地萬物為鉢中之食能稻糧饑饉藥草疾疫公亦鉢中食耳安有食食哉夫何故無能所故無能所則無待無待則獨立獨立則無生心措手之地嗚呼起公九原讀是䟦寧不汗顏哉雖然且道如何是和事老人手段逆順境緣風過樹殘生不直半文錢

程康伯書圓覺經䟦

婆伽老漢直指衆生日用熱惱為神通大光明藏十二大士曲說如來神通大光明藏為熱惱自是父子情乖聖凡路斷康伯程氏旁觀忍酸不禁於是發心手書是經積畫成字積字成章積章成帙於一剎那中圓覺成就違而復順斷而復通父子歡呼接拍承令聖凡雲集水到渠成紫栢道人適買舟於岷江之干康伯氏於神通大光明藏中拈出供養道人是時不以面受乃用背享直得文殊杜口普賢失跌況其

餘乎雖然蟣蝨以頭顱爲崑崙屈步以蹄涔爲滄海小大無常孰得孰失

書周叔宗臨帖卷

禪家有離經一字即是魔說依經解義三世佛冤書家有學書而死於法者謂之奴書觀叔宗周氏臨諸家帖於縱橫變態之中法時露焉譬夫濃雲雷動之初龍雖不見頭角暫露而天機深者神而明之則龍之頭角不在叔宗筆陣而在我欲得不得之閒耳

跋石屋禪師山居詩

詩曰莫謂山居便自由年來無日不懷憂竹邊婆子常偷筍麥裏兒童故放牛栗蟥地蠶傷菜甲野猪山鼠食禾頭施爲便有不如意只得消歸自已休

夫身心者死生好惡之鵠也鵠不忘則矢不已矢不已則害我者寧有窮哉然害我者大抵不出有心無心之域故至人去此不去彼此去則彼無主矣主無而敵恣何殊矢射虛空耶故此老以消歸自已爲歸宿旨哉言乎

跋東坡阿彌陀佛頌

予讀東坡阿彌陀佛頌異其頌旨曉然如日出大地光無不燭奇哉長公昔人謂五祖戒公之前身不亦宜乎夫圓覺倒想初非有常倒想在諸佛即名圓覺圓覺在衆生即名倒想如衆生能善用其心孰非無量壽覺娑婆孰非蓮花淨土必曰外衆生而得佛外娑婆而生淨土此爲鈍根聊設化城爾今天下請其入化城則欣然皆喜延之寶所莫不攢眉而去何耶

書某禪人募刻大藏卷後

夫大藏佛語也而大藏之所詮者佛心也佛語如薪佛心如火薪多則火熾薪盡則火不可傳火不可傳則變生爲熟破暗張明之用幾乎息矣故傳火必待於薪而火始有用傳心必合於佛語而心始無疑我心既無疑佛心我心也佛心我心則凡有知覺者孰非佛耶雖然衆生本佛奈何日用而不知謂之根本無明辟如生盲之人出胎墮地雖長百歲終不知天地日月是何物也衆生本佛日用不知謂之生盲謂之無明不亦可乎夫生盲之人一旦得良醫抉其障

翳則天地之大日月之明了然無惑矣衆生之無明若不得佛語爲之金錍抉其無明障翳雖佛性本有惡能識哉如火未始不在也不得薪以傳之則火不可得而用也故曰地二生火天三成之三若不成則火雖在亦不可得而照物也如衆生正因佛性雖在不得緣因佛性熏之則了因不開了因不開則正因終不得而復矣由是而言緣因佛語也了因佛語之所證者也正因則衆生本有之自心也自心固有不得佛語傳之了因了之自心雖固有終不能用也正如火在而不得薪以傳之火亦終不可得而用也是故有志於用自心者必先明佛語夫自心明則無往而非明矣故曰不明自發則諸暗相永不能昏而永不能昏之人始可以開物成務矣予是知大藏一刻豈惟凡夫可以登正覺寔治道中開物成務一大機也刻大藏之緣始今某將丐緣於四方馮太史跋其前予繼太史而復跋之者蓋念聚薪不易如薪聚而火不傳者未之有也佛語宏傳而衆生不明自心者亦未之有也某行矣無滯

跋法華抒海

余讀戒公法華抒海至全人即法處猛覺心廓目遺妙不越粗誠非思量分別所能解也夫蓮花象也妙法意也學人能玩象得意象未始非意粗未始非妙且道全人即法時阿誰玩象咄

書鶴勒那問二十二祖公案後

歲在萬曆癸巳春予客燕山碧雲寺燈下讀佛祖通感至此不覺掩卷而歎且覆而思之鶴勒往世爲比丘赴飯龍宮徧觀五百衆中無一人堪任妙供故不欲諸子同赴而諸子不解師意妄生人我師則勉強狥情携之赴會既而五百弟子以福微德薄生於羽族仍感惠而從化嗚呼當爲最靈之物不以智照而以情較乃爲羽族而從化蓋迷極而反覺也雖然至此而覺莫若先此而覺豈不勝哉時奇子問曰鶴勒如何不知鶴衆夙因二十二祖奚獨知之曰見道則無優劣損習則有淺深以深則洞照無涯淺乃光燭有限之故又問鶴勒說法九易寒暑鶴衆卒未解脫摩拏說偈將畢鶴衆即悟無生飛鳴而去何哉曰起

信論云如來色心業勝故聞法者易悟由是而觀則摩拏道力過鶴勒多矣辟如撞鍾鎚大則聲洪鎚細則響邇奇子聞之躍然合掌作禮

跋蘇長公集

大眉山凡作文作贊作偈發揮不傳之妙縱橫變幻使人莫得窺其藩籬者蓋其所得來生語言陀羅尼三昧於大雄氏未覩明星之前久矣故能從是處說出非來從非處說出是來從是非處說出不是不非來從不是不非處說出是是非非來長亦可短亦可高亦可下亦可淺亦可深亦可近亦可遠亦可凡其可者皆千古不拔之定見也定見如盤其語言如珠珠走盤中盤盛其珠而橫斜曲直衝突自在竟不可方所測如有生心測之者辟如以網張風以籃盛水也知其難測而甘心終不敢測者豈非矣東坡氏豈三頭六臂異乎人者耶亦橫眉竪鼻無所異乎人耶但事理之障障他不得所以無不可耳又事理之障不能障他妙在何處妙在不傳也只此不傳者孔氏得之而爲萬世師老氏得之而爲羣有師釋氏得之而爲無師之師今有人於此能知無師之師住處則不可傳之妙許渠獨得爲

跋唐修雅法師聽法華經歌

夫心法本妙無關聖凡乃今在聖人則能六根互用凡夫則甘坐豐蔀之愚以爲眼惟能見而不能聞耳惟能聞而不能見殊不知凡夫以徧計不了謂籐是蛇故六根似不能互用耳如徧計情消則依他本妙根塵無得能所不斷匪涉情解日用現證故曰佛法在日用處所作所爲學心動念却又不是也吾大雄氏於法華會上三周九喩橫說竪說形容妙法可謂曲盡慈腸矣然終不若是歌拈提本妙使大心凡夫一讀其歌當處現前而法華富有六萬餘言演說妙法不爲不廣然皆死句也惟雅得活句之妙能點死爲活譬如一切瓦礫銅鐵丹頭一點皆成黃金白璧又如月在秋水春著花枝其淸明穠鮮豈待指點然後知其妙哉

書楞嚴截流後

佛頂即自心自心即佛頂心頂互奪常光現前此五

乳峰下鼻祖截流之機如講主以截流之筆發揮楞嚴大意開爽絕塵一歷眼根耳根洞徹夫頂旣不可以眼見心又豈可以智識知哉雖然五陰十二入十八界皆頂也特頂不見頂現行忽起用處生疑遂日頂墮耳

跋五慈觀閣記

棗栢有言曰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無邊刹海自他不隔於毫端由是觀之則一念未生之時謂之宗一念旣生之後謂之用故宗之與用如一指之屈伸耳指未屈伸時指在而不可以見聞得指正屈伸時指隱而不可以動靜識謂其動乎屈不是伸謂其靜乎伸不是屈屈之伸之各各獨立故正伸時屈不可得正屈時伸亦不可得正屈伸時指體不可得未屈伸時屈伸亦不可得惟知宗者可以用用宗辟指體用辟屈伸又知宗者則情出古今用用者則自他不隔然後將此愛人謂之仁將此處事得宜謂之義將此施之於上下品節有條謂之禮將此變通一切而不滯謂之智將此確然固守臨死生交易之際無毫髮苟且謂之信此五者古人用不盡今人故得用之知此則五慈之旨思過半矣雖然愛見之慈忍力之慈與夫等慈大慈皆可以義理得也唯眞慈一著子苟非明悟自心不屬知見辟如葉公畫龍眞龍現前未必不投筆怖走也

書肇論後

夫心本無住有著者情情本無根離心無地故會心者情了全性者心空心空則大用自在如春在萬物風在千林其吼喚鮮明變化之態烏可以情智彷彿者哉肇祖五論之製宗本不遷等作何異春生萬物風嘯千林矣乎旣能生而能鼓之則生鼓之前必有春不可得而生風不可得鼓者存焉雖然微宗本則四論無心微四論則宗本無身夫身也者心之郛郭也心也者性之郛郭也

毗舍浮佛頌跋

此頌四句二十八字包括大藏透徹禪源靡不罄矣但衆生浮淺憂慮弗深立志苟且見卵而求時夜見苗而求腹果是以讀者雖多獲效則寡耳予持此凡

十五易寒暑而猶精持不休每觸逆順憎愛交加之地必以此頌爲前茅殫軍殺將亦不知其幾今人持未滿千萬過遂尤其不效復求效否持之辟如掘井去土三尺而無水尋易地而掘之復無水復易之水終不得而精神竭渴終不解苟有志持此頌者能知掘井之喩而持之無懈若無靈效老僧舌根定當腐壞

八大人覺經跋

八大人覺經辭旨淸遠如月在秋水雖至愚之人無須指點皎然意了耳然是經去古旣遠流行亦寡觀因明東禪人手寫一軸東雖卽世其上足世南持而示余余疾讀之不覺心開意朗旣而命諸黑白廣傳之夫八覺之妙豈外衆生日用不知之知別有所覺耶如來大人憫諸不覺卽將衆生日用不知之知開爲八覺有緣者脫得一覺乃可以破長夜之昏矣辟分一燈之燄徧照世中則其靈燄寧有窮哉

又

夫人之在心猶魚之在水也魚之在水果知水乎人

也一無今字

之在心果知心乎魚能知水則龍已人能知心則聖已故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嗚呼人爲萬物之靈生旣不知所以生死豈能知所以死乎一不知則永不知永不知則無所知矣人而無知可不痛哉於是大覺聖人見而悲之曰奇哉衆生俱有如來吾已先覺彼猶不覺不覺則昏迷長夜終古不思矣是豈忍乎遂將衆生日用不知之知開爲八覺雖則淺深階次所用弗同要而言之從凡入聖自覺覺他靡不滿也此經總三百七十一字言簡旨豐遍照精深有而能無無而能有能得一覺則大夢頓醒況得八覺者乎嘻覺則衆生可以作佛凡魚可以爲龍也元至政間雪庵溥大師號稱能書書此經若干卷流行海宇自元迄今本朝將三百年於萬曆辛卯四月望日翰林葉公偶得一卷於本寺明秀禪房憲副包公乃鐫於石以壽其傳云

書寶積經偈後

寶積經偈曰四大假爲女其中無所有凡夫迷惑心執取以爲實女人如幻化愚者不能了妄見女

相。故生於染著心。譬如幻化女而實非女人。無智者迷惑。便生於欲想。如是了知已。一切女無相。此相者寂。然是名女三昧

此偈載寶積經。句十六字八十。辭旨朗然。譬如月在天碧。清光照人。涼入心肺。積生熱惱。當處冰銷。此就天機深者。染目得益而言也。如根器稍鈍。能讀而誦。能誦而思。能思而用之。則毛嬙西施。抱身執手。咂舌吮脣。何殊木偶。雖然女人之為害大矣。漢李陵與虜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搜於匱車下。皆劒斬焉。明日復戰。斬首三千餘級。彼但畜之。已毀王師必勝之氣。今吾曹壞服毀容。求無上道。於欲而不能斷。淫機綿然。一旦觸境不幸與之從事。不唯出苦無期。如針鼻缺。如石折難合。靜而思之。首可碎也。肝可裂也。心可剤也。遇如斯人。此觀破壞。生不若死。死而不生則已。死而有生。生必入地獄矣

跋蘇東坡十八大阿羅漢頌

予讀眉山蘇軾供十八大阿羅漢頌。愛其思致幽深。辭氣議幻。發揮不傳之妙。如月在秋水。無煩指點。朗然現前。使人見之。不覺心游象先。遺物獨立也。若非得無所得心者。烏能致是哉。然以是知黃面老人。弁諸尊者。雖是無所得心。亦無別奇勝。或問曰。無所得心。可得聞乎。對曰。若不可得聞。而問聞者又誰耶。雖然心不知心。眼不見眼。知此則得無所得。如啞人食蜜。甜與不甜。豈可以口舌窮之哉

書黃龍寺藏經閣毗盧佛記後

毗盧遮那。此言光明偏一切處。阿鼻。此言無閒地獄。謂諸苦具。黑業徧一切處。此義黑白粲然。學著便疑。若謂光明果遍一切處。則黑業不可遍一切處。若謂黑業遍一切處。則光明不可遍一切處。若謂兩種俱徧。不相妨礙者。此又不然。何以故。千年暗室。忽然一燈。暗即隨滅。光徧滿故。唯石頭老人謂光明中有黑業。不與黑業相對。黑業中有光明。不與光明相對。噫。宗風久衰。此意寂寞。往往學似龐眉老衲。取胡盧而笑。況黃口禪雛。吾觀華嚴文殊師利教善財童子一百一十城。參五十三知識。雖多境緣順逆。三昧無常。

或以殺業。或以淫業。如是種種作諸佛事。要之皆助發毗盧光耳。故頓悟石頭參同之意。則阿鼻即入毗盧之門。不然毗盧即入阿鼻之牖。蓋一切衆生無有定性。以無上知見之香熏之。則諸佛光生。以四弘六度之香熏之。則菩薩光生。以十二因緣還滅之香熏之。則緣覺光生。以四諦之香熏之。則聲聞光生。以增上十善之香熏之。則諸天光生。以猜忌徼福之香熏之。則修羅光生。以五戒之香熏之。則人光生。以愚癡之香熏之。則旁生光生。以慳吝之香熏之。則餓鬼光生。以十惡五逆之香熏之。則地獄光生。或謂六凡非光者。彼未了黑業無性故也。了此。則飛潛横走。無非毗盧之光哉。今匡廬黃龍寺有僧謂宰官菩薩曾公亨言曰。黃龍藏經閣成。未有司閣者。僕欲造毗盧[illegible]一尊。以爲匡廬風月主人可乎。曾公曰。善哉希有子。既欲以毗盧圓滿之香。熏一切衆生。亨雖不敏。敢不以文字三昧助發此光。達觀道人偶讀斯文。亦横口一上。見作隨喜云耳。

跋陳仲醇大藏閣緣起後

夫以藥治病。病得愈者。常醫也。常醫死。而抄其方者。偶中病愈。又醫之常之常者也。惟良醫則不然。直以病治病。此下功也。如無擇病與不病。聞其風而喪我者。此上功也。嗟乎衆生四百四病。皆客病也。非主病也。主病特飢渴兩者耳。然兩者又本於有身。身本於有我。我故曰聞其風而喪我者。上功也。若夫五伯之爭長。七雄之競雄。使其果能我喪我。則雄雄長長。得非翦龜之毛哉。我如來大人。凡有所說。皆喪我之前茅也。若然者。垂裳而天下治。苟非我喪我。我不能焉。或謂藥可以治病者。我知其非良醫也。

讀石壁經碑跋

萬曆歲在癸巳春。余挂錫燕山碧雲[illegible]樹菴。應華亭徐太僕琰之請也。燈下讀唐蘇州刺史白居易重玄寺石壁經碑。逆思隋靜琬尊者刊石爲經。積盈大藏。竊校優劣。不勝悲惋。夫重玄經惟八種。而白公極廣長舌相讚之。猶恨不能盡。而我琬公刊大藏於石。設公一登白帶。則其讚歎當復何如。適開侍者賫大藏自三吳來。令其讀之。亦不勝悲惋。因囑其刊於涿鹿

崖壁之上。使觀者知琬公之功。殆非淸冕諸師可逾

萬一矣

跋東坡油水頌

薪多火多。境大智大。離薪離境。火智無地。是故達人就陰息影。日中逃影。離境覓智。從上以來。無有是處油辟本性。水辟妄情。火辟境智。究此三者。初非有一況有三乎。性變爲情。情變爲境。了境須智。卽情逆用以功較之。賞罰立焉。毫釐之閒。名實難負。智者思之敢不力行。能力行者。千古旦暮。眉山長公。乃是其子

書般若無知論後

此論文致婉密。理路冲遠。得之於心。可以達六經。徹大藏。旁通百氏。如登妙高峯。該覽。故用之出世度越諸乘。穩證自心。用之經世。卽事卽理。橫拈豎弄。靡不合聖帝明王之轍。是眞寔學。讀而成誦。誦而味之。味之精了。自疑永斷。取決自心。不由他印也

紫栢老人集卷之十五

紫栢老人集卷之十六

明　憨山德清　閱

拈古

凡佛經首有此丫乂。然此字之義。一切人天魔外。皆不能知。唯頓悟自心。於一切佛經。通達無礙者。乃知此義也。由此觀之。則此字是一切諸佛綱宗也。苟非佛之眞子。決不識此字義。如汾陽黃龍偈。雲岩寶鏡三昧。臨濟三玄三要。與夫四賓主句。皆此字之訓詁也。蓋來大人不出典刑。誰擧此所以佛祖之綱宗。本具在而不知耳。其不知者。果不能知耶。特其不畏生死之苦耳。如其果知生死可畏。唯佛祖典刑是究。則知見漸開。信力漸充。疑情漸破。而佛祖之綱宗。擧措便知矣。既知之。則於一切古德防閑魔外之具。卽能擧而行之矣。豈唯知之而已哉

夫衆生所以不得道者。別無他障。不過未悟現前日用能分別好惡之心。是前塵影子。認爲本來人。此認一錯。則千錯萬錯。淪墜長劫。皆自此起也。故長沙岑曰。學道之人不識眞。只爲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

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如快性丈夫窮此識神爲緣境而有耶爲不緣境而有耶緣境而有則此識神本自無體不緣境而有則此識神境未觸時本無窠臼而楞嚴會上佛曰一切衆生不知常住眞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想不眞故有輪轉楞嚴常住眞心卽此本無窠臼者是楞嚴用字卽此認字是然楞嚴卽龍樹四性開而爲七處徵窮阿難而阿難雖經七處窮討其攀緣之心必無所在而阿難猶認能推窮者爲心故如來咄曰此非汝心前塵相想佛可謂老婆心徹底矣然阿難執恡相想尙不肯舍至於如來飛光左右輪掌開合種種方便開曉阿難以爲手有開合見無開合頭有動靜見無動靜此非卽客而辨主乎客譬開合動靜見譬亭主燦如黑白而阿難猶未敢認亭主爲主人確計過客是主翁是以如來假匿王觀河之見本無童髦旁啓阿難既而阿難至於認見爲物如來以爲阿難見精既同於物則如來見精亦物矣如來見精既同於物則阿難可見如來之見矣故曰若同見者名爲見吾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此如來以離物獨立之見示阿難悟入而阿難似未承當故如來又曰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蓋不見之相無待而獨立者也縱如來五眼且不能窺覷況阿難乎故曰吾見既非是物汝見亦非是物此離物之見非汝而誰又見若同物汝既見物物亦應見汝果如是則物我雜亂并諸世間不成安立此如來宛轉預塞阿難轉計之路使其情枯智訖攀緣心歇則卽物無累之見逈然現前矣豈阿難果有如許轉計者哉偈曰攀緣心歇見精現前一肩擔荷豈有中邊用處本空何須離根根雖不離用合本源寄根明發如來自說寄非常住卽根解脫根脫塵離圓明了知擧心動念照鏡頭迷

且一作自

娑婆此言堪忍蓋此界衆生於八萬四千煩惱一一堪忍於心客而不肯洗除故也若大心凡夫瞭了八萬四千煩惱皆無自性則八萬四千煩惱不名煩惱而名八萬四千三昧矣於諸三昧亦能堪忍於心則名菩薩不名衆生如但堪忍煩惱不能堪忍三昧則名衆生不名菩薩也卽此觀之菩薩衆生初無常位

苟達煩惱無性則衆生不異菩薩於無性中橫起無明則菩薩不異衆生古德有言菩薩衆生本唯一心心迷則法法皆迷心了則法法皆了了則物我無差迷則是非橫起且道如何是了的樣子於逆境中能作歡喜想於順境中能作煩惱想此想成熟則逆順死生之機在我而不在造物矣

夫瑜伽之秘密與西天初祖教外別傳之秘密大有不同而瑜伽之秘密惟佛與佛乃能知之若教外別傳之秘密無論凡小或因拈花而領悟或因棒喝而明心而悟入境界斷非未悟之人所能測知故名秘密予以是知瑜伽之秘密在佛則顯在凡則密惟教外別傳之秘密在凡則顯在佛則密何以故蓋教外別傳之宗不惟不拘凡小即販夫竈婦一悟其宗便解橫拈豎弄大震鼻祖之風若江陵賣米餅漢及凌行婆等所謂教外別傳之秘密在此等人分上謂之直顯則可謂之秘密則不免惹他鼻笑有分在故曰如來禪許師兄會祖師禪則恐未夢見在予故曰瑜伽秘密在佛則顯禪宗秘密在佛則密此兩種秘密苟非宗教精深者決不可鹵莽舉似有招罪咎

肇論總有四篇本無則直示無住之體不遷即示物外無真般若無知則無所不知無所不知所以知無知也不真空則無物不真無物不真物果真有哉涅槃無名所以即名本無名也然四論分門交相發光照我日用逆順之衝愛憎之口可意則心歡悅不可意則毛孔生烟故曰一念瞋心起百萬障門開然此障謂從境生耶謂從心生耶若從境生境本無知安能生障若從心生境若不觸心非有障推之於境境生無理推之於心心生無理心境既皆無理凡謂從境生障從心生障從非心非境生障此皆情之橫計非達理之見也故讀此論者由讀而誦由誦而持持則精精則入神入神則根境若片雪之投紅爐我欲不化安可得哉果能至此方不負立言之心授言之慈也然後本無即不遷不遷即般若無知般若無知即不真空不真空即涅槃無名涅槃無名即不真空不真空即般若無知般若無知即物不遷物不遷即本無頭而尾之尾而頭之縱亦可橫亦可交錯亦

可分條亦可可不可不可無不可夜光在盤宛轉橫斜衝突之際豈可以方隅測哉但不出盤我則不疑也洞微知知此則異日作吾道金湯舍子而誰歟洞微勉之

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

此四句乃是大師悟心之後消融習氣實效也前兩句謂調心之功貴在血脈不斷後兩句圓續本脈有恰恰用心無恰恰無心用則不免粘帶故也蓋妙性獨立坐斷兩頭血脈綿然廓爾虛融習氣任運而消眞體無心而契任運而消習忘而本無功無心而契體證而本無得無功則無修無得則無寄無修無寄口挂東壁且道說甚麼法細聽年年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此皆大師親曾踐履過來的光景故其吐辭渾璞不辭圭角模寫自受用境界何其切哉且道如何是血脈嘗起便是傷他無念佛即受殺傷殺之際血脈斷矣此箇歟子須是見地潔淨保任不虛觸著自知痛癢讀永嘉集示衆

信心銘曰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知兩段原是一空

此四句只是一句一句了徹大事了畢若人果能了知能外境而不有我日月熾然分別之心即大智也果能了知境外能而本無則目前千差萬別之境一眞獨露也夫兩段無常雖眞不有一眞隱顯兩段舒卷諦了無疑何貴何賤用處昭然生殺萬變殺則黃金失色生則瓦礫生光明暗相參權屬主張即言而了假名曰教即了通言假名爲宗宗教如花香在何處待汝思量殘紅滿地

有人喪妻者夢其妻求破地獄偈覺而求之無有也問薦福古老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此偈是也遂舉家持誦後見亡者寶衣天冠縹緲空中稱謝而去軾聞之佛印禪師佛印聞之范堯夫予讀東坡書破地獄偈語恨其舌相不甚廣長吐偈意未盡嗚呼此偈豈特破地獄哉自地獄至餓鬼餓鬼至畜生畜生至人人至修羅修羅至天天至聲聞聲聞至緣覺緣覺至菩薩菩薩至佛是凡是聖一破無遺矣或謂地獄餓鬼畜生破則不疑至破人天及界外四聖恐不當理對曰四聖六凡雖

染淨不同然皆念後事耳如曹溪問惠明不思善不思惡是阿那箇面目明言下大悟遂嗣曹溪能於曹溪句中有箇入頭方知破地獄偈是斬佛劒且道劒柄只今在誰手裏一念不生洸氷水六根纔動犯波濤聖凡路斷翻身處生殺那知在斗稍

大智發於心於心何處尋成就一切義無古亦無今

此四句偈事理不成就卽是文殊根本智普賢差別智一部華嚴經盡具其中誦之者多能生慧何以故大智根本智也大智發於心理成就矣然智旣發於心則心已化而爲智更從何處覓心若心有可覓則是心能見心無有是理故曰於心何處尋也無處尋卽所謂無依也大智無依則橫無外橫無外則橫無待矣無待之智非理不成就乎理不成就則不礙事而事成就故曰成就一切義雖能成就一切義而無古無今則事又不成就矣無古今無所住也無住故竪無外竪無外則竪無待矣此偈是南安巖嚴尊者爲侍者而作侍者前生爲牛以馱磚造寺功德獲報爲僧苦無聞性誦此偈久聞性豁然而開一切經書遂能記憶故名此偈爲智慧偈以誦之者多能發慧故也

魏府元禪師曰佛法在日用處行住坐臥處吃茶吃飯處言語相問處所作所爲處擧心動念又却不是也芙蓉訪老行食龐居士擬接芙蓉却縮手曰生心受施淨名早訶去此一機還甘否老龐曰當時善現豈不作家芙蓉曰非關他事老龐曰食到口邊被他奪却芙蓉乃下食老龐曰不消一句達觀只今問諸善知識且道芙蓉老龐雙鏡交光之際機鋒捷出又如夜光之珠橫斜衝突於金盤之中卒難捉摸謂其東突忽復北突謂其中轉忽向西行是擧心動念耶不擧心動念耶若謂擧心動念魏老又道不是佛法若謂不擧心動念芙蓉老龐又非土木偶人有人直下揀別得出達觀當身爲床座供養伊若揀別不出饒你芙蓉老龐復生雪屈也須捺下雲頭聽達觀處分始得古人一機一境有縱有奪有生有殺故曰我與汝同條生不與汝同條死且道同死同生作麼生會咄雙鏡交光休擬議法輪大轉食輪中

東坡贊法偈以意爲根四句云法塵是五塵落謝影子意根所取非有實境何以故蓋明了意識有初中後三分初分近前五識猶屬現量中分是六識正位屬比量後分近七識屬非量唯五識所取爲現量爲眞境若六識旣非現量不過五塵之影耳故曰法塵以佛爲體佛是覺義現量所得在境爲眞境故曰法身永明云初居圓成現量之中浮塵未起此卽法身也後落明了意根之地外狀潛形外狀卽浮塵所謂法塵也昔龐居士見馬祖頓融前境前境旣融非法身而何故偈云風止浪靜也然法身離法塵無別有故又曰水無別水也放爲江河用則兼善也是大乘菩薩之作用非止自利兼亦利他且流通不滯也滙爲沼沚不用則獨善也是聲聞小乘之法止於自利而已豈有及物之功用乎風止浪靜浪卽前七箇識也八識規矩云淵深七浪境爲風是也

一喚回頭識我不依稀蘿月又成鈎千金之子纔流落漢漢窮途有許愁天童此頌凡留心玄學者或喜其明白現成本無奇險或鄙其粘皮帶骨流墮識情殊不知劒無利鈍藥無貴賤聶政專諸用之立斷君相之命扁鵲華陀用之談笑中可以起死回生苟非其人雖莫耶善劒不若鋤钁之利腐草之効也於是感而重頌之頌曰牛頭南馬頭北覿面相逢還不識鄰寺金剛哭甚哀東村大姐叫寃屈若道予此頌與天童本無差別然領會天童頌子則不難領會予頌吾知趙州復起妙喜再生恐亦摸不著在況其下者乎若道予之頌子與天童大別然天童亦頌此則因緣予亦頌此則因緣豈一則因緣而有兩意耶諸兄弟這兩箇頌子若揀點不知好惡且讓道會禪也

自佛教東來方外高賓方內勝士贊鼓其道者代不乏人惟東晉潯陽盧山東林遠祖憂深而慮遠所見卓然以爲僧而不知其宗俗而不知其化則宗化混諸俱無所主乃撰在家出家宗化之所以然垂諸萬世使奉法之徒各知方向若揭日月於中天震雷霆於大夢有目者孰不覩焉有耳者孰不聞焉然而近世在家出家者有至死而不聞其篇目況其義乎嗚呼去佛旣久魔强法弱邪說橫行正言蕪沒予每思

至此不知涙之所從也姑命奇郞先錄在家出家論俾示有志於吾道者究心焉

老氏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夫芻狗之爲物也其未陳也錦繡以飾之音樂以獻之及其已陳也或棄之道塗或充之釜竈而已矣金剛般若經曰若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則非菩薩又曰若見衆生有可度者卽是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以此觀之則天地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以百姓爲芻狗非不仁也不仁也者特無我之異稱耳聖人豈不知芻狗束薪爲之哉復以錦繡文之者以驗其無用而用也夫無用而用物無而用不無物無而用不無雖天地之大萬物之衆未始有物也知其未始有物而天地之用不無萬物之用競足此非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而度生之用常然者安知不仁之仁仁大而無外者乎

皖山永嘉並得教外別傳之妙貴在坐斷語言文字直悟自心而信心銘證道歌則千紅萬紫如方春之花果語言文字耶非語言文字耶有旁不禁者試道看雖然花果礙春乎花如礙者春則不花可也知礙而春必花之則春之礙矣春而不礙花果礙春哉如此則語言文字與教外別傳相去幾許

無從而來蓬蓬如雷藉虛能遊觸物生號鼓萬物而有聲無形去來了無其踪號之曰風然不免生滅故非眞風也夫眞風者不藉空而能遊不觸物而能鳴本無去來豈有生滅靈山拈之頭陀微笑迦葉呼之阿難應諾當面蹉過刹竿倒却以至鼻祖西來神光立雪少室風生玉樓起粟欲求安心心不可得斷臂胡爲鮮血狼藉流入曹溪曹溪爲碧天童頌而無聲三祖言而無語信心銘作虛空蟲蛀自是眞風大扇智火熾然無論有心無心是凡是聖觸之則燒却面門背之則凍殺法身使能言者卷舌有智者成愚儒失所以爲儒老失所以爲老何其禍及自家念一聲佛者直須漱口三日此皆眞風鼓舞所致也天童頌曰一段眞風見也麼綿綿化母理機梭織成古錦含春象無奈東君漏泄何此頌翻騰家聲有損有益有雌有雄化眞風而成古錦驟糞拈來換人眼珠好心

不得好報雪裡送炭反道增寒達觀道人忍酸不禁
口占一偈一段眞風見也麼綿綿化母理機梭織成
古錦含春象無奈東君漏泄何又有旁不禁者進曰
此是天童頭老和尚何故白日靑天之下驅耕夫之
牛奪饑人之食和尚曰我也不管他天童不天童且
道老漢鼻孔在甚麼處道不出且禮拜吃茶去再來
眞風中雌黃別白未晚

知三合而有鳴五合而有聞則根塵之構不待盪洗
而後除也故曰知之一字衆妙之門古之至人有以
眼觀音聲耳視色相卽遠示近卽塞示通山壁可以
直度虛空可以遊行無他道也其始不過知有待迷
無待而成耳有待卽無待也既知之矣復能行之故
有待漸生無待漸熟熟則化化則同所以能於遠中
示近塞中示通也拈東坡鐘銘

迷性而爲情則油水莫辨卽情而悟性始知油水不
可以同住同住水見火則起油見火則湛然湛然者
可與火一一則無敵所以油不知火火不知油油火
不相知而始能相爲用水則與火不一矣所以見火

※空當作坐

則起耳火喻誘情之境水喻染境之情油喻了境之
智然外境則情不生外情則智無地夫情與智初非
兩物以其被境所轉名之爲情了境非有名之爲智
是以智情同住如油共水情觸境則奔流莫返智了
境則能所無生故智恒與理一情恒與理乖如油恒
與火一水恒與火乖乖則成敵敵必有勝負如水不
勝火則終必負敗而起矣卽此而觀外境則無理外
情亦無智學者知此便會老龐日用事無別頭頭自
偶諧也老龐初發身於火宅沈家財於湘水妻子團
圞共鍛無生根塵蕭然轉識成智生死大事一生了
拔推其所由亦不過了達前境無性根識蒂脫乘理
治情逆順無閒動止一如知得徹行得到自然臨臘
月三十日一家大小並應念而化宜其然矣如東坡
作油水偈勝妙精絕非聞道而勇於行者不能也故
有志於了辨生死者長公之偈不可不留意焉拈東坡油水頌

洞山曰貪瞋癡太無知果賴今朝捉得伊行卽打空
卽趯分付心王仔細推無量劫來不解脫問汝三人

知不知神鼎曰貪瞋癡實無知十二時中任從伊行即往坐即隨分付心王無可爲無量劫來元解脫何須更問知不知這兩頌有人愛洞山日用之閒境緣逆順鍛鍊自心鉗鎚猛密有人愛神鼎負到大休歇處咳唾掉臂戲笑譏訶無非解脫三昧達觀老漢現前問汝大衆汝道洞山鼻孔神鼎脚根在甚麼處汝敢胡亂揣摩殊不知神鼎不打洞山爐鞴中陶鑄來安得便恁麼自在洞山不打神鼎見地上得箇消息從汝朝即打暮即趕敢保貪瞋癡直待驢年也未調伏在汝等若揀別得出許汝會如來禪若祖師禪猶鄉關萬里若要會祖師禪須把洞山神鼎置向腦後自家面前尋一條轉身路頭始得故曰只是舊時行履處相逢舉著便淆訛奇男子家本來鼻孔撩天脚跟點地爲甚麼如作賊人常自心虛偶被人按著便愁贓物無地藏去若是良人家男女從他千搖萬撼自然不生虛驚心安如海爲甚麼得如此穩當蓋渠從來不竊他人物故此來去古轉遠大人不出法道凌遲大可怖畏無論黑白或於經論上覓得些知見

葛藤內惹得些膿氣自謂我已見徹佛祖源底便乃向無佛處稱尊有一等瞎公鷄隨聲晝夜忽然撞箇本色人輕輕一撥便七荒八亂理會不下又不能直下生大慚愧悲泣自訟反於本色人分上生大我慢結死冤讐只今之世如此等流十人之中到有五雙老漢所謂作賊人心虛殊不知此等事如來謂之一大事因緣祖師謂之向上事苟非夙具靈骨有段英雄氣宇豈易荷擔近有一等杜撰禿奴拍盲居士以昭昭靈靈日用現成者領會得即謂之徹了何不自家向冷靜處細細檢點一上我之貪瞋癡種子果拔耶未耶果貪瞋癡即戒定慧耶老漢雖不與他共住然其果肯檢點決知他心上亦有不安處在只是被眼前虛名浮利籠罩了故甘味心不肯向人露布醜處我且問汝一千七百則葛藤雖是古人殘羹餿飯如果能則則無疑還有則把未徹耶若有則把未徹且向洞山神鼎頌子裏尋箇轉身去爲甚麼如此只爲自家面前不解得箇轉身路頭少不得教汝依門傍戶去雖然如是殘羹餿飯饑者亦可點心大衆珍

重

華嚴經曰如是自性如幻如夢如影如像悉不成就直言諸法如幻學者皆知之惟言自性如幻雖久醉於義海者未始弗疑也又不知痛癢而不疑者則疑之者必非不疑者所能知焉而洞了自性已到不疑之地者此眞不疑者也眞不疑者佛祖尙畏之況其餘乎

圓成匪幻依他無地依他匪幻偏計無從偏計匪幻依他匪伏依他匪幻圓成曷契余以是知理不成就則隨緣之用不廢事不成就則衆生復性不難也

予讀端師子戒壇示沙彌偈不覺長歎久之大都士無肥瘦水無淸濁農人勤勞眞實做去瘦地亦自有收漁人耐煩守去淸水亦自得魚因想海東曉公來中國求法夜宿渴甚顧傍有一泓掬而飲之甘涼異常明日視之乃髑髏坑也正噦閒忽自悟曰一心不生萬法無咎遂還日本疏華嚴圓覺等經大行於世又鳩摩羅什五六歲時隨母學佛鉢竊念曰我身甚小佛鉢甚大不覺失聲下鉢母問其故對曰適我生心鉢有輕重一法旣爾萬法皆然夫復何疑今之學者未見知識法師先自疑曰此善知識果能開悟我否此法師果能敎我否此戒師果自已持戒淸淨否嗚呼君子吹毛求善小人吹毛求疵而求善之心不若求疵之工此等器量做世閒好人尙做不得況爲如來子乎端師子偈曰登壇受具戒第一莫疑師摘取菓子喫莫管樹橫枝（拈讀端師子偈）

吾讀法華經知得六根淸淨者則眼見三千大千之色耳聞三千大千之聲鼻嗅三千大千之香舌嘗三千大千之味身覺三千大千之觸意洞三千大千之法若掌中見果也雖然吾知而未得用者六根未淸淨耳如一淸淨則現前矣何疑哉於戲此用人誰不有以見思覆之塵沙蔽之故不現前如見思斷而塵沙空心如軒轅之鏡十方通徹自證之矣豈待人言之乎

東坡觀世音贊曰衆生墮八難身心俱喪失惟有一念在能呼觀世音火坑與刀山猛獸諸毒藥衆苦萃於身呼者常不痛呼者若自痛則必不能呼若其了

不痛安用呼菩薩衆生以二故一身受衆苦若能眞不二卽是觀世音八萬四千人同時俱赴救解曰夫一身之微八難頓集則雖存而身心俱喪可知矣然身心俱喪而能呼觀音者身耶心耶是身是心則雖存而身心已喪久矣非身非心則知痛而能呼觀世音者果有痛乎果無痛乎有痛則身與心未嘗喪也無痛則身與心未嘗不喪也難者當卽身心而推其痛復離身心而推其痛於卽離離卽之閒往返觀察推究一旦察著痛處則果有痛果無痛自知不須求觀音覓痛所在耳東坡此贊妙密超詣豈魯直少游輩所能彷佛哉予觀天童頌洞山病中機緣頌雖妙然不若此贊四稜蹋地也頌曰放下臭皮袋拈轉赤肉團當頭鼻孔正直下髑髏乾予曰髑髏不乾則鼻孔不正鼻孔不正則箭鋒相値之機自然鈍置不少矣又解云自難字至種種觀察皆比量也東坡此贊但於盎生註中頭一難字若不忽略著力觀察則東坡贊自然有入直下髑髏乾卽智訖情枯之謂也活人髑髏與死人髑髏初無有異但活人髑髏情識未枯智趣未忘謂之臭髑髏死人髑髏以其情智俱枯古人謂之金剛髑髏卽法身之謂也蓋情智旣枯則我忘我忘則無物非道故曰道遠乎哉觸事而眞聖遠乎哉體之卽神者體字卽比量也神字卽現量也痛咀嚼之

韓大伯點雪竇偈曰一兎橫身當古路蒼鷹纔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靈性空向枯樁舊處尋香巖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今有人以一念不生爲佛喜怒未發爲中此所謂枯樁舊處尋者也能學一而反諸則明暗動靜通塞恬變合離生滅俱未形時若不是佛是中則一精明分成六和合翻成外說矣故有隔壁聞釵釧聲者會亦得入卽此言之則六塵皆韓大伯之古路也卽六塵而不粘六塵者卽韓大伯之兎也臨濟用其機而變其名則曰諸人亦肉團上各各有一無位眞人於六根門頭放大光明照天照地白汝諸人不能薦得如上諸語皆古德禪老抖擻屎腸爲黃口禪雛說老婆禪也如其本分爲人露一些子不得何以故佛祖命根斷故況熱腦衆生耶故曰

法堂前草深一丈良不我欺 拈韓大伯點雪竇公案

永嘉證道歌有曰但自懷中解垢衣誰能向外誇精進此兩句歌賺殺天下人不少非永嘉之咎也人自咎耳故看教與參禪雖皆是勝事脫打頭不逢作家教眼却被義理塞殺禪心即被野狐涎塗抹了殊不知凡尙義理古人謂之所知愚凡染野狐涎古人謂之識解依通蓋尙義理情終不枯一不枯一不涉文字義理問答處便茫然不知雌黃如陳操問雲門曰教意則不問如何是教外別傳意門曰教外別傳則且置如何是教意操曰黃卷赤軸門曰此是能詮之文如何是教意操曰口欲談而辭喪心將緣而慮忘門曰口欲談而辭喪爲對有言心將緣而慮忘爲對妄想如何是教意操茫然不知答門曰聞尙書善解法華經是否操曰不敢門曰經云治生産業皆順正法且道今非非想天幾人退位操愈茫然門訶斥而去以是操重發心參禪請以雲門作用觀之則永嘉但自懷中解垢衣誰能向外誇精進豈陳尙書獨不解此兩句耶如果解了如何見雲門如木偶人相似

蓋此公義理窠臼不先踢翻却被跛足阿師踢翻了直得無坐地處此所謂貪觀江上月失却手中橈即識解依通雖稍活潑初非義理窠臼可以埋沒得渠然謂之識解此是依通之信非道通之信也依通之信說時似悟觸境必迷譬如秉銀燭火不得一觸火便飛去矣道通之信則不然如迦那提婆以舌辯困外道外道弟子恨婆困其師一日婆經行林間外弟子以利刃決提婆腹曰汝以舌困吾師我以刀困汝汝復能神乎提婆春然受之而且種種安慰教誨之提婆腸胃委地弟子驚號而至提婆誨曰彼自壞善根耳與我何預但悲其忿毒所燒終必墮苦我心果不瞋其所害則其墮苦之苦終當代受之更以甘露洗其腸胃我心方安噫婆之照用豈尙義理之講師野狐涎之宗所能較其雌雄者哉又有所謂講道學者更不若講師與野狐禪矣故曰一盲引衆盲引得衆盲入火坑子故曰永嘉此兩句歌賺殺天下人不少雖然若是作家此兩句歌亦是殺人劍活人劍耳夫華嚴之小根法華之退席一者以爲華嚴攝機未

羅則謂之未暢本懷。一者以爲法華之退席。卽華嚴之小根也。惡得獨以華嚴爲不圓。而法華獨圓乎哉。於是兩家之徒。宗淸涼者。遂以法華爲未圓。宗天台者。又以華嚴爲未圓。吾則給之曰。果以華嚴爲攝機未盡。爾時佛說大經。除諸大菩薩之外。猶有八部等衆。以宿世曾植圓因。故亦得聞毗盧之音。敢問復除異類聞經之外。更有餘衆生不聞華嚴乎。如有之。何獨小根不聞經。遂謂之攝機不盡耶。又以法華之退席爲不圓者。敢問除退席之下。尙有餘衆生不聞法華耶。如有之。則華嚴之小根。未必非圓也。聞者無以應。吾復諭之曰。若知之乎。華嚴無小根則圓能縛矣。法華無退席則妙能滯矣。惟圓而帶小。妙而帶麤。始見華嚴之圓非圓也。法華之妙非妙也。故曰。證圓覺而住持圓覺者。凡夫也。欲證圓覺而未及圓覺者。如來也。知此則知天台淸涼矣。聞者罔措而退

華嚴曰。如是自性。如幻如化。如影如像。悉不成就。眞如之性。本自圓成。不覺而動。隨緣流轉。故理不成就。依他徧計。卽無自性。故事不成就。事理俱不成就。所以理障事障。皆不煩化而施消。事理障消。聖凡莫測。故本色人。拈頭作尾。以尾作頭。而頭尾端整。生殺自在也

我讀法華經囑累品。不覺涕泗橫流也。何故。法華之妙。至妙也。衆生之麤。至麤也。以至妙之法。欲至麤之衆生。各各領解。在大菩薩猶難焉。故如來囑其弘法曰累之者。誠然也

法華云。開佛知見。其旨本自明白。初無玄妙。若以玄妙求之。則佛知見便不明白了。蓋佛意卽衆生日用不知之知。開佛知見。知見旣開。則眼見色。耳聞聲。鼻嗅香。舌嘗味。身覺觸。意攀援。無往而非佛知見也。予以是知衆生於佛知見中開衆生知見。諸佛於衆生知見中開佛知見耳。以此觀之。諸佛衆生。元無定體。顧其所開知見何如耳

無盡意疑音聲可以耳聞。而此菩薩於一切音聲。以何因緣獨用眼觀耶。佛答無盡意。但言一切衆生受諸苦惱時。一心稱呼觀世音。觀世音卽時觀一切稱呼之音聲。而衆生皆得解脫。無盡意卽豁然領解。不

疑衆生以耳聞音聲則物我亢然故八難交臨衆苦
齊劫劫我者謂之能我受其劫謂之所所以根境搖
蕩業火焚燒究其所自以耳爲聞聲之地音聲爲耳
識之牵引故曰境有牵心之業用苟能以眼觀聲則
根無所待而境無能待作是觀時不惟衆生菩薩窩
白盡翻實乃凡聖路窮苦樂根拔然此等作用非知
解邊事所以遇緣觸境無分逆順皆我入路之階梯
也

阿難以無著名心有四重過當因成假時已說不得
無著剎那而相續剎那而相待至於相待假時已離
不著三重矣於纖然有待之后而曰無著豈非四重
過乎

夫待三合而執有鳴五合而執有聞此衆人也廢三
而執無鳴廢五而執無聞亦衆人也惟三五合而不
執有三五廢而不執無者此非衆人之所知也予讀
東坡法雲寺鐘銘大悟語言三昧陀羅尼蓋一切文
字語言皆自心之變也知其自心之變則合三而有
鳴合五而有聞廢三而無鳴廢五而無聞譬如畫水
成文成文水也不成文亦水也合心也廢亦心也既
皆是心豈有心取心乎心舍心乎知其如此可以爲
詩可以爲歌可以爲賦可以悲鳴可以歡呼文字如
花自心如春春若礙花不名爲春花若礙春不名爲
花惟相資而無礙故即花是春也花可以即春塵亦
可以即根矣豈根獨不可以即塵耶根既可相即又
獨不可以互用之耶銘曰耳視目可聽鳴寂寂時鳴
大圓空中師獨處高廣座臥士無所著人引非引人
二俱無所說而說無說法法雖無盡問則應曰三
汝應如是聞不應如是聽又此數句共六十字若
譬花句即春也句若譬花義即春也義若譬花理即
春也理若譬花心即春也然坡公此作文嚴義精苟
非識妙者直以爲紙花耳何春之有盖坡翁以爲吾
所以得悟六根互用之義六塵皆道之妙苟微三合
之鳴五合之聞推至於三五合而無鳴無聞者終不
可得也故鐘以師名酬其德也有師而無座有座而
不高廣何以大稱大則無外無外則臥士不可得矣
此舉鐘而略撞非略之也實攝之也故撞有士之名

而無士之實也。如奪情不盡。則至理終不精微。以人奪師士矣。師士奪而人不奪。猶未臻妙。又繼而奪其人矣。三者互奪。則用存而功忘矣。夫用存則情見自枯。功忘則義路自斷。義路斷而情見枯。得全我性命之微。豈昧三五而執鳴執聞者之所能也。予初曰讀東坡鐘銘。而大悟語言三昧。陀羅尼者。非綺語也。非妄語也。有能讀予文。而知東坡作銘之意。則予又大圓師之仲弟也。（拈東坡鐘銘）

紫栢老人集卷之十六

紫栢老人集卷之十七

明　憨山德清　閱

佛贊

釋迦佛贊

稽首無等尊。本光何起滅。在乎用不用。凡聖始分轍。不用但熱惱。用之皆神力。妙容三十二。一一吉祥備。功成賢劫時。非三亦非五。累足青蓮花。慈風扇萬物。此花獨風欲。髻珠亦如墮。彷彿欲墮間。有意難為語。當處念不生。法身爆然露。若作如是觀。供者真佛子。

釋迦文佛贊

妙容處處吉光滿。譬若春光在萬物。衆生日用苦不知。忽知福慧本具足。佛身非身盈八極。吾人計身拘六尺。佛心無心通一切。吾人生心一切礙。了得身心等兎角。寂光熾盛星中月。見者聞者皆清涼。況復聞見者寂滅。稽首牟尼無上尊。惟願慈波恒澤物。

阿彌陀佛贊

大道非一亦非二。佛國如何有多種。究竟願力初不同。所以感報乃如是。此去西方十萬億。化主號曰阿彌陀。往因發願四十八。是故殊勝超一切。生其國者皆不退。我若發願祖無量。我即彌陀真骨肉。彌陀之身壽無數。萬斛芥子不可喻。悲智不從心外生。自强勇猛亦心力。如是觀察了無疑。我即彌陀最初師弟子。既出苦海已。師長豈墮於生死。

入山佛像贊

南面之樂。視同敝屣。苟非至明。見彼知此。幽石白雲。

瑤宮金几誰雖誰雄慈父壽矢

雪山苦行佛像贊

眼不見眼心不明心眼若見眼眼非我眼心若明心心非我心誰云六載苦行殷勤明星出時一覩悟道道若可悟亦可修證修證非道三學六度方便劬勞熏炙隨順轉識成智智成識空空即萬法萬法即空異相非礙拈頭作尾以脚爲手似乃顚倒不壞本相橫計不了見手見脚事事執著如眼見眼如心見心如是見者大海撈針萬劫千生勞筋苦骨役心疲志昏有何益瞿曇方便謂言成佛佛若可成斷非眞佛

釋迦佛雪山像贊幷序

有生最苦者惟生死耳生死本乎情愛情愛不斷萬劫千生酬償業債我不重汝苦行雪山覩星悟道但服汝一切情愛一刀截斷此非大英雄漢子安能把手心頭便判是故稽首贊之

本自尊貴作下賤相堆危岩畔宛死模樣人鳥絕踪雪覆千嶂寥兮寂兮那來情想爲什麼活馬將他死馬醫咦不是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

釋迦佛出山像贊

衮衣何似鹿裘安雪覆千峰獨耐看不是明星驚夢眼肯來苦海弄波瀾

一覩明星眼便花逢人到處撒泥沙六年苦行成何事惹得諸方口業加

慈慧寺毗盧佛贊

稽首無上毗盧佛光明熾然徧一切隨其分量各得之聖凡受用皆圓滿蠛蠓未始終於小修羅亦非必於大祇因譬爾情生時如行巨海限牛跡是故世雄設方便範銅示此希有身譬如雲淨中秋月衆星圍繞增殊勝見者聞者益清涼熱惱頓入不思議

盧嶽毗盧佛贊

稽首無上眞金色相好圓滿非有無江濤湖風廣長舌一切見聞難思議匡盧震旦勝道場今復駐此光明尊譬如寶盤得摩尼宛轉橫斜恒不息癡人若以方隅覩何異屠氷覓火燄智者日用心湛然是故白毫常普照

無量壽佛贊

有生必有滅。有壽必有數。佛以無量稱。必有其所以。此去極樂國。西方路甚遠。但念佛號者。必當生其土。釋尊金口宣。決定無虛謬。生從不生有。不生者非數。非數爲數本。是爲萬物祖。此祖人皆有。不悟乃不睹。如願見自心。生滅不可得。依此發誓願。如阿彌陀佛。佛佛願相紹。光光照不絕。是佛現前時。狐疑湯潑雪。

吳中泛海石佛贊幷序寄園中曹直指

夫像設之始。莫始於優塡王金像。與旃檀像。像設之靈奇。則莫靈奇於阿育王銅像。與吳中石像。夫金佛不度鑪。木佛不度火。則石佛不度水明矣。而吳中石佛。乃出沒大海。浮沈驚濤。螺髮緇衣。跏趺於碧琉璃上。現大希奇。魚龍悲仰。濟海入吳。而獨應朱氏父子之請。由是觀之。石佛既以度水。則金佛度鑪。木佛亦度火矣。予是以知無物非心。無像非。眞心能所卷舒。精粗莫測。惟照用俱至者。則黃土與。松枝皆隨感放光。況我維衛迦葉二如來。於無量劫。與吳人有大因緣。特此顯現。令無量衆生起靈應想。想則思。思則悟。悟則通。通則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皆自心也。然四方黑白。不道於吳者。無緣贍仰。予甚慨之。乃屬丁南羽氏繪像。以傳秋空之月。無擇蹊岑。二如來自玆處處示現矣。贊曰

金佛不度鑪。木佛不度火。石佛能度水。多生願力故。普願見聞者。福慧如春花。不假安排力。花花妙自佳。因影得佛心。佛心無中外。應用雖不竭。迷之苦甚大。維衛迦葉佛。翻頭顯靈奇。水陸作佛事。由之不許知。凡有供養者。地獄化佛會。佛會五陰空。罪福亦不昧。獄室名福堂。撤名寔自詳。因苦生覺照。覺則物我忘。堯春無中邊。舜德寧促延。朝暮禮二像。披雲覩青天。魚龍仰光彩。虎兕融瞋頭。吳水與燕山。十五月皆圓。

彌勒化身贊

河目海口。心同太虛。長風遊之。其地有餘。我心如此。何物能轉。布袋之中。聖凡難辨。

彌勒佛贊

世人多愁。尊者多笑。愁笑有常。用無體妙。坦懷垂腹。布袋生殺。捏聚放開。聖凡失著。

善雲堂彌勒佛贊

天容道貌妙難思待到龍華見已遲逈脫根塵渾獨露頓空人我便相知面門生笑猶非妙腦背流春始是奇一禮一瞻增福慧常觀寧不獲菩提

護國寺自來佛贊并序

夫泥牛耕月木馬嘶風衆人聞而駭之玆像非金非石衆品合成解附荊楚之舟密換蠻夷之胥達者知而易感常徒味而難懷然其銷我爭於眞慈廓淸凉於熱惱雖不處王侯之位而德貫象帝之先梵名佛陀此言覺者覺則無物非心不覺則何心非物何物非心一莖草可以爲丈六金身何心非物丈六金身可以爲一莖草噫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贊曰

江淸先得月緣熟佛自來我若心水淨豁然佛眼開自心垢未空怒佛無靈通病者飮蔗漿橫疑黃連同一朝疾病除菜汁甜何如禱佛佛不應佛安有親疎但將我心審果乃誠未誠若使心誠徹無靈佛不情

彌勒佛贊

一切煩惱懽喜本若無煩惱懽喜離是知懽喜無煩惱終必懽喜無所貪我今稽首彌勒尊笑口常開等海門見聞隨喜消入我通身毛孔皆生春此春不向無心生智願成熟度有情我若無情笑破口敢問心生懽喜否請觀木人鳥不怕風吹手動渠不走尊者權笑誰不喜喜者大都此喜此若知此喜此外無管敎喜懽自然墮布袋開來實不多相逢任取博涑餓

枯木彌勒佛贊

生鐵鑄就黃金打成刻彫玉石慈氏五形何如枯木不煩彫刻德相圓滿笑容可郞木不解笑笑則非木以木求笑笑如龜毛以笑求木木如兎角有名無實無實無理理路不通千尋峭壁苟能攀攬莫是彌勒

彌勒佛手執布袋贊

閉口舌頭隱開口舌根露不開不閉時問在甚麼處汝若知得了布袋付與汝汝若未知得手揑終不與

石佛贊

無際雲濤以爲槎並乘光照吳朱家屢經兵火初無恙見聞之者開心花心花開處香十虛光無中邊本來如若人有緣一稽首刹那三障頓消除障銷石佛

解說法兩口一舌覆塵刹衆生屙屎與放尿舌上翻
旋誰覺著誰覺著誰覺著眼不見眼見生殺聖凡一
例聽指揮廣額屠兒貪癡烈無邊苦海成智海一指
屈伸情易決深郞持此往峨嵋魚龍處處生欣悅快
路祖逢劉薩訶一切罪根方始拔

彌勒佛贊

胸中有些事肚皮大而容此心等虛空胸部容而廣
往來牛馬羣出入聖凡隊何殊風度松寧異月穿水
久行忽然坐仰目視霄漢旣不慚高鳥豈有遊魚羨

毗盧佛及文殊普賢二菩薩十八應眞贊

毗盧佛

毗盧之光日用照彰以我未了法身似藏了知成熟
萬行功忘就位其誰喚奴作郞

文殊菩薩

衆生未達觸處惟情達則情枯詎多愛憎金毛獅子
跳躑躃停以此爲坐不行而行

普賢菩薩

萬別千差行無正邪入衆生見敷大悲花象占十虛
驢跋三車屠兒廣額是子忠家

第一賓度羅跋囉墮闍尊者

左手虎口御膝一杖擬屈伸指若無知稽首尊者
幽宵慧燈視承佛記照彼愛憎

第二迦諾迦伐蹉尊者

雙手奉杖外心手無屈伸手指早是爲渠渠若不薦
我無奈何且收一足再放爲他

第三迦諾迦跋黎墮闍尊者

拂栽右手左手空開閉兒通離心無往還以慈爲人
人忽我眞當面蹉過再來難親

第四蘇頻陀尊者

撫膝左手有何所思握拳右手不見所持撫握雖二
人無二知口開非笑眼豁眉垂

第五諾矩羅尊者

我問耆年瘦何因緣爲生於中爲起於邊邊則同外
瘦非中先諸觀審察童子超然

第六跋陀羅尊者

手雖掐珠心不在茲眼視他處了然無疑大顚學似

韓愈罔知。首座叩齒。雷同逐之

第七迦理迦尊者

面圓眉長。神異難量。眉作頭繩。繩牽法航。度諸有緣。
出此鑊湯。月面日面。圓缺無常

第八伐闍羅弗多尊者

肩露臂交。袈裟擁腰。看經跣足。風致逍遙。眼目人天。
人天皆疑。是何尊者。蹴踏威儀

第九戒博迦尊者

雲山蒼蒼。以石爲床。趺坐右握。指何仰揚。林泉無暑。
持扇思涼。疑獨眼龍。機鋒暗藏

第十半託迦尊者

項縮眼瞠。注心讀經。梵音嘹亮。不許耳聽。字布白氎。
雁飛秋空。橫斜斷續。影亂慧風

第十一羅怙羅尊者

咬牙恨誰。恨世人癡。橫計身心。不知捨離。剜眉橫空。
眼露殺機。以殺濟生。聖人深慈

第十二那伽犀那尊者

身棲雲外。目視人間。見彼好醜。冷笑銷閒。笑恐頷墮。

擎拳撐持。小心太甚。至人之癡

第十三因揭陀尊者

奉經遺杖。奉杖遺經。舍一取一。心終不停。象珠與身。
四者等一。一則無外。梵聲泠泠

第十四伐那婆斯尊者

出入息空。山無異同。見山禮足。山多笑容。謂我在定。
定無邊中。無邊中處。定慧雙融

第十五阿氏多尊者

頭如擁腫。抱膝軒渠。鼻曲眼斜。眉垂心虛。心虛無我。
豈有愛憎。凡百笑言。衆生慧燈

第十六注茶半託迦尊者

樹老藤枯。心同太虛。我忘我所。樹即自余。左指伸屈。
爲誰說禪。廣長舌相。聲出右邊

第十七慶友尊者

松雲是身。身是松雲。耳目雖存。本無見聞。交手奉杯。
儼如忘懷。楊枝浸水。不洒同儕

第十八賓頭盧尊者

衣不覆肩。足慵約鞋。雙眸上視。日月光靈。杖在右手。

功雖左無心非有二用豈差殊

李次公畫接引佛薦見素居士別號善雲

佛身何在在在而圓日用不見封埋塵緣忽然垂手欲接其誰居士善雲此心了知生前有德死後畫佛筆筆蓮花香風拂拂娑婆極樂染淨無常循業發現實難思量彌陀之願四十有八願願逗機當心一札善雲善雲豈闕見聞好擲黃冠頓超仙壑歸無量壽長揖死生車大蓮花何妨經行生爲死母憎死愛生不若無生無生常生觀音爲友勢至爲朋七趣周旋應知重輕於此模糊辜負李生

調獅圖贊并引

獅子一吼百獸腦裂此猛之至也獅子一躍百獸皆悅此和之至也惟猛不和殺物無辜至人知其如此故調而和之爲百獸師寬猛中節威而能和如冬之日暖然而春故易曰無妄之藥不可試也

法窟爪牙睛空霹靂一鳴一躑若欣若戚我本無心天機淺深同條生殺明白浮沈結角羅紋交加難辨銅睛鐵眼蚤被眨轉

掃象圖贊并引

夫根本差別兩智一心悟證淺深致有先後見性則莫大乎根本治情則莫要乎差別故古人有同條生不同條死之典刑明暗相參之權變雖然聖人設象要在盡意得意忘象則象爲筌蹄得心忘情則得無所得矣

十惡五逆窮之有性千魔萬怪孰返其正合下了知崐崘非堅色空無地白象現前習垢有餘是須掃除長松之下盃水涵虛主伴交映聖凡參差森羅海印在我雄雄

菩薩贊

文殊師利菩薩贊

千岩萬壑皆層氷一切衆生渾凍殺昨夜梅花放嶺頭紛紛蜂蝶承春色巴蜀雪消流水急無限魚龍生欣悅大智現前春光回獨著身心等氷釋此光曾爲七佛師復爲迦文之長子無名可呼稱文殊善財最初先見之一見百城烟水邊境界逆順不倒顚歸來雙手一物無淸凉老漢重摩頂

普賢菩薩贊

稽首徧吉大尊者在在佛土爲願王普率羣生歸智海波濤浩渺不可測巍巍白象騫虛空譬如鉢中盛滿飯飯滿豈復容纖物象騫虛空坐何處菩薩到此不停思如鐘受擊發答我萬行門中饒伎倆願王不動恒自在雪覆寒岩法界幽鄉鄉貝葉彈舌轉清音不許瞿曇聞牛頭馬面徧知已

禮北臺大文殊菩薩贊

稽首文殊智中尊不離萬法得根本譬如金師不廢器廢器獨露金之體善財一見難再逢遙伸金臂摩其頂此頂無分聖與凡清淨顯露不可見不可見處見妙相亦如出水妙蓮華妙容縹渺香雲中一切見者皆懽喜寶瓶藉此獸中王欣然荷負恬於几翻惜人爲萬物靈相參若個生悲戀有心來此禮菩薩解聞師吼輪英傑積劫情根當下消龍蛇混雜常自在妙觀察智誰爲母烟水百城老人祖率懷仰承菩薩力吐此微詞贊功德菩薩功德贊可盡何異晴空轟霹靂巍巍妙首妙吉祥惟願智光常照我浮雲飛盡空無際叶斗峰頭月孤冷盡在清光妙湛中嚐爾生心隔千里

提珠菩薩贊

珠雖成串不撥不轉得意毫微鞭殘電卷春秋幾何提示無多耳處聞聲退之消訛

大悲菩薩贊

螃蟹蜈蚣足多眼少橫行直走心事豈了衆人雙手目亦惟兩多藝多才皆出妄想物我雖殊有待之用同異未忘共而弗共我觀大悲由聞而覺聲無逆順一聞脫殼殼乃謂塵塵銷根拔初非先後寧有本末任運而周多臂多頭頭臂具眼如清在秋無論智愚聞見皆驚封我常執疑彼聖明四十八臂一十一首臂有承捉首無左右承則象智捉則象悲悲智交運照無所遺無待之光熱惱清涼一指屈信蜜無中旁念彼衆生即蛆螃蟹一切有知三毒難解稱大悲名見大悲相謦咳之間悟入無上無量壽聖大悲之君君臣願力共拯迷羣如臂使指了無彼此正中無邪妙物無累無累之慈惠物所思若求男女男女大師

因愛生信。因信心通。心通愛拔。菩薩神功

觀音菩薩贊

稽首大悲觀世音。有大方便拔衆苦。若人多於淫欲心。常念恭敬便離欲。此言初聞不覺妙。久而味之妙無極。自是衆生心識粗。不知菩薩救苦益。淫業乃非一朝習。元從無始至今日。一稱名號欲頓離。衆生乍聞誰復信。不信以其根未熟。根熟自然疑不起。治淫觀門既如是。治瞋觀門亦復爾。若人多於瞋恚心。當究瞋心自何始。不知其始欲滅瞋。辟如斷流不塞源。源若不流塞豈止。未得其始瞋安息。我願普念觀音者。於凡逆順憎愛中。發憤自强挨撥去。一朝戰勝萬無異。若作是念名正念。不作是念邪念耳。豈有人爲萬物靈。不行正念行邪念 讀普門品

毒藥不可食。惡人不可親。食毒命必夭。親惡善必損。是故佛菩薩。種種設方便。以毒攻其毒。毒亦不殺人。以惡攻其惡。惡亦不害物。若作如是用。善惡無常性。毒若非妙藥。聖人物有棄。是以知觀音。菩解此三昧。能於普門道。救一切衆生。受惠必報德。衆生常情見。以情報菩薩。掉棒打空月。空月若知痛。菩薩乃受供 讀本草

衆生無苦不呼名。菩薩不應誰復救。救苦慈感苦感生。苦是衆生大悲父。若謂菩薩願力深。一切世間苦皆度。作是觀者非善觀。善觀聖凡苦爲本。若人頓了苦性空。菩薩爾時乃始現。現時電火險莫齊。分別音聲皆可見

初針至後針。線線曾不斷。由引乃成滿。滿豈有成耶。滿既非功立。引亦何初始。若能如是觀。繡者不可得。諸人菩思念。菩薩即現前 繡像

寒谿古岸。細柳疎篁。裙帶微飄。岩花泛香。隻籃雙鯉。人在舟藏。無擇知愚。一瞻容光。刀山火聚。毒藥沸湯。凡百諸苦。洒然都忘。衆生熱惱。本自淸涼。即覺橫夢。認奴作郞。勞彼至人。大慈多方。以魚爲鼓。聲震八荒。縱爾闍提。聞腥亦喪 魚籃

三災九橫。八難二求。罪福無常。圓通自在。罪若有主。福不可修。福若常恒。罪不可洗。兩俱無力。悲智圓成。如見一花。春非有際。雲巒海岸。朽宅青蓮。烟波渺瀰

菩薩欲語 海湖

春山方青桃花正開天男大士掛坐岩臺花枝鷄鷄側窺童子唱酬本調誰須斯旨脚底有耳耳中有眼觀一切音理豐言簡 天男

無際海濤中雲山忽簇簇魚龍及蝦蟹猿狖并麋鹿朝暮聽潮音共沾慈悲福人爲萬物靈睹此應痛哭異類尚歸依汝曹徒碌碌浮生若漚泡交臂頭已禿童子不畏險衝波頻仰伏剎那根塵空妙相耆可掬著眼嵐霧合陰森惟紫竹吳郎寄逸想大地梅花馥 梅花道人畫像

衆生有苦菩薩救菩薩最初苦誰拔若使更有所拔者痛忠拔拔何窮已忽然智訖情枯時海月雲山菩薩語猛獸刀林及火坑驚雷雹電慈悲鼓此聲寧分聖與凡一歷耳根無不死是故觀音度衆生空華落影春光始 海月

眼耳鼻舌身此五本來妙覺澈明了起五根如膠盆一切好惡聲觀音以目聽有時則不然耳聞不異衆由聞達無聞同入普門海眼耳俱一境惟根不相等所證了無別歸源浪分織有能則有所所忘能亦滅能既隨所盡忘功不屬能能盡所隨化功亦不屬所究竟兩無功悲智妙莫測二輪碾大夜譬若杲日出手尙多無數慈威寧有常眼不局面上掌中亦放光例以毛髮推手眼復過是世見大悲驚驚則疑而惑誰知卽惑者與菩薩無二 大悲

我聞菩薩心卽是衆生性衆生與菩薩兩柄同一柄若說菩薩度衆生總是當人頭倒病若說衆生憶菩薩亦如斬頭求活命且道如何卽得藥病俱除血脈不斷觀音應現比丘身補怛岩前行正令 比丘

眞觀聖凡情頓斷大智現前菩薩露悲觀慈觀利澤深三草二木皆蒙潤如是功德難思議一切衆生願瞻仰衆生衆苦本無盡菩薩願力豈有窮無窮願力度無盡譬如環輪尋始終衆生正當苦迫時竭誠一念呼菩薩菩薩聞呼以眼觀呼者衆苦卽時脫若人知痛知不痛不痛卽是觀音力一根入流諸塵消八難滿證圓通覺 寶輪

天風海濤不與耳交能用眼觀衆苦氷消三十二應

十四無畏幷二隨順一心不生無德不備稍涉情塵
鏡上有痕能所角立橫見疎親以心取心陸地平沈
水豈溺人人自溺津自是水水不消膃八難之中
風火殆險無形割物假物逞威苟外薪空兩者勢窮
風火既爾水力亦同天機深者知此萬了未能神會
寧免顚倒吾言甚平奇討難曉達本忘枝合下自了
苦是導師勿得憎之離苦覓樂有師無資襲明功墜
並昧斯義縞縞白衣月豈在指觀濤白衣以手指月
提籃示人踏入風塵此一尾魚明暗交陳馬郎誓地
牙齒生津鎖骨挑後出水方新魚籃
稽首大悲觀世音所求云何而得道惟願菩薩開示
我使我彈指獲圓通圓通儻獲誓度衆凡屬血氣有
知者一一領之入普門菩薩以身爲廣舌開示現前
所求者汝若眞欲得我心我心只在汝日用在眼數
與色塵合乃至在意與法和汝能了色幷餘塵塵爲
復從何處生若知塵塵所生處六根自無椿立地根
塵廓落一精明逈逈孤光埋不住一切衆苦解脫師
以眼聞聲山說法善財何處覓觀音當問初求觀音

人是人身外尋菩薩好堅一株成兩橛曇郎化身端
郞供曇端俱從我口出我若不得菩薩心安能爲渠
通消息菩薩若不得我教淪墜愛河終不了只今危
坐石龕中松韻泉聲紛枯寂枯木花開香異常鼻根
難嗅耳根識石龕
觀音菩薩能救苦未成菩薩苦誰救往反推之救苦
功始終不見有功者若人欲識觀世音能解此贊即
菩薩衆生自然不須救管取即如湯潑雪
不以耳當而以眼當一切音聲若存若亡六根秀茂
片石昂藏是誰鼻孔大士眼眶六根淸淨
稽首大悲觀世音隱勝現此稚子相周瞻七丈有餘
許狹習衆生猶生懼所懼謂其身高大不信世中有
是人吾因若輩說此偈使其當處懼情消順了吾身
大逾彼請觀菩薩觀觀者若有大小詎能觀以能觀
無大小故是則能照大小境即如觀空亦此觀縱觀
天地亦復然至於以觀觀芥子總是能觀之所了能
觀果小弗能大安可復觀天與地能觀果大不能小
亦復不能觀芥子吾以妙觀察智尋能觀畢竟非大

小能觀旣其非大小虛空天地莫可比是三大者尙
乃爾何況七丈稚子相哀哉癡兒不自觀逐境分別
生恐懼若人於偈能返研管取大笑諦信自(現七丈稚子相)
衆生有苦觀音救觀音救苦自無苦若自有苦能救
人自古至今無此理譬如薪火煎冷水水熱火本不
曾濕衆生墮落險難中恐怖悲號求出離誰知自已
悲號者一切衆苦不能縛衆苦能縛悲號者水亦可
熱火可濕若人遇苦作此觀鑊湯鑪炭常安樂(教苦)
普門不遠日用之中好惡顏色觀音之容能尋此觀
物我本同火聚刀山春波和融纔關思惟菩薩潛踪
仰冀捄苦首西面東善財不禁直得隱空
衆人聖人初非兩心以不善用致有升沈水若外月
淸而匪徹月若外水澈而有闕互弗相外能光能潔
衆人昧之萬苦萃身達身無待待者皆神以目觀聲
拯諸迷淪(水月)
奇峰翠竹菩薩之眉眉解說法孰能聞之直以眼觀
對境心安刀山火聚不異琅玕外勁中虛靈而我無
開彼七趣悲拔三途以智爲日霜雪消除我覓罪相

女子之谿六根互用何往不洞洞在何處在我毛孔
一孔一身菩薩微塵散滿十虛月印萬津善財欲捉
鶡鴟笑人榮辱得喪孰假孰眞蜜有中邊背岩無春
竹林
水外無心觀者何物心物苟辨水觀乃得得此觀時
無擇色空十方三世汪洋冲融凡聖垢除始圓妙容
三塗八難無量劇苦恒作是觀刀山樂土若作他觀
樂土刀山冲融性水苦海波瀾魚龍擾擾五欲是貺
愛源冀枯須待驢年菩薩悲之以身爲窟往來欲海
結淸淨緣眼聞濤聲主客同玄(水[illegible])
雲濤無際中片月何圓滿菩薩月中坐恐怖久已斷
魚龍仰眉宇出沒無定時常念觀世音濤聲入路奇
隔壁墮釵釧相逢誰解薦薦得魚即龍防渠作雷電
電比石火忙生心早失光楊枝揷淨甁風蕩學低昂
團蒲吉祥草坐到何年了衆生界未空我亦和泥倒
聲若用耳聞眼根渾錯照(水月)
稽首大悲觀世音一切苦聲惟眼聞刀山火聚成解
脫是時何處覓迷雲長江浪高如雪山我若無心水

本開衆河流急喩閃電就中有路透長安長安風月
雖然好頭上燄光燒杏早不藉三春出地雷衆生蟄
夢終不了南無最勝觀自在苦厄山中作良導
我聞觀世音初亦是衆生因遇觀音佛教眼觀聲音
菩薩領教已音聲用眼觀生心觀不就幾回多愁顚
愁苦觀不徹觀久心忽裂心裂知自遺知遺見亦脫
知見雙忘時眼觀音聲決向時無量苦今成悲智路
路由普門入回互不回互隔壁墮叙聲入路知幾個
觀聲善根深見渠悅我心我見觀音聲朝暮常照臨
因聲薦此意便能投鉢針
菩薩衆生初無異同其心善用先得圓通我用不疑
太虛長風游行自在何物成封用稍不善疑情橫現
死生榮辱魔面佛面菩薩哀之抉我障翳頭還本明
光洞三際過現未來氷河蓮開臂交徐行足不染埃
水變琉璃魚龍皆驚浮沈無所有眼如盲聲若眼觀
琉璃豈非善財氣急自恨鈍機
春在桃花紅如血染春在菩薩慈悲無倦左肘倚石
右手屈指伸者惟二一三之中屈伸無住若以住求

是謂死句活句在何桃花賣婆花解說法法過恒河
聞者以眼頓出愛波
七稱觀音三稱四弘信手拈來普字分明指上有眼
眼界觀聲自親而疏衆苦消停性能如是緣生無生
刀山劍樹苦痛難承夜間摸枕大悲現形交臂失之
跣足徒行善財捕影鷓鴣飛鳴在而不見楊枝凝嚬
謂此非實普陀是眞隔垣叙墮入借聲塵聲可說法
色爲大師我無隱乎爾欠諦恩三十二應雌黃慈咸
德山托鉢果日流輝眼界聞鐘衆苦息機
兩餘芳草絲編草成絲玉趺坐玉温潤萬慮不煩濯
此心空潭淸垢淨忘邊幅見者意自消饒舌非我事
萬象解高論聽者根豈具惟不具根者善聽萬象說
熾然常不停眼根爲媒妁接引苦衆生普門作安歇
淨瓶與楊枝當面徒排設
熱惱淸涼初無有常用之何如遂見短長菩薩知此
所觀異人聲聞於眼人則耳塵於眼聞音法無淺深
情關坐斷凡聖平沈以此爲門門包虛空有形無形
陶鑄此中造化餅巧陰陽難工一毛多身萬竅號風

聲作佛事。大悲之宗。智悲爲航。願力無窮。樹葉爲席。
妙容盤膝。屈信在心。豈在形跡。碧草蒙茸。秋光何密。
衆生眼毒。菩薩眼慈。慈毒相反。難爲相知。毒盈惡極。
惡極罪深。萬苦交全。始呼觀音。觀音能捄。理折難通。
眼界司聲。千災頓融。衆生知此。菩薩一同。
衆生無明。菩薩圓通。兩者諦觀。本非異同。三塗八難。
衆苦靡窮。毒藥刀山。生心成封。拈來便用。用處渠逢。
渠若是我。馬將喚龍。于玆鷹取。悲智沖融。不涉安排。
自然適中。重巖流水。舌相覆空。說法無盡。眼聞耳聾。
萬般煩惱。六月松風。睡著善財。面西背東。
悲智之用。衆生本全。以我所故。圓而不圓。以苦爲師。
苦極深思。思之積久。心開神怡。寄根明發。用無順違。
夜光在盤。自在而馳。生心卜度。火燒汝眉。菩薩哀之。
方便備施。百千三昧。應身無疲。片月在空。萬影臨池。
本無前後。豈有參差。刀山火聚。解脫之機。但覺畏怯。
線刺牛皮
輕風生微。波異草生。巖阿菩薩。自在坐心。念衆生多。
瘦竹五六。根瓶中楊。柳疎大地。本淸涼將。何熱惱除。

天風生海。角翠篠摩。空虛楊枝。亦解舞瓶。水知湛如。
女人欲成。男先將經。機枯經枯。心淸淨定。作大丈夫。
童眞剖恩。愛盡形守。戒珠參禪。與學道魔。外難擾渠。
忽開佛知。見以眼聞。笙竽分付。董道人精。進長髭鬚。
何必待來。生然後出。迷塗
六根不圓。通情念不。能空情忘。念滅時六。根元互用。
一作多佛。事多是一。根功八萬。四千毛個。個無優劣。
誰謂耳聞。聲誰道眼。見色聖凡。無寸地何。母子先後。
一念不生。時本光常。獨露圓通。在蝮蝎穿。門屬蛇虎。
大士無功。德何讚復。何毁
以手爲目。以珠爲聲。虛空便骨。雜相無生。泉石淸幽。
寄此玉頸。半跏而坐。屈伸本閒。鸚鵡覓食。善財絜頂。
呼之不來。不呼即還 持珠
以濤爲樓。並泛海涯。有力爭請。唯然朱家。魚龍哀鳴。
水族失爺。既爲人有。吾曹咨嗟。人憐黿鼉。禱佛冥加。
凡彼濕生。心開覺花。入心佛心。達本無差。魚能知此。
咨嗟徒肆。心佛衆生。玉本無瑕。吳門緣熟。通玄地嘉。
兩鉢雖破。二尊靈遐。見聞之輩。數若河沙。若毁若譽。

毒鼓誰撾。有心無心。鼓實爪牙。癡子不解。打草驚蛇。蛇忽換骨。風雨橫斜。閃電光中。雷師開遮。石像鼻孔。或隆或窒。雪浪山崩。豬上行艖。水陸無虞。聖凡一車。運重致遠。手抱琵琶。有聲無聲。趙州賜茶。纔涉唇吻。波浪如癡。（吳中二石佛）

稽首大悲觀世音。於音聲中作佛事。一切衆生受難時。號呼痛切即赴救。譬如淨月在天際。凡有水處皆遍入。水即衆生痛切心。月即菩薩方便力。刀山劍樹與鑊湯。黑風鬼國漂墮處。衆生命根將欲斷。菩薩委曲爲之續。或遭饑饉寒病疫。子母不顧皆離析。菩薩身化衣食藥。令人歡喜復完聚。衆生設受愚癡苦。文字語言觀不悟。菩薩冥以甘露水。蕩除昏翳忽通達。世出世法觀掌果。了了分明永不惑。菩薩威神感即應。究竟俱我自心力。我心痛切若不眞。有苦菩薩救不得。十四無畏及二隨。三十二應衆功德。若離我之痛切心。向外馳求寧有濟。我又諦觀此痛切。極力推求不見有。求之於苦苦無從。苦若有所豈能滅。我今號呼菩薩時。一切苦處成懽悅。是知苦樂總無常。衆生不了生顛逆。寵辱紛紛夢正濃。幾度號呼喚不醒。惟願菩薩愍我愚。冥熏加被喚即悟。悟後身心空裡花。愛憎生死龜毛拂。如是了知圓通失。菩薩無地可站立。無奈去作馬郎婦。以欲鈎牽度衆苦。譬如以毒攻毒疾。疾除毒亦了無所。何妨鬼臉與神頭。順行逆行普利益。我因房山一斗泉。得覩菩薩相好身。又於慈壽石碑上。乞食曾禮菩薩相。菩薩手提新筏籃。籃裡魚兒若活狀。蓮華艷冶襯光儀。令人瞻之生佛想。栴檀龍腦朝暮燒。香烟靄靄籠樓臺。供養富貴最無比。善財龍女常懽喜。惟有鶖鶵心不足。猶道枯淡難棲泊。誰知上方兜率寺。岩龕亦有觀世音。烟霞香火甚蕭索。超然不厭於寂寞。（魚籃觀音）

菩薩未得道。涉世寧自在。一旦悟自心。解脫非障礙。非身無盡身。慈嚴相非一。無心周萬物。精照靡不徹。身心本三昧。衆生甘下劣。無苦中見苦。非樂中求樂。是謂顛倒想。難入圓通覺。

驚濤撼岱嶽。巨舟不敢渡。菩薩何所能。蓮華瓣襯足。去來若鴻毛。飄然離恐怖。蛟龍與黿鼉。一切諸水族。

觀影生慈心劍輪忽停。住南無觀世音智願廣無盡。
我旣歸命禮願一切如我

本來一精明。迷成六和合。譬如水結氷。窒礙非通達。文殊選當機。菩薩聖中首。聞聲聲卽心。心不見心。故心若能自見。眼亦可觀眼。如是頓了。知衆苦皆解脫

○開物成務。聖人之能。或經或權。緣生無生。威中有慈不與威相遇。慈中有威。不與慈相値。如山出雲。如月臨水。如春著花。三名同現。不遇乃成。不値乃靈。惟成與靈。力在無功。大悲千手。手手有目。較此妙相。手眼何寡。寡爲多母。多爲寡子。多寡不到。智者自了。了則不疑。此相卽我。我能疑我。入道之式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竹石而開。懷身世有無中則色。之與聲皆可入圓通。究其所以然。眼觀音之功。是故三塗八難。衆苦雲從。凡逆之與順。如清風之度松

智海欲海。初無有常。心兮善用。欲海發光。倘不善用。鑪炭鑊湯。以蓮爲舟。普門浮游。卽呼而應。未分馬牛。馬窺鞭影。馳不待再。牛曳大車。所往自在。魚龍鳥獸。水陸之儔。海印三昧。靡影不收。手中楊枝。時灑雲濤。熱惱沾者。百苦頓消。以海爲盞。魚龍在掌。眼觀龍鳴。晴空雷響

之成一作靈

心火旣熾。境風扇之。凋殘本妙。八難險奇。度一食頃。如千百劫。相驚寵辱。成熱黑業。勞彼慈母。奔波成勞。等觀大地。如一子。驕求不得。苦急於燒眉。人間之飼。天上共悲。救苦尋聲。了聲之前。普門月滿。我願亦圓。求女得女。求男得男。自心現量。菩薩之貪。若問幾許。手中數珠。童男童女。轉避自如

吾嘗觸逆境。熱惱燒肝肺。吾嘗遇順境。喜悅發毛孔。本來一吾耳。苦樂何多種。世以苦爲苦。不以樂爲惡。誰知苦不了。皆因樂爲夠。此夠弗能遣。苦想安可拔。縱使苦樂盡。平受亦是刺。是故觀世音。哀衆生三者。寔爲諸惡源。衆苦之所集。於是設方便。敎汝眼聞聲。入流成正覺。獲三十二應。得十四無畏。上下二隨順。廣菩薩悲智。且吾正苦時。猛獸與刀劍。一時俱逐受。楚痛莫能堪。號呼吾菩薩。忽想吾累痛。呼者復是誰。正痛又能呼。痛呼兩不涉。不涉而妄呼。何異夢蛇蛟。

方蛇夢咬時怖畏不勝急忽聞鼠踏盆蛇我奚得失

佛香庵旃檀觀音像贊并序

析旃檀則無片不香分滄海則無滴不濕旃檀滄海以心爲母故得心者可以爲諸聖祖大地母馮生旣逝以情觀之似水鏡東而不能返矣吾聞萬物一物萬人一人所以聖人知此而迭用之若然者此像旣生馮生果眞逝乎贊曰

馮生果死此像不存此像旣存馮生奚往如眼觀聲淸機歷掌馮生有靈莫忽吾想

吳道子觀音變相贊并序

凡畫之妙不難於可見而妙惟不可見而妙著焉爲難耳故妙而可見者易以平出難以側形唯遠視而彷彿側出則非畫者逸想幻出焉能不卽而親墨渝而神哉故曰妙萬物而無累謂之神神之所存雖至朽之物其生機觸心似不可掩此不可掩者寓萬物而靈隨寓爲君君之所在何物非臣歲丁酉余於董內翰家瞻吳道子所畫觀音變相三十二身其精神態度萬變錯出譬如夜光之珠在金盤之中流轉自在率不可以有思惟心而計其所向也或無心而非木偶有思而非著想者其可以知此哉贊曰

逸想所寄非蠡非精觀音其師寫我虛靈筆筆畫著緣生無生一身衆妙萬鏡一燈可悅難卽欲離反冥窮其所以淵默雷霆不責耳聞惟宜目聆普門窈冥意路難登菩薩哀之分光散形爲渠紹介招手呼名慈母聲咽兒終不應念茲心痛徒自涕零

髑髏觀音贊

觀音菩薩閉不徹盡日觀身與夜接觀去觀來見髑髏枯然只在我眉睫此時西施來作禮菩薩淫心了不起莫教出觀遭野狐眼中見渠生懽喜咄是男是女皆如此何必生心更愛憎

准提菩薩贊

一心不生萬用皆備手臂錯執超然無累衆生熱惱用處弗齊以呪鑄習蓮敷欲泥

唐貫休畫十八羅漢贊

第一

十方一珠。三世一線。尊者有心。撥之豈轉。大顚春秋。
韓愈綢繆。答問幾何。立僧代酬

第二

背倚枯樁。安知歲華。牛涎鼻孔。落在誰家。出賣日月。
破除大夜。戀幽之鬼。紛然驚詑

第三

師觀一切。如母視子。子感母恩。脫韓漢美。拳拳握策。
兩指矗天。蝸牛生角。雙塔燈懸

第四

握中何物。佛祖不識。左手倚膝。口開可測。默如雷轟。
聲在未聲。若以耳聽。離婁失明

第五

心外無法。雲山此心。是身果有。定則難尋。瞑目巖室。
卽身非身。有緣見者。其孰弗神

第六

忽然想逢。誤獨眼龍。扇上靑山。流泉何窮。屈伸五指。
二三無定。恣口雌黃。千峰鐘磬

第七

紺目澄碧。萬象莫逃。倂握支頤。恐難堅牢。喉深如谷。
開口便淺。不過三寸。閉藏孰辨

第八

視身如雲。雲豈異身。鉢水楊枝。衆生之春。老松糾盤。
風雨所在。無限龍蛇。恣其變態

第九

飮啄之餘。消閑梵書。横肆數墨。自卷自舒。白氎烏跡。
鴻飛雪嶺。隨風斷續。野水留影

第十

肘閣雲石。手還在空。袒肩持杖。眼視飛鴻。謂彼神用。
其誰不備。有無非酒。飮者皆醉

第十一

此木童子。有身無手。藉師成功。師手我有。用處隨宜。
癢非在皮。待爬而除。問孰了知

第十二

以眉說法。口吻俱閑。舒卷自在。長短之間。偶將爲縄。
束縛虛空。安置芥子。江山無窮

第十三

口閉不開誰知齒缺舌根輕搖一任賞罰抱膝而坐
屹如枯株欲昏未昏以此自娛

第十四

一掌五指屈伸無常如風玩抑技豈主張謂屈謂伸
始終環輪勞勤夢想尊者爾瞋

第十五

大悲菩薩手眼百千用既皆備照何不圓經珠與杖
弁治妄想念若未起一斷喪兩

第十六

指麾佛魔把柄在我雷厲風飛縱操者可驅馳馬載
並足還錢子奪生心虛空有邊

第十七

兩眉如風兩目如海經在面前宛然有待一毛山河
封歷難窮謂遠謂近祇之貯空

第十八

微塵既剖經始現前文句無多歷觀窮年了知在我
不在于經兩者有常牛皮見星

又十八羅漢贊

第一

枯槎生花非耳不見頷鼻俱聳春光何限屈伸有常
機絕抑揚三直兩曲臂肱堂堂

第二

頭疑怪石髮如飄抑一手持珠以珠代口莫驚濶額
具體而閒顛倒佛頭依稀德山

第三

衣卸肩出碧眸注經此經甚深大夢雷霆文字非實
實非文字獨垂一足兩手自恣

第四

視經垂頭肩背吞耳泉出地中湛然存紙嶺南老盧
柴擔暫停待查龍藏無所住心

第五

兩手支頷恐其墮地口開齒露眼迸心睡心睡身忘
石無施剛石忘我足没入何妨

第六

一心不生我卽龜殿波浪衣紋泉鳴翠蟾眼雖不開
光照六合明暗兩忘見精非雜

令不我一作見不

令思一作師

第七

以杖倚頷頷爲杖架一肩孤聳並足倒價杖頭不同主賓何功唯肩與足空疏虛空

第八

琉璃與鉢內外洞然目注其中五毫現前白雲卷舒百狀千態故埋松根逞其自在

第九

斂肩抱膝果何所思我所思者心猜思遣思遣而坐寬窄皆可石本無相吹毛莫辭

第十

腕爲杖主手復持珠更恐心放托經自娛秋空雁鳴梵字參差以此贊佛者年了知

第十一

怒髮衝冠惟思不然刈茅非鑊一怒盡顯三屈兩伸卷舒一手瞋爲佛事誠不請友

第十二

腦後無際枕馮高岩手中所握扇塵同函雲沸無心偶遮半面其誰作禮直不我見

第十三

面門如樸五官併亢分疆劃界漂杵流血衆部之君眉毿不葦坐妨曲折行則拖雲

第十四

背若果有痒爬難除果然無背爬痒非虛往復觀察情枯智訖池或月來眼底見佛

第十五

眉揚目朗彈指肅然即此爲舌法沾人天誰爲虎子牙爪鋒利具而不張野干爭避

第十六

肩長無用聊可倚杖膝亦空閒承經何恙莫嫌眉長飄拂岩巖不碍眼光湛如寒潭

第十七

抱杖伸指非三推兩以靴藏足靴脫足爽風致疎閒巢由之閒髮鬆若存鼻孔蚤露

第十八

衣不掩胸心同虛空握拳誰擘開口漏風謂手按膝膝無我人謂膝承手手原屬身

紫柏老人集卷十八

明　憨山德清　閱

唐貫休畫十六應眞贊

第一賓度羅跋囉墮闍尊者一手持杖而手屈二指膝上閣經而不觀

杖穿虎口餘指開屈以此爲人喚渠何物頭顱異常隆而復尻巖底雙眸光芒難遮

第二迦諾迦伐蹉尊者雙手結印而杖倚肩

形如枯木忽開面門須眉之間眼挂鼻掀榔栗一條拳拳握牢有心無心筆墨難描

第三迦諾迦跋黎墮闍尊者骨瘦稜層目瞠而眉橫如劍右手執拂左手按膝

骨齊枯柴物我忘懷眼露眉橫見人活埋右手握拂抑揚雌雄斂肩並足龍象之宗

第四蘇頻陀尊者趺坐石上右手握拳左手按膝眉長覆面

一手握拳一手閣膝累足而坐萬古一日面部少寬頭多峰巒若問法義兩眉覆額

第五諾矩羅尊者雙手執木童子爬癢

我覺背痒手爬不能用木童子一爬痒停未癢癢無既癢爬除敢問尊者此癢何如

第六跋陀羅尊者逼腦豐顱瞠目上視手掐數珠

春秋幾何晝夜百八珠轉如輪聖凡生殺腦額欠肥偏頗所希眼光射空鳥駭停飛

第七迦理迦尊者宴坐石上眉長繞身

面不盈握五官分職聲色香味各有法則身無一尋眉長丈餘以此爲舌隨時卷舒

第八伐闍羅弗多尊者露肩交手注目視經

目多展石橫眸讀之交臂露肩心有所思空山無人老樹爲伴風弄新條如柔如斷

第九戒博迦尊者側坐正見半面一手執扇拂一手屈三指

在手握扇右手握拳衆人之見我則不然以扇握手

拳亦何有作是觀者雲山我肘

第十半託迦尊者雙手持經縮頸聳肩注目視之

肩高枕骨目迸天裂經聽雙瞳淸機漏洩風月無主煩玆耆年是龍是蛇逐句試宣

第十一羅怙羅尊者撑眉怒目手有所指

怒則不喜雙目如劍睟子流火晴空電閃凡有邪思指之卽空本光獨露如日在中

第十二那伽犀那尊者擎拳拄頷開口露舌見喉而大笑

日動眉搖開口見舌以誠悟物擎拳曲折背後雲山流泉潺潺不以耳聞我心始開

第十三因揭陀尊者杖藜倚肩左手托經垂頭而注視右手掐珠

降伏其心使心不開珠輪指上經置掌間猶恐其放杖倚腹肩以經視眼心遊象先

第十四伐那婆斯尊者六用不行入定岩谷

心如死灰形如槁木神妙萬物蒼巖骨肉鐵磬誰鳴空谷傳聲呼之不聞不呼眼瞠

第十五阿氏多尊者雙手抱膝而開口仰視齒牙畢露脫去數枚

抱膝何爲頭顱岩嶢纔開口縫舌相可描以眼說法開合無常明暗代謝奚累此光

第十六注茶半託迦尊者倚枯槎而書空腰揷搜扇一握上書日月

古樹苔莖指頻屈伸請問大士爲我爲人搜扇一柄匪搖風生無邊熱惱披拂頓淸

達磨贊

航海東來唱傳佛心斷臂求之了不可得一場懡㦬阿誰受屈五乳峰前太煞狠籍皮肉骨髓腥氛逆鼻只今聞著還云不識

旃檀乾闥婆神王贊

無生路絶有生門開聖人之權變化莫猜現容威猛慈母之痛凡有赤子愛如麟鳳

龍樹尊者道影贊

稽首龍樹尊。無端現月輪。若無那提婆。敗闕不堪聞。且道遮老漢。末後轉身一句子作麼生。咄。外道五千。成佛去。自家端只陷泥犂

康居國會尊者像贊并序

嘗聞孫權初見會公。疑其形服。及求舍利有驗。遂建浮圖。嗚呼。人心多疑。皆生於有欲。有欲則計利害。利害未決。疑從是起。殊不知一心不生。凡聖平等。本光固滿。利害奚從。衆生昧此。聖人悲之。不遠千萬里。抱夜光而投人。人猶按劍。痛哉

身非我有。心亦無常。身心之外。更復何當。三稱如來。血淚沾裳。終古之痛。爲誰著忙。知公者希。公德難量。舍利昭靈。示現無方。嗟予小子。盥盥僭行。中秋之夜。一接容光。慈嚴流注。沃我焦腸。此情此恩。芥劫難忘

康居國會尊者像贊寄慈公并序

三國爲英雄之聚。亦刀兵之聚。慈悲般若。無有入處。而康祖一錫浮江。三稱如來。兩目流血。舍利投瓶。光燦六合。澤綿千古。是時也。吳之君臣莫不爲之動心變色。即事徵理。知有佛而不疑。六度既譯。安般門開。無擇黑白。得法眼淨。與夫禪思入微者。不可計算。皆我祖爲之嚆矢也。玆憨山清大師因弘法戍瘴海。善以慈心三昧。普使朽骨生春。聖華居士聞風感慕。特寫祖影。寄上曹溪。以爲大師影響。嗚呼。曹溪肉佛。所現自唐及宋。飲曹溪而得道者。代不乏人。邇來曹溪涸矣。搖林蕭然。又藉憨師以謫戍爲波瀾。而曹源復活。康祖分身。髑髏眼開。恒沙難喻。豈可以有思惟心。測其功德淺深者哉。達觀道人不解逆風把柁。但解順水推船。爲之贊曰

康祖來吳。清公謫粵。髑髏大師。金剛眼突。瘴海之慘。骨刺魂驚。大師得戍。彌感聖明。曹谿蠱毒。飲者皆斃。大師飲之。銷盡諸障。指撮舍利。康祖之貪。貪不爲我。此心何慚。弘法得罪。命如單絲。千里瘴嶺。芒鞋踏遍。雷道岩堯。颶風正高。鉢瓶孤逝。舌相昭昭。南粵魍魎。白日鼓掌。我若無心。菩薩影響。有心應之。康祖愚癡。章甫之國。其誰不疑。石頭之刖。肝膈冰冷。丁生吹火。寫康祖影。緣影得心。心忘性冥。大用無常。鐘以眼聽。

根塵主客収放夢醒掌擎瑤塔牢山之頂

潭柘山嘉福寺觀音殿足跡贊幷序

夫差雪恥而破越勾踐嘗膽而亡吳伍員覆楚申包胥哭秦庭以復楚皆苦心志勞筋骨積歲月忘寒暑而後其願始克今此道人以有情之踵磨無情之甎甎穿跡成雙趺宛然使後之見者毛髮俱竪涕淚交下懈怠之習精進之光雲迸日露以夫差等四子心力所積較此道人足力淺深其何如哉余感而贊之不惟見賢思齊願人人因贊生奮因奮生恒因恒生克贊曰

頂禮道人雙足跡身毛不覺忽俱竪無始懈怠習頓除覺天雲迸精進日逆想斯人初未逝朝暮殷勤禮大士心注聖容口稱名形骸屈伸安可計積日成月月成時積時成歲歲成劫如是積漸難盡言水滴石穿心力至辟如千里始初步又如合抱生毫末以踵磨甎甎漸易甎易精進猶未已甎穿大地承足底地穿有時人不見我獨了了無疑異因之耿耿生悲泣願我從今頂禮後精進爲足踐覺地境緣逆順湯潑雪又如利刀破新竹迎刃而解觸熱消在在處處常自在又願見聞此跡者剎那懈怠皆冰釋

自贊

以石爲屋初無成敗風塵負債水月償債寂寞心珠虛空眼界田衣拱默累足揑拖咦是教是宗俱不會象先富貴有誰爭

或言汝廓落吾笑汝偏窄見善便懽喜見惡即不樂善惡未忘懷安可入無著又言汝了了自了復度衆信汝如活佛朝夕生殷重吾知汝見思尙在法空未登帶情說法誑諸聾盲吾聞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汝於兩者何者爲衡咦帶情說法情何物明暗相參作者知

汝若是我世出世間種種好醜一點也瞞你不得我若是汝一切逆順關頭死生路口如風過樹如雲觸石雖然如此也未必是老漢本色事若學本色管取凡聖魂消毒鼓無聲在有人不知汝脚根立處橫搜竪覓究竟汝生緣何處但向伊道自笑行蹤如野鶴前岡飛倦有長松

渠是我兮我何所存。我是渠兮渠何所留。生心揀別
兮血脉斷流。不揀別兮龍個宗猷。枯木開花兮頑石
點頭。當家種草兮皮裏春秋。病相逢莫道無機。智多
少魚龍銀海中

汝這漢閑多管。見人便勸學菩提。更解談長與說短。
松江月誰能識。今宵皎皎懸空碧。無限魚龍吸影忙。
江濤滾滾渾泥出。阿庵努眼石灰湯。水晶庵內離婁
窺。個中夢春混。急蠱毒之家水莫喫。知不知。命根斷。
命根斷時何處立。翻得身來夢已醒。黃金總是虛空
骨

牛首峰頭獻花岩畔。不憚烟霞訪老儂。因緣往日曾
相結。浮玉雲金。憋月廣長舌相分明。說江北江南春
本同。綠紅李白。顏分別。且道分明個甚麼。誰家籬裡
火無烟。一任旁吹閉不徹

問渠何處人。南北恣超放。有時觀濤。或復嬉層嶂。
山水癖最深。膏肓莫可況。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黨。
死生視一條。榮辱豈二想。更有一般拙。輕重不自量。
直饒佛與祖。也要稱斤兩。境風逆順時。行藏任跌宕。
虛舟橫急湍。魚龍憑覆仰。虎兕固知暴。錫環振偏響。
忌諱吉亦凶。憨癡衰亦旺。首尾俱坐斷。中心柱子喪。
善善而惡惡。譽譽而謗謗。獨途皆有入。生心蚤成障。
憶昔登葛洪。反策天水漲。河梁羅黑白。掉頭明月上。
陳侯即普賢。淸光本一樣。永寧暮鍾動。幾回思鐵杖。
高踪不可追。令人殊悵怏。頭空不遠來。碧雲索爾像。
信口敘疇昔。持歸常供養。

諸方禪和子。誰不有生緣。惟汝初不語。水中涵碧天。
無風浪自寂。有影色本然。若謂是僧兮。依希具毳髯。
若謂是俗兮。眼空鼻祖禪。若謂不可名。假號何翩翩。
慣用明暗鎚。鎚破無底船。且道船底破時向什麼處
安身立命。落得智香薰法界。吳江烟水本依然。

陰陰紫柏覆枯禪。一道神光照大千。世上難逢開口
笑。雲邊常得枕流眠。

汝即吾兮片月在天。影臨千澗。吾即汝兮智訖情枯。
泥牛作吼。且道誰家曲調。咄。海山雲盡花巖出。光德
庵前春水深

汝即我兮全無覺知。我即汝兮妄想紛飛。合則非一。

離則愈疑縱有龍樹之明鶖子之智亦難辨伊伊賦性豪縱膓肚儱侗繩墨不拘利害如夢頗具英雄之心而無功名之志所以難留於塵樊只宜放浪於泉石更有一種傲性自謂佛祖是鈍根才料駑奴白牯堪與交遊有時引教證宗引宗印教有時荊棘瓦礫般般是寶有時珊瑚瑪瑙不值糞草一片舌頭褒貶無定是非亂統有恩處不異寃仇無情處慣肯淹留最是喜怒不常如嬰兒模樣我看你對人不設機關觸著胡談漢談惹得別人憎愛自猶如癡如憨紅禪衣一領披之喜權若被一箇青眼郎君覷破我看你不值一錢呵呵呵誰薦此權衡在手任抑揚要人活兮死卽死

朝供養暮供養喜怒無常情識浪但能直下死偷心此是老僊眞妙相紫羅袍舊袈裟兩種看來何者佳旃檀狗糞分明在凡聖關頭路不除如此會無向背流水青山渾不昧只此不昧火中蓮香光戒月無瑕纇

血書金剛經贊

稽首金剛經般若最堅利一切有爲法無能越此者若人見一字或復聞一句乃至四句等功德難思議墨書不若銀銀書不若金金書不若血娑婆震旦國有大精進女視身等漚泡知心本幻化一念堅固信歷刺十指血書此無上寶願彼見聞者頓空身心執持此金剛劍斷一切憎愛如是妙利益不求人之福回向般若海澡我五漏身獲淨七寶體童眞割世染早遇明眼師悟心爲佛子弘彼妙法華聲震微塵刹無心及有心非緣培聖種況我血書經果報寧虛誑

憍陳如比丘贊

瑤宮金闕視等微塵不以富貴而勤此身雲山蒼蒼借石爲床心如虛空僧中之王田衣破物鼻孔昂藏荷擔大法苦海津梁頭顱圓滿螺髮久除欲覓一莖雪獨紅爐稽首陳如比丘之祖續佛心燈光傳終古此光非月月有圓缺不圓缺者茲藉當說說而不聞自汲迷雲煩他木石饒舌驚羣驚而忽省楊枝救病瓶解參禪奉如來命泉響千峰眼觀正令

竹杖贊

此君何來惬我素懷拄有撑無峨眉五臺手如持杖
杖不持手直下便見兩頭莫走

寒山拾得贊

兄持數珠弟握掃帚若問雌雄泥牛哮吼山林市城
共覓無生取像會意撥粗得精

頌古

楞嚴經佛告阿難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
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不見之
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湛堂準禪師頌曰老胡徹
底老婆心爲阿難陀意轉深韓幹馬嘶芳草渡戴
嵩牛臥綠楊陰頌曰

蒼龍慣喜臥重泉頷下驪珠愈燦然借問有誰能抉
得化爲日月照山川

南泉因東西兩堂各爭猫兒師遇之白衆曰道得
即救取猫兒道不得即斬却也衆無對師便斬之
趙州自外歸師舉前語示之州乃脫草履安頭上
而出師曰汝適來若在即救得猫兒也頌曰

設使南泉不舉刀草鞋何地賣風騷相逢若問兩堂
客鼻直橫眉總姓猫

猫兒未必直千金惹得堂頭亦動心信手一刀成兩
段草鞋帶去血淋淋

黃蘗云汝等盡是噇酒糟漢還知大唐國內無禪
師麼時有僧問諸方聚衆爲什麼却道無禪師
曰不道無禪祗是無師頌曰

年去年來噇酒糟迷花醉柳浪滔滔雙眸驢糞換將
去含笑臨行奉一遭

德山一日飯遲托鉢下堂時雪峰作飯頭見便云
這老漢鐘未鳴鼓未響托鉢向什麼處去師便歸
方丈峰舉似巖頭頭曰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師
聞令侍者喚來問汝不肯老僧那頭密啓其意師
乃休去至明日升堂果與尋常不同頭至僧堂前
撫掌大笑曰且喜老漢會末後句雖然如是只得
三年師果三年而歿頌曰

瞽叟掘井迫舜入象却忙忙塡土石悲哉舜兮何時
出度門未必是眞賊

又

鐘鳴喫飰家常事老漢偏渠托鉢光不是雪峰親勘破巖頭管取亦茫然

又

垂垂白髮出堂來一鉢高擎果異哉不是巖頭親點破至今眼睡未曾開

吉州禾山無殷禪師示衆曰習學謂之聞絕學謂之鄰過此二者謂之眞過有僧問如何是眞過師曰禾山解打鼓曰如何是眞諦曰禾山解打鼓又問卽心卽佛則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師曰禾山解打鼓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禾山解打鼓頌曰

崑崙爲竿兮長江絲泰山爲餌兮釣鯨鯢咄恠底桃花風雨急魚龍總爲浪頭迷

白雲守端禪師往參楊岐岐一日忽問受業師爲誰師曰茶陵郁和尙岐曰吾聞伊過橋遭攧有省作偈甚奇能記否師誦曰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朶岐笑而趨起師愕然通夕不寐黎明咨詢之適歲暮岐曰汝見昨日打歐儺者麼曰見岐曰汝一籌不及渠師復駭曰意旨如何岐曰渠愛人笑汝怕人笑師大悟頌曰

從來伯樂九方皐帶顧駑駘價倍高怕笑只因心有負一籌不及野狐曹

又

江上貪觀浪勢高被人奪却手中橈孤舟風蕩渾無主一笑分明殺活刀

頌雪峰汝虎

光還自照心無恐汝虎誰知光正圓最苦者僧成異類人身一失幾時全

頌隔壁聞釵釧聲

耳外有聲無是事除聲有耳事還無燈前往復觀聲耳五色囊中得一珠

頌五蘊山前一段空

有我時時背主公我無何處不相逢刀山火聚閒遊戲不負山前一段空

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靑州做領布衫重七斤頌曰

七斤衫子製靑州半月沉江無揮鉤拖底蒼龍終是
別一歸何處解遨遊
臨濟尋常上堂曰汝等諸人赤肉團上有一無位
眞人常在面門出入照天照地自汝諸人未能薦
得頌曰
無位眞人乾屎橛一名兩實使人猜他家自有通人
在豈似韓盧逐塊來
浮山法遠禪師暮年休於會聖巖叙佛祖奧義作
九帶曰佛正法眼帶佛法藏帶理貫帶事貫帶理
事縱橫帶屈曲垂帶妙叶兼帶金針雙鎖帶平懷
常實帶學者旣已傳誦師曰若據圓極法門本具
十數今此九帶已爲諸人說了更有一帶還見得
麽若也見得親切分明却請出來對衆說看說得
分明許汝通前九帶圓明道眼若見不親切說不
相應唯依吾語而爲已解則名謗法諸人到此如
何衆無語師叱之而去頌曰
沒坐地沒坐地五位九帶君須記夜來風雨桃花落
處處相逢何處避

長水問瑯琊云淸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瑯
琊亦曰淸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頌曰
嬰兒失怙久飄零驀路相逢喚一聲知得阿孃腸斷
處從敎鐵漢淚須傾
陸亘大夫擧肇論向南泉曰肇公所謂萬物一體
天地同根也甚奇特泉指庭前牡丹曰大夫時人
見此一枝花如夢相似頌曰
龍出㨾毫豈是眞行雲施雨更謾人夢中說夢知音
少花落庭前已過春
圓覺經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
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眞實頌曰
自家痛癢自家爬爬重傷他莫怨嗟翠竹黃花隨處
有江南江北路非賖
巖頭全奯禪師値沙汰於鄂渚湖邊作渡子兩岸
各掛一板有人過渡打板一下師曰阿誰或曰要
過那邊去師乃舞棹迎之一日因一婆抱一孩兒
來乃曰呈橈舞棹卽不問且道婆手中兒甚處得
來師便打婆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祇者一

乜血一作瞽

箇也不消得便抛向水中頌曰
臭口纔開驀一橈老婆無計血腥臊便將赤子抛寒
浪惹得魚龍四海嚣

世尊一日升座大衆纔集定文殊白椎云諦觀法
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坐頌曰
瞿曇上座無奇特下座須知便不同就裏相逢能委
悉靈山誰是作家翁

又
聖凡雲集非無事有事如何口不開上座定知還下
座文殊椎破使人猜

又
虎踞深林不見蹤爪牙纔露失威風獵人弓矢尋常
在弦響須臾命已終

又
聖凡雲集事非常據座緣何不擧揚賴有文殊解收
拾上來下去兩頭光

秀州華亭船子德誠禪師印心於藥山與道吾雲
巖爲交洎離藥山謂同志曰予率性疎野惟好山

水他後知我所止遇伶俐座主指一人來遂分攜
至華亭泛一小舟隨緣度日吾後到京口遇夾山
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曰法身無相曰如何是法
眼曰法眼無瑕吾失笑山下座請問某甲抵對這
僧話必有不是致令失笑望不吝慈悲吾曰和尙
一等是出世未有師在山曰甚處不是曰某甲終
不說請往華亭船子處去山曰此人如何曰此人
上無片瓦下無卓錐若去須易服而往山乃散衆
直造華亭船子纔見郎問大德住甚麼寺山曰寺
郎不住住郎不似師曰不似似箇甚麼山曰不是
目前法師曰甚處學得來山曰非耳目之所到師
曰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師又問垂絲千尺意
在深潭離鉤三寸子何不道山擬開口師便打山
豁然大悟乃點頭三下師曰竿頭絲線從君弄不
犯清波意自殊山遂問抛綸擲釣師意如何師曰
絲懸淥水浮定有無之意山曰語帶玄而無路舌
頭談而不談師曰釣盡江波錦鱗始遇山乃掩耳
師曰如是如是遂囑曰汝向去直須藏身處沒蹤

跡沒蹤跡處莫藏身吾三十年在藥山祇明斯事汝今已得他後莫住城隍聚落但向深山裏钁頭邊覓取一箇半箇接續無令斷絕山乃辭行頻頻回顧師遂喚闍黎山乃回首師竪起橈子曰汝將謂別有乃覆船入水而逝頌曰

父子寃讐結最深覆舟自盡孰知音朱逕水月渾如舊幾度空過未了心

又

一副肝腸剖不留夾山猶自暗回頭風恬浪靜船翻處蘋蓼蕭蕭萬古愁

又

賺君十五棒恨徹不知心昨夜華亭月朱逕何淺深

初祖菩提達磨大師初過震旦至金陵見梁武帝帝問曰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廓然無聖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帝不領悟師遂折蘆渡江至魏後武帝舉問誌公公曰陛下識此人否曰不識誌曰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印曰當遣使詔之曰莫道陛下詔盡國人去他亦不回頌曰

蕭公豈是等閑人一見當頭便撒塵直得老胡無措手折蘆火速渡江津

文殊師利在靈山會上諸佛集處見一女子近佛坐入於三昧文殊白佛云何此女得近佛坐佛云汝但覺此女令從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遶女子三匝鳴指一下乃至托上梵天盡其神力而不能出佛云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定不得下方過二十四恒沙國土有罔明菩薩能出此女定須臾罔明至佛所佛敕出此女定罔明卽於女子前鳴指一下女子於是從定而出頌曰

入定從他近佛休陸行車馬水操舟罔明還使輕彈指也是無愁惹得愁

雪峰因三聖問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師曰待汝出網來向汝道聖曰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師曰老僧住持事繁頌曰

一戰那分雌與雄重新戈甲再交鋒瞎驢鼈鼻相强弱畢竟誰家落下風

德山因臨濟侍次師曰今日困濟曰這老賊寐語

作甚麼師擬拈棒濟掀倒禪床頌曰
兵家勝負是尋常未戰人人手脚忙不識眼前誰可
將旌旗擬展早先降

湖州吳山端禪師抵鄣南見上方超和尚有一尼
師來參師云待來日五更三點入來師侵早紅粉
搽面而坐尼入見驚而遂悟超和尚有頌曰堪笑
吳山老禿奴巧粧紅粉接師姑茫茫宇宙人無數
那箇男兒是丈夫頌曰
驀地牸牛見牯牛牯牛產犢牸牛羞從來蹄角分明
在今日溪山得自由

又

五更三點入房中一見紅粧計已窮蜂蝶紛紛過墻
去林花夜雨早先空

又

五更三點急忙來驀面相逢伎倆灰堂上師姑堂下
漢者場屈事惹人猜

又

女人剃頭拜尼僧尼僧笑汝不知汝可憐特地作人
情到底臨時無用處

又

比丘尼接比丘尼橐鼓春風不可思甜有中邊寧是
蜜分明說破許誰知

頌摩登伽女經

恠底瞿曇老猾頭臨機縱奪有誰儔無端賺殺隣家
女嫁與祇園少比丘

洪州百丈山懷海大智禪師每上堂有一老人常
隨衆聽法衆退唯老人不退師問汝何人也曰吾
非人也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
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某甲對曰不落因果遂五
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野狐身
師曰汝問乃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師曰不
昧因果老於言下大悟作禮曰某甲已脫野狐身
住在山後敢乞依亡僧事例師令維那白椎告衆
食後送亡僧衆驚異食後師領衆至山後巖下以
杖挑出一死野狐乃依法火葬師至晚上堂舉前
因緣黃蘗便問古人錯祗對一轉語五百生墮野

狐身轉轉不錯合作箇什麽師曰近前來與汝道

蘗近前與師一掌師拍手笑曰將謂鬍鬚赤更有

赤鬍鬚頌曰

前百丈後百丈白雲靑山無兩樣夜行荒塚不生疑

野狐倒跨金毛上

又

不笑金毛笑野狐野狐伎倆金毛無鬼臉神頭翻大

智杖頭挑出看燒渠

釋迦牟尼世尊初降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

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吾獨尊後雲門云

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

瑯琊覺云可謂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

恩頌曰

纔出娘胎便惑人指天指地眼中塵相逢莫與雲門

道萬紫千紅別有春

又

未出胞胎事已多那堪笑裏弄干戈指天指地誇尊

大誰料雲門不放過

又

出得娘胎便不同人間天上獨稱雄桃花若使隨流

水誤引漁郞到洞中

又

出得娘胎氣便高指天指地駭兒曹雲門以棒爲滄

海惡水年年此日澆

又

韶陽度量不多寬一見渠儂眼便酸啞喫黃連心內

苦同行誰識舌中甜

師讀楞嚴至七處徵心八還辨見處置卷而歎曰

本是泥裏土塊何乃衆生顚倒支支離離鼓粥飯

氣頌曰

七處徵心心徵心八還辨見見辨見從敎猛風蕩釣

舟一任吹去水淸淺

法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卽時觀其音聲皆得

解脫頌曰

率然之怒拔劍斬木木斷頭落山河匪隔蔡母嚙指

順卽心痛往反不同血脉非斷衆生號呼菩薩心戚

慈眼視之。衆生苦息。致知格物。誰知物格。格物情通。
物格情塞。遍有解路。臭肉蠅集。塞無滋味。咬嚼莫測。
於莫測處。聚精幷力。冷灰豆爆。鬚幾無極。觀彼音聲。
彼即解脫。於未觀時。萬苦交迫。苦若有常。解脫何得。
既得解脫。苦本無骨。解脫有筋。開物無門。水無筋骨。
能勝大舟。水若無有。徐鉉愕然。張豐失色。不見龍潭。
龍豈有値。於刹那頃。電光霹靂。如是號呼。眼根得入。
普門廣大。凡無救者。入則安適

棲賢舜禪師。初自洞山如武昌行乞。先至一居士
家。居士高行。爲郡所敬。意所與奪。莫不從之。故諸
方乞士至。必首謁之。舜老夫方年少。不知其飽參
頗易之。居士曰。老漢有一問。上人語相契。即開疏。
如不契。即請卻還新豐。問古鏡已磨時如何。對曰
照天照地。未磨時如何。曰黑如漆。居士曰。卻請還
山。舜即馳歸。擧似聰禪師。聰爲代語。舜即趨問曰
古鏡未磨時如何。聰曰。此去漢陽不遠。磨後如何。
曰黃鶴樓前鸚鵡洲。舜於言下大悟。頌曰
古鏡休將勘我曹。漢陽此去路非遙。叢林澹泊先開
疏。箇箇兒孫出俊髦

文殊問庵遮提女云。生以何爲義。女云。生以不生
生爲生義。殊云。如何是生以不生生爲生義。女云
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和合。而
能隨其所宜。是爲生義。殊又問。死以何爲義。女云
死以不死死爲死義。殊云。如何是死以不死死爲
死義。女云。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
所離散。而能隨其所宜。是爲死義。頌曰
了四初非有。非有恰隨宜。只此隨宜時。是名爲生義。
不了初非有。染應非隨宜。迷悟雖無常。盤珠毫弗昧

迦葉因阿難問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物。迦葉召
阿難。難應諾。迦葉曰。倒却門前刹竿著。頌曰
金襴之外有何傳。喚應教他倒刹竿。少寔多虛非得
已。飲光猶欠自翻船

世尊初於臘月八日。明星出時。忽云奇哉。一切衆
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
頌曰
三七思惟著甚忙。癡兒火宅正相狂。況兼門狹難迴

避老漢多番欲斷腸
　頌童子聞韶而出
高山流水少知音犬吠雞鳴調更深試向聲前聊聽
取恐將別有定盤針
六祖壇經有僧舉臥輪禪師偈曰臥輪有伎倆能
斷百思想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長祖聞之曰此
偈未明心地若依而行之是加繫縛因示一偈曰
慧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
長頌曰
明鏡不照像謂光日日長此見問如何捕風與捉響
明鏡照萬像姸媸了不妄此見問如何鏡光可有長
金剛般若經何以故若世界實有者則是一合相
如來說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須菩提一合相者
則是不可說但凡夫之人貪著其事頌曰
微塵世界本無差自是衆生眼見花試聽江聲歸海
上就中何地著龍蛇
潙山問香嚴曰我不問汝經論義理種種知見汝
但向父母未生前道取一句香嚴曰和尙替我道

潙山曰道得卽是我三昧於汝何益於是香嚴泣
辭潙山曰畫餠不可充饑今生不復學識且作箇
長行粥飯僧遂去止南陽庵以休息焉久之一日
糞除瓦礫擊竹笑曰潙山大慈恩踰父母當時若
爲我說却何處有今日頌曰
父母未生頭角露潙山今日禮香嚴莫嫌此語無分
曉萬里雲空月滿天
三祖信心銘云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知兩段元
是一空頌曰
若人忽睡問床有無床若不睡是人卽醒床醒人覺
理致昭灼本法如是生心卽錯
僧問首山念禪師如何是佛答曰新婦騎驢阿家
牽僧曰未審意旨如何曰百歲翁翁失却父僧曰
百歲翁翁豈有父耶首山曰汝會也又曰此是獨
坐無尊卑從上無一法與人頌曰
婢子奴兒久服勞主人何事反相高無端惹得隣家
笑失禮從來乃自招
趙州一日問投子大死的人活後如何子云不許

夜行投明須到頌曰

年老成精久自誇從來慣打不防家誰知更有白拈賊就裏何曾放過他

僧問趙州玄之又玄如何州云汝玄來多少時耶僧云玄之久矣州云若不遇老僧幾乎玄殺頌曰

孟三娘子十分嬌脚小纔行頭便搖嫁與前村王大伯不教刺繡著燒窑

丹霞從石頭歸再往江西謁馬祖未參禮便入僧堂內騎聖僧頸而坐時大衆驚愕遽報馬祖祖躬入堂視之曰我子天然師即下地禮拜曰謝師賜法號因名天然祖問從甚處來師曰石頭祖曰石頭路滑還蹉倒汝麼師曰若蹉倒即不來也頌曰

撥草瞻風去復還石頭豈是趙州關無因開眼開遭跌話播傳來笑不殘

杭州無著文喜禪師因參仰山頓了心契令充典座文殊嘗現於粥鑊上師以攪粥篦便打曰文殊自文殊文喜自文喜文殊乃說偈曰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修行三大劫却被老僧嫌頌曰

喫茶說話意何親誰道文殊是主人別後幾回倍酬唱再來翻作眼中塵

城東有一老母與佛同生而不欲見佛每見佛來即便回避雖然如此回顧東西總皆是佛遂以手掩面於十指掌中亦總是佛頌曰

自家歡喜自家瞋業火燒心莫怪人若要瞿曇不相見黃金鼻孔可藏身

窮子得親頌

戰鼓聲中父母失散二十餘年好惡無常此情不昧無故一朝杏花樓上淺斟低唱異姓骨肉歡呼縱樂忽人報言父母及門初失散境不思而現凡我佛子迷根本智漂流識海如失父母伶俜孤露剎那念之智日頓明一切逆順譬如一毛投大火聚擬欲拈出喪身失命把醫投蒿自起自倒忽然酒醒起倒非酒

二鬼爭屍頌

二鬼爭屍事不同誰能繫取嶺頭風夜來借宿寒山寺醒後方知拔纜空

頌張天覺見雲庵

楊岐一笑端公罔措眞淨一怒無盡失利法窟牙爪喜怒無常辟如神龍忽舒忽縮一切有心於舒縮時謂龍舒縮如是見者龍去久矣

頌三毒四倒亦皆淸淨

漢家功業起淮陰不有蕭何月下尋未必此人終得用相逢誰復是知音

法身頌

紫薇花醉罵荷花輸却荷花不理他惱殺紫薇誰抵命風吹楊柳亂如痲

慧忠國師一日喚侍者侍者應諸如是三召皆應諸師曰將謂吾辜負汝却是汝辜負吾後有僧問玄沙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玄沙云却是侍者會雲居錫云且道侍者會不會若道會國師又道汝辜負吾若道不會玄沙又道却是侍者會且作麼生商量玄覺徵問僧什麼是侍者會處僧云若不會爭解恁麼應玄覺云汝少會在又云若於這裏商量得去便見玄沙僧問法眼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法眼云且去別時來雲居錫云法眼恁麼道爲復明國師意不明國師意僧問趙州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趙州云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頌曰

侍者解應不解會諸方解會不解應夜光宛轉金盤中當面阿誰拏得定

趙州關頌

蜀道雖難尙可行趙州關險不堪登分明舉目眞如院多少英靈度未能

嵩岳破竈墮和尚因嵩山塢有廟甚靈殿中惟安一竈遠近不輟祭祀烹殺物命甚多師以杖敲竈三下云咄此竈只是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恁麼烹宰物命又打三下竈乃傾破墮落須臾有靑衣峩冠設拜曰我本此廟竈神久受業報今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處生天特來致謝師曰是汝本有此性非吾強言神再拜而沒後僧問師某甲久侍左右未蒙方便竈神得何宗旨便乃生天師曰我只向伊道是泥瓦合成別無有道理爲伊僧佇思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本有之性爲什麼

不會僧作禮師曰墮也墮也破也破也後有僧擧
白安國師國師嘆曰此子會盡物我一如頌曰
佛竈衆生竈杖敲一時墮竇几嗌貍奴聖凡巢穴固

又

竈不附我我自附竈賴師敲醒不復顚倒竈雖已墮
天豈非竈此墮彼成一絲白皂用處無疑天竈神竈
我臂屈伸臂竈墮了禮佛不墮誰起誰倒起倒自在
自在萬妙一竈所墮獄帝冷笑

潮州靈山大顚寶通禪師韓文公一日相訪問師
春秋多少師提起數珠曰會麽曰不會師曰晝夜
一百八公不曉遂回次日再來至門前見首座擧
前話問意旨如何座叩齒三下及見師理前問師
亦叩齒三下公曰元來佛法無兩般師曰是何道
理曰適來問首座亦如是師乃召首座是汝如此
對否曰是師便打趁出院頌曰
數珠百八記春秋首座承風馬學牛三十藤條驅出
院韓公有事掛心頭

又

大顚伎倆苦無多却被韓公活網羅算計總來難擺
脫潮陽瞎棒肯遭何

杭州龍興宗靖禪師初參雪峰密承宗印嘗於衆
堂中袒一膊釘簾雪峰覩而記曰汝向後住持有
千僧其中無一人衲子也師悔過辭歸故里住六
通院錢王命居龍興寺有衆千餘唯三學講誦之
徒果如雪峰所識
袒膊雖然是好心未央宮裏斬淮陰年年歲歲花開
日長使英雄淚滿襟

頌輪王髻珠

夜明久向髻中藏欲愛乾枯戰自强報捷歸來親頂
受放光豈但照東方

頌百丈懷海禪師寧作心師不師於心

好惡關頭那管他呼來喝去亂如麻奴兒婢子家家
有用處無疑我是爺

雙峰古禪師嘗受雙峰印記後到石霜霜欲詰其
所悟而未得其便師因辭石霜霜將拂子送出門
首召云古侍者師回首霜云擬著卽差是著卽乖

不擬不是亦莫作箇會除非知有莫能知之好去
好去師應諾即前邁尋屬雙峰歸寂師乃繼續住
持頌曰
洛陽公子醉豪華不看青山只看花松寺若能留得
住老僧那肯惜杯茶
廬山歸宗智常禪師一日剗草次有講僧來參忽
見一蛇過師以鋤斷之僧曰久向歸宗元來是箇
麤行沙門師曰你麤我麤曰如何是麤師豎起鋤
頭曰如何是細師作斬蛇勢曰與麼則依而行之
曰依而行之且置甚處見我斬蛇僧無對頌曰
驀路相逢便一刀一條帶作兩三條住山來此無煩
筏毒氣從今當下消
又
斷處是性動處情蛇兒擔荷大英靈十方諸佛渠兒
孫說與傍人誰肯聽
袁州楊岐方會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三脚驢
子弄蹄行曰莫只這便是師曰湖南長老頌曰
楊岐弄蹄驢弄蹄石女生兒知不知一日追風千萬
里歸來一日尚嫌遲
僧問興化獎曰多子塔前共談何事獎曰一人傳
虛萬人傳實頌曰
塔前多子共談玄側耳聽來眼得傳萬實千虛渠不
薦騎驢新婦阿家牽
紫栢老人集卷之十八

紫栢老人集卷之十九

明　憨山德清　閱

偈

燈光偈

燈初未有光我點光始生光若在燈者無光燈不明
有人知此意無火夜能行弗信問觀音觀音笑不停

生日偈

自知今日出娘胎今日緣何娘不來來去覓娘無所
得蓮花國裏一枝開

生無生偈

欲曉未生時先須忘已生已生若不忘未生終不知

示于中甫

千妖百怪總相知心外何曾有一絲達本忘情生滅事他家隨草認爲疑

夜行偈

星夜經行時前後步互起前步若至地後步不能起後步若至地前步亦不起前後不至地乃能起不已即此諦觀之足何嘗至地足既不至地空水亦可履空水既可履神通孰不具

示弟子并序

法華經云佛種從緣起是故說無生夫無生即非墮常無滅即非墮斷斷常不墮何事非眞故妙法者即觸事之靈也嗟乎靈妙豈有常哉顧其人所明如何耳是知凡緣所起因地不眞果終紆曲比來去佛甚遠龍象蕭條黑白之徒邪正不知菽麥無辨合掌禮佛心在狐狸剃頭爲僧志存俗諦以至千態萬狀不可名言皆由最初薰染之時因地不眞耳余每念此雖浪跡江湖將四十年初未嘗輕爲人祝髮命名非無慈心也良恐以小慈傷大慈耳某來吾語汝汝痛體之凡百脫白離俗者最初當審其因地發心眞正倘無委曲相決當披剃或吾遠近無定音問不接即懸老人禪影剃染授名亦不須執滯直宜圓成其勝因勝因即佛種也因不勝即魔種也魔佛雖辨某其愼之偈曰

好因緣是惡因緣眞實難瞞頭上天分付春潮帶雨客歸來快上渡頭船

夢覺偈

夢中知夢將入覺中覺中知夢將證我空我既空矣孰爲雌雄

宿石鍾寺并序

乙未三月紫栢道人有曹溪之役偕二三子信宿湖口石鍾寺寺據山水之勝纔一登之萬有盡洗夫浮生聚散不殊漚花惟達人眞觀視聚爲散視散爲聚怨歌不廢而思本無邪二三子因請留一偈以作廣長舌相之前茅偈曰

湖口山上石豈惟千萬片征航肯暫收法句皆題徧

片石一伽陀瞿曇開笑面遊人聽好音獨許眼根便
萬竅忽怒號長波吼江甸我將生心會眉宇已閃電
夙慕石鐘寺寺逢僧未見轉經了不難彈指知幾轉
千里步初始行行敢辭倦

獻栴檀偈

獻者是香香外無人能所路斷是香誰受受者不可
何況獻者如是觀香香卽導師徵受香者奚如枯木
以是之故香總無邊等十方空

釋廣百論

眼中有色識死人應見物識中有色眼識去眼色隨
死人如見物何名爲死人識去眼色隨根境同時去
據事觀不然能所反復推生者不見色何況乃死乎
理極情自忘情忘識卽智以智觀根塵譬如水洗水

擇仙偈

身見難消金石輕何須更願學長生試觀父母情非
有始見幽宵照世燈

贈周叔夜偈

處處春風處處花問君何地是根芽簷前松曲數椽
朽脫却袈裟更起家

觀轂偈并序

老子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又曰有
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予曰非但埏埴戶牖輻轂
然也卽自身徐察之耳有輪廓而輪廓有竅虛通
耳始有用乃至眼鼻口等獨不然乎雖至愚學一
根以例之則餘者自曉了矣偈曰
觀轂知一身觀身知天地是觀善昭廓至理靡弗了
至理本心有日用欠深視故用而不覺是謂衆人耳
直下洞了此孰非大覺尊大覺吾尙得何況世中貴

究昏偈

譬如人醒時倏爾昏住起此昏從醒有是則不名醒
離醒有此昏一入寧有二往返細研之昏根植何地
於此忽然透疑情直下釋

栴檀幢偈并序

去冬年山主人謂余眞州吳生出所供栴檀幢豎
不盈尺劄面爲門啓門而視中等虛空千佛忽現
主伴重重如彙黍聚立而眉繞須彌目湛大海無

不畢著巧奪鬼工見者驚絕殆不可以智識測非目力能窮也此夕吳生省余梵川燈前復及是幢且詑曰安得天劃神鏤而於不盈尺具一世界耶余喟然歎曰吳生吳生安知生不生如知生不生則芥子可藏虛空牛毛可納滄海而況是幢乎且蟭螟以蚊睫爲世界蝸牛以濡沫爲濤瀾此皆以小爲大也大獨不可小哉故曰以小爲大小非大外以大爲小大非小外小非大外則何小非大大非小外則何大非小何大非小則一豆之中閒闢莫窮何小非大則八荒之表密邇非遠戛以大小生乎情見情忘則何爲而不可耶文子薦此則牢山之無風起波若之承虛接響將非螻蟻拳宮之夢哉偈曰

木不盈尺所藏無量凡聖雌雄不可情想如心未生
量包虛空微塵刹土像現鏡中一念旣起卽落邊際
知周五尺棄海認滴小大劍立鋒芒難犯苟非忘我
心碎形段文子勗之無往不吉我語尋常遵之覆疊
刻畫之功施之三寶苟善用心何技非寶

孫仲來書經薦母偈

此法極微妙亦復極堅固微妙者資父堅固者資母
孝子未投毫亡者生善處況乃字積句句積成部
各各自心力存亡皆獨露日用而不知摸鼻疑是鼓

爬癢偈

南泉庭前花紫柏背上爬兩者並擧似雌雄看作家

蝨偈

成堆蟣蝨有誰知也解申頭與展眉若把法身輕抖
擻總教枯殼逐風飛

禮諸祖道影偈

衆人昏昏見影謂假見形謂眞智人不然知形生影
知影生心心無生滅安有古今以無古今生尙不有
況乎有滅不生非常不滅非斷作如是說能如是祭
影影形形智德無闕

香供偈

心外無香香外無心譬如身手身外有手決非己手
手外有身決非己身身手不疑香心了然以此供祖
祖必欣受受非事理成就執住惟其無住施者之福

寧有邊際。以此薦親。親無不超。以此祝君。君無不福。衆入牛目。睹香非心。衆入眼妙。見香非香。惟吾曹溪。香心無帶。兩者不就。成就一切。用爲毒鼓。聞者耳失。失耳用眼。墻壁觀樹。香之所作。無可不可。爲人之師。爲坤獄主。香乎香乎。栴檀非名。柰心爲指。並熱千古。端雍知此。不枉爲子。熏續無窮。烟靄其後。

禮六祖法供偈

師本賣柴漢。天機何其深。一聞金剛句。直下悟自心。旣悟自心已。胸中復何事。迢遞向黃梅。槽廠充賤役。用石墜腰閒。八月齊食頃。米熟機相投。夜半入祖室。密傳聲如雷。聖凡若鼎沸。師聽不以耳。直用眼觀取。衆人則不然。廢耳聲不領。是故應有住。能所角然立。惟應無所住。生心境無咎。無咎無不心。何物更爲待。分別雖熾然。譬馬見自影。了知身出故。時見不驚異。若見餘物影。馬驚何足疑。惟不見餘物。驚疑從何起。自心取自心。佛亦不印可。離心求法者。曹溪水不濕。大哉至人慮。必以誠爲本。誠則偷心死。心死性自靈。靈則無不照。理事皆不成。即此不成就。能成就一切。譬如隆冬時。萬木凍欲折。陽春一夕回。光輝無不露。是謂誠生明。非照光圓滿。吾師得祖心。祖心不欠少。師心不增多。得心本無得。無得而心傳。永作世開眼。重昏須臾旦。吾曾讀壇經。得師心自知。亦無得而得。用處習爲障。心明力不逮。於是恒痛泣。仰憑冥熏慈。旣失復乃得。今獻法供偈。剖折微知見。於法苟不昧。乞垂慈印可

白茫遇虺 幷序

吾禮曹溪。至白茫。將買舟北還。沿岸登舟。見一虺。毒焰熾然。怒目呥舌。不覺失嘆。嗚呼。云何忽生之前。本然無二。忽生之後。乃萬其趣。是誰負汝。汝恨不釋。積而成毒。形隨心變。受此毒狀。無擇智愚。見汝必殺。吾觀汝性。與佛無異。視汝如佛。偶因不覺。暫時迷墮。一朝知毒。毒本無根。根於無性。無性無我。無我無人。喚誰負汝。人既無負汝。恨何懷。雖然一迷永迷。迷而求覺。苟不籍佛祖。龍靈慈悲熏炙。方便旁擊。則寐者終難寤矣。今有人於此。有少忤懷。遂抱恨不解。積而成怨。怨必終報。報則必復。如

我輩人見此雄虺痛當自反反而有終必證圓通大悲爲侶度諸愚蒙反而中止弄虺不已智者思之寧不毛豎偈曰

祖師之鄉產此雄虺見人不噬噬則必死慈悲薰蒸
翻爲毒具不善用心乃至此耳如善用之一切毒具
博施之資吾證曹溪行至白茫見此毒物內心自慌
我若懷毒心毒形彰自然之理何必商量籍祖慈力
小毒必損大毒斂藏言而不行必受其殃

示弟子

目前一切境皆自心建立離心覓一毫譬如兎有角
人不悟自心見境乃分別遂被好醜轉長劫無時止
或報人天身或受羽毛等強弱互相噉如已口噬指
又如善畫者畫出如花女容顏世希有忽然生癡心
乃謂是實女相思病至死不悟自心出醫王何自來
咄哉呵病者自畫自生著何異口噬口病者聞斯語
知離心無法非但此畫女凡聖法皆爾一旦癡計消
畫師本如故

偈

搜剔春光不見根雲來雲去石無痕夢中行盡風波
路醒後漁舟泊故村

又

落花芳草恣尋幽夜靜明枚獨倚樓自是老婆心不
死男兒何處不風流

又

桃源仙子昔曾逢別後重來訪舊蹤滿院好花零落
盡却於樹底覓殘紅

又

覩橋即我橋誰坐達境推心境自空片月在天光不
斷夜涼長嘯水聲中

示病僧

我無病時初不檢情一旦抱疾宛延難屏火燒我骨冷刺我心種種苦楚日將漸深非天地與崇鬼神使皆我自作空病止此眞實語諦聽逆思忽得病本了然何疑

吳江華嚴寺浮圖然燈偈示法麟并序

緣見因明暗成無見不明自發則諸暗相永不能

昔此楞嚴會上如來之語也。此語自古及今。於中發明本光者豈少哉。然而有不發明者何故。病在能信佛語而不能信自心故也。是以一切血氣之屬。若不緣明。橫謂不見。殊不知知不見者。果見耶。果不見耶。見則見本無欠。不見則誰知不見。由是而觀。則本具常光。包空裏有。未始欠缺。在眼名見。在耳名聞。在鼻名臭。在舌名嘗。在身名覺。在心名知。堯舜不能加。桀紂不能損。然非迥脫根塵者。亦未易薦取之。今有人於此。憂是光物物本有。奈何日用而不知。於是寄有象之明。階入無見之頂。吳江華嚴寺有大浮圖。空洞特立於江之上。凡邑之善信有志於背暗投明者。皆割其所愛易油然燈。使光徹上下。飛而宿者。潛而止者。同悟本光。紫柏道人聞而悅之。綴以偈曰

本光誰不具。具而不能知。以故名衆生。一朝知本具。衆生即如來。六尺勿謂短。有佛時時現。百尺勿謂長。燈滅光不見。法燈能知此。燈傳定無盡

觸塵偈

未打打已如有疼。兩頭無有中間生。一切凡夫作此見。是故輪迴不暫停。若人靜心痛觀察。未打打已痛何在。兩頭不疼謂中疼。以理觀察難解釋。究竟此疼了不疑。正疼疼了果非有

登耶舍塔

未聞耶舍塔。本無驗不驗。既聞耶舍塔。心中忽驗生。已登耶舍塔。與初未聞冥。正登驗太甚。自決不能登。是時究始末。果驗果是乎

與智燈

犀牛昨日與君看。頭角渾然不見還。本欲無言安可得。誰憐田地草蔓蔓

紙花偈

人言此花假。我謂此花真。紅白香欲浮。作者之精神。於此觀天地。離心無纖塵。況居天地者。設誇造物新。智者見之智。仁者見之仁。通塞本無竅。萬事存乎人

讀觀心論

念有一切有。念無一切無。有無惟一念。念沒有無無

示元復

百千無量苦苦本於三毒三毒乃有名名曰貪嗔癡
我常受其賊憤欲搜其窟試覔於身初身初不可得
再覔於心始心始不可得次覔中與外空洞無物我
及觸逆順時現行關好惡隱然若有物藏於有無處
秉理痛折之其勇不可敵若不拚性命與其死搪逼
有隙取敗績無隙我即勝勝時觀敗際總是兩頭失
兩失求其中龜毛縛西風此觀頗有志成熟猶未能
所以憎愛閒違時常失候我今吐實語信我者取則
亦如我拚命力敵終不負

示于潤父

鬢枯神索胸中不樂此不樂者本無依託推之於境
境非能捉境何所縛推之於能能非境牽能何所著
於此兩者究而得宗事會於眞川歸於壑事會於眞
何事非能能不害能仔細斟酌水歸於壑何適不諸
於此頓了苦樂皆樂深慈曉汝丑午匪覺

元廣代木童子偈

試問木童子爬癢有心否有心難隨師安能與師遣
是時非有無寧復墮來去廣子無心來吾適背困倦
借代木童子信手搥不已若說是有意直下情不生
用處應不累請問誰鼻孔彌勒大頭垂釋迦山根直
吾本人非人渠亦子非子拳拳不落空倦處斬然暢
此暢曹山墮凡聖絕心路人子若有功此墮者可測
汝若不能薦童子木笑汝

皮斗偈

形骸如皮斗心識若巨燭光焰本無際皮斗罩不明
忽然揭皮斗光即滿天地此據橫計言皮斗燭不同
了達橫計空說甚皮斗異

示唐凝庵 幷序

凝庵詣淸涼參師師問曰嘗看楞嚴否曰看師曰
楞嚴云緣見因明暗成無見不明自發則諸暗相
永不能昏如何理會答曰見暗之見卽是見明之
見師曰明中則萬境昭然暗中則一物不見如何
喚得見暗之見卽是見明之見唐沈吟次師命侍
者滅燈以掌張其面唐不知師震威一喝因示以
偈

迴合羣峰裏其誰踏入來過橋雲不凝尋我鹿猶猜

一喝鳴千古多生住五臺吹燈休按劍直下夜光開

示馮蟥子

有一物甚奇特可此可龍能風雨有人拈起陷不識能識之則可得處處常有鬼神護不護佛語不眞寔又非銅又非鐵看來不如乾屎橛雲門盡力道不至瞿曇到此難饒舌惟有得此如意者任伊橫說與竪說

滅燈示六根互用

拄杖飛來一陣風燭光燭滅暗塵封誰知別有通天路一道神光照不窮

示林白

一切世間音若以耳聞之能所角然立憎愛迭浮沈自心永埋沒如以眼觀之寂滅頓現前所謂能所者譬如虛空骨凝徇情嚮生垂涎橫咀嚼菩薩哀此流分身三十二凡有見聞者隨類得悟入

丙申三月將結夏示朗麟二三子并序

浮生閃電聚首難逢苟不究竟向上機緣則結夏之所何適而不可哉奚必遠峰泉而傍城隍耶故說偈見志

透則自應同結夏若還不透夏難同一枝藤杖橫肩上又入千峰與萬峰

聲聽偈

聲聽是一何異木石聲聽非一誰主誰客主客不辨情終不息長淪聲波復性何日

□□偈

富貴夢不破貧賤根未斷兩者念後事念前仔細看聖凡尙難留生死何欣厭憎愛交加時是誰解敬慢於此篤弗能坐禪非善幹縛脫分別起嫫母賣笑面

佛香庵觀月偈

一片淸天絕點雲繁星不見見冰輪郞君若問蟾宮信報道寒香馬鼻聞

其二

此身自笑是虛舟好惡從他一任浮縱使風高翻却了主人贏得浴淸流

其三

智光力大不思議世界須臾散作泥是事若還君未

信夢中榮辱醒中非

聞猪聲

業識茫茫不解休。愚癡爲水夢爲舟。無明風猛搖心海。頂天帆開未易收

其二

收帆何必更商量。歇却狂心萬事康。自是衆生心不歇。歇心便是法中王

佛香庵即事偶成

觀宗久設齋。特地太多事。萬物有通情。恐將情折理。此情化未能。難入至人域。我若以情觀。空山富寂寞。自是肯輕移。深雲睡正著。略情平等觀。法身何彼此。委曲隨波浪。拔脫出生死。竟不以此察。盤桓損無益。

醒夢偈

夢中地上走。忽然地成水。又謂水中遊。忽然水枯竭。謂我空中浮。忽然空消殞。謂我無承載。恐怖求處所。怖極忽然醒。醒後觀種種。不異兎之角。醒中觸憎愛。好惡迭相攻。攻戰情忽破。當處無我所。醒夢念後事。即念得無念。醒夢大導師。我故稽首敬。衆人不稽首。不知醒夢恩。夫離夢者識。一識來不得。萬古處幽夕。覆盆非故鄉。迷暗豈眷屬。何爲戀不舍。勞彼至人咄。

再過金壇東禪寺

寺前寺後行一回。門外門內秋雲堆。馬面牛頭手握蛇。會當以眼聽春雷

示法鐘

雲門老祖師。忽問搬柴人。畢竟柴搬汝。畢竟汝搬柴。吾今問其子。畢竟子走地。畢竟地走子。雲門鼻孔垂紫栢。鼻不反古今。同一條。覓謂有生死。地走痛究竟。心開情自釋。情釋地與子。離即用不斷。大千不爲廣。芥子不爲窄。虛空納一毛。一毛包大地。如是不思議。於子本來具。日用暫不知。知得笑不住

蘭溪示魏覺儛

初畫若有畫。次畫則不就。次畫若成就。初畫未嘗畫。初畫未嘗畫。縱使無量畫。畫果成畫。不若人知此意。是則庖犧氏。離此覓庖犧。何異我覓我

示元廣

見海不能渡。疑水惟信土。信水與土等。驚濤穩可步

吾語最眞寔元虛生。恐怖恐怖不生。見用處獨回護。此根從何來。以疑未斷故

示楊生

此經能背汝。非汝經不背。汝能背此經。無經將何背。經汝痛心究。畢竟誰能背。若謂汝是能。無經汝無對。經先汝在後。云何認汝能。若謂經是所。無汝經不立。由汝而立經。謂經所非理。兩者往復觀。根塵當處剤

日用

塵寰終日覺忙忙。那事原來總不妨。擧步倘能離背向。更無岐路泣亡羊

拈花

因見一花故。乃入無邊空。一花旣如是。好醜無不同。以此觀世界。雪點紅罏中。以此觀身心。兎角杖打風。能得此三昧。度世力豈窮。愚人反此故。頭頭行不通。誰悟不通者。當處元虛融

沐浴偈

稽首沐浴諸佛子。亦身入水見長短。温然淸冷宜妙觸。香水海中同受用。見有身相卽鑊湯。不見身相亦燒糞。願諸佛子作是觀。沛然涓滴皆般若。施者受者功不虛。是名沐浴妙三昧

麈尾偈

吾當手捉白麈尾。日用用之不復思。一夕獨坐忽思之。麈尾是所手是能。所忘能亦不成捉。雖復手在無所用。旣而再思使手者。卽是所使者能手。忘能使亦無用。若人常思無用者。思熟無用用無盡。果能妙達此境界。無煩悟道出生死

斷淫偈

佛無不喜。惟不喜淫。佛若喜淫。水中用塵。塵以水洗。塵從水生。水不洗水。塵豈能淸。兩者匪惑。淫火自停

示學人

等閒鼓此兩片皮。汝卽以我爲說法。北俱盧洲舌廣長。溪聲山色分明語。此卽解聽彼不聽。棄彼取此乃心病。心病不空聽法難。北俱盧洲路不遙。如何有耳聽不入。徒自千難與萬艱。兩片之皮曉曉時。便謂聲聲我解知。離皮之外謂著耳。面面相窺總若癡。勸爾向後欲聽法。北俱盧洲領妙機

讀信心銘

吾讀信心銘。口倦默然坐。坐時聞簫鼓。音響直貫耳。復作如是思。耳若無虛空。此聲何自入。以耳例諸根。根根虛空等。根既等虛空。空非有邊際。以空等耳根。根根周法界。不壞亦不雜。見聞嗅嘗觸。及以意思想。六用皆不昧。不昧而等空。能所無分別。苟非大智人。照必勞心力。勞心失本明。佛眼光即失。分別墮能所。慧命早夭折。忽達兩無功。血脉斷而續。一佛續百佛。百佛續萬佛。萬佛續無盡。無盡皆骨肉。常作如是觀。弘願與慈悲。無煩外薰炙。神力不思議

舫粟偈

達觀道人窮伎倆。喜怒無常招譽謗。順則懽喜逆則惱。從來自狹而至廣。試將老漢為毒鼓。逆順聞聲命根喪。但恐譽謗不甚多。多多愈善度無量。無量衆生辟如粟。達觀老漢還同舫。以舫載粟無多寡。粒粒教他登彼岸。智人以此而觀之。譽謗真實大方便。毒鼓化作度人具。苦海灘頭濟衆難。濟難之人疎亦親。豈有智人惡親屬。惡親必定是愚夫。愚夫謗毀當哀憫。哀憫之心聞惡聲。即如赤子罵父母。父母聞之憐愈深。寧暇生心怒赤子。若人聞謗意不平。當學達觀作此觀。謗者聞之不生怒。譽者紛紛何足羨。喜怒須知不獨立。相待而起成憎愛。若斷其一兩亦空。廓達常光無內外。既無內外遠近遺。遠近既遺古今喪。古今既喪誰老少。無生無死真菩薩。吾勸世人誦我偈。勝閱大藏經千轉。豈惟功德不可思。凍膿直作金剛聚。金剛聚兮金剛聚。揑不成團打不碎。有緣得而善用之。子子孫孫常富貴

弘法偈

夢中見海不能度。孤立海岸日將暮。退則還家路已遠。進之無地足難措。萬種徬徨進退難。正難之時誰打鼓。鼓聲未歇夢早醒。開眼何曾有惱苦

又

醒中見海不能度。回首西山紅日暮。進前驚濤怕殺人。退後已失還家路。千難萬難在此時。不知阿誰能救苦。能救苦。能救苦。諸觀身心誰福禍。禍福從來各有門。一心不生孰為主。憎愛場中辨偽真。死生路上

分頭緒以水洗水金博金日用分明善回互善回互
善回互等閒不犯他苗稼塞破虛空老水牯

和蘇長公書焦山綸長老壁附長公偈

蘇偈曰法師住焦山而寔未嘗住我來輒問法法
師了無語法師非無語不知所荅故君看頭與足
本自安冠屨譬如長鬣人不以長爲苦一旦或人
問每睡無所措歸來視上下一夜著無處展轉遂
達晨意欲盡鑷去此言雖鄙淺亦固有深趣持此
問法師法師一笑許

蘇子恁麽來法師恁麽住兩名白拈賊無舌能解語
此意本平常遊人自多故譬如風狂子顚倒冠與屨
旣以苦爲樂亦將樂爲苦夢中苦樂事試問誰安措
長鬣我自裁我裁我解處無端我疑我石火電光去
我若不疑我從他趣非趣忽逢明眼人未語心先許

看桃花偈

舊樹新花開共看此花不異去年顏誰知花笑人分
別榮落頻經樹本閒

讀普門品偈并序

衆生三毒習以成性如油入麪欲壓而出之雖神
禹莫能也今此經云若有衆生多於淫欲常念恭
敬觀世音菩薩便得離欲等旣曰常念又曰便離
則其辭勢義理卒難消會細而味之常念則無閒
斷由無閒斷始乃便得離欲若然者運東溟之水
救束薪之火理必然也雖然恭敬而常苟非大明
至勇者其誰能之且恭敬與懈慢勢不兩立苟見
理未定染習力猛理不勝習十戰九敗如遲猩指
酒而怒罵於怒罵中冥遭習轉不覺不知去而復
返酒香染神神醉氣疲罵力忽成歆暖以口吸酒
是時也不知有利安知有害不知有死安知有身
余故曰能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者復三毒而歸
三德非大明至勇孰能臻此偈曰

恭敬受持此經現前此經現前觀音說法眼聽始玄
不以眼聽却將耳聞玄妙之聲成愚癡雲雲埋慧日
長處覆盆讀此經者恭敬爲本無擇長幼佛性爾審
作如是觀韋天護念若已頭目愛惜無倦

心塵無性偈

心不自心因塵而心。塵不自塵因心而塵。因塵而心喚誰作心。因心而塵指何是塵。兩者既悟。萬法通眞

送悟慈省親偈

此身敢問自何來。四大分明土一堆。就裡有恩忘不得。西風落木渡江淮

示禪人

流水松風總舌頭。眞言萬古轉無休。若將兩耳終難聽。合調還須死髑髏

示中知雖雄心偈并序

夫雄心者有不雄者。爲其母今有人。於此不得其母而欲强制其子。是謂子制。子子終不服。惟得母者可以制子也。故曰銅山崩。雒鍾應。母囓指而子心痛。皆以母召子也。子孰不應。永嘉云不離當處常湛然。子耶母耶。知此者是謂得母

雄心若可銷。聲伎片掌。應須置岱嵩。欲海萬尋終莫測。愛源一滴竟何窮

書經薦父母入蘆山塔偈

我父生時我逃逝。痛慚不得奉甘旨。我父死時我未歸。一抔之土孰掩骨。此慚此恨何時消。日增月累丘山積。丘山劫壞終有崩。劫壞山崩恨無盡。今仗佛光書此經。字字功德難思議。南無妙法蓮華經。經中之王我自性。以此功德報亡父。黑業頓謝生佛國。見佛聞法證實相。如戰有功得髻珠。願我亡父持此寶。徧照十方談無際。我本母生不及養。寸心耿耿石難化。期酬至德無所從。慶我離塵爲佛子。深思婦人婬業重。堅固難拔等須彌。須彌可傾婬難斷。津梁苦海須聖力。佛說諸經度衆生。皆先戒殺後婬。欲先婬後殺惟稜嚴。是故報母應仗此。南無無上稜嚴呪。消母婬業如天風。片晌之閒不可得。戒珠淸淨光無缺。見佛聞法得自心。一切萬法悉堅固。我發此願等法性。見者聞者皆出苦。何況書經報父母。若無利益我不實。惟願二經入此塔。塔亦永永無圮壞。風鈴宣說諸呪心。有心無心俱悟入。又願因緣若至時。放大光明照法界。觸此光者生孝心。因此孝心得菩提。一燈傳至百千燈。百千燈傳永無盡。我願如是佛證知。法僧人天并八部。二經會上發心者。佛前立誓說諸呪願護

此經如護眼在在處處恒不離我今哀求說呪者護我書經亦如是我若成佛報汝恩如我今日報父母

碎甲偈并序

天折地裂物莫不驚髮脫爪枯而人不覺設或覺之則與天折地裂驚無不同者此義甚微徐而思之思而知之知無不覺覺無不驚驚則不忽不忽則復復則天本不裂地本不折髮本不脫爪本不枯偈曰

機無精麤見者用之纔欲生心機則成疑疑復不覺天裂寧知麤者如此細者轉迷根塵廓落碎甲導師

豆佛禪師起龕偈

百戰爭山河埋骨只數步千斛豆念佛佛夢今朝破凡聖情枯時根塵瞥然墮起龕佛威神虛空合掌賀髑髏何處埋法身忽猛露豆佛若有靈當面肯錯過雖然如是且道起龕佛事畢還有出身路否咦從來心外無毫髮掘土埋人心用心

豆佛禪師懸眞偈

大地山河是阿誰了無一法可思惟登時豆佛全身顯面面相看幾箇知咦雲山頭角露流水解譚經

豆佛禪師停龕偈

安樂殿前路不差紛紛黑白鬧烟霞須知今日停龕處雨霽叢林報覺芽

豆佛禪師撒沙藏龕偈

一把吉祥沙安樂潭中撒藏龕千萬年兒孫常秀發

沐浴畢偈

入水出水中邊何在纔稍停思滿身白癩

示安公偈

安公患足疾紫栢施爪甲適然距癢處根塵頓廓落是時問病足利口講置閣此意頗平常智者摸不著

問本亭偈寄崐巖鄭居士

清淨本然問本然瑯琊長水舊機緣五峰雙澗亭中客七塔一池爲我嚴

空谷偈

萬人呼空谷空谷一齊應入谷若知萬兩者皆有病病在心生時早出入谷境寵辱若萬人驚若空有聽譽爾生欣戚驚亦早越境我以此量智入谷理自定

寵辱不重辨驚理入谷境

粥偈

一碗道心粥勝飲人參湯米豈有兩般須知在心腸
細人不惜福徒自日損傷智者慚愧重心田種日香

示匡石居士

分明大地本無塵水火何曾有異眞燈下研窮悵然
去朝中還是夜來人

弔沈母偈

地水火風處處有遇緣假合成身首達人了此遺生
死是名眞得無量壽尊堂報盡還其本地水火風不
可混以情觀之有死生以理推之無加損山高水深
不改常桃紅梅白皆配色一度花開一度春年年昆
季增悲泣

次邸店偈

此邸臉三界嘉賓若驟雨忽散而忽聚得示無生旨
其奈翳眼人當面不逞覗有問臺山路出門驀直去

斷峰偈

古今不可得孰覓前後際生佛不可得孰立眞俗諦
爲有下劣故賓几與珍御爲有驚異故盤奴與白牯
皆隨衆顚倒日此緇此素素因緇得名緇非素無謂
究竟緇素閑了無眞實義前後並眞俗言際亦如是
窮際際不有斷將安所寄直下心言絶眨眼涉思慮
木人拍手萬峰頭石女崖前笑相覷

示僧

祖宗一片閒田地無奈兒孫懶不耕日久歲深荒沒
盡苟非的骨謾翻騰

憩古岩偈

人生誰百年轉眼即來世浮榮鏡中花苦海無邊際
楚漢競雌雄只今成何事奚若守心城護此光明地
劫燒渠不然煩濁渠不穢靈機統六門出入洩眞意
勸君觀岩石龕內佛是你苟非大丈夫未易承當去

示于中甫

直下寸絲渾不挂熱屎潑人誰不怕披毛戴角解翻
身跛跛躃躃活卓卓

觀射偈

空合箭跡箭穿空空箭難分體異同若謂空中無箭

道分明箭過於空中空立含箭雖觀跡箭妙穿空不見跡假使箭空微有礙如何彼此得圓融

沐浴碧雲禪房覩羅什道影

一光東照法被支那雖義有淺深乘分大小皆金口所宣也至於譯經者流無慮百餘家若夫文質精到逗機不爽無越什師予素欽渴慈雨竊恨不得並世而生一奉瓶錫萬曆歲在癸巳春信宿碧雲寺辱雲莊禪丈爲予設浴既而慶覩什師道影於其禪室再拜稽首而說偈言

稽首羅什師文字般若海澡沐如來言鮮潔流法界愧我生末世不逮奉瓶錫徒瞻尊者影痛生殷重想冥藉慈悲力拔我出愚垢澡沐知見水潤此實相印不待鑿乾土坐飽般若漿無擇聲與色及以牛馬音戲笑與唾罵土石諸荊棘皆語言三昧雲莊衆賓山松下迸玉髓汲引繞階砌流入香積廚轉冷爲溫泉傑以諸藥草乘熱貯木盆直作香水壑感我行脚倦衣弊風塵集抛擲湯沼中沒頭兼浸足譬如春波裏殘冰蕩能幾妙觸宣明時根塵不可得伸手摸虛空虛空寧有骨却被什師見吟吟笑不止咄哉呼稚子莫以眼觀眼眼若能自觀終非是已眼眼雖不自觀已眼非不有子能如是解盈郎廣長舌出沒舌相端不被舌相礙是謂如來使亦名觀自在若人擬澡沐先當知此偈不知而費水功罪誰復據

紫栢老人集卷之十九

紫栢老人集卷之二十

明　憨山得清　閱

五常偈

南無仁慈佛愛人如愛已此心常不昧如來即出世
南無義氣佛愛人必得所臨事不苟且立地成正覺
南無禮節佛事事要明白長幼序不亂世尊即是你
南無智慧佛變通無滯礙扶正不扶邪化苦而爲[illegible]
南無信心佛眞實無所改一念與萬年始終常若一
如是五如來人人本自有善用佛放光不善佛滅度
我願一切衆死生與好惡務須善用心莫被情欲轉

生時佛不死死時佛豈滅不滅不生處此是吉祥地

伍員申包胥

伍員包胥初爲莫逆一日亡楚一日存楚員若忌胥豈能亡楚胥若忌員亦難存楚兩人如鏡遞互相照本光不昧大用現前擔荷不下擬心進退是曰野狐非師子種

不變隨緣偈

始從一塊金造出諸鳥獸鳥獸亡其本鬪爭分彼此智者見之笑愚者見之怒笑則鄙其癡怒則助其鬪我觀天下人助鬪何其衆笑者萬無一惟願乘佛光怒笑俱照破逆順恒自在

讀東坡贊石恪畫維摩頌

我觀石子不思議神力大於維摩詰能將過去毗耶室普令觀者如見掌三十二士不二談口門滾滾川江注病夫無語答文殊耳熱面黃口寂默聖凡乘隙亂雌黃到頭誰解知明暗現成香飯圖一飽飽觀妙喜延復捉師子座高二萬餘菩薩更多容不隘方丈無增衆不減如燈互照無相礙我觀蘇公更巧奪劫掠夢中石處士復將維摩置腦後逞已自在神通句卷舒語默臂屈伸壯士寧費纖毫力善使觀者駭且驚豈殊胡蝶遭風雨紛紛紙上尋入路競覓高堂避漂溺自笑老漢旁弗禁一拳打倒眉山子奪得驪珠光更奇覆盆頓教成曉日胡蝶夢回春初霽毗耶城裡入方語

陸太宰手印偈

大禍福莫烈於死生而死生之前茅必發端於老病老病疑危之際雖有孟賁之勇神禹之智莫能施也今太宰臨老病疑危之頃而神不撓手印堅持老病不能累望其眉宇而氣色澄明豈非一生心力精堅之明驗乎達觀道人因問疾目覩其事贊歎說偈曰

手印堅持衆所見者手印之初不可心測豈能目覩是不能覩卽壞不壞智者了然衆人驚怪

題金壇龍山圓通庵四佛臺

一身千閒屋猶嫌住處窄四佛共一臺欣然各相得凡聖本來同迷悟乃成隔呵呵會也麽桃紅李白

春將半明月淸風調不同

示某念佛偈

五十八歲前汝果年多少於此痛觀之多少年便了
了得好念佛未了念佛早生死從身有離身何處討
兩人未見我燈光如天曉還家仔細參邪路爾勿造

慈音母難日偈

慈音今日生慈母得身經般若煩誰轉金輪說法聲
能將毛孔聽日用顯威靈誰料慈音舌金剛千尺丁

示石門故倪道人偈

來時無物去還同來去分明鼓橐風若使亡靈知此
意眼開眼合有何蹤

破生死心偈

現前分別心畢竟生何處若使生自心境無執爲地
境能生分別境豈分別境設謂相因生兩無難成合
合無不應理終入自然計智者痛觀察癡人輕放過
於此寬不究生死心難破

示紀禪人幷序

紫栢先生往讀東坡觀音贊最愛其呼者若自痛
則必不能呼今聞紀禪人渡江之險於險中排遣
初雖自覺有力至浪愈大風愈高則終不免被風
浪轉却此禪人不欺之言也雖然從此不欺於逆
順境緣風波險處勉强排遣日久則信位可入也
因而說偈遺禪人稍爲精進之助云

千波萬浪一舟危勉强支吾能幾時試問命根將斷
處就中誰是大悲師

母難偈

我娘生我我無生久負我娘一片情今日尹山炷香
者爲娘請得走方僧

住山偈

住山無甚巧一味朴頭來雨後開新地燈昏剪舊煤
照心翻貝葉覩足護蒼苔久斷風塵路何人問大梅

觀花偈

江上芙蓉開花含秋波奇風搖疑顧盼遊子心魂癡
花豈有子心子心何不思以思思心前自悟花汝師
此意頗不淺心開輪天機

明暗偈

設不點燈暗則滿前忽點燈時明無缺圓暗實有暗明何從生明若有明暗何從形每作此觀根境蕭然蕭然之時濕無中邊水當寒沍堅相難除氷當和暖融相本如明暗氷水以類萬物一物得入物物皆螢螢有邊中佛難分析分析不能攀緣自寂見徹觀熟死生逆順宰割虛空千古一瞬孰爲滅度孰爲出世乘智願輪而權而實權止兒啼實則自畢明暗吾師曷忘其德氷水吾友敢別好醜舟泊南徐楊枝吾肘無隱齋頭鎭江閘口奇郞代筆知郞點首同行皆睡夢翻筋斗

廬山黃龍潭募供佛燈油偈并引

夫火不自傳必假於薪薪亦不自燒必假於火然謂薪盡而火滅則非達人之見也何者蓋薪有盡而火無盡故也若火有盡凡有薪處則有火凡無薪處則無火矣今則不然以方諸向月以盤承之即少頃而水盈盤矣謂此水果從月來若微方諸則獨月不能流水謂從珠來珠不待月珠何不水出謂珠月合而有水此又不然初月與珠各求其水水皆無自寧有兩無合而有水乎世之君子果以格物致知之學不爲分外當徐而察之薪盡而火果盡乎方諸與月果合而流水乎如察而久之誠積將明一旦悟通然後知形而上者未嘗非器也形而下者未嘗非道也若然者則我日用之閒迎賓待客折旋俯仰是非榮辱境緣逆順身心勞逸穿衣喫飯屙屎放尿寒則索衣饑則索食順我則喜逆我則嗔者亦當徐而察之器耶道耶道耶器耶必自了然矣廬山黃龍潭有[illegible]像毗盧遮那佛毗盧遮那者此言光明遍一切處既光明遍一切處矣何假於燈蓋日以照晝月以燭夜繼日月之明明於無盡者惟燈爲然聖人欲人即象得意意得象忘此又大覺末後句也奇男子何必登黃龍覩佛像然後開悟即共兒女團圞於燈燭光中夜飮懽歌酣睡之後睡熟酒解微開醉眼徐察此燈之光從油生耶從燈薪生耶火自明耶倘於此際一旦悟光生處管取者醉漢不須三大劫修行立地成佛在襄陽君子不以達觀之言爲狂能采

聽之。則黃龍化主。超越如瘋矣。偈曰

爐嶽黃龍潭。乞油供如來。不知誰有緣。權喜捨淨財。用買香潔油。然燈照佛臺。光明永無盡。聞見心花開。油亦從水出。水偏與火乖。戰爭兩不已。水去油火偕。此理甚微妙。知行世莫猜。緣生卽無生。道器本同胎。胎產無量佛。皆從光明來。願諸施油者。皆契毗盧懷

承恩寺十景偈

寶獅巖

尾拂靑天首撼空。等閑一吼怖毛蟲。文殊老漢騎將去。遊遍十方塵刹中

臥牛池

不臥蒼龍臥白牛。大千世界角尖收。尋常懶犯人苗稼。雲影天光水草優

千峰菴

路在虛空不在塵。白雲堆處臥禪人。春來一雨千峰淨。樹杪泉飛五朶新

鎭鳳橋

鳳舞龍飛恐不歸。石樑爲鎖永羇遲。相逢若問僧多少。萬指森森繞硯池

廣德刹竿

旛動鈴鳴調豈同。曹溪說道不因風。魚蝦若許平田擺。今日桃花舊日紅

五眼泉

五眼人人本自周。無明地迸豁淸眸。若將橫目分凡聖。兎角挑雲過別丘

涅槃臺

除却身心問吉凶。分明宰割太虛空。涅槃臺上淸秋夜。萬里無雲月正中

成公塔院

寶地空林落葉多。先師靈骨任洪波。荷鋤擬斸水中月。輪我拋香禮上坡

洗心軒

覓心無得洗心方。熱惱都敎當處凉。若使遊人知此意。松風水月舌根長

觀音塚

萬峰深處普門開。道骨寧甘火宅靈。大士果然煬帝

子麒麟何事産牛胎

照身心偈

身若即心誰是身心若即身誰是心身若即心則生死何來心若即身則煩惱何在身心了徹疑不生即此身心眞般若般若現前身心空身心雖空身心在此身即是眞法身此心即是眞妙心法身本來無生死衆生迷之生死起妙心本來無煩惱衆生迷之煩惱擾自達身心水即波尋常日用頭頭偕相逢不是兒女戲身心不悟眞狗彘況乃人爲萬物靈大事不明須怖驚怖驚日久諸佛憐變身爲我說無生眼前早晩相見者誰不胸堂點佛燈佛燈雖點不照已開眼如同夜裏行

初于聞中入流亡所頌

百戰將軍未肯降太虛空裏劃疆場凍雷出地醒殘夢別有梅花一段香

豬偈

養豬无口腹因愛結成讐豬若知此意終朝不食愁愁兼與不食豬死肉有不煩賴豬未知肥肉過汝喉終來汝作豬還須償豬油此理果弗謬勸汝養豬休

文薪偈

若微文字薪觀照火無附若微觀照火身心薪不然薪然俄成灰灰飛身心盡湛然實相燈光明無內外自燒復燒人一燈傳百千百千傳無窮終古常若日十方無夜時文字薪功德是故有智者即文字得心心外了無法文字心之光以光照眼根無色能待眼以光爲雷音耳聞耳識空以雷爲妙香鼻齅鼻無得以香爲上味舌嘗嘗即智以味爲觸專覺觸身根遺生死在何處龜毛縛兎角以觸爲法則五塵落謝影緣非因緣變分別變所緣影影各具三種子習氣現雖經千萬劫六根更無量四生七趣中浮沈難可數種子習現等熏種影不亂不亂各有則故以法則名我作文薪偈名緣因佛性熏汝了與正實相燈傳永無論冤與親皆入光明海

釋中論偈并序

已去無有去未去亦無去離已去未去去時亦無去此偈明何義良以未去爲正去之因正去爲未

去之果正去復爲已去之因已去爲正去之果用
是觀之正去不能自去必假未去而有去旣必假
未去而有去去本無自性旣了去無性未去已去
皆然譬如有中閒則有兩頭智者了達此三時無
去來去來亦不昧
未去不名去已去不名去離已去未去去誰去去
又離正去去已未去不得離兩有中間斷無有是處
離中有兩頭亦無有是處我以差別智往返推去來
龜毛與兎角有名而無實於一法見徹於諸法不疑
於諸法有疑於一法未了若人有善根頓達是偈已
一切修多羅洞明如指掌拳手與屈伸卷舒得自在

光明偈

無量光明藏隨緣用不同始終若有性事事豈圓通

勉少年偈

子房稚秦氣豈止萬丈虹一旦能自下進履圯橋翁
吾聞老屠叟與客宴笑閒呼客客疾跪客面無怒顏
跪久竟無語仍呼客共餐客疑敢問叟此跪何所以
老屠舒徐言少年登高科未經貧賤抑此跪若不忘
平生用不盡子房進履後圯翁骨已朽至今聞其風
使人毛骨竦跪者埋黃土相國付流水此跪無今古
聞者無不勇此勇遇聲色聲色不能惑此勇治東虜
東虜不敢忒我願以此勇日用持不忘在在極樂國

午齋偈 幷序

予有泉石之疾久患未瘳偶午齋未訖山水忽臨
不覺眼根食色舌不廢味自笑自擬說此偈耳
舌以飯爲食眼以色爲食舌眼一時食次第非次第
山水富煙雲菜飯醎酸具是同是異耶本是一人事
此中覓能所如入手揩鼻鼻外若有手是他非是我
此義初明白豈煩求索得

病偈示通方

人人無病時自謂生鐵鑄及至有病日何止軟如絮
四大互增損衆苦靡不至所習佛知見試之了無濟
病中難作主臨死豈不錯一錯千萬劫秤錘沈海底
若欲出頭來須待馬生角安得奇男子病時如不病
寒熱交攻時寸心安若海驚濤恣潑天濕性初弗改
卽此不改者了達譬指掌開握與舒卷壯士屈伸臂

病猶羸劣。夫病者如壯士。桔角勝與負。勝者亦可。決況復有智人。於此何疑惑。知病虛不有。般若頓現前。纔覺有微苦。般若卽隱沒。病苦與般若。何曾是兩物。淸涼及熱惱。剎那順忽倒。病根在何處。病者自尋討。一旦得其根。病愈呵呵笑

聞鐘偈

眼中若有塵。塵中若有根。根塵旣交參。能所互不斷。根中若無塵。塵中若無根。根塵不交參。誰先復誰後。眞妄各有路。同行不同入。入則頓了知。未入徒支離。是事大不小。大雄始能了

禮四祖偈

南無四祖信大師。董眞便知求解脫。苟非夙具靈骨來。憂深慮遠何至此。一朝狹路逢璨老。當頭一椎迸臭汗。了知縛脫兩頭語。黎奴白牯常爲隊。臨行接得無姓兒。窮家破具從他紹。多情突地出黃梅。嫌殺牛頭發徹骨。人天自是失依怙。抱贓叫屈誰相悉。銜花百鳥覓踪由。何異層氷求烈燄。我懸狗馬心已久。帶疾慈光一稽首。惟願我祖憐弱喪。死生夢中頻拔濟

禮五祖偈

稽首五祖忍大師。片時不計計長時。山前山後種松子。松高引得鶴來棲。鶴來弗解騎鶴去。有去有來非所慮。長生固勝短生多。莫若無生死亦住。一朝梓鋤拜牀下。法道可得相分付。堂頭嫌老許再來。只顧問娘匪問父。賺得阿娘肚忍大。舉族紛紛爭痛惡。一身孑然無所依。敗堂冷廟延朝暮。生兒便會道無姓。獨著堂頭心上病。西來衣鉢總交渠。赤卵咆哮行祖令。十方諸佛縮却項。嶺南獨獠神通廣。獵人隊裏覓生涯。七百高流空腹脹。蜀道難行世所知。誰云傳命法懸絲。我常深夜念及此。世間想淚沾緇衣。今日濁港灘頭過。離娘墩前草如故。西風落木行路難。子母恩情從此破

聖凡偈

兎子懷胎產六龍。不惟爲雨更爲風。臨機縱奪能翻弄。一片春光萬卉融

徵顯台宗性惡妙旨偈 亦云非性偈

稽首十方三寶尊。未來過去現在者。我今哀求請證

明惟顯冥顯有加被三際不離一念有豈離三際有一念譬如一指有屈伸廢屈立伸血脉斷染淨亦隨緣所熏隨緣善惡二相顯顯者可見謂之修不可見者謂之性性惟非性自不覺不覺不離染與淨了知染淨既如是一指屈伸奚足窮屈伸離指不可得染淨離心亦何有心即本體染淨源源亦非性寧染淨惟有悟心方決了決了始知台宗妙台宗之妙在性惡性惡三昧三昧王一切染淨橫自在皆藉性惡功德力盲師不見性惡立廢染立淨褒佛體弟子仰仗三寶力述偈微顯台宗旨更願見者及聞者同悟性惡利含識

臘月八日供佛乳糜偈

如來成道是今日成道畢竟何所得我等今日未成道未成畢竟何所失現前大衆當痛參參透乳糜用鼻喫莫憎此是孟浪言言言字字塗毒汁

蜂觸紙窗偈二首

縱使千飛與萬飛心因境有豈眞知但將能所俱拋卻不假鑽研透不疑

來時初不有遮攔纔欲投明[illegible]便難若肯反觀來甚處去來何路不天寬

示徐孟薦偈

掉轉頭來一拍時就中無地著思惟徐郎覿面知歸處始信春來花滿枝

聖智偈并序

若謂念未動是聖智則了得念未動是聖智之知此了涉念耶不涉念耶涉念則有念定不能測無念不涉念則念既不涉知亦本無謂了念未動是聖智此了何異虛空揣骨思之

聖智昭然休更覓山河之外別無靈但能當處尋生滅方信紅爐有剩氷

雷郎吃茶偈

念未生時誰吃茶寧知茶不自噇他就中別有通喉路滴滴須教成露花

芭蕉菴聽雨偈

直謂雷泉樹杪來淙淙巖壑起輕雷何須方外尋幽僻城市雲林趣不乖

雨打芭蕉一樣聲聽來迷悟太分明。桃花只許靈雲
見。敢保盤山夢未醒。
皖公靈跡
行盡千峰與萬峰。飛泉響自半天中。背巖有路通幽
處。流水桃花問皖公。
示宇靖偈
春來誰不愛花紅。落地東風起太空。艷冶凋零一條
看此心無處不虛融。
逆順偈
姪怒無常總是渠。逢緣逆順遞乘除。從教伎倆翻天
地。幾度推尋失舊居。
偶成偈
天上人閒勢利同。但將罪福判雌雄。達觀老漢偏奇
猾。慣解藏身兎角中。
宣州興教坦禪師偈并序
宗門武庫。溫州牛氏子。世業打銀。因磨洗銀瓶次
有省。出家號宣州興教坦禪師。
惟底牛郎業打銀。銀瓶磨次現全身。廣長舌相無多

子。獨許渠儂見得親。
應事粘滯不覺失笑賦此
賊後張弓悔已遲。更教賊後笑愚癡。何當明鏡無留
礙。姸醜難瞞不屬知。
寄王元美
法身有口能喧飯。大地無塵翳眼睛。此事遙知已相
委。願垂一語印愚情。
悼王方麓先生偈
未生曾道是華嚴。習氣臨終果現前。釋尾儒頭難辨
別。還同竹篦勘擬禪。
無題二十首
丈六金身賣酒標。一朝爛醉睡如猫。牡丹花下春風
裏。多少馨香帶露飄。
狂心未歇似猿猴。日夜翻騰者髑髏。一把無明火燒
却。紫烟堆裏好回頭。
莫待焚燒始轉頭。正當强健好調牛。皮膚脫落全身
白。水遠山長任自由。
水國微茫坐入禪。六銖縹緲散花天。只今靈骨無尋

○往一作住

處。風雨蕭蕭送客船

踏來空翠幾千重。曲折曹溪鎖梵宮。欲問嶺南傳底
事。青山白鳥水聲中

百尺危梁架碧溪。行人到此莫思惟。淚花風捲晴飛
雨。掉得頭來已濕衣

縣空架地力難移。恠石爲腔蘚作皮。無孔鐵椎敲便
響。禪流直下不須疑

道人無往不悲秋。何事扁舟帶月浮。白雪陽春誰接
拍。石門流水暗相投

君家幾箇長松樹。引得天風作海濤。熱惱任教千萬
斛。此中一坐自全消

浮雲初不染虛空。起滅從交淡復濃。若使身心成兎
角。應酬萬有自春風

白鳥銜魚上釣磯。漁翁初不涉思惟。水天空濶相忘
處。坐者坐兮飛者飛

萬別千差總此心。誰融大地作黃金。愛憎交錯難銷
處。多少男兒被陸沈

春來花草與綢繆。丹室珠林挾妓遊。盧舍那身隨處
現。醉中幾箇解回頭

空林何處夜鳴鐘。踏遍蒼苔叩梵宮。此會不須言底
事。相看箕踞明月中

萬別千差總不妨。無心觸處可相忘。雖然六入如空
聚。見豕何曾喚作羊

春來樹杪百重泉。飽飯眠雲聽不厭。若使陶潛知此
意。何須弦斷始無弦

阿娘奶頭大如斗。不食小兒見之走。飲乳輸他親所
生。一口未了復一口

廣長舌相覆虛空。大地山河舒卷中。若問人天何處
著。歸宗口裏有拳容

凡當我處皆非我。我若無時我始全。縱使虛空爲辟
喩。虛空我後我曾先

流水青山笑我癡。涉川絶嶺慣忘疲。南來北往緣何
事。一線眞機世不知

究心想偈并序二首

皮毬子曰。一心不生。爲善無地。況爲惡乎。故無論
逆順境風扇中。則念之生。雖有心擬禁而不起。無

是理也但起善念當勉力而充擴之若起惡念當
究此念是貪耶是瞋耶貪近淫瞋近殺淫之爲過
過莫大焉殺之爲禍禍莫甚焉我淸淨廓然之中
而忽生此不祥之念幸而有始無終則過禍似可
逃也不幸念起而始終之小則殺身喪名敗德大
則一墮阿鼻魂靈受罰一日一夜萬死萬生卒難
出離且我此身究其所自初本於父精母血雜而
有之現前能分別之心初本於父母交遘之時不
達前境惟心乃受境惑故男子投胎時於母作可
意想女子投胎時於父亦作可意想旣而此想身
成之後不名想而名心矣此精血雜成之穢心主
之後不名穢而名身矣故有智男女解作此觀觀
久得力則於飮食男女之閒雖境風扇鼓自然念
不生也憶念果不生則向之淸淨廓然還復入我
手矣故曰雖然舊閣閒田地一度耘來方始休至
此然後說栽田博飯喫無愧於心焉若未諳此祖
翁田地尙屬別人管業我安敢安想偈曰
猩臊交媾始成身中有貪淫卽識神兩者若能看得

破何妨寒凍作陽春
祖翁田地賣年深執券風塵何處尋見說豺狼與狐
兎荒寒荊棘久成林

行昌刺祖偈

行昌刺六祖却被六祖刺世人誰得知豈非寃枉事

智識偈

五識攬性境是名因緣變行解齊未起名言豈能及
同時意忽生五爲退殘客五退六旣進六攬獨影耳
由塵發知故此知非本有由知塵現容此容異晴空
了知不了知識智競分路識則假名賊智則克家子
熾然善分別我法執漸釋入流而亡所所亡能亦失
能所無地時轆轢搖不息

示于中甫

國賊患在智心賊患在立三叉乃見刺諸塵解脫源
龍潭虎豹窟驚悸雪松邊

示于潤甫

六祖本樵夫悟心乃成祖此心是何物證之邁今古
非獨釋迦然仲尼亦復爾如若道未聞雖生不殊死

且道道奚聞。最初從信入。堅持久不惰。自然入指路。
遵之直截行。寸心勿回互。世有毀譽風。此是諸魔使。
遇之力愈堅。始信眞寔做。一點疑惑生。無媒自招禍。
苟非英靈漢。逆風難把柁。

淨土偈

心淨佛土淨。心穢此土穢。淨穢既在心。如何別尋理。
但觀心未生。淨穢在何處。此觀若透徹。衆罪自消滅。
不待蓮花開。香光從口發。南無阿彌陀。佛即自心覺。
覺即情不生。情生成殺佛。殺佛墮地獄。難生蓮花國。
能使情不生。彌陀自來迎。蓮花爲胞胎。永不作衆生。
念佛雖不難。難破逆順關。逆順關若破。始面彌陀顏。

自警

衆人關意處。飲食男女耳。我輩所急者。治心藥貴止。
止時不由觀。茲止非盡美。止觀相爲師。循環妙無已。
現前赤肉團。善用初非累。誰謂臭髑髏。金剛堅莫比。
色生空匪殊。波水譬彼此。古德曾有言。亡僧痛爲子。
當陽既不薦。白骨爲汝死。回首石樓巖。覆舟華亭趾。
死生等戲具。心了何足齒。

吃水齋聞皷偈

我昔吃水齋。幾月分別。輕身心有若無。六根瀉皷聲。
仔細推所以。擊皷道士耳。此觀尙隔河。聲乃發於邇。
始悟念不生。古今無異路。遠近分別起。法身豈有阻。
六尺空中雲。雲起有無際。聚散初無常。何苦徒橫計。
橫計若不消。驢年出生死。

脫女身偈

有身有女執。無身執自消。衆生久顚倒。橫執身堅牢。
堅濕煖動觀。女身等龜毛。此觀若成熟。蓮花爲胎胞。
更將憎愛空。心空境寂寥。能所情塵蕩。童眞著方袍。
參禪與學道。永無魔外撓。眞祥痛持偈。女身當處超。

常如寺偈

逆順本無性。似有惟橫計。若知喜即嗔。步步安樂地。

示聞郎

鬼怕捺硬人。識怕捺硬習。强久自成熟。忽契無分別。

示修慈

有我衆生我。無我諸佛我。眞妄我明白。頓超生死路。

明暗偈

生滅不生滅。譬喩明與暗。一存一不存。未合波羅蜜。
生滅不生滅。譬喩明與暗。兩存不兩遇。乃合波羅蜜

斷婬偈有引

夫言淸行。濁開眼說律。合眼行婬。醒夢雖殊。婬根無二。故此根未拔。生死難逃。今世後世。眼合眼開。根塵主客。授受無窮。苟能一念不起。婬機自枯。於衆生分中。念起是常。不起是變。於菩薩日用。不起是常。念起是變。常變無根。隨習所熏。熏熟則名常。生則名變。名雖有換。初無異同。故能以戒定慧之香。熏而不斷。則淨用現前。以貪瞋癡之水。潤之則染用力猛。故寂音尊者。觀音贊有曰。惘我心明。力不逮。時時種子發現行。此我尊者。踢翻好醜窠臼。而能吐言眞實。如雲盡長空。明月顯露。淸淨光潔。如此也。偈曰

十方三世中。惟我一人婬。婬機斷不難。婬人處處滿。
婬機卒難斷。時時互相熏。增長無有已。我斷人不斷。
斷斷熏復深。染淨各有源。源窮染淨洗。戒根盤虛空。
空外無有物。有婬無地藏。

戒殺生偈

以心觀天地。天地伯仲同。以天地觀心。物方分雌雄。
雌雄生強弱。強弱生戰攻。勝負不相下。互呑豈有窮。
未窮能知變。口腹戒肥醲

臥佛偈

睡者不忘石。焉能臥石上。石非忘睡者。石則有我相。
誰謂雙忘中。鼻風吹樹響。陰陽旣不到。出入息難狀。
惟有本色人。聞斯稱絶唱

聞雷偈

將雨雷先鳴。轟然壁達耳。遂即究聞者。猶未決能所。
所聞旣無知。能聞寧獨起。若復合而聞。細推無此理。
能所旣不有。合者是何物。合乃且共生。龍樹曾不許。
無因如可聞。山河皆吾耳。往返研其因。畢竟窮無始。
無始不昧聞。聞時遺彼此。玄沙老古錐。昔日曾有偈。
鼓中無鐘響。鐘中無鼓意。鐘鼓不交參。句句無終始

六識功能偈

第六分別觀生法。功成本位粗相滅。細相乃通七識
分。生法以無分別觀。觀之不已無功成。乘此無功鑄

異熟異熟既融任運入五八剎那同時轉聖人能事自此畢駕此無事自在船逆順風波渡羣有究竟如上種種德旨是六識作觀力餘識但坐不能行惟六能行未始坐張翁吃酒李翁醉說與傍人誰肯信三量三境攝心所以此之故功在六聖凡迷悟六不行總是天晴地下濕

醒夢偈

紫栢老人妄想多夜來合眼夢不少夢中好惡幾千般開眼何曾有莖草腦髓心肝命所係夢中有人平白取解空未熟取時堅成就堅貪多巧計直得計窮頭發盡腦髓心肝宛然具將觀具者等夢中死生兼辱恣遊戲

持華嚴偈

大方廣佛華嚴經如來初轉根本輪此輪轉不離四門理轉事轉事理轉事事無礙最幽玄拈來便用無廉纖離理無事波水同事理互轉亦流類若徵第四事事幽前三終未離窠臼窠臼不離情不枯情不枯兮智不訖智不訖兮覺爲礙境風逆順難自在理障事障誰爲魔覺不爲礙事事快若能受持此經卷洞達吾偈根本在且道根本畢竟在何處所熱惱燒心誰著火清涼徹骨豈天來

長松館雪偈

明月在天雲障之障雲疎漏露明月幻作梨花與柳絮鋪遍江山無空缺白象兒休裂職境緣逆順蹴踏時金毛聞之亦腦裂三月桃花笑路人主人於此心能歇

修補大藏經板偈

百年三萬六千日憂勤功利何其急若將長劫較百年百年不殊出入息出入息中營勝事苟非明勇誰能得功利不過周微生勝事寶我脫苦趣勝事之中最勝者續佛慧命第一義慧命得續欲命枯娑婆歸爲極樂土此意智者獨了然愚者狐疑難信入吾偈不實是綺語舌根生生常破碎

西子說法偈

世人盡愛西施美范蠡不愛却載去此意若使吳王知伍員頭始留得住我聞西施美亦愛愛情如火燒

心裏無限精神爲此枯千排萬遣無用處偶讀圓覺普眼章西施之醜難掩藏三十六物仔細觀但覺其臭不覺香香臭互奪本無地范蠡滿載明月光此光要使照千古伍員頭斷日中霜萬花叢裏去復來西施翻作說法王試觀捧心顰眉時芙蓉兩岸秋波長得漁歌乃聲何奇耳根一染平空亡

雲居山復古偈有序

靑山無古今白雲有去來法運之通塞人情之愛憎道場之興廢俱循業發現不可以有心期亦不可以無心待者也予別雲居二十餘年近憩歸宗金輪峰之陽一日雲居紹住山過予問訊且曰雲居近有諸緣山主肝腦塗地鼎建古刹予曰此亦循業發現耳問何謂業予曰業命也又問何謂命曰命用也又問何謂用予震聲一喝曰在眼能見在耳能聞此是恁麼紹不薦予說偈曰

見聞歷歷自何來纔復生心光早霾此去歐峰三尺半杖頭日月照塵埃

示等觀讀楞嚴經偈有序

有身之身衆苦所聚有心之心萬慮所縈惟無身之身形充八極而無患無心之心智周萬物而不勞衆生日用不知病在外封六尺內迷方寸苟有智男子達封非封了迷非迷然後以一身爲無量身神頭鬼臉輔弼法門以一心爲無窮心奇媒異智通達佛法寄廣長舌於諸子百氏之岐使歸大道是爲眞報佛恩

十卷楞嚴一柄刀全牛不見眼中毛試將智刃游心馬積劫無明當下消

讀東坡觀音贊

當年客少室飯訖乃經行栢根見短碑刻畫觀音形上有東坡讚讀之較上鐵徐而久味之一日頓了徹自是恣口門到處爲人說眉山蘇長公覓佛心已歇心歇光自圓事理皆活潑戲謔與譏呵譬如靑天裂天裂眼界高天外風景別如若自不見反笑人見拙

示周季華

衆生無明蠛執身招死生聖人憫其愚教以一觀四見四了不昧一身不可得此滌凡夫垢非是二乘執

又以一遣四四亦不可得一四俱不有直下無生智
不可以毀求不可以情會情數兩坐斷肉塊金剛體
譬如手作拳或者作拳想或以拳作手或者作手想
拳若有拳性作手不可得手若有手性作拳亦不得
拳手兩無性執者停非惑誰無拳手性拳手宛然爾
我以拳手偈相逢誰薦取自信合佛心龍神護持
願凡見聞者俱悟無生理

分別能所偈

若使分別因境有境有於我何交涉一切凡小未了
知根塵擾擾無由歇了知兩者但名言能所何曾是
兩撇環輪之上覓始終笑殺東村王大姐了知成修
佛眞子煩惱未除超十地此知止觀大導師愚者棄
師尋覺路無能所中怖根境誰知根境覺路貪氷多
水多何須疑衆生若使無我所聖凡血脉皆枯斷撥
無因果成魔種却疑了知非親見誰知生滅不生滅
智識一條有同別我今說此妙伽陀何異幽宵懸日
月大家苦樂光明中日用不知盲者咎醫王一朝抉
障翳光明初不離眼有此光若謂醫王與尋常見暗
是何物

示知幾病中偈

祁寒溽暑寢㡾不歸咳熱吞冷惟自知之境緣錯迕
飮氣支持苟弗以理消釋甚難逆順榮辱理遇本閑
若以情遣紛擾無端喜則屬陽怒則屬陰陽易舒暢
陰易結沈舒暢融通面目光澤結沈凝滯毒乘爲賊
賊據肯膂痛不可勝究其所以惟業是生業生無地
造者惟心心外有法聖人沈吟南嶽大師身忽腫脹
求生不得求死無恙轉側靡停苦極覺朗知病惟業
知業惟能推能之初無我而靈腫脹頓消獲宿命智
過去善惡雲度沼沚纖毫不昧如見十指賁郞賁郞
病臥一床正當病痛情識張皇智不可治力不可降
痛痛痛覺能所兩角我代渠覩根塵廓落病乃知識
誘我得入奇哉奇哉我入賊出一塵正受塵塵歷歷
自他無閒維摩神力八萬師座總納丈室大小相容
位分不失問何宗旨端郞把筆筆如寶劍聖凡失色
且道末後一句又作麼生燈燭光中相問疾淨明茶
飯自然香

示賀仰庵有引

夫心無眞妄而眞妄名生良以迷無眞妄之心而眞妄之名不得不立焉又有迷眞妄之名而不求其實役役然巔毛白而執名不返可不痛哉夫物必有名名必有物名物不相負而天機深者卽名爲梯緣而上之終得其實實得心明則眞妄可辨矣何謂眞無我而靈熾然而分別與性不違此眞之始也何謂妄流逸前境迷而不返妄之謂也又妄身假四大而有妄心亦假四蘊而有故妄身盈不五尺妄心用不逾身今天下競以五尺者爲眞身不逾身者爲眞心不知果眞乎果妄乎吾聞空無邊際乃法身中影子故曰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吾聞聖凡依正亦無有窮盡依眞心而建立故曰心外無法又凡夫迷眞旣久故眞生妄熟而於妄熟之中籍佛祖聖賢師友眷屬緣因熏發了因初啓培而養之境風順逆死生好惡交加之間以勇濟明以明扶勇銳然而進精然而深是謂以生滅心開生滅解和泥帶水究竟十信皆圓解生滅之力也入住則力非生滅矣吾悲憫汝兄弟身處塵勞腥膻之穽而能長齋不茹一切血肉眞火宅蓮華也乃說此偈曰

因境而生因境而滅生滅無常憑境貿易從無始來
至於今日執此爲心認賊爲子自劫家寶無時不爾
失功德財一貧如洗背無生滅隨順生滅十二緣生
以爲窟宅忻忻戀著莫思舍離不舍離中衆苦積集
如影隨形怒逐不去從劫至劫等汲井輪下上無歇
如上衆苦初本無地一迷本智幻出諸有無能所處
建立人我戈劍勝負血流漂杵皆自心作離心無有
卽心觀察本智何物有何因緣變出根境一旦精明
如子得母彼十二支皆功德使自利利他無有窮極

示李次德偈

水外有波波必不濕波若果濕何波非水愚人不了
見彼波相千變萬化洶湧無常生滅多狀逐彼名言
爲境所轉熾然分別從無始來了無休息改頭換面
鱗甲羽毛人間天上升沈隨業此皆波也迷水疑波
謂波非水故名愚人智者不然了波卽水達境唯心

本無凡聖豈有古今靈然無我爲羣有祖故知祖者必能孝順悟自心者必能奉重如不奉重說食不飽乾慧無用觸事臨機情見妄覓法珠在掌勿誤墮失年光難把老病莫期小子痛惭日用勿昧

弔顚提齋偈

世有塗毒鼓有擊則有聲毋論心有無聞者靡不喪若使無人擊聲亦無所有無聲而有聞聞者聞何物是故塗毒鼓有毒學無毒雖復鼓上臥毒不能毒人所以無緣者佛亦不能化吾鼓則不然以名而爲之塗毒於名上以傳而爲枹一人傳百人百人傳無盡知是無盡枹援之擊茲鼓無論見不見聞者無不死有人未見我但聞我名號誰知塗毒名聞聲毒入耳毒入而不發決無有是處公曾聞我名豈得不受毒以此因緣故公終偷心死心死性則活性活執非佛吾是以知公已墮諸佛數

悼藏主法本偈有引

夫割股救人不若割股救親割股救親莫若割俗亡身弘法何以故資我身者不能使我無生生我身者不能使我無患老氏曰我有大患爲我有身我若無身何患之有惟亡身弘法之德近則使我即大患而爲藥草遠則使我隨緣生而終契無生以患爲藥智者所甘從緣悟入衆人所昧智甘衆昧水中擇乳苟非明而勇者孰能鑑此爾少業瑜珈既而遇大善知識割瑜珈而從禪禪雖未悟而操介卓倫教雖未了而弘法無懈惜其志有餘而氣不能持於萬曆某月日大命將終謂法侶曰我今生之財凡作佛事則多難少易此去再出頭來倘得作宰官身則刻藏不難也嗚呼爲僧知僧貧而不知官貧爲官知官貧而不知僧貧僧貧於財官貧於鬧兩者所貧皆非識心達本者也故爲官多受勞辱則曰莫若爲僧淸閑爲僧多受貧困則曰莫若宰官如意殊不知勞勤莫先於有心大患莫若於有身惟了心非心達身非身者照窮萬有而不勞形充十虛而無患然後發同體之悲接無量之衆運智於無何有之鄉究竟無上燈傳不絕乃吾曹能事故曰厭生死苦失佛法道今爾發

願雖與衆殊然以吾曹本色斷之步驟失矣夫形有聚散心無古今有聚散者既化則無古今者寧不存耶汝生以慈父事我且爲法而死若不以率性之痛訴超情之椎輪提撕本色恐成埋沒聽吾偈曰

四十九年前四十九年後叉復覓生死日中見北斗
厭僧欲爲官官貧汝知不俸薄不能給合家餓如狗
爲官得有財必從貪中來以貪作佛事培福反培災
賴有弘法願終與衆人殊舍身復受身愼勿失戒珠
戒珠如不失生處自光潔所願終當克九原休泣血
我若老未死遲汝疾出頭果不昧初心來充法海中
耕徧大藏田福慧始無邊假使熱鐵輪在汝頂上旋
拚教燒箇死亦是好因緣

示王孟夙偈

若人靜坐時妄想來打攪種種力排遣此妄終不了
不了妄是賊賊必劫我寶我寶既劫去主人等枯槁
人爲萬物靈枯槁豈相較若欲得眞靜必先求動自
此動爲我生此動爲物起此動果我生物未感不有
此動爲物起物感木人無往復究竟動物我求無得
物我求既無橫謂合而有兩無合若可水可洗其水
水既可相洗已眼見已眼已眼能見眼諦觀君自省

醒夢偈

夢裏寃親相逢喜瞋醒中無異奔還前塵鼠饑翻盆
醒知非眞幻象泡影喻此夢身露電倏忽嚬交故新
仲尼哀之菩薩沾巾顏子未薦坐忘彌勤肢墮聰黜
離雲月輪淸光充滿照絕邊中以眼觀聲普門圓通
百川一月觸處相逢念彼善財參尋未回難光覓月
月被雲蔽身等夢幻泡影露電殼雖假合恒作是觀
一觀若成餘五自現見思消融是身舒卷譬如白雲
豈涉牽絆跣足經行脚跟具眼

墨畫偈

萬物本虛惟人自擾一心本眞逐物顚倒惟物惟心
悟之者妙以未悟故成敵在閙惟大覺人日用了了
見物即心見心匪槁智周萬有茲靈常皎即色入空
廢器小道即空接粗衆無不曉以觀墨畫賦此寄奧

伊峰偈

非縱非橫凡聖莫測警爾生心雷轟耳側

持戒偈有序

五戒名根本戒蓋人天聖凡之根本也廓而大之則名沙彌十戒再廓而大之則名比丘二百五十戒然皆以初五戒爲根本故名根本五戒凡具諸覺而有生者如於初根本五戒中不持一戒兩戒決不能生人中故曰戒勝則生勝戒劣則生劣大塊閒所以富貴與貧賤斷非造物使然者自心所造爾古人有曰五戒不持人天路絕噫人天路絕且問汝學足向甚麼處去偈曰

五戒不持人天路窮舉足何往牛馬胎中持戒不難難在重道苟能重道何戒不皎戒皎根香香遍十方是凡是聖出沒香光如戒有破頭頭死路我不敢言爾痛自悟

紫栢老人集卷之二十

紫栢老人集卷之二十一

明　憨山德清　閱

雜說

匡石暴亡說

世有年志俱盛而求菩提一旦志不遂而暴亡或者便生誹謗驅烏子應之曰此亡者乃廣長舌相也善聽法者卽於此悟國土危脆而況微軀乎如雪峰指亡僧髑髏示衆曰此僧爲汝等却眞實大衆如何會取玄沙有頌曰萬里神光腦後相若然者則匡石先生之暴亡豈有亡不亡之窠臼爲攙鑱子作口實翻騰去耶

魂魄辨

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此孔子之言也而解者互有不同或謂精氣無知游魂有知或謂精氣與游魂皆無知也或謂精氣與游魂皆有知也是故學者所宗亦各不同焉然孔子之言若日月之在天而盲者不見豈日月之咎哉蓋孔子立言之意有順有逆有逆而復順三說焉而伊川晦菴謂魄

與魂皆無知東坡與沈內翰謂魄與魂皆有知獨新建則謂魄無知而魂有知此皆能會通孔子之意者但解愈易而孔子之意愈晦耳何謂順自性而之情也何謂逆自情而之性也何謂逆而順聖人以爲我復性而人不復則情不消情不消則我見熾然我見熾然則貪暴無厭爭鬬靡已故以復性之教教之使夫順者知逆逆者知順則原始反終死生之說可明也夫迷順而不知逆者恣情而昧性其生也爲魄死也爲鬼順而知逆者悟性而治情其生也爲魂其死也爲神魄之爲言泊也夫泊者以衆人未聞道則無往而非情也而情無自體必假於根塵故衆人其貲厚則氣强其貲薄則氣弱所以其生也寄泊於物而强弱隨焉則其死也亦必泊於物而强弱隨焉若伯有爲厲是也君子則不然既聞道矣知道外無物無物非道也所以貴爲天子不以爲榮賤爲匹夫不以爲辱若舜與禹是也即此觀之伊川之說非矣新建之論得失半焉唯蘇長公與沈內翰近是然蘇沈猶未能精辨順逆逆順三者之始終所以理全而事略事略則波斷波斷則水缺波譬事也水譬理也故事不融而理終不徹耳予故曰衆人恣情而昧性則魄盛而魂衰君子則魂多而魄少以其聞道而能以理折情故也故魄爲鬼之因鬼爲魄之果魂爲神之因神爲魂之果因果精而魂魄鬼神之說明若鏡中見眉目耳夫何疑哉至於三魂七魄之說此衆人也魂多而魄少此君子也唯聖人無魄而惟神故其生也生不能累而其死也豈獨有累耶故曰妙萬物而無心謂之神又曰聖人無復夫無復者謂性外更無情可治也如有微情不盡終非無復故曰微塵尙諸學明極即如來又曰一切浮塵諸幻化相應念化成無上知覺即此言之則易之爲書也深矣妙矣楞嚴之爲經也妙矣深矣昔張無盡謂我讀佛經然後知儒是以非窮理盡性至於命者則魂魄鬼神之說始終逆順之淺深精而粗之粗而精之因之果之千曲萬折解情釋縛異其名言同其義理是而非之非而是之無疑處使之生疑有疑處使之無疑此聖人之深慈君子之苦心也學者不可不知焉

示字泰放光石說

天下疑信之生不生於事則生於理故生於事者惑乎理矣生於理者疑於事矣以此觀之信理而不信事信事而不信理所謂信非眞信疑非眞疑也惟卽事而信事卽事而信理者予又何言哉若夫孔陵之蓍草芙老之摩松事以理推理以事究情與無情之異皎如日星此石六稜而鋒銳體質光潔映日流輝產於峨嵋而他山無之說者以爲六稜以表六度鋒銳以表精進充三學而統萬行體萬行而治衆習治則卽事成理卽理成事而徧吉之德備矣夫峨嵋盤礴千里空翠接天絕巘奇峰倚伏萬狀豈星星之石而備衆德耶曰一花可識無邊之春勺水可分圓滿之月彼旣如是此獨不然歟

似完齋說

聖人不以長蛇封豕爲患而以一身爲患其憂亦深矣如章臺帶水阿房連雲極游觀之樂至死而不能返者可不哀哉松陵密郞知身是患不重厚生唯不重厚生凡百所治特似完而已故堂不圖高內不圖實莿芙可以蔽形饘粥可以糊物以古硯古書素心登骨薄金玦之榮淡然自富紫栢道人適避風雨於斯喜其朴實所揖有野人之風題曰似完齋書此遺之

交蘆生書千字文說

夫畫本末畫末畫本於自心故自心欲一畫欲兩畫以至於千萬畫畫畫皆活未嘗死也何謂死活曰若見一畫卽謂一畫見千萬畫卽謂千萬畫是謂知死而不知活惟知活者畫雖無盡曉然了知機在我而不在畫也卽如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如一卦有常一爻落死則變化亦有窮矣唯其卦卦無常爻爻本活所以周流六虛上下無常情之性之鬼之神之往復莫測隱顯若惑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設不知活烏能臻此哉故蒼頡觀鳥跡而悟字母梵佉婁不煩感而悟字生於心雖文成橫竪而詮義未始不同焉如鳥跡而變大篆大篆變小篆小篆變隷隷變楷楷變草草則復幾乎鳥跡矣何異中竺而變四竺四竺而變胡胡變夷乎故曰通其變者始制者

也因其變者乃衆人耳雖然始制幾聖衆人幾微有能因畫而悟未畫因心而得悟心憶未畫畫母無心天地萬物之祖既知其母復得其祖則愚可以爲聖聖可以同愚故曰大智若愚予觀交蘆生手書千字文其字畫起伏縱橫變化有條而又不死於法果書者之能品耶

孝侯謚說

晉周孝侯逢大敵欲捹命一戰同僚勸曰將軍母老矣戰而不捷太夫人將安托乎孝侯曰我爲大臣必盡臣節今日之事既爲人臣安知有母哉遂戰歿朝廷嘉其忠謚曰孝侯由是觀之忠孝本一條學者以爲孝是孝忠是忠作兩條解之非也大抵以我見論之心盡力事親謂之孝盡力事君謂之忠心無異心忠孝者名焉而已故達心者洞了忠孝爲一徇名者橫執爲二

剛說

夫子不剛不能孝臣不剛不能忠至於榮辱死生之際不以剛爲地即爲其眩惑不遑自持矣然剛亦未易言也必先於聞道聞道則識見高明即能了知天地萬物古先今後皆我自心影響影響由心而有心由影響而彰而影響現時衆人見之計天地萬物爲大小計形器虛空爲有無計一器所聚之塊爲我身計前境所生之影爲我心自此則僻所不至矣豈可以言說窮乎故曰剛也者五常性命之本也

動靜說

皮毬老人問黃龍孫曰昔人即動而靜其義安在孫曰靜在動上老人指座前牡丹徵之若此花芳穠時零落時豈非動乎謂芳穠自住芳穠零落自住零落以兩者各住謂之靜乎兩則非一一則非兩兩兩一一一一兩兩譬如夢中見花開謝見花謝開開先謝後謝先開後謂皆各性住於一世即謂之動上即靜此愚者之談也智則決其不然何以故開謝先後離夢不可得故夢非自有必因想生想非自有必因未想有未想不自有必因想顯所以未想爲想父想爲夢父夢爲花父花爲開謝父開謝爲動靜父言靜在動上者復爲動靜子子之言棄本太遠爲足徵之

觀戲

處處相逢是戲場何須傀儡夜登堂繁華過眼三更促名利牽人一線長稚子自應爭詫說矮人亦復淚悲傷本來面目何曾識且向尊前學楚狂此陽明傀儡詩也紫栢先生曰陽明之看戲戲亦道師衆人之歡樂何異傀儡故周穆王之怒偃師偃師析其傀儡穆王始悟非眞人也今天下無論古今或衣冠相揖男女雜坐談笑超然若以頃刻散心迴觀我此身果籍何物而成耶設必由五行而有五行生克無常能有我者尙無常況所有者乎如是觀身身不異戲則偃師所作寧非廣長舌相哉

卓吾天臺

聞卓吾在年數矣未遑一見適讀耿子庸傳始心見卓吾也卓吾謂天臺子以人倫爲至卓吾以未發之中爲人倫之至以故互執而不相化殆十年所乃今始化其自叙如此夫人倫猶波也未發猶水也執波爲至固非矣執水爲波之至寧不非乎良以已發外未發則已發無源矣必謂未發至於已發則未發似可取殊不知已發未發皆不可取皆不可舍者也如已發可取何異離水求波也未發可取何異離波求水也已發未發旣皆不可取又皆可舍乎故曰取不得舍不得不可得中只麼得若然者卓吾天臺始相執而不化洎相化而不執何異太末蟲自取自舍於火聚之上耶古德有言曰死水固不可藏龍活水亦豈藏龍之所蓋就假龍言耳如眞龍則死死活活在龍而不在水矣夫龍之爲物也處空若水觸石則石化爲水觸林木觸火皆不旋尾而化卽此觀之謂空可取則太虛有剩矣謂空可舍則太虛有外矣空爲色影尙不可以取舍彷彿之況有大於此者乎卓吾卓吾果眞龍也耶果葉公之所畫者耶

問本亭

本不可問可問則非本矣何以故本不問本故如本可問何異水洗水金博金哉雖然善問者以未嘗問而問之答者亦以未嘗答而答之昔有僧問馬祖曰離四句絕百非請和尙直指西來意祖曰我今日勞倦不能爲汝說問智藏去藏曰我亦頭痛不能說問

海兄去海曰我却不會僧乃見祖鞏藏海語祖曰藏頭黑海頭白僧亦懡㦬而退天童頌此機緣堂堂坐斷舌頭路應笑毗耶老古錐吾味天童此頌乃知文殊問維摩不二意摩以默答之此則有問有答者也天台崑巖鄭居士萬歷壬寅冬嘗問淸淨本然之旨於棠栢道人道人曰居士機緣未熟熟後再問不遲噫夜光投人鮮不按劍翻思藏海不覺扼腕癸卯春冲禪人還國淸寺棠栢道人先有問本亭偈書居士且囑冲曰爲居士搆一亭於國淸泉石幽爽處榜曰問本以見道人不忘居士問本之意也

落日懸鼓

衆生根鈍執重耳目似具聰明心實聾瞽聖人知其如此開之以名言不可卽名言寓其方所示其象物此所謂以情博情以境奪境始則鑄我成物終則會物成已然苦相多端苦不親嘗知苦不易既知苦已卽苦推樂樂雖不見理考不虛由是信力堅固作之不休終必克願懸鼓大義不過如此餘觀雖多方委曲調攝修習淺深次序歷然難混惟有志於出苦者用力不苟終必精深方知眞慈初心也

三界說

夫一天地之開有四大洲東曰神州西曰賀州南曰部州北曰盧州而其疆土不知幾千萬里按七政分野推之亦自有里數然南州人壽唯百歲富貴亦不大崇高東州則人壽二百五十歲富貴崇高固勝南州多矣以東州較西牛賀州則西州人壽五百歲崇高富貴復勝東州卽西州較諸北俱盧州又天淵之不同也盡北州人壽千歲中無夭折而富貴崇高可謂至矣若較諸四天王又不啻醯雞之匹大鵬耳乃至他化自在天之富貴匹諸初禪喜樂猶野人以曝背之暖獻萬乘之君由初禪天而至非非想層級轉勝下不如上大相懸絶也若以聲聞天眼視非非想壽命之與富貴崇高辟如朝生暮死之蟲沾滯涕唾爲今南州之人率以富貴自恃年華不惜從生至死昏擾欲夢曾不暫覺苟能以三州匹已以四王匹三州以非非想天匹夜摩忉利則南州所謂富貴崇高自恃視百年爲長劫者可不悲夫故曰以法眼觀三

界依正之報不啻獄囚豈欺我哉

讀素問

吾聞得般若菩薩能於一切法中得大自在由是觀之在儒而爲明王聖師在老而爲眞人神人在佛而爲大覺世雄在百家遁爲其長各建旗鼓而鳴於世者皆菩薩之示現也予讀黃帝素問至其略曰粗守關上守機機之動不離其空空中之機淸淨而微其來不可逢其往不可追知機道者不可掛以髮不覺置卷長嘆是書也非聖人莫能作焉予以是知得其空者可以治其風得其風者可以治其火得其火者可以治其水得其水者可以治其地故地浮於水水資於火火憑乎風風載於空故得其空者造其微矣微則不可以朕兆求不可以將迎會若然者湛神於空徹視其形部分經絡臟腑淺深猶處堂奧而照萬有奚惑哉故良醫知守其機而會其微神游無滯靡細不察地惟四塵水則減一火又減一風則一而已矣一則累輕故力用超乎三者地之堅水之濕火之燥風之動凡有所偏而不均調者病矣空則非四者之所囿故得空者始可以主乎四也四者有主猶民之得君民得君而世弗治者未之有焉雖然得空之微能治有形不能治無形能治無形非得心者莫能也故曰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所謂得般若菩薩者是也

金舌三目

夫自心靈通而循緣成相故金舌和尙截舌以進唐文宗舌猶哦經如故帝異之遂謚金舌和尙焉蓋以火鍛之而成金色故也三目高僧左臂一目視物遠徹世多異之殊不知人心本靈以五欲封蔀故靈用弗顯夫大悲菩薩有千手千眼鬼車之鳥九頭異情由是觀之聖凡猶一指之屈伸耳指喩自心屈伸喩用故觀音善用自心而千手之執千目之照亦大海之一滴太倉之一粟也鬼車以不善用自心受斯醜報悲夫雖然蚯蚓截而兩頭動蚊虫唼而一心驚知此者可與言金舌三目之異矣

蘆芽夜話記過

自古及今凡作史官者身及子孫不罹人禍必犯天

刑蓋人爲萬物靈雖賢愚不同轍不過大槩耳其心曲隱微之際賢者未必無一失愚者亦未必無一得大都世教檢人賢否斷然弗能徹照旣弗徹照則落筆註人豈能無誤每見宋儒多犯此病惟出世大雄始能無蔽所以然者蓋此老三惑頓斷六通滿證眼徹無量世界耳聞無量世界鼻舌身心一一虛靈徹照無遺譬如軒轅懸於太空六合四維十方三世一塵一芥靡弗洞然自此老而降凡天下賢愚交遊淺深人情反復傷心動念皆不可私定臧否蓋大家處在無明窟中豈無差謬歲丁亥予與蘆芽妙師燈下偶及世故不覺談一二交遊短處旣而思我非如來安知無誤書此以記吾過

寄聚光洞徹作時文說

如風在帆風不可見而帆飽舟行此可見者也如地中有泉所以能產百穀泉不可見而百穀秀實可見者也如春在花春不可見而花可見者也如水中鹽味水可見而味不可見惟飮水者乃知之耳如色裏膠青色可見而青不可見如日出嶺山月圓當戶一半可見那一半雖不可見決知非無也如空生處卽是色生此眞實語然衆人但見空而不見色情封故也八者悟其一則餘皆等矣如汝等作時文旣謂之時文此須我就人者也若待人就我便非時文矣然我就人須就而不就則無所不就矣惟無所不就所以人雖不欲我就不可得也然人不得不就之者蓋有不可見者存焉今人作文可見者有餘而不可見者索然苟能於不可見者以可見者爲之紹介如雲中龍頭角雖不露而中自有神此皆僞不掩眞眞亦不掩僞故也故文如雲我意之所寄如龍倘懷抱不虛靈而欲我意如龍之神未之有也夫養懷抱端在以理治情情消則寸虛若靑天之廓布文章自秀朗矣此之謂以我就人人雖欲不我就不可得者也

戒貪豪說

古以爲官爲家爲公器故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今之人上焉者以爲官爲家爲恥辱下焉者以爲官爲豪客爵位爲綠林公然建旗鼓操長蛇封豕之矛而呑劫百姓習以成風天下無惟以此觀之則以

爲官爲家爲恥辱者。乃救時之良劑也。盜賊以絲林爲藪。兵刃爲權。則易捕。設以衣冠爲藪。爵位爲權。則難擒。故莊周云。聖人不死。大盜不止。良有以夫。雖然恃柄而劫生靈。飽賂而藏軒冕。上則聾瞽君之耳目。中則同袍相爲扶護。下則百姓敢怒而不敢言。殊不知生靈爲國根本。劫生靈。乃所以滅君也。君滅則爵位誰與。衣冠誰主。若然者。則盜賊自窮其藪。自削其權矣。嗚呼。人爲萬物之靈。不爲聖賢。而甘爲盜賊。必至藪窮權削。而終不悟。可不謂之大癡極愚乎

法王人王說

夫大道夢而天地分。天地分而萬物生。萬物生而受氣强弱之不同。苟無王以主之。則强凌弱。弱受凌。而弱者不能並生於天地之間矣。昔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惡聞而洗耳。說者以爲爲巢許易。爲堯舜難。堯舜當衆善之任。圓通萬物之情。設有一物不得其所。雖南面樂。不能解其憂。此何心哉。若巢許持獨善之見。享獨善之福。視天下若敝屣。以形骸爲大患。薄外而厚內。此又何心哉。梅西子持兩說。折衷於紫柏先生曰。堯舜與巢許。孰得孰喪。先生舂然應之曰。皆得皆喪。梅西子曰。先生言。實未解。乞先生揭示。曰。子知有世出世法乎。易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故主其道者爲法王。主其器者爲人王。堯舜人王也。其所設教。惟尊天。故每臨事。必稱上帝。卽巢許亦皆尊天。惟佛氏以法性無邊際。設教以所性爲封疆。以九有爲臣民。九有者。地獄。餓鬼。畜生。人。修羅。天。聲聞。緣覺。菩薩是也。而匹以堯舜巢許之所敎。猶蹄涔之匹滄海也。然人王惟一。而法王則四。有藏教法王。有通教法王。有別教法王。有圓教法王。藏教法王修空觀而斷見思。通教法王修假觀而分斷塵沙。別教法王。則空假中三觀次第而修。能斷十二品無明。證分眞三德。至圓教法王。則究竟三德。三觀齊修。三惑圓斷。所謂皮煩惱。肉煩惱。骨煩惱。圓斷無遺。直登妙覺。而歸於無得。嗚呼。此大道夢而天地分。所謂由淸淨本然。而忽生山河大地者也。盡根器有小大。迷悟有淺深。於是藏通別圓。不得不設。而爲四究之。四卽一也。故聖人有冥權。有顯權。以冥權準之。堯舜巢許

皆不可思議者也若以顯權準之則堯舜巢許皆六凡之數也楞嚴有七趣雖神仙之徒亦六凡所攝寧堯舜巢許乎夫凡之與聖染之與淨非無生也皆緣生也而緣生之中趣萬不同皆夢也非覺也苟能從緣生而入無生則覺與夢皆覺矣莊周曰有大覺而後知大夢大覺者無醒無夢皆龜之毛而兎之角也今人每將方內之義以責方外之賓由未明乎人王法王之道故也使責者果知世出世道則亦各率其教而已又何責之有哉

有土爲之長謂之人王有道爲之長謂之法王土有形埒則尊有所不尊道無邊際則無所不尊者也是故鐵輪不若銅輪之尊銅輪不若銀輪銀輪不若金輪金輪雖尊又不若帝釋與梵王之尊此皆就土形埒廣狹而尊者也惟法王之尊自凡及聖包無并有統十虛而無遺御萬有而無敝以道無邊際故無所不尊也無所不尊則不可以人主之法繩之矣故不土而君不爵而貴者謂之方外之賓今人必欲以世主之禮法羈紲方外之人至於羈紲之不能則便欲毀廢其教是以晉桓玄嘗辭欲折遠公遠因其折徐申其理而玄怒爲之頓銷豈假口舌以諍之哉理不可屈故也故人王以仁義爲理法王以性爲理仁義乃情之善者也易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即此觀之謂善繼性可也謂善即性不可也辟如謂子繼父可也謂子即父不可也蓋情有待而性無待也苟能緣情而復性聖人謂之逆性復而開物聖人謂之順故知順逆之理者則人王法王有所不尊無所不尊皎若日星又何待辯

皮孟鹿門子問答

客有號皮孟者謂鹿門子曰朱新安不識佛心兼不識孔子心孟擬作一書以駁之子以爲何如鹿門子曰建安沈内翰著書十四篇雖論解辨之不同然駁世儒不識佛心者磬矣不獨駁新安也子又何駁哉雖然内翰之駁新安豈内翰能駁之乃新安自駁耳孟聞鹿門子語愕然曰凡所謂駁者必有一人駁一人方始成駁譬如兩掌拍則有聲孤掌則不能鳴也子謂新安自駁僕實不解願先生論之鹿門子曰大

槩立言者根於理不根於情雖聖人復出惡能駁我若根於情不根於理此所謂自駁寧煩人駁歟夫何故理無我而情有我故也無我則自心寂然有我則自心汩然寂然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汩然則自心先渾亦如水渾不見天影也況能通天下之故哉聖人知理之與情如此故不以情通天下而以理通之也凡彼此勝負皆情有而理無者也朱新安不識佛心與孔子心乃以衆人之心推好佛之心何啻天淵相隔哉蓋衆人不善用其心日用何往而非情聖人了知心外無法則心無所待所以我隨理化而物亦無待故物物皆我我皆物以物通物以我通我理徹而情空則何情不可通哉譬之水無自相所以隨器而方圓矣新安以情立言建安以理立言以無我而攻有我則攻無不破苟以有我攻無我我尚不有誰當我攻予故曰新安自駁非建安駁之也皮孟子聞鹿門子之教再拜而稽首曰理之攻情何情不破情之攻理誰當其攻雖聖人復生不能易子之言也

方便說

夫天地之始若使有名則名名者其誰哉又謂天地之始本無名殊不知無名待名而有也故天地之始不可以無名名不可以有名名有無之名既窮則有無之實不待召而至矣實至則名不能惑名不能惑凡天之高地之厚萬物之多寡欲名其無名則無名欲名其有名則有名以至亦有亦無名非有非無名皆我名之也孰得而使之哉噫有使使者我嘗疑積不散不散則聚聚則一一則精精則通通則無疑矣乃知名也實也形也聲也心也皆蘧廬也非主人也或曰敢問主先生應之曰汝即主汝不知所以爲客汝一日知之客未嘗非主也問者不解且跪而請曰解此有方便乎先生曰舉扇類月搖樹訓風以龍譬乾以馬譬坤而扇之與樹龍之與馬豈果風月乾坤哉但取其能譬四者耳子知此方便在子而不在我如子饑即索食渴即索飲饑之與渴是子之饑渴耶非子之饑渴耶是子之饑渴子當求子饑渴之前者是子乎非子乎若饑渴非子則索食索飲之情從何而來哉子能痛察於饑渴是非之關一旦心開主人

覿面此即子之師也即子之方便也雖然先生有一方便又方便外之方便耳子能深思而得之則天地萬物皆我四肢毛孔矣故曰悟心之人無壅不進如若未悟無通不壅物無壅通壅通在我我能悟心大地非塵我未悟心虛空辣林子果有志於道當精熟此篇

字說

覺林字說

萬歷壬辰春王正月甲子日自淸涼山携諸法侶謁晉陽方山李長者遺像還道靑石村休於覓師禪房其法孫通香者字蘊空余謂二三子曰夫蘊者積聚義也四大積聚名身四蘊積聚名心有身則大患至矣有心則衆擾至矣惟有道者視有若無視色卽空當積聚處洞見積聚非有也譬如氷水爲万水之爲氷也則謂之積聚能視氷卽水氷豈有哉知此乃可以寂寥於萬化之餘動用於一處之中矣若然者蘊不能自空必覺後始空也然覺支有七焉所謂擇法覺支精進覺支念覺支喜覺支猗覺支定覺支捨覺支簡邪正別眞僞謂之擇聞道而力行謂之進進而不雜專注不移謂之念念熟有得心廣體胖謂之喜喜而不狂謂之猗猗者安也安而神凝乎象帝之先謂之定定而不戀泛應曲當開物成務謂之捨是以凡夫蒔蒔於積聚不邉縣解桀之辱之名之利之死之生之憎之愛之如醉夢不醒也二乘廢積聚而縛於枯槁沉空滯寂以爲至樂笑傲松泉目視雲漢聞苦而不哀見難而不救蕭然獨善其身不念同體也兩者固聖凡不相若也然究其病源奚啻避溺而投火哉故大覺聖人以焦芽敗種火宅癡子呵之不亦宜乎通香來前吾語汝凡夫固可厭二乘亦勿取宜以大菩薩爲心始不墮斷常坑耳茲以覺林字汝蓋取諸李長者華嚴決疑論萬行以七覺爲體七覺支以根本智爲身之義香其勉之

思微字說

一微涉動境成此類山勢一微塵裏轉大法輪靈山會上世尊拈花飲光微笑初微之與二微二微之與三微名雖同而實不同焉初則三假之始終次則依

正無礙唯末後微笑此笑中有刀也故因成不覺至於相續相續不覺至於相待嗚乎心本無生因境而有者此非因成乎由此觀之因成即覺無生不遠因成不覺勢必流於相續相待也故曰初居圓成現量之中浮塵未起後落明了意根之地外狀潛形所謂圓成也者即因成之初有覺存焉謂之圓成者圓則極成則住極則變住則壞亦自然之勢也所以達者知此能不遠復若流入相續相待則遠之甚矣可不慨哉思微來前思一微涉動境耶思一微塵中轉大法輪耶思飲光破顏微笑耶此三思微隨根悟入所以果熟香殊也如能悟一微而得三微此上根也如三微次第悟入而得自受用三昧者此中根也如一微難入非下根而何又有深量漢用三微而三微不能自用故能遇緣即宗生殺自在如此流類則非宗教所能管轄又非天魔外道可能親近唯有緣者觸著磕著無不響地思微來前吾問汝微之始有微乎微之終有微乎微之始有微則微不生微微之終有微則微不終微始終推微既皆無地豈有兩頭無微而中間獨有哉思微能薦此則一微涉動境時境既無待微自何涉作此觀察是名正觀不作此觀邪觀無算

剖塵字說

夫空藏一粟芥塞大千衆人之所疑也兎角施名龜毛立號至人之權也疑則悶悶則死死則無我無我孰爲緣主緣主不有即物而虛虛能靈靈而通通則變由是而觀衆人不疑緣心不死緣心不死前境有敵敵則不虛能所抗立於太虛空中蠻鬪恣肆一怒萬尸靡所不至於是虛者弗靈靈而通者權變乖眞故曰微塵不剖大經終隱微塵一剖經晏虛空謂之有耶虛空名負謂之無耶經稱寔虛所以淨名口杜如來夏言雖然一眞失覺萬惑雲興苟非明而勇者以恒繼之則一塵之固崑崙莫喩其堅長夜莫喩其黑剖塵當念人爲萬物靈茫茫業海榮辱交爭年光易邁流芳難捉不幸失手旣沉弗浮剖塵勉之

疊生字說

夫疊則不生生則不疊而疊而生隨字義成所謂懸

河墻壁枯木花榮鳥但聞聲人惟聆響是以隔江搖手頑石點頭宗教濤驚聖凡交濕有分者悟在迷先白拈者覺非過後曇生禪人頗知忌諱入鱉腹而再出犯龍鱗而得生有佛處無故成仇無佛處有心作惡黃河雖險親曾洗耳少室未登亦解安心達觀道人愛其風致殊常行藏峭拔復以鱉餘警之曇生當痛勉焉

照如字說

心若不生何物爲待凡有所待必因念萌譬如影必從形離形覓影紅爐片雪徒實虛名故曰一生二威此由性而情也又曰若斷其一必喪其二此即情而復性也雖然由性而情誰知所始即情復性誰知所終若曰知忘則始終匪得則二乘不必回心向大矣若曰既有所始必有所終始則名生終則名滅生滅未滅自心非圓惟圓乃如如則照生猶若止水生澄天光雲影無不洞然此乃果上之德用也豈初心者能之哉今以照如字若若當照果修因因非生滅因圓克果果非自然嗟乎因果之妙世所罕知直以報復言之殊不知黃面老人設此圈圚本破斷常迷執初不爲報復設也報復乃旁義耳或曰宗門以戒定慧開家具老漢大沒巴鼻喃喃以因果爲繩索束縛後學豈古德標格耶余曰來前爲汝注破其人亦知手脚惡匍匐而遁去

金了生字說

高山出雲無盡以其本虛故也遠水同天無辨以其本清故也夫人之生也直直生虛虛生清清而虛者謂之本不傷濁而礙者謂之傷本矣是以了緣生即無生者始覺之功也昧無生而奔緣生者不覺之咎也嗚呼始覺與不覺果嘗有性哉不覺有性則始覺奚生始覺有性則本覺奚冥紫柏老人放浪江湖有年數矣閱人固不少然而能達無生者亦不多見有新安金氏樂生者與老人遊從最久故其於緣生無性之旨閒嘗有所悟入也惜乎不幸短命而死行其所知不克其功所以光大者不遑現乎世今其侄字了生者老人蓋望其了亡叔所未了之公案也了生當痛勉之始不負老人之望焉且功名之與富貴貧

賤之與吉凶。譬如太虛塗彩。浮雲過眼。能幾何哉。夫緣生擾擾。從生至老。百年旦暮。一息不來。復何醜好。故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分別。好醜從何起。以此而觀。則一心不生。萬緣頓泯。離心之外。覓緣毫許緣生。了不可得。喚何物作好醜耶。了生果能了此。始堪駕無生之舟。泛緣生之海。無擇朝夕。來者恣其先登。豈可以有心勸其有緣無緣者哉。如高山出雲。遠水混天。果有心乎。果無心乎。淸乎。虛乎。一乎二乎。有知乎。無知乎。有知則分別未亡。惡能契同無知。卽同木石。復何貴之。昔人有言曰。萬物皆賤。唯道至貴。所以王公大人遇之。則失其富貴。輿臺皂隷遇之。則忘其貧賤。雖然。外水無天。離山無雲。又離水無波。離波無水。貧賤富貴。果一物乎。果兩物乎。案栢老人唯解穿衣喫飰。橫眠倒臥。寧暇分別同異而同異之辨。付之了生。爲我了之。

玄藏字說

自摩竺入震旦。爲義學蓋矢。達磨來。文物爲玄學。前茅義則可以名言求。玄則不可以知識得。既不可以知識得。則諸方衲子號稱玄學者。終無所得耶。昔有僧問尊宿曰。寒暑到來。向甚麼處迴避。宿曰。向無寒暑處迴避。僧曰。如何是無寒暑處。宿曰。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則曰。垂手還同萬仞崖。正偏何必在安排。琉璃寶殿藏明月。忍俊韓盧空上堦。津禪人派通名津。字玄藏。或以問紫栢先生。先生曰。獅子蹴人。韓盧逐塊。子若薦此。喚玄名藏亦可。指藏名玄亦可。如不薦此義。乃玄則不藏。藏則不玄。又曹洞家以黑象正位。以白象偏位。正位卽知識不可得者。偏位卽臨濟家人境俱不奪者。故曰善財參偏處。黑豆未生芽。由是而觀。謂玄名黑。謂黑名玄。謂玄名遠。謂遠名藏。無不可。卽法華曰。法花經藏。深固幽遠。無人能到。又曰。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先生故曰。謂玄卽黑。謂黑卽玄。謂玄卽遠。謂遠卽藏。謂藏卽非思量者。以此。雖然道不虛行。存乎其人。義學玄學。初非兩藏。由智識而入。乃名義學。離情識而悟。乃名玄學。如亮座主見馬祖而乎大事。此非由義而玄乎。如晦堂心玄學透徹。復從泐潭精楞嚴大意。此非由玄而義

乎津禪人苟薦寒暑之變玄亦可義亦可如未悟此生齋戒持律講誦經書崇飾塔寺眞積力久一旦觸事而眞道豈遠乎玄藏勉之

常如字說

夫天不常高地不常厚人不常靈如是則天不如天矣地不如地矣人不如人矣三才爲萬物之統而皆不如獨萬物如乎哉然而如者何爲也艮以吉凶悔吝紛然而至本自如也此如在天可以爲高在地可以爲厚在人可以爲靈在萬物可以各遂其所生今有人於此如不如則常不常不如則乖眞不常則累物眞乖而物累謂之顚倒故二乘顚倒醉於空寂凡夫顚倒醉於愛慾皆非如也茲以常如字某人當於吉凶悔吝之中死生得失之際心光弗昧終始常如則此說名當其實矣常如勉之

金仲堅字說

夫正金精而最堅者莫堅乎黃金故金堅也性以不改爲義不改亦堅也茲金生姓金名性字仲堅予徐而觀之則知金生志在堅之又堅猶恐未堅復字仲堅以堅之堅則堅固矣如以易道觀之則艮之又艮艮之又艮者也艮之又艮則身不獲而庭無人矣況又艮之艮哉夫身不獲則我忘庭無人則物忘我與物兼忘則身雖有物雖在未嘗有身與物也身與物旣未嘗有則我之姓名與字獨有耶且心外無法何法非心心本妙物而無累者也妙則泛應曲當無累則超然而無待也此艮之止也昔人有言曰死水不藏龍此病艮之又艮者也蓋艮止也止則足矣而止之上又止之此何異死水乎卽此觀之艮之又艮不但死水而已死水而臭者也予故易金生之名名耀易其字字仲如耀則照與寂會如則寂與物通照與寂會則智周萬物而不勞寂與物通則形充八極而無患也雖然知之易而行之難行之易而證之難證之易而忘之難忘之易而用之難凡求無上菩提者苟不知五難之精粗橫謂一念不生全體自現何煩瑣瑣而廣求哉殊不知博則能約不博而約者非約也橫莽也故宗門大老悟心之後必皆遍遊諸方參求知識淘汰見地以圓差別豈無見而然耶蓋根本

智固已發明而差別智未圓則根本智之用終是不全差別智圓則本智之用始全也故曰全機大用又禪門自曹溪之後馬祖與石頭諸老以謂自拈花微笑以至曹溪而拈花之機變而爲義理窠臼使神而明者死矣於是翻然復義理而爲禪機也使狂慧與夫世智辯聰揣摩之徒苟未到智訖情枯之地終不能會神而明之者也嗚呼江西石頭此心何心哉是不可思議之深心也而或者反謂禪家慣設隱語以欺人何失言至此耶良以已眼生盲遂謂舉世不覩日月也豈日月之咎乎盲者自咎耳仲如倘知此則生盲障翳豈不可抉之哉仲如勉之

無所字說

震旦鼻祖少林壁觀九易寒暑有號神光者斷臂求祖安心祖索光心光諦思少頃索而無物對曰覓心了不可得祖曰與汝安心竟於是光斷臂謝祖昔人爲法忘身今汝之求不下昔人夫覓心可得則有所覓心不可得則無所明矣大槩所之所生必由乎能能之所起必由乎所心苟不安能未忘故能未忘者以有所故所之爲咎能爲媒故覓心無得則所無媒所既無媒能豈有妁往返推究能所都遣知都遣者復爲都遣之能都遣成所亦勢然也莫若一心不生根境陸沈有所無所不生之影影不自生則生乎形未生爲形已生爲影影可見而不可捉謂有可乎形則可捉矣噫無可捉則兎之有角龜之有毛截角爲弓以毛爲弦以無我爲箭張而射之有無之鳥喪是時也有所耶無所耶無所來前吾語若若身假四大而成若心託前境而有四大是身何物非身哉前境是心心豈有無無所若能痛而思之思極情忘情忘則智枯智枯情忘則所著在無所不在紫栢先生矣無所勉之

紫栢老人集卷之二十一

紫栢老人集卷之二十二

明　憨山德清　閱

雜記

一日于比部言一屠牛者牛將屠忽跪而求生淚墮不止屠不勝怒遂刺其兩目牛死未移時屠剔牛肯綮刀忽躍刺其目斃焉嗚呼萬物一物也萬神一神也故以大道觀之天地我伯仲也以天地觀之萬物我伯仲也我戕伯仲則伯仲戕我何尤哉

蘇長公跋張無盡淸淨經曰作止任滅佛言四病無盡言作止任滅是四法門長公則曰無盡若見法門應無是語紫栢老人試拈問麟郎麟曰兩頭不著老人曰尙未信汝再道看麟則崖柴笑而已老人謂麟汝見車輪否能引重致遠千里往復輪若掩地則一轉不能也汝知此謂四病四法門果是兩頭語然汝還欠一籌者殊不知卽兩頭耳

夫龍之爲物也隱顯莫測變化無常以故世多奇之殊不知有豢龍氏者駕之若牛馬驅之若犬羊夫復何奇豈非有欲則易制無欲卒難馴耶豎而趍者靈出萬物謂之人設有欲亦弗靈矣昔有鸜鵒效僧念佛久之一旦無疾而化旣檢其餘燼得舍利若干粒燦然奪目聞而未知奇者將非黑業酒醉父母撼而未醒乎當湖有僧誦法華經有年數矣一蝦蟇聞經聲忽作拳跽狀者移時衆見恠而厭之少頃若禪坐撼之已息斷矣達觀道人聞而奇之以爲法華會上八歲龍女能獻珠得佛獨擅其美而斯蟲復能數千載之下追其芳躅是不奇又孰爲奇夫茫茫宇宙人豈少哉人弗能而蟲能之則有愧於牛馬多矣雖然誦經不誠音難悟物親蝦蟇而後信誦者之誠也我聞唐修雅法師曰佛之意兮祖之髓吾之心兮經之旨合目冥心仔細聽醍醐滴入焦腸裡若然者則是蟲豈非醉醍醐而熟睡者耶

達觀道人乙酉歲之伏牛山道出滁陽遣丁太僕時方炎暑與二三法侶納涼於滁之龍泉寺一時田侍御幷鄒鍾二司馬俱問法於道人道人應機率性適忤鍾司馬司馬大怒威作百態道人未能以慈心三昧攝伏之終有愧焉使鍾君邂逅於今日必以道人

為春風主人矣惜其卽世早無及此緣也龍泉元封相去八十餘里故結夏爲寺主東州與杜生善道人於是始識杜生將七易寒暑矣田侍御兩司馬較諸二善友雖顯晦未始同條然皆識道人於乞食之初可無念哉乃今惟杜生不遠千里謁道人於曲阿于生之別墅余甚感之乃囑杜生曰汝識吾面莫若識吾心汝識吾心莫若識吾無心之心識吾無心之心又莫若識汝之本有心識得本有心雖復與臺走卒軒冕莫若也如未識之急須識取

予登峨嵋往返幾三年以貪觀山水鬚髮不暇剃除遂成頭陀焉既至曲阿于觀察北園時比部爲地主常熟繆生吳江周生並在予以暑熱乃剃髮而留鬚髮幾四寸許以一囊紅花裹而藏之攜至清涼授開侍者寓清涼半載除夕鬚亦剃除亦授開侍者惟左右鬚命衆鬮之時一蘆運禪人得其右一微淵禪人得其左葉航江禪人鬮畢特請於余曰願得分少鬚髮供養予覩其眉宇眞色藹然乃分向授開侍者所藏髮一束與之雖然老漢以十方世界爲一縷髮且道全身向什麼處安著以十方世界爲全身且道一縷髮向什麼處掛著道得亦三十棒道不得亦三十棒如何卽得不受棒去咄雲山萬疊水潺湲牢堵稜層頂如削

一等五字一作想航渡子遂

嘉靖初蒲之萬固寺背七里許峰巒攢秀處有古刹曰讚嘆其中老納義秀者溫里人精進敦實日課阿彌佛十萬餘聲朝夕無間九十餘年矣至於經行之所磚砌成漕或穿及底人試補之久復成漕今猶在也初有貧寠子不能自活來依秀秀納之久之見其動靜弗佳因呵曰汝眞賊也無何果約其黨乘夜擊秀初擊秀稱佛聲猶洪再擊稱佛聲弗斷然亦微矣因死亦當垂絕之際佛聲不斷至於股折能跏趺而逝非五十年志氣堅強勁正烏能至此又有白居士者亦往來蒲城傭役得值不擇僧俗悉施與之一日灌園汲水忽遺身心鼻息乎絕有老嫗不知其定多方強救之醒七日旋定如初後遊陝定於盩厔冷關中將九十日村人謂其死也而埋之嗚呼秀老精進而取殺居士禪定而活埋皆多生夙殃也

五祖演和尚一日云我這裡禪似個什麼如人會作賊止一子其子一日忽問云我爺死後我卻如何養家須學個事業始得其爺一夜引至巨室穿窬入宅開櫃教兒子入其中取衣帛兒纔入櫃即鎖卻父乃尋先實而去其兒子在櫃中計無所出故作鼠嚙聲其家點燈開視櫃纔開賊兒聳身跳出人不及措手得脫隨趕至中路賊兒忽見一井乃推巨石投井中追人卻於井中覓賊兒直走歸家問爺爺云你且道怎生得出兒具說所以爺云恁麼卻盡做得萬曆丁亥冬余結制蘆芽禪餘無事偶與主人妙師閱及此篇妙師捧腹笑而淚下余問何故若是妙師曰我笑中有痛余又問痛甚事妙師曰痛他父子情忘始做得賊余感妙師知言故錄之

迦旃延有慧辯善說法要於大衆中以解行稱第一常宴坐樹下有外道來問曰以我觀世人但有此世更無他世可得然乎迦旃延曰今此日月爲天爲人爲此世爲他世耶若無他世則無日月矣外道俛首如是轉折幾十而外道情枯智訖遂歸依之或者問佛迦旃延富樓那皆有慧辯何故佛曰渠二人多生修無我觀故曰修無我觀何以得慧辯佛曰汝不見鐘鼓乎本無心念而隨叩隨應以其內本空故也問者始解

嘉靖間夔州萬縣象鼻岩下有一庵禪師書華嚴經一日日暮殘陽已沒尚徐徐書之不已侍者報曰白光久沒何書經不止禪師聞則伸手不見指矣嗚呼本有常光無擇凡聖瞥爾情生暗相現前余追思一庵之精誠於書經之際此光忽露因綴之以偈曰筆頭無火夜生光了了徐書經幾行幽鳥一聲啼綠樹東風吹散百花香此偈余忘之矣適萬縣福城庵行行上人詣吳請華嚴經聞余書法華於金壇於見素之墨光亭特過信宿燈下偶及此予憬然因再綴之以偈曰萬縣吳門共一天書經誰後復誰先夜深偶舉陳公案這段常光又現前

松陵丁慈音言及金剛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句師拶之曰如何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丁生惘然師曰汝問我我爲汝說丁生唯然師忽擊几一下問丁生

聞否答曰聞師曰此非而生其心又問丁生汝聞時是有心聞無心聞答曰無心聞師曰此非應無所住既而師復說一偈曰木魚打得頻怕痛忽生瞋汝若知痛處禹門度金鱗（丁生名法鱗）

解易

先天有常則後天何始後天有常則先天何復唯先天無常而後天始開唯後天無常而先天可復也如伏羲未畫之先豈無易哉然非伏羲畫之則天下不知也予讀蘇長公易解乃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雖性情有殊而無常則一也何者乾若有常則終爲乾矣離自何始坤若有常則終爲坤矣坎自何生故乾坤皆無常而離坎生焉至於一卦生八卦一爻生六十四爻不本於無常則其生也窮矣此就遠取諸物而言也如近取諸身則一身有四體手與足也總手與足而數之不過二十指就一指觀之可屈可伸若指有常則屈伸之路塞矣若屈伸有常則指終不得復爲指矣吾以是知先天之易初無有常則後天之路不窮也後天之易無常而先天之途本自通也苟性若有常情何從生情若有常性何從明唯性無常則道可爲器也唯情無常則器可復爲道也聖人知其然所以卽情而復性而不廢耳目之用卽性而攝情而本無物我之累也所以開物成務多方變化使天下沾其化而情消性復者如春陽之在萬物物無不化也如嚴冬之藏萬物物無不復也然易有理事焉性情焉卦爻焉三者體同而名異何哉所在因時之稱謂異也苟神而明之理可以爲事事可以爲理則性與情卦與爻獨不可以相易乎哉如易之數爻情是也如易之理卦性是也數明則吉凶消長之機在我而不在造物也理通則卷萬而藏一雖鬼神之靈陰陽之妙亦莫吾陶鑄也

卦名大有蓋一陰而居尊位備有信順尚賢之三德而羣陽心服自歸之故名大有也唯初九處遠而不能通五故若有害也九二位與五應陽以柔通三以陽居陽位勢可以通天子復有上九冥而援之則其通上豈不易哉四則近五而三又非强梁者則專而附五矣而五自知柔不能獨立得上九而附之五既

附上又能容四與三二乃本配專轄五而不憚勞可信也以此觀之初九雖則處遠其陰被五之德厚矣未有被其厚德而不懷報者也予以是知一陰五陽而陽服其信順尙賢之德併甘心爲其用也不亦宜乎

我觀易之噬嗑乃知人之情若水火也蓋水不至下則不止也火不至空亦不止也以下與空水火之極也如噬嗑之初九惡六二之乘已也怒而噬之由膚而至鼻而六二以至柔之德自持以中正之道自安恬不爲介意然終非初九之福也故天道損有餘而矜不足也又六三之惡九四乘已也亦怒而噬之是不知九四六五皆至堅而難噬者也六三由是而力窮矣然九四六五不推六三之力窮亦併力噬之則六三也欲敵之則力不勝欲安之則心不甘唯懷毒而已然則六三之刀窮乃九四六五之福也九四六五皆堅而難噬則又六三之福也而六三得福不知唯懷毒焉可謂愚而陋矣若九四六五果知六三之有毒噬而能止則九四六五得福亦多矣唯上九也處噬之終不知戒而以噬爲事則處終者凡噬之謂並歸之矣其荷校滅耳不亦宜乎嗚呼唯君子玩象而得意得意而知戒持理而折情情折而理充理充而日造乎無我之域故有犯而能容容則大大則無外無外則天地萬物皆可以範圍之豈可當噬嗑時我無術以禦之哉

夫井不自井由人而井故井雖不可改而可夷也然井不自夷亦由人而夷卽此觀之井夷不夷井潔不潔皆由人而已井何預哉故井無得喪而人有往來汔至則瓶入井而未得水未繘則瓶得水而未出井如繘而出井則有功而無凶未出井而羸其瓶則有凶而無吉也然皆存乎人不由乎井井唯應之而已又卦不自卦合六爻而後有卦爻亦不自爻分一卦而後有爻然合六爻而爲卦則心在而情不存矣分一卦而爲六爻則情在而心不存矣夫情與有情哉心果有心哉但應物而有累則謂之情應物而無累則謂之心故情與心名焉而已若其實也亦存乎其人耳故曰周流六虛上下無常無常者情也六虛者

爻也爻乃處位忽吉忽凶者情之所致故曰吉凶以情遷設一心不生六虛不遊則應物而累與無累者全矣至則謂之卦卦則無我而靈者寓焉爻則有我而昧者寓焉心則又寓乎卦爻之間故可以統情性統通也蓋善用其心則情通而非有性通而非無故老龐曰但願空諸所有甚勿實諸所無艮有以也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此十四字本一義耳蓋人之有我以有身也身之有人以相待也身旣不獲誰復我名我旣無我人又誰見吾故曰此十四字是一義也

咸之四爻吾知之矣如有心而應之終不甚光大也無心而聽天則未光者亦光大也噫吾纔生心則性變而爲情矣性無我而靈故能通天下之情情通則無事不吉不通則有我而滯故以之圖事吉亦變凶也

一日文待者問余咸艮之旨余將拄杖擲其足失聲呌疼余徵之曰汝知咸艮之旨乎對曰弗知余復示之曰汝知之乎汝若不虛擲卽不應汝若不止擲亦不知唯止資虛所以應之不窮唯虛資止所以智之不倦所謂咸艮者在於日用非在語言文字也

智鑑曰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盧山曰一微涉動境成此頹山勢予聞二老之言久矣然終不大明了及讀易至漸卦始於二老之言了無所疑蓋卦寓性爻寓情如一心不生萬法無咎者卽卦之意也如一微涉動靜成此頹山勢者卽爻之意也大都一心不生則吉凶無地一微涉動則吉凶生矣故漸之六爻一微未涉之初有其位而無其人一微涉動之後則有是位而有是人矣唐李長者以漸卦六爻寓十信升進之意蓋十信自初至十皆以生滅心聞法悟解以解始染尙屬生滅未入無生滅位至入初住則分得無生滅矣

予讀易繫辭至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現矣處覺象與形皆在在之鑪盧而非在在象象形形者也如得在在象象形形者則象象形形一指之屈伸耳噫金之未銷也塊然而已及其旣銷也則融然而已然外塊然而求融然外融然而求塊然吾知神聖亦無

如之何也

予觀易至泰卦不覺掩卷長歎久之夫大壯之與夬卦當是時也小人愈衰而君子愈盛矣然而聖人獨安夫泰者以爲世之小人不可勝誅必欲迫而逐之使其窮而無歸其勢必至於爭爭則勝負之勢未有決焉不若獨安乎泰使君子常居中而制其命而小人在外不爲無措然後君子之患無由而起噫聖人之見遠矣後世君子不體聖人之意一得其位必欲盡逐小人飽快所懷殊不知君子小人邪正不同固雖天淵然而共以天地爲父母天地之於子也賢不肖豈不自知哉知而容之以爲旣生之矣以其不肖而逐之則父母之心亦有所不忍也但當使賢者制其命不肖者聽其令則君子不失包荒之度而小人亦得以遂其所生若必欲盡逐小人而都用君子雖聖人復生不能行也知不能行而强行之謂之悖天之民苟使其人得其位行其志而國家元氣不至大壞蒼生不受其荼毒未之有也

銘

樊城仁王寺建大雄殿碑銘

蓋聞西方般若一名而含多義中國無一名多義之名以翻譯之故存梵而略華也般若有文字有觀照有實相三者同名實異苟得其實名豈能淆又般若有八部惟仁王般若乃波斯匿王首問釋迦如來護國祐民之法波斯匿又名月光月光所問之經總八千餘言言言本於五忍而五忍之立蓋凡有國有家者不以爲前茅則七大不祥相繼而起不祥起復不以五忍禦之則社稷亡矣又梵云般若此翻智慧艮以一切不祥皆生於愚癡故君愚癡則失臣臣愚癡則不忠父愚癡則不慈子愚癡則不孝桀紂幽厲愚癡之尤也堯舜禹惠智慧之首也襄陽府樊城仁王寺建自宋景定閒迄國朝中廢而楚唐襄三王僉謂寺以仁王名必有謂旣而訪之高人勝士乃知名本於經於是併力重建適逢世廟龍飛漢水易名仁皇焉萬曆辛卯閏有不淨火龍怒而浴之殿廡灰燼而楚唐襄三府主以爲茲寺也我先王所建於是復幷建之嗚呼波斯匿王爲五天之長不以出世法爲問

冬于上一有□

而間世法護國祐民之具。苟非夙植善本有大智慧。豈能卽世間法而明出世法哉。經以仁王名。蓋旌其德也。而楚唐襄三王。亦並夙植善本。纘月光之業。而世爲金湯。豈偶然乎。殿成。禪客乾公從余問訊曰。寺不幸而火浴之。又幸楚唐襄三令主。不忽祖宗之志。復同鼎建。敢乞先生一言。光三主之德。予曰某人徵言輕。曷敢當此。且楚才地顧擕布鼓於雷門。公愀然久之。復率住持等衆。再問訊曰。叙事記土木。不無其人。若夫考名審實。暢般若之玄旨。非師筆。恐不大快。余曰。諸夫心外無法。文字性離。文字性離則觀照微密。觀照微密則所謂無思而契同者。得非實相而何。大哉般若。一名多義。孔得之而治六經。述春秋。老得之而二篇作。子得之而立論。王通得之而作經。李翺得之。著復性之書。新建得之。揭良知之訓。雖然有眞般若。有似般若。眞般若者。了色卽空。了空卽色。故不死於枯槁。不蕩於情波。了知而修。故修無所修。以修無所修。所以當境緣順逆之衝。習染消而我無所修也。似般若則解而不精。忽修以遑。見一旦危疑交至。

解失而氣奪。境奪識情。事敗醜布。遺笑千古。此遑相似般若之咎也。凡一切黑白。倘有志於般若者。苟不能精義入神以致用。不惟負我迦文聖人。實負波斯匿王與夫楚唐襄三王世世金湯建寺之德。銘曰。寺名仁王。緣起月光。五忍之立。立鎖不祥。自西而東。法傳華中。襄陽樊城。是有禪宮。宋景定間。實始創焉。綿歷旣久。三王扶顚。子孫繼護。金湯彌堅。龍飛漢水。仁皇易跡。堯天佛日。萬古光輝。般若一名。多義所存。檢名審實。妙不可言。密在汝邊。在我卽粗。離我我所。翠竹眞如。火龍浴之。殿堂灰飛。三王倂建。波斯之遺。予願吾曹。顧披方袍。戒根淸淨。地産靈苗。鬼神呵護。梵刹堅牢。晨昏祝聖。地久天長。舜田秀實。覺樹花香。世出世法。光洞八荒。凡有心者。根塵頓忘。靈然其徹。眞常。

足軒銘有引

夫大道不癡無夢。夢非獨有以癡爲媒。遡流窮源。本末洞悉。順而不返。狠頑有無。是以善觀者。富有天下而無受貧。等餓夫而有餘。故小人絶窺上之

心君子。無多求之玷置三才於末世發大曉於重昏出者若魚投春海處者如獸老雲山禮樂用而不知日用運而忘照公忘私私忘公公私相忘如心忘身不見有餘不足誰待不足生足足忘不足始能惟足惟軒足乃无十虛而常㥯軒乃示萬有而常無地待空浮水隨天到四時予奪一念雌雄花茂園林草芳崗阜進退魚鳥坐臥得之者則頭頭自在失之者則處處乖張玄黃勞其目力好惡搖其心光當足而不能足足爲欲師當軒而不能軒軒爲我主名實難欺根塵易昧故去來無常賓主互用粗妙在人軒惟嚆矢銘曰

一念不生諸塵無待光景無邊豈須錢買七情熾然蔽虧本天烟雲起滅以馬作船載諸顚倒狂醉寧了聲塵萬端枕上失曉聲色無櫃櫃惟耳目耳目無主主者不足惟無我者衆妙簇簇兼善一切獨立無欲

足軒銘 有序

愚讀過秦論知賈生進退英雄雌黃强弱意獨在秦餘者不過倚數而已由是而覩秦已過矣然不知足至於鞭山塡海希冀長年社稷且不爲子孫有況他哉博浪離椎毫不醒悟既而陳勝吳廣之徒掉挺崛起秦爲之板蕩今麟郞於此土增茅茨粗衣糲食出不爲喜處不爲憂借風月以陶情假詩書而理性於四部洲中六天之下較秦所逞乃太倉稊米耳於六天中有天曰兜率此言知足嗟乎知足則茅茨土增雖瑤宮金屋不能過之不知足雖處九天之上若在溝壑雖然有身而無心榮辱誰知有心而無身苦樂誰受身兮心兮一報之蘧廬橫謂我有自是癖患不至矣若然者身心偕非我有始爲知足況身心之外者乎古顯氏之子墮體黜聰合於大同大同則天地非大塵毛非小卽此而言知足待不知足而名知無不知足則知足亦毛焉而已雲門大師有函蓋乾坤句截斷衆流句隨波逐浪句三句一句得失在人此又足軒之證據也銘曰

三句一句達人自知足軒之舌風行水瀰

麟室銘 有序

龍爲鱗蟲之長虎覇千峰之中獅子爲百獸王哮吼震衆至於腦裂鳳凰飛鳴羽蟲雲從麒麟之性不受羇縶仁而無欲東西自如無欲近剛仁則近慈惟剛唯慈乾坤乃備用九用六出入自在故麒麟出聖人生焉麒麟死聖人悲焉嗚呼剛以慈濟威而不猛慈以剛克寛而不蕩兩者不斷聖德乃全聖人初人明勇自强千屈不折終至遠常在鱗爲龍在羽爲鳳在毛錯雜異其行藏今以麟名子室子念人初碌碌童稚屯蒙未詳一旦啓正靈竅發光以明明德卽心作佛言有異同義無中邊善惡則無書不經不思則無經不書書記姓名經常無變變者受滅不變不生不生之心斷常莫侵百工技藝闤處行深老龐有言日用無別惟我偶諧諸則佛魔受役況其餘乎銘曰

龍之與虎水陸疆土獅子麒麟各遵其路鳳凰飛鳴羽蟲生光麒麟產瑞將聖王在物既然人當自强君子小人初無常種情理相攻勝敗滚桶楞伽之洲梵川之島鵰閣夜虛窗呑月曉此室麟名小子無驚佛魔在握以理治情

佛智泉銘

佛智深渺能消熱惱飲從眼入動念枯槁蒼石之下雲林之杪湛然本狀神會可了覩影知渠我惟顚倒兩存無功靡往非道

鵰沙彌塔銘有序

鵰子少爲書生含毫弄學子業及學爲古文詩賦精陰陽讖緯之術皆臻其奧又以宿習現行復知歸敬大法旣而游學燕京觸事感懷遂決薙染受骨稜層抱端疾破積雪不怯嚴寒深雲而登淸涼於萬曆辛卯十一月望日訪道人於妙德庵中遂克初志明年四月十日奄然而逝嗟哉俗壽三十二歲僧臘一百四十五日道人哀鵰志有餘而壽不永特銘之銘曰

抱志未克死生變更耿然一念有願必成古之今之何殊晝夜晝夜之辟一指高下尻之與脊本無中邊求其兩端以黃爲玄鵰子了此匪滯假眞以習爲穀轉大法輪骨埋嘉福雞園爭秀舊佛新祖誰左誰右

鵰其有靈當處速鑑三際同時普振淸梵

宛平縣資福寺開山守心端禪師塔銘 有序

師名鎭端字守心族姓陳世本山西潞安府長治縣師生多禎祥鄰里驚異弱不好弄風骨卓羣年十二依黎城縣洪福庵瑞禪師之高足惠忍爲受業師居無何棄去登伏牛禮補陀既而入代之五臺山謁二虎禪師一見器焉爲嗣法弟子及還故山瀋王聞而敬之延住資福禪院給供甚勤師一日曰大丈夫不出家卽當以仁義輔弼明主澤流遐邇出家則當精深宗教徹法底源闡揚佛祖之道俾博地凡夫彈指登聖以報佛恩始不慚爲男子顧吾於二者之閒一無所有瀋王雖勤厚濡滯一方莫能廣飯方來終非鄙志於是復棄去來燕山宛平縣盧溝橋東茆茨採椽聊爲諸方息肩之地亦額資福者示不忘瀋王也資福西南隅師穿大井一口置石漕六方發願曰無論黑白愚智人畜凡有知者沾我滴水食我粒米同生阿彌陀佛國中無量壽覺親爲授記登不退轉雖然以師受性嚴冷不喜阿世卽豪貴臨門不少屈故自某年至某年施者簡寂常住荒寒師力抱枯淡歡接方來了無倦色或不堪其憂師曰自要弄這迦陀動苦澹泊不爲世采我分耳復何尤王恭妃亦聞其風而敬之遣中貴易茅茨採椽爲金碧師方暢志樹功德輪爲聖天子祝延聖壽徼福蒼生迨於萬曆二十年冬十二月預謂門弟子曰我明日行矣積年勞勤施主使我成就行門我去後若輩當併心常住無乏方來粥飯我死猶生也至期果端坐而逝諸檀信僉謂師預知時至倍加歸向焉師生於嘉靖二年某月日卒於萬曆二十年十二月日僧臘五十七世壽七十三門弟子依天竺法闍毗其顱身歸骨於南岡之塔達觀道人謚師號曰普慈塔曰顱光嗚呼禍福莫烈於死生而端師不爲之撓超然脫去大患不能留難雖古之所謂豪傑之士挾仁義佐人主建大勳名垂芳百世至於臨死生之際欷歔不堪貽天下笑由是而觀則端師豈不爲大道人者哉銘曰

凡有知者皆爲欲取生因欲棄死因欲去唯師異此去來棄願勞勤死生不爲欲販自生至老而愈壯同濟一切始終匪兩樹塔南岡曾爲諸方生資以食死以骨藏燕山可磨願力靡竟無斷曾鈇臨死之命兒孫念之勉强力支如盧溝水長流無竊吾君長胤母曰恭妃聞師德風篤信歸依師其有靈保此英禎福壽無疆萬世莫安爲佛金湯廣建道場龍象蹴踏日月彌光野人之心淺而弗深赤抱萧剖鬼神鑑臨銘刻貞石天地同脉形有代謝心無今昔

大悲菩薩多臂多目解幷銘

世疑大悲菩薩臂目廣多互相驚恠蓋不以理察横以情觀苟以理察之則人人自信不暇豈獨疑於大悲乎如我一身之眇毛孔八萬四千布植森如六尺匪狹正當毛孔森顯則一身弗留一身現前則毛孔皆隱隱顯互換而一多歷然適此之時豈不有非一多之數所能牢籠繫綴者存乎若環輪之無竟應萬物而無窮大悲獨有而我獨無此情也非理也故以理應目則象帝之先我得而徹視也以理應耳則八荒之外蚊蚋之音我得而徹聽也我常靜坐忽然身心都遣耳目無邊遠近情化古今夢破始恠大悲臂目甚寡而世猶疑爲多不亦癡乎雖然南人不信有千人之帳北人不信有萬斛之舟蓋其信情而不信理故也殊不知禍福死生物我廣狹古今代謝淸濁浮沉皆情有而理無者也倘能以理折情則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皆我臂與目也若然者提挈四生智周萬有初非勇與明所能預者也銘曰

本一精明暫應六根應而不返望流迷源大悲菩薩教我觀音不以耳聽目視禪深禪深莫測一六陳跡錦繡芻狗旣陳勿惜一爲無量無量爲一事理無成慈及萬物循業發現我本平常三十二應塵刹放光若出有心菩薩病狂鼻祖東來眉山奇才大悲閣記提挈放開卷舒自在理徹無礙桃柳林中長公放頼態羆虎豹視以儕輩出怒入娛了不驚恠吾生公後知公三昧得自禪老語言黼黻暐若春花春容銜態不善觀者離花覓春春不可得泣岐沾巾文字語言

道之光華何必排擯始謂不差

韶石銘

覩端神凝牧豎在郊尼父見之悟其聞韶慨然輾後至則樂凋不以耳聞音鳴寂寥初無古今事有近遙是石舜心連雲嵒嶤

丁南羽結綠硯銘

混沌之精昌谿之骨南羽得之象罔不識玄池天啓彩筆龍遊彈指之閒諸佛雲湧莊嚴淨土熏炙羣生若見若聞當處解脫誰促大地成此片瓊囊括十虛現諸希有須彌爲舌難盡贊揚口卽大虛渾吞不出丁氏諸子互相寶之譬若眼珠明不可失

于中甫宋端硯銘

由天而人由人而天太古之色中有玄泉雲出無盡魚龍可眠若人得之造化同堅

臥牛硯銘

溪山無盡春草有餘饑渴弗擾憨臥超如毛頴爲鞭一聲觫然頭尾屈伸蹄角柔堅噫鶴背輕危龍背滑歸來牛背穩如船

心傳下一有自寓二字

孚泉硯

辭修誠立信貫金石卓錫泉飛臥冰鯉出用無聖凡名有黑白甘冽異常孚豹血脉

瓢銘

納十方之虛不爲大勺四溟之水不能溢實濟渴之勝具乃補饑之妙器其餘滴餘粒可以飽龍蛇足虎豹是爲鉢之良輔

獨高菴銘

爽塏之陽卜居斯祥風度疎林香濤琅琅飯訖無事讀天竺之章閒或得意身世都忘本眞羯露雲淨月光散步庭除薜衣清涼城市焦煩一刻十霜王侯兮若夢爭如落魄而徜徉

竹瓢銘

若之爲物兮堅而有節虛而能容雅分溪邊之月閒挂石上之松偕而老兮萬壑千峰

雲笠銘 原本缺文

頭上笠人不識譬如片雲覆松梢夜鶴歸來巢莫覓

無巴生傳

無巳生自言生於青草灘灘卽姑蘇之松陵今之吳江也予從無巳生遊甚久每於無巳行藏所忽之閒音聲笑貌之際與夫習氣動靜徐而察之似非青草灘人盡無巳受性超放不耐世故於習俗繩墨了不相拘予嘗規之無巳笑曰子奚不撿名而審實耶名撿則實審實審則名不虛名不虛賓卽主也主卽賓也物與我皆不得巳而受形於天地之閒倘不達此則何往而非有待乎夫有待則有累有累則孔隙不待鑿而不可勝數矣吾嘗歷觀有待之大槩不出乎地水火風空見識七大而巳如以自心觀七大則七大有名而無實矣方此之時且問子大火聚中爲吾拈得一莖眉毛出乎予曰不能無巳舍然大笑曰子雖從吾遊甚久然不我知若是謂之相知可乎子不聞龍樹有頌乎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卽此觀之有生則有我有我始有物脫求以名實之相外名則無實外實則無名吾故曰賓卽主也主卽賓也賓卽主則主未嘗主主卽賓則賓未嘗賓主未嘗主賓未嘗賓則我與物物與我不待觀空而始謂然也故曰會萬物於己者其惟聖人乎如我有已則物豈可會乎如物有物則物亦不受會也所以有待顯而無待隱矣無待旣隱則地以堅爲孔隙水以濕爲孔隙火以暖爲孔隙風以動爲孔隙空以無形爲孔隙見以照爲孔隙識以分別爲孔隙皆不得無巳鼻者也如以自心觀此七者則地未嘗堅火未嘗濕火未嘗暖風未嘗動空未嘗無形見未嘗照識未嘗分別若然者謂七爲一可也謂一爲七可也七若可一則七未嘗七有待隱而無待顯矣一若可七則一未嘗一無待隱而有待顯矣吾以是知有待與無待初皆無性也如曹溪佛性無常諸法有常之說亦此謂乎故吾以自心觀九竅與六根我實未嘗有也然九竅六根不妨用而不廢我實未嘗無也有無路窮凡聖情斷予謂我有巳鼻可乎如木生也直人生也靜直則無私無私則無我靜則無擾無擾則本虛虛則靈靈則妙旣妙矣有巳鼻可也無巳鼻可也雖然莊周謂七竅鑿而混沌死吾則曰孔隙鑿而巳鼻形所以鉤索得而秘之矣今吾一受

形之後六根九竅巴鼻太多於是乎聲色鉤索於外好惡鉤索於內吾本無巴鼻者始不得自由矣故以無巴字我者陰借其名而鞭我後也子亦何疑而私祭我耶予聞無巴之義乃稽首謝不知之罪無巴曰罪本無性何謝之有哉予不知答而退

紫栢老人集卷之二十二

紫栢老人集卷之二十三

明　憨山德清　閱

書

復王宇望叔姪

書經之事本老漢私恩豈可累弟子古有僧或荷毋而行旁人憐其勞頓欲代荷之其僧拜而辭曰吾母等敢勞君由是言之弟子圖治經壇設遲速亦奚罪且接歲薦饑人力疲極雖素稱阿堵翁者爲之艱難而況王生家向清寒首出延陵者哉日附件淳此簡情眞而言朴亦老漢見汝叔姪於北園請書經之心情眞色愧誠可裂石所以久淹留都未他游者恐負叔姪初心也或者解傳溢言聽復不察比來此流觴處洋洋汩入耳目使聞見倒置爭鬬橫起情少弗合視如胡越情少苟合胡越同心是皆我剌堅固佛手難拔矣可笑老漢不識時務將一片熱心出乎委曲强欲拔之剌不能拔反受剌剌此非人過過在老漢修行無力天猶不佑也自今而後惟圖自治弗敢照人若起照人之念卽我失照失照不照謂之卽昧昧而不反更復尤人罪莫大焉賢叔姪幷痛感吾言日用之中精進學喫欺覺得喫欺有歡喜處便是學佛靈効若書經日期俟晤再定

與王宇泰

所受三戒命根金湯凡百行止切切護念如或放逸其畏非言可喻想此箇光景日用宇泰不忘也且凡夫情習濃厚卒難卽除當如螻蟻過須彌力雖微弱必期逾頂而後已須彌之高螻蟻之微以常情觀之過也必難矣據其初志則螻蟻與我何別惟吾宇泰常以螻蟻爲師志必須逾頂可也然衆生情習積劫

熏久高厚煩惱之山又過於須彌遠矣

[illegible]與王後石

蘗地相逢雅同舊識非頂門具眼病犯烟霞者寧有此哉顯親別後拖寂芙蓉高誼如雲攸攸在望不遑過我豈暑姤青山耶聞上人來金壇一詢起居知令孫女已遊九原矣云先生追傷成疾世外野人亦覺愴如雖然死生者造物之蘧廬也死者旣歸嬉笑家山先生皇皇未已何啻求馬於唐肆哉且有先生而有令郎有令郎而有令孫女先生能善返之則令孫女猶在在而求之所謂頭上尋頭也聞上人風便謹奉解憂散一劑敢乞服之

答王方麓公

睡眼乍開日高三丈餘睡未盡拭眼讀手偈旨趣淸遠滌除睡魔何啻天外長風杯中春茗也但一微涉動起滅萬端喜怒戰酣苟不以一微之前者督之則血流漂杵長刼無已耳故所諭誠盡善矣然道待器言靜待動言是皆一微待中境界苟不以一微之前者吸之不過能觀者一微萬起萬滅者特一微待也故曰逐本忘情知心體合此古人萬古不戴之言也本卽一微之前者此尙不可以有無求況可以起滅觀之哉又心不知心如已眼不見已眼作麼生知旣不可知則古人又道知心體始合登道辱方老過弊屢矣無以報德敢以諭文直心請餘則披晤再請教不盡

與王方麓公

夫有身必有心必有知故指胸則胸知指背則背知指首則首知指足則足知如離身一紙指則不知矣今此身從頂至足特不過五尺耳此知卽五尺則有知離五尺爾無知又爪鬚髮眉皆五尺之分皆指而不知由是而觀則此知但能局五尺此知果是我心我心何小哉此知非我心則離此知別無有心且自古及今建大勳勞慮周萬物果局五尺之知之能耶或離此知別有所能者耶嗚呼此知甚微孰肯審而究之如究之得其所以然則中庸之未發大學之在明明德一以心言一以性言此聖賢之深慈也若未發可以五尺拘已發亦可以五尺拘未發非已

發可知何以故已發之知但周五尺豈周五尺者能知未發哉貧道與方老或披晤或促膝談笑之間若皆處乎無我人之鄉苟非兩下超情安有此等光景今方老年高貧道鬢毛亦頹白矣恐此一別不知再晤何期所以深坐而不忍即去茲以周五尺之知請教方老願方老不負貧道洵焉之心儻一檢之或有小補未可知焉

與陸五臺公病中

昨日見門下頹然抱疾而臥及客至復能强起支應應門下今日之事可謂急矣安有閒精神周給人情哉直當痛念無常視自身為罪藪知自心為惡源苟罪藪未空惡源未竭外則形骸為桎梏內則識火焦靈根一刻萬劫且念佛持呪并參機緣既言皆不得力則臨行一著有何憑據貧道雖不敏實為門下大痛豈門下思此寧弗自痛如果不痛或再來菩薩則非鄙人可思議矣若非菩薩安得不謂之癡憨乎昔龐蘊初見石頭便能頓融前境前境既融則何物為吾敵敵既不立則能有之根曷可獨存根既不存則身命不有誰為桎梏蘊吹見馬祖則命根俱斷聖情冰釋況凡情耶凡情既洗識火潛消則靈根密固誰為焦爍若然者則罪藪未始非功德之林惡源未始非菩提之路惟善用其心者逆順皆為解脫之門貧道誠不作諂語願門下照其迫切之心深自痛焉

復敬郎

夫樹高必招風名高必招忌非但人間世如此即出世法中亦所不免者故明教嵩大慧杲皆見道明白問學淵博行不負解出言成章心光耿潔近則可以照一時遠則可以光萬古然明教大慧俱不免貶辱況其他乎本朝隆慶間如徧融法界二師操履光耿亦不下古人而皆遭細人之讒至於抵獄既而讒口卷舌心事頓明初雖受誣於一時終大取信於天下無擇智愚聞二師之風者莫不引領願見如肉佛然比覺盛亦遭誣陷吾曹有不知大體者亦隨脚跟乘風鼓謗流言充斥扇惑清聽殊不知松栢不歷風霜黃金不經鑪冶道人不涉逆境孰辨眞偽嗟哉髡奴徒捐髮鬚不諳大體滅華倡胡浮雲散盡明月還孤

光徹寰宇汝面泥塗辱書答此可謂躊躕情申理白邪正皎如古人有語誣人自誣事未定而先見情雖辨而理屈千載昆昏何疑之有

謝于見素公惠麈尾

結夏曲阿影棲於圓食殘蕭散稍復經行匪涉神奇咸投妙會清池白月洞剖禪心沃野嘉禾滋培佛種卷風塵於觀力廓泉石於情根魚躍波鳴蟬嘶樹響即喧頒寂冥妙闕靈併有無而通幽齊遐邇以開務辰丁賤誕天賜清涼法侶雲蒸時逢雨足既除煩暑坐掃生寒主人儼臨高賓翔集惠我麈尾學揚眞風豈徒動識雷驚應使無情夢破顯慚溥劣敢弗銘懷

寄趙定宇

石頭一別南北殊蹤心境依然初非損昔想吉人多福動履勝常胸中之天身外之累信莫能翳問音久寂積抱常懸

與丁勺原

滁陽一別嗣後絕音時復逝思宛然一夢黑頭俄白悲境奪歡日勝日輪苟不以自重爲主則眩我者多矣奇男子家知知名重而不知身重知身重而不知心重知心重而不知性重是不知類也貧道雖不敏每愛足下倜儻殊衆骨氣清深動止嚴謹惜乎於此道不甚留意比因來慈道者過江西勒此聊敘疏濶來慈於此道操詣清深行履光耿極可與語者南皐近有書見招但貧道病瘧未愈不遑赴耳湯若士尊公近清勝否聞佳郎秀爽特羣圓通大士一幅附贈倘令郎夙昔曾親承大士未可知也春深時序清和教子著書是天下極樂事且得重而遺輕蒼蒼或厚待足下足下當歡喜承接不宜外附法華合論一部此書能啓迪本光譬如長風驅雲天月自顯塵心濃者亦不易讀

答請主法事

比還果清問訊足下而足下所答書意況不甚清朗想二郎之母病重擾之耶大都死生榮辱皆命所定夫命業也業不離心故外心與業而論病本者非也古人有言曰三界塵勞如海濶無古無今鬧聒聒都向自己心念生一念不生即解脫此語極眞但衆生

不知自心是何物在何處所以治心無效耳治心既無效卽古人言上生疑疑生則不信於古人分上且疑而不信況今人哉又百千中誰有治心之志男子尙甘昏昏而待盡況女人輩乎承大令郞見招爲毋作佛事佛事作而無效奚若不作雖然效不效誠不在佛顧其作者發心淺深如何耳如病苦有十分非二十分深心作此斷無有效果以深心作之病苦不消無有是處若令郞發心果如道人意敢弗赴之道人如孤雲野鶴去來凡百現成但慮作之無效反退病者與賢子心耳

答竺生

得書讀之亦甚憔然言實出於亦懷而鬱憤之氣卒不能自勝此所謂志雖有而理不察故也如能察理則得喪榮辱皆我自致雖天地之大造物之神亦不能陶鑄我自致之情此情必須自鑄且道自鑄之方從何鑄起凡向日所不能克者痛當克去所不能全者痛當全去然不耐心而究理則心昏而神濁情豈易鑄哉思之

答于中甫

十二月初四與勤持手書至資福購燈讀之淒然痛人都下風習險譎誠如所言於世閒法則公道誰亮於出世閒法則得少爲足且頭緒不甚淸楚道人見此光景亦不喜淹留第以既爲佛子當報佛恩如報佛之志方自見定而於禍福死生又生心計較則定志何在所以風波迭經總視覺後之夢行住任緣初不預料也但念汝連年境風浩然於不堪忍處强力支持一切拂逆讒謗翻成受益之地餘喘幸存此又令道人淒然中生歡喜耳法頭尊公臨逝光景斷非此生習氣乃前生夙習也果如是則道人與汝等亦有助不淺卓頭陀胸次灑然本必無根根在見地不虛不審法頭見卓受益何如渠舍宅爲寺言不可輕發蓋風不可輕起以風無形而能鼓物故也言如風可聽而不可見所以與風同勢聞之心遠遠則難挽如不言而事成活機在我言則死巳

二

天厚其人衆患煅之天薄其人衆幸誘之汝連年親

涉衆患天實厚汝而煅之儻不能歡喜領受便是薄福種子也直以忍辱爲海割舍爲刀斬我相根株汪洋包納則將來受用未易量矣

三

德卿不意至此殊令人哽噎幸汝周旋其兒子輩此又老人令爪痛感麟郎者也骨藏何所知忍能念之否幸致老人意光公急究相宗勿癡度時陰此見學佛緇白骨節不甚硬稍觸逆境卽如野狐變人作怪一聞犬聲故體頓復犬始知其是狐敢恣口咬之儻人形尚存犬決不咬惟卓吾非狐變之人也故不須犬咬遂爾自刎然卓吾非不知道但不能用道耳知卽照用卽行老朽更不如卓吾在

四

凡讀汝來書則句意自然可悲可喜以下字不凝故能令人遊中若汝觸不可意事如裁書下字法則不可意事之機卽天機之資也儻知而未能却順逆之境風得無增吾憂乎奇男子須割愛愛不割則墮軟暖魔網矣

與李次公

世閒人自有法度出世人亦自有法度世閒人禮義不可苟出世人照用不可昧禮義但入界照用統九道如忽九道而從人界不免觸不可意自然以平時所見治之終不得力蓋平時所見者不是自家固有但從本子上拾來耳孔聽來非是寒泉湧地明珠萬斛倒噴潑日之勢安能却迷事無明乎故曰境大般若大如般若威神頓損殊爲笑具

與元鑑

少年爲客以技博供供養父母是須筆筆寫著古人眞處自然卽技入道儻謂技道有別此所謂把髻投衙者也思之

答馮開之

數千里外忽辱手書展讀再四如面玉容何樂如之且云般若緣深天去其疾豈胸中無秋江者而能道哉咄靑山白雲一切不放過時光此又貧道萬萬所延頸也

與方幼輿

遞來祖風凋弊。法道荒涼。無分黑白。凡在此門。孰不以為生死為言。及問死生所以。十箇到有五雙罔措。此皆最初發心不眞實。見地不透徹。所以一逢逼拶。自然手脚忙亂。且道眞實心如何發。善財初見文殊。即獲根本智。然後徧參知識。雖則門頭次第不同。要且換他鼻孔不得。何以故。有本者如是耳。今時人雖說發心學佛。大都如瞎公鷄相似。他也不知天明不明。但聽得他鷄鳴。亦隨胡叫一上。撞著個孟嘗門下會假鷄鳴的賊。冷地叫一聲。亦即隨他鳴去。學佛的人見地不透徹。見人嘴皮動。他心上理知開解。即撥出許多來。殊不知總是意根上的影子。此點影子。熟睡的人熟睡去了。或被跌的人跌悶去了。或臨卒然利害關頭。意識照管不到處。都總用不著。這三箇境界較之臨命終時。孰險孰夷。想其輕重好惡。幼輿必定辨得出。既辨得出。必知活時此點影子。尚支吾不來。臨命終時。豈有交涉。又有一等人。以反聞聞自性做工夫。是必不聞聲塵。將聞聲塵的機來反照自性。積習日久。或見個空清境界。便謂眞得。我且問他聲塵畢竟是性內的。性外的。若在性內。則聲塵亦性。何必去聲塵而反聞。則謂之聞自性。若在性外。性非有外。謂性外有聲塵。決無是處。又有一等於耳根門頭靈靈應物的。謂之眞性。殊不知此是由塵發知。應境影子。前境遷謝。此亦隨沒。以此當本來面目。此所謂喚奴作郎。皆非佛旨。若要眞實會得耳根圓通的消息。我拈個榜樣你看。古德問僧。隔壁聞釵釧聲。即為破戒。且道作麼生持。其僧云。好個入路。幼輿會得這僧入路處麼。若會得。方見善財見文殊的境界。方可參天下善知識。若會不得。也須猛著精彩。向這僧入路處討個分曉。無常迅速。時不待人。珍重。

與塗毒居士

二

我今止有報佛恩一事。拚却身命。一切利害毀譽。非我所知。我逆逆順順。淺淺深深。非汝輩所知。

俗諦中人入吾法中。如人溺大海。露髮髻子。善知識提攜如援髮髻子相似。須是自家盡命撐著。不然。是自要沉沒。千佛出世。也難救取

寄沈德輿

達觀自匡廬下江南二三年往來吳越閒初心竊謂宗門寥落法道陵遲假我門庭熾然以魔習爲傳以訛繼訛眞僞不辨天下遂謂宗門光景不過如此而不求眞悟至於少林奉朝廷欽依以傳宗爲名而崇尙曹洞臨濟潙仰法眼雲門五家綱宗亦不辨端倪不知設此胡爲則宗風掃地可知矣巖頭奯云但識取綱宗本無實法若然者則綱宗乃宗門之命脈而有志於斯道者豈可忽諸達觀以此未嘗不痛心疾首撫膺流涕然知我此懷者幾人哉所以下匡廬持僧寶傳林閒錄智證傳三書雖亡者糟粕而五家典刑綱宗係焉以故急爲梓行意在廣傳今天下豈無豪傑挺生遇此書頓斷命根洞豁綱宗荷擔法道不顧危亡必有以宗風中興爲志者出焉則我寂音尊者千古之下若旦暮遇之也達觀於居士中時時舉揚而薦此者希惟汝雖不能始終徹然然亦知好惡承順觸犯奈汝勝習微弱善根雖有實不能如好堅木出地頃刻千尺垂陰如蓋作衆生疲熱避涼處此皆是往因願力輕鮮感報不宏故也自今切不可埋沒此生直於逆順關頭利害之際如風過樹如雲行空卽常光時時現前如投夜明珠於金盤之中宛轉橫斜莫測方向特不出盤耳從上祖師以綱宗爲盤以見地受用爲珠有珠無盤則非人天眼目有盤無珠則自沉情海虛張綱宗擬欲度人則龍天不祐佛祖所厭福日消而罪日長慧雲散而情風熾一旦業報盡來請隨無常殺鬼受指揮去那時始悔心地未徹妄拈綱宗之所致也悔之何及此等忌諱諒汝必知今書此遺女雖達觀隔遠屢之示有志於宗乘者則達觀未嘗不在也此日舟過吳江汝嘗索開示當謹受持不可錯舉若要相應我語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於此不能透徹吾此葛籐何異說夢

與平廓

莊周有言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夫人不以此而稱相知者妄也不侫與座下周旋甚久受座下益甚深今座下行思無以報敢劃肝膽吐一言願座下采聽座下素研精教乘而宗乘亦未始不留心不

無須會處然命根脂窟未能翻空截斷者其過安在古人云一則不透則千則不透千則不透則一則不透座下得無坐此乎哉惟座下於五燈中留神一上或有一機半緣與座下相仇讐卒不能消釋者決不可放過挨排久之而一朝爆然拶破則向所謂仇讐者翻爲骨肉矣

答汪仲淹

辱惠書讀至比來業重災生處達觀亦不覺爲仲淹愴然久之遂亦爲仲淹喜大抵人苦不能自反既不能自反不但達觀救不得直教諸佛亦無下手處仲淹獨能自反則苦根將拔矣惟仲淹一反永覺於愛憎關頭死生境上挺然獨立拚命捱將去了不失脚正當苦時即推苦根爲自心生耶爲從業生耶爲心業共生耶爲離心業生耶若從心生非業則心本無病若從業生非心則業本無主若心業共生初於自他兩者推之既無生處又將何物而共生耶若離心業而無端生更無謂矣仲淹果能觸境諦察深推於四生中何生中生是苦根一旦推功極處苦根披露到此地位仲淹方體得古人道老僧自有安閒法八苦煎熬也不妨仲淹若不能擔當做得去則所問若宗若教何日暮途遠尚有閒工夫及此耶雖然達觀一則古人葛藤聊爲仲淹病苦中作個消閒的方子一日洞山不安僧問和尚病還有不病者麼山云有僧云不病者還看和尚否山云老僧看他有分僧云和尚看他如何山云則不見有病達觀將此問仲淹病時亦有人看仲淹否仲淹亦能看渠否於此句中若仲淹罔措不薦則病熱命光遷謝之時敢保至愛的代你不得在江山綺阻雲月長新南羽康虞信來復此以爲山中音耗耳

與陸太宰

大法丁艱殘燈幾滅僅憑墻塹保障緇林是以安禪無狼虎之驚集講有龍象之慶然則百尺竿頭非進步之階千峯頂上豈窮年之地擅越位高爵厚任重心勞雖則帝渥靡涯懸恐精神有限事繁食簡德茂年尊莫教眼下蹉跎直向胸前便判鳥未倦而知返雲將歸而始閑不失早見之明全收自知之譽功留

三寶蔭庇諸方此世外野人延頸擅越者也

答李虹霄

讀手疏服筆力雄健辭旨精明但神迹之論尚墮於常習世謂迹粗神密殊不知迹是何物神又何物苟神迹果殊聖人曷能會萬物歸於己哉是以移舊染擴本光必理行事行如車並輪如鳥雙翅始能運遠騰空今公獨抱理行弗重事行何異鳥之折翅車之廢輪又執事習氣偏用事行則有益偏用理行則無益大都事行難逃於實迹理行則易資乎空譚貧道探討此道頗有年矣少見不眞決不敢橫斷惟高明思之

與雷雨居士

人有小技誇階自設況吾儕抱出世之道而陵厲塵奴則其不悅自引也又何介哉

二

人若不生病則空談可當修行人若不有好惡境界則眞心學好無可辨驗汝生得這點病便覺受他不得根在何處只爲生病日子少無病日子多故耳勿厭此語當味之

與鄒南皐公

燕山無量寺風月不減西江仲淳近當行蹤飄泊之際足下能不忘燕山之舊一旦爲渠東道則西江風月乃無量之故物也牢山亦自燕山來縲絏隆冬將有萬里之行究其所自因弘法被譴亦可哀已然觀其眉宇自有一段不可言處使人意消心化今渠道吉水足下當一晤之鐵佛菴有佛名而無佛實如南皐即佛不必別籌雖然也須大經爐錘一上始不負名此貧道犬馬心也聞仲淳堪輿役忙峰頭澗畔葛籐無量倘失脚絆倒足下不垂手扶持之更待阿誰昔溈山勸仰山曰當此境界鐵佛也須汗出夫此汗出境界從上聖賢苟不以了知爲前茅隨順心證爲急務此汗亦未易出

與李君實節推

易傳有宋刻無一字訛者惜未得也聞屠田叔有之田叔亦曾親老漢瓶錫今在福建如得渠的本證抄本之訛剔蕪沒之垢俾列聖不傳之妙即文字而傳

傳之者始知無所得也知無所得則一切衆生可以交神之道見之見之者乃痛民饑即我饑民寒即我寒如未見之不過率情之痛非率性之痛情屬生滅性無生滅故以有生滅者痛民終有倦時惟無倦者□□見之不見之在李郎而不在老人也

與湯義仍

浮生幾何而新故代謝年齒衆往那堪躊躇靜觀前念後念一起一滅如環無端善用其心則麤者漸妙不善用其心則妙者漸麤妙將漸麤麤將不妙於不妙處了不覺知是身存而心死矣所以古德云作時不到便同死人夫身在而心死則不當存者我反存之不當死者我反死之老氏曰我有大患爲我有身又曰介然有知惟施是畏即此觀之大患當除而我不能除眞心本妙情生即癡癡則近死近死而不覺心幾頑矣況復昭廓其癡馳而不返則種種不妙不召而至焉至人知其如此惟施是畏劉子聚肢體得非除大患乎黜聰明得非空癡心乎大患除而癡心空則我固有法身本妙眞心亦不待召而至矣曹溪聞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則根塵迥脫妙心昭然故溈山曰靈光獨露迥脫根塵體露眞常不拘文字至此則麤者復妙矣遠者習近矣人爲萬物之靈於此不急而他急此所謂不知類者也寸虛受性高明嗜欲淺而天機深眞求道利器第向來於此路頭生疎不熟或言及此未見渴仰此點消息乃羽毛鱗甲之媒三途四生之引故曰一毫涉動境成此頹山勢此半偈三假全彰三假者因成假相續假相待假是也如上根利器纔入因成覺不隨流謂之不遠復如天機稍淺流入相續慚愧知返謂之流復於相續中尚不驚覺勢必流入於相待矣既流入於相待則以習遠爲重反以習近爲輕夫近者性也遠者情也昧性而恣情謂之輕道如唐德宗不能自反迷而不悟終致大盜以亂天下此遠公所謂成此頹山勢者也又因成是何義蓋妄心不能獨立必因附前境而生故智鑑曰能由境能此能乃妄心之始我相之根我相乃不善之萌芽仲尼曰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果如此謂之不遠復無祇悔不亦宜乎

毗舍浮佛此言自在覺其傳法偈曰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昔有貴人以上妙素帛求黃魯直書平時得意之詩魯直曰庭堅亦凡夫耳詩縱得意亦不妙遂書此偈遺之且屬之曰七佛偈乃禪宗之源今天下黑白譁然望流迷源庭堅旁觀不禁書之贈公願公由讀而誦由誦而持由持而入由入而化則自在覺在公日用而不在此偈也山谷楚人寸虛亦楚人茲以楚人引楚人則似易倘吳人引楚人則楚人以謂吳人似不知楚人也若相續假以因成錯過本來面目便將錯就錯不誰不知因成之前心本獨立初非附麗即其照無中邊之光初不夢見彼照而應物偶然忘照流入因成以不知是因成復流入相續相續流入相待相待是何義謂物我對待亢然角立也嗚呼相待不覺則三毒五陰亦不明而迷矣故知能由境能則能非我有能非我有覺境我得有哉此理皎如日星理明則情消情消則性復性復則奇男子能事畢矣雖死何憾焉仲尼曰朝聞道夕死可矣爲是故

也如生死代謝寒暑迭遷有物流動人之常情衆人迷常而不知返道終不聞矣故曰反常合道夫道乃聖人之常情乃衆人之常聖人就衆人而言故曰反常合道耳據實言之衆人之常豈果眞常耶野人追維往遊西山雲峰寺得寸虛於壁上此初遇也至石頭晤於南臯齋中此二遇也辱寸虛冒風雨而枉顧棲霞此三遇也及寸虛上疏後客瘴海野人每有徐聞（時寸虛方謫徐聞尉）之心然有心而未遂至買舟絕錢塘道龍游訪寸虛於遂昌遂昌唐山寺冠世絕境泉潔峰頭月印波心紅魚誤認爲餌虛白吐呑吐呑既久化而爲丹衆魚得以龍焉故曰龍乃魚中之仙唐山禪月舊宅徵寸虛方便接引則達道人此生幾不知有唐山矣然此遇四遇也今臨川之遇大出意外何殊雲水相逢兩者無心淸曠自足此五遇也野人久慕疎山石門並龍象禪窟冒雨犯風直抵石門黎明入寺然寺有名無實故址雖存草萊荊棘狐蛇淵藪四顧不堪故不遑拋瓣香熏圓明而行圓明山谷最敬之每歎東坡不遑一面然圓明敬東坡不在山谷之

下今石門狠狽至於此使東坡山谷有靈亦其所不堪者也大都眞人大士之遺跡乃衆生開佛知見之旗鼓也蓋旗能一目鼓能一耳耳目旣一目卽耳可也耳卽目可也目可以爲耳則旗非目境耳可以爲目則鼓非耳境旗鼓固非耳目之境而耳目之用不廢此謂六根互用也然以一精明爲君六和合爲臣臣奉君命無往不一無往不一謂之獨往獨來獨往獨來此卽妙萬物而無累者也此意悼西兒名序中亦稍泄之嗚呼野人與寸虛必大有宿因故野人不能以最上等人望寸虛謂之瞞心瀉山曰但不瞞心心自靈聖且寸虛賦性精奇必自宿植若非宿植則世緣必濃世緣一濃靈根必昧年來世緣逆多順少此造物不忍精奇之物沉霾欲海暗相接引必欲接引寸虛了此大事野人二遇於石頭時嘗與寸虛約曰十年後定當打破寸虛館也楞嚴曰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卽此觀之有形最大者天地無形最大者虛空天地生於空中如片雲點太淸虛空生於大覺中如一漚生大海往以寸虛號足下者蓋衆人以

六尺爲身方寸爲心方寸爲心則心之狹小可知矣然衆人不能虛重以日夜而實之爲實寸虛稍能虛之且畏實而常不自安近野人望寸虛以四大觀身則六尺可遣以前塵緣影觀心則寸虛可遣六尺與寸虛旣皆遣之則太虛卽寸虛之身與心也至此以明爲相以勇爲將破其釜而焚其舟示將相於必死誓命與五陰魔血戰一場忽然報捷此野人深有望於寸虛者也顧寸虛不以野人道爲學少略其玄黃而取其神駿神駿者卽野人望寸虛之癡心也又野人今將升寸虛爲廣虛升廣虛爲覺虛願廣虛不當自降吳臨川野人往字以始光蓋取佛放眉閒白毫相光照東方萬八千土東爲動方能以眉光照之則不必釋動以求靜動本靜耳蓋方有十擧東一方則餘九方不待學而可知矣方有十而知則一知卽能由境能之能方卽境也境有動靜能無動靜能若是動則不知動能若是靜則不知靜惟能非動非靜所以能知動靜耳鑒公曰知有有壞知無無敗野人則曰知動動壞知靜靜敗動靜壞敗有無都遣則始光

大而爲圓光矣。此圓光在堯不加多。在紂不加少。然光有邪正。善用則謂之妙光。不善用則謂之黏。安發光如吳臨川。已知野人動靜。廣虛當以此書附達之。如是則不惟野人不負五遇之緣。亦廣虛不負五遇之緣也

二

屢承公不見則已。見則必勸僕須披髮入山始妙。僕雖感公教愛。然謂公知僕。則似未盡也。大抵僕輩披髮入山易。與世浮沉難。公以易者愛僕。不以難者愛僕。此公以姑息愛我。不以大德愛我。昔二祖與世浮沉。或有嘲之者。祖曰。我自調心。非關汝事。此等境界。卒難與世法中人道者。惟公體之。幸甚。又年來有等闡提。忌僕眼明多知。凡所作爲。彼謂終瞞僕不得。殊不知僕眼亦不甚明。智亦不甚深。此輩窺僕不破。徒橫生疑忌耳。如其一窺破之。縱使有人教其疑忌。僕彼亦自然不生疑忌矣。但破以未窺破。㝡作此伎倆也。且僕一祝髮後。斷髮如斷頭。豈有斷頭之人。怕人疑忌耶

答吳臨川始光居士

五金八石。世以爲寶。始光獨不寶之。不以剩語爲笑具而復珍之。且願淘其粗。存其精。此心何心哉。然不知粗者既去。果復有精者存乎。呵呵

二

喜哥受性穎奇。終非火宅種草。緣盡長逝。當觀往因。永嘉曰。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況凡夫與喜哥乎。此理也。非情也。道人願始光力以理折情。毋以情昧理。且喜哥形有聚散。有死生。不可拘束。而去來自由。隨業感報者。安知今日去速之機。非異日來速之機乎。但再願始光於世緣牽絆交加處。踢倒情樁。究徹理海。而於理海智願感格佛天。於佛天慈嚴光裏。流出一兩個有福慧兒子。慰汝喜哥之痛。亦補喜哥金湯之職。又即喜哥復來。未可知也。思之。道人於此月十九。始聞喜哥長往之音。亦不覺悲楚難禁。時臺泉卓麗與二三法侶。亦嗚咽不勝。然喜哥以死說法。維摩以病說法。雖古今老少不同。以理推之。了無二也。不知喜哥老子。聞喜哥說法否。若聞則悲。

嗚不廢而情弗傷理當前死生順逆皆吾導師耳道人恐始光父子情重緩以理照或以情延怨天尤人所以先附手字於沸湯釜底急爲抽薪也

三

匡山大佛初生汝心今幸成之當正信堅固勿流異趣且白面郞君驀地爲民父母日用之知人畜所係率性則仁明勇獨處現成率情則牛頭馬面百千畜習亦觸事現成噫情淨光中無故起念危乎岌哉果非虛語吳郞吳郞咄

與李君實

達道人自楞嚴東靜室始識賢父子信知賢父子與道人有菩提緣者於是卽囑君實譔護法疏焚於韋馱之前而君實直下無疑又承賢父子追道人於王江涇値驟雨淋漓而賢父子嘗無懈心此非有卓倫之見者斷不能也玆幸奉命出典潯陽潯陽乃古禪窟比來緇曹無論主者客者多飽食橫眠遊談無根之徒似不少也嗟乎因時布政之弊生則仁信之治救爲仁信之治弊生則智勇之治救焉智勇之治弊生則莫得而救者若干年矣至漢明兆夢摩竺西來則以一出世之法救莫救之弊此理勢然也蓋世法變極不以出世法救之則變終莫止出世法變極脫不以世法救之則其變亦終不止故迦文老子將涅槃時付囑國王大臣金湯正法卽此意也然孔釋之徒世不多憂深慮遠之人所以二氏不得相資而救弊則必相毀而弊愈生焉道人初自吳門來南康止開先而未入潯陽者此意非淺淺以爲君實素頗卓倫焚疏之學斷非常人所能爲竊謂臺老之後有超公定宇繼二公者必君實矣君實自今而後於相傳濫言之際或於書柬之閒大須要審察諦觀此書柬言雖粗率然察其心爲我眞而無他腸者此書柬言雖甘然察其心未必眞爲我而口爲者於此兩者若瞞不過此便是佛心也又人情雖變態百出能以理折情精而衡之則眞僞似不可逃焉又眞心爲人必先以德業僞心爲人必先以姑息德業順性姑息順情順性則照用齊到所以染習消而不自知順情則照用俱昧所以染習不培而日深矣噫嘻三界之內

弃情重衆生決不生之故色界無色界雖勝於鬼獄
四空四禪雖勝於無色四王忉利雖勝於四禪據實
觀之而勝者必情重於劣者以勝者恒處順境故劣
者恒處逆境故逆境則苦極苦極則思本思本則近
覺近覺則苦樂之根了而不昧於了而不昧之時忽
推苦樂之前苦樂之根畢竟根於何處推久誠積誠
積心開則知向來極苦極樂斷弃此外有耳自是便
解將苦樂之前者於境緣逆順之衝橫拈竪弄弄得
熟了則入地獄也是好事生天堂亦不作希奇想也
然後痛念我同體之流苦海日深火宅烟濃燒然三
界流蕩七趣強發四弘誓願願克方休四弘誓願不
難發惟強之一字最難荷擔耳若能直下荷擔得這
箇強字牢靠則世出世間法縱不憂深遠慮亦無往
而不克矣道人於這強字著實勉力荷擔每滑肩不
少矣此蓋衆生習熟佛祖習生衆生習熟則我根難
拔我根難拔則此肩便不是金剛肩矣所以被利害
得失轉却了苟能衆生習生佛祖習熟不但肩是金
剛肩即戲駡譏訶皆金剛雷也此雷出地何蟄夢之

不破何擔之不可肩耶此等言句說易行難故潙山
訶仰山曰寂子汝莫口解脫又佛法不以禪定爲要
惟以智進爲本故曰智進全名餘度皆字見徹不疑
是智用不疑者而能治惡習是進又近日世態於至
親骨肉中倘觸了他毫不顧惜直欲陷死我便快此
言不信佛法者即信佛法人偶有無心之失觸了他
情所護處他且把佛法抛在一邊百種生計害人我
有日在我佛所謂末法鬭爭堅固是也夫鬭爭已是
不好了更加堅固之力持鬭爭之心則此鬭爭不入
阿鼻不已此亦理勢然也道人願君實將智進兩者
強於此等境界大昭郛王江逕遭雨時心聿獻前焚
疏時心更以護法爲己任則報君報親靡不盡矣君
實勉之餘不盡

紫栢老人集卷之二十三

紫栢老人集卷之二十四

明　憨山德清　閱

書

與黃慎軒

近得王宇泰書，知慎軒已出長安，想還家有日。茲有臺泉上人，保持華梵諸祖道影，安置峨眉普賢光中，永遠供養。道影乃新安丁南羽雲鵬手寫，而精神悉注，風致靜深，實希有勝事也。欲作一記，此必出公手，方愜道人意。徐彥文遂作九原之客，令人心痛。君雲無恙，燕山知昔，死者不知何往，生者不知何事，每念至此，悲喜交集，不知慎軒會道人意否。中甫尊公忠厚，還俗斷息時，初無昏亂，其平生雖不能作清淨行，想得忠厚之力，有此效驗。夫忠厚則不欺，不欺則自無偷心，偷心少，則日用瞞心處，不必提撕，自少矣。故曰：但不瞞心，心自靈。學忠厚之力，尚如此，況開佛知見，以知見治習者乎。慎軒前書，深以為佛知解作障，於日用中不得力。果如此，則臨濟曰：但得知見正，當便可橫行天下。若臨濟是，則慎軒非矣；若慎軒是，則臨濟却成不是。又有一喻，慎軒當熟思之。有一武人與賊戰不勝，退而私恐曰：我武藝太多，所以不能勝賊；如我無武藝，則不受武藝障礙，可勝賊矣。道人知公讀至此，必捧腹絕倒也。宋大慧禪師每謂士大夫曰：聰明固是好事，亦是不好事。聰明非佛知見，則八難中一大難也。良以聰明屬非量，非量者，於理不相應之謂也。佛知見，上則屬現量，次則屬比量。現量者，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比量者，雖出思惟比度而知，於佛祖聖斷量中，相契不妄，以之治習，終入現量，古人謂之流注真如。此非宗教精深者，不能辨之。道人往往見士大夫語及流注真如，便掉頭不顧，殊不知流注真如，即臨濟、洞山俱不敢忽。故曰：以有言顯箇無言的。又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又曰：但了綱宗，本無實法。近見董思白，拶及此事，渠於不知不覺中，佛法習氣漸覺生疎，橫口褒貶古德機緣，判寂音決非悟道之僧。道人從容謂渠曰：汝信大慧杲禪師悟道否？渠曰：是一定大悟徹的。又問曰：寂音乃大慧平生所最仰者，脫寂音果見地不真，大慧難道

作人情。卽畏他耶。思白俛首無語。又有一種人。見地高不如蘇長公。握一根毛錐子。東剌西搨。謂東坡這裏又說道理。便搨一搨。這裡卻不涉理路。便圖幾圈。殊不知東坡於普賢毛孔中。鼻笑如雷曰。我不恁麼。汝卻恁麼。我恁麼。汝卻不恁麼。長公是愼軒鄉老。愼軒肯為此老一唱。否卽流注眞如也。不甚惡所刻大智度論。必大放般若光。在道人念公忠厚無大偷心。所以因囑護持諸祖道影。例但至此。倘公不以道人癡野見笑。為法自重。幸甚

與于中甫

謝孝還家。當發心作喫臭醋郞。游方僧習。痛須漸消去。老漢教汝兩者。汝若不能勉強力行。汝便當除卻于字。始惡汝可也。汝須著于字。又不能喫臭醋。不能消游方僧習。支持得于家門裡事。要家門安帖。無有是處。且古人處順境時長。便謂佛菩薩不來護念我矣。卽此觀之。良以不可意事重疊加來。使當事者苦楚之極。不得不憂深慮遠耳。憂深慮遠。所應之事。必有義者多。恣情忽略。感激中出來。所應之事。必無義者多。凡有義事自然不覺不知。屬醒悟門收。凡無義事則屬散亂門收。南嶽思大師於一佛性中。開違順二門。順門卽醒悟門也。違門卽散亂門也。又違順二門非南嶽新設。實本馬鳴起信論中眞如生滅二門來。今天下學禪習講。求生淨土。兼所謂講道學者。此四種人。難道無有一人眞心學好者。但俱不肯憂深慮遠。所以禪非達磨之禪。講非如來之義。求生淨土。以為愛根不拔。泛然亦可生者。講道學初不究仲尼之本懷。蹈襲程朱爛餕氣話。以為旗鼓。欲一天下人之耳目。見學老學佛者。如仇讐相似。殊不知孔老與佛。果三人耶。果一人耶。此等斷案。孔老俱通而未精深佛典者。且設度量於三家頭腦。俱不會一摸。便談儒談老。談佛。這一隊瞎驢。隨處鼓揚醋臭。倘然狹路相逢。若生不耐煩心應酬他。便是不能喫酸臭醋權子。卽游方僧習氣終不會消。老漢受性。纔聞酸臭之名。魂驚萬里。卽游方僧習氣。老漢初出家時較汝更甚。年來痛念佛恩難報。痛恨自己受性剛烈。徐以佛祖知見治之。不免酸臭醋也。緩緩喫將去。剛烈習也

痛克將去汝若如此兩者不能痛行則汝結果可知也老漢吐此語時方口痛又在行促之中而忍痛不得不喋喋者不知汝讀老漢此語時動甚念頭這裡倘忽略了則狗馬不若矣麟郎麟郎痛念吾囑

與王宇泰

所天皆在高年而令兄與令弟並受性疎曠不能奉湯藥光公苟不任此孰能任之此事理然也老漢但念光公晚得一子則事有繼倘事親而無繼不惟家門之光無有傳者即心燈之光後談難續矣此苦不獨人間有之天上亦有之故曰人間有絕嗣之痛天上有無子之悲或光公若能準之因果直下不疑反以無累爲作觀之資則無子之苦乃光公大師也苦何有哉但恐識得破忍不過終被習細所牽觸世態炎涼處又不知不覺忽生無量感慨矣正當感慨時拭回鼻孔向父母未生前尋些水草喫則感慨之情又光公無生之紹介也此五轉汝能次第置於日用中橫來竪去恒作是念曰此我本師不遠數千里之外重疊風波遣人持來者於我求名耶求利耶要我好耶不要我好耶眞心爲我耶假心爲我耶此六耶字汝能不忽仔細咀嚼之或於汝憎愛關頭作個道場亦是本色不爲分外光公勉之

答于潤甫

十林詣燕得手書徐讀次掩卷思之乃覺渡江五易寒暑矣汝自覺悠悠送日於正法中不殊聾盲人無可學似此果出誠痛惕然不歇憤然勇進則惡無大小罪無重輕皆導師與不請友也若志稍懈力稍緩則暫時洗然有淸涼處未必非三障嚆矢耳三炬眞能頓豁情塵心味老朽剩語將往日無可學似者審誰使之於無可學似中一旦無明障心於不知不覺時恬然造惡惡既造成終難省報無明障心即煩惱障恬然造惡即業障終難省報即報障此三障造就如源與流流與波名雖有三而濕則一矣老人問三炬一是恁麼若識得渠即徐察渠之前所造三障是苦耶樂耶於苦樂根源果徹底不疑則三障便是三炬本來面目老朽不惜忉怛追究汝一之前者倘不知重輕直下翻身不得怎生是好要於三寶中捨身

捨命護法。如過楞嚴頂禮聖像。見朽草破席覆之不覺偏體芒刺。汗發涇顙者。此片念力。能消十惡五逆之罪。雖千萬金之施。不若此念力功德。不可情智測度也。但此念力。能始而終之。則本郎與開郎。雖死生有先後。而其心事亦了矣。刻藏事體。終有荷之者。勿慮。即康直指疏。乃三伏天松風潭月。能不清涼老朽肝肺乎。爲仲淳致辭無縈懷。老朽年在耳順。未能辭入心通。愈自扼腕。奚須遠念。惟念汝兄弟中我相勝負如攫金人。只見其金。不見其主。大須恕之。寫至此老朽固乃解空之東膿。亦於不知不覺中。思汝等父母在時光景。淚欲迸流。強止不能。蓋父母汝等之本也。俱肯念本則分別之情忘。情忘則無我之天。不煩學目而昭然在上也。即汝三兄雖向稱于氏之賢者。渠失照較汝更多。老朽既爲汝提明白。此後牢持恕字。若逆境順境。憤力挨熟。得則向後受用不淺。炬郎炬郎。毋以老朽之言爲迂濶。痛力勗之

二

大丈夫處於大塊。朋本分事元無多端。不過經世出世而已。若於經世無心。縱得富貴。亦何用之。若用之於飲食男女。乃造罪也。非用之也。若於出世留心。苟不能撿攝身心。究竟性命之學。則大道終不聞矣。噫人爲萬物靈。果於經世出世兩無所就。又甘與愚痴人競無明。更錯矣。思之思之。有省則宜收拾世故。自別有受用地。幸莫忽

與陸太宰

去歲聞門下一切屏置。唯勤念佛。此暮年本色。然得勝淨之緣資之。則念頭易得綿密。而勝淨之緣莫過乎佛緣法緣僧緣也。佛像在前。經卷列之。更得僧徒一二人朝夕親炙。自然勝淨之緣殊勝矣。但僧徒之中求人。卒未易得。即貧道亦東西南北之人。曷能恒爲淨助。故請丹青丁生寫此跋陀羅尊者道影。意在代貧道助門下念佛也。願門下以眼根聽其說法。當下萬緣坐斷。念頭現前。此貧道所深望門下者也。年光飄忽。刹那不住。況頭白老翁乎。永嘉曰。日夜精勤恐緣差故。況不精勤乎。噫緣之差別。惑亂正念。雖有見透者。每遭其埋沒。況見未透者乎。願門下莫爲鄙

七元一作玄

人語不近情而怨之幸甚

復董元宰

緣起無生之旨祖佛骨髓而像季黑白千萬人中求一二信者不可得今足下於此獨能信入非夙具靈種緣因熏發那來現行暫露何快如之來書謂初頗暢快茲又不活潑若將失去病在何處此既現行暫露熏力稍微自然隱沒不必生疑惟宗門語句不可草草若以足下信入者撥通其關捩所謂魯君以己養養鳥也昔兜率悅問張無盡宗門葛藤有少疑否無盡曰惟德山托鉢因緣未了兜率厲聲曰此既有疑其餘安得無疑遂入方丈不顧無盡由是發憤參究然後大徹今足下十有二三不透則去無盡尚遠極當發憤此生決了不得自留疑情遺悞來世來示又謂念念起處索頭在手敢問足下爲念起處本即無生爲了念本空乃契無生若念起本即無生則知無生者念耶非念耶若了念乃契無生則了者謂有念了耶謂無念了耶有念則早乖無生無念則無生誰契於此透脫無疑席幾草菴借宿猶非實所第來示所謂如何踐履如何保持待力之充及涉境試驗云云自知時節矣豈待貧道饒舌貧道不惜口業如此總是鉢盂添柄惟足下或宗乘中或教乘中大著精神作個仇讐務必攫破其窠窟擣其棲泊再共商量未晚

與丁勺原

凡榮辱得喪皆念後事也向煩濤陽邢來慈持八行詣足下良欲足下緣得喪而求念緣念而求念之未始念之未始既得然後可以駕未始之航來往於榮辱得喪死生之津博運孳有安置彼岸不意足下報章未久則聖天子之椎輪又至矣此實天以厚足下非薄足下也惟足下力承之且雲外散人於世實泊然一無所求而拳拳爲足下如此者寧無微意願足下以瘴鄉爲苑囿刀斗爲遊觀加餐自重散人脫有曹溪之遊再詢起止不悉

答陳五岳

辱問無垢之義鄙人魯鈍寧足以翻然無垢之說多矣不審居士所問者何種也夫夷齊以不食周粟爲

無垢魯仲連以解人危周人急而不愛爵祿爲無垢顏氏子以簞瓢陋巷超然自樂爲無垢此皆世中之無垢也至於聲聞以有身爲患觀空爲無垢緣覺則以達患初無爲無垢菩薩則見患卽心萬境皆眞爲無垢一切如來則以不可得爲無垢惟我初祖達磨而下諸禪老以乾屎橛爲無垢此又世外之無垢也如以世中無垢爲得意則足下自能發揮無煩貧道若以出世無垢爲悅心則是菴以聲聞居之菴卽乖空以緣覺居之菴初非有以菩薩居之菴卽自心以如來居之菴不可得或曰如來之不可得得非與聲聞緣覺之空同乎對曰如來之不可得雖一切大菩薩莫能窺其涯際卽如來自亦不可知豈聲聞緣覺所能測哉以如來所到境界一切聖凡莫有容心之地故以不可得名之耳乃遂以小乘之空濫玆雖三尺驅烏聞之莫不捧腹者也此無垢大意敢蠡陳之至菴之巓末在高明自定倘披晤有期再容請教

與雷雨居士

病體稍愈卽當默誦八識頌此頌乃相宗綱骨相宗乃性宗五藏如五藏相克不明則一身便調養不來至轉識成智之旨若相宗恍惚斷不能精了此既不精了卽高論元微剖眞别秘若觸境關機照用便提不出來矣且吾此到巢陵非是小緣但衆生泛常之見觀之竟不生大奇特想世故非堅人情翻覆橫計無常染習難滌宜須痛迸心魂志凌金石少有出頭分齊爾因循知苦未有盡日時在

與于中甫

大都學道人能未窮知變則變不能驚窮不能困噫此三昧非見幾而作者孰能用之

與趙乾所

禍福莫烈乎死生故至貧賤之人聞得生則喜若登天聞得死則悲若入淵然皆情也如能率性觀死生榮辱之境不惟死生榮辱之境不得奪我之志且彼境密爲我不請友也故大丈夫平居無大苦迫楚之時理不可不窮性不可不盡耳如此一著子忽略放過於平居時猛涉不可意事交錯在前則我之志管取全被境奪矣卽李卓吾雖不能從容脫去而以速

死爲快竟舉刀自刎權應怒者之忿亦奇矣今直心之事終不至喪身失命極處不過放歸田里而已又造物以逆境成就我未可知也由是而觀則竭計酷謀排陷我之輩恐造物使之然此等意思若以衆人之心領會便錯過矣直以佛祖聖賢之心虛懷平氣勉强領會一有肯首處則無我而靈者頭面露焉如此際不信聖賢而信衆人則我終莫聞道也人豕物靈道不聞可乎願熟思之

適得手示讀之亦不覺傷心然立意擺布人者第恐氣力不猛計謀不深一味欲直心生無隙地死有餘波此自古至今衆人之常態如是故君子涉此境界倘感激心生弗堪受之痛當自訟者以君子見過之生於自心故訟極得力時方見過不生於人心再乞痛思之

二

古今禍福皆初無常直以天理與人情折斷臧否無不驗者若以天理折斷人情則公道明設以人情折斷天理則私忿重方私忿重時則中外防閑布置彼之用心未必不周密於私忿周密之中而忿者且衆決死生之機何如此非人力可以陰挽也然直心必無傷命之理自然老蒼亦不忍事後或懲耳

三

凡禍福人我之根根於已發若以未發照察之則禍福人我之根本無有地也已發情也未發性也故以情觀禍福人我之事則有我而味者愈重矣重則厚厚則深深則畜畜則決難輕泄故報復人我百千萬劫卒不能了此必然之事而愚人不曉此理於人我禍福之根不但不能拔反著力栽種之恨未能深殊可痛也故佛祖聖賢要人聞道見性別無他意不過要拔斷衆人之情根而已情根一拔則向之禍福人我之事皆漸漸化爲妙用矣以妙用慧眼觀衆人禍福人我爭競殊不足怪也直心於今日人我場中若不能開心洞肺受野朽之教則汝墜墮但可流涕也思之思之又功名富貴根於身此身極壽長不過百年而百年中享富貴快樂又被愁多喜少占大半去了故百年中享富貴快樂亦不多時何苦爲不多時

禍福人我之情便甘把本性昧却至人以本性觀是非榮辱不異太虛中微雲散聚耳奚暇介懷哉汝於今日多故之際野朽不惜口業種種開解直心情抱如於野朽口業中錯過這些慈悲熱腸則直心受苦時劫正方長在咄大丈夫情性關頭若認得眞了則今日與直心爭競害直心者皆我善知識也苟有此見何妨惡衣惡食了我生死大事去豈弗樂乎汝名法復正爲今日耳

四

天力地力佛力法力僧力皆外力也惟自心之力乃內力外力是助內力是正知正力不猛助力雖多終不能化凶爲吉故曰先天而天不違又曰自心之力可以顚倒天地設信此不過別尋外助斷無是處野朽凡遇禍害更無他術但直信自心之外安有禍害一涉禍害皆自心所造還須自心受毒此理甚平法復思之思之

五

別來甚久思念甚深不知近來一切境界或有意或無心種種交衝能以觀音大士大悲大智籌逆順爲自受用三昧否此三昧初貴知得透次貴行得堅再次必期證而後已又再次證而能忘忘而用始全矣大丈夫何暇論儒論釋論老是皆古人已用過了不殊已陳蒭狗耳豈有閑精神理會他雖然若自家本有無生之心倘未知得透則儒釋老白文要緊經書又不可不痛留神會之貫道每於好山水行坐時未始不觸勝思廣虛也又思初與南皐勺原寸虛聚首石頭光景邈不可得比趙乾所亦嘗披晤但渠氣勝於理則不免逆順境風搖蕩亦可憫然忠直不滅古人也

六

持忠而遭黜命也惟知命故恬黜而無悶如黜而懷悶則向之所謂忠者果忠乎若人之不忠我必知之此智也非明也惟我之不忠於自心了了不昧此明也非智也今直心之忠與不忠惟天知之亦惟直心自知之耳且人將欲置直心於死地幸得爲白衣郞此莫大之福也又何悶之有大丈夫屢遭黜辱不必

為介願直心以大丈夫自任終必相見旨朔去年有書寄海若書中已言直心終必遭黜倘昭海若取書徵之由是而觀為白衣郎不在今日也直心直心休再沉吟萬緣歇却樂最甚深以此送行大地黃金

七

自正月二十日得手書搖心頣歇未得手書前以傳溢紛然雖有定見亦不覺稍受搖眩此人情之常也但直心向後於筆札不必與人極力辯清濁是非辯則失其大大失則局量便小了且清濁是非自直心離長安後未嘗不蕲皎然明白也比來亦有人為直心扼腕者惟直心直置身心於無何有之鄉饑來喫飯困來眠便了倘豪逸習病發作一味看得自大了則我相不異乎無何有鄉矣且道這個時節豪逸習病置之何地幸無忽此此是奇男子家常茶飯外此別求皆即外道直心果能見此透徹觸境用得則向之與直心為怨府者皆直心入道之資也何怨府之有哉湯若士近有音耗否渠比來亦有思之者老子曰寵辱若驚以老子之意觀寵辱驚則等也然此等字非䆁體黜聰者斷未易知也直心如知之再出頭來於世出世法中方許橫衝竪撞做得去也西風正高空林落葉更深夜靜故人之思何如哉

莫憎人海風波惡心外何曾有浪頭豪習登時消不去禪書飯飽細鑽求

八

大都人情時事於可意不可意之閒必有業使之然業即命也倘信情而不信命則感激百出矣故至人知人情時事變幻奪人之志所以必先於窮理理窮則見定見定則人情時事之變幻不能奪其志矣志既有定所謂生死榮辱交錯於前雖未能無心應之而持吾志順理制情力用不怯則情自消而理日開理日開性必徹徹盡也故曰窮理盡性此一路話頭向曾數提直心以為別有口訣不傳將此濟話寒人公置之而弗究及觸不可意事即不堪人作賤便欲拚命與人決個雌雄豈大君子之所為哉故曰有我我在天地中無我天地在我中直心若不能諦信無我而靈之理力制有我而味者則味終不日矣

思之至此際野朽猶提此澹話恐澹中有不澹者存焉

與周金吾

居士三請謁矣可謂勤至然覿吾相不若得吾心且道如何是吾心馬嘶楊柳春風暖人對曇花慧月凉能薦此再晤不暮

寄繆仲淳

男子出世一番畢竟何事要緊即拜懺一節若任情識支吾不若不拜既拜拚窮性命剜心剖膽哀號像前惡習偏處直下挽回既回片刻不可間斷纔間斷即如水銀詐死復活要在順逆火中橫煆竪煆死到眞處方可

與沈改菴

佛祖有言一切衆生因想念而度生死亦因想念而受生死今人未登極果即謂想念當屏絕是乃不明想念即賊即子之故譬利劒握之劫人即賊用握之救人即道用即此想念用之籌算佛法想來想去念去念來莫知其然衆生想念化成佛知見矣到此地位方可說自在現成話或未到此當堅固想念不可少懈殺法

答某司冦

辱手示知愛女新亡榮遷多擾適當炎暑情緒難堪雲外鄙人無能一代勞痛徒爲長歎而已雖然貧道又竊爲門下賀夫萬苦所集皆從愛生愛者既亡則苦本已拔且死者不愛生者而長逝矣而生者猶愛而哭之哭之能使其復生則宜哭哭之未必能復生者哭之奚益昔有士人子死痛傷不止因自疑傷痛妨道乃問妙喜曰子死而痛傷太過不妨道乎妙喜曰子死不痛豺很也以妙喜言較貧道今日之語吾語似近不情若實究竟或有理焉惟門下體之北轉行止想自有定衡然貧道又有說焉官當司冦者握死生之柄能忍哀一行拚一條老性命救得幾人不當死者亦不可思議功德也且能治獄以情則神人悅服神人悅服則陰陽和順陰陽和順則年穀豐年穀豐則民樂生之心重民樂生之心重則刑教易施苟刑教可行則於治道有補大矣奚必濡滯哉某久

託道中敢以此奉勸或當與不當亦其曝背心也

答某居士

得手書讀之兩過而居士所疑所見無不了了所謂我若無心餘者俱了噫此心豈易無哉縱能當下即無亦非此中正事又云了得煩惱即菩提決乃疑此復爲居士生大恐怖昔法眼益公事長慶久甚次見地藏老深始徹頭耳長慶高弟昭公昉公皆不平法眼率衆徵之曰公燒誰家香益公曰地藏汝何辜負先師眼曰吾不會長慶萬象之中獨露身句昭曰汝問我我爲汝決破眼問曰獨露身是撥萬象不撥萬象昉曰不撥益公申兩指曰兩個我問居士既是不撥恁麼却成兩個若曰生心於不撥上墮情了故成兩個如此見識要摸法眼鼻孔所謂冠章甫而化越矣安得恰好昉公不撥一場懡㦬則居士煩惱即菩提與不撥便擽矣不知居士又作何出身之計跳過懡㦬場去若人果眞知生死極大此事必須了當且把尋常大家到得的解會一坐坐斷吞一個無味丸子不管味不味悟不悟日嚼不破加之月嚼月嚼不破加之年嚼年嚼不破便拚此生不了他生難道不破則此中可來入得保社若無個等志氣個等耐煩切不要提起雖然是裏既不能措脚亦當於精要內典中著精神搜索一上則解路自精粗浮習氣自然蕩也粗習既蕩則靈根藉般若津之澆溉自然茂秀始可於作家手裡討個實果子終須不難筆舌卒難盡意倘披晤有期重新拈起亦不爲纏擾葢做了此等蟲豸我也須耐煩也若不耐煩不惟堂前草深一丈管取逵觀窮性命了在汝等業鬼手中

與馮開之

云何忽生之前初無生佛寧有人我柰何忽生之後凡夫根識庸常纏染人天小樂便移多生本願本願既移豈惟小樂難長享用只恐牛頭阿旁操鑊湯爐炭之具俟渠久矣夫本願者既稱佛子苟不以開佛知見爲已任則莫若深雲重壑悠悠自得也何煩投足風塵惹黃頭鬘子恣白眼也耶此言吾曹出處之分葢如此若在家菩薩則不然有親則以親爲事有君則以君爲重倘其本願不忘即假君親爲金湯蒿

矢委曲多方護持眞乘置得失於情波之外化利害於願海之中心如虛空骨等金剛千磨萬折堅强不摧如是則嘗一音護法之心消無量罪長無量福何以故本願不傾善根冥長故也故以六凡較之惡多善少於善少之世不幸不逢正像又値末法稍有靈根者徐而察之管取身毛皆竪在降是更有何言客歲初晤先生於吉祥再晤靜海別後道人抱病潯陽百餘日再閱歲之曹溪禮六祖復買舟東還忽旁盧事生義當北上爲白其寃上諸公書已仍復南返適又値先生至此似乎彼此本願因緣力故於無期會中宛如期會道人不以開佛知見爲家務便是忘本願自斷善根榜樣先生不以金湯大法爲推輪便是牛頭阿旁作戲具的樣子吾言不妄先生當痛念本願毋忽

二

前狀因文字冗鄙敘事揚塵不惟不能發先德之幽光反足掩亂本色如得其菩薩心者於冗處淸之鄙處文之敘事揚塵處直吹之以天風灑之以靈雨發幽光於掩亂之中全本色於散漫之後使我能首尊者重現色身三昧於千古再覆廣長舌相於十虛則大明無乏高僧之譏而覺苑有傳心燈之光矣貧道往復思惟誰能言者代不缺人至於剔冗化鄙善鼓天風海濤淸洒朽骨全本色剖幽光非先生之筆將文則失實實則無文而理事軌逸矣惟先生念我戒壇佛祖慧命所係卽爲我抖擻根塵堅智願力大舞筆頭三昧成就予翁普現色身利羣無方幸甚

與阮三城

老漢向來不解生病忽爾病生遇一切熱時若火輪洞劫寒時無異寒氷地獄寒熱交作時其苦復烈於單寒單熱時使老漢一片情識卒支持不下始返病不無端而生生必有自大都推病由業推業由心推心由不心者既推至於斯則能推之者獨不心而歇所寒寒熱熱者隨歇而歇惟初不寒熱者固自若也此等言句向不曾受病者漏之何異木札鐵丁辱汝遠訊從實復此

與王宇泰

中甫人來得手書甚慰懸想但書中云參禪不易若只將心等悟縱任貪瞋廢漸修之功豈不兩成耽悞只得隨緣制伏葢言前薦得屈我宗風是教將心等悟縱任習氣昏道囊與宇泰學揚時未始有此不知宇泰何處得此知見若眞心要出生死與人商量不得須要自家討個分曉昏道雖宗門種草若論見地未始不以教乘爲據證釋迦因中未値然燈若修多劫終非佛因値然燈後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此理顯白易了見地一端諸佛稱之爲大事因緣今人隨情起見或專求生淨土或持呪課經謂之借緣熏煉消融習氣殊不知見地不透徹淨土豈能親切持呪課經何異澆水增冰總皆結業毫無所益古德云悟明後方修行然悟明之說種種不同有解悟有修悟有證悟解悟者從經教熏聞力久心漸開通又謂之依通識解修悟者宿有聞熏曾少開解但未得實受用今生出頭來或假修習忽然疑情頓斷受用現前證悟者根器猛利不移刹那習隨悟消立地成佛今宇泰卽未能修悟證悟亦當閱熟一部教乘以求解悟其閒習氣以熏力故不求損減而自損減然此亦必以證悟爲心奈功不勇猛流至於此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可也使但只隨緣制伏而絕無求悟之心則習氣終不可除而佛道終不可成矣何以故種厥端的不生禾故取法乎下非其因故

答粲子晉

辱手書讀之何志大而憂深哉使吾神愴不已法道凋衰吾曹安庸誠如所言顧惟魯鈍道不勝習才識亦復不甚遠蓋混緇林無補其教人患不自知能自知則餘想自歇矣魯鈍雖不敏年來亦頗自知短有餘而長不足世好諛而我好直誰能容我人不容我而我不自知持方投圓寧不倒置哉且粗豪如舊憨放不移知我者以爲渠胸中無他不足較不知我者以爲狂傲無稽恨不卽阽之死亡爲快以故魯鈍只宜佯狂詐風不拘山林城市飽食橫眠苟延此生耳但有負高誼慚愧何如尊慈齒長而子晉爲客有年甘旨不能遂而相知中亦不能及時周旋多口抱餓於故山之墟而一身羈縲數千里之外凡相知者豈

有聞之而不急見之而不痛哉由是觀之則向所稱相知於子晉者果相知乎故曰相知不易易不相知耳雖然有深知子晉者而力又不給而力給者未必相知信乎子晉命之窮也密藏門於禪誦之隙爲老漢舉似之靑山白雲亦爲之變色況有情者乎又子晉慨世法出世法交喪不堪憒欲剃染然剃染一事如見不徹持不固亦非易者痛思之孫武有言曰少算不如多算況無算乎想子晉言必不苟發預非多算安能便爾耶昔崔趙公問徑山欽禪師弟子出得家否欽正色曰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所能爲予初讀此以爲老欽恃高尙而忽榮名及親驗之乃知此老以眞實心吐眞實語果不我欺夫情根積固豈崑崙須彌之可並識浪奔騰豈滄海岷江之可齊將相雖非人傑不可爲然夾情做事而少有才識者人可爲之惟出家一路乘短生而欲拔長劫之情根倚螳螂之臂而欲㕍竭滄岷之水靜而思之始知可否矣願子晉直以我言爲贅疣大笑而劄之我亦無憾淸凉大雅非他名山可並倘能稍撥塵事一登何快如之且有法門一兩事急欲面商之潭柘機緣具堅獃書中不備

與吳臨川始光居士

性宗不精則不免墮事障葛藤相宗不精則不免墮理障葛藤禪宗不了則不免墮葉公畫龍葛藤近世黑白並乏憂深慮遠之心所以性不性相不相禪不禪且性相禪三宗各有綱宗如天台八教賢首五教皆毫不可紊者也豈禪宗獨無綱宗乎禪宗若無綱宗則岩頭嵓但了綱宗本無實法之語得非孟浪耶嵓公宗門龍象寧肯草草特後人心識粗浮根器薄劣了不知古德之典刑作家之大全耳如知之脫不面熱余知其心死而不復活者也

二

到家果能打屏人事專力淨業乃第一義第恐淨業理未徹必受多生染種現行困折行終難副言也大抵有志淨業切勿厭煩厭煩則性相見地終不高明率此不高明見地專力淨業而能困折染種現行資發淨種功能無有是處往蘇秦欲恃口辯得官及褒

斂金盡抱餓還家方悟始以厭煩出終以厭煩歸蓋厭煩則不能憂深慮遠不能憂深慮遠則讀書必不能得立言人之意立言人之意旣不得雖詩書滿腹口若懸河終糟粕耳糟粕可以得官官果能治世哉不過循時具位而已故秦憤餓復還探家所藏之書至於懸梁刺股輟睡忘食稍得書意再出方遂其欲彼功名尙如此況求出世法乎以此言之則見地不高明淨業亦未易修也思之又淨業一途近時僧俗逋逃藪也三阮當大痛省老朽切怛如此非無見耳

三

臨汝別來奄忽近歲舟中光景獨影昭然信乎一微包裹十世若必然者逹與臨川未始睽違也雖然兩順一逆之關未能掉臂則性變爲情情復成性所以然之說斷不可不痛究之且黑白親近知識賴有此段瓜葛耳否則方外之賓絕物則高染物乃卑此亦自然之勢也

四

此方眞教體清淨在音聞音聞即文字三昧也此三昧又名文字般若又名緣因佛性如刻藏之舉正所謂緣因佛性耳蓋衆生所習無常以緣因衆生性熏之則衆生知見發現以緣因佛性熏之則佛知見發現能熏如風所熏如谷此娑婆世界非以文字三昧鼓舞佛法法安可行

五

臨行匆遽中而事無不周用情可知此非夙植靈根秉有深心視名聞爲唾涕者不能也第勞累始光於小善細緣亦心所不忍耳意在小善不忽爲大於其細也法華云以衆生有種種欲佛以種種因緣譬喩利導之亦此意耳由是言之但患衆生無種種欲心如有欲心則氷外無水之義立矣此義一立又患氷少水不多也幸深思之近來黑白或有不知此義者善雖不擇勤而行之乃人天果報及魔外因緣耳小乘則視衆善爲勞累棄之若火灰恐其燒子故也是以善無大小直以唯心觀之則德行未嘗不神矣果如此則勞累亦何獨不神哉

別汪居士

林下野人受性狷介啻於希世行止疎慵徒益英俊之笑談茂補聖流之玄化雖托於孤清之節寧忘乎寂寞之濱暫謝白雲終慚丹嶂將回瓶錫致報軒車乞惟遂其猿猱之情亮其犬馬之暗得還初地永祝遐齡

與婁生

別後寒暑屢遷去者不可追矣每一念此則婁生未始不在眼中婁生婁生娑婆缺陷世界耳缺則終難如意陷則終難出離難得如意何往而非苦難得出離何往而非牽墜哉故衆人於缺陷之坑作得意想作得離觀譬如執捉虛空祇益自勞也惟達者知身非我有心逐境生於是死生不排而空好惡不遣而化所謂缺陷之坑頓成極樂之邦然明而不能勇則身心二執亦不易排遣者古人於冰稜上走劍刃上行亦爲死生之關未易打破愛憎之坑未易出離故有此喻也於此兩者未能解脫則談玄說妙潙山謂之口解脫苟非入水長人難見婁生能痛不負道人慈念管取缺陷坑中如意珠放光有日在道人乞食江陵遲逅貴縣某上人空谷足音也上人東歸附此轉候

寄顧汝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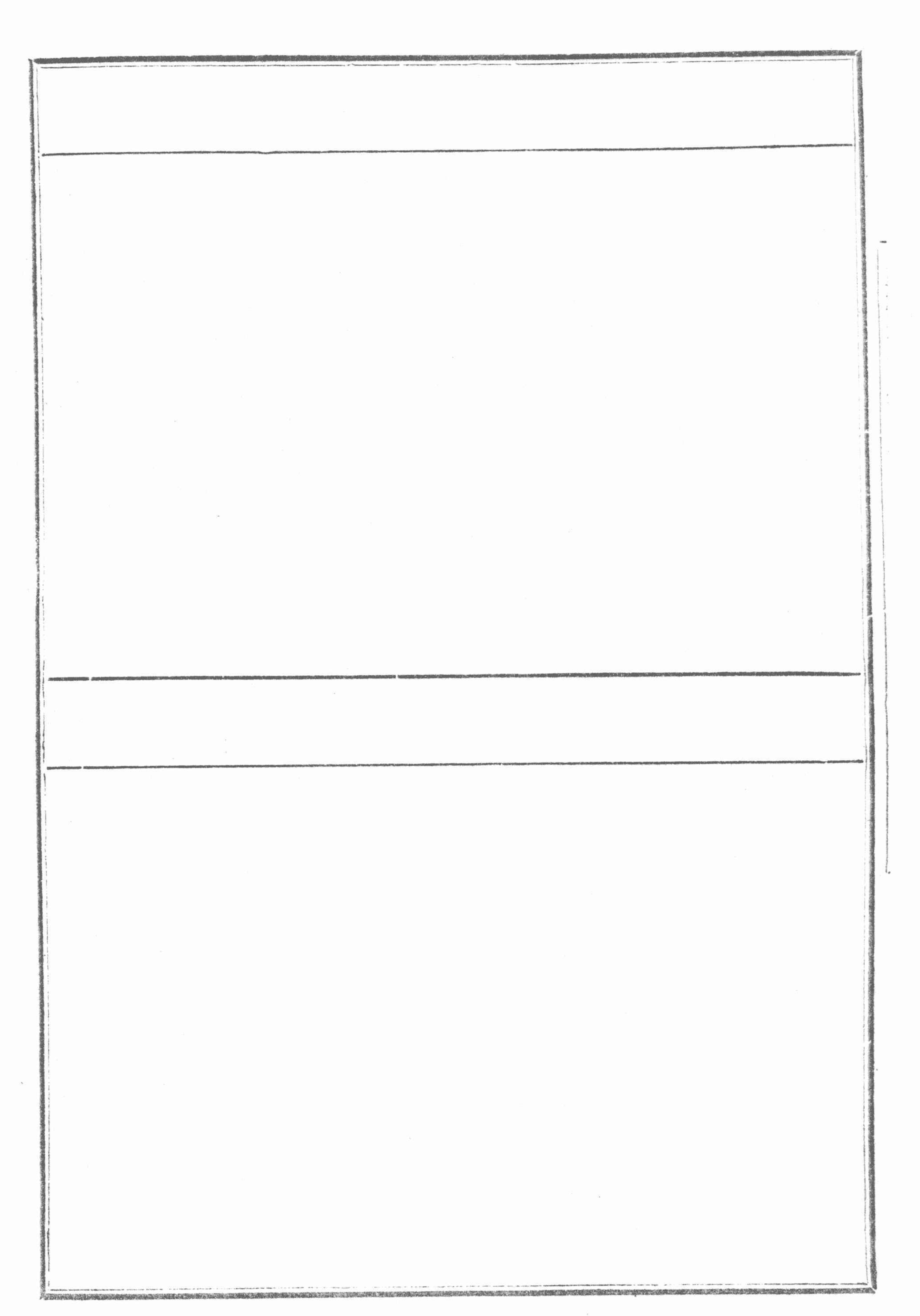
大凡百工技藝有志成其術苟自心不死而能詣其精處無有是理何以故蓋心死則一切舊染失其欛柄而本心自全精神不勝用矣然可死之心必因前塵而有既因前塵而有如能達塵無地則心不死未之有也又達塵無地者關子有似達塵有眞達塵凡似達塵之知見謂之藥汞銀見火即飛去矣曷能終吾事汝自今去必要到眞達塵境界則功名性命當必克顧汝痛無負達道人慈念

與馬君侯

夫雨有天雨人雨不禱而雨者天雨也禱而雨者人雨也此古人成訓而人之禱天在德不在爵又非奇術可能也誠而已矣大藏之中有請雨經三帙乃大覺聖人慈悲眞誠濟旱之良方也明公既以蒼生爲念誠發於中則精徹天地雨可必致然須擇請戒行高僧設壇淨地依科奉行請雨之法必得雨以爲期

隆興寺僧能課。頌亦眞誠行著鄉黨。當敎請主壇加以僧官能錫。輔弼奔走。建壇之後。再得一禪僧。夜夜放焰口斛食一筵。亦得雨爲限。㫁以亢旱所自。必由乎所屈。屈而不伸。則抱鬱而怨生。怨生則悖戾之氣作下。有所感。上必應之。若不仰仗大覺慈光。實力神呪。幷守土諸侯。卑弱虔禱。則屈不可伸。怨不可解。雨烏可得哉。怨有多種。難卒備言。卽人情而推之。可以意悉。惟明公大虛已靈臺。照野人之衷曲。凡壇中一切費用資具項件。但憑主壇者所須。在處公所當供。養大悲雲生如來聖位。至於命各州縣禁屠。又皆明公指揮之下也。且禁屠大都有名無實。童蒙孺子尚不可欺以不實。況上天之高明哉。此又當榜以哀慘告示徧曉州邑。至緊至緊

紫栢老人集卷之二十四



紫栢老人集卷之二十五

明　憨山德清　閱

詩五言古

宿洪福寺懷古

浮生若電露。豈有山河壽。磨笄高入雲。還同天地久。其誰張羅筵。夜半操銅斗。逐鹿不畏險。攫金寧顧醜。滹沱鎮長流。覆宿千峰首。骨肉靡暇念。侈心若淵藪。霸功高幾許。直道難箝口。野寺秋風淸。塔鈴解獅吼。燈前聞草蟲。更復悲蒲柳。

山居

鳥道幽復直。迢遞通幽寂。枯松學龍舞。怪石疑僧立。香雲襯足柔。淸磬聲歷歷。老衲笑相迎。有意非言說。

宿可休堂

野人無心來。寧復有心去。來去總無心。白雲知所趣。幽篁一徑通。落葉四簷聚。念此夜露寒。草蟲鳴不住。

紺園即事二首

無風水自定。水定涵太虛。四岸交淸陰。竹槐何翳如。游鱗戲樹杪。天影看却倒。去者亦幽人。有情難恭道。夕陽澄紺園。淺港動蘭棹。

卜居在野曠。寂無塵俗想。疎鍾深夜聞。六根瀉淸響。晝讀天竺書。幽窻思恍悵。犬吠桃花陰。麥浪人來往。最愛晚雨晴。空林反照爽。

芙蓉寺踏雲梁

白雲不知畝。折竹爲輕帶。幾度掃復合。流泉觸石吼。望中峰轉奇。欲往未敢走。老衲駕津梁。去來恐怖否。患媒以有身。蜜體無堅朽。達者既知此。死生何好醜。經殘磬亦歇。豈更聞雞狗。

龍潭靜室

睡起帶微昏。拭眼出禪戶。碧天紅日高。雲山光可睹。倚闌聽流泉。橋上孰爲伍。岩側立奇石。向我石欲舞。衲僧傍弗禁。於石生忌妬。汝本無心物。如何解立路。生公昔教汝。吾今擬椎破。一憎一愛之。且道誰福禍。了此得佛心。未會大莽鹵。

舍下邳弔留侯

子房椎秦氣。豈止萬丈虹。一旦能自下。進履圯橋翁。翁怒竟弗納。復進心如初。苟非天地量。報韓計即疎。

佐漢功已成。超然掉臂行。青山去不返。爲答赤松盟。
月夜泊下邳。忽聞流水聲。尙疑先生在。感激無盡情。

山居

譚柘溪山深。那聞空谷音。東雲雷忽鳴。日月其誰心。
塔前解放光。此照無古今。老入不負渠。影響渠有餘。
渠能不負老。在處皆迢如。

白仁岩

誰云山路險。我覺山路幽。空林鳴落木。斷壁瀉寒流。
徑曲難可記。雲閒時復留。樓臺斜倚石。松柏老成虬。
拭蘚讀殘碣。遙公豈凡儔。五篇悟今古。六事羞王侯。
危峯代主人。玉雪泛磁甌。蓮漏滴弗涵。棋枰局未收。
悲歌曳杖去。日暮不勝秋。

夜坐上方山即事

頭戴古人笠。夜禪松露泣。怡然靜退懷。想是多生習。
雲鎖兜率門。人來撥雲入。瑤梯知幾層。攀援鐵繩急。
擧眸見樓臺。重疊峰巒岌。磬韻瀉空翠。淸泉道者汲。
水窮路亦盡。相見惟合十。茶罷揮麈尾。雄談匪暇給。
中岩月未沈。謝法且長揖。貪睡但畏曉。那復顧衣濕。

譚柘山一音堂寄懷靜光滑居士

世路多崎嶇。悠悠寄巖谷。去來惟白雲。天地亦蘧屋。
渴有泉可飮。[illegible]鐵松充祿。明月上東峰。貝葉聊披讀。
會旨忽喪我。虛心而實腹。愛生死媒進。忘所能豈獨。
譬若古寶鏡。無塵光自復。松邊坐良久。介爾一成六。
天水本不遠。亦寧非五竺。行蹤顧難留。鷓茗誰擊筑。
邂逅雖可期。江山阻人目。搖搖莫盡思。卷來托茲幅。

晨起蕭岡納涼

煩暑不可滌。扶笻傍溪光。偶然値幽陰。輕風發林芳。
新荷浮湛露。閒雲停蕭岡。遠山旣以淨。遠水亦以長。
眠鷗驚復定。吾與我亦忘。寂寂花暫落。涓涓溜鳴廊。
雖有合塵心。其如法中王。爲問西來意。倒影泛虛堂。

日暮歸自龍潭

利名非烟霞。牽人不辭遠。泉石非美酒。醉我不知返。
狂笑出重幽。殘陽沒松坂。

長松館夜坐

禪庭就樹縛。草徑遠塵寰。有時鳥相語。無人來叩關。
江聲襍松響。飯訖聽潺湲。染習漸將洗。靈臺似近閒。

許詢解說難支遁答非慳莫問城樓月濤聲照碧灣

山居即懷

峰泉本嚴好何必修飾之蔬食飮水外白雲可悅怡
放言慙末德危行懶與期麋鹿散還聚詩書忘復思
相知嫌地遠誰共斸紫芝

仲夏攜覺生受食芙蓉山中

開將飯袋子共爾納凉此雲鶴樓高松池魚玩淸水
有心豈得妙無念墮寂止前識古不貴朴哉智之始
歸鴉點暮烟杖屨懷故里

覺生訴講釋二韻險絕難賡和予戲毀賦此

二首

明珠藏老蚌蕩漾吳門港一旦誰剖之圓光照佛頂
談經不須舌直示但用棒高枕臥頹巖松濤代書講
松窓匪貴釋常以雲爲巷雨歇千山寒流泉聞勢降
林鴉噪夕陽碧漢浮彩虹村落牛羊歸晩鐘何處撞
人生特寄耳埋骨無賢愚

題骨香菴隆公靜室畫梅

萬木凍欲死枯槎衛春色禪房午夜寒明月掛枝側

彷彿暗香浮鼻根不可識支郞定初回瘦影橫癯肋
此意向誰言氷魂自相得鹽梅非所望投老終佛國

悼無相容公

是身如邱井聊以命爲綆汲久終必斷世中有誰省
輪他達道人念起恒自儆生滅本一條見形即知影
去來有異同謳寂靡炎冷刁斗聲弗停沙門觀力猛
未死恣昏動含識豈超頴遠公之淸塵師殆孰爲整

悼如超

往㫺見吾影實未得吾心見影雖植因得心道可尋
死生非細事神寂昏不侵苟非得道骨安能無浮沈
難消是五障易失惟一音新塚遍芳草松風多悲吟
誰有堅固經鳴此無生琴

哭素菴師

棲雲久岑寂泉石漸光靈願力洒心血禪宮始壯麗
靑山色不老碧水流無滯舌相與德容見聞安可契
師來春書物師去猿亦涕愧我徒識師弗堪支傾替
東南法梁折苦海浩難濟小子瞻白雲幾回淚沾袂

長松館西風吟

朝來坐庭除木葉墮不歇未是西風高千林如脫髮
林林衣比邱遠近坐兀兀無口舌豈勞妙音從手發
門人聚白雲聽法誰敢忽以眼爲耳根聲塵迥超越
長松强出頭夜靜挂明月萬籟寂不喧月明滿禪窟
閒中度朝暮所見何賞罰

燕山送無言道公住持少林寺

靑山不易老白日何其短葉落黃金臺誰人行急緩
四泉淸且深五乳秋雲滿取汲豈有心爲霖濟枯旱
苟非善用之雖正亦復反鉢樹旣成抱帝座香未散
椎輪久失主賞罰責明斷祖令試全提汲旬應左袒
焦頭泊火聚燕雀秋鵲卵直下不生心聖凡俱納款

芭蕉菴偶成

誰謂城市諠我居若空谷晨昏雞犬聲誤聽作岩瀑
庭際羅雲石微風撼疎竹故人家務忙誰共法海沐

石門寺

我愛石門寺臨川淸曠處業當水月深道筮魚龍助
帆影亂幽窗櫓聲搖靜慮南山及峨嵋併換終不與

讀法華經

一室住峰深樵夫猶莫尋日永閒不做獨轉蓮花經
自誦還自聽問渠誰賞音反復細推究本來非二心
如何根塵識三者各有因使我疑難解取決白雲岑
白雲亦弗答隨時變晴陰

梵川

水曲午風淸輕舟泛花淺主人遊未歸碧草坐來軟
有茗向誰啜有心向誰展靑春感逝波白日應共勉
何必覩滄溟乃稱雲濤緬崑崙與培塿會理非隱顯
島嶼壘塊成池塘貴折轉水澄見樹影隔岸雲舒卷
中流構精藍荊棘試初剪魚鳥識香燈兒童慣習善
輞川王右丞泉石寄軒冕今有曲阿生梵川託幽選
道人偶飯茲細雨濕蒼蘚理棹向何處北園少鷄犬

過石鐘寺

長江水不淺湖口山不深雲石多奇巧疑生丹靑心
子偕二三子取次望春林何異畫圖上歎笑發空音
假山與眞山家始可相尋

過匡廬棲賢橋

我昔遊峨嵋峨嵋靑雲閒巴江瀉天上千里一日還

今來匡廬陽。峰巒潛復翔。玉淵溢必泛。三峽何鏗鏘。
行倦坐橋側。鳴珮聲琅琅。聞遺心獨淸。觀音舌相長。
幾人度流水。卽影見慈光。

風塵通觀

風塵齊水月。染淨但唯心。試看匣中鏡。澹然光靜深。
一朝縣高臺。萬像等照臨。好醜纖不昧。未嘗煩沈吟。
予心得如此。寧畏風塵侵。

棄杖

榔栗何所生。托根峨嵋石。偶然棄此山。尊者何得失。
且以四塵觀。推之本無實。寧惟此杖哉。萬物同一轍。

贈馬子善

堤上垂垂柳。堤下靑靑草。等閒淸遊時。文章皆極妙。
不假彫琢工。天然而自巧。借問此何來。胸中無煩惱。

贈明月寺皎如

古寺負靈岩。湖山最深處。微塵固難近。心遠本非預。
流水解淸談。白雲好來去。經殘坐松下。調息澄俗慮。
明月懸高天。空床任箕踞。莫惜靑白眼。身世等飛絮。

山中卽事

粥殘無所事。策杖尋幽去。岩下聽流水。泠然爲誰語。
天寒茗弗熱。霧重書匪曙。此本龍蛇鄕。廓然忘怖慮。
談笑殊未休。日暮難久據。月上還再來。何必生猶豫。

過天寧寺 有序

余讀唐李長者決疑論。是知無爲而成者。天也。應物而不亂者。寧也。故古人有以攖寧自號者。亦此早春。携二三法侶。謁李長者於方山。旣而還淸涼。以滹沱冰將泮。徘徊未渡。少憩天寧遠公禪房。賦此

年華不可留。緇髮豈堪倚。旣少終必老。逝波力難止。
無生則無死。有末必窮始。岸柳夢欲醒。桃花尙含恥。
同誰遊寶地。歎若談莊子。一嘯出門去。千峰翼方起。

方山金剛泉

丈夫患軟暖。任事不耐長。一歃金剛泉。形骸頓堅強。
視生與死等。視苦爲樂場。此觀久成熟。身心俱淸涼。

送得心開士遊五臺

牢山去五臺。相近亦相遠。近則在剎那。遠則靡涯岸。
生心禮文殊。何啻太虛電。轉眼光已沈。掌紋不可見。

秋高風色寒。落葉倩無限。望望孤雲遙。令人增眷戀。
讀經曾敎蓮。陸地滿馨遍。今昔俛仰中。千里寧隔線。
大士笑相迎。茗貯玻璃碗。鼻風生浪華。香光搖臺殿。
無錯箭鋒機。掉頭空絕巘。

月下讀書

天高秋露寒。元侶皆寢歇。油濁燈頻昏。讀書借明月。
得朋古始初。會理心自愜。繹卷夜已深。淸光滿岩穴。

過龍門靜室

羊腸路高低。深林秘禪宮。旣到坐門次。重疊皆雲峰。
剜木三百尺。閣石架虛空。寒泉委曲瀉。點滴落廚中。
昨見僧頭上。水聲來匆匆。相看拍手笑。王維難形容。
惟有無心者。會旨超塵封。

春日登淸涼

昨來進幽谷。草木時雨足。欣欣向人笑。紅黃閒紫綠。
揮戈日難返。流泉去甚速。正思東家邱。川上嗟不復。

蚤春謁李長者著論處

高人李長者。風致久欽尙。問法蒲衣子。從茲乃西往。
青山不改色。白足遞酬唱。人代付流水。雲巖獻奇狀。
芙蓉繞禪室。貝葉生佛想。春霽破四野。玄津滌五障。
華嚴佛始談。大論誠快暢。恨我生何晩。不逢奉巾杖。
爾欣侍尊者。龍象共趨蹡。夜寒山路幽。再宿解悽愴。

尙朴崖

予非太古人。君是太古石。今昔甚懸遠。一朝此相識。
因悲世道衰。尙友千古客。柰有峨嵋遊。匪違久侍側。
雲邊言別離。杯茗瀉慘惻。敢企明月心。常相照行識。

飦鳳林寺有感

昔人依寒巖。虎豹常爲伍。片心委寂寥。頹然混沌父。
古木不知春。鳥不驚樵斧。一旦陽光回。白雲化丹圃。
我老欲投杖。已生峨嵋羽。

食菜

莫嫌菜味淡。淡中趣甚長。長者可以久。久則耐歲霜。
人謂粱肉美。我愛菜根香。東坡曾有言。大丈夫須嘗。
淡泊滋高明。奢侈汩心光。節儉可成家。費則近淫荒。
聽我冷舌言。天下亦可康。

山堂夜坐

空堂澄佛火。寒月照僧笠。俯仰天地閒。氷壺喩不及

徵雲淡欲斷。野鳥寒枝集。廻嶺互明滅。流泉凍彿泣。
相將坐達旦。行者頻乞入。所樂既雖齊。滄浪豈牛習

秋夜宿積善菴洪上人禪房號大宗

微雲散空碧。片月當天縞。獨聽草蛩鳴。遺塵契深奧。
緣粗而得精。精化合常道。目擊猶千峰。語言豈可到。
虛窻涼初高。擁毳坐來好。黃葉飄秋風。夜中誰復掃

謾拓一音堂郎事

三界如旅泊。比邱寧敢著。去來類孤雲。足跡難可摸。
樹下只一宿。遲回恐生縛。離染與盡拱。眷顧詎非錯。
末世風俗澆。髮毛徒剃削。酣然醉大欲。男女飲食樂。
雖復著袈裟。諸方亦行脚。研窮本色事。癡獃熱惱灼。
一旦死魔至。惶惶何所托

吳江聖壽寺

吾愛吳江山。浮杯恣幽尋。又愛吳江水。臨流閒照心。
城中有古寺。銘碣何堙沈。偶讀高僧傳。亦爲到於今。
佛燈斷復續。棒喝振雷音。禪虎踞堂老。昔曾踞此林。
殘碑陷新壁。每動騷人吟。近世徽某公。幾遭荊棘侵。
何其棄而去。令我彌愴襟。山豈貴必高。水安貴在深。
寸虛苟無欲。朝市即雲岑。曠然離苦地。誰解投簪纓

名二泉詩有序

余遊廣慧寺。見一泉湛然明瑩。歡喜心生。熱惱自
消。因名之曰歡喜泉。復見一泉。淙淙然瀉諸龍吻。
若枯禪大龍神遊覺海。慧濤洶湧之中。而不撓乎
澄潔之性。有卽動而靜。彷彿乎禪定之象。名之曰
禪悅泉。後之高人勝士過廣慧者。皆生歡喜入禪
悅。庶無負名二泉之心乎

歡喜泉

千峰有流水。一見何皎皎。歡喜油然生。相將山月曉。
掬之開妙觸。直下無不了。夜靜鍾磬歇。淸音瀉叢篠。
更聞洗鉢殘。惹得游鱗遶

禪悅泉

商者見利喜。農人得雨悅。空山萬籟寂。老衲默無說。
所樂雖不同。適懷寧優劣。寒飈吹微雲。凡聖情波徹

過某公禪房

鑿破千尺氷。雲遂結方丈。漁樵絕往來。天地同俯仰。
不見喧笑聲。但聞流水響。山深遊子稀。夜靜明月上。

把袂論案心忘機莫大象爲烹虎邱茗已接鵲巖杖
何處動疎鐘此時誰攀掌人生若漚泡莫使須臾長
高堅精進幢共超無明網

寶珠泉 有序

嘉靖間有禪者不知何許人雲行鳥飛足跡滿天
下而愛杭之徑山山有凌霄峰高出羣巘石少土
多可以樹藝然以乏水棲者不能久此禪禱於龍
神一日泉湧成掬更三日泓然厭沃能象突萬歷
壬辰仲春自杭來五臺言其始末如此遂賦之
寒流迸絶頂清冷遠泥滓午夜微雲空氷輪印滄洄
誰披破衲頭分玉注爐鼎燒炭三沸初漚花明珠並
試傾磁甌中一啜禪夢醒

芙蓉寺

千峰有流水碧沼有明月承坐香雲柔此心何所闕
美人秋思深肯向岩隈歇麋鹿去復返孤鴻天際沒
滿城夜露寒燈火照佛國鏡裡浮幢新山河壯禪窟

重過樓煩寺

至人將欲誕寶地湧靈脉飲者無賢愚俱然消諸厄
一朝産金芝佛日生大夕千古鳴法雷舌根等堅石
樓煩師之里爾我悲陳迹廬嶽秋風高東林正蕭索
聰明泉未枯勝井塵土積搔首共躊躇哀鴻催白髮
敢承聖者光分膝照靈貊況復中華生自來霑法澤
慚余道力衰匪及爲[illegible]

文岡山店別寧武諸法侶

偶然飯山店法侶動正念反視身與心豈殊速閃電
百年喻朝露日出花即歇寵辱鏡上塵本光誰相染
秋風催馬蹄去去情無厭

過淸涼義塚園示某禪人

艷姬遊花林過者誰不讚白骨亂荒草見之誰不嘆
從來百年中好醜隨時判嘆者未死時容儀何粲粲
讚者埋黃土白骨同一貫佛說女三昧卽身成境觀
比邱住尸林攝念厭分段如觀一枝花洞悉春無畔

過華嚴菴

流水靑山曲誅茅拭心鏡法界雖四重了之凡可聖
風高鐵磬寒月上松窓淨莫謂故紙厚鑽研力須勁
一塵忽剖破大藏頓究竟且說春光深杏花正當令

浮生能幾何。誰悟身爲病

驅旱魃 有序

予道與諸寺。觀麥苗枯槁。知魃鬼爲祟。遂賦詩驅之期雨足爲驗。

苗麥仰甘泉。亦子饑念乳。我自淸涼來。久離熱惱伍。
行中觀枯槁。魃鬼握炭斧。喜旱暢淫習。羣生失所父。
民以食爲天。麥枯將誰怙。聖哉大悲覺。雲澍滋枯腐。
退邇聞雷音。妖魃墜幽苦

偶成

長年只瀟灑。塵事可牽掛。山河喩蒼狗。生死齊野馬。
曹劉無幾豪。榮枯轉頭罷。輪與世外人。金剛虛空畫

五言律

開化寺有感

建勝自隋唐。燈傳不計霜。幢高文字古。碑臥蘚苔蒼。
雨過金谷泣。花開鐵瓮香。登臨曾感慨。槐冷鎖斜陽

散髮受食英寥山中

散髮長林下。淸歌傍碧渠。水流天影在。風靜竹聲虛。
路出雲松杪。心遊象帝初。上方誰送供。香飯及池魚

客多勝閣

寰欲地終偏。忘機趣自元。帆檣爭碧浪。日月走靑天。
耳寄江聲外。心遊象帝先。人閒通覺路。登眺石門邊

日暮二首

風落春時葉。堦生雨後苔。門前雙樹老。竹外片帆開。
高塔偏沈日。祇林隱鏡臺。遙君情不盡。宿鳥促歸來

日莫泊灘頭。隣船燈火浮。地高疑傍斗。天暗自停舟。
春煖衣初減。江淸興更投。殊方皆逆旅。鄕語信蘇州

雪中有懷

寂寞空山裡。連陰雨雪重。鶴愁巢樹折。猿慮洞門封。
草木應難辨。山川彷彿同。誰能明此意。夕霽上方鐘

潭柘元日聽泉

一年今日始。寒谷煖初生。松下浮天色。雲邊領磬聲。
翻然辭絶壑。此去向滄溟。吾道秋風冷。波光浴日明

山居

住在萬峰深。遊人何處尋。斷崖能障路。流水自成吟。
白髮生空想。靑山冷世心。那知城市裡。正壹攫黃金

過報恩寺

一棹到禪居溪山春雨初宿雲橫古砌遺像臥荒墟
斷碣迷唐額空梁得宋書同遊者法侶誰可振門閭

明月池

老衲開消遣雲邊斫此泉淺深不可測今古但澄然
照影渠看我涵虛地歷大夜寒瑩鏡寂明月幾虧圓

秋夜宿本侍者禪房

儂家所住處長日少人踪水月四時有雲山幾萬重
黃猴偷紫芋白鶴立青松夜靜成孤坐燈前孰所從

遊張公洞有序

暮春與二三子遊張公洞玉女潭舟中披閱支公
小品序倦而舒目忽見舟前碧翠浮空波光映几
時高論者淸韻雲搆虛懷者叙瀉而酬次復舍舟
策杖尋樵徑而入既至蒼松夾道修篁點黛怪石
亂出淸泉滴響仙源幽勝應接不暇時有小作藁
記其事雖無雞園鹿苑法咏之倡和亦一時之良
遇也

微波搖樹影風好片帆輕望裏千峰秀行邊一水淸
高言消永日投閑托幽情相去桃源近時因法伴登

北園謾咏

閒來無所事觀花適幽情鳥路生明月魚程混太淸
蒼山常間寺獨世不留名寰外存知已前峰鐘磬聲

泊湘中

日暮停舟處蒼茫古渡西雲籠江上月雨濕客中衣
行侶鄉音異隣船燈火微故山千里隔迢遞不勝悲

巖居即事

潛壑堆雲處寒泉不斷流千峰長鎖翠六月只如秋
巉巖驚天地人空念馬牛山林與城市心歇使相投

留別慈公

大道久荒凉雖歌東海旁行踪將萬里津濟正微茫
白日肝腸苦青山骨肉香相逢即相別揮淚欲沾裳

示于潤父

寂寞英雄地浮華計不深好花開萬品古木獨千尋
路盡生奇智言窮得自心封侯西海上白骨博黃金

過邢匡石居士

朝來居士家一路踏烟霞會理花非待開池水有涯
石橋當戶險山郭帶江斜飯罷無餘事空窓轉法華

同開侍者繆仲淳宿洪福寺有序

昔思大禪師登南嶽恍若舊遊因掘地得髑髏及瓦鉢道具遂創招提以三生名之貧衲與二三子過洪福寺四顧躊躕亦若舊遊第不知前生髑髏何在雖然卽非髑髏瓦鉢思大前身爲南嶽風月主人猶信也洪福由唐迄我明廢興不知凡幾其寺僧慈峰朝公今復力擧廢墜而貧衲與二三子阻雨得假信宿朝公索詩題石遂賦此以結三生之緣時萬歷丙戌夏六月十有一日也

信宿中流寺行藏支許從禪居開水月佛火照魚龍石弔英雄跡雲埋今古踪廢興無限意問取舊栽松

牢山海印寺

珠林完舊物天子錫靈文島道懸丹嶂僧堂起白雲魚龍階下宿塵世海邊分佛火誰相續心香朝暮焚

梵川偶作

情縱頭頭礙心空事事如死生雖復大來去總由吾貯水須滄海關風役太虛諸般皆便用何物可能懸

石門舟次

石門前代寺澤國隔塵氛四面皆流水孤峰獨出雲寂音陳世界長者列經文舟到黃昏裡鐘聲皷後聞

偶成四首

折葦來初地漁人枕浪眠塔鈴閒自語僧夢醒忘緣井竈魚龍窟風塵水月天雖非親眼見澄照尙依然

住山無甚巧一味朴頭來雨後開新地燈昏剪舊煤照心翻貝葉襯足護蒼苔久斷風塵路何人問大梅

草坐白雲寺閒中自較量利名非我事歲月讓人忙飯飽松花粉烟浮栢子香流芳如可待公道屬侯王

我自別人間空山擬投老松風六月涼潭月千古皎黃獨雨後肥白雲不須掃來時路正忘欲出問誰好

少林晤高竹川襄陽復晤却贈

一別幾經霜相逢鬢共蒼行蹤雲聚散此道路低昂多病知禪觀無才損世忙少林今夜月應復照東廊

秋日與黑白諸法侶遊衍恩寺

秋日來金鼠西風落葉聲堤楊猶帶綠池草尙含青斷碣迷前代空山慨世情同行皆法侶誰解說無生

咏風

乾坤全賴潤。萬物恣飜騰。撼樹惟聞響。排雲不見形。
吐呑眞有力。來去本無情。一種呈奇處。空山送磬聲。

臥龍菴

寺藏青樹密。路轉白雲深。山帶前朝色。人多上古心。
浮塵不可見。流水自知音。滿目東西意。題詩期再尋。

秋夜宿水月菴

黃昏泊釣臺。坐聽草蟲哀。水濶天無辨。堂成月自來。
已醒蕉鹿夢。肯使海鷗猜。對岸人如粟。登臨念自灰。

登那羅延窟

菩薩僧常住。皈依上翠微。山高疑日近。海濶覺天低。
島嶼屛中國。波濤限外夷。重來防失路。拂石一留題。

金輪靜室即事

練屋依金刹。時聞鐘磬聲。種苗非博飯。鋤草代經行。
春水涵天碧。雲山當戶青。斬蛇誰取性。拭眼證無生。

新秋念開郞

客裡逢秋早。林間宿雨凉。小鮮猶聚樂。侍者却甘忘。
莫謂千山隔。須知一脉長。狂心終自歇。含淚禮香床。

題張公祠

淸曉探靈蹟。行歌入翠微。山光開眼界。泉響淡塵機。
去路非難進。浮生不可期。洞門雲不鎖。出處未成迷。

題玉女潭

長松夾道陰。幽勝許吾尋。樹老寧知歲。潭淸恰此心。
同遊俱法侶。消歇聽鳴禽。杳藹天將酉。時聞簫管聲。

溧陽莊結夏念開侍者

閒中無箇事。鐵鉢貯淸泉。鏡面浮天色。禪心空世緣。
人生旣不久。幻影豈常堅。相見難相悉。開郞尙未旋。

過多寶寺弔元菴穆居士

塵中開覺路。訪勝夜登臨。貝葉依然在。蓮花誰復尋。
行踪寄軒冕。名姓落珠林。一片靑天月。先生萬古心。

出佛兒門別潭柘山嘉福住持佐公彙諸法侶

靈脉來何遠。溪深知幾回。雲山常忽斷。天日頓重開。
道大終難隱。名高不可埋。行當尊貴下。空翠湧樓臺。

贈王太古

旅底逢王子。風標逈不羣。身家流水葉。心事遠山雲。
任俠猶存劍。陶情但屬文。何如俱屛却。世外一期君。

慰徐覺非

暫息還鄉思。同來聚雪岑。雲山常在目。妻子不牽心。月下搜禪觀。閒中學梵音。更憐豪縱習。鑄作大悲針。

國山寺訪了虛不遇

迢遞來烟寺。松門夾道生。青山太古色。流水自然聲。石上凝龍跡。林閒佈鴿鳴。西江相去遠。誰慰客中情。

登天目山頂

歷盡巉巖路。中峰地忽平。捫蘿重涉險。坐石看雲生。有欲人方息。無心道自成。相將登絶頂。更覺此身輕。

馮元甫書室

逃塵寧是隱。養素在蒼生。湖水硯池碧。秋山筆架青。烟雲通藻思。風浪襍書聲。永日人稀到。帷聞幽鳥鳴。

舟次石門弔古

箬溪任黑風。折葦石門通。一水中浮玉。孤林兩抱峰。津梁勞佛臂。舟楫濟禪宮。歲莫探陳蹟。悲歌寒霧濃。

梵川穀居二首

水國敞禪庭。微舟不可輕。波光搖閣影。松吹學潮聲。魚小知常恐。龍癡睡未醒。莫言城市近。隔岸遠山青。

閒來坐池館。乘月弄潺湲。鷲嶺浮天上。漁舟放樹閒。鳥喧因論法。龍出未歸灣。已少尋幽者。柴荊不用關。

螺髻山送傳廣居

窈窕不知深。誰同此一尋。聽雲天地耳。抱寂聖賢心。漢室青山在。韓祠白日陰。那堪離別淚。春洒海螺岑。

偕諸居士登墨光亭

地僻無隣竝。同來日已暝。穿雲驚宿鳥。帶月到幽亭。近水堪資觀。虛窻可寫經。漁舟催早渡。風冷夜波腥。

喜于中甫再入潭柘

喜爾到山中。雲門一破封。聽泉身世盡。坐石意言空。明月東生海。焚香禮大雄。來朝今日路。杖屨出千峰。

秋日登玄墓

覽勝携高侶。捫蘿謁梵宮。千山飛片雨。數載寄孤踪。空翠鳴疎磬。波光照遠峰。烟霞誰愛客。相送有支公。

過莒父寶願寺有感

新秋遊寶地。落日照城隈。馬跡侵蒼蘚。蟬聲泣古槐。短碑師子孔。高世鳳毛才。此日扶消歇。還須玄度來。

同勉講主過洪山寺

舉刀無可欲。斷足是何心。法雨千山潤。慈雲萬里陰。
淸泉還似昔。白血到於今。古碣迷荒草。同誰杖屨尋。

暮秋宿龍興寺

入寺烟霞古。金鑭鎖梵宮。譯經人不見。呪水鉢成空。
漂母河邊草。韓侯墓上松。夜深誰共坐。難聽是秋風。

示吳康虞

此生卽曉夢。寵辱兩俱非。三棹何時息。千峰早晩離。
乾坤鏡裡象。身世鼻端泥。去去春程遠。烟花示密機。

圓常寺次松窓宗室韻

欲濟況無舟。名林亦可留。樓臺片雨歇。河漢淡雲浮。
水靜月方定。心空境自幽。慧燈明徹夜。日暮不須愁。

夜讀楞嚴有感

軒冕曾人相。松泉冷世情。微官五嶽重。大道一毛輕。
石淨雲生傍。窓空月愈明。殘經翻未了。何處曉鍾聲。

訪鹿野坪徹空禪師

林叟持高節。幽居淡世情。閒朝觀鶴色。靜夜聽泉聲。
行道一身健。翻經兩眼明。自慚投社晩。乞地結松陰。

淸凉有感

幽谷深雲裡。樓臺知幾重。茜裙歌夜月。緇衲醉秋風。
鷄犬聲將遍。猿猱跡豈同。因思張相國。一怒淨龍宮。

燈下懷慈山

支郞昔住此。氷雪記流年。已就屠龍技。猶參伏虎禪。
法雷鳴十地。花雨散諸天。信宿空心累。焦桐擬徹絃。

山居喜雪霽

一室萬山中。何人問遠公。雪迷樵子路。凍合蟻王宮。
照性知非染。無思始契同。朝來饘粥罷。海日上東峯。

一微泉懷法侶

路斷千峰際。雲門忽破封。好山知幾疊。幽草自成叢。
石徑通秋杪。寒泉出壁中。下方諸法侶。誰得此相從。

仲夏偕諸法侶游上方喜雨二首

路向平田始。蒼崖似削成。有天當絶頂。無地可乘程。
避世雲非淡。忘機水自淸。同來逢好雨。鐘磬報新晴。
結屋近靑天。居高地自偏。鳥鳴階下樹。龍出洞中泉。
山月通宵白。松雲拂暑炎。遙知城市裡。枕簟不成眠。

五言排律

過知郞澹然齋

地僻貧心靜。池空悟世忙。廻觀兩未有。强謂是常光。樓閣窻中影。松泉鏡裏香。雲山終不老。水月爲誰涼。天破魚吹浪。書抛客臥床。去來情不染。喧寂路俱忘。莫厭茆齋小。風塵別道場

紫栢老人集卷之二十五

紫柏老人集卷之二十六

明　憨山德清　閱

詩七言古

釣竿峰

漢家失鹿爭相逐。江上一絲山水足。夢裡龍蛇戰正酣。羊裘之外何所欲。釣竿偶擲化危峰。掛月撐雲曾不出。君不見渭水垂綸一釣閒。享年八百貪亭毒。先生一釣成何事。萬古令人仰高躅

夜宿盱江太平橋南

昨夜太平橋北宿。今宵太平橋南眠。橋南橋北只一水。一水何曾有兩船。若得詰朝天氣好。從姑山上訪神仙。神仙初亦是凡女。欲海情枯斷愛纏。一斷愛纏蛇爲龍。飛行自在獨超然

野鶴

千峰道人天邊鶴。三年狀頭籠中雀。天邊野鶴自在飛。籠中飽雀甘束約。松雲軒冕病不同。幾人知病能服藥。自笑少學屠龍術。伎成無用渾棄却。瓶錫袈裟到處遊。楊枝漱口朝自嚼。苦中有味頗清涼。龍肝鳳肺輸寂寞

梵川問月攜麟郎覺生

吾問天邊月。可曾有離別。燕山與吳門。幾見月圓缺。或復海上生。有時林閒沒。光輝在隱顯。肯爲迷雲汨。君不見長安道傍蕭寺中。焚香露坐月當空。昨宵十八高人聚。雲月無邊爾復從。又不見不傳之妙亂拋擲。滿地珍珠誰拾得。此情難借空虛喻。摧破空虛須著力

送栗菴居士來南閩

道人自慚情未空。憐君遠仃心忡忡。漳州一去四千里。崎嶇不知經幾重。分水嶺頭縣烏道。僮僕相呼晚

與早何處寒雲猿欲歸日月不催雙鬢老梁山見說
多霜松松根抱石苔色濃幽期無負有如河無予掃
髮千岩中

趙州柏林寺壁間畫水

畫水何曾有水相有相焉能畫水狀靈臺無物湛然
淸信手風生掃成滾視之滾滾聽無聲日日波濤千
萬丈此中未必無魚龍頭角潛藏待雷響君不明畫
水之時念不生念生盡之終不成譬如陽春回大地
紅白枝枝豈有情

送鶴林寺海祥禪人還南

千年常住一朝俗汝師獨爲常住死蚊蝝雖微尚貪
生人而安能不愛此吾悲死者賦此詩莫言朽骨無
所知幾回竹院月明夜幽魂鳴咽聲噫噫名藍未復
心豈忘心不忘兮逅在場故憐秋風苦雨歇汝師來
往山之岡

靈峰觀泉

山水無心衒靈奇遊入分別生幽思幽思之初未分
別山水靈奇誰得知就裡亦自有佳處有心不是無

多之後一有七言律三字一行

心時我遊靈峰峰不語淵默雷聲耳欲遺鰲頭戴我
欲飛去拄杖挑雲何所之

山居

莫謂雲林是化城相逢幾箇世緣輕青山不解隨人
老白髮偏知逐歲生萬境本空心作障一眞無待道
方成長安若問開先勝飯罷閒聽瀑布聲

仲夏同諸法侶禮多寶寺五百羅漢適有禪
人跪讀法華經於像前靜而聽之若流泉寒
瀉聲聲入耳靈臺澄徹樂而賦此

白日來參伏虎禪衲衣誰共染香烟風塵有路通心
地水月無人問性天空想玄菴翻貝葉逅知雷雨護
金田冷冷松下聽寒泉萬劫情根一洒然

咏懷

小小狂歌混狗屠翻然一旦醉醍醐胸中日月光無
盡身外風塵患已祛虎豹由來山寺犬王侯誰悟利
名奴閒朝何事堪消遣飯罷看雲獨倚梧

天啓禪房

石磴盤廻不記重亂峯深處隱禪宮泉從刳木雲閒

落伽作高岩眼界空欲了殘經還待月偶成半偈暫吟風歸來不覺烟霞晚谷口初聞定夜鍾

感懷二首

山重重兮水重重迷悟須知路不同寞寂場中蟻似虎長安道上馬如龍白雲自解歸青嶂明月誰將掛碧空若使貴人能不死從教桃李笑春風

風塵那得此中幽萬壑千岩鎖一邱白髮不栽偏易長紅顏欲駐却難留飛禽有跡空中覓老衲無心物外遊試問故人槐國夢五更霜冷解惺不

瑠璃燈

誰把氷輪擲下方老禪拈取掛虛堂升沈雖復憑他力內外從來本自光未點金容猶冷淡纔燃寶座愈輝煌莫將龍燭堪相比不照人王照法王

過楞伽州遺麟郎

孤嶽面面生雲烟無限魚龍鬪水天欲遣白非煩問答那消一句蕩中邊不須設險人難到但若無求地自偏大慧日長何所事經殘抱膝看鷗眠

詠開先寺瀑布遺仲堅行脚作探竿影草

隱隱隆隆天上來白雲重疊不能霾剪裁無地容刀尺慣便乘風作雨雷到海終須涵日月出山豈肯染塵埃杖頭挑向諸方去席捲魚龍擔取回

聽松

水光山色世情空偶聽松風更不同無夢却遊天地外有身豈落死生中名高自古生心累道在何妨徹骨窮頴上棄瓢嫌聒耳寧知聲是大悲翁

舟次石門東岸訪寂音靈蹟兼懷廬山歸宗常禪師

行盡溪山興未窮扁舟聊繫石門東金輪雨露承千古玉歷春風自九重鬢髮不愁連夜白身心已悟本來空何妨城市山林處瓶錫飄飄訪臥龍

山水縈廻妙莫窮烟濤空翠著禪宮石門有路憑舟楫金地無人候飯鍾雨助溪聲吞寂寞雲拖海色淬虛空重來一上楞伽閣徙倚長歌望祝融

偶成

閱世歸來隱半峰茅茨小結虎溪東了知我相無安處直得緣心當下空花落花開成敗夢漚生漚滅是

非蹤相逢若問平生事坦腹高歌大塊中

墨光亭

選得幽居傍顧龍竹牀苔徑少人蹤閒朝有鶴松梢立靜夜無雲月正中夢裡山河乘想起眼前榮辱即緣空名香自爇書繙能猶見陶泓墨氣濃

遺聞堂夜坐

來往風塵老客顛蹋來高臥萬峰閒從教世路千重樂那得禪心一片閒空翠有情留白足炎蒸無夢到靑山蕉漿一任能驅暑石上聽泉未可攀

登岳陽樓懷呂仙翁

見說先生醉此樓任教呼馬亦呼牛無緣濁世誰靑眼得意滄波有白鷗一劒寒光天闕冷半瓢明月洞庭秋君山笑我登臨晩知爾還同旦暮遊

早渡嘉陵江登錦屛山

日上長巒渡彩虹隔江烟樹古蠶叢危峰欲墮松根抱浩露初殘花影空山水不殊前代色衣冠猶帶野人風白鷗訝我登臨晩來去飛鳴錦浪中

冬夜墨香菴懷方麓先生

卜宅江村遠市塵相尋朝暮但耕人水邊習坐鏡中影月下經行夢裡身黃葉不須童子掃白鷗偏與野僧親著書日久知成癖好到禪房一養神

新秋

行踪誰料去還留洞壑俄驚夏已秋佛性喜隨雲自在禪心懶與水爭流身貧方外吾常分病少閒中福最優桐葉盡教飛萬片道人無事可生愁

過慈壽寺有感

惱亂禪心魔是詩怪將歲月廢浮辭念頭未起光無量情識生時苦不知抱甕灌園休道拙攻城雲棧謾爲奇何如石室披衣坐方寸澄來別有機

紺園卽事

柴門不遣白雲封來去何須問主翁方寸高明千古鏡萬緣空寂一聲鍾涼生肝肺蓮花漏香泛簾櫳貝葉風鐵鉢願傾三味水散成甘露洒寰中

聞秋聲有感

住住行鳥莫猜因貪幽勝重徘徊烟霞自古非人世石瀨偏能洗客懷階下雲峰知幾疊岩頭秋色怪

先來舟藏石壑誰相負靜夜深觀念是媒

季春過竹院訪見素居士

萬竿竹影掃波光野曠風微麥浪香我輩自來多懶癖主人疏闊更相忘閣中棋局敲殘月池上峰巒接半堂鸜鳥不知塵世事飛來飛去看人忙

過陽羨蜀山弔蘇長公

來自黃州老此身青山流水隔風塵心同日月難逃謗名滿乾坤不救貧遷謫幾番生似夢文章終古氣如春淸秋何處堪悲弔蜀阜荒祠一愴神

山居

相逢多勸罷仙遊行脚終難可到頭片月在天光不斷千峰當戶翠常浮消閒石上題黃葉解渴雲邊飮碧流潦倒那堪聞此語感懷方且暫淹留

往曹溪暫憩長松館

幽居卜得在城中竹浪松雲草徑通習靜何須違萬化隨緣應不昧雙空燈前誰是靑衫客月下時聞白社鍾路債今猶償未了曹溪禮鉢看降龍

過陶居士精舍不遇

高臥青山絕世埃柴門終日閉蒼苔雲連樹色室中暗竹引泉聲空裏來凡鳥不題遊佛地主人何處醉仙臺相逢未及探高論閒對玄猿一悵懷

初冬有感

炎威未已又寒來催得頭毛雪作堆樂事盡從忙裏錯憂懷應向靜中開死生若使饒尊貴道德應看等土埃情理皎然如黑白窮通壽夭不須猜

石門夜泛

撥草瞻風豈偶然百城迢遞舊因緣中流水月深還淺兩岸雲山斷復連諸子競誇天上坐片帆疑在鏡中懸石門鍾鼓相將動耳聽何如眼聽玄

示王宇望

壯志稜稜鬢未蒼男兒莫負好時光淸晨一念埋靈種白晝諸塵化德香世樂從來刀上蜜浮生迅速草頭霜超凡有路非天外日用明明不覆藏

夜坐聞于繆二生論友道

殺命仇讐恨未深相知辜負最難禁堅持劫外精勤願常省燈前感慨心世諦業緣非骨肉慈門靈種是

良因此吾失却菩提子。苦海茫茫不易尋

唐峯常凝菴見訪。次及楞嚴子喝之。以爲禪者多不遜。不揖而去。賦此嘲之

靈林何事遠相尋。破我蒼苔豈賞音。蕉鹿夜來非好夢。火牛古始救重侵。多緣薄世尊危爵。未必高言止衆心。既見不煩增傲想。王生一吒直千金

謝劉司丞

但當淨意等虛空。何必頻來訪遠公。王事若將家事做。世心便與道心同。須知一死難高下。自古浮雲易始終。每笑閒身無所用。縱觀山水走西東

宿方山昭化寺有序

夫靈而最良者人也。毒而最猛者虎也。人遇至人大笑之。虎見長者而馴伏。人乎虎乎。虎乎人乎。必有知言者。予聞長者之風有年矣。快瞻遺像。賦此

千峯寂歷路迢遙。長者苔龕乳虎號。背嶺霜崖雲尚凍。向陽林壑雪初消。幽光法海澄松月。舌相天風吼夜濤。一自妙嚴投筆後。護華誰復繼揮毫

同傅侍御汪將軍禮方山大像

從來天地是岩龕。妙相巍巍獨面南。萬古燈傳遝日月。一毛散影徧江山。獻花野鳥飛空下。出水蒼龍聽法酣。回首白雲封絕頂。證明功德共誰參

述懷

江湖浪跡幾經霜。不學禪狂學楚狂。白髮有警催我老。青山無事笑人忙。情消豈是將空遣。習斷還須作觀忘。杖屨飄然隨所住。攀緣濃處即家鄉

偶成

遠來水面覓遺踪。道學西天龍樹同。揮斥古今眠坐外。雌黃凡聖笑談中。書成紙價一時重。理徹文章萬世雄。更有一般瀟洒處。死生無夢入心中

山中偶感

住來曾不見風塵。野鹿常容伴法身。碧海偏閒雲外客。青山冷笑世中人。六龍朽索終難遠。二鼠枯藤斷易鄰。若使王侯知此事。掛冠未必待清晨

秋日同澄公開侍者宿南臺

丹梯宛轉路迢遙。輿亟寧知杖屨勞。明月滿臺淆雪色。白雲橫谷誤江濤。金壇端許藏眞骨。寶偈能將化

毒蛟吾道只今寥落甚爲誰流涕濕緇袍

睡起讀圓覺經

翛然草榻伴雲眠夢覺簷頭月正圓起念除瞋瞋轉熾生心捐妄妄尤添有無不立非爲妙人法雙忘亦未元宗道空虛誰敢擬思量已墮二三邊

奉答萬思默學憲

潦倒無心作解嘲乾坤誰復可論交澄潭信是蒼龍窟華屋終非野鶴巢飯罷祗堪閒坐臥詩成何必苦推敲遙知大范耽光景靜裏淸虛恐未拋

墨香菴卽事示元廣二首

雨過何人策短笻道生擁毳自從容碧空無際雲初斷明月常來水不窮問法應須超意路尋香終是落行蹤吾家別有通元處牢繫泥牛嶺上松

道在隨緣可遣情呼牛呼馬總閒名梅須遇雪方爭白竹爲當風始見淸鏡上無塵光自滿雲邊有路鹿常行相逢若問山前寺流水泠泠襍磬聲

墨香菴示廣郞二首

村前村後盡烟波年去年來足稻禾苔徑寂寥人不到霜天淸曠月先過三茅遙隔長相憶半偈初成獨自哦最愛無生琴調別願龍山上磬聲多

野外蕭蕭風雨天支郞入夜未成眠人生若使還無老月闕何須惡不圓業在好山甘作客道成隨事斷攀緣窮靈未必非狂慧寧及香床未到禪

閒中感懷示廣郞

火宅炎炎脣吻乾蔗漿滿鉢有誰飡隨流得妙從今入對境無心自古難水底搖紅花兩岸風前舞翠竹千竿年光若使常留在北闕何人肯掛冠

日暮瀟湘舟中

萬里歸來杖屨輕附舟又得坐經行櫓聲帆影供詩料水色山光副客情弔古烟波殊有恨忘機鷗鳥自無驚黃昏停泊知何處雲外遙天月正明

結夏金壇之北園兼懷侯鐵菴

納涼何必獨夫容水木淸幽趣亦同世上共高肥馬價林閒單放病僧慵苔痕鶴過偶成字月影魚呑不解空更憶澹虛亭上夢寒雲片片嶺頭逢

吉安舟中望白鷺書院

樓臺一片水中央。白鷺蕭蕭知幾霜。兩岸青山誰不語。千秋黃髮叩道芳。烟騰梵宇燒龍腦。波撼書燈過客航。莫道登臨終有日。芒鞋踏遍使君腸

咏懷

少年阨狗混春秋。誰料披緇作比邱。俠習自慚忘未盡。眞修方喜進無休。安禪雲石爲床坐。說法松風代舌頭。唯剩閒身何所事。山川重疊恣遨遊

宮王生元廣問法

四圍松竹護禪關。布衲蕭蕭遠市闤。淸磬一聲塵夢斷。白雲幾片道心閒。天邊高鳥應須慕。堦下蒼苔不可刪。金地夜來誰問法。共分燈火照擬山

仲冬懷覺休

暑往寒來老易驚。乾坤誰復慰衷情。花非得露終無色。松必因風始有聲。任道自來千古重。離家常若一毛輕。相逢欲問黃河水。少小曾經幾度淸

大覺寺訪桂峰禪師

行盡溪山到梵居。空林落葉遍階除。閒消歲月燒龍腦。功蓋吾曹賞髻珠。鴻信梁閒懸貝葉。鴉譯水上看芙蕖。尋常飯訖無餘事。自掬寒泉洗鉢盂

訪袁坤儀有感

擬探蘋花屢此遊。桃源忽爾又淸秋。空巖蕭瑟松杉老。澤國蒼茫蘭杜幽。紫塞斷鴻雲外夢。青山片雨客中愁。維舟欲覓無風樹。黃葉飛飛卒未休

喜于中甫過龍泉

瓶錫聊將寄此山。千峰迢遞問巖龕。長松影裡塵喧寂。流水聲中月色寒。靈骨不從身外覓。神珠共向掌中看。相逢有日休相負。自古朝花露易殘

山中偶成

因厭風塵此閉關。寸心淸冷喩寒潭。芰松放月墻頭上。引水移天屋角閒。惟有禪書消白日。更無人跡到青山。相知莫笑謀生拙。浩蕩乾坤幾箇閒

瀑布二首

誰家千尺素絲拙。高掛雲端永不收。已悟源頭來處遠。肯將根脚混常流。從他妙手應難剪。許我閒心分自投。此去定當歸大海。待看波浪潑天浮

欲投滄海作波瀾。豈憚千重鳥道難。响奪磬聲雙劍

洽光呑月色一罏寒銀河倒瀉靑天外玉樹孤懸碧嶂閒幾度天風吹不斷爲留雲壑伴僧閒

秋日禮淸凉塔

人代風烟知幾霜石函靈骨自珍藏珠林倒影天垂蓋寶塔鳴空地擁幢澤被乾坤歸夢杳春迴岩谷煉泥香重來盡敬增悲慨落木秋高舊影堂

山中襍咏二首

大乘何必斷攀緣小隱還須遠市廛習定水邊觀皓月消閒樹裡看靑天心中有欲山非靜世上無求地自偏怪底相知歸計緩巢陵寂寞鎖重烟

野曠風高一壯觀爲誰談笑斗牛閒憑欄自覺靑天近下界寧知白日閑岳色橫空簾外墮海濤喧閭坐中寒登臨未盡狂奴興茗碗悲歌行路難

山居咏懷二首

補衲閒中拾斷麻肯將泉石易浮華光生甕牖東山月香散經壇上界花夢裡英雄勞白起古來驕主笑夫差隆冬富貴欺高國自鑿池氷自煑茶

茫茫苦海正波濤莫若逃禪計最高世路已驚心不死功名猶夢覺先凋因甘白粥忘枯淡却怪蒼苔分寂寥樂極只緣貧到骨巢由未許讓前茅

贈永慶寺秀峰法師

塵機少小便知休瓶鉢蕭然隱伏牛明月有光難自晦白雲無累易相留狂猿不可驚禪虎攫獸何曾異海鷗說法年來須水石新崖瀑布爲誰流

招隱

死生兩字事非輕怪底癡人不自驚萬里黃金窮口腹滿頭白髮戰功名閻公豈責屠龍技田子何須學狗鳴早晩歸來雲外寺夜深松火閱傳燈

雪中登蘆芽有序

予寓吳中楞嚴忽夢登一山疊嶂重巒萬松映雪覺而舉似開侍者且曰吾今號松雪矣開曰願以雪松字謂跽而請甚堅遂許之玆登蘆芽訪妙師適逢大雪宛然當年夢境也感而賦此

數年杖錫走江湖一旦蓬蒿化淨居虎踞岩頭關世路泉飛樹杪入天厨每因煑茗煩燒葉猶愛看山懶讀書夢境曾來同鉢食只今松雪竟何如

與蘆芽主人談世故有感

雲屋寥寥氷雪重燈前盃茗論英雄情關未破寧無失世路相遭豈易公共飲每憐愁不共同床未必夢相同年來多少傷心事總付瞿曇妙觀中

寄袁了凡居士水齋

華嶽山人辟穀方先生獨得已休糧懸知天上增仙藉豈戀人間聯燭光玉液常吞肝肺潤金丹能轉鬢毛蒼青山不遠終相見知已新添一少郎

龍嘴有序

日光之前有嶺稜稜垂於磵旁勢若虬然曰龍嘴嘴上茅菴初結苦其清曠且有二禪者轉經於此一葉華一蓮華予由梵仙而下適聞音響冷冷賦此

鳥道盤迴不易登此中清曠愜幽情陰籠翠嶺春雲度影落空潭海月生山菜儘堪供瓦鉢道人偏喜聽蓮經冷冷滴向焦腸裡寶所休將喻化城

曲阿書經即事

敝廬故有不誅茅況隔青山遠市朝野衲披雲常自到主人護法豈知勞孤燈花落搖紅影萬竹風生涌翠濤若使責人能駐景巢由豈肯臥蓬蒿

秋夜石經山禮琬公靈骨有序

凡血氣必有知有知則有欲有欲則有生有生則有死唯至人能以無生治人欲欲空則知不廢而妙用無方矣隋琬公閱南嶽思大師發願文知末法運窮三災倏起一切法藏皆當蕩滅喟然歎曰有天地不可無日月有作息不可無衣食有人生不可無佛法然日能照晝不能照夜月能照夜不能照晝衣能濟人之寒不能使時不寒食能濟人之饑不能使年不饑惟佛法之妙不惟使天地終古長旦晝有死生無患以至轉凡爲聖即暗爲明達生無生以大願力秉萬有而普濟之則廣大殊勝豈可思議者哉乃刊石爲經續佛法壽延及慈氏行恐古今代謝陵谷變遷以佛舍利并已骸骨藏諸石窟頃撫茲山矣大法藏永劫無毀予感公之憂深而慮遠也含涕賦此

月夜青山禮琬公石堂無語對千峰蓮花片片皆心

血貝葉行行奪化工。靈骨可埋名不朽。法身非相用常通。那堪更向蒼崖上。鑿室藏經示不窮

問竹亭即事

策杖深林問此君。空亭誰復謝塵紛。青山不禁長年住。流水何須獨自聞。鬢髮如霜難遣黑。利名非酒大家昏。輸他定起千峰裡。倒握琅玕掃白雲

五言絕

蕭崗望方茅諸山

有濤可傾耳。何必千尺松。偶此藉芳草。春山當遠空

咏雪

出谷幽雲細。成花大地陰。紛紛桃李夢。潔白本來心

禮拜石

慢幢高須彌。能折必自重。安得離欲尊。頻來此獻供

洗衣泉

松邊剪碧霞。偶爾成袈裟。披久亦何染。閒將飄浪花

觀流石

路在層峰外。扶笻向深壑。跏趺水聲中。靜看飛寒瀑

同遊法侶。散坐松岡。权宗忽浮小舟入柳陰。宛然有孤鴈沒空之致。賦此

春水望無際。乘舟向何處。杳然花柳陰。日暮忘歸去

樹禪

空山木上座。坐石不知年。歲月無心記。風柯舌相全

鐵袈裟

天造福田衣。何年施禪伯。猒重拋雲邊。風吹與日炙

爾菴禪咏

竹靜雨初歇。風和鳥鍵鳴。書殘成獨睡。無夢繞江城

芭蕉菴

月臺疑近鑿。鱗石欲生雲。誰謂塵囂裡。幽居讀梵文

楞伽洲

斷澗蒼山裂。飛梁老樹眠。朝來扶杖處。雲度水中天

題畫

水曲山頻合。春寒花倦開。盱江來復去。人在畫圖回

題竹塢石室

何處無青山。片心灰冷難。片心灰冷易。智拔萬重關

講經臺

尊者身相空。舌根何所寄。松風與流水。說盡無生義

初祖亭

面壁不說法此心誰復傳神光三拜後震旦五燈懸

錢資蕩三首

青山點樹杪斜日照溪灣試問錢資蕩滄波長夜寒

望裏水高船却疑空墮天既到平如掌人從鏡裏傳

見水心即了逢山眼便開生平窮伎倆此外復何懷

利刀

利刀日切泥鋒芒漸鈍置若向沙石礪斬鐵如斫水

夜坐

夜坐空階寂清言絕妄梯回看雲樹杪不覺月沈西

雲墮石

飛回因閱世墮此不知春擬欲挑將去恐驚杯下人

望玉臺郎懷

一峰秀雲外玉立望不厭坐此未須臾六虛方寸贍

題萬玉菴

誰將崑崙峰一斧千百塊散洒天目間古今無謝代

說法石

清清澗水邊冷冷奇石下大哉衆中尊爲說無生話

單傳崖

少林雪斷臂五乳血腥高末後誰三拜中雲雪並腰

示匡石居士

拈書相示處石火電光遲纔擬生心答松風知未知

山中詠松

絕頂孤峰寂長年不改青幾回良月夜倚杖聽濤聲

天啓石

行到深雲裏沉冥孰可識不見太古人只見太古石

崑石

崑崙太崔巍飛劍斬其頂置之几席間烟雲朝夕暝

過鼓灘

帆飽客舟輕由來飲德名難逢今夜月見月見先生

獅吼臺

飛者不敢飛走者不敢走箕踞寥廓中靜聽獅子吼

歡喜泉

愛爲煩惱根愛盡煩惱空方寸同此水誰無歡喜容

清深崖

萬物始乎水六情始乎動一心苟不生清深在日用

甘露泉

寒流我慣枕。消渴非口飲。誰弗愛長生。心地清涼甚

朗公石

朗公初不死。謂死不知朗。試看朗公岩。頹然誰觀想

托鉢峰

誰伸黃金手。笑托碧玉鉢。歡喜施將來。福源永無竭

本湛泉

石縫瀉流水。見之心湛然。是誰掬嗽齒。吸盡空中天

韋陀峰

我笑叉頭石。爭如韋馱峰。儼然大悲側。草木增威風

重遊黃花洞

棄馬陟危峰。盤迴知幾重。蒼岩開石室。共聽禳華鐘

贈龍泉關劉善友之峨眉

五峰與三峨。相去路無多。想念纔生處。蒲衣笑薜蘿

爾菴禳詠

鶴解聽僧語。魚爭候梵音。海門明月上。何處讀書聲

冷巖

源從雲外來。豈止千萬折。愁臥冷巖上。一嘯驚天闕

綠瓊

行倦逢綠瓊。欣然欲一坐。縱橫紫翠虬。噴薄晴雲破

湖心寺懷堅光趙居士

海上明月生。太空浮雲橫。清光照衡門。須待天風鳴

辭澹然居士齋

白雲本無心。有期則有跡。何如無期好。隨風靡不適

登虎邱

我愛虎邱雲。去來初無心。遊人嘆霸業。削壁多微陰

其二

我愛虎邱月。清光鎮澄澈。悲欣幾萬重。曾照無分別

其三

我愛虎邱石。談經解點頭。生公去不返。長抱白雲幽

偶成

胸次千竿竹。眉邊萬頃梧。清音常染耳。遺聽卽鳶魚

其二

願留犬馬骨。努力報慈恩。猶若湘江水。滋乾更潤坤

贈海通居士

殘臈逢高閣。溪山烟霧深。常勤持半偈。終出海通心

玄帝閣望石門寺懷湯遂昌

紅魚飛碧嶺白鳥點青林楚越皆初地相逢孰賞音

開先龍潭

地裂潭初就天開瀑始懸老龍如不在何物起雲烟

元素菴坐柏

洒客窺簾下雲禪坐柏根不因摩詰手誰復寫元眞

貯碧軒

萬竹凝空翠方池貯碧流小橋通別圃抱石白雲幽

讀茅山志

夜讀茅山傳無生有幾人都來長視者花落一年春

佛香子曰觀此詩意若使無生則不有死如既生矣欲歸生不死恐無此理若欲長生先須忘生旵以生忘則死媒絕矣如能無生則忘生之說又在下風耳或萬年爲一年或萬年爲一日或三百六十日爲一年或以頃刻爲長劫此皆念後事也如能泝而上之則念且不有所謂年月日劫豈非計龜之生毛乎

紫柏老人集卷之二十六

紫柏老人集卷之二十七

明 憨山德淸 閱

詩七言絕

龍華坐雪呈瑞菴禎公

地從朝市入空山玉屑霏霏萬井寒茗椀爐香團磨坐六龍無首臥澄潭

曉過天然老禪別室老禪睡未足恬然憨臥賦此贈之

海天紅日照東窻床枕高眠一切忘客到是誰魂夢裡蓮邦遊賞與偏長

眞州別丁南羽吳康虞

世夢由來水上漚顛毛誰辯鏡中秋相逢相別休相覓門外長江日夜流

贈潭柘龍泉寺柘林藏主

布衲蕭蕭抱寂寥遍探龍藏答淸朝山深自是桃花晚紅白枝枝祖意饒

贈正菴靜主誦蓮華經

昔日匡廬曾見來黃龍潭上暫徘徊於今又過燕山

裏車大蓮華舌底開

擬登峨嵋

丹霄高入翠峰孤。聞道從來偏吉居。萬里翩翩追白象。平羌曉渡淚花疎

贈靜淵秀公

孤鶯寂寂久棲桐。凡鳥雄雌鬧棘叢。羊角風高三萬里。等閒淸韻徹丹空

龍泉念仲淳

曉露風高便結霜。氷凌入夏襲衣裳。入閒暑氣渾無有。五項經行少繆郞

示白侶

六月耘田水似湯。農人肩背盡生瘡。僧倫飯訖無情思。揮塵雲閒倚竹窻

西臺掛月峰

地入寒空天倒垂。芙蓉萬朶麗招提。君王翠輦曾留此。松下千官月正西

淸凉有感

因悲熱惱入淸凉。白髮頭陀紛黛香。應是秋深霜露冷。白雲明月共繩床

其二

翠卷輕烟紫陌中。東風一夜掃殘紅。相逢盡道春歸去。誰料寒岩春更濃

聞侍者自淸凉迎至彭城以此示之

白日靑天爾到來。翻疑是夢復驚猜。須知人世如朝露。曼室光中住一回

其二

寒雲重疊萬峰深。誰把明珠慰遠心。只恐支郞情未瞥。夢中按劍是知音

題蘆芽山萬佛崖

一片蒼崖古佛胎。殷勤鑿出萬如來。寒泉晝夜無休歇。鼻口同聲喚蚤回

寄陸太宰

黃塵未已復靑山。階下流泉去不還。到海從教爲巨浪。輸他幽石抱雲閒

陸太宰以寶帶施淸凉賦此贈之

一語參差寶帶輸。等閒笑倒老文殊。金湯吾道山河

舊入覺聊將抵鉢盂

雙峰寺

古殿蕭蕭門徑開雙峰如劍列香臺夜深流水聞孤調雲外禪人一愴懷

龍泉寺啜茶

一帶秋泉斷復流向陽迴繁颭珠樓是誰小歇雲邊石劫外龍團啜七甌

懷諸法侶

望裏雲山知幾重更聞流水與松風那堪人代攀緣苦南北車塵夢未空

示大道禪人

大道阿誰行不得那知障礙自身心若將兩者推無地到處白雲流水聲

同朱彥吉登玄墓法堂口占

翠微縹緲紫雲樓萬里湖山一目收攜手偶經禪誦處範峰落葉不勝愁

訪湛堂禪丈五臺銅瓦殿

方丈蕭蕭倚鷲峰踪迹久寂講經鐘更憐銅瓦風霜老祇恐重來不易逢

過抱雲堂懷印郎

搗雪敲冰不怯寒凍雲深處幾盤桓夜來獨對前峰月試問華亭可一般

清涼山懷陸太宰

重疊寒雲住底人世間無路可相親期君不至長嘯去楊柳桃花處處春

弔無邊師

紛紛桃李鎖寒雲桂折秋風不忍聞莫使餘香飄澗底暗隨流水出前村

臥病長松館有懷

白雲端老有宋僧中龍也觀其圓通座上一喝包腰而去人天百萬追之不返耿光照映千古臥病潯陽去能仁不遠未遑參禮蹤先賦此以舒積懷

城市何人問白雲長松月夜獨思君五陵公子機鋒別接得貧儒自絕羣

萬杉寺

爲訪超公入遠峰。慶雲散盡萬杉空。曾聞聖主親題
墨。一片樓臺紫翠中

過萬壽龍巖

卜宅重巖計不疎。象先有路莫躊躇。泉聲岳色是何
物。纔復生心蚤失虛

寓皖太平寺示濯凡居士

科頭三拜是何心。不見翻成見更深。山色江聲君舌
相。隔垣猶復領清音

詠畫水

望裏滄溟湧火珠。驚濤何處覓龍魚。玉樓但覺寒生
粟。却喚兒童燒地爐

雙劍峰

雌雄誰把插丹霄。時有光芒拂斗梢。若使老僧拈起
用。世情斬斷沒絲毫

辭賜紫以讓慈公

三十年來江海遊。尋常片衲度春秋。自慚俗骨難披
紫。轉施高人福更優

過天花傳母塚

鳳凰城畔問仙居。水遶天花十里餘。生氣若教乘鎖
骨。海鷗亦復解詩書

于峰

聞道于峰有深處。于峰行盡更難尋。桃花片片隨流
水。只是不聞幽鳥音

送孫仲來赴館新安

夫士之爲龍爲蛇。何常顧其志如何耳。所志在道
德。則必先以悟心爲主。所志在功名。則必先以精
藝爲梯。兩者見定。神識內凝。放心自住。何往而不
可哉。今子當溽暑涉崎嶇。赴新安而不能一日千
里。一夕十年。則其志安在。子其勉之

夏日蒸泉處處湯。千峰夾道暑偏藏。憐君此去魚投
沸。但念無生當處涼

觀北園假山

樹高山矮世間希。抑樹扶山癡上癡。高者自高矮者
矮。就中亦自有天機

過梅圃訪見素居士不遇

主人不遇竹先逢。曲徑微風響自空。若使有心聽此

調耳根諸却眼根塵

偶成

美酒醉人醒不貪利名人醉死猶甘浮生果使如春夢枕上歸來肯自慚

冬夜泊漏澤寺寄梅禪人

黃昏停棹問尸林月滿寒空秀水深說法不須煩舌相耳根豈解領玄音

重遊漏澤寺

重來豈是做仙遊最愛春波浴白鷗自笑黑衣非宰相却從覺苑覓封侯

漏澤寺聞鐘

何處烟霞鳴曉鐘道人行色又匆匆片帆風飽吳江近歌吹樓船調不同

于闐偶感

波臣曾不著袈裟解乞園亭作歌家直待主人窮計較籬條千片代籬笆

唐山寺禮禪月大師

天台深處覓高人幾度登臨無一身却上唐山寺裡看池淸影現妙通神

其二

浙江靜夜月中峰總是吾師曾子龍畫出如來無量相入閒無水不遺踪

還度赤津嶺懷湯義仍

踏入千峰去復來唐山古道足蒼苔紅魚早晚遲龍藏須信湯休願不灰

夜坐偶成

每笑世上少人閒笑口頻開復更難睡起披衣誰共坐蟲琴蛙鼓月明閒

悼如印

昔年共看雲開月今夜月明照曲阿誰道此回竟長別燕山月色滿松蘿

曲阿夜坐懷休郞

道成無事業靑山誰復憐君去不還湖口江頭月明夜炎蒸迢遞苦憑難

過斷崖塔院

行到山窮水盡頭斷崖壁立使人愁誰知別有通天

路任爾猿猱不可遊

　禮高峰塔

三十餘年抱死關那來魂夢落靑山臨行白骨無藏處擲向金毛舌上安

　示某居士

不向君心覓我心茫茫滄海定難尋魚龍若使聞消息無限風波總陸沈

　池上觀荷三首

紅白蓮花知幾多應齋尊者弄淸波臨風欲語誰相委茂叔當年愛長哥

樹密無心遮日色風微有意綬花香當波更許科頭坐不盡蕭疎孰主張

六月樹陰坐一息更有荷風水面來試問長安陌上客蔗漿未必冷人懷

　感夢

苦海寬深浮復沈所天淪溺最傷心幾回欲拯愁無力躑躅灘頭淚滿襟

　疊華峰

此華不開聖人隱一旦復開聖人出拂拂天風生太虛香光無際奉佛日

　弔吳江某禪師

孤城一片太湖東誰料吳江出此雄坐斷聖凡無走路兒孫千古泣途窮

　懶去岩

走遍天下不肯住竭來此岩懶復去禪餘拳枕臥蒼苔就裏有心向誰語

　最勝泉

從來大旱了無竭爲雨爲雲散自歇山下爭如山上泉出處孤高難勝越

　謁五臺大賢村蘇子廟

古廟蕭蕭鎖萬峰寒雲踏遍覓遺踪般勤再拜不忍別自笑參寥是舊容

　日暮龍潭卽事

巖端待月一天靜石上聽泉萬慮空笑問同來二三子是誰行樂有無中

　飛雲泉

蒼岩一隙瀉寒流欲究根源志未酬莫使天風飄出去混同大海作潮頭

過楞嚴廢寺三首

萬花叢裏畫樓新玉女憑闌天上春明月一輪簾外冷夜深曾照坐禪人

曾見名園全盛時春遊公子醉芳菲於今鹿苑花無主惟有杜鵑枝上啼

當年遊此花無限今日重來不見花想是支郎厭華麗不教留住在烟霞

楚江舟中感度門講主擧楞伽大綱

荊南喜見度門公字字談心不放空試問楞伽在何處頭頭物物是孤峰

因隣郎說七里灘景物偶成

布帆風急碧溪遙兩岸泉聲聽不勞試問此時人在否青山迴合一鴻毛

季夏從淸涼山過練陽登望湖亭

山下湖光山上松是誰高枕臥虛空大風拂拂來何處魂夢還疑氷壑中

梵川螺館

天地分明是一螺何殊此館在烟波閒來折葦登臨者獨立蒼茫自詠歌

過奔牛弔蘇長公

懷中日月隱何方聞道奔牛坐化場剩語殘言誰撿得江山千古藉輝光

長松館遇雪

樹樹有花皆一色枝枝無葉但多光朝來莫道人踪絶亦有東隣送炭忙

有感二首

滚滚雲濤不轉頭使君因建鎭江樓緋衣未必長爲主塔頂何人一醉眸

香城開士舊名林流水松濤演梵音端爲此山形勝好等閒味却大夫心

弔妙峰覺講主

金翅盤空萬里風有門入妙古人同朱陵止觀橋頭月不挂天台挂別峰

襍吟

鬢毛種種日維新逝水滔滔更愴神獨有月明流不
去蓬窓此夜照幽人

勸大川李善友求生淨土

熱惱淸凉本不差何妨荊棘與蓮花相逢幾箇知歸
者薄暮鐘聲送落霞

悼鵬郎

瘦骨稜層上五臺頓除鬢髮斷塵埃出山不見入山
去惱殺文殊淚滿腮

潭柘山一音堂謝諸法侶

夢裏靑山夢裏身那堪去住別疎親何須醒後觀憎
愛始信龜毛第七塵

遺聞堂喜晴

夜來風雨滿岩阿樹杪泉聲百道多無限好山雲蔽
盡那知今夕更嵯峨

過弘恩寺

門外千峰寺裏燈一光三世照金繩老禪飯訖無餘
事靜聽松濤沒愛憎

過昭慶寺

迴合靑山鎖梵宮階前階後象王踪懸知超世非無
本法雨香雲不記重

大悲閣別陸太宰

馳驛還家聖主光憑虛一嘯萬機忘手中有眼應知
響耳處聞聲豈妙常

其二

金身七尺有餘高柱石乾坤不計勞自是君王憐朽
骨放歸雲外聽松濤

過潼關

黃驟初不異靑牛關吏何須作路讐西向秦關同此
去神珠大夜向誰投

彭城洪福寺月下懷仲淳

盤馬山前月正明烟波渺渺片帆輕淸光不減金臺
夜禪室南冠少繆生

登戲馬臺

掀髯一笑火咸陽衣錦長歌歸故鄕莫問當年橫槊
地蕭蕭秋草帶寒霜

送仲淳奔喪南還

風樹蕭蕭千里歸。兩行血淚染麻衣。送君有意難爲語。那可燕山聞子規。

夏日遊淸泉寺

寺裏淸泉戶外山。波光空翠盡生寒。獨憐大士翻經館。狐兎黃昏自往還。

彭城題蘇公黃樓

一片孤城捍怒濤。幾回隍壍舞龍蛟。祖龍曾此求周鼎。不及黃樓意自高。

題福岩師子峰

千日萬日嘲不吼。我來便作無畏聲。風雷夜半震岩谷。深林百獸無不驚。

同諸法子金山看月

靑山兩岸鎻金鰲。石上觀濤月正高。雲外片帆飛不住。分明鏡裏渡鴻毛。

同諸法子過廣陵宿上方寺敘別

月下尋幽叩梵宮。老禪猶在夢魂中。溪山莫問來朝路。夾岸桃花色不同。

題上方寺觀音池

大士無端錯用心。不覩色相却觀音。寒流若使離聲入。千尺雲濤覓一針。

讀桃源記

夾岸桃花知幾深。漁郎何事解相尋。此回出去輕饒舌。負殺丁寧一片心。

晉王羲之曬書堂

竹帛古人心血在。肯教魚蠹更生塵。自知南渡無歸日。獻與如來轉法輪。

示徐符卿孺東予告還山

滄浪辛苦幾經秋。一片丹衷竟未酬。偶向雙林尋白足。談空猶自夢春疇。

夜泊義興城下

烟濤空翠雨濛濛。一片孤城山水中。我欲尋幽向深處。黃昏停棹但聞鐘。

哀路南塘先生示路抱赤

貧寒徹骨更連喪。開士聞之亦感傷。江上麥舟誰肯棄。兒孫珞珞產南塘。

聞秦直指禁令

野禪若使是妖僧。敢惜殘年瀆聖明。便請一刀彰國憲。何妨痛處了無生。

中秋泊蘇長公祠下

維舟祠下露沾巾。雪漲銅棺月色新。歌笑不須刀布換。閑中開口許何人。

壽雙山先生

軒冕松雲路不同。雙山高出大夫松。天風一陣來何處。吹走雲濤響碧空。

過漏澤園

髑髏此地莫言多。法界都來毗富羅。更看陌頭誰氏冢。幾回歡笑幾悲歌。

題金沙寺岳武穆王碑陰碑中有陪僧褰謁金仙之句

將軍何事謁金仙。弘忍精忠本一源。不具殺人真手段。安能截斷世閒纏。

長者菴定起

微雲淨盡天如洗。定起經行月色中。無限風光向誰道。菴前菴後碧山重。

長者菴讀決疑論

善財童子不辭勞。五十三參紛寂寥。不是當年李長者。瞿曇安得有皮毛。

示大賢村諸善友

世人都怨日閒忙。夢裡波波惺後忘。何者真兮何者偽。大家為我細推祥。

早春謁方山李長者還清涼招陸太宰特賦此二絕

飯喫黃精衣著麻。長菘七碗勝芽茶。相知若問山中事。定起嚴前掃落花。

其二

五峰氷雪古來深。春滿乾坤冷莫禁。曼宅老人虛別室。近知端不負登臨。

謁方山李長者還定襄道中有序

余慕唐李長者有年數矣。而以參學未暇一訪遺踪。萬歷壬辰發春三日。自清涼山攜開江彩三子。特禮覲之。既而揮鞭還清涼。春雪繽紛。千山裏玉。逆思長者音容笑貌。恨不與之同生。得事巾拂。感而賦此

十年如渴仰高風神福山原訪道踪春雪紛紛遍南北杖藜何處倚寒松

過聖壽寺三首

郭外靑山兩岸斜禪房寂寂鎖烟霞佛前燈火誰相別分得淸光照萬家

看花若使待花紅無限春光逐晩風著眼直須天地外持竿寰海辨魚龍

柳條何事漏春光蜂蝶紛紛過短墻只恐東風妬花笑馬蹄千里踏紅香

送魏覺儁

富陽江畔別君時此別蘭谿月尙微明月無心能兩照錢塘渡口使人思

過七里灘

富春山水杳無窮誰著羊裘隱此中若使劉郞不相喚後人何處覓遺踪

北園見紫薇花有感

未見花時已落花雨前雨後兩無差紛紛蜂蝶來還去一段春光被眼遮

秋夜半室崖聞法雲菴居士讀經

片雨初收生夜涼半峰趺坐石爲床忽聞松下讀經響淸磬敲殘斜月光

題廟壁 師遊衡山過此廟遇廟傾邦人伐廟樹修葺因題此邑侯見詩遂止不伐且勒詩於石

修廟還災廟裏松廟成松去鶴巢空無如留却靑松在逮得長生老化龍

夜坐

後夜空山坐入禪那知明月照寒泉無端失伴猿相喚瞥地身心又宛然

示覺迷居士

鬢毛如雪骨如霜若問長生路轉遙淫殺且將根帶斷蟠桃只在自心苗

慰傅居士

重疊靑山古樹多一菴高結在松蘿通幽別有滄邊路居士空床獨抱痾

禮香山臥如來

兩脚長伸只管眠那知苦海浪滔天相參莫問雙林

夢幾度春深啼杜鵑

來隱標

當年三十隱修禪鶴在松梢龍在淵我老一來尋勝
跡莫愁破寵不生烟

登說法臺

鳳頭老漢一登臺萬壑千巖笑面開說法若教頑石
柏雨花惹得帝天來

題戒壇九松

五岳三山曾遍遊此中松樹更無儔馬鞍雲盡蓋壇
出風月龍蛇舞不休

大賢村長者菴懷江南諸法侶

階前屋後盡青山苔徑蕭蕭遠市寰來往風塵頭共
白爭如雲外聽潺湲

燕京別文卿中甫之峨嵋

三峩廟前楊柳青垂垂無語不勝情從來木帝難為
主莫厭閒中風雨聲

夢端師子

夢中曾見端師子瀟洒風流自不羣一片皮兒蒙却
首等閒哮吼萬重雲

潭柘懷繆仲淳

谷水龍泉一片雲去來誰解見離羣夜深唯有滄溟
月無限清光不可分

燒爆竹有序

魏中光居士於萬歷十四年冬參予於潭柘山嘉
福寺明年仲春仍送別於此中光好燒爆竹聞予
不喜遂止予謂中光曰潭柘陰氣久積法輪弗轉
正當以爆竹聲震散之中光大喜燒竹達旦日輪
重轉和氣翕集中光其有所助歟因感而賦此

爆竹聲中一別來桃花谷口幾回開堯天佛日重光
處莫把浮生送酒杯

碧雲寺禪房見迎春花

一段風情自不同道人嘗見萬緣空最是松泉明月
夜淸香浮遍梵王宮

長松館

君家幾個長松樹引得天風作海濤熱惱從教千萬
斛此中一坐自然消

懷傘山居士

太宰歸來事事幽。散花天女豈全牛。雲邊水木同誰賞。隱几無心對海鷗。

悼無盡禪伯

坐破蒲團知幾秋。世緣見說久成灰。春深岩畔花痕籍。百鳥空啼喚不回。

上方別守愚座主紹宗天恩開士之峨眉

大家都是異鄉人。相逐殷勤骨肉親。回首白雲重疊處。巴江行色洞中春。

梵川西爽樓雨中卽事

屈曲池塘楊柳風。浮空遍閣雨烟中。誰將半偈拴心馬。夜聚魚龍水月宮。

曲阿梵川卽懷

流金爍石雪漫漫。豈但危峰與峻巒。秦道巴江千萬曲。蘆芽雲樹帶冰看。

示王中貴

江南江北叢叢林。惟有龍神願最深。身命肯將拋此地。盲龜植木芥投針。

與大光禪人

飛錫飄然歷萬山。境風逆順片心閑。若將水月同行跡。刻畫虛空作道顏。

舟行卽事

兩岸好山青不了。一溪流水碧無窮。布帆風急浪花白。飛入千峰與萬峰。

寄嘉禾李培秀才

武塘一別幾經秋。萬里雲山兩地愁。惟有吳門江上月。清光不逐水東流。

洗硯池

洗硯洗頭試問津。波光瀲灩墨花春。一心滿白居雲屋。人世於今有幾人。

法華寮玩月有感

寂寞空山夜氣澄。長天那得片雲生。不知身在清光裏。猶乞傍人指月明。

遊太湖

平生那得此遊奇。夾岸風高落木稀。一水征帆千萬片。青天鏡裏浪花飛。

贈一光趙居士

蠶路相逢喚喫茶。杖頭有眼辨龍蛇。誰知邂逅秋風後。南國疎梅又著花。

登牛首文殊樓

高樓憶昔撫長松。塔勢稜稜雲壑中。開笑一聲天地外。行踪[illegible]在虛空。

偕魏李沈三子登釣臺

雲外釣臺高若許。桐江萬古一絲垂。水寒夜靜魚龍睡。誰聽先生歌紫芝。

華嚴嶺

丹檻畫棟鎖凡峰。絕巘盤廻有路通。一部雜花乖古調。龍蛇曾此領眞風。

悼石頭洪濟寺守心禪伯

夕陽歸鳥向江濱。猛退聲中共息身。大樹無何風折倒。一回過此一沾巾。

識禪客

寶塔凌空衆鳥喧。那來英物解飛翻。一雙鐵翮天生就。夢裡曾驚燕雀魂。

靈岩過傅居士舊遊處

嗜酒狂歌問狗屠。禪房白日醉呼盧。溪山不改前來路。香飯空庭讀佛書。

過用師靜室龍供泉

把茅誰縛萬峰頭。絕壑寒泉日夜流。一自用師歸去後。老龍玉髓竟還收。

登伏虎崖

豈是來尋伏虎踪。爲看巖底列羣峰。笑將四大分千影。處處山頭有凍膿。

歡喜泉

鳥道盤廻知幾重。寒泉潤吻想龍宮。呼童試斫雲邊石。止渴梅林亦有功。

過活埋菴十首

山林淸淨本無塵。那得泥灰埋此身。莫如老死娘胎裏。省却寰中獨惱人。

試看父母未生前。可有形骸倚樹邊。自是堂頭無出豁。腥臊炙地更薰天。

髑髏究竟本來空。空可埋藏空有蹤。未審吾師作何

見無端捕形與覊風

逼塞虛空不厭高何須掘土葬山腰應知世眼無多
大青把皮囊刺郤遭

大患從來爲有身不如埋却免生塵靑山白石爲棺
槨作箇閑中活死人

生死何曾是兩條活埋未必掩骸骨從教逼塞虛空
去萬戶千門處處高

鼻孔撩天不可藏被入牢捉轉慌忙何如未死先埋
却也勝林梢掛角羊

埋身未必勝埋心直下無生絕古今岩谷市朝皆大
隱吾師何事遁雲深

埋身何必在靑山但自無心萬境閑堅底老禪太多
事白雲深處立重關

自古名高累不輕飮牛終是上流淸吾師未死先埋
却又向巢由頂上行

弔月公杉

經殘手自植雲遊麈拂風霜知幾年毫末眼看成合
抱趣王慢道破吳賢

過曇陽館

聞道曇陽已得仙書看白日上雲天是誰却恨相從
晩華髮蕭蕭讀老篇

有感

二十年來勘此心無分淨穢任浮沈相逢謾道輕繩
墨除却靑松孰賞音

簡魁禪客師事曇陽

一從別後感同袍少室論眞爾獨高不謂年來愛翀
舉却將解脫博逍遙

答禪客

藜杖春風入閤來此中心事謾相猜誰家樓上如花
女倦倚欄杆手托腮

貽南竺僧葛鏤

聞道慈心及昆蟲降龍曾不假神通相逢莫問途中
事蔥嶺春深雪未融

佛手崖

茫茫三界總成迷孔老誰能力尚微不是瞿曇舒大
手衆生淪墜孰提攜

趙州關

蜀道雖難尙可行趙州關險不堪登分明擧目眞如院多少英靈度未能

過懸珠塔

淸谿委曲抱樓臺金地空閑絶點埃聞道當湖舊林鳥無枝可宿亦飛來

龍光寺諸文學開講見招有荅

雨過空林生午凉衣冠高論洗心堂遙知此道今收住不屬禪家棒喝旁

擬偕開公之匡廬度夏

千尋絶壑夾龍潭旁有長松片石寒避暑開先誰是伴臥看飛瀑瀉雲端

供花

誰把金刀費剪裁殷勤雙手獻如來雖然不藉春風力紅白枝枝次第開

偶成二首

野牛鼻孔本撩天去住從來不受穿水草群明隨分足行期早晩漫相憐

松毛著火餤初臘逐逐趨光競北行未及更深烟盡散歸來都怨篋無聲

贈某禪人斷指

利斧輕將斷指頭百花林裡萬絲休只今擧似湘江上鮮血翻成碧水流

宿文殊寺懷鳳林禪伯別諸法侶

覆宿風高白草淒孤桐空在鳳先飛月光如水淸人夢杯茗相看動所思

感懷

鬢毛歷歷幾經霜越鳥燕鴻倍感傷行盡江湖三十載買船無限客如常

欲過麟郞別墅先此示之

連日天陰今日晴杖藜躍躍南園行主人池上笑相待茗碗相看香淚生

同王方老過子成別業因悼子成

夕陽烟水對荒墳亦有人來掃白雲今日倚欄同啜茗蕭蕭落木不堪聞

別如曉

莫道來朝谷一天溪山雖異月無偏若能心水常如鏡處處淸光在眼前

訪萬延老禪

三箇柴頭品字燒支郞擁衲暖偏饒千岩雪覆人蹤絕唯有梅花慰寂寥

華亭頭浩寺微笑堂

澤畔桃花歲歲紅幾回帶醉笑春風年來莫問靈山會夜半吟殘曉寺鐘

僧買蟹供僧越聞而有感

汝蟹橫行已積年成羣白日海沙田今朝捉去爲媒妁百沸湯中謾叫天

喜遇王居士

見說終南幾萬峰吞來一兩瀑千重茹芺欲結最深處可有陽坡著凍膿

偶成

故山初不改蒼茫窗腕縈迴俗氣厖自笑草萊埋不盡空中頭角尙昂藏

冬日上歌岡臺

峨嵋應拄萬重天歷盡氷霜到絕巓憎愛當頭風過樹象王行處自超然

難勝泉

修羅愛酒海爲器醸乃不成遂大怒豈若此泉淸且甘一歃令人忘衆苦

太古峰前懷許使君

相對頹然幽思生鹿泉此去隔雲層更聞白佛山中事蒼石誰留不朽名

瀟岡納涼二首

納涼獨處藕花風嵐裏靑山知幾重怪底瀟岡秋色早炎蒸不到綠陰濃

五老峰頭結夏難日閒無暑夜愁寒城居六月心遊此鑠石流金總是閒

懷楊慈湖先生三首

曾讀先生所著書明星朗月照禪居夜來頭面渾呈露知我慈湖浪裏魚

其二

那個男兒不丈夫念頭纔起便糢糊試看白日靑天

上雲歸從來一點無

其三

慾湖今日曾長淸誰謂平生有死生何處風來波浪
起夜來不斷讀經聲

秋日偶成

少年走馬過邯鄲做客消風乞食寒飯罷日長無箇
事斷雲自剪補衣殘

春遊

滿岸桃花血染紅誰家天杖大聲中不因雨過春江
濶一扣柴扉問小空

開先瀑布

黃岩老衲經行處臨絕獨翻浮與水化作長虹千萬
丈瀑聲今古鳴不止

送懷慈之南海

每聞南海風波濶未得身心空莫遊須駕小舟如芥
子財童雲裡爲擔憂

過趙州柏林寺

花木蕭蕭春色微庭前柏子舊來機只今誰復重拈
出無限人天領旨歸

題畫

千巖斷壑絕飛梁巖下何人問老龐花落不隨流水
出那知深處有春光

廬山夜坐

雲石瀑布有無間錦閣歸來日已闌法侶二三談坐
穩磬聲流水共潺湲

月下偶成

靜夜無雲月正中淸光何處不相同江南江北開覺
殿幾箇心聞曉寺鐘

宿靈隱山房有感

長松九里接飛來碧岫雲濤吼法雷猨鳥無端驚斧
鑿一回登此一傷懷

登丹陽玄覽亭

松緣看山松色蒙待成千尺自疎通南湖西嶺淸秋
夜月下看來更不同

示吳元石

孤光一片本圓明纔復心生便隔程紙上相尋尤可

笑盡龍安得解通[illegible]

醒夢

夢裡悲歡知是虛。醒中境界豈真乎。常將醒夢細推勘。逆順關頭便自如

示密藏

潛行密用道階梯。總要聰明早自欺。醒處未能還現行。夢中安得不昏迷

詠懷

年來心事隨流水。一到滄溟不復還。剩得靈臺無所著。境風順逆鎮常閑

憶孫仲來游余過祖堂尋懶融存者

無被同誰問竹房。千山空翠染衣裳。獻花鳥去無消息。却使延陵道更香

玉板橋留度門

一片寒瓊路碧流。行人到此忽驚秋。莫教飛出人間去。爲雨爲雲不回頭

奉天寺懷古

畫圖何處問羅浮。八德池頭見覺花。臨下幾關今寂寞。更生留得破迷邪

峨眉送人遊清涼

冰雪風塵路不同。出門拄杖便成龍。朝來何處桃花浪。片片香雲接五峰

過十八灘二首

孤篷終日翠微間。纔過前灘復一灘。直入深山更深處。曹溪猶在嶺西南

兩岸青山月滿川。篙師貪睡不行船。此時意味誰知許。往句難將口吻宣

草寺別顧南宮

腸斷楊柳春風煖。人對曇花憶月涼。此別不知何處見。片帆縹緲渡滄浪

佳山

厚殼三條束肚皮。住山誰飽復誰饑。幾回獨自隨荒隴。不學曹溪說是非

吳城舟中

黃梅未已復紅梅。消水歌殘吉水來。若使東林堪卓錫。聰明泉冷滌紛埃

過關

跳出[illegible]等閑有意流水青山夜月同歸去何須打破
函關中無物已塵埃

偶成

長空之下一卷千判直抵征塵三百日定中一念未生
前程虛懸兜率古石

遊楞伽山海圖

次代峰泉會見衣道同新見更奇我雲濤空翠音無
盡一任人間辨動靜、

夜泊星子朱堤

復到南康城脚時往來舟載命如絲新安不產朱夫
子誰向湖邊築此堤

過南雄遺賣諸人

南來出[illegible]上重嶺終日烟霞伴客行湞水西流誰解
道廣長舌相說無生

登二祖說法臺

鼻祖當年此說經尋常花雨慧風淸只今臺殿蕭蕭
裏惟有封龍不改青

挽守心禪人

十年辛苦在叢林六月葵花一片心雲過龍泉秋雨
歇寒流多是斷腸音

秋夜宿本寺香禪房

秋初入雨忽新晴雲星寥寥千月明爽氣逼人眠不
去經行誰共聽泉聲

夢覺偶成

夢歷峰泉與在濃卻忽失在一聲鐘覺來空翠猶堪
掬繞復生心趣便窮

題好堅木圖壽王司寇

牛羊不敢臥其陰出地高升聳衆林堅直不隨秋氣
改無情豈肯負初心

秋日過多寶寺懷陳平江侯穆文簡公

魚龍不改舊波濤多寶撑雲壯寂寥陳穆遺蹤何處
覓斷碑殘碣草蕭蕭

哀福聖寺古栢

香葉玲瓏翠作陰幾回風度寫淸音簷前寶地依然
在無復朝來報曉禽

夜登中臺

師子峰頭縱大觀翻身直上碧雲端一聲長嘯乾坤外五頂風生月影寒

喜姚侍御問法

爲憂白足笑曾登柱史焚香問大乘佛性自來無貴賤有心男子卽通靈

過鶴林古竹院二首

深雲徧倚碧琅玕小結茆茨亦可安一任流金并鑠石老禪擁毳尙稱寒

其二

靑山有竹千萬竿聽雨時來一倚闌驀地耳根尋不見主人喝下破凝頑

入湘陰

自古巴江學字流湘潭水出更深幽三十六灣來似去不知誰是共行舟

詠懷

蓋世功名豈足談時人所貴我如閒誰知別有登科處不在文章紙墨閒

陽羡舟中卽事

來往風塵兩鬢彫靑山冷笑世人勞平生碌碌成何事一片年光夢裡消

示僧

衣中難著是袈裟龍袞貂裘未必佳若使爲僧心不了何須祝髮住烟霞

過大庾嶺二首

空拳出嶺一樵夫得鉢歸來上祖圖鼻孔大頭還向下支那翻作葛藤窠

紅梅林下黃梅鉢夜半誰持過嶺南無限好山靑不語箇中一句若爲參

贈本來和尙

前後千峰去復來幾回蠟屐破蒼苔只今懶向諸方走飯罷和雲臥石臺

過張文學茂木

竹林流水讀書堂更愛淸風送午涼喜怒未萌誰是主香雲片片度長廊

哭千松座主

茫茫宇宙總他鄉。不欲推窗去望南。望江海悠然不
盡。千松深處落花香。

望雞山

無勞針線自成縫。萬[illegible]森[illegible]不可埋。世上有人能著
得。輸他段段道人衣。

悼憨元老

瞿底元是老覺翁。春光漏盡荷頭空。漸余一片紅蓮
舌。無地經搖此錯通。

九江舟行

春風揚帆問前途。南北湖山萬里孤。一片月明照江
水。此時心事有中無。

紫柏老人集卷之二十七

紫柏老人集卷之二十八

明 憨山德清 閱

詩七言絕

登吳江華嚴寺塔

漢武何須問劫灰。只今滄海舊塵埃。塔燈誰點吳江
上。直得魚龍睡眼開。

空堂夜坐

趺坐空堂如水清。靈機歷歷自超情。百年三萬六千
日。安得須臾此地行。

詠于三公觀察十郎竹

秋風疎影搖窗冷。夜月清香引坐深。更愛諸君能抱
節。不因霜露失初心。

弔鶴林寺松

從來說法有松濤。老衲無須舌相勞。誰料一朝都伐
盡。幾回歸鶴夜尋巢。

寄吳江諸法侶

吳江明月舊時同。萬里迢迢向蜀中。寄語長橋流水
道。莫催塵世白毛翁。

寄仲淸

去去峨眉萬里餘。掉頭東海意何如。但將說者埋平地。到處靑山好著書。

贈姚國賓

莊史歸來一笑開。莫誰問深到眞昌。汾河片影巢陵月。千里關山不盡光。

悼大千老師

八功德水最淸凉。飲者能消熱惱狂。不二樓高雲散盡。十千龍象益悲傷。

莊嚴喜汪將軍傳侍御至

却喜風塵進白雲。空山流水靜中聞。九重天上人多少。通數那能及二君。

佛香院

佛香院裏過淸明。門外垂垂卵玉靑。怪底曉鶯啼不斷。廣長舌相蕩風輕。

宿東臺

絕頂風高白日寒。雲山宣靄檻前看。夜深徙倚南樓柱。喜見滄溟湧玉圓。

題玉女潭

仙肌香潔本無塵。未必臨潭浴此身。自是山公嫌寂寞。裝成幽勝引遊人。

弔玄晏

桃紅李白春光好。誰料東風夜半狂。玄晏先生非寂寞。菜根滋味古今長。

過玄晏草堂

春鳥啼來花已深。草堂可得靜居心。逝川旣去不復返。幾度臨風淚滿襟。

示姜士華

火宅焦煩豈久居。鬢毛成雪費驅除。故山相去無多遠。東大蓮華衣裡珠。

示端雍

花落花開幾度春。此身如夢亦如塵。曉來聚散東風急。紅點蒼苔色不新。

示傅公霈 四首

江上芙蓉向曉風。霧華初染色偏濃。人間樂事眞堪笑。歌管樓臺寫鏡中。

白髮從來不怕人。侯王頭上曉霜新。還家莫道關山遠。一念回光凍地春。

日月升沈不解停。鬢毛鏡裡雪花明。何如掉臂風塵外。閒伴樵漁過此生。

逝水滔滔日夜鳴。浮生誰復解心驚。青山常在人頻老。紫陌絃歌不可聽。

示韓生

螺髻山中雪色寒。綉衣雲外有彈冠。韓生也解聞鐘磬。消盡聲塵頌八還。

寄鐵菴居士

天雄山色武夷同。負約尋來入夢中。怪底維摩常抱疾。八行無鴈有誰通。

遊海門二首

嶽宗朝會古來聞。此日尋源到海門。寄語行邊碣石上。圖南還有北溟鯤。

青山結伴好忘機。春水桃花一色緋。鵬翼自憐風力細。毆魚先向海東歸。

避暑蕭岡

利名不識有何親。累殺世間多少人。在處松泉堪避暑。肯將白足走風塵。

偶成八首

烟波堆裏道場開。車馬終難踐碧苔。淸梵竹籬關不住。磬聲飛出水雲來。

山頭百衲鉢盂田。聞道英檀據有年。此日雲居得新主。彫胡食盡好垂憐。

裏江一水曲何多。兩岸桃花色未酡。莫道春寒楊柳怯。乘風也解弄烟波。

建昌山水勝臨川。縱使王維畫不全。風大觀成君試看。直將吹放小西天。

祖庭秋晚覺花空。祇樹蕭條鎖梵宮。幽鳥似憐無縫塔。幾回腸斷叫西風。

四顧乾坤一洞然。長江萬里片帆懸。潯陽此去無多路。五老雲開翠潑天。

野水去來六七里。小舟黑白兩三人。雨餘自是烟波潤。歸去淸歌月色新。

朝來金鳳賣紅香。朶朶含羞挹露光。色更空生空更

色。讒詩飛燕體輕揚

聞磬

長堤短岸絕烟波。彷彿龍宮隱。薜蘿風緩磬聲飛欲
斷。遺聞誰解聽漁歌

夏日曲阿梵川偶成

三伏乾坤一甑。同靜思水鑿寒。松東雲便覺生毛
孔。不若長齋繡佛容

泛舟梵川二首

綠楊堤畔微風起。紅掌爭驚碧玉盤。誰棹小舟橫水
口。滿香拂拂帶輕寒
不抹胭脂趣已幽。自憐顏色照淹頭。須知此外無空
相。蜀錦何妨隔水浮

春日重遊光德菴

流水桃花大士家。道人曾此泛星槎。白牛塘上閒吹
笛。歸去兒童日已斜

慈壽訪勞盛主人不遇

千巖披月到甌廬。一訪那羅祠裡人。莫道過門余不
入。香雲騰處示全身

過玉河觀音寺

一徑秋雲到薜蘿。隋唐陳迹問烟波。重來誰起祥公
定。馬上行吟五噫歌

客東雲居寺即事

軒冕松雲調不同。那堪簫鼓襍疎鐘。一聲長嘯出山
去。野鶴從來無定蹤

題靈官聞邢煉師語有感

仙源密邇蘂珠宮。雲盡天壇月正中。松露鶴翻曾濕
袖。相逢莫笑野烟濃

過西雲居寺有感

萬里峨嵋去復來。古碑無字洗蒼苔。琬公慧命誰將
續。淚洒青山染劫灰

南嶽觀音沼

流泉豈是世中聲。妄想紛飛聽不成。試把耳根暫拈
却。雲邊別有路通明

鏡虛

鏡裡虛空花上春。未生心處却投眞。若教蜂蝶紛紛
集。只恐東風解作瞋

望普說殿

廣長舌相覆虛空佛與衆生呑吐中隔壁釧聲生殺柄淸涼熱惱辨雌雄

尊者堂

雙松盤據萬峰腰靜夜微風學怒濤龍象百千相次禮捲簾喜見鳳頭高

戒壇偶成

黃金不記築爲臺死馬能牽樂毅來絶壑築壇傳佛戒大雄家具凍雲雷

結冬永慈寺贈蘆芽主人妙公

莫測深林虎豹居道高何事費驅除危峰環列聽禪觀流水瀠洄學梵書

悼壽禪堂師

宿草平與共度關只今靈骨葬空山齋香飛莫秋風裡流水聲中塔影寒

芙蓉閣偶成

白犢溪頭過小舟布帆風急浪花浮烟深不識歸何處時聽歌聲到畫樓

約王泰宇登茅山因未返賦此

處處東風弄柳條行蹤猶未上三茅華陽洞口春將老愁殺遊人歸路遙

吳中夜泊

涼生蘋藻動秋風萬里無雲一鏡空今夜孤舟繫何處吳江淸淺月明中

吳氏廢園二首

汾陽門第晉風流縹緲湖山感勝遊今日松蘿誰是主斷雲殘月鎖江樓

築成金屋貯嬋娟草蔓花迷知幾年愁見向來歌舞地古槐疎柳起寒烟

寓匡山黃龍潭寄賓陽老禪

一菴高結翠微間千尺飛泉萬仞山月夜爲誰歌白雪遙聞淸響落松關

山中老人

靑山回合路紆盤流水松風六月寒九十老翁忘晝夜醒時只把夢時看

葛洪山訪澤上人

路當斷澗倚寒松重疊峯巒擁梵宮未過竹橋淸磬
歇老禪扶杖笑相逢

西沼晚泊

扁舟日暮泊孤村何物吹空天上雲臥看月明照淸
淺是誰遙指水晶紋

憶山居

勞勞白足走風塵繞別靑山秋復春重疊雲深叢畔
屋寂寥空鎖久無人

訪鄭春寰不遇

湖州城裏風光別一半人家烟浪中惆悵仙公辭何
處柴門岑寂水雲封

贈天竺僧

十萬程途數載通沙頭彈舌授降龍乘天到日頭應
白月落斜西半夜鐘

大方禪伯上山

白雲一片解深藏家醜雖多愼播揚松谷老禪眞面
目太行山色自蒼蒼

與鄒南皐居士

孤松高倚大江頭日夕波濤蕩去舟野鶴幾回翔欲
下風枝縹緲未能留

過向城廣福寺

萬簇雲山擁佛宮蘚題藻井草萊封夕陽墟落向城
北幾度鐘聲送晚風

潭柘懷繆仲淳

谷口龍泉一片雲去來誰復見離羣夜深唯有滄溟
月無限淸光不可分

懷燕京諸居士

羣籟消沈片月西阿誰寫出未生時長安不在春光
外夢裡浮華幾箇知

別開侍者

日光寺前日已西空山搖落語離違行塵埣埣兩條
路頭上靑天不可移

咏石乳泉

石乳高懸不記秋半空珞珞瀉寒流遙知此去歸滄
海大作雲濤浴巨舟

志夢

獨惜無人萬斛舟風波恍惚卒難留誰知岸上持竿者幾度斜陽淚濕裘

示諸沙彌

赤心片片爲諸人痛捧難禁滿腹瞋只恐出門三十里恨心竟作水中塵

囑蘆溝橋資福寺住持本公

十年拚命死挨排逆順相逢莫動懷待過隆冬春自到千紅萬紫一齊開

山居二首

獨自經行未欲眠夜涼明月照松泉好茶一碗昏方歇踏破虛空別有天

白雲無心道人心流水無迹道人迹心迹兩忘齊有無白雲流水誰復識

別陸太宰有序

余童時知太宰名旣脫白始識於嘉善之大勝寺今逆推之凡易二十二寒暑矣余嘗見太宰出處無常得失參互不可以凡情測也如維摩以臥疾爲廣長舌說不二法門夫疾與不疾爲二死與生爲二榮與辱爲二老與少爲二凡與聖爲二了知疾卽不疾死卽不死榮卽不榮老卽不老凡卽不凡是謂不二法門苟能入之雖火聚刀山皆淸涼慈忍地惟太宰久入是法門故能於生死榮辱出處之際縱橫自在耳余少太宰二十二年辱太宰不以囪少貧病託於道義之分今將別而之晉陽披晤未期感而賦此

春過丈室維摩疾夏到維摩丈室安此別不知何處去浮生開口笑多難

謝太初靜主惠楞嚴集註

萬疊寒雲抱寂寥日高猶自懶伸腰楞嚴十軸誰相送一炷名香笑裡刀

自肯寮自訟

莫嫌奇特障靈泉大用臨機不現前媿我毒心行未徹賺他男女落廉纖

般若泉

獨坐苔龕萬慮空澧然一脉瀉層峰從教龍象如雲集供佛澆花用不窮

月夜登海藏樓懷江南諸法侶

頭上靑天四面山。一樓高聳翠微閒。空窗最愛無雲夜。溢目淸光只獨看

睡起示道開

粥罷正憐方夢醒。日高猶自打鼾眠。開郞已解隨慵懶。伸脚無端視布穿

自肯寮

年來足跡遍江山。五頂淸涼未欲還。却笑今朝心自肯。河沙龍象任躋攀

爲新剃可禪人字止臺有序

昔人有言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馬大師住山時。獵人石鞏逐鹿過其前。問曰。鹿何之。大師曰。汝一箭射幾鹿。鞏曰。一鹿。大師曰。吾則不然。鞏曰。師射幾鹿。曰一羣。鞏聞而駭之。大師乘其駭而啓廸之曰。汝能射鹿。何不自射。鞏遂反弓自射曰。直無下手處。大師曰。這漢千刼無明。當下氷消去也。若然者。信知人易而自知難。人能自知。如已眼見眼。苟非就中人。則石鞏之無下手處。寧易言哉。禪人名常可。余字之曰止臺。以渠剃染淸涼。誠無忘文殊老漢。并其受業和尙之德耳。雖然。止臺能自知。則臺可止。臺可止。斯恩不負。人壽幾何。老而知反。脫不能於空閑寂寞之濱。氷枯雪老之地。以終其志。非夫也。止臺勉之

世上稀逢七十人。羨君老大出風塵。慧刀舉處情根斷。去住無忘五頂春

再遊潭柘寺

峨嵋萬里去重來。法雨香雲遍九垓。誰料昔年荊棘地。空山已復湧樓臺

雲盡見石門山

此中山水如西子。手抱琵琶面半遮。若使風流渾看見。今朝雲盡孰驚嗟

悼栗菴居士

武夷不改舊山靑。十卷楞嚴講未成。慚愧自言還自食。但將一頌寄延陵

悼王方麓先生

前生曾道是華嚴。習氣臨終果現前。釋尾儒頭難辨

別還同竹筵勸凝禪

旴江舟中望從姑山

學得長生固是奇身存影逐有誰知何如只學無生好我旣無生死自離

曾爲紫栢巢中鷇和好音聲總不如今日一編重翠似血痕沾洒透珊瑚

滿腹春工著處栽含毫聊當一枝開是誰管領無絃曲雙徑迢迢庾嶺梅

丁卯秋日閱刻紫柏集弟子元廣分預其役每見當時拈似處失聲而泣因成二絕仍漫綴於末不自計其詞之工拙也

歌

顚僧歌

君不見大塊內大塊外凡盧有形皆聚沫風卷滄溟徹底枯皮旣不存毛奚賴今與古知幾代搜剔興亡多感慨鏡裏豪華草上霜日出浮光竟安在大道喪仁義起愚智遑遑分彼此七雄五伯殺氣驕楚狂悲鳳譏孔子李伯陽辭胡爲去華取實亦支離欲返眞淳盤古心時人未必解相隨窮百家討衆論傍門駢戶增迷悶精閑文武戰功名究竟空餘千載恨自秦來不可說力弁山河流杵血雖然美惡不同歸到頭名分暫先列千算計萬思量古往今來夢一場寒暑相推毛易白爭如削髮禮空王空王業貴人超生死中流施櫓棹有緣拍手便登船一念不生等蹤妙死井水豈藏龍巨靈一撥泥沙遁百千三昧總心源橫拈豎弄振家風有等人眼睜睜欲心如火覓長生誰知生是死之媒媒在終難藥物成縱成得必有壞有壞修之非所解少年自笑學飛昇一段風騷幾爲賣名算勝少算敗算來算去爲僧快五蘊身心水即波聖凡坐斷無罣礙一瓶一鉢海山寬雲行鳥飛恣歌唄顚爲僧願爲僧世世生生繼祖燈四弘爲毅法爲輪碾斷衆生愛與憎杜鴻漸王欽若生願爲僧死負約不榮國相貴爲僧達者自知解與縛靑山曲碧水灣松竹風來益道顏相逢若問爲僧事須信爲僧非等閒

喚鳥歌

道人天放度浮生城市山林信脚行除却著衣弁喫飯眼前無事可留情雲邊松松下石枕錫橫眠消白日從他花鳥報年光鼻息如雷睡正密忽醒來持鐵鉢狂謌出谷眞快活望烟乞食向前村一飽那分精與糲風塵中境界細憎愛紛紛難了絶輸與心空及第人過緣好醜何煩熱知不知漫自癡蕭梁陳迹草萋萋兩輪日月如丸擲竹馬兒童鬢已絲貧與賤富與貴冷眼看來無面背狂奴自是賣高名平等光中生忌諱簑衣不著著羊裘七里灘頭成浪費這段光見不見日用堂堂同掣電直饒師曠與離婁竭盡聰明隔一線訪道易悟道難相逢幾個委心肝些兒拂意便生嗔神珠肯把與君看得此珠大事了我本不生誰復老流水聲中唱哩囉斜陽影裡喚歸鳥罷罷罷及早休千峰古木足淸幽莫待飛高勸始下羽毛零落道難修

弔開先湖月鑑公種樹歌

君不見開先老僧號湖月羅公見之不敢忽贈之湖月非無取淸明在躬體外拙湖上山月邊窟朝暮往來行不歇見人斫樹即哀號跪拜其前求莫伐毫末全抱膏壞然損我一枝拔我髮君欲伐者便一時老僧視之如斫骨願君頓發菩提心留與禪林壯門闕夏月遊人來道凉冬來風雪難埋沒更有神颷天外來樹響泉聲當面咄男兒咄面解翻身凡聖情塵彈指劉

示覺皤居士歌

去年花落開今年今年花落開明年花開花落知幾回有誰能究未生前未生前痛究竟死生憎愛登時淨覺花開遍菩提樹香滿十虛耳根領

病病歌

五行四大是何物解寒熱兮解生克風寒水濕互交馳情根未拔遭渠惑遭渠惑幾度尋渠渾不得一片虛明礙口門千言萬語吐不出馬駒兒日面佛月面佛洞山暗裏同軌則看他有分有誰知拈轉頑心赤骨立赤骨立從教五眼難覔識却許狸奴白牯流寒熱爐中閒跳躑君不見桃花紅李花白纔得春光便增色昨夜東風過短墻朝來滿地空痕藉眼前榮能

有幾。二鼠侵藤際復起。尋聞鏡裏鬢毛斑。報道當人死消息。死消息。我若無生媒不入這些病術向誰言。多少男兒甘自忽。甘自忽。鐵面閻君羅織三途一報劫。五千出得頭來終費力。又不見高張富貴震天地。頭白黃金買不去。南山北嶺塚纍纍。兒說蓬蒿穿眼裡。慇慇子能病。病夢中拾箇破沙盃。醒來却是談禪柄。曲折松枝隨手應。天風偏向手中吹。霹靂一聲頭却碎。

桃花歌

君不見桃花開桃花落。開時何芳穠。落時何寂寞。誰知本無殊。人情有豐約。南青阡東紫陌。無限桃紅與李白。玉樓人醉喚不醒。夢裏南柯郡政積。不知何處曉鶯啼。醒來紅日懸天碧。追思枕上榮辱事。兎角龜毛爭仲伯。古與今。休與戚。動靜一條橫。喧寂堯舜巢由鏡裏花。春深風雨鬧。吹笛牧童豈有悲歡心。有心聽之心如摘。桃花開。桃花落。開落恣無常。道人臥巖巒壑之上。巖之東。偏多翠栢與蒼松。長風忽然遊太虛。雲濤滾滾鳴千峰。耳根無何聲洗脫。我乃覔我我無踪。無踪是我我是誰。斜陽西去自鳴鐘。鐘中皷聲如可襍。曉來何以破昏蒙。桃花落桃花紅。分別情空代謝同。我是如來眞骨肉。肯將妄語誑實中。

示如印觀身歌

君不見如花女子誰不戀。只緣面嫩怕風吹。幾回躲避桃花畔。又不見吳王樓船載西施。蕩漾中流銜顏色。一朝越兵過。行春等閒笑裡姑蘇失。這肉塊害殺人。古今無限沒風塵。老僧有箇降魔術。不是英雄不解識。常將此心觀此身。此身畢竟是何物。今日觀明日察。內外搜求沒搭設。皮裹肉。肉包骨。橫筋竪絡互相織。三焦五臟細復推。蟯蛔以爲極樂國。膿爲漿。糞爲食。終日釀釀自爲得。一朝報盡幻軀燒。總隨烟焰風飄失。能觀者是我心。所觀者是我身。能所何曾有疏親。譬如吳越各江山。癡人無智認爲一。觀之久。觀力漸熟成抖擻。一道神光照厠坑。蛆蟲滾滾希延壽。臭穢中不堪處。爭名奪利誰思止。萬兩黃金買粉頭。直謂風流長不死。悲哉業鬼與娼妖。不道東風夜半生。猶謂春光常若此。

紙襖歌

君不見天上六銖衣入閒宮錦袍纖柔交錯固無比。爭若溪藤道味高西風起誰不怕凜凜侵人如箭射。寂寞千巖披坐時恣窗寒雲覆房瓦夜將半窗月白。侍者莫能辨青赤誤認霜援緩余禪驀地當頭打一。箕曲兮曲直兮直凡聖情忘難可測化母機梭織不成那堪羅綺較顏色行藏輕坐著燸坐臥相應便舒卷八風一任作風濤道人豈改菩薩面挂松枝晒星角穿帘見之亦不捉隆冬獨壯老僧懷一片虛明設描邈又不見紙衣道者亦奇特生死去來何自在却被曹山痛斥之念異便與立體昧中峰老亦紙襖橫拈竪弄無不好卽衣說法聲如雷自是聾人耳昏耗。比年來俗愈薄狐兎成羣亂穿鑿挪架藍花翳眼睛。解脫光明甘束縛紫栢生見弗忍逆卽逆兮順卽順。夜叉菩薩面無常切化凝郞悟心印也不管你晉州衫重七斤也不管你溪藤襖無四兩一條性命等微塵賞卽罰兮罰卽賞

悼徐文卿太僕

避暑何須萬峰去虛堂寂寂多山趣飄風驟雨須臾過屋青瓦溝流泉注萬壑千岩執卷來寧閒却向城中開秋雷轟轟鳴法鼓無限勞生夢裡回君不見開門絲自到望處紅如妝卽色知非相風與蓮薷香不數日徐彥文匆匆束裝朝聖君訃音一日聞意外空解未深淚續紛前船使是後船我莫道他死我不管驀地臨到我頭上電光石火徒悲歎隨順無明起諸有英雄百戰爭好醜若不隨順諸有離佛手向會與我手

覩牡丹念來慈

未花主人何處去正花猶自不歸來倘然一夜風雨生可憐艷治點蒼苔君不見富貴貧賤本一條花開花落徒嘈嘈幾芽未發試看眼裕落孤根復獨蒐

鞭鏡歌

君不見姚李華鮮且軟紅白攻改風未移三千亭驗勒馬看第開一片飄詰淺河逝水去不返可惜朱顏日漸損從教把鏡玩獨微笑發疑心生纏綿又不見潘安宋玉貌最美一息不來成虛委青銅知道落誰

家不照兒郞照婆子

山居歌

達觀頭達觀頭衆人所愛渠弗憐鬧裏抽身委蹊君踈狂一味樂林泉撩起行未甚錯鼻孔孤危不受索世路崎嶇行道難算來肥遁是高著大率遊莫若退行藏愼密終無累糞衣懷寶寧負癡人不知我我則責住深山敢偸安火種刀耕度歲寒飯訖虛窗禮佛書幾回明月借光看置殘卷雙足歛水韻絃聲耳不攬一塊圓明忽現前聲爾生心卽不見眼中釘腦後楔不是輪扁難出脫相應約莫徐疾閒放過依然成兩橛無手人解行拳輕輕擊破趙州關五家祖印落掌握生殺縱橫登等閒羅絲嶺石孤硬鳥道懸空常寂靜萬壑千巖一線通龍泉幽邃多潭洞可棲身可滌心覺路瀟瀟缺罅咨狐兎成羣白日嘷夕陽碧殿下秋陰君不見屈步蟲卽屈卽伸難大用蒼虬一蟄邁三冬出水雲雷自相送烟霞趣莫讓學古往今來挹巢許衡山懶瓚枕流眠丹詔速徵不解起這家風勿外道若將此意透王公管取當頭失高貴涕唾功

名學苦空

梵川問月携麟郞覺生

吾問天邊月可曾有離別燕山與吳門幾見月圓缺或復海上生有時林間沒光輝在隱顯肯爲迷雲汨君不見長安道傍蕭寺中焚香露坐月當空昨宵十八高人聚風月無邊爾復從又不見不傳之妙亂拋擲滿地珍珠誰拾得此情難借虛空喩摧破虛空須著力

淸凉寺雙栢歌

君不見古淸凉伯仲千霄知幾霜窗前倏忽卵甦生翠濤吼喚寒焦腸此時趣誰領畧積劫情塵俱脫落堂堂一片舊靈臺塞破虛空無處著好家風讓從邏浮生如夢夢如空今昔豪華鏡裏狂勸君莫負主人公淮陰功留侯策究竟都來閒費力三月桃花雨後看殘紅滿地悲痕籍大將軍五大夫榮名無故落江湖爭似淸源堤下栢難兄難弟世中無又不見鸞鳳高去去來來愛此巢香葉玲瓏韻獨奇靜聽瀑水滌心苗俗漸薄眞可哀幾人癡想製棺材金郭玉廓終

須褒木板安能保久埋勿短見取勢使呼奴喝隷逞好漢直謂靑天亦可欺靑天較汝更會算大張羅任他鑽到頭一一結公案何如當年即回光留取淸陰後人感

示張春堂

丹衷雲外尋知已赤脚塵中覓信心二十年來霜雪苦寸腸愁絕爲誰吟爲誰吟吳門風月最知音知音不在念生後一道神光貫古今聞我行惠雙履萬里烟雲生足底烟雲總是相知心去去懷君寧有已寧有已暫斷生情早不親顧君護念常如死死人坐斷攀緣時槁木寒灰未足比猛然大地回春光頭頭處處皆芳紫信手拈來總藥經問君何處留經註唯願龍神常護持普與衆生作良劑

姜節婦歌

項羽强猛誰敢並恣暴縱火燒咸陽烟燄亘天三百日視之談笑略不傷想必肚腸生鐵鑄又同木石無情思及別虞姬便動情歌罷傷心淚如雨又不見漢高大度天下聞抱病呻吟欲斷魂戚姬雖舍死不顧撫床相視淚紛紛這兩漢氣呑當世眞罕見羅絡英雄如小兒使貴即貴賤即賤觸著虞姬與戚姬不殊生鐵遭火煅方圓曲直任鉗鎚又如遭孫任舒卷楚霸王漢高祖大度强猛何足數愛欲關頭皆受降臨死戀戀猶相顧反不如嘉禾城東姜氏女亡夫節抱金石固彈指高樓五十年不與羈旅寓旦暮又如枯木倚寒岩春光荏苒心如死唯有淸貞不變常遺風永永鎭頹世

遊善卷洞

性僻平生愛泉石天下山川遍曾歷搜奇討異幾經秋佛窟仙源歷不識歷不識善卷幽靈更殊特香藹崆峒別一天雕嚴刻岫綴雲烟石田丹竈宛依然仙人一去不復還人物森森儼若生遊人把翫何多情造物變幻固難測以道究之亦可得自是遊人不悟心卻於心外生情執生情執隨境遷流何日息此心明曠本無涯味之無故生欣戚臨泉坐石便歡然把酒高歌自比仙須臾興盡復塵勞一段幽懷變業纏何如直悟本有心信手握土總成金大地都來一隻

眼不知何處可安針若有一針可容得此心之外必
有物有物安能無愛憎愛憎既起迷眞識吾之愛山
水從來不斷此踏遍名山不著塵看盡江山又何色
撩天鼻孔任昂藏去住無非無有鄉不知誰爲此中
旨國山寺裏禮空王空王禮畢出法堂千峰迴合已
殘陽扁舟縹緲向何處夜泊烟波萬里長

汝堅歌贈頂子

有形堅久惟天地水火風災終飄没此乃如來眞實
言不是等閑相誑惑天地閑事雖多升沈光景暗消
磨一一已過不復計榮辱牽人情不枯情不枯逢春
歡喜遇秋悲古往今來皆若斯不思天地不長久但
見所欲皆可守天地數窮尙傾頹須臾榮辱我何有
春花雖媚終必凋容顏雖好終必憔君不見偷桃曼
倩頭解白寒暑催年不可逃可逃惟有一著子天地
有壞他不死不在深雲遠谿求不離現前日用處穿
衣喫飯莫放過生心早是路頭錯一路光明變識情
改頭換面由渠作暫然悟識情即是金剛座一切萬
物屬生滅惟有此座常堅固不是英靈大丈夫阿誰
占之得安妥得安妥汝字汝堅不虛度我歌信口不
思量傍人讀之笑我狂惟有汝堅信不疑晨昏吟咏
遣時光遣時光春花爛熳香何處不用鼻嘗用口嘗

白衲歌爲馮開之作

此色不異奔荼黎來往風塵不染泥願君此心如此
色一點孤明常歷歷又同日月破幽霄昇沈宇宙無
蹤蹟此衣披之不顚倒願君此身常皎皎朔風吹雪
天不寒又作蒼生黃綿襖此衣又同靑山雲卷舒自
在爲甘霖一切枯槁被恩澤無情亦生懽喜心與君
聚首不甚久知君心地少塵垢臨別遺君此衲頭願
君精神常抖擻耳根如鐵捲不轉相逢依舊春風臉
黑白叢中標格奇魔外望之心膽戰我去矣君須記
雲影天光總我情閑朝靜夜休相憶休相憶絕情識
一點孤明常歷歷此色不異奔荼黎願君此心如此
色呵呵咄咄咄到頭光景何消息白白白黑黑黑
君之脉

懶瓚歌贈曾金簡

我聞君家住衡岳出入常隨猿與鶴消閑更解弄潺

湲絕勝風塵爭奕博又鬪衡岳后懶殘只會穿衣并喫飯衆生苦海正浮沉隱藏岩畔渾不管丈夫見此出世不爲衆生作何事焦芽敗種非大根雖堪打殺餧狗子普天之下皆王土汝獨潛心恣懶惰設使天下都學汝衆生淪溺復誰度懶病不徐害非淺此風從今不可扇君不見天子懶惰社稷亡丈夫懶惰家不昌農夫懶惰致飢死蠶婦懶惰蠶必僵汝道漢沒思算專以習懶爲慣使懶病既或無藥醫平生一事無所辦汝不聞如來呵懶爲毒蛇昏蔽靈臺苦無涯頭出頭沒生死中幾能得覩優曇花君旣歸懶殘想必舊相知爲我殷勤致此說從今勿以懶爲辭聞此說仍不改僭復忪羅貪自在與我一拳打殺伊敢保長刼無罪債只恐君力量小反被懶殘到打倒一場敗闕天下聞惹得兒孫聚口笑

子房山歌

彭城山上雲彭城山下水聚散及浮沉人代迭終始君不見人生大塊能幾何黃河東逝無回波豪華過眼曉天霜誰能百戰爭山河楚漢雌雄一步勞其餘蹄塔安足爹世謂先生見幾蚤定印業之如脫草超然故托赤松遊到頭那得韓彭惱此豫先生跡安知先生心先生在報韓功名非所圻秦亡心事了不去何沉吟又不見功名是生不相遠棄彼取此識亦淺我知先生天機深刀圭刃翰都非戀因登古寺撫此歌偶將墨跡洒烟蘿先生莫笑太多事男兒志氣情難磨離騷若是蒼蒼嶇何遷合變無定軌惟有先生一片心恒與茲山增秀美

龍蛇歌

君不見龍與蛇本無常龍若有欲即爲蛇蛇能無欲鱗蟲王世人所欲固雖多飲食男女爲大病若以飲食較男女男女又爲欲之尤漢高祖之大勇楚覇王之强悍一火成陽心不悲虞姬別時嘗何歎淮陰功高尙忍誅戚姬臨決苦躊躇能將欲海輕放倒自古人間幾丈夫西施不知是何物傾城傾國無多力當時若使留於越越覇諸侯亦未必又不見五百仙人善取雲去來空際盡超羣纔聽宮女一聲曲神力俱遺欲火焚蘇子卿持漢節吞氈敢誓命欲絕死生朝

夕不可保胡婦生兒猶所悅欲之難斷有若是難斷能斷須男子男子斷欲尙多難婦人失節何足耻言雖反意甚切字字分明心吐血是男是女能斷欲誠爲世上眞豪傑扶人倫整世道苟非豪傑寧堪造饒有周公伊尹才未能斷欲終顚倒大可笑大可笑好漢多迷尿屎竅臭皮袋上巧莊嚴相看莫不稱爲妙殊不知四大合成身四蘊攢爲心若以四四觀身心何處尋煩惱海豈有邊龍蛇出沒足雲烟入欲闢頭雷雨深等閑換骨阿誰先

舊路嶺龍泉寺普同塔歌

君不見隆興東龍泉西稜層窣堵倚雲霓山高靈骨鱗蟲長地發琳瑯鸞鳳棲老別傳願行堅峨嵋補怛咸周旋戒珠圓潔光飮日興福十萬幷八千了此心非一生十方三世時精誠誰料髑髏無著處淸涼山裏伴緇英金閣嶺亦曾住再來矢願立標幟可憐一片好心腸深郞徒剖軀肝肺照法師涅槃義皮肉相連無斷際生公盡道是前身來往白雲知幾祀臨終時顯大機講堂端坐稱阿彌十氣未殘神獨逝蓮花國裡誕嬰兒義禪客實難得天生一段混沌質無論早覺話頭勤採藥林閒忽禪寂紅日暮不知歸虎豹羣中身正遺兒孫滿望阿爹還燈燭相尋鳥道迷古澗邊定松烟凝兒一見叫蒼天如何連日不歸家却向深林伴虎眠旣喚醒忘所證猶道須臾無片頃爾曹無故惱老僧好場瞌睡多破靜這三老誰解表輪與皮毬閑炒鬧家醜翻騰無剩留浩浩聲光千古調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從粗至精成風敎花落花開不記春年年黑白來祭掃此道場初起難數番血戰淸寒嶽鎗砲刀口誰知痛會首當年命幾拚助戰者老與少僧俗橫死眞可悼而今大衆得安然饑餐渴飮皆溫飽如是恩莫忘却學箇虛空有菩薩行藏好歹渠盡知勸君莫爲沒傷儱我作歌意甚美但恐吾曹忘所始始忘本折枝葉哀前人辛苦成何事話到此肝膽裂知恩報恩須豪傑春來寺外桃花開前後殘紅亡者血

弔子陵嚴先生 幷序

自洗飮風徽至馬上得天下之雄而功利智勇波

震塵飛君臣交猜朝富貴夕誅夷然趨之者猶如夜蛾之投燄哀哉及先生足加帝腹恥纓紼而激淸飈延至李膺范滂之徒不以死生易義槩桐江一絲之餘烈也今幸過祠下因寄短章一弔先生吟曰

三召兮不能榮先生一退兮不能高先生榮高既外兮則先生不可得而名唯山高水長兮一瞻先生之眉宇悵然而行

銅櫝歌 老公遺在龍門者

扶桑之西黑水之東勞然陵厲海色朦朧奇岩異壑曲澗巨峰烟雲深處驚濤振空中有美人寂默禪宮予嘗扣關如靜擊鐘不慮而酬那問而通見斯蒼櫝背負仙翁展卷勿收貢托沖融神遊混茫之初跡符既判之後長者緒言久承下風覩物思人臭懷忡忡

上方山夜坐懷孫仲來

明月在靑天流泉在碧山素輝與寒響靜聽有無閒我有所思兮美人紛未還時陰固難待奄忽髯毛斑結屋松蘿深況連清溪灣輕舟飄白波漁父多軟頑歸去仍復來華鮮得非艱欣然接濁酒一醉忘萬般拍手喚不醒遊魂江海間風濤未可測彼岸宜早攀

警世

嗟哉世間人所計何其短但欲遂目前終古竟不管形骸有敗壞眞光常自在不滅必受生生必酬業債今生弗如意前因所招待貴賤雖有殊業鏡寧假借形端影必佳面惡形必怪少年如春花既鮮豈不萎常將萎事看安依零落悔

哀靈岩寺僧歌

莫謂出家好山居絕閒擾年來苦更多開口向誰道山地枯山田瘦枯瘦豊收能幾斗往來賓客强支持分外徵求何所有況復三年兩變荒每日吞饑如餓狗殺到此淚如雨莫若離山托鉢去翻思佛祖舊叢林難將一日委荒楚君不見靈岩寺大小禪房皆廢棄老僧乞食未歸來白骨不如葬何地流泉聲難可聽誰謂靈岩四絕英松風今作斷腸吟木偶聞之亦淚零

悼棲霞素菴節公并引

師之所得以無得爲得。所以處失而未始失也。以其未始失故。凡莊嚴淨土崇麗緇林者。獨頹而或雖雲山可磨。岷江可竭。師之德容。无如也。一旦棄我而逝。寧無悲乎。故以辭悼之。辭曰

師來兮以慈悲爲釣。師逝兮而性命合妙。青山兮師骨。流水兮師笑。余痛哀兮垂照。法梁折兮孰肯。鄙詞獻香兮一弔

登方山歌

君不見晋陽方山李長者。愛虎馱經不用馬。大賢村頭高山奴。一見主人便能下。嗟哉世道衰。斯文竟或假。空聞冠蓋名。已乏舊風雅。馬家古佛堂。土室久荒涼。長者去不返。佛日誰洗光。慚小子生何晚。逝林那堪紹。緬哀見賢思齊。非揮勞。尋山問水。叩玄關。我曾聞華嚴經。十方如來之典刑。四重法界難思議。孰能揮毫無留停。譬百川爭赴海。萬里雲濤煥文彩。又如春光在萬物。洪纖濃淡。皆自在。理法界喻夫水。水結爲氷。事相似。互成互奪等屈伸。千舒萬卷不離指。最難悟後一種。事事無拘非據。毗輪與文殊。何遙多當陽頭出價增重。懷州牛嘉州象。張三吃草李四腹更飽。空手把鋤頭。明暗相參。是汝倆日用中露形容。含毫臨紙何匆匆。星霜五易論告成。世傳天女俱騰空。又聞長者初來時。囊挈經書歷險危。風霜一夕霞林谷。老松拔去泉如飴。至今殿僧印饑渴。聖師厚德寧忘之。遠觀慈出苔龕。蚤脊結作下寒嵐。芒鞋踏破幾層巒。神福山原試一參。寬居明目躡上峰。丹唇紫臉髯不同。身長七尺有二寸。天閑法海眞英雄。殷勤再拜不忍別。行行回首烟雲逢

式廬歌 有序

我聞太極老人乍夢之後。爾兩儀始行。自是特立環立於大塊間者。惟山焉耳。袁且中祖崑崙。高三峨尊五嶽。奇傑牢盛。神異蓬萊。今有崑崙退三峨隱五嶽。進匡廬而獨式焉者。蓋匡廬之山。清深慈秀故也。清則離垢獨立。深則幽討莫測。慈則近厚。秀則遠媚。若人取之。有以哉。慈慈子聞而爲之歌曰

淸兮本無染兮。深兮難討測兮。慈兮且有容兮。秀兮

遠媚兮奚獨全此四德兮予其望之厚兮

澄公泉歌

君不見高山岩曲有流水烟鎖雲藏人不覩自足窮幽僻識之倚杖徘徊不忍去泉泉何其立儼若欲語磬弗全又不見伯夷淸巢父潔若喩此泉難我㥯澄公講餘來彈舌蒼虬作雨潤枯渴令人長憶胥靡君泥塗板築龍蛇穴

江水歌

江水忽起兮江水忽伏兮起兮伏兮是誰所使兮心水本澄忽然怒生怒旣爲媒兮所謂喜者不煩介紹自然而相賡是事甚易知兮柰何觸事而迷起伏無媒風哥作戲蓬蓬然而來寂寂然而去來兮去兮其誰之命說者曰有陰陽而後有動靜風兮風兮陰陽未判兮廓然昭徹兮此爲渾沌之老敢問此老之先曰太極無極耳嘻無極之先孰名無極或曰無極之後名德始興憨憨子抱膝而歌曰名兮實兮相互而窮兮所謂無極也者太虛塗彩耳喜兮怒兮一心未生兮果異果同兮喜怒旣發兮有待無待兮知有無者果然眞兮果然妄兮有能析兮則江水之起伏富兮貴兮貧兮賤兮皆春風中小兒騎竹馬耳知此則風之所始在我而不在物矣昔人有偈曰大地山河是阿誰了無一法可思惟燈前喜怒自起倒敢問西隣知不知咄夜來處處鳴鐘鼓敲破髑髏人不知

燕山送雷雨居士奉使入楚

君不見湘水湘山天下希烟濤空翠交相輝片帆杳然向深處掉首方悲人世非賈傅韓生曾去來滿前幽勝或思歸好山好水不解賞此道遙知未入微又不見懶瓚憨眠石枕頭禪心如水淸無休千峰但覺芋火煖那知世上有王侯君承王命辭燕山拂拂秋風兩鬢斑岷江洞庭遠更闊虎兕魚龍日夕環覺有心見有身無端明鏡忽生塵騰今耀古光自在相逢幾箇用天眞莫道此言淡無味無味之中無限春未陵高久寂寥回鴈峰前荊棘饒狐兎成羣笑復哀驅除剪拂金湯勞臨行更勸一杯茗兩行熱淚沾緇袍

再過澹菴居士園有感

勺水何必滄海水愛石何必太山石此石此水意甚

深白雲碧草誰復識誰復識誰復識見說先生手自壘一花一木皆自植吾雖無心來此中恍若先生共相揖

紫栢老人集卷之二十八

紫栢老人集卷之二十九

明　憨山德清　閱

歌

皮囊歌

這皮囊無好醜空色從來莫能隔自是當人情未消千零百碎分淨垢君不見元沙老髑髏面前金剛倒費盡精神扶不起使人常夜徒悲懊吝大蟲遶家風快言叢障本來空一朝拶著難伸訴業障依然障不通兩禪伯心路直血血刀刀無愧色公案分明請試觀冷灰豆爆知恩德透此關便不難掉臂縱橫恣歡頑但得胸中無夙食從教藥病自般般聖凡情頓坐斷不住中流豈兩岸須知死水不藏龍雷電光中看胡亂看胡亂看胡亂末上通身出臭汗生殺交加甚氣閑大底輸他本色漢

送靜菴知客之燕京造佛像歌有引

靜菴上人將鑄銅爲像一旦辭予出山予問此行奚爲曰造佛去予曰佛如可造空可青黃若知泥佛不度水金佛不度爐乎莫若鑄心爲佛大水稽天弗能漂劫火洞然弗能燒顧不偉哉焉用範銅爲乎上人曰我聞氷可以爲水色可以爲空土木銅鐵皆可以目得之色乎非乎若然者心無形段空無邊際即空即心即心即空空兮心兮孰得而思議之範銅爲佛有何不可古德有言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寸土尚無指何爲銅予曰善哉子行矣乃作歌以壯之歌曰

劫火洞然天地灰毗嵐吼擊二禪隤鑄銅爲佛不可壞常光千古破昏埃此行秋深時漸寒歸來應是桃花殘文殊老人頻相喚夢裏春光與易闌君不見鴈塔稜層高入雲龍藏稀奇難可闚等閑莫把年光玩老病休將口舌分呵呵呵會得麼剝皮刺血苦何多

豈是古人無所見行邊早晩細思他

悼無塵開士

沁水諸觀兮不遷遙入潭柘兮獨還白雲忽散兮寧堪不遠悼爾兮義完生爲死媒兮奚歡死爲生母兮奚難了此而超然兮卽羣動而固閑公若有知兮懸解於去來之閒

紅禪衣歌與開侍者

宛然一片大火聚觸著當下誰不死惟有命根久斷者披之處處爲標幟又如初八天上月黑白相參難辨別朽枯髏內解龍吟烏雲重疊淸光發莫謂穿舊不復美華林曾示裴相國再來非仗觀世音老僧端取直壁立君不見烏窠拈起等閒吹侍者當陽便知歸陽天和暖披此坐一切回互不回互曹谿少室有來由不是知音不點頭或五位或三查總是衆生寒之服殺猪屠戶念彌陀聖凡觀面謾分訴謾分訴銀盌盛雪月藏鷺阿誰於此辨端倪木兒石女堪分付堪分付不是綾不是布燦爛光明處處露披之安坐風雪中不異周圍設爐火設爐火點雪投之可見麼若還不見總顢頇見之無事討事做

寄弔陳內翰艮輔

我登廬山時東林訪君子別後不幾年君子取高第黃粱夢未全忽聞已棄世花開終必落人生終必死花落還復開人死竟不起此情向誰言耒陽有名士以人還自驚無常無彼此縱活一百年不過先後耳君子君子兮望雲空相思聰明泉不枯聲咽何時已

觀放花炮歌

君不見富貴人所喜貧賤世所厭古往及今來升沈寧有限惟有達道人榮辱俱如幻漢高祖楚霸王爭鋒氣勢何昂藏正眼看來總是空長安彭城俱荒寮亞夫冢蕭何墓荊棘深深眠狐兎山河不改勳業盡奚必從前多勞苦大不若林閒叟寵辱胸中曾不有白雲去住本無心泉石城隍恣遊走或愛靜或任喧超然直下了非關萬籟寥寥夜月寒何妨花炮共相看聲悅耳色供目聲色叢中誰解悟常光生滅兩俱遺千峰寂歷心如谷又不見張相國馮司禮光燄輝輝貴無極一朝福盡草頭霜日出何曾睹涓滴古如

此今如此相逢誰是奇男子聽炮觀花洞世情掛冠岩穴尋高士薦大機聞塗毒彈指根塵成石火羽化還同氷夾魚陽回大地俱懷惺學無生卽無死生死從來互相起生若無生死亦無孤明歷歷照千古要會得須豪傑一切情頭都斷絕譬如香象脫羈鎖縱橫不受人牽挽人聽炮我亦聽人觀花我亦觀就中別自有玄端妍醜交加慧鑑前片心湛湛喩寒潭寒潭水清徹底富貴貧賤如泡影碌碌珞珞有何期輸吾眠石和雲睡

病中歌 有序

皮毬道人以四國王相勝負而未調或以火攻或以土逼水風二帥復激而皷之大戰不休是以陰陽弗和結爲寒涎病求醫於盧扁貢術於華陀皆爲之縮手且曰此病根於混沌之初發於太極之後證自而相須有識而致之非我曹可以療也皮毬道人側聞而笑之遂發而爲歌

皮毬道人抱痰火咳嗽寒涎朝暮吐四大相凌未易調一呼一吸無常主達此理眞快活謾言天地爲棺槨此是莊周夢裡談無生路上渠難摸旣無生寧有死一切屈伸皆幻耳乾坤亦是臭皮囊囊中膿滴奚相惜千萬劫如一瞬南嶽關門何太鈍由心造業業生災勞頓儂家失本分君不見一念不生佛亦幻旣生有覺覺生情常寂光中受磨難離圓覺無六道廢六道無三乘增減關頭理不明醫王設藥聊盪洗皮毬道人一身輕一身輕健如狗衛主譊譊不歇口相逢誰悉片肝腸濕草功勳亦曾有罷罷罷變毛骨曼殊大士騎未足於今只上峨嵋山象王隊裡超拳搴又不見遺二道人最相愛燈前爲我償筆債一行兩行寫病單皮毬道人常不壞常不壞太自在房山深處覓春光巨桃易杏誰倫賣孫郞藥貴近來風飄零鮮壽無人騎身旣爾物亦同痰火機關萬法通造化莫頭漏眞訣誰家園裡杏非紅

慈郞撓柴歌

撓柴好撓柴强古人標格誰敢忘無分老少與賢愚一聲梆響下禪床下禪床看轉變欻忽更頭并換臉人人圍片破簟肩翩翩隨衆出門遠一步高一步低

孤懸鳥道路蹺蹊風颼冷氣攻心腹日照氷崖滑似泥到雲深稍停息天寒地凍難久立揀得枯株竊喜經誰知雨打中心濕擔著了重也罷安上肩頭逐步下高坡峻嶺轉折煩幾迴蹉脚心驚怕不做過寧知苦往往偷安恣懶惰直待親身經一番從今去後知回互喫熱飯睡暖坑也要回光暗自想大家若不共勤勞安能有此淸福享撓柴强撓柴好居山莫要閑妙闍衲僧既欲煉昏沉撓塊柴兒勿生惱

與開侍者

龍泉侍者名道開白雲飛去又飛回山深迢遞勞去來蕭蕭祖道生塵埃羊蹄馬跡遍蒼苔優曇枯悴不復開幾番搔首憶黃梅輪椎斲出梁棟材竭力晩季支傾頹犒汝特賜茶七杯

子房山漫歌重前

彭城山上雲彭城山下水聚散及浮沉廢興不可數君不見人生天地能幾何黃河東逝無回波豪華過眼曉天霜誰能百戰爭山河楚漢雄雌一夢勞其餘跡淤安足多世語先生見機蚤侯印棄之如腐草超然故託赤松遊到頭那得韓彭惱此據先生迹安知先生心先生在報韓功名非所欣秦亡心事了不去何沈吟又不見功名長生不相遠棄彼取此識亦陋我知先生天機淸登仙沖擧皆無戀因登此山作此歌偶將墨跡灑烟蘿先生聞之謂我何男兒意氣㒹難磨難磨惟是山與水河遷谷變無定軌惟有先生一片心恒與茲山增秀美

弔虛白師

我正生兮五蘊本空師方滅兮一眞無待本空則生而無生無待則滅而非滅生而無生師不異我滅而非滅我不異師師我窮極炎爐雪飛此中有旨誰復掁撕我今哭師非悲之悲師其有靈鑒我寸思

燕遷巢避佛歌

余寓傅侍御之紺園以時事多感又見其俗尚强喜誇詐殺伐故淹留日深冀以化之一日禮佛聞鳴鳴聲視之則見梁燕巢佛頂者遷巢於偏披矣余不覺泫然蓋余掛錫幾三月此方疑信朝暮無常燕乃知罪福避佛遷巢則佐我化多矣豈羽蟲

之欲累離而寰隙猶存。不若人心凶昧。本心蔽盡

歎因悲慨作歌

誰謂羽蟲愚。羽蟲人不如。年年壘巢當正梁。今歲自遷偏梲居。大爲主人供聖像。竊恐糞穢罪難除。細思想誠可悲。飛鳴之類何知。機人乃最靈萬物首。腥臊唐突入禪房。我重此燕異常鳥。形雖昧略信三寶。尙爾聞經悟自心。羽蟲可作慈悲棹。慈悲棹紅日落幾回渡頭待行客。無明浪裏作津梁。始信羽蟲人不若。來結圓讀此歌。歌中滋味苦心多。莫謂喃喃口澀急要人人出愛河。這段緣非無端。只因燕子成此篇。由是觀之鳥我師。師恩師德致不傳

蘆芽山閱法華論懷閑侍者

君不見北帝震怒寒颷生。蒼雲彤霧馳太淸。木揚林扉睡起時出門。一片瓊瑤明。懷美人鬱幽思。策杖孤遊飄泊子。地凍山氷草木强。獸蹤鳥跡渾莫視。明窗下法華論。焚香坐閱陶所閟。紙旁字故念初澄非思量處。牛眠隱寂滅體光明。腰三周九喩皆皮毛。相逢若問渠頭角。萬壑千岩雪徑遙。纔眨眼卽不見行步如風又如電。惱殺揚鞭喚不回。熊窩豹窟多坑塹。荊棘林。煩惱域。憎愛交加埋自己。蘆芽淸勝異風塵。早晩歸來眠露地。歸來兮勿帶伴。火宅衆生心路險。同床合被尙相猜。何況烟霞沒量漢。沒量漢兮閑不徹。冷看侯王營黑業。至死不聞知見香。茫茫苦海何時竭。又不見生天上。猶有墜入閒富貴。能幾日。春花雖好豈常鮮。到頭零落風雨急。夫差膽勾踐辱。臥薪嘗膽勤報復。只今吳越舊山河。年年惟見芳草綠。爭如七軸妙蓮花。深雲淨室頻翻讀。頻翻讀兮學習斷。靈山一會會不散。凡聖交參赴開場。拈華微笑頭陀慣。如是相無委曲。和盤托出寧掩覆。自是衆生情見深。醍醐上味翻成毒。開侍者頗可惱。杖屨翩翩何處到。齊魯風高落木寒。長更那得黃綿襖。好歸來聽此經。簷前共看天花落

湛綠亭歌 有序

昔人有以利爲病者則重名以藥之。病名則藥以重生。病生則藥以重忘。殊不知利不自利。名不自名。生不自生。忘不自忘。皆相待而有也。故白黑紅

緣。初非有色而或者色之豈非忘湛醉緣歟茱栢
先生皆二三子問秋生疾於湛緣亭覺非子進曰
大師來不一發藥乎先生含然大笑曰紅綠白黑
聲聲色色乃至飲食男女萬物精粗如冥湛而不
昧緣孰非艮藥覺非曰若然者奚不曰湛六而曰
湛緣先生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聖人設象以盡
意耶夫象者似也故緣即六也九方臯之相馬略
其玄黃取其神駿今子膠之乎玄黃則所謂神駿
者隱矣歌曰

湛兮緣兮雄兮雌兮苟非其人兮豈易同歸介然有
知兮則虛妄想槁然無知兮則倫木石復揣摩兮愈
得愈失非開朗兮孰能辨析

茅山歌送思燈還松陵有序

吳江丁生幼業儒屢試不第遂棄去問津無生旣
而將祝髮其子求父得之雲陽號咷白父曰兒雖
家貧饘粥可供何忍棄故土去異鄉丁生含然大
笑曰三界以名言爲體名言以因緣變而有浮生
於因緣變中變態萬狀子也父也親也疎也榮也
辱也死也生也譬如龜毛繩兎角杖繫風挑月豈
可以泥哉小子行矣無悞乃翁大事茱栢先生壯
丁生之言哀其子之誠孝贈之以茅以吟

吳江江上月此夕照茅山茅山山上雲送汝吳江還
人生乃小夢逆順徒悲歡試觀心未生何缺復何完
茅山雲吳江月父子恩情卒難割卒難割到頭恩愛
終有歇君不見五世後慶不賀喪不弔使汝由之不
爲道鋸毛頭刻隨刀空昨夜頭痛長五峰得道歸來
撐渡船秉截寃親無我中

佛香菴夜坐

今夜佛香菴前坐明朝瀨陽江上淵今夜月明照坐
客來宵月明照行役行踪去來故無定月明在處常
相識常相識犬吠雞鳴報消息月明若使堪把翫海
上神仙肯蛻骨

壽仲堅尋李生佛歌

人事卒難遂年光不可留是非橫劫掠使我莫自由
豈惟今如此往古恐相侔但若得聞道死生付波流
何況榮與辱不殊雲空浮君不見猪揩金山金愈光

小人君子各有長小人懷惡則忘善君子懷善惡必忘終來善惡不到處自是君子快活堂一夫快活天下安一夫愁戚天下難丹山碧水益道心金釵換酒王公寒又不見李彌遜李生佛崇學祠前虎渡橋行蹟月明猶髣髴山僧本是方外賓竹杖芒鞵何所親却言遠尋李生佛七閩寧復畏蠻蜩

鳳頭歌并序

道人往年乞食京師諸中貴紛然爭飯道人中有年少未冠者謔呼爲鳳頭邇來抱病房山而鳳頭者又不遠來飯道人則已冠矣嗚呼梵志白首而歸隣人謂昔人猶在梵志曉之曰吾猶昔人非昔人也隣人皆驚愕其言道人感鳳頭不畏巖谷崎嶮敬持主命飯道人於深山遂賦此

昔鳳頭今鳳頭誰云今鳳頭是昔鳳頭來者且未至去者不可留來去既非有眼中見鳳頭嗟哉世上人當面昧鳳頭鳳頭復鳳頭橫計如奔流滔滔正莫返無風爭覆舟大覺不忍看垂手援癡牛夜光暗投人按劍誰非讐嗟哉世上人何人識鳳頭

題淨業堂徹天師卷

經殘老衲無餘事手自窗前拂竹几一卷黃錦非等閒烟濤空翠何窮止君不見斷岸孤村富花卉容顏零落妬山鬼又不見一片閒雲度碧空舳艫千里疑銜尾浪巨風高帆互飛鼉龍出沒如螻蟻看來性命微塵輕弄險收成能有幾半峰上石磊磊春去幽枝含蓓蕾彷彿吳姬擬笑時貪覩日暮不知悔前王冢後王墳秋雨蕭蕭欲斷魂相逢莫問雌雄事得失還同谷口雲今與古柳生肘富貴功名非我有任他造物亂翻騰般勤抱住無生帚鴟與梟鸞與鳳麒麟香象同一籠長松雪重鶴巢傾誰知打破漁人夢烟霞曲隱龍宮鐘梵喧喧震太空聞聲幾箇解入流萬劫根塵當處融運筆端憑覺觀念未生時誰所判和盤托出與人看始是英雄豪傑漢咄咄勿漏洩落霞孤鶩兩俱絕水色山光一鏡懸通天別有超情訣

靜樂縣萬花山清涼寺歌

君不見萬花深處清涼寺山迴水遶清佳處昔有幽人此棲心黎羹藿食知幾祀一旦荊棘化樓臺青蓮

寶座踞如來等閒忽作師子吼魔外妖獸腦裂開哲人就出成草莽狐狼野干鳴如雷琳宮金碣臥牛馮其誰見之弗生哀我愍往者心血枯盡萊力盡成箭盧相去未有五百世寧能忍之不扶持又不見布金太子芳名久給孤長者隨方有讀我歌信我語便是祇園賢檀那慨然出手爲之整兒孫管取多魁渠呵呵智者誰淸凉一念未生時萬花開處六門香若人聞之領大機領大機勿生疑業重終難味厭離厭離二字聖賢命常人聞之等糠粃唯有英雄調不同相逢一見便相期畜生無有厭離心安得爲人秉彜倫爲人無有厭離心安得聞道出苦津不厭財被財殺不離色被色縛殺縛由來厭離缺諸君欲邁風塵路洗心厭離是眞訣

眉山歌

君不見眉山高入雲霄際翠靄氤氳三萬里其誰度夏淸凉深雪飛六月寒侵肌銀鈎掛懶能拭一任垂垂壯風骨南衡老漢調不同時可入兮時可出顯與晦豈有常譬如一手握復張癡人見之有開合了得寰中總不妨巴江水龍翻石夢裡徒勞分遠邇何處靑林鳥忽鳴醒來白象仍師子山中樂聲聞縛大隱何須生執著去住閒雲恣卷舒從人笑我無圭角五羊皮一釣竿無底盤中弄彈丸浮空落地設留碍宛轉橫斜著眼看秋風高暑氣消機關岩巒道路遙關瓶錫漢關險二三法侶俱腰包一箇下一箇上松畔回頭渾畫樣足倦團圝坐樹間滿前黃葉扶淸廣坐復起過幽曲流水冷冷絶塵俗却憶淮陰算計多陳倉刀斗喧空谷出不意備不及席卷中原無許力英雄不見空聞名玄猿月下啼山色今郎古古郎今行人怕聽斷腸音輸我胸中無所慮萍蹤江海儘浮沈

過樓煩寺有感

君不見五胡亂華綱紀裂君臣相啖如蛇蝎晉室翻成累卵危奸雄竊保逞豪傑老與少弗忍道骨肉流離委荒草中國瓜分屬犬羊腥羶滿地將誰告仁與義咸廢棄七經二篇成故紙佳兵尙武殺氣驕直謂山河馬上治佛菩薩閔此輩鑄頑爲良慈雨沛谷隱

龍飛紹佛圖樓煩劉變昭羣類隨方設化相機宜責
賤從風啓蒙昧姚秦石勒悟初心蒼生塗炭承慈濟
又不見勝井會枝秀異常揚光將表醒翻瑞三草二
木均受霑鼓聲邢入闡提耳投鞭斷流狹長江强梁
狠顧忿吞噬出師安公諫再三符堅伏軾佯瞌睡一
朝兵散霸業空取笑千古眞成戱飄風驟雨刁斗鳴
生民無柰樵蘇計廬山高五峰峻翠靄氤氲趺座穩
五篇六事邁巢由天子詩陽詔不進貪夫懦夫聞此
風執不剛明消鄙吝利世從來功績高昌黎吉水酒
積忿鳥紗巾天在上雖黃人品休函葬休函葬入禍
天刑指諸掌我勸爾優弄文凋淳損朴文爲君是非
顚倒誠堪惜鸞鳳驅入鴟梟羣引後生祖輕薄短什
雕章播唇舌大方君子自有見肯逐兒童營黑業習
鑿齒刻道民襄陽匡阜挹淸芬片言一偈相酬唱流
光足跡萬世香邊風勁侵骨冷杖履翩翩尋勝井白
草黃雲古殿寒遠公芳躅蕭條盡蓮華漏石棋枰東
林白社空留名自慚小子道業疎坐觀成敗難支撑
悲歌涕泗拽杖去滂沱滾滾愁裝聽

長歌送廬山黃龍潭湛上人遊學 并序

古人之志於學也學則必成今人雖志於學迄未
有成者豈古今人知覺不同耶蓋古人之學也專
專而勤勤而恒恒而思思而明明而行於是六者
斯須不敢怠也而其學成矣今子將遊學四方亦
能於此六者持之有常則古人不遠聊贈以歌作
長途主杖子

決戰從來貴捹死決學從來貴自强捹死臨敵心慷
慨慷慨之者敵必亡自强不息學必成事慮中途無
主張所以古人志於學尋常臉上生氷霜美惡境界
付虛空不留方寸蔽心光心光不蔽慧自生慧生觸
理無不明理明覺教自相契自然吐語佛智冥佛智
旣冥天有梯知君到此不生迷歸來高隱黃龍潭白
足蹈遍萬峰西相逢月下論疇昔始證予言無不實
無不實也是無端太狠藉不是鎗旗惑亂人要銜儂
家沒巴鼻

登天目徑山作

天上富貴人閒慕人閒富貴天上厭從來惟有蓮道

人天上人開部觀破栗栂一條橫瘦肩觸山深水不知年兩丸日月誰拋擲滄海桑田幾變遷君不見崑崙嶺飛來浙江號天目一枝搖擺向東溟怒馬方馳忽頓伏雙徑縈迴雲霧深五峰盤踞星辰邇天所作地所藏待人而與名始揚欽師一受龍神施深湫漲爲行道場道成德厚動天子王侯奔走爲金湯須信開池莫待月池成水滿月自光又不見幽岩樹歷盡嚴霜春未遇一日陽和蒸地回嬌花嫩蘂紛相附自唐來至於今烟霞朝市幾浮沉何事東風撼塔鈴殘紅流水澹人心龍與蛇無常居山頭老漢八十餘夜叉佛面振家聲正令當陽肯讓渠白兎踪靈雞家暖足功高歌曉勇退可人爲萬物靈逢緣不布菩提種放生池金蓮開異香時復染樓臺微風閒吹石上松定裡初驚聲若雷聲與色休妄測眼聞耳見不可卽兩者既然法法同凡夫作佛無多力徑底獃郎業垢昏青天白日生疑惑石解喝螺解活情與無情一機括試將輕線石下牽橫來竪去皆通達螺既死仍復生百沸鍋中別路行若人於此知消息劫火毗嵐一任烹且拈小喩其大了得頭頭本非昧前朝後代祖師禪善解施爲何利害趙州狗無佛性相逢學者誰不病一朝徹底忽掀翻救却瞿曇窮性命一大事饒將相管取懸知弄不上非是欽師惑亂人情斷輪他本色匠子房謀淮陰功楚漢爭雄春夢中飛沙何處鳴刀斗醒來自笑兩成空遮空相元清淨無邊刹海虛明鏡一微涉動太山崩今古紛紛憎愛柄莫若早直下休千頭萬緒付溪流明月溪邊趺坐時雲空臺殿自清秋嗟祖道轉荒凉狐兎成羣白日狂三衣瓦鉢是何物淫坊酒肆較低昂水山勝無過此絕頂纔登收衆美浙江濤接海門潮觀音舌相拖牀被大慧老慈悲好白雲却許紅裙掃遊人若怪烟花迷敢保先生未聞道迷在我不在人境緣逆順陷根塵迴脫根塵光獨露閒花野草大家春聊暫遊未能留阿誰追我雙溪頭孤燈連日話疇昔臨別瓶盌情更綢丈夫脚肯蹋踏蓮花藏板期永納分付山靈善護持萬古蒼生無畏塔

奴歌并序

心遠近一圖鑑

子聞萬物浮沈於生死者情爲其累耳故未超情者解奴人而而不自奴何殊東施醜嫫母哉因而信口歌此

君不見蕭梁求爲佛家奴五體投地拜泥塗至今天下聚口笑誰知就裡存遠圖又不見張子房圯橋進履人呼狂少年不恥拜白頭强秦一旦爲之亡死生於人亦大矣若比强秦難此彼不笑留侯笑梁武西施貌惡嫫母美嗟世眼見何短是遠非近徒毁讚塵劫不憂憂頭刻緩者反急急者緩子房亡秦爲報韓秦亡心事都已完超然且托赤松遊流水青山天地寬人生大患莫若身老子立言寧不眞旣悟此身爲大患忘身事佛豈凡民勸君夜氣淸明時細將兩者較疎親蕭張所存志遠近何殊靑天與黃塵衆人見小不見大蟻垤龍峰等一巾又不見眼爲色之奴耳爲聲之奴鼻爲香臭奴舌爲鹹酸奴身爲觸之奴意爲攀緣奴巢許爲名高之奴堯舜爲天下之奴老子爲三寶之奴孔氏爲仁義之奴釋迦爲衆生之奴達觀老漢爲沒巴鼻之奴長亦奴短亦奴美亦奴惡亦奴古亦奴今亦奴大道未判何爾汝凡落朕兆皆爲奴嗟哉濁世顚倒不奴於汝謂我奴譬如魚龍在水中分疆割界嚴異同殊不知離水覓魚龍魚龍何所從又如大地上培塿與崑崙雖地辨高低瞎子笑盲人呵呵呵會也麼若知此可來同度苦海波

漯陽結夏歌

漯陽莊漯陽莊地廣天低野色蒼碧樹塵稀晝作陰翠籐月上夜生光凭淨几對明窓飯罷喃喃讀竺章慧風颯颯卷迷雲一輪靈鑑照無方喜長夏荒林僻游子那能覓踪跡鉢水爐香魂夢凉共誰箕踞恣幽適君不見寵辱陌患得患夫驚俗骨華髮蕭蕭孰辨休等閒氣斷空悲泣兒與孫縱滿眼黃泉路上苦無眼自家造罪自家當悔恨生前欠營善慈陰槐翠較軒培植構來知幾年從聞閣覆垂玉堂飛紅一片浮靑天朝與暮勤功課鐵磬聲中亡者度右丞別墅敗招提輞川千載王氏歔嘆古今錯用心懶積白業積黃金滿頭雪色買難消歌舞樓臺變荊榛吳王墓齊王陵年年歲歲記空名金棺銀槨屬豪客行人弔古

柱車停爭似聊城傳居士爲爺生子續傳燈

房山歌

房山奇勝天下寡羣峰梁棟青天瓦四圍翠壁鎖空明就中幽邃難圖寫行鳥路多恐怖挾策捫蘿防失惧禪流欲透死生關百尺竿頭須進步捨跌殺危機蹈虎穴龍宮皆寂滅對境無心方寸閑懸崖跳躑須豪傑閻老子見此業鏡分明難難配從來不落朕兆中鄧公碾折馬騎腿禪尊卑明彼此丹霞燒佛亦合死誰知禍著熱心人院主眉須甘墮耳冤不冤屈不屈生殺那論祖與佛驢糞相逢換眼睛夜光翻作路旁物君不見雲深處兒牽鐘聲等刀踞白拈老子解回互明暗相參向誰語言不言知不知雲邊老樹礙人枝月夜幾回橫瘦影驅烏錯解作蛇兒行未里頻滴瀝點點有聲何處覓一聲既爾萬聲同眼聽清音太古笛禪家樂調自朴不屬宮商辨清濁去聖遠兮邪見深紛紛魔子寧知覺笛既爾琴亦然子期千古臥黃泉料難拍手喚得起伯牙安忍再整絃高山上有流水一斗之名何代始曾聞大旱爲雲霓三草二木生悲喜一六合水可見未合已前退更險若言龍去水即枯性空眞水成虛陷如是觀名正觀魔外從教心膽寒一大既然三大等等事同條莫自瞞頓悟了識轉智六七因中分等地觀門逆順痛自强年光宜惜莫虛棄補處尊相宗祖知足天中施法雨上方臺殿信玲瓏龍象當年成隊伍寒岩下異草青纔說興亡不可聽空門尚復有消歇人代安能無榮漢高祖楚霸王山河百戰爭雌黃請看而今安在哉龍樓鳳閣草萊荒笑淮陰輸留侯自成自敗誰之由只爲當頭一著差滿盤棋子未央收奇男兒不見快開眼却教婦人賣相逢多少稱英雄事到頭來皆納敗春夢曉聞啼鳥古往今來事多少昨夜東風過短墻殘紅滿地誰相睬初立表華嚴老法界精深試尋討前三可以學解知後一從來沒頭腦殃及兒孫卒未休天開林叟分青皂皮毬道人强證明也是自起還自倒房山好任行坐峰巒面面如花朶石磴蒼苔笑馬蹄冷看遊人攀鐵鎖上者上下者下流芳自古不可把老病不與人相期莫待臨時淚空灑因有身

招寵辱因有心生好惡苦海茫茫難濟度直將兩者
等乾城那怕房山路頭踏

兄伯歌

羊生虎犬生牛指鹿爲馬誰所尤大抵人情反復間
波瀾未必險能周勢所臨利所在血口論交心尙昧
況復相瞞杯酒中伊能便肯傾肝肺君不見有形大
者惟天地包羅萬有纖不棄署往寒來興與亡未嘗
有心爲動則孔兮兄勢耀伯威福年來甚輝赫骨肉
相逢狹路中死生榮辱恣所役孔夫子李老君釋迦
文乾坤三老最超壟直得於今使倆窮相看品坐淚
紛紛青者黃白者黑直者枉兮枉者直禮樂詩書過
耳風五千十二乾蔫菔孔方伯勢耀兄英雄彼此互
崢嶸說今作古古作今仰憑神力無不成自笑從來
不安分淡視二兄如土糞同儕盡道且狥時賦受剛
褊情不近窮性命直甚錢東抛西擲信前緣寸衷苟
有眞機在頭上安能無靑天雲山中風塵裏出處何
嘗有定軌士庶公侯一道看境緣逆順何悲喜言之
易行之難好惡關頭戰歲寒自心未了孤磨礱到底
情根未易拼破鉢盂折拄杖一息不來都棄放單單
剩得臭尸骸從他蛆出爛如醬爛如醬銀槨金棺無
兩樣南北山頭多塚田未死誰非勢利匠吾所言大
似正歌之恐犯伯兄與伯兄從此肯回光迷雲鑠破
呈心鏡心鏡明便自信向來勢利眞罪釁卽將此念
擴充之伯兄直下俱堯舜又不見君子小人豈有常
魔佛還同雪與湯雪消湯內重尋雪何殊石女覓爺
娘這般話甚易曉未解爲緣人欲擾試看一念未生
時日用身心奚大小忽頓悟子得母騰騰天性自相
厚死生顚沛只如閒一段恩情無左右千古始千古
末如我所說理方達若非我說別尋條從教佛也奉
一喝

道吉水懷鄕郞

隔吉水兮望吉山吉山之下誰結菴菴前古道蒼苔
滿獨許白雲閒往還

山居歌遺兜率寺隆禪人

山居春花木氤氳氣象斯幽鳥一聲啼曉夢等閒喚
醒本來人

山居夏雷雨龍蛇爭變化戶外階前雲水深禪人憨
臥長松下
山居秋石上栽雲補衲頭一任西風頻落葉園林芋
栗已全收
山居冬雪覆千峰與萬峰茅屋夜深成獨坐地爐達
旦暖烘烘

寄憨師觀音歌

石頭船艙大幾多我與公坐竟如何一別三年不相
見幾番離得上新河然無船主爲把柁普門尋得觀
音哥觀音老哥我不異今寄觀音到廣城廣城亦不
異船艙我公朝莫富歡情此情在象帝先千磨萬
折觀音憐故特分身作三老長年爲公撐此船此船
撐到安穩處何怕風波浪潑天浪潑天浪潑天寶船
艙裏結因緣我問南海寶般衆公載衆寶船滿乎船
若不滿重相見觀音老哥意何如意何如意何如巨
峰海月明如鏡照破支郎不丈夫

龐德公歌

襄陽龐公少檢束白髮不髡亦不俗世所弃趨我獨
棄我已有餘彼不足鹿門有月樹下行虎溪無風舟
上宿不識當時捕魚客但愛長康畫金粟杜口如今
不復言龐公爲人不曲局東西有人問老翁爲道明
燈照華屋五言七言正兒戲三行五行亦偶耳我性
不飮只解醉正如春風弄群卉四十年來同所事老
去何須別愚智古人不住亦不滅我今不作亦不止
寄與悠悠世上人浪生浪死一埃塵洗墨無池筆無
冢聊以作戲悅吾爾

岷江歌

藍袍不服服緇袍身處塵寰慕寂寥山水移來紋縧
上閒消那得白頭毛頭毛白雪覆層峰趣難得從教
熱惱化淸凉娑婆不異蓮華國但將憎愛付岷江龍
堂寺裏龍初出龍初出千山萬山雲墨黑火星撞見
老比丘伎倆難施空自泣

古澗歌

直下千峰與萬峰山中一雨瀑千里流來深處湛然
滿分出池平映遠空君不見源遠流長出處高終歸
大海作波濤此言雖復尋常句得意忘言理本遙又

不見言說法身無精麤。忘言得意皆眞。如白雪重疊
流水聲。側耳聽來有若無。自太宰與諸君。麤言細語。
如蟲食木偶爾成文。有心無心路既窮。流水泠泠出
白雲。遼神道人健行脚。海北天南遍摸索。青山飽飯
臥松下。泉聲咽石催夢覺。夢覺眼開天地寬。寒喧何
處不安樂。偶然乞食來荊楚。淨業禪房竹几角。禪人
笑而示此卷。兩耳泉聲洗煩濁。橫疑身在烟霞中。禪
房何日誅茅。縛溪聲果是廣長舌。說法何勞口聒聒

髡丁歌

恣軟頑。恣軟頑去聖遠兮無羞顏。髡丁六羣與七羣。
飽食遊談胡亂攀。或攀佛或攀祖。佛祖吾曹當踵武。
羊質虎皮徧諸方。爲非往往煩官府。官不知橫生疑。
玉石俱焚一同看。遂謂緇林無靈芝。三家村七里店。
善惡賢愚皆可驗。檢名審實情難瞞。善者賜香惡賜
劍。賞罰明奸莫逃。難將黑白昧絲毫。空門廣濶人烟
衆。荊棘梧桐各有條。鳳棲棘鴟衆梧鳳鴟自然精神
殊。莫因棲止眩毛色。鴟豈能作鳳鳴乎。佛知見貴戒
律。背則凶兮奉則吉。爲僧若不斷葷羶。如來呼爲髡
頭卒。城市裏山林閒名藍。眞宇指可頒。相將十九廢
七八。疎山石門徒悲濟。推所自廢寺。由不因黃冠因
髡。頭髡頭若使守戒珠。福田自然多秋收。實相米飯
如雪。嚼破一顆狂心歇。狂心歇處本菩提。光還自照
無圓缺。僧如此。孰不敬。敬僧檀那心亦正。僧俗心光
照不窮。疎山石門行正令。正令行兮神鬼泣。當機佛
祖難攙柄。陳塋中人中龍。天台教觀有門融。上藍長
老世英。勘宗教精深覺範翁

登那羅窟有感

君不見太樸未鑿混沌。始情與無情無彼此。瞥然一
念是誰生。骨肉山河成礙窒。那羅窟甚深密。底裏空
明不可測。見說神僧向入中。雲邊千古遺包笠。聞其
風。我亦來。幽岩感慨增徘徊。自慚身見仍還在。菩薩
有門不爲開。一直上。莫分別。凡聖都盧乾屎橛。當頭
若許著思量。石人腦後重加楔。由是觀休外參。眼聲
耳色。髑髏寒。常光一片色非色。乾坤攝取一毛端。又
不見維摩丈室十笏。許百千師座皆容。處若言老漢
弄神通。分明瞌睡成錯。去這妙用。孰不有吃飯穿衣

記得否自是男兒不丈夫超踔金毛變癡狗風吹草本非賊望影狺狺吠不已及乎大盜劫主人煩惱刀鳴遂鼠匿業酒醉何日醒碌碌浮華俱酩酊輕裘肥馬送時光愁殺相知多此病且由他各管自沐猴性躁方痛治好惡關頭林木深上下何曾有定止鞭其後卽回首叱去呼來不敢扭掌中繩索尙相持禪翁謾笑狂奴醜明道易履道難習水情潭豈易乾不是一番拚命做說時似悟用時瞞話到此淚如雨滴滴皆從肝肺出相逢罕遇箇中人愁人莫向愁人語旣有苦必有甜陰盡陽回峒口乾開來桑背解瓢納孥知身在重巒開夜來趣忘人情萬里烟波海月生設使侯王知此境便敎敝屣視功名

皮囊歌

怪哉四大誠吾患害汝汝給其所需念念從其所愛未嘗少頃而哀矜胡遽忘恩之莫大正欲策進於淸虛反招增損於勤怠正欲忘彼於無何有之鄕不覺遷移於愛憎之態幼而累父母匡扶長以藉師資教誨晝則役我如馬牛夜則昏我如蟲蟻登山兮氣喘神疲涉水兮足寒腰瘵動時纔覺得其所宜轉眼以成無能靜時方欲憩其幾微緣爾千條萬派我之恩德日隆汝之過愆日敗從今識破這寃家任我縱橫俱自在或赴火或投崖終不爲汝生驚怪或中矢或嬰矛豈復還爲汝罣礙但願人人出此情何分九蓮及三界若還一念被他迷管取來生償業債

石門多勝閣啜茗問月歌

連宵明月在何處明月今宵始見汝我問明月月佯聾浩光湛湛嬌不語誰知不語意更深明月無心解相與海角天涯在在逢根塵迴脫月爲侶月明若使有烝斷拾得寒山肯輕許李白把酒問月明月明石門翻問予予無所答指溪山溪山明月常所處我心卽月月卽我我兮月兮謾寒暑盧仝七碗生淸風予啜三甌問吳楚吳王楚子安在哉章臺餘韞夢空擧雪消巴蜀春水來羅峕龍團試薰羹瓦爐湯沸學雷鳴凍壑一聲忘我所

臨川文昌橋水月歌

君不見文昌橋上月幾回圓兮幾回缺月缺月圓非

須一作俱

無心要知黑髮成白髮髮白若使不復黑無拘貴賤終埋骨金棺銀槨與蘧篨骨朽到頭總須沒又不見文昌橋下水逝波一去不復返花開花落知幾遭流水送花無近遠近送前川花自沈遠送東溟花始損雖分遠近皆殘紅樹底悲歌何太晩月兮花兮是何物盈虧榮落信還屈扣其兩端情自枯情枯自然智亦訖智訖情枯著眼觀月明流水如湯沸如湯沸文昌橋斷應黼黻黼黻文昌功最高津梁萬古何崎嶇何崎嶇利害關頭情責拂情拂理通津梁成頭顱水底休悲鬱文昌橋上月明時法食徧拋無煩乞管教一飽忘百饑髑髏夢覺心非佛

遊飛鰲峰悼羅近溪先生

雲峰如花公如春春歸花自少精神高山流水初不異風月無邊欠主人主人一去不復返笑予何事來遊晩梅花落盡浪花浮片帆風飽來迹遠舟停山脚望山頭橋橫半空跨絕巘見說羅公橋上行仰看靑天橋上偃身心已視等虛空虛空豈復有增損翻身橋上東復西下方人見驚不穩羅公浩歌行雲停聲滿乾坤誰復隱歌聲全落麻姑泉泉化爲酒解愁本愁本莫過利與名利名又以身爲鍵身忘患忘神始全神全風塵卽閬苑何必雲深覓從姑却被麻姑笑凡混羅公心曲歌中剖摩利支天司北斗一身多臂手縱橫各執法物心豈有有心兩手勞不勝無心千手妙自偶羅公此妙孰能傳能傳問君有受否有受心外則有法根塵亢然神復走身心翻作是非巢利名鳥雀爭好醜鶻鵃一枝身以安肯學烏雅開惡口惡口不開善口開開言終與理不乖橫說竪說萬竅號天風寧出有心哉無心根塵何彼此如去如來莫亂猜羅公此意得無得暗將無得化春雷春雷出地羣蟄醒醒後三家夢自回君不見儒釋老三家兒孫橫煩惱羅公一笑如春風無明椿子都吹倒盱江三月放桃花兩岸紅顔知多少莫道羅公去不歸雲峰古路無人掃

悟道歌并序

古人謂悟道難予甚不然特作歌聊泄微意

君不見牛與馬只愛憨眠不愛打草肥水美情更歡

蹄角饑焦難可惹水中魚樹上鳥一樣飛潛無大小慕潭擇木最難瞞駭鶖鷲鈎太分曉又不見上達輕軒冕雲壑松泉苦躭湎空谷幽蘭獨自香終須不逐淸風卷惟中人甘綰紳聲色遊觀意氣新瓊林宴罷喝如雷帶酒歸來燭已闌田家苦田家樂苦樂浮沈任豊約最是西風晚稻香濁醪肥鴨對斟酌南枝鵲瀚海羊蘇武當在冷獨營馬市開來三十年破虜將軍窗盡黃人與物殊階級喜則揚聲悲則泣莫言人貴物賤微一念未生皆獨立性所變乃爲情憎愛交加理不淸須知想念卽本智覓水離氷佛豈成臨濟棒德山喝馬面牛頭手段辣士庶公侯隻眼看是凡是聖從宰割這些子眞妙術掃却迷雲懸慧日大家都在淸光中盲者依然黑漆漆再方便開覺路內外推尋心無住無住之心物我同爍然成異因喜怒喜怒起初無性離却前塵沒把柄智者頓達能所空迸出軒轅太古鏡等閒用處辨姸媸斷送瞿曇窮性命悟道易難在入入而果敢冬可春孟宗哭竹筍爲抽蛇奴雖鈍亦登眞滿天下老和尙一片舌頭橫贊謗一千七百葛藤窩都將截斷隨風颺喫飯穿衣誰不能死生榮辱奚欣愴荒墳見鬼不生疑便是金毛師子蒙

棕履歌

破棕履聊相躡踏遍千崖與萬仞試看脚尖未學時聖凡側耳雷電迅勤警策勿懈困好把年光惜分寸塞北邊南往返勞不明大事千生恨又不見老達磨手持隻履過寒嵫嶺頭相見果是眞熊耳開棺事更訛何如老漢這棕鞋浪跡雲山與薜蘿直饒大悲千手眼管教摸索火中波又一事謾再卜來去如毬轉轆轆東村大伯最相知幾回正笑翻成哭妄念起不須覺信步茫茫最眞朴若離大地覓脚根何殊離石求其璞誠實語若斟酌失却木梳問鋤钁向上程途有路行瞎煞呆郞自擔閣

登徑山歌

紫栢老紫栢老一枝笻杖探奇奧但除中國未經封勝水佳山無不到惟此山未嘗攀春來絕頂叩禪關五峰盤踞諸天上雙徑潆迴萬壑閒唐國一號初祖

芟茅剪棘開茲土燈傳終古慧光寒龍象繩繩爭步
武這擔板不可繒是聖是凡一切剗直饒劍刃解翻
身早被儂家笑杜撰法王孫喻鸞鳳豈逐山雞閒打
鬨羊角風高十萬里世閒榮辱誰能控朝出將暮入
相一息不來皆莫伎拆天動業目前雲罪過閻羅肯
輕放君不見留侯握臂入千峰不事君王事赤松不
是好花開未遍等閒臺殿起秋風

老王一作門

虎丘圖

海湧崔嵬高入雲靑松白石遠塵紛烟蘿深處前朝
寺鍾磬風淸時忽聞我曾投策禮大覺殿堂金壁光
輝發誰將龍腦焚寶爐香雲繚繞沾摩衲今日君家
見此圖當年勝事宛如昨人生韶華能幾何常年行
樂不爲多君不見吳王盛時强已極觀兵中國誰敢
逆黃池敗闕歸來遲吳王山川帶羞色英雄夢在瞬
息平地宮花變荊棘劍池今已屬遊人惟有魚腸伴
枯骨又不見勾踐得意渡錢塘如花吳女滿舟航蛟
龍欲得不敢奪越王載之還故鄕只今會稽仍復在
竹箭蕭蕭變人代吳王盛越王衰越王盛時吳王敗
吳越雌雄夢一場業魂千古償寃債前車旣覆後車
鑒一念回光復不遠雖然大小不同倫由來有理不
隔線我作此歌有深意順逆關頭君卻記吳越爭鋒
尙已非儂家那復爭閒氣澹泊勤勞是本行精深內
典明心志從他面面鼓風波一炷淸香答天地消遣
春光展此圖虎丘移入書堂裏

題某公禪房歌

羨公所居兮高曠而遠塵機重岩閴寂兮麋鹿同棲
遲白雲抱幽石兮未可以有無知明月留淸泉兮豈
可以去來期雪竇撫髀兮薦此機者稀余拽杖出山
兮孤松芳蘭牽所思牽所思兮在離微離則不可言
說求微則不可心想推旣不可求推兮天地一指萬
物一馬渠卽是我我卽伊我卽伊兮何所思

看花歌

看花來看花來花開花落樂多迴人閒富貴亦如此
看花幾箇心花開心花開色本空從來富貴花在風
風中艶冶與馨色兎角龜毛豈不同眼見色耳聞聲
聲色場頭多愛憎榮卽喜兮辱卽悲茫茫苦海岸難

登看花好看花好寒暑相催人易老從今熱惱化清涼莫使清涼來熱惱花即心意最深相逢幾箇是知音文殊隊裏解翻身塵塵刹刹皆黃金花障眼眼生花分明本是却成差境緣好醜心外無天上人間一朶花看花去看花去凡聖有無切莫住從來花相權最奇既解放開又捏聚問君把柄憑誰力看花歌意休輕擧

贈戴升之

君不見戴郎短小膽氣豪不畏岷江濤不畏廬山高傲然駕孤蓬意思何飄飄輕截蛟龍窟閒尋虎豹巢長松之下拜老衲老衲無印佩瘦腰戴郎所爲爲何事敢挹玄津滋靈苗靈苗一抽千萬丈天風忽起摩重霄見說稻花香十處金湯大法安辭勞又不見戴郎裘敝黃金盡衆人相逢無不哂誰知屈乃伸之機頭角崢嶸待雷震泥蟠設無沖天志丈夫雖生何異死又不見勾踐報吳痛嘗膽孟明拜賜心不反破釜焚舟決一戰晉人堅守出不敢戴郎別我將十年鬢毛相見驚蒼然精神不似觀河時負車猶困羊腸巔自慚本是解空叟不覺飮泣獨良久青春古道不再來戴郎此去莫甘朽廬山山色鎭長青岷江江濤鎭長吼焰光一朝燒杏花三尺烏紗也不醜再來五老望番湖莫言心事今朝剖

紫栢老人集卷之二十九終



紫柏尊者別集

明・錢謙益 編



紫栢尊者別集序

金壇刻紫栢尊者全集已行叢林此外有錢啓忠集鈔四卷陸符心要四卷按指禪師携吳江周氏藏本乃尊者中年之作白衣弟子繆仲淳周季華周子介執侍左右手自繕寫者余爲會萃諸本取全集所未載者排爲四卷名爲紫栢別集而序其後曰禪門五燈自有宋南渡已後石門妙喜天目高峯斷崖中峰爲一盛由元以迄 明初元叟寂照笑隱至楚石蒲菴季潭爲再盛一二百年來傳燈寂蔑尊者挺生東吳氣宇如王蹴踏天下機緣閃現從地湧出實有關於國運隆替法運廢興未可以凡心世智妄爲此量也尊者出世萬曆中正國家日中豫泰之候貂寺甄褒華牙盤互師以慈願戒力住王舍城而爲說法溥 聖母之慈雲開 天主之智日庶幾礦稅可罷黨禁可除戎索可消殺運可挽群小張羅鉤黨推刃妖書師於是攖幻有之軀息滿流之禍法幢既倒國論日非乾綱下移帝心解紐魔外交侵人天不佑考妖書本末之記知劫運推剝之因雖累繫有因然實振古所未覩也古來元臣命世必曰降神矧乎法王導師寧非間出尊者秉金剛心具那延力擧手可以拍須彌噓氣可以吸溟渤金翅鼓搏則龍子隨其唆食而況於魚鱉與師子哮吼則香象爲之失糞而況於野干與人之云亡法燈熄矣魚鱉翔舞而野干號呼矣同時大德拾瀋遺緇却來人間以夢遊了大事譬如老將全師退守深溝固壘使賊人相戒莫敢犯而廓清摧陷固非其所有事矣嗚呼尊者之出世其關係國運法運如此悠悠斯世惟憨山老人爲能知而言之而其爲塔銘茹茶嚥蠟含嚼齒舌間所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者也尊者之化去也次年爲萬曆乙巳余夢至高山有大和尚危坐巖端謂是達觀尊者恭敬禮足已指左方地命余坐密語付囑戒以勿忘涕淚悲泣而寤距今將六十年矣私心擬議頗疑憨老之後撰第二碑用以續僧史徵國史發揮塔銘未盡光明日月逾邁氣寖晦蒙六十年來一往是昔夢中涕淚悲泣世界吮毫閣筆多歷年所非敢食言於二老也每自循省往昔年少書生不通佛法不知以何

等因緣夢中得受記莂今頭童筆禿無所成就尊行數墨排次遺文如拾字老比丘背破籠簡故紙波波劫劫以爲能事尊者常寂光中得無自笑失却一雙眼乎別集旣成謹書其後以自懺抑或以有待焉尊者之文一言半偈稱性流出如水銀散地顆顆皆圓余不敢輒爲揀別然集中散落者不少如乙未逐憨老渡嶺作逐客說及顧仲恭所見澹居鎧公本論草吾誠所諸篇皆法門眼目迎斗間紫氣久而不沒殆斯文之祥乎余雖耄矣猶願得而見之歲在庚子十一月長至後七日來復之日虞山白衣私淑弟子蒙叟錢謙益焚香稽拜謹序

紫栢尊者別集目次

卷第一

序

雜文

卷第二

讚偈詩　偈

詩

卷第三

書問

卷第四

語錄

附錄　跋

紫栢尊者別集目次終

紫栢尊者別集卷一

虞山白衣私淑弟子蒙叟錢謙益纂閱

徑山寂照六世孫傳臨濟宗契穎壽梓

雜文

阿賴識四分略解

夫按剔陰陽之奧囊括造化之精洞鴻濛之源破混沌之竅超儒老而獨高冠百氏而弘深舍唯識之宗而他求未之有也夫唯遮境有識簡心空遮境則識外無法簡空則非同枯滅是以夷斷常之坑塞生滅之路闡彰中道刊定因明魔外望絕凡聖共遵也然識有八種又有心王心所之殊苟非智慧空靈思量妙密豈易窺其庭哉阿賴耶識等大略窮其所由生直以眞如照極反昧生滅與不生滅和合謂之證自證分如醒人忽爾昏作人語雖聞而不能了了謂之醒耶又不能了了謂之昏耶人語又聞此之謂昏醒相半迷悟之關也此等時節有人喚之即昏隨醒矣不喚則醒隨昏矣醒既隨昏而外不能了境內不作夢惟昏然而已謂之自證分此等時節位無能所冥然獨存也少頃頤夢種種悲歎苦樂能觀而言謂之見分即所觀之所即相分或問曰見相二分前後生耶抗然生耶予則應之曰見相二分謂之前後生者現量之中不許有無分別纔生分別現量滅矣謂之抗生則能所弗同也此四分乃八識之本故有志於此宗者不可不留神焉四分通徹則八識之綱思過半矣

前五識略解

夫八識四分乃相宗之綱骨也阿賴耶識末那識分別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謂之八識證自證分自證分見分相分謂之四分究本言之八識四分初無分體特以眞如隨緣乃成種種耳夫眞如隨緣之旨最難明了往往講師禪衲率皆于此不能出其隨緣所以然也良以眞如淸淨初無熏染如何瞥起隨緣耶于此參之不已忽然悟通所謂八識四分不須少檢唯識之書便能了了矣故曰性宗通而相宗不通則性宗所見猶未到通相宗而不通性宗則相宗所見亦未精徹性相俱通而未悟達磨之禪則如

境一作量

葉公畫龍頭角望之非不宛然也故其濟亢旱興雷雨斷不能焉是以有志于出世而荷擔法道若性若相若禪宗敢不竭誠而留神哉惟相宗名義數多若非心智妙密委曲精披實未易明也今則取大略稍論而疏之但粗曉蒙孺耳大抵阿賴耶識通前眼耳鼻舌身五識當併而發揮之似覺明易也蓋阿賴耶識及前五識皆屬現量又皆上品果中轉也若第七識第六識則三品皆具三品者見道爲下品修道爲中品究竟爲上品故六七因中轉也若以三境三量三性五十一種心所法言之則前五識量惟屬現境惟屬性善惡無記三性皆通焉心所法則惟三十四耳頌曰性境現量通三性眼耳身三二地居徧行則境善十一中二大八貪嗔癡五識同依淨色根九緣七八好相鄰合三離二觀塵世愚者難分識與根變相觀空唯後得果中猶自不詮眞圓明初發成無漏三類分身息苦輪此頌前八句惟明有漏後四句明無漏耳又八句之中初二句言五識三境惟屬性境三境者謂性境帶質境獨影境三量則屬現境惟三

性俱通三量者謂現量比量非量三性則善性惡性無記性是也又此五識以界地言之惟欲界五趣雜居地識識皆全至于初禪離生喜樂地五識不全以上二禪既無尋伺故鼻舌二識不生也蓋禪天無段食故段食以香味觸三法爲體段食既無則此二識不生明矣現量之義說有多種現謂顯現取境親明故量謂量度故若心心所緣境之時離映障等顯了分明得境自性所謂得境自性者以性境根塵能以八法而成各有實體相分各有實種生有實體用現在實法故即所緣唯識也又現屬境量屬心或俱屬心或現屬根量屬心依士持業依主三釋西方釋名有六種一依主二持業三有財四相違五帶數六鄰近又有依士釋此六釋以離合名之者蓋六者互相離合故六釋一一具二名若單字即非六釋以不得成離合相故初依主者謂所依爲主如說眼識識依眼起即眼之識故名眼識舉眼之主以依于識故曰依主亦名依士者如父取子名即若此老頭兒某官之父也又離合者離謂眼是根識了別根非即識識

非即根故曰離合則根識不分而同呼故曰合言持業者如說藏識識者是體藏是業用用能顯體體能持業藏即識故故言持業識也又名同依識藏即含藏用識取了別用此二同一所依故曰同依識言有財者謂從所有以得其名一如佛陀此云覺者即有覺之者故當名覺此即分取他名二如俱舍非對法藏對法藏者是本論名爲依根本對法藏造故名爲對法藏論此全取他名亦名有財義者何釋言相違者如說眼及耳等各別所詮皆自爲主不相隨順故曰相違言帶數者以數顯義通于三釋如五蘊二諦等五即是蘊二即是諦此用自爲名即持業帶數如眼等六識取自他爲名即依主帶數如說五逆爲五無間無間是果即因談果此全取他名即有財帶數言鄰近者從近爲名如四念住以慧爲體以慧近念故名念住既是鄰近不同自爲名無持業義通餘二釋一依主鄰近如有人近長安住有人問言何處住答云長安住此人非長安以近長安故云長安住以分取他名復是依主鄰近二有財鄰近如問何處人

答云長安以全處他處以標已名即是有財以近長安復名鄰近頌曰用自及用他自他用俱非通二通三種如是六種釋此六釋凡註釋經論必用之者如註釋八識非以此不能發揮便當有條五五次二句敘言五識心所也五識心所編所有五別境有五善則十一中隨唯二大隨有八加貪嗔癡三合而言之三十四耳五識同依淨色根者言此識所依之根非浮塵根乃勝義淨色根也此根非肉眼可見惟具天眼者能見之九緣七八好相鄰者此言五識生起之義必借九緣乃得生起五識九緣者謂空明根境作意分別依染淨依根本依種子也合三離二觀塵世者此言眼耳二識離中取境鼻舌身三合中取境愚者難分識與根者此言小乘愚法聲聞不知根之與識各有種子現行妄爲根識互生也根之種現但能導識之種現謂根爲生識之緣則可謂根能生識則不可矣以識自有能生之種子何爲能生識之種子故小乘人未除所知障智淺心粗于法不了故不信大乘唯識教也此五識有漏限此後四句者發明無

漏義耳變相觀空唯後得果中猶自不詮眞者此言小乘人謂無漏五識可以變相觀空故大乘論師破之曰此無漏五識在佛果位中尚不能親緣眞如況因中耶圓明初發成無漏三類分身息苦輪者此言五識因窮果滿則相應心品俱成成所作智現三類身止息衆生苦輪也蓋佛果位中第八識轉爲無漏白淨識已而相應心所即成大圓鏡智豁然現前故云初發而前五識亦同時轉識成智矣既成成所作智則三類分身有何難哉言三類者千丈大化身被大乘四加行菩薩小化丈六身被大乘三資糧位菩薩及二乘凡夫隨類化則三乘普被六趣均超或問前五識成無漏相應心品現身益物何以先言第八成無漏耶以圓明初發乃第八識相應心品成大圓鏡智故且前五根即第八識所變相分能變本識既成無漏所變五根自當即成無漏矣能發五根既成無漏則所發五根遂成無漏何疑哉或曰能言八識轉成四智何故却言相應心品耶對曰唯識第十云此四品總攝佛地一切有爲功德皆盡此轉有漏八識七識六識五識相應心品如次而得智雖非識而依識轉識爲主故說識轉得又有漏位智劣識强無漏位中智强識劣爲勸有情依智捨識故說轉識成智也予初言八識五識轉識成智當併而註之亦此意耳

此解已見全集中以大師教學人深研相宗其中詳略互異故並存之以備參考

元注云此篇八識之綱思過半矣已上是大師于東河旅中爲如聞說者明午南下不及說竟夫八識四分已下如聞後請大師續說只記得前五識十二句頌

變相觀空唯後得果中猶自不詮眞

此二句蓋言相宗者常交互而不清以不達安慧所計及護法所破故耳蓋安慧宗者小乘不知有八識所知者唯六識耳六識既滅似無分別似現量用事便謂無道可進殊不知小乘所證者全是無明即第八識中不覺也故安慧妄謂因中無漏五識即能緣如此五識以大乘觀之安得無漏哉以其通善惡無

記之性小乘粗惡雖盡細惡尚在謂之無漏可乎謂之緣如可乎故大乘護法以此二句破之護法意謂變相觀空唯後得智可能而後得智且非因中可得要得轉八識爲根本智已方得此智所謂根本而後得此是果上事非因中薦得也此智果上可以變相亦不能觀體緣如以根本智是實智後得智是權智實智可以緣如權智可以應俗權智果上縱能緣如不過變相耳不能親緣也然此五八唯果上轉識成智六七因中便能轉矣如安慧言妙觀察智因中緣如則亦可通執無漏五識能緣者大可笑也

原注云五識至果上轉名後得智時也只好變相緣如而非親緣故護法說此五識至果中猶自不詮眞如豈五識於因中得親證眞如耶此二句頌乃護法出正義以破安慧之義

毗舍浮佛頌說示如裴

毗舍浮佛此言一切自在覺既自在覺矣有何物而爲障礙哉然未覺者不免觸途成滯見色則被色障礙見空則被空障礙忽然而有身則爲身障礙介然而有心則被心障礙身障礙生老病死心障礙喜怒哀樂是以周旋于一光之中而妄成角立既角立矣一切不自在矣生有老迫老有病迫病有死迫喜有怒迫怒有哀迫哀有樂迫迫者相催之謂也嗚呼生若定常老不可迫喜若定常哀不可迫以其無常流之莫能已也惟有道者達身無常四大成故達心無常前境生故達四無常一身待故達境無常因心有故借一蕩四四無所立借四蕩一一無所存借境蕩心心初不有借心蕩境境自不留一四互蕩心境兼忘一身而爲無量之身身相不壞一心而慮周萬物寸抱本閒由一切不自在入一切自在達之者剎那可以超曠劫如其未達解脫幢卽成行屍肉塊智慧津梁翻作苦海業浪自古及今豪傑英雄打破這關捩子不得雖功高千古名光萬世於本分事上了無交涉故生時受生迷老時受老迷病時受病迷死時受死迷喜怒哀樂時受喜怒哀樂時迷以迷續迷迷無斷日人爲萬物之靈而靈不悟以靈續迷爲一切黑業本山高水積未有撼竭之時少知自反者安

可不懼乎又靈如融通之水迷如窒礙之氷融通則在方而方在圓而圓窒礙則方則定方圓則定圓方圓無滯之謂活方圓有定之謂死是故聖人居方圓而方圓莫能滯以無滯故所以能通天下之情衆人則不然見方而被方惑見圓而起圓執所以在聖人即死而活在衆人即活而死故聖人謂之生人衆人謂之死人由是觀之自上古以來所謂生人者能得幾何哉爲聖不難難在通靈苟能通靈非惟身心俱靈大則虛空天地萬物之夥微則一芥一塵一毛一髮靡不靈矣至於三藏六經諸子之流百工之技亦無不通故達身靈通無事可礙達心靈通無理可障化生老病死爲無上涅槃迴喜怒哀樂證大菩提涅槃菩提從身心得若無身心二果何階故曰此身爲塵勞山此心爲雜毒海一旦達身無已塵勞山即功德聚也達心如幻雜毒海即般若槳也人爲萬物之靈不自重甘爲死人不爲生人可悲矣

送龍子歸潭柘文

潭柘龍子靈應異常其衛法也甚固歲在丁亥我將禮普賢大士于峨眉顧惟水陸間關夷險莫測乃白龍父余雖不德忝爲佛子行邁在邇其尙有以借我旣而達龍泉客濟南靑蛙觀一夕夢小靑逶迤緣壁而下無何開侍者至謂開曰夢蛇而若來異哉對曰和尙被錫將西此必燕山龍之來赴盟耳自是每食出生次必祭諸龍子龍子夾輔跋涉三易寒暑履波蹈險冥護實多己丑我始東還結夏幽阿于觀察別墅則龍子現形辭我欲歸故居嗚呼龍爲鱗蟲之長能大能小能隱能顯智德威靈變化多種如多頭現毒摩那斯慈心難陀歡喜優鉢羅黛色娑伽羅鹹海此皆或以德或以威或以處故名或人其龍德非我所知也潭柘大靑小靑夫亦龍族奉如來敕藩屛伽藍蛇形而佛心類異而敎善見人不怖遇物不傷歲或不若雨暘愆期百穀憔悴農人悲惶二靑顯迹吐沫爲雲噴彌爲雷彈指之頃潤霑大地枯者頓蘇偃者立起聾聾而望者鼓舞歡忭于是感靑惠施金碧其宮昭廓其神代有銘志以示無忘禮也余道不勝習萬里周旋勤諸龍子恬不告勞可謂畢力矣敢不

躬造闕庭以不腆之幣敬致龍父奉還令子行恐後世不知龍德我姑識之以傳不朽乃願龍之長幼稽佛寵靈得無上覺道爲大金湯於不替也嵩曆壬辰歲夏五月二日逢觀可道人撰

蜀道古今稱險絕峰岀削立江漢渦漩如沸自非神力夾輔不免于驚我大師之謫峨眉也雲水其蹤果然往返乘安流蹈夷徑豈非至人之餘事而潭柘龍子功不可誣或見道子頂報前茅或示大手用拯漏險比大師夏于曲阿則現其常所見形以辭事致不爲之遶乎余既坐東甌愛其水聲潰舌寧不億其大師昔年會衆說法此間自爲言二青慈異狀抑又聞龍子侍遊峨眉故余有泉水不涇塵外錫薜蘿猶挂舊時衣鶴來句曲雲先待龍去峨眉雨未歸之句頌余讀送龍子文知龍子悉矣子其行也作詩送之颯颯雨露微風吹木葉飛行從北山下坐見小龍歸蜀雪崖珠絡江雲護寶衣可知雷法力豪殿展光輝嗟乎余望龍子在塵匕之間龍子今歸故山而我猶就病鄉也弟子如

臨謹跋

天池山假香散道場說

原夫假香散之椎輪三世諸佛迭相授受者也第在用之何如耳用之果善消香散於剎那扶止觀於大寂頭山河於未始有地蕩身心於無得之鄉斷欲結之利刀資靈軀之正命効見當人之勇心遊象帝之先本有神珠光明在掌初非他寶價直誰酬即凡身而證佛身依俗諦而造眞諦功高空施德富難量誠以行人一息香散淸卽一息佛一念香散淸卽一念佛耳嗚呼茫茫苦海之中凡有血氣之屬莫不抱靈而頭出頭沒不可勝計設有一人能於椎輪之下淸一息一念香散成一息一念佛者若以佛眼觀之則其功德信不可思議況夫多時日者乎盍入責自反果能反照自己分上香散自生至死剎那有停息乎故曰若人靜坐一須臾勝造河沙七寶塔寶塔畢竟化爲塵一念靜心成正覺如或用之弗善亦不荒失人天福田是以黑白賢豪能言者宜游揚贊嘆有力者宜護持周給凡道場所在等心助揚之

此文已收全集中矣天池道場迄今尚爲魔外之所據經過此地者道俗四衆無不傷心故拈書天池山道場等字以爲人天眼目觀者幸爲著眼庚子長至日蒙叟謙益謹識

題包生所刻楞伽經

夫身不自身由心故身心不自心由身故心由心故身身不可得由身故心心亦不可得身心既不可得則智山獨立覺海澄渟情識路窮能所寂斷矣若然者豈惟衆生不可往即具大神通亦安能往哉此經以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爲宗爲根熟菩薩直明識體全眞便成智用楞伽此言不可往乃表心地法門非修證可能入故凡讀此經者能直下究竟身心無路自性無門則肉身凡夫可立往也馮太史謂予曰包生新刻楞伽經字畫精簡朗白顯明使人覩之心開目明乞師一語爲流通前茅何如因書此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略解敘

夫般若大部數百萬言如滄海雲濤汪洋莫測是以菩薩流慈束廣成略爰有心經文言要約旨趣全歸自唐迄今註疏輩出高人淵匠迭震靈響機緣靡定好樂無常取此節他互有損益俾後昆滋疑致非一矣練川侯觀察復吾知會斯經津求奧義亦由檇李許參知爲之夏導故得徵問于予因爲法界略解以慰其徇法之志遠道人自敘

示鮑生持楞嚴經

一心不生萬法何咎首楞嚴此言一切事究竟堅固即此而觀智鑒意近理究竟堅固如來義近事究竟堅固何以故情生則智隔一心不生得非情未生時乎設情未生則無事不理無情不智耳予故曰智鑒之意近乎理究竟如來近乎事究竟昔雪峰示衆曰二個紉眞實爲人玄沙曰萬里神光腦後相又曰獨髏即金剛體此皆非事究竟堅固之樣子乎鮑生果能於智鑒句中薦得則如來句中未夢見在於如來句中薦得則雪峰玄沙句中未夢見在如能於種種句中透徹無礙則十軸楞嚴從頭至尾由字積句由句積軸橫拈竪拖無擇精麤有心無心莫非究竟堅固也如於種種句中未能透徹則不妨朝持暮持榮

持辱持開眼持合眼持阿屎放尿持穿衣喫飯持持來持去持生持死持一日一持熟則髑髏跨跳放金剛光作覆盆之日月有何不可如持經不違此持何異春鳥晝啼秋蟲夜鳴者哉飽生勉之

跋照公墨書華嚴楞嚴

本朝尹山隆菩薩少年時血書華嚴經法華經各一部及高皇帝開試經度僧之例有業不精而妄應者帝怒坐及三千僧皆遷遠充軍隆公特往京師願焚身贖衆僧之罪帝允之敕有司設道場嚴持衛公躍然登之身將半燼烈焰中循手書風調雨順四字屬內使曰俟天旱焚之後果亢旱帝焚之即沛然大足帝曰此永隆雨也嗚呼隆師血書華嚴法華二經時初無求效之心及焚身之際大光中露此三昧使天下千古仰而戴之當時道亦賴之大振皆自心不欺之力也今去隆師二百年尹山復有僧明照者墨書華嚴楞嚴各一部雖用墨不若用血然其最初一念不欺之力未始不同焉予登峨嵋道夔之萬縣見一老僧書華嚴以精懇虔篤不覺暗中書經達旦偶隣僧說破即不能書楞嚴曰因明有見暗成無見不明自發則諸暗相永不能昏若然者隆師焚身之際大光亘空與夔之老僧暗中眼光不昧皆不明自發之光也照上人書經時能益加精懇以增上之緣熏自心則此光之發不獨前人有之上人當勉之

熾盛光如來陀羅尼經跋

夫聖人無常身因衆生所感之機而示身焉是故釋迦如來示丈六身逗娑婆機也若無量壽覺則身非丈尺之可量矣別乎熾盛光王如來以光爲身以頂爲輪以慈悲爲體以大白牛爲背進徧遊於星宿光中而作佛事者耶然衆曜之光本之此光分焰乃能變化無窮故五行七政經緯璇璣爲善者應之以吉祥不善者應之以咎殃雖曰衆生機感而彼佛如來神力以大慈力威神故攝諸星宿變怪駭怖世間乃說吉祥陀羅尼折伏之俾凶曜伏降吉星懸朗是以一切衆生於此吉祥陀羅尼應當志心奉持其持誦之法或制輪佩身或以眞言意持若未臻熟應當更發增上願心可期必克迨乎應念響臻密非外得心

法不二本末同歸可呪枯木以開花喝頑石而使裂乃至易短折爲長年變無嗣爲螽斯種種祈求必獲如願揆之以理豈外一心嗚呼木石無情尚能因呪轉變何況人心本覺爲物中之至靈乎苟能因理生信而持因持得徵則神呪之力與信力交入融固必然也乃若澡身以軍持單線以拽山此雖斷然至人遊戲之事猶然不可思議況復善男子善女人於此經呪信心不二精勤奉持其能鑄變怪爲禎祥化凶禍爲休慶固必與至人三昧等耳雖然微我釋迦如來憫此堪忍隱無量威神甘爲熾盛光王之紹介接彼有情置之吉祥光中焉能如萬卉在春穠纖俱麗各各自足而萬卉不知也哉佛弟子賀懋熙受氣孱弱而爲宗子顧惟壽命不長無邊盡奉養之勤以是發心刻熾盛光王佛出相吉祥陀羅尼經壽諸天下凡有如懋熙之願者因經得呪因呪得益譬一燈光傳百千億百千億光傳之無盡生生世世在在處處恒爲熾盛光王如來之眷屬以弘法爲家務更願凡因此經得益者滿願如熙等無有異因斯希有轉相信奉以臻覺道寧非堪忍界中一入路乎

題三教圖

我得仲尼之心而窺六經得伯陽之心而達二篇得佛心而始了自心雖然佛不得我心不能說法伯陽不得我心二篇奚作仲尼不得我心則不能集大成也且道末一句如何播弄自古群龍無首吉門牆雖異本相同

跋石刻法界觀

華嚴法界觀辭旨沖漠大經廣雅囊括蔑矣丹陽賀生學仁欣然石刻印行達觀道人一語因書與之時萬曆辛卯四月二十一日也懷州牛嬰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灸脂左膊上此又杜順老漢注脚耳

跋石刻圓覺經

此神通大光明藏我釋迦如來入之乃說此經十二大士入之則能酬酢稽辨如瓶瀉水了無滯澁丹陽賀上舍喜圓覺經刻石流通之乞予一語爲之嚆矢因書此時明萬曆辛卯四月下旬一日也

跋石刻八大人覺經

此經三百七十一字八覺精光雖則曲照多方詮攝殆盡其辭沖遠簡明旨趣弘深非懷抱日月者豈易措筆一覺悟世無常心爲惡源二覺多欲爲苦少欲自在三覺知心無厭慧業痛治四覺懈怠墜落勇伏四魔五覺愚痴生死多聞益物六覺貧苦多怨惡入等慈七覺五欲過患俗人偏念三衣瓦鉢增淨力勢八覺生死熾然苦惱無量願代衆生受一切苦使究竟大樂夫達世無常則前塵無得知心爲惡源衆苦自息貪欲既止枯淡常足慧業非勤染習難治至于俗人念三衣瓦鉢代衆生受苦俱令安樂雖復覺覺殊功要之卽現前一念情識之心不善用之則三塗橫起善用之則三德圓明也此經元普光雪菴頭陀以爲沃宅清涼之具檇李福城東塔寺豐清涼觀國師頂門之上手澤猶存魏塘光德菴如谷東公臨終之夕以手寫此經授其徒某且囑曰吾雖大事未明幸將殼漏子脫於寒雲之中藉文殊老人與萬菩薩慈悲之火闍毗之可謂慶甚更何憾惟此經累汝刻石施人則我死猶生也其萬曆辛卯正月初五日於王氏墨香菴向余言涕俱出曰此先師命也某聞鄣山丁氏南羽者龍眠再來也不揣暗短欲仗慈光乞一佛影併此施行不知可否嗚呼東公臨死而不忘法其徒後能呵命持骨石不遠數千里還自清涼有子如此死者何憾焉余哀其誠命丁生成襯之且爲記其歲月云

萬菩薩緣起引

夫聖人無常身以衆生爲身如片月在空影臨在水有見不見則水有清濁非無月也我觀音大士以聞思修入三摩地初於聞中入流忘所獲二殊勝成三十二應使一切衆生心水清淨隨緣而得見焉由是論之則菩薩衆生初非有別以聞思熏之卽得入流忘所圓通妙應以貪嗔痴熏之卽順無明流墮諸趣以故菩薩憫其同體卽所自隸方救療群有厲大慈悲分身散影隨類利益滇南清禪人一日病幾死夢觀世音勸其念自性佛遂療由是發心圖大士萬身普施供養報菩薩恩信入意地倩見乎辭余見其涕淚俱出而作是言因慨焉爲之述此夫清禪人以篤

疾為水。得覩菩薩清涼之月。達觀道人聞其言。卽直下不疑。則以不疑之水。亦復見之。願諸淨信。各各若我直下不疑。則菩薩清涼之月。在在而見。雖然衆生業重。不疑為難。且向第二門頭。往生極樂。共覩彌陀。聞無上法音。又普門中。最方便處也

韋提觀境

稽首釋迦佛。恩逾昊天德。父母生育我。無能使不生。君師資教我。無能令出苦。惟有大雄氏。慧光破我迷。慈悲攝受我。令知生不生。令知苦出苦。指大捷徑路。使我坦然行。觀想光為燭。破斷常黑暗。願力為金繩。牽至極樂國。彌陀相尊特。妙好難思議。諦觀在眼中。曉然如皓月。乘佛慈力故。衆觀悉成就。觀光如大鏡。清明若秋水。依正影現中。交羅而不雜。觀成正悲喜。忽生一種疑。我身居穢土。作想阿彌陀。衆妙卽現前。歷歷了不昧。設若念不生。聖凡在何處。唯願無量壽。放光破我暗。一切同疑者。亦願淨疑垢。

姑蘇華山寺募緣疏

凡土木之工。不可輕舉。雖王公大人有所興復。若不先斟酌而遂圖事。必費廣而難成。況深山窮谷之士乎。雖然。心為萬法本。本立則事遂。由是觀之。事無大小。先以立心為本。故孟宗王祥。立心在孝。則寒林為之抽笋。堅凍為之躍魚也。華山去縣治一舍許。山石峭拔。巖壑深秀。池生千葉蓮。老子枕中記云。服之可以羽化。居之可以度難。復名天池者。昔虎丘晉王珣王珉舍別墅為道場。一山兩寺。亦此類也。萬曆辛卯夏至日。紫栢道人登天池。道木瀆。忽飄風驟雨。竝作。乃停舟明月寺前。次日問明月主僧。得姑蘇志讀之。是知吳中名藍。眞宇十廢八九矣。卽華山寺去城差遠。與俗非涉。或者欲易為遊樂之館。為曇文上人慨然願新之。道人摩頂慰之曰。汝不聞王公大人苟有土木之役。必鄭重圖之。計汝衣惟一衲。食惟一鉢。地無卓錐之隙。敢圖勝事乎。上人愀然對曰。既為佛子。當報佛恩。昔包胥申一哭。可以存楚。韓雖三戶。可以亡秦。文雖不肖。但恐發心不眞。則難圖。心果眞。滄海可以犀竭。泰山可以崩裂。今華山僧房已備。第正殿未新。文生是心。且檀越復尚賢輕利者。和尚毋多憂。

文計之久矣道人再謂之曰倘檀越舍地而不舍價子又奚若文曰計其價不過三四金當次第乞之況蘇爲天下名州豈無賢豪長者爲之樂助哉且卓菴斷凡皆文同志道人合掌稱常住三寶願文子强力忍垢始終其事當爲渠說末後句酬其勞未晚也

峩嵋山飯十千僧大點心疏

盡大地是一箇饅頭誰能下口撞着主化分二厘銀隨自發心或千錢百錢乃至十錢歡喜施來或一佛二佛乃至萬佛就緣齋去譬夫水銀墮地顆顆皆圓月鏡澄江頭頭皆滿本空上人以熱饅頭聊當金牛之飯達觀老漢以古雲門餅喚作可口饅頭米麪是一般由人做造敢問十方善男信女及行脚上座且道古人家風是今人活計薦得者許你掉臂橫行如或未然須乞我饅頭錢來咄

修徑山放生池記

予自峩嵋還寓曲阿每思登徑山禮諸祖師骨塔因緣未便至萬曆辛卯二月之望始克遂願沿大人峰尋天目來脉見一池可三畝許周甃以石名曰放生池遼久蕪沒使湛然立津天光不接予甚慨焉因爲于比部之于廣燈許新是池及還則廣燈有疾且瘳瘳之日即予許新池之日也因語比部相與感諸祖慈庇遂捐金新之

跋吳江永福寺吳明卿募緣文

紫柏道人於雲陽道中讀居士永福寺募緣之文喟然嘆曰楚人有吳人之心吳人豈無楚人之心哉且周仲大爲之嚆矢瓦礫化爲金碧將指日可待矣紫柏道人再問修寺之意仲大則曰修寺在乎存教存教在乎闡理闡理在乎明心心既明則三藏六經皆我注脚也況其他乎道人高仲大見遠而理明遂述此

募脩天池寺山門疏

吳門佛國山天池寺迴峰抱寂碧水長流雅稱禪棲境實希有紫柏道人每過而樂之凡香臺名室像設所安幸皆修飾惟三門凋落未得英檀道人聊爲倡二十人緣人乞銀二兩完玆勝事況三門譬人面眉宇而眉宇壓埋見者曷勿惜哉萬曆辛卯四月二十

八日紫栢道人題于天池蓮花樓中

下邳弔留侯詩後語

卽此觀之則子房佐漢非爲漢也志在報韓報韓克之此情遂死吾書求無上菩提若情不死決所欲未遂也殊不知欲不可遂如遂之長劫淪墜而已安有出期耶

讀靖節桃源記語

予於廬山之陽長岩湖中讀陶靖節桃源記忽覺心曠神怡乃悟武陵漁人卽洞中人耳若非洞中人豈能一見山口有光便捨舟入口中坦然直進了不生心視身若無有哉故能窮桃源之趣而得洞中之實者脫無漁人之胸次介然生心思與洞中人共語殊可笑也

跋王房仲林間錄

賀知忍亦肉團上無位眞人暫時不在王房仲以白拈賊手段盜去此錄是錄不以古今銓次三百條白拈家法覺範老漢於石上林間積錄成書故名此中大都皆古德活句居多至於宗教典刑亦燦然在目

昔大慧禪師每擧師翁教子作賊之喩喩參禪者不以倚靠負緣自悟本心始許渠紹白拈種草紫栢道人卻不然從教人家男女會作賊不會作賊總與他受個白拈法子或有旁不禁的出來饒舌道人綴綴地向道按牛頭喫草也不是分外

送寶山慶公之姑蘇訪丁南羽序

昔范陽蒯生善爲長短說如蜜中邊聽者皆甜秦青善悲歌聲震林木響遏行雲使薛譚終身不敢言歸代之五臺山有仰崛慶公主寺龍泉時善說法要使聽者如童穉得蜜如孝子依親悲喜交集戀如也故一半千日若彈指頃龍象雲委香廚妙供亦自然充足豈蒯生秦青夙承佛記現比丘身而說法者乎唐吳道玄宋李伯時皆以畫鳴於世雖風致各臻所妙然離自心光皆無所施其巧焉予以是知二子者皆以道寓技者也鄣山丁生善寫佛菩薩像生氣意態使人瞻之道心開霽莫知然而稽顙之不暇豈吳生龍眠其前身也歟丁生聞予道慶師之高方將褁粮問法慶師聞予道丁生之奇遂不遠千里求丁生寫

諸祖道影藏之峨嵋衡嶽意在慈波慧炬照潤千古殊勝事也余嘉其志因向所撰疏畀之并書此以壯其行且爲請謁丁生之地耳

東梵川說

王維別墅謂之輞川者以所標其人也渠嘗曰一興微塵念橫有朝露身如是觀陰界何方置我人余每深味斯旨則不覺身心都遺所謂卓然而獨存者譬如微雲散長碧一輪圓滿生心即殞矣余脫白以來浪跡江海三十餘年然于吳中雲間曲阿乞食禪憩實多雲間有康孟修氏獨慕輞川之風亦頗味于無生之學而曲阿于中甫氏意況清曠亦似孟修孟修別墅碧溪抱竹楓樹縈藤春深花香空翠交映有禪思者寓之則彼皆無生貲也設騷人墨客來遊則詩思入微亦皆彼爲之梯矣卽中甫靜室亦四圍流水池沼汪洋雖花木竹篠吟風爭暖不下孟修所居第曲阿別墅人多而天少余虛其心而公其辭伯孟修而仲中甫焉遂名雲間者謂之東梵川曲阿者謂之西梵川或高人勝士有聞二氏之風而悅之者能抽思吐奇藻飾園林昭廓禪旨則鄙夫深望也萬曆二十二年四月初三日達觀可道人書于東梵川白雲西閣

康園幽曠雖輞川之勝恐未過也但時流抱俗懷近味天眞而譁世態却謂蕭瑟難禁似畏久留五茸名州園去州又不遠唯孟修能栖卯郎能來老人能獨樂于二人之表卽花神木客亦窺老人有無不能也況其肉食者乎園兮園兮去或來兮來兮未可期青山白雲欲何之年光等石火世路鱗旋磨一息喘不繼子女徒悲呼九原少相識未死應慮之此語須共徐三同覽手字付孟修

雲間輞川卽事兼懷諸法侶

只因地僻無人到更爲池淸有月來惱殺藤花能抱樹枝枝都向半天開

此篇句放而思遠寄無情諷有情卽有心會無心噫當興懷之際而識境超然非本色人顧未易知也憨憨可禪人

祭了然關主文

夫人所以有生死者。以其執我耳。我相若空。誰嬰生死。故曰。吾有大患。以我有身。無身奚患焉。而身之所成。又以四大攢集。如三十輻爲一轂。如此者。生可也。死可也。無可也。有可也。奚患焉。吾了然師。初以習講爲志。故三吳叢席。靡不經歷。既而爲法忘軀。傷餓遘疾。自惟軀殼即當識精昏弱。由是終年閉關。疲以接人。余嘗扣關請益。喜其教乘精到。吐語出常。萬曆戊子八月。余挂錫五峯山中。一夕夢雙塔離崩。一倒于南。一倒于北。覺謂二三法侶曰。此何祥耶。或對曰。老漢昏沉。識變虛結成夢。皆自心浮想所現耳。越日而師之受業徒道開。至自聊城。以師訃及東禪月亭法師。清涼無邊禪師之訃告余。余聞之。不覺肝膈愴裂。嗚咽移時。得公開講三吳。福公淸苦五臺。而師則尤以佛法知見自治其心。皆法門棟梁。何蒼天不佑。竝折乎一時。余與師同庚。公棄我先歸。余猶飄泊風塵。愧師良多。雖然以四大觀身。則一忘而四存。以一身觀四大。則四忘而一存。以四忘一。一無所忘。以一忘四。四亦無所忘。所謂我執者。又將安寄。如是則先歸者。歸無所歸。未去者。住無所住。此旨乃吾師閉關活計。必非死生之情所能蒙昧者也。瓣香懸炷。聊奠寸心。尚饗。

薦鶴林渠公亡父

居士生不見。居士死却聞。究竟生與死。如環上終始。以是之義故。聞與面見同。既見死不弔。於渠公非安。非安不以情。撈嚴薄肝腦。瘞刹一旦光。光從眞心出。以此功德海。亡者生善處。

悼太虛亮公

夫龍之爲物。神異莫測。大可以易形千丈。細可以隱質秋毫。及其嗔睡婬欲之際。則本形自露。若然者。龍雖神異。能於有心。而不能於無心也。太虛亮公。著沙門服。能世諦事。忽略繩墨。故同曹每譏之。及臨死時。雖病骨頹然。見常所識者。猶談笑自若。不以一死累其懷。乃挺然脫去。亮公蹤跡。豈可以有思惟心測之哉。紫栢道人感而悼之曰。公未死兮人多疑。公既死兮人多思。死生不可昧兮心自知。公其有靈兮允我辭。

弔沈少江居士

一切衆生見身可得是謂愚痴認知覺爲心是謂愚痴且道愚痴現前般若在恁麼處仰勞大衆助稱摩訶般若波羅蜜鐃鈸三帀且道般若現前愚痴又在恁麼處少江居士聞我音聲了得過去心不可得現在未來心不可得噫門前流水長無盡無限魚龍唱鷓鴣

弔沈居士母

生死無定義但隨四大起見有謂之生見空謂之死死生有情見見亡登佛地我因弔尊堂信口說此偈昆玉如薦此芳靈受佛記

紫栢尊者別集卷一

紫栢尊者別集卷之二

虞山白衣私淑弟子蒙叟錢謙益纂閱

徑山寂照六世孫傳臨濟宗契穎壽梓

贊偈詩

比丘觀音像贊四首爲南海諸禪上人作

昔雲門老漢大似眼底無人見瞿曇少逞英雄便教一棒打殺貴圖天下太平邇當像季魔眷尤隆有一等揑怪衆生不安本分竊取正法如來之號詐現比丘之容乳庭時逢酷暑乞食疲勞那討閑氣力効雲門鈍置家風總將來貶向碧波洋裏風吹浪打百千萬劫受苦無窮

天下本無事庸人乃自擾菩薩强出頭衲僧笑不了示現種種相寧不愈顛倒乾坤風月宇宙春光旣同血氣孰不完妙更何必圓顱方服托形海島咦惹人描摸非佳事惱亂衆生卒未休

海門風浪惡誰敢泛慈舟惟有觀世音此中賣饅頭來去紛紛者相逢飽也不飽不飽卽置且要檢點因緣明白但聞觀音買餬餅不聞觀音賣饅頭餬餅饅

頭是同是別釋曾門下不用指東話西直教當行者
辨香若揀辨得出補怛山穿衣喫飯若揀辨不出洛
迦山中穿衣喫飯
本是一海水皆見各不同天人謂瑠璃餓鬼謂火聚
我今所見者碧水涵虛空一是兩必非兩是一不通
往返細推尋此理終未融以故講大士笑指紫竹叢
白花去不遠紫竹吟海風俄然一比丘彈舌受降龍

觀音大士讚

衆生苦痛呼菩薩衆雖交併聲不巳不巳之心果苦
痛如鐘受擊聲何出若人了知知不痛一切荼毒頓
解脫海山出雲本無盡海水爲濤寧有窮菩薩憫此
煩惱雲不復復假生死浪忽然示此苾芻身壞衣趺
坐苦石上若聞若見俱入流聲塵未必爲眼障阿誰
携入五峰中早晩經行閒拄杖

觀世音菩薩讚

稽首淨聖尊觀音不觀色頓入三摩中茲晨成正覺
恒不昧初心願輪運悲智譬如寶月明水澄淺深現
我痛產末法根鈍若牛馬仰熏圓通香轉臭成妙馥
感恩雖有心報德愧無力菩薩道今成哀誠獻贊耳

又贊

我聞菩薩言凡諸有難者號痛稱其名所苦即自在
稱者果有痛悲聲復何出聲出本沖曠譬如雷震空
空若有形質擊木則無響若以法眼觀大地塵非得
況復虛空痛空痛安可一一則無能所今據理不然
以故痛不痛衆生迷痛因淫火起莫救玄津焚益枯
觀音痛憫我故我恒瞻仰

觀世音贊

音可以觀色可以聽二根如是餘則皆然是以菩薩
六塵圓通六根互用分身則如月在天無心而影臨
萬水寂滅則如春在花非巧而艷徧群芳如此大用
無擇凡聖誰不圓滿但菩薩聞聲遺聲謂之觀音音
屬於觀則不逐聲塵而奔境所以常光時時現前如
夜光之珠宛轉盤中超然無滯也菩薩心光之珠以
六塵爲盤曾無纖滯所以妙而常靈衆生此光非缺
以聞聲見色之間生心著想所以珠滯於盤不能宛
轉圓活也噫有志男子觀斯言而無所悟發則牛馬

不如也

觀西方像贊

宿有善根佛冥加故凡穢垢身心具淨土勿縱懈怠當生精進誓乇彼國了不去去

觀佛贊

稽首無上圓滿覺神光隱顯憎愛中巍巍妙相難稱謂一念不生始真覩

彌勒佛贊

心上若有一毫事安能得入歡喜地終朝坦腹笑欣欣一切見者生福慧

頌善雲堂彌勒像

從教煩惱等山高一覩慈顏意自消無限春風吹大地那來霜雪上頭毛

石佛頌

大地一尊佛石在恁麼處大地一塊石佛在恁麼處師子獨行時哮吼百獸死如是大慈悲分明竹篦子疏通一切法法法廣長舌舌上湧樓臺眼前即不見不見我是誰毗盧家舍弟

開元石佛贊

稽首如來相非金亦非木趺坐驚濤中渡海達於此若謂石有心有心則非石若謂石無心無心豈名佛吾聞自無法攝一切法盡若人於石佛諦信不生疑不疑惑自斷惑所凡聖情層氷覓火焰況夫石與佛何從生二見二見既不生石佛迅於電

雪山大士并文殊普賢贊

天晴日出雨下地濕飢來欲食渴來欲飲雖至愚之人不待言說而皆了然者即此了然文殊得之徹見自心普賢得之圓用自心惟釋迦老漢百無一事終日頹然憨坐於蒼崖之下文殊普賢雖復常侍左右提鞋挈瓶種種親近要且摸他鼻孔不著在鼻孔累累誰摸著晨朝洗面勿生疑

刺血觀音像贊

學心刺血時菩薩已現身譬如濃雲迸寶月忽然露待爾欲著眼雲合光錯過是光樂不有苦難豈可留六根有迷悟苦樂從此起方便拔一根諸塵同解脫一塵粘識精根根皆障礙以是而推之我欲脫苦難

必須自疑斷菩薩力無頑

馬郎婦贊

欲火燒靈根。心苗終焦滅。智者聞此言。悲痛入骨髓。奈何天下人。如花女爲實。冀得枕臂眠。即死亦甘耳。菩薩甚愍之。幻此微妙容。令衆生見喜。因喜生愛心。因愛生覺悟。覺悟即慚愧。遠一切婦人。如菩薩無異。勿於菩薩身。生此不淨想。人爲萬物靈。豬狗乃不若。由是淫心生。號跳強制止。勉然至自然。終登無欲地。無欲即聖人。常爲如來子。於世作日月。破大夜昏暗。一人全此德。大千蒙利益。觀音之化身。身身無窮已。

大士像贊

次公寫此像。實夫受此像。吾亦贊此像。未寫未受未贊時。圓通自古無比。況自是衆生。譬悲情日用紛紜。淪得臭一尊妙相。觀世音鬼臉神頭。失本狀當情撿點難。何從惡人猛獸皆師友。火坑刀山解脫門。鵲鳴鵲噪入寂滅。或儒或佛或神仙。譬如水淸月影現。臨濟棒德山喝。此是觀音廣長舌。相逢莫道靜無言。楊枝滴水潤焦渴。且道誰知冷煖。待汝親嘗了。來說破。

未晩

墮指觀音贊

枯木不盈尺。孰運般若手。刻此微妙相。眉目若山海。遠橫而湛然。面部宛如月。光明照濁世。身量及衣紋。滿重而縹緲。掌垂兜羅綿。足踐蓮花湨。一念未生處。無手手之狀。故一指墮時。萬象皆墮也。

摩侯羅伽觀音贊

百蟲之中。維爾最毒。蛇質獸頭。聖凡難局。長蛇封豕。帶之與蝎。世皆毒之。其毒如髮。毒中之雄。摩侯羅伽。一承記莂。爲佛爪牙。凡有梵刹。侵則毒殺。聞衆苦聲。以眼觀察。虬松之下。毒處流慈。現微妙容。見者習移。習移識轉。智光燦爛。駕以大悲。度諸毒難。兜鍪執斧。倚松而閒。仁而能勇。泉石之間。稽首大士。護念聖觀。

火焰觀音贊有引

凡五金八石。獨火能化。而況于木。惟聖人善能會萬物通乎一已。故水不洗水。火不燒火耳。知此者可與言火觀之微乎。稽首贊曰

萬物無體。唯心爲本。于斯勿惑。近可爲遠。火兮火兮。

曷不能水橫計苟化弦解作矢

觀音贊

以一眼見觀盡世人是億萬心爲億萬法法歸於一一歸自然自然歸無有語其細則攝入恒河沙語其大則充滿十法界

第一賓度羅跋囉墮闍尊者 俱丁雲鵬書

肩高無用聊可倚杖膝亦空閒承經何恙莫嫌眉長飄拂鬖鬖不礙眼光湛如寒潭

第二迦諾迦伐蹉尊者

抱杖伸指非三唯兩以鞾藏足鞾脫足爽風致疎閒巢由之間鬖鬖若存鼻孔蚤穿

第三迦諾迦跋梨墮闍尊者

眉揚目瞬揮指蕭然卽此爲舌法沾人天誰爲虎子牙爪鋒利具而不張野干爭避

第四蘇頻陀尊者

衣不掩胸心同虛空握拳誰擊開口漏風謂手按膝膝無我人謂膝承手手原爲身

第五諾矩羅尊者

背若果有痒爬難除果然無背爬痒非虛往復觀察情枯智訖池成月來眼底見佛

第六跋陀羅尊者

頭疑怪石飄髮如綿一手持珠以珠代口莫驚凋頷具體而間顛倒佛頭依稀德山

第七迦理迦尊者

面圓如樸五官併穴分疆劃界漂杵流血衆部之君眉應不辭坐妨曲折行則拖雲

第八伐闍羅弗多尊者

衣卸肩出碧眸注經此經甚深大夢雷霆文字非實實非文字獨垂一足兩手自恣

第九戒博迦尊者

腦後無際額憑高巖手中所握扇塵同函雲沸無心偶遮半面其誰作禮直見不見

第十半託迦尊者

覗經垂頭肩背呑耳泉出地中湛然在紙嶺南老盧柴擔暫停無所住心得之此經

第十一羅怙羅尊者

怒髮衝冠唯師不然刈茅非鎮一怒盡遣三屈兩伸
卷舒一手嗔爲佛事誠不請友

第十二那伽犀那尊者

兩手支頷恐其墮地口開齒露眼迸心睡心睡身忘
石無施劃石忘我足沒入何妨

第十三因揭陀尊者

腕爲杖主手復持珠更恐心放托經自娛秋空鳫鳴
梵字參差以此贊佛耆年了知

第十四伐那婆斯尊者

一心不生我即龕巖波浪衣紋泉鳴翠靄眼雖不閉
光照六合明暗兩忘見精非雜

第十五阿氏多尊者

斂肩抱膝果有所思我所思者心精思遣思遣而坐
寬瞀皆可石本無相吹毛莫躲

第十六注荼半托迦尊者

枯槎生花非耳不見頷鼻俱聳春光何限屈伸有常
機絕抑揚三直兩曲臂肱堂堂

第十七慶支尊者

琉璃爲鍊內外洞然目注其中五臺現前白雲舒卷
百狀千態故埋松根逞其自在

第十八賓頭盧尊者

以杖倚頷頷爲杖架一肩孤聳並足儼價杖頷不同
主賓何功唯肩與足空蘊虛空

皮毬道人自贊

汝這男子出身不是名門舊族情懷大都濶略寬勁
世出世間之書見之如飲醇醪而不醒有時胸中覓
一箇字脚又不可得佛祖機緣葛藤落索驅解拈弄
無常了無繫帶或嫌佛祖無靈置之腦後恣自家一
片舌頭貶斥聖凡忽升廁中蛆虫於毗盧頂上忽斥
達磨老漢於下風要人學好如已還過一言不合王
侯涕唾我看你一條窮性命東鄰西抛著甚麼急咄
將此身心奉塵剎是則名爲佛寃家

其二

善知識不曾參得一箇教乘不熟閑得一部每向無
佛處稱尊忽然撞著鼻孔遼天脚跟點地底漢子直
教把住襟喉坐斷舌頭我看你又向甚麼處更施手

脚喚相逢說道無機械囹圄多端惑亂人

自贊

還漢行脚三十餘年跋涉山海露宿風餐峨嵋勞盛白雲補陀時光抛擲所立何事頭毛白而難黑事未了而心悲且道所悲何事甬東三佛地海淵魚龍腥天道與雪竇法鼓元不鳴深心奉塵刹二李眼聞聲

四明李次德驥與其兄次公麟參筆經營畫師大像自謂生平寫師此爲神似雖爪髮皮肉無不畢肖大師手書贊筆蹟雄偉今傳甬東陸符家

漢壽亭侯關將軍贊

今日之光露於許田射鹿之時許田射鹿之光露於桃園結義之日此光此心又得左傳聞薰擴充躬體力行之效宜乎千古如雷如霆如日如月震諸昏蟄破諸幽暗賢哉壽亭是故贊之

宋岳武穆王像贊

將軍耿光萬古無配學射於師師亡如在以斯事君軀命致愛出處雖殊寸心無再中原失策醜亘爲慭擾我疆場犬羊成隊將軍奮怒一掃腥穢恢復神州垂成而廢心知檜奸君命無背視死如歸坦然非悔光同日月炳耀大塊匪擇賢愚孰弗仰戴浙西之巔虛受若谿中有精廬城山是載將軍無辭永爲法偏吉者賜福凶者摧碎我乘佛慈赦爾勿退

吳江優婆夷周母薛孺人贊

漢高大度項羽强悍臨死生別離之際而不脫兒女情狀又青山白雲二三十年精修禪觀者臨終坐脫亦不多得況女流乎孺人生平奉佛勤至尤信往生法門故其臨終之時家業手製兒孫滿前毫無情見超然坐脫即此觀之則孺人過漢高項羽多矣或者以女流閨閤高僧贊之非虛語也噫無雲萬古吳江月淨土蓮開火宅香

偈

示濤陽二邪偈出王宇泰筆乘

紫栢尊者在濤陽邪來慈臣石二居士同聲問曰秦將白起四十萬人一日坑之爲是多人坑一一報多人爲是多人罪重天使坑耶兩者疑結交構胸中唯願尊者開解疑情頓剖積垢尊者即說偈曰昔多坑

一今一坑多一屈一伸箭鋒相値本無所失無失無疑疑旣不有將何開解以是印心天還非理凡有報復情有理無情如夢中理際非夢夢中一多醒後追思何多何一若離一念古今延促多一之辨醉情味理不以比量折衷非似亢遼聖斷穿鑿橫計非理設問智者不答茲憐若愚强說是偈自今而後莫生此見當於佛前懺洗癡垢福慧資長脫弗痛悛終成魔外吾語不眞吾舌當朽

讀東坡夢齋銘偈 出王字泰筆塵

東坡居士曰世人之心因塵而有未嘗獨立也塵之生滅無一念住夢覺之間塵塵相授數傳之後失其本實則以爲形神不接豈非因乎人有牧羊而復者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遂夢曲蓋鼓吹身爲王公夫牧羊之與王公亦遠矣想之所因豈足怪乎紫栢老人寓余齋中與余讀夢齋銘而示以偈曰開眼見山河合眼山河見能見旣本一所見豈有二雖分夢與覺能所覺夢等如覺乃有待夢或無待者無待則獨立何塵相引授以此觀覺夢開合見非異但習俗橫執謂夢覺眞僞如開眼無想合眼夢自除吾本來覺者非覺夢所囿只此不囿光照物初無累明了若未起覺夢亦無地解此可轉經用此經無字無字轉無歇塵刹熾然說

什祖頂鉢偈

無心頂鉢鉢無輕重有心分別鉢重不勝由是而觀物我本無分別建立又如茄子誤脚踏碎心疑蝦蟇合眼討命開眼見茄蝦蟇無影汝爲佛子常作此想萬法無法心生橫有生死煩惱亦復如是

爲顯居士乞米偈

法輪轉處食輪先甘雨通宵注似泉麥熟莫言非佛力黑山延慶結因緣

晴雨無常偈

萬佛庄前觀月色月中無雨是眞實黑山延慶雨何來遠近普霑皆利益若使雨性晴性常先天弗違聖慚德須知陰晴事隨緣緣熏熟處業用力

顯慈息微菴字偈

根塵脫落此心頓顯顯則微妙智識難見日用靈然

江山踏遍歸來。報本見偈始諭

示支檀拳手偈

衆生無明。識執身招生死。聖人愍其愚。教以觀一四。見四了不昧。一身不可得。此滌凡夫垢。非是二乘執。又以一遣四。四亦不可得。一四俱不有。直下無生智。不可以數求。不可以情會。情數兩坐斷。肉塊金剛體。譬如手作拳。或者作拳想。或以拳作手。或者作手想。拳若有拳性。作手不可得。手若有手性。作拳不可得。拳手兩無性。執者寧非惑。雖無拳手性。拳手宛然爾。我此拳手偈。相逢誰薦取。自信合佛心。龍神謹護持。凡願見聞者。俱悟無生理。

婆子抛兒水中

臭口纔開驀一橈。老婆無計雪腥臊。便將赤子抛寒浪。惹得魚龍四海囂。

頌德山托鉢

托鉢因緣不甚難。耳邊密啓即幽關。相逢就裏知歸處。萬妙千玄片餉間。

偶偈

落花滿地已春深。長日空堂演梵音。若要靈臺無一物。好將四蘊細推心。

毒鼓頌

見身可得生死媒。介然有知憎愛本。若人兩者了無性。境緣順逆塗毒鼓。

降魔偈

若人精進時。動靜境界中。一切善惡想。皆自心變現。故得自心者。衆魔不能惑。如未得心人。彼現作自觀。除自心之外。萬有不可得。不可得中若有魔。何異層氷覓猛焰。如是諦觀自心空。心空境寂魔不有。魔既不有佛不生。佛不生處光充滿。此光有緣得親者。順逆關頭恒自在。持是自在度含識。佛燈終古照無盡。一切魔屬當護持。此偈若不護持。魔種不能活。

交蘆菴偈

萬象皆交蘆。了達何好醜。渴鹿逐陽焰。愈近轉非有。譬起凡聖情。夢中生取舍。輪與潙山牛。水足眠深綠。

題姑蘇寒山寺壁間寒山拾得像

虛空其襟。金石其質。古之今之。對面不識。

又

奇峰難以狀其骨。閒雲無以喻其心。吾不知其誰氏之子。奚超曠而精深。

又

洞然劫火燒虛空。兩箇頭陀漫作風。若問安身在何處。可郎鬢上好藏踪。

題明月寺

虛無萬象本玄遠。精神門杜門而拔本。進德何所據。哀哉無事界。墮落難出去。死水不藏龍。藏龍須活水。譬如一枝花。春光無有際。此言固雖淡。味之頗有理。

題竹塢石室

何處無青山。片心灰冷艱。片心灰冷易。智拔萬重關。師拈末句問曇文。答曰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豈礙白雲飛。師命文三拜曰。先以定動。後以智拔。汝說不免現成。

五色糞偈

男女念不動。赤白則不流。赤白既不流。我身安可得。我若念不動。赤白雖所主。諦觀三緣中。身心氷底焰。氷底若有焰。氷則不名氷。智者如是觀。深入如三昧。百花林下臥。弗殊荒塚間。欽壇成荒塚。遊者誰復留。假使有香餌。進之不肯食。怖畏掣肘去。寧敢生盻顧。惟有紫栢翁。同觀無二見。

破執偈

形骸如皮斗。心識若巨燭。光焰本無際。皮斗罩不明。忽然揭皮斗。光即滿天地。此據橫計言。皮斗燭不同。了達橫計空。說甚皮斗異。

五言偈

白雲雖無心。去住亦有度。清風則同行。驚飈不隨舞。卷舒懶希時。惟乃率其故。孤峰與高松。長空及深塢。來往任悠悠。那受塵侵侮。

又

承蜩蜩不飛。蜩飛我有意。蜩正不飛時。蜩我本無二。有二則情生。情生神不凝。神凝我物敵。彼此各有形。有心尚不可。有形安可承。工在累丸起。其次乃忘形。我形若不忘。累丸終不來。形忘貴無我。無我神始凝。此旨頓然曉。可以學長生。

渡江偈示戴生升之

夢中見海不敢渡開眼見川不敢涉分明陸障非水障陸障若滑海可涉此理現成誰不知不知端爲情所結解結之人崖可步山壁由之火不熱善哉男子能悟此去來長江蘆莫折

墮生歌

君不見濯山水枯牛蹄角異常流苗稼從他茂不犯莫相尤白雲叱郭公立石火電光喻莫及縱使兒童解著鞭聖凡路上難收拾曹谿水雲巖草城市山林恣幽抱相逢若問有何能耕破虛空種梨棗這家風輸與我右即右兮左即左平田淺艸總生涯譬水方圓無不可或時上或時下逆順縱橫寧甑把龐公未是就中人當場且握雲團打休妄想皆影響覿面相呈譏鹵莽夢中蹴踏龍象棋一著參差三十杖此綱領豈易逞笑殺捉風幷捕影獨許章郎蓄養深搖頭擺尾那堪省那堪省春來處處泥沒脛一聲短笛月明高不脫蓑衣臥誰肯收芒繩繫枯柳人兮牛兮無煩守斗柄從教夜半移憨眠如醉君知否

感懷歌

古云蜀道危又云長江險蜀道攀蘿度不難長江無風亦可還惟有人心危險極千奇萬怪不可測論交滿口如蜜甜誰知甜內皆荊棘荊棘刺人人不死心刺刺人死未止忽地思量怕殺人究竟總因情所致情關未破莫論交論交須待情關破破了寃親齊寧有相知仍見過

示王二峰歌

憐君今年四十九燈下相參面目醜昔日容顏今日無韶華過眼能幾有燕山見我不相見慈書香雲浮片片不見因緣意最深渠儂未必能親薦我本雲外人胸中何所欲去來若轉蓬豈肯墮流俗王二峰王二峰長橋月明淸淺中朝三暮四但如此吳江水急鎖垂虹子未生功未建等閑雙鬢白上來世故紛紛更難還一息不來身無主身外所有豈能住固有常光變黑風羽毛鱗甲頻來去天地生我不能育貧我生者　聖君祿祿無窮而生有涯相逢幾個能回鴈呵呵呵會也麼老僧饒舌爲誰何來年桃李如今識

紅白枝枝風雨多。更有一般堪痛處。大頭不是小頭

和

王二峰。余妻父也。萬曆己丑進士。禮部郎中。繆仲淳覆舟鶯脰湖中。二峰救起。解衣推食。遂爲生死交。後將赴任。同仲淳謁大師。示之以歌。無何不祿。二峰功名子嗣之念甚切。故開示對病發藥。于中甫先生簡老人。稿凡類神異者。悉不採錄。余爲翁婿。此歌得存。末小頭似指余。內內爲翁舜女。既無出。亦四十九而亡。爾周永肩性贊識

斷凡禪人恢復天池贈之以偈幷序

天池子曰。凡可斷乎。曰斷凡之情。非斷凡之法。法若可斷。何殊離波求水。山外覓雲乎。若然者。凡情既斷雖鑊湯爐炭。婬坊酒肆。皆蓮華淨土耳。況斷凡禪人高臥層峰。與鹿豕游。果有凡可觀乎哉。無凡可斷乎哉。雖然情根久植。非力斷之。終難得佛也。斷凡禪人恢復天池。其寸心之苦。一生九死。而乃克功。紫栢道人哀其初心。聊此贈之

雲石可以臥。松泉可以弄。鳥語恣所聞。客去何必送。天池龍睡隱。庭竹堪栖鳳。隔嶺花山鐘。當陽蒼土洞。斷凡心不生。六月烟霞凍。此意向誰道。搊鼻難忍痛

示廣燈法名偈

兩度廣燈今已見。祖翁何事太留遲。箇中別有通霄路。鐵壁銀墻自在馳

此偈非凡夫心量測識。徵或不遠于鑾識

贈清原寶藏秀峰二禪人

方始悲秋又復春。百年豈止過駒塵。黑頭若許黃金買。不死輪也富貴人

住來無著與天親。市上安禪道自眞。少欲何須觀白骨。有緣曾不破清貧。寒流旋汲澆瓜菜。古佛同修愍世塵。最是一般堪愛處。共甘澹泊懶求人

牢山訪憨清公

吾道沈冥久。誰唱齊魯風。閑來居海上。名誤落山東水接田橫島。雲連慧炬峰。相尋不相見。踏遍法身中

諸城道中乞食

秋風古策輕。曉揭淺溪清。此日風霜色。誰家鼓鈸聲疎林明海曙。曲徑勸人情。白足空回鉢。蒼頭閉令行

詩

送幻居講主之徑山

吾久浪山海茲將息影何念爾爲前茅且建安樂窩雙徑固迷迴五峰亦嵯峨松濤鳴碧空舌相眞奇那

登錦屏山

日上長歌度彩虹隔江烟火古蠶叢危峰欲墮松根抱浩露初殘花影空山水不殊前代色衣冠猶帶野人風白鷗訝我登臨晩來去飛鳴錦浪中

與王圖南出塵

出塵地不遠貴在方寸處憎愛匪關心逆順常自如芳草總心訣白雲皆禪書能將耳檢閱除我誰復儒

示范君昭

處處青山有白雲此回何處更逢君流泉若使眼根聽始信楞嚴非見聞

過姑蘇北峰支公隱處

松根抱石不知勞誰向空山守寂寥老我遍參行脚倦笑來此地種靈苗

紫栢尊者別集卷之二

紫栢尊者別集卷之三

虞山白衣私淑弟子蒙叟錢謙益纂閱

徑山寂照六世孫傳臨濟宗契穎壽梓

書問

與馮開之共十六首

貧道初辱法愛猶不敢承教及請赦文石罪始獲領益下風自是公信此道如釘入木既進不復出雖有奴兒婢子鼓惑侍者使蔽聰明相成頂墮然仗佛之靈見地日淸惟綱宗之旨未了綱宗譬諸符璽符璽在我生殺誰奪一失符璽雖王侯亦莫能賞罰人矣今茲黑白執不看幾則公案尋常自謂明了及被人覷面拶著便如雷瞋相似眉眼雖動愧然無所措置此綱宗不明故也邇來士大夫中知好惡者實難其人即僧輩亦不多得惟公大憤精神參究諸當做箇雙眼圓明的護法菩薩貧道初未敢以此望公自公於此道微有信入實望公不淺然猶以公世故重而道念輕恐中心柱子不甚牢固又君子親而不能久小人知而不能遠不能久終必我遠矣不能遠終必

我親矣君子遠而小人親恐外面夾持又無其人公如肯慰貧道之望須無忘貧道之言

又

別來甚久南北殊絕了無音寄何世道凉薄如此大都比時無論俗人與僧惟以機智爲能籠動靜而迎人意就情辦事則眞實根本竟無暇培護由是觀之法門興替可知矣豈惟道法若是世道亦可知也貧道受質戇直不能希世浮沉惟深雲是避不知先生近來作何狀常想先生亦戇直恐于世路亦難苟措近得仲淳中甫書甚喜聞先生終日超然不以官故累大慰遠人貧道度夏淸凉山中讀黃山谷全集偶及山谷謫官時作承天塔記有權貴欲托名不朽而山谷竟閣筆勿應于是其人憾甚譖山谷于執政者大受誣逐貧道不覺汗墮如雨且慟弗能止若山谷當時心地不眞安能使後世人痛腸如此因想先生當時此眞實如金剛山一任毗嵐頻吹竪撼當有時放大光明在此貧道銘刻肝肺望于先生者也密藏應世才能今非昔時比矣可喜可怪即日往峨嵋會晤未期惟爲法珍謹

又

大都男子出處實係前分世之嗜雜讚唖何足介懷且榮辱無常兩無自性辱若有性貧賤者斷不能及富貴矣是以達人了此安于榮辱之間不見二致此旨先生素洞明者不知觸境眞受用自在否若不自在佛法即無靈驗法本有靈驗先生受用不來便是魔鬼入家矣大丈夫氣宇如王魔鬼在家而不能逐出可不恥哉不遠數千里獻此言先生休負我於岑二公時亦相晤否晤則爲致之白髮種種也須精進

又

別先生來即登牛山結冬訖觀不可久居聞妙峰掛搭京師遂訪之故得與藏公仲淳晤接大都刻經萌兆天時人事頗宜中甫疎放有執見地微淸但未大透終不作住頭許可徐孺東鄒南臯幷曾健齋皆宇宙中正氣惟健齋于此中有深信南臯拗强可取貧道去住類孤雲安著踪跡特適志自任亦嘗念先生懷抱眞率資質粹美海內幾人哉然貧道猶有蓬心

不滿先生者以先生耳根太硬硬極則變硬之變不軟而何且先生喜聞耳硬或者不允又加之軟譏則先生之不快每每浮之顏色如聞貧道萬里直音卽能轉習則法門有賴多矣

又

紫栢道人峨嵋東來初意本欲挂搭天目徑山者以時歲匆嘉故權寓曲阿耳然天目徑山悠悠在念焉卽陽羨水山亦自清勝又爲請謁者多似亦致擾白雲也鄙人書經拔覩爲荅劬勞此心耿耿二十餘年矣比欲完之是以不暇接人如舊疎狂之習似亦消去大半惟不近人情故復未化習僻之入骨爲靈君損妙若是乎譬猶一婦人貪欲者見之生愛同色者見之生稽作不淨觀者惟見清淤無預之人見之平常兄見之妹子見之母此則惟聖人能之且夫妙明覺明初非兩件四者見之無非覺明兩者見之無非妙明此等淡話少有知見之流于明了中率皆能領略惟任運不昧其光雖大方菩薩猶難耳卽紫栢道人不近人情亦妙明之妒先生何以教我

又

峨嵋顚末切須他書再細考之茲山乃華梵標幟一字一句苟非清淨靈臺頓忘身心從虛空中生大靈響安能光飲魔外揭入本心耶惟願弗苟惟願弗苟可道人痛乞

又

比讀聽雨草則居士時義較昔擢高科之作愈精愈雅矣又如諸葛武侯節制之兵嚴而安徐而疾誠佳藝也雖然流芳不待年命幾何哉足下往者相見時未及四十歲頭毛蒼然此乃用心時義所致也大都文章秀雅卽精血所化是以文章愈奇而精血愈枯焉吾意願先生于出世法中拚片精神打磨一番苟心光洞徹于內典肯縈幷古德機緣蕩然無礙而飯粥之餘或現量所得內典中精義自心光燄留照千古不亦可乎卽古人葛藤亦須幾則亦如楊大年張無盡輝映禪苑力持大法豈不至上且世間眷屬因緣不知縛了多少漢子入于地獄雖則世諦也要周旋然眼花認著甘墮已靈有智丈夫宜作去就于精

神尚可收拾若形衰精敗斷不能了結由是言之則時義不做亦可即阿郎弁相知中求教者稱心現量打發足矣何必苦心自作昔李伯時畫馬秀鐵面呵之以為必入馬腹而墮地獄今之留心時義者心術循良一旦出身做好官則亦有益如心術不佳藉此出身為大盜而劫人則較李伯時而先生罪尤甚窪林風便附此

又

長郎成人矣已了世中一節大公案又累輕一層可喜大抵累輕則力大累重則力微矣故地承一切又不若水力水力又不若火力火力又不若風力蓋地以四塵成水以三塵至風則一塵耳惟心無一塵力不可思議由此推之累輕一分則與真心相應一分而力大一分矣懋哉吾在北時辱惠書曰般若緣深天去其疾非先生孰能于此比相知中俱言先生兒女情多風雲思少若果然者則貧道青山白雲誰壯寂寥乎四明李次公乃烟霞徒耳其于內典頗曾探索且操守勿苟今其省父南來道出鳳城指渠一謁高明當以門裡人接引之

又

此道荒涼東南已知舍先生其誰哉然一別五易寒暑幸暫披晤遂復離析人非木石安能恝然無情初意登徑山自謂過杭決有十日之談稍洗積渴不意平望橋頭覿面錯過貧道法華楞嚴藉佛寵慈俱已書完裝潢秀茂皆屬丁南羽一手裁製故得如意也先四僧護行矣此經安置西山寧化蘆芽峰頂鐵塔之內所願併塔堅固俟慈氏下生放大光明炳燭法界四眾問佛佛說所因釋迦教中初末世有一比丘名真可書此二經一名妙法蓮華一名大佛頂首楞嚴為報父母生育之恩今放光明顯見者聞者共生孝心因孝得佛是彼願故乃放此光時彌勒語訖四眾人等皆生希有想亦發願如我想先生必喜聞者及此閏三月十六日金壇諸弟子送至瓜州而別截江風致天色空朗青山兩岸碧水中流片帆如葉頃即到岸吾願先生同截苦海登彼岸等山西路亦不遠且近清涼若得被履一行何勝如之于中甫真先

生的骨時常切要假其知見不可情識撈摸曙天血書華嚴乞先生作記用垂不朽毋忽

又

淸風逕闕禪師碑銘未就使此老幽光主德無壽于世老漢甚慨之妙常庵主妙峰雖碑石已具銘未求不幸而死矣故老漢新托寉林代完此公案當欣然握管速譔之則老漢受賜多矣寉林到淸凉辱手書何慰如之久不晤公公之近來習染甚矣奇男子家眼睛無珠腰間無鐵可乎願痛思之老漢拄杖實無面目當機之際狹路難避返道不言

又

道人持鉢諸方三十六年矣始行脚時絕勿曉世情利害在前初不入胸且不知渠是何物故日用超放快活處有餘自行脚久歷境緣逆順種種變怪儞無爲有化有爲無理道捺過率憤以私情惟快業識不顧將來結何菓子此輩出之法門外猶不足駭出之法門寧不恐怖古人每云生平無限傷心事不向空門何處銷大都世中不可意事譬如火空王三昧譬如水以水救火吾如來深慈也今此輩直以水中生火焚燒善類使玉石不分是等情狀於吉祥靜海雖辱惠顧竟不一言者恐波及先生耳茲復提起非但貧道要十分護念在先生亦當十分痛密則將來受患猶輕不然臨時悔之晚矣又諸郞尙未知經遠之計朋友交接苟非懼天理識因果者斷不可輕容相處若于此爲父者不能以深慈妙嚴使子女輩隨量成器則莫若不生生而復怕費心調護則不仁甚矣惟願不以深慈刺情不快郞于不快時痛哭悲泣一上則道人承惠多矣蓋先生擔子漸重海內金湯寥寥臺老又老唐一所董玄宰輩得一紗帽蓋頭惟快情恣識遑其素所不遑寧暇及此趙定老近有信占宇泰中甫當委曲時警策之道人結夏皖山三祖寺之馬祖庵彼中山水奇曠天目當兄之但不得與先生共耳

又

禪有邪正宦有冷熱邪禪熾行則正禪受厄矣卽如熱宦焰高則冷宦焰低矣嗟乎邪邪正正冷冷熱熱

千態萬狀陋不可言阿奉者易進謗謗者謫退如此種種試觀一心不生之前何殊片雪撲紅爐哉故曰達本忘情知心體合若然者則邪正冷熱皆情也非本也如不能達本因循恣情情勝則本敗而無所不至矣又豈能知心體合耶先生官不甚熱忙不暇如此乎道人抱病潯陽百餘日病稍愈即勞盛獄起帶病冒暑北行上諸公書訖復乘流南還挂搭石頭未幾則公亦至公至將半月不能遣一蒼頭一問道人病則先生冷官作熱官夢煩奚暇夢雲外病僧哉吾非情求公直以理警耳

又

潯陽水山高勝非他者可並蓋皤湖盆其前岷山帶其後波光空翠交映之中而漢陽諸峰裝憨作痴爭奇吐秀萬態非一如使嗜欲深而天機淺者能一登之則直下亦未必勿習染爆落靈府廓然況天機深者乎貧道抱疾長松之下幾百餘日而寒熱交攻之際藥石逆治之時常識駭飛本明忽露所謂波光空翠者亦首尾騰換耳吾知眞實居士堪與語此乃不敢諱而暴之意欲居士攜一健僕挾一枝枯藤駕輕舟順流而南直使病僧得講益維摩亦得廬獄發前人未發之秘也如王程有限爲人臣者悚息勿敢遑寧則山水之興又當次之矣然居士此出大非細事惟君子小人之辨勢涉危疑斷不可依回放過貧道于久病中握管作字不遠寄公公切當大知好惡始得曾健齋公之相知一病不起何痛如之幸得中甫治其後事足見法脉不無人也時在嚴寒動定加餐慰我幸甚特遣覺休不遠而來切爲法門之故惟先生痛體之餘無說

又

古人讀書便立志作聖賢今人只要作官吾曹亦然古人出家志在作佛祖今者惟爲利欲耳貧道邏回長安念頭頗不同然舊識皆勸我早離北雖是好心爲我實未知我大都爲我者率以利害規我若利害我照之久矣實非我志也我志在利害中橫衝直撞一兩番果幸熱肉不臭徐再擇立奚晚先生受性眞實故直以此相告卽先生官到此世味亦只如此倘

不以本分爲急務。計亦左矣。先生年漸高矣。酒色怒此三事。乃貧道數千里責先生之供養也。往于石頭舉動。逆思之。而有悟。亦人天師耳。徑山化城。宜委曲恢復。爲完藏道場。毋悞。

又

南中自臺老卽世之後。金湯大法。非先生其誰乎。然先生心眞而才智疎。終非金湯料也。大概金湯之料。非雄深堅猛者。卒難爲之。雖然。南中若微先生。又更難其人矣。先生才智雖疎。而眞實有餘故也。然則南中佛事。貧道不委先生。護持又委誰乎。比徑山楞嚴。密藏養病未還。幻予化不復返。雖能勤與勤充使小隙。亦不過至開鄖與本鄖之舊貫。此二僧豈能復振其頹波乎。要在先生與諸金湯法侶。衆謀定其人。則徑山楞嚴兩道場事。一一完之不難也。願先生熟慮之。貧道年在耳順。有順之名。無順之實。豈果能蒲僧數耶。然微貧道。亦恐如貧道者。又不多得。願公等恕其短。而領其長。或可以有少商略也。外肥皂兩丸。附洗染垢。願勿却。解蕩人天業。能除凡聖情。不知誰敢用垢淨任縱橫。

又

萬曆三十年十一月初七日。始得展手示。徐讀之。備悉先生并江南法侶深護智願之心。卽土木偶人亦必知感。況貧道耶。第先生與諸法侶深護之心固美。然皆不遑裂利害而計之。經稱丈夫畏時則非人得其便。非人卽邪神小鬼耶。大都邪神小鬼。得爲祟者。不過我有欲。我若無欲。則彼伎倆窮矣。所謂欲者。麤則不過名聞利養聲色。近則不過肉塊子與能計度分別人我之心。若麤與近者。直以無塵智強力觀之。則雖不能頓融。必不敢公然與能觀察者抗也。且百凡利害。必關過現之業。故憂虞之與悔吝。悔吝之與吉凶。於不覺不知之中。莫之然而然。而任運計度生焉。此三者生。而不以理折情。則憂虞之機不從吝不從凶。將何從耶。願先生無忽勇猛思之。思之果有霍解。則知杭之天目。江右之匡廬。不在杭與江右。卽在長安也。貧道未出家時。智勇不在人下。凡世間之計度。無不計度過者。以千計度。萬計度。莫若出家爲僧

是最上計度然後脫白一條編四十餘寒暑稍弗住脚寧有如此人又畏時計度利害而取舍之乎文吾曹斷髮如斷頭也更有何頭可斷哉然先生并諸法侶深護智願敢不知好惡但我斷行止要心常不與世心和合爲精進故曰尋常利害稍關心臨終自然生死現貧道近年操守較往愈甚矣不委先生邇來于逆順關頭果能得自受用三昧否此貧道切望于先生者也此眞語也辱先生特遣與肇持手示召貧道如不以直心答先生與諸法侶此非佛弟子本色客歲沈訒卿看馮琢菴脈後謂貧道曰琢老若不速回去則應酬不減靜機無繇恐入春大命難保今年琢菴果死噫琢菴死而先生頑然不驚且痛則先生死機亦不遠矣自密藏去後貧道與先生疎濶以來先生得聞藥石之言罕矣茲先生又得貧道吐此裂情綳之語此先生自致之非貧道橫加之也再願先生熟思之想天氣漸煖遊湖情高水淺舟輕黑風謹愼癸卯三月初七日

大師集中與開之先生書僅二通及得其家藏手札凡裂情吐膽塗毒而出者累紙皆是也因思大師手書與人其不顧忌諱中人隱痛如與先生諸札不得竄見集中此段血心歸之滅沒而不可著者誠不少矣然余考大師蒙難挺身抗救止于中甫一疏事雖無及猶足爲宗風吐氣至發憤流歎欲哭欲泣託于詩歌而見諸文辭則反得于師明德而友達觀之湯義仍若夫聞難旁皇及承訃痛哭嘔心一文以抒寫平生發揮其末後之光焰當首屬之先生乃寂寥無聞僅于日錄中記師坐脫爲一發慨因歎息小道人性田不可及則亦可謂負却阿師也師以萬曆癸卯臘月滅度是歲與先生書尤加痛切甚以死機不遠折其遊湖高情乃大師旣逝先生亦不久旋歿若夙照而預識者余故于二十八札錄其十有六而于癸卯一書獨存其日月陸符法伽識

與馮開之札

長江之南地若片掌而片掌之間久缺聞問可歎也先生近從赤水遊赤水仙學自謂扶宅非難且其氣

盛於先生先生何以轉之若不能轉渠即受渠轉此皆水火之力力盛者則奪之矣若不受渠轉是須旗鼓相當於人天衆中一較雌雄寧無明眼者爲之證據哉宋山谷黃先生凡遇道之邪正關頭必正色而諭之決不用偷心取一時人快也故其耿光與諸禪爭先宜其如此今人稍涉勢利津徑則利害是顧榮辱是僻偷安是樂三是障心雖力如巨靈孰能撼之此等光景歷歷貧道親嘗者也苟無道以治心觸此境界安得超然哉吾眼中之人唯先生受其擠陷雖復乍聞亦有動心時少頃則忘之矣此最入道捷徑峨嵋別傳老師行實乞爲大整斥之不惟此師籍爲不朽吾亦欲先生之名同普賢老人不朽願無忽又栖霞兀齋法師幷其弟幻齋法師行實亦乞先生文之此二師于貧道有法義交渠先行而后行者不爲之圖不朽非義也

又

華嚴新論聞是宋板字畫淸整朝夕思得朗讀百過少慰渴懷也不知此味何日上舌禪人覺之其天資儘可教者但恨其常習入骨卒難淘瀉渠自發肯心則瀉之亦勿難者又其性近于文如先生辨一月之工開其文竅闢其文路壯其文氣堅其文骨提其文心保渠必有成者

又

居士官套習生猿猻習熟每寄吾書則以爲疾今官漸大得非疾大乎若謂南官冷靜可以久祿此非自食其言乎是事乎言世中人誰肯及此思之傳金沙十方院疏文先當說理透徹方好敘事以東魯書生有理法障故

又

先生于楞嚴靜室曾稱丁勺原奇偉殊倫可爲法門金湯苐于法海中迴未有所入乞師特接引之語訖即爲貧道扣三首以是貧道過𣵀陽誘拔之渠世味正濃雖復相見於出世法掉頭不顧此勺原蒙大難頓覺交情反覆波瀾莫喩始知好因緣處翻成惡因緣貧道望其眉宇愀然頗有厭世之色即爲提明向日先生婆心扣首爲渠之事渠始痛感先生爲渠熱

腸先生急當作書力提出世因緣渠亦得力信入且渠雖離此大辱而精神胸次不惟勿困頓實超朗無介亦可敬也

又

承手諭教我甚深第徐思之斷髮如斷頭倘再計山林可以避禍朝市取禍必易則倘有頭可斷矣所以甘受報緣初不暇生心趨避也且舍境何以煅心哉

又

令夫人信心何如世中之苦唯女身最苦何故行止多障礙故然要脫苦亦不難但能以堅凝暖動四大行住坐臥細細觀察查審何大是女身若查審有个頭腦便悟男身惟名言況女身乎先生勿海漲宜正顏色振精神將貧道法語痛示令夫人葢貧道往嘗受其供養今不可不提撕之此理也非情也

寄開之大郎二郎

百丈竿頭蹈丈木而驚悸大地之上履寸板而坦然此何故哉葢竿本不虗地本不實嗚呼一切衆生于無實無虗之中橫計虗實故也

句到意不到剪花能引蝶蝶醒呼不來意到句不到蜜在瓶中藏遊蜂寧聞香句意俱到譬如春在花枝誰矚不恖句意俱不到殘紅逐流水春色渠頭尋

示王宇泰居士

念頭未起靈然清淨本無我人此其所以一切病患奈何他不得豈惟病患奈何他不得縱十方諸佛盡其神力亦摸索他鼻孔不著念頭既起卽有人我能所成敵觸處愛憎愛憎旣熾則緜然交戰于胸中瞬息無停頭頭物物莫不見障如此等人豈特病患中受大劇苦就無病患時節被他愛憎使得慌慌忙忙一點做不得主何況正在病時攢心徹骨之痛呻吟苦楚情識種種又安做得主雖然此就常人言之耳若智者分上必有个消遣處若無消遣處臨一切病患便作不得主不免隨他種種楚痛去也且道如何是消遣的法子我今且問能知痛者畢竟是何物所痛者又是何物若無所痛知痛者不有若無知痛者則所痛于我有何交涉大丈夫到這時節正好作觀想畢竟尋究能痛所痛是一是二一則能所倘無阿

誰受痛二則能是能所是所能痛畢竟不是所痛能痛若是所痛又則是一一則本無能所受痛者阿誰公於此直將痛苦中種種憎愛憎愛情識轉爲一個觀想拚命挨將去畢竟要知痛者是誰爲崇果然誰得入頭不惟業消痛除敢保參禪一節從此結案所以古人病患中發明心地者不少故昔人見病患不來慚懼悲泣痛責已此必諸佛捨我不冥加我故若肯冥加則病患不離何以故蓋衆生從無量劫來迷却本明廣大靈然之體活潑淸淨之心執此浮想及這臭軀殼子保惜不捨若是病患苦痛煎迫衆生自然悟此身危脆臭穢不淨有此念頭起時更得善友傍敲暗擊此身臭穢不堪保惜此相不實又何憎愛病者果是個英靈種草聞此言句不唯這些病苦不顧直饒飛矢刺目拔刀撼胸但恨觀想不純熟向上不明徹豈有閑工夫在臭軀殼上作活計耶道理郎如天有警人君之慈則垂象現彗今日宇泰剛發心究此大事便有此病苦來魔此實諸佛冥加在公不可不省貧道見公有此病患既爲公憂又爲公喜

答仇謙謙語三段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此中既云未發誰知其中夫發則有知覺可知中與未中未發則無念無念則無知覺尋常所謂未發之中者將何以見其中若以已發驗未發所以知其中者則已發不卽未發未發不卽已發則不可以已發驗未發矣此中儒門大本不清楚久矣惟先生高明博雅乞爲剖示

既云未發本自無念無念則無覺知而能見未發者知耶非知耶知耶已發不知則孰知其中若謂自然而知謂有我而知無我而知有我則非自然無我則自然誰知茲高明見復泛然卒酬未見愚之問端所以大凡辨論必有宗旨貴在問在答處答在問處如箭鋒相值函蓋相契所以問之端倪不可不精思揣其立宗今立宗在于未發既無念覺如何知得未發若以已發驗未發遂謂已發不中未發亦不中或無是理蓋未發廓然無朕如太虛相似縱已發差處安能累之如能累得則虛空亦可彩畫矣惟先生熟玩愚之問答宗趣細見教之

高明所謂明覺自然之體此是未發之中者謂明覺自知所以知其未發中耶謂起念覺照故知其中耶自知則刀不自割眼不自覩起念而知則屬已發不謂之未發中矣

示胡德修居士

從古至今大都學道不成者往往奈何自家身心不下是故生死憎愛交加紛擾靈臺渾濁片餉不得清寧總不知生死何招憎愛何成雖復奔波湖海尋眞覓訣爲治身心或從眼中看得來的耳中聞得來的攢頭相授依憑扭捏又有靜中得少光景卽爲究竟長年終日弄鬼眼睛鼓粥飯氣自家身心毫厘竟治不得設臨顚沛流離之際逆順是非之場依舊生死浩然憎愛滿腔紛飛搖蕩方寸中如著芒刺相似此蓋不知自身自心來源旣不知身心來源卽此身心障礙不淺如是不唧嚠做去豈惟大道終難悟徹了當日用中敢保從生至死未夢見安閑在何則不知身源則見有身見有身故則受身累不知心源則見有心見有心故則受心勞肇祖云勞勤莫先於有智大患莫若于有身豈欺我哉且道身心來源處現前此個軀殼子不過四大合成現前分別了了此點妄心不過四蘊攢就衆生顚倒妄以此身爲身此心爲心塵沙劫波淪墜不已改頭換面如火傳薪蔓延無歇大丈夫眞心學道何不猛著精彩拍胸自判發一片決定心志直下以四大推身四蘊推心逢緣觸境崇朝至暮綿然無間歡喜也如是推煩惱也如是推推來推去工夫純熟一旦身心廓落蕩然虛明到此境界德修畢竟喚甚麼作身心喚甚麼作生死憎愛德修果然擔荷得眞做得不惟成佛有分學仙有路管取參禪門中亦推爾不出德修聞此語不免疑他成佛成仙到參禪門中皆是末事殊不知禪門向上巴鼻諸佛猶未夢見在且道如何是向上巴鼻十方諸佛在何處盡在驢胎馬腹中

與智香居士書

周沈兩家乃吳江信法之始故汝兩家精進愈熾願力愈弘則松陵之風移俗革可翹足而待者不委兩門居止依怙果四稜塌地否果能之則老漢敢不爲

旗鼓哉。雖然汝所慈輔我大矣。惟城山未皇一登。或近過之。不知汝昆季俱在否。德輿昆季其所親。卽世不知臨命終時。不大苦否。如不大苦。則老漢歡喜。雖喻。如不自在。則丈夫不如婦矣。老漢也要打草驚蛇。捉。死怖生。不知汝輩眼中。果有筋皮裡。果有骨否。不然。則老漢罪過不少

與于潤甫

墨香庵汝之費心深矣。介然寒生。費從何來。不能而能。之非卓有定見。則受紛綸之搖。此庵安能成也。既成矣。切須强力忍氣。終之。老漢蕭然雲外夫耳。汝不以富貴當眼。而必淸高特持。委曲焦勞。決以初念。是克。吾敢忘之哉。大凡做好人不易。賠錢忍氣忍飢。所以天必憫之。吾聞天憫者必有後。或汝異曰此子必當鳴于世。吾故附此于來柬之尾。以表汝有後之兆云

與李次公

業梧道人見地平。常行且疎略。吾法道中相識。或不以其闕陋。愛而不棄。欲寫其像。如具信心。亦不可易忽。圖之古人有言曰。魚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德。蓋精神不眞。終難持久。不以持久之心。寫之不若不寫。爲第一義。卽如聞亦不可以老漢爲塞人情之具。苟察其果信得吾透。念無支路。非具禮亦不可爲輕寫。蓋衆生捨財如割身肉。如不能割肉圖老漢。老漢亦何故用其戲寫爲酒館八仙耶。且圖佛菩薩有功德。圖吾吾之功德尚不能自福。曷可福人。吾行之後次公謹體此。囑始不負吾

答于景素儀部

比辱枉顧而不遑一接。淸塵以傳生在也。且貧衲棄置世外之人。寸無所長。亦不敢輕接賢士大夫。向承令侄之歡。移錫延陵而道德虛薄。無以感物。抱慚良多。又吾曹得與世途相接者。自有標格。上則非道德不應。次則不過詩文已耳。越兩者而有交焉。達觀雖不敏。懼弗能也。如足下不以軒飾自榮于出世法中。果爾存神貧道。雖不敏。敢不全令姪之愛哉。大率存神不眞。比屋千里。豈有千里之遙。形待情懸。而能響入心通耶。故足下如辦心未暇。留俟因緣時熟。相接

亦得達觀勿解作綺語言直近魯唯高明亮之

答馬誠所御史

辱手書知居士欲激野朽憤發同心雪卓頭陀之死耳敢不承命第野朽爲頭陀之心非爲頭陀也爲頭陀立言著書每以金湯大法自任此心何心哉如野朽不以此情照之則風馬牛不相及矣又頭陀自刎偈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吾今不死待何時願早一命歸黃泉野朽以此偈觀頭陀之心則頭陀非佛祖聖賢之氣象也智勇烈丈夫耳大抵吾曹出處與俗士不同俗士所見見局乎一世吾曹見通于三世一世偏也三世圓也偏則情多昧理圓則理能制情如孔融李膺臨難皆疑怨不能自解此情蔽理故若少林二祖南岳思禪師臨難皆能用理制情所以直觀今世有生心殺我者我必前生曾殺他故也故南岳中十七大毒小毒不知其數一味觀乎往因逆來順受而二祖亦死于縣令之手初不聞二老禪有所不堪受也此祖佛標格如是較諸孔李二君子又何如耶今嗚呼平生語禪而臨難竟不遵鼻祖報寃行消釋宿業以不堪人之項碎甘學刀自刎以跡觀之謂頭陀烈丈夫則可謂眞是佛祖聖賢之徒則不可也雖然頭陀佛祖聖賢之理未嘗不知特知而未能行又豈能證而忘忘而用哉今之僧俗雖號稱知禪談禪者則又萬萬不若卓頭陀也故頭陀之死野朽不能說一偈寄香燭弔奠之非夫矣惟高明徐平其氣靜其心諦察野朽復居士之言何如爲頭陀之心何如於理果當謹佇報章餘續不悉

付密藏開侍者

吾雲外夫與世泊然者然于世情若不能判然割斷以法門事重故也或者不察吾曹痛處亦不必介介但盡吾心而已如臺老之晚年吾復全初好與之遊亦不過爲此耳據實論護法肝腸使吾心死而服之此老非宿有願力安能若是乎其諸郎中吾甚喜第三者以知其好惡也此老一生委精神于法門而晚年又當爲朝廷之大臣適乃人情無常義利出沒之地設精神照顧不及處汝當剖肝竭誠一一扶照之使此老末後不要失了大人局面則使吾門有光也

此亦吾輩報其護法之勞理合如此若于中甫傳廣居之出處吾嘗于此老言之矣汝當再覿面細論之痛斸之若論中甫總法門之心不下此老但無此老之伎倆耳即傅郎伎倆頗有又無此老堅凝持久之力耳噫人才之難難若是乎文卿絕不見一字來想聞人之聲或疑耶當為稟說老漢天生生鐵禪和子也疑夢不可不醒仲淳與事忙法中極不進其氣魄甚勞頤可哀可哀但在法脈中人汝當相會不可要他歡喜埋沒了人古德有言曰心常不與世心和合是精進即老漢豈不能作時態度顧末後累手耳若論此事設少年無真精神于此則老來便做不得主設臨命終時做不得主便是千生萬劫驢胎馬腹做設生前若無真精神于此則臨命終時做不得主設不得主也由是觀之不以此為慮者皆粉面女耳第春光可翫那悟群芳易凋哉

也徵下一有不得主三字

付密藏幻予幻居三公

疊生來得清涼諸師書并汝等書彼中人境殊勝大可喜江南連歲歉飢人情恍惚非往年比也但道人日用無入不可雖復世緣逆順亦古今常態又何足介哉汝等宜各安心勤勞藏事吾樂多矣此外不必縈懷惟臺山諸公為我一一致之或披昭有期此中諸居士亦佳惟中甫少病已愈也老漢書經一節猶未完遇將完之也老漢正月下旬至留都以吳元石風病甚狂今幸如舊無恙矣又石頭諸縉紳大老率俱雅重于出世法極剋意勤重若繆仲淳葬事三棺地頗多吉凡相知者致聲龍樹尊者道影唐岐山所臨似不失真可當裱莊之擇一軒豁處供之又京師亦不可不持去共黑白隨喜也來僧乃栖霞淨業堂徹天大德高足汝等宜看顧之益其道心慧空雖郎世與萬菩薩為侶復何恨焉餘瑣不盡

付密藏開侍者

汝兩度書來讀之使老漢涕淚莫之止想汝作書時必亦淚墮耶不然山川許遠曷能致斯此淚仗佛護念如墮之不止則鼻祖血脈決不斷矣此脈既幸不斷則大藏造成必有日矣惟願此淚同香水海浮幢王剎流通無阻則老漢受汝等供養豈有窮哉且置

是事別作波瀾發其深慈周全難能不委臺老至彼擧止何如大抵世路場中非再來菩薩九人之數必有十八外脚吾以此公於三寶中護法之勤幾四十餘年如吾曹坐觀成敗不回輔之則佛子之心安在又宇泰受性魯直處世非其所長亦當渠識暗處痛提省之吾囑汝二者不可忽之法華楞嚴幸俱書完宇泰叔姪中甫昆玉可謂盡矣汝有書來當一一爲我謝之生彼信心或老漢粥諂蘆芽有時也若雷雨阿堂淸勝否中甫居家生得一兒甚奇偉此告病利錢也亦老漢願力也餘面悉之

付密藏開侍者

因謁舍利寺古峰師乃知唐金牛老漢藏骨之處及臨濟玄老靈家往經眞定屢矣竟莫聞其靈踪今得擧瞻豈勝感激但中甫過其地而亦未遑瞻禮可笑汝至此勿蹈中甫忽略必當尋其瘞處覈其始末要家裡人以筆硯三昧大贊揚之使末世衆生得聆塗毒聲實汝曹分內事又讀其碑知金牛舍利似不可似升斗量者吾國朝太祖曾禱之得十八粒及成祖禱之乃獲萬餘粒何舍利生分別心略其父而貴其子由是觀之設有緣厚于成祖者安知其勿能廣無量斗哉此亦希事錄其大略

付開郞

曇生南來言汝形軀不比往日壯偉老漢不覺心痛流涕久之開郞復不快汝細節强力忍飢惜些些之費勞頓一至此乎若閻王不吞鐵丸便使小鬼不怕是則是矣以細而忽大敦末而廢本一旦累死了汝這一枚人則使藏事孰能始終之此事或不幸累倒了汝則老漢晩年翻做了活死人也汝果體吾痛處此箇皮袋子爲吾收拾如舊壯偉無損之自然使吾無後憂矣良以法門寥落人物甚難揀也汝須大加飡毋添吾憂則享汝供養厚矣吾書經幸將訖若裝餉完汝當身送蘆芽安置之吾卽續後懷香禮擧之妙師併板首大衆爲老漢一一叱名致之如二經嚴就汝能頂持大都廣會之場普令一切黑白隨喜之要使若聞若見者如老漢爲報父母此生劬勞之恩亦辦心書二經而報是恩非感邀他故也汝深體此

幸甚。凡吾南居動止。或有相傳于北者。大抵皆出人情好惡耳。汝不必念之。久後自當一笑矣。且老漢撈蹶發足。北行周旋。六易寒暑。一日耳。而一日之中。凡所動止。非光耿不出不為。自有木偶人證之。又不在吾言也。廬山黃龍潭自龍藏。惠彼彼中遠近。黑白盡道心無量。茲碧公湛如上人。以閣成欲造毗盧金身供之。疏文甚奇。只據此文必可成之。汝弗以勞却委曲其初來

又

汝不能即發身者。知為所負未清故也。然則何必限于兩月之間。而能辦此。設一年不完。亦未可定也。汝真決離彼。使人知汝行者。恐亦不妙。惟行時且活落言之。可便信復也。如汝置行跡于樓閣。則撈蹶之事安得廢哉。思之。而藏事又可就現成。近都大叢林。耆宿道風福緣為之。成之也易。又人好橫議者。亦不搖唇矣。然素老及高弟經事老鍊。雖不善輕諾。如諾之斷不苟也。可即來議之。不必局償負完而乃至。即新刻書板。亦當汝至山中。共素老及諸高弟論。徹後送

來可也。吾行期猶南北未定。汝勿慮也。或以我行藏異乎人。規我易之。是痴子也。夫麒麟鳳凰。或者駭其異乎形色。規其易之。是須截其角而燖其毛。人則快之矣。大丈夫處乎浮世之間。適意為樂。灑然于塵埃之表。寧戚戚乎局于常議也。又人之利害于我。如佛天下照。我寸衷果無天惡人。其安能奈我何。且凡事到人用力不及處。雖父母亦不能代之。必須苦樂親受者定。雖假借于人。惟可皆者形跡相似之間耳。我之賤性。長于超放。不羈牛邊處也。亦我真處。實人用力不及處也。敬煩用力耶。如我緣行心真。自然惡習漸消淨。習自增矣。此我真言。汝宜照之。莫笑狂也。雪松省入前九月廿七燈下附

付開侍者

汝行後。若失右臂。慘然不快久之。吾嘗責汝。雖嬰勿生勞倦。大都責重則親深。放過則路人。至於此富門中。宰割情識。顛倒習垢。以青為黃。使常我失守。新智增明。即惱入喜。反親為寃。或生殺雙行。縱奪齊操。苟非骨具靈根。眼無凡刺。聞已憤取。況別遭而內承之

哉小子宜自重食須正命毋飡別飯吾是有深意痛忽之山西有汾陽祖塔廢壞積久吾欲募人立石刻汾祖寂音所撰傳不死其靈汾洲有曹蘇者孝弟著于郡里且亦嘗植福爲心曾囑其立石渠石買但傳文未寫付去故未完當爲雷雨致吾意作一書達新代巡一獎曹生助其善風前院獎過者亦不簡故可爲也文道因無人用留用過冬著他上來二十八日

雪郎目

又

吾登峨嵋東還特又登南岳禮七祖讓尊者并訪思大祖師石頭遷尊者及諸聖靈跡皆荒凉不堪不覺悲痛之追聞南岳有大藏之頒豈惟慶快老漢本懷亦國家之福諸祖之幸然安藏之所送藏之人二者不可苟且姑順人情須佛祖之心爲心可也一者安藏之所南岳諸剎唯方廣寺道場最古風水最勝殿宇莊嚴僧衆廣盛可垂萬世諸寺莫及吾言眞實送藏人到彼自知二者送藏之人須得僧俗並行僧則惟仰崖慶法師足以任之俗則再得信心內臣一人如此乃可掘起遠方風化且不枉國母苦心弘願也楞嚴勝緣當致意法燈及汝信心亦可見矣然須久而愈堅不負學始終視之

付寒灰奇公

法本乃使亡者魂寧耳大抵藏事汝不必慮此佛慧命衆生寶筏于震旦所繫重矣自有昔乘本願輪者森然宜俟久矣豈待老漢薄福少德之人爲縈念耳雖然彼乘輪者若不得老漢些些粥飯氣終是無源思之法本骨石當作三分俟吾安置處所不得妄拆毋誤餘不盡手字復

紫柏尊者別集卷之三

紫栢尊者別集卷之四

虞山白衣私淑弟子蒙叟錢謙益纂閱
徑山寂照六世孫傳臨濟宗契穎壽梓

語錄

修行四難

修行易而悟心難悟心易而治心難治心易而無心難無心易而用心難凡聖情盡體露其常隨宜出興不失于時故曰用心難如倚門傍戶者大都不可與語此也學佛者倚傍釋迦學儒者倚傍孔丘學道者倚傍老聃離却依傍露地上立脚如師子王往返遊行跳躑自在了無依倚惟悟徹心光者信手便用信手便用方是隨宜出興不失于時者也若定上座從臨濟來或問如何是禪河窮到底定卽擒住擲向橋下有同行解之定曰若不是這老凍膿直教禪河窮到底定可謂信手便用者矣總論隨宜出興善用其心處如是之用出世卽名爲佛經世卽名爲儒養生卽名爲老彼倚門傍戶者譬猶賈舟自無勢力假冒他勢扁其額曰某翰閣某部寺某臺諫以欺誑一切不知者解不望風而靡若彼眞主卒然相値則所冒扁不惟不敢張炫而且覆藏之不暇嗚呼男兒家頂天立地睜眉努眼高談闊論孰不自謂聖賢豪傑之徒一旦撞著個沒面目漢子將無孔鐵鎚輕輕敲擊未有不眼目動定支吾不及如是而安望其能知四難之旨乎

示衆

大抵衆生之機不越四料簡有高而不能下者有下而不能高者有不能高下者有能高能下者善教者隨機接引

又

一僧作長歌送師北行字畫不楷內有差舛掌之曰今之學者且莫說向上巴鼻卽進退辭讓之節事師交友之道茫然不知學甚麼佛法

示塗毒居士書云我今止有報佛恩一事擠却自命一切利害毀譽非我所知我逆逆順順淺淺深深非汝輩所知

中峰禪師刻石毀偈云生生菩薩家世世常出家心

不忘般若身不離袈裟師令緇白念誦曰修行人多墮富貴皆由願力輕微心有染著永嘉大師所以這般發願

又云弇州王居士臨終願生貧賤童眞出家歸依大善知識却難得

俗諦中人入吾法中如人溺大海露髮髻于善知識提携如援髮髻子相似須自家盡命掙著不然是自要沉没千佛出世也難救取

師問陸生云昔支公有言知潑則覺全旨甚知何陸云知潑可以全覺又問汝知曾潑否云不曾又問汝是知否云是師云是知知不知

師問僧云汝曾念圓覺經否云今日念一部又問圓覺經云知來入於神通大光明藏田中蝦蟆入神通大光明藏否云入又問既入神通大光明藏云何又敎蝦蟆云不入又問一切衆生皆證圓覺又如何理會云佛意一切衆生皆可修證圓覺師叱之曰若一切衆生皆修證而證圓覺者何不曰一切諸佛皆證圓覺僧無語

示衆

余讀普門品至於若多淫欲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便得離欲若多嗔恚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便得離嗔若多愚癡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便得離癡不覺掩卷三嘆感聖言之明白照著皎如日星無奈讀者於平常中作勝解想所以本易而反難也夫三毒者果有性乎果無性乎如其有性則常劫恭敬稱念菩薩終無空理如其無性凡觸不可意事及可意事何即怫然而怒忻然而喜耶余以是知三毒菩薩出没無常如一指之屈伸耳凡讀經者於此了然不惑則普門示現豈獨觀音能之我不能哉

示僧明璿

太凡男子家立心作事先要究明源本源若不淸流必昏本若不固枝必枯故學出世法先要洞明自心然後昭廓心境窮內外典籍而大其波瀾則化風自遠矣人天自嚮矣學世間法亦先要講明仁義擴充度量凡經世糟粕亦須嚼過復加眞實心地行之旣久一旦臨事自然接拍成令矣又洞明自心貴在情

死蓋情不死性不活則於博地凡夫欲其直下轉識成智心境圓通安有是處故情不死豈惟禪不可參即問學亦難到精深處吾與汝先授五根本戒者亦願汝根門潔白攀緣自斷情亦漸死耳設情不死夾帶修行謂之野干種何哉以其自生至死若靜若動若穢若潔若情遷若懶墮無非情故故曰萬物浮沉於生死者情爲其累焉且道情死一句子又作麼生舉揚是佛是魔皆蠱毒非魔非佛總冤讐直饒摔下翻身漢未入黎奴白牯流若學世間法非老漢本色他家自有門頭在茲不多說惟源與本不可草率則種種皆然汝果能依吾言語做去決不賺汝珍重

示丹陽老人誦毗舍浮佛偈

本來一切自在一有身心便不自在矣以有身故隨生隨死以有心故隨憎隨愛隨生則怖死隨死則迷生隨憎則愛亦成憎隨愛則憎亦成愛以故生死無常憎愛百出即一切直下自在翻成一切不自在矣故能達生死不可得者雖處生死而無患能了愛憎不可得者雖當好惡而常閑此意易悟難行果行之積久即一切不自在者直下又翻成一切自在矣欲明此旨須誦毗舍浮佛授道偈千百萬遍無論愚智自然開解

示狄都護

要拏的是去的耶去的是要拏的耶此兩個子孰賓孰主判然揀辨得出自然諸想頓寂不坐於空到此時節自知好惡矣問人何益

示海鹽善人

心善蓮花開不善蓮花謝蓮花在自心鮮明不假借即心是佛頭上安頭離心是佛斬頭覓活不即不離若是佛者總成埋沒終不成佛若欲成佛須悟此旨

觀身

吾嘗諦觀此身兩叉九孔倘裸體通衢之衢吾知無分賢愚少長之人必以爲醜而怪之矣再去吾皮膚而觀之吾又知觀者俱怖畏而逃矣吾又去吾筋肉骨立于稠人之中豈惟怖畏而逃之哉必人人膽驚魂喪而不忍觀也噫彼觀者怖畏吾而不返怖已謂

之有智可乎

佛光

僧之有光。定慧幷强。定則情空。慧則性彰。兩者互奪。一存一亡。此非口說。心悟力行。

示志燈

志乃心之所在。燈乃光耿。破暗。暗破心地自然高明。心地既高明。則大人君子便不下視汝矣。

與于中甫

浮沉別道。情爲其累。當斷不斷。幽繫奚釋。

示如聞

衆生橫計。封蔽本心。是故於全體作用中。疑而不能用也。一夕余將一指屈而問如聞曰。汝見麼。曰見。此外見否。曰不知。余喟然嗟歎久之。而示之曰。我此指一屈。一切聖凡。一切依正。無有一法可伸者。豈唯此屈。如是法法皆然。如一念生滅。生則盡虛空界俱生。無有芥菜子許空隙可容滅者。滅亦如是。維摩爲彌勒曰。一切衆生皆如。又文殊對維摩曰。居士我不來相而來。若初有來。今則不能見居士矣。由是言之。則不來非來。來非不來。明矣。維諦了自心者。情見漸破。於此法門。通得一法。而法法皆了矣。

勉法興

佛言住家比丘。見客比丘來。心上不喜。此我法滅兆也。余讀經至此。不覺涕泗橫流。法興有供衆志。書此勉之

義井語錄　平湖西源居士陸基忠述

師說多讀書的人。終是近眞。以其被佛祖聖賢言語熏得此心熟了。熏得熟了。縱習氣不好。也漸漸熏得香

師說。全要講透這個明心見性四字。你說心性是一是二。某請師開說。師說心性原無二。衆人不見性。所以說百姓日用而不知也。主人能自見其性。豈非明心乎。見性則心自明。非是明了心方能見得性也

師說志公說坐臥不知原是道。只麼忙忙受辛苦。師又說道如水。水中有魚。大幾千里者有魚。小如毛髮者。大魚以爲我大。小魚以爲我小。此情也非理也。理則魚無大小。皆全是水。作如是觀。此理也非情也。情

本無根。自性變而有之。無我而靈者。性也。有我而味者。情也。衆人率有我而味者應事。所以不能通天下之情。聖人率無我而靈者應事。所以能通天下之情。而吉凶禍福不能累。綴說雖如此。名不檢則義不精。義不精則理不徹。理不徹則性不盡。性不盡欲至於命。無有是處。夫命用也。此用現前。虛空可以卷舒。有無可以爲一條。佛說有無二法。攝盡一切法。故至於命者。先天而天不違。天尙不違。萬物能違之哉。此等意思。口說滑然可聽。聞者易生歡喜。然要此用現前。熱惱根拔不盡。淸凉夢不曾醒。謂之盡性則可。謂之至於命則不可。古德云。不是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噴鼻香。夫寒徹骨者。如顚子隳肢體黜聰明。亦是個小樣子。蓋肢體隳則身不可得。聰明黜則心不可得。身心旣皆不可得。則情死而性活矣。性活只此肢體便是法身。只此聰明便是般若。法身則無有邊際。般若則智用萬物而不勞。若人說法身外有芥菜子許法。此便是外道。以其心外見法故也。又身與心。身是積聚義。心是知覺義。以實言之。身卽是心。心卽是身。用他積聚便名身。用他知覺便名心。曹溪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此無頭無尾者。見得徹了。謂之盡性。見徹了能用得。謂之命。我故曰命用也

師飯畢說。晉肇法師得罪於姚興。興欲殺之。肇乞假七日。作一書名寶藏論。訖將死時說偈曰。四大原非有。五蘊本來空。將頭臨白刃。一似斬春風。又有一禪者。盜入室問有寶否。禪曰有。盜曰將寶來。禪一喝。盜斬其首。師問此二人誰有受用。某曰死不作偈者有受用。師問曰。如何見得不作偈者有受用。某曰不涉廉纖。師曰。後禪不獨熟養渠亦用得了

師說把手牽他入不得。惟人自肯乃方親。知人者智也。自知者明也

師說道要知得。知得又要行得。行得又要證得。證得又要忘得。忘得方纔用得。不知道者。一遇些小患難。卽不能做主張。便垂首喪氣。知道者値此。必有解脫之機。決不爲患難綁縛。知又有淺深。有誠明而知者。有明誠而知者。誠明而知。得力終大。明誠而知。得力終弱

師說學道先要沒倫心

師又說偈曰伏羲畫卦若有成伏羲有死而無生伏羲畫卦若不成伏羲無實而有名惟其成與不成故成成不成虛而靈

師問喜怒哀樂未發時有我無我若說無我則成斷滅故未發不是死物但未發不昧已發始謂之中已發不昧未發始謂之和

師說易顯道神德行道至微者也德行至顯者也如能通易則至微者我可以顯之至顯者我可以神之易豈可不讀乎不讀易則學問不通方

師言唯識界法喻參合理自曉然其經文中道理隨自家活變發揮及鋪敘節奏亦自活變前來所迷生起之由如此伏歸元眞亦如此文章馳騁也要活變莫局死格

師見某執筆隨問隨說隨抄因謂之曰不必抄說你既在這裏與我相逢只要查考身心有個下落處便了

示吳居士

佛生七日母即生忉利天及佛出家得道將欲普度衆生既而思之我母未度先度衆生此非後母而先人乎於是即昇忉利天爲母說法母聞佛說亦心開得道由是而觀則生事死葬之孝以爲人子之孝止於此而已恐非天下之達道也以至孝言之而爲人子者能如佛爲母說法母亦得道如是之孝方爲至孝耳故曰以形孝者情也以理孝者性也情乃有我而昧者也性乃無我而靈者也有我則不虛不虛則不靈明無我則虛而靈明矣故以不虛不靈者行孝孝終不達以虛而靈者行孝謂孝不達未之有也今吳居士有志敬事旃檀瑞像必欲母之終將聞法心開得道此亦佛之心也雖然佛爲衆生立孝爲宗宗立則天下有所主有所主耳目不二耳目不二則心不待別而自一矣心一則有我而昧者日消無我而靈者日長矣

一合理相

自須菩提至是名微塵衆總七十九字此七十九字千轉萬變低昂浮沉隨問隨答勢如轉萬鈞之石於

千仞之溪雖若泰山之重而實輕如鴻毛也泰山之重喻衆生一合相執鴻毛之輕喻聖人般若之利次段自世尊至貪著其事總七十一字此七十一字不過以多碎相破一合相耳前段不過以一合相破多碎相耳何謂多碎相破一合相以多碎相觀一合相則一合相不待觀空而後空也何謂一合相破多碎相以一合相破多碎相亦不待觀空而後空也嘵乎衆生計六尺之軀堅於須彌所以死生榮辱不召而至也如知一合相可以破多碎相多碎相破一合相則一合相與多碎相未嘗有也何須種種方便權巧而力破之雖然身執既重不藉方便孰是天生彌勒自然釋迦

破地獄偈

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

此偈總二十字而四聖六凡十法界依正二報靡不括盡矣第世人心識粗浮誦而不知其義義既不知則所謂破地獄破餓鬼破畜生破人破修羅破天破聲聞破緣覺破菩薩破佛一破齊破此佛說偈之意也或曰六凡破之可也四聖何故亦破之耶對曰子不達惟心之旨如一達惟心方知四聖六凡十界法依正二報皆情之變也如六道中三途皆惡情也人修羅天此三者皆善情也聲聞緣覺菩薩佛皆淨情也并染情也由是觀之則天與人修羅雖勝於三塗然皆善染情之變也故曰凡聖情盡體露眞常眞常即惟心也嗚呼惟心之用聖人與衆人諸佛與衆生皆未嘗不圓滿者也但衆人與衆生日用而不知聖人與諸佛日用而不昧此所以有四聖六凡之別也人爲萬物之靈四聖六凡之前者不能知則四聖六凡之變吾不能作主矣既不能作主則被凡聖境界轉我我不能轉凡聖境界也西源居士如達此意則滿偈道人自然形雖木偶心未嘗不通悟也何以故一念不生夫婦無二法身故也

又曰天地同根萬物一體故父子夫妻如存者開悟亡者亦心安亡者開悟存者亦心安此道理如此奈世人見迹而不明理所以存亡便作兩橛看也

萬曆丙申紫栢尊者挂錫余誠閒堂偶閱普門品

至受苦衆生聞是觀世音菩薩一心稱名觀世音菩薩即時觀其音聲皆得解脫乃詰學者云稱名者衆生也而菩薩觀之觀音者菩薩也而衆生解脫是張公喫酒李公醉也如之何其會通耶衆皆未達因舉閻守因緣曰了是則了是矣余因偈曰斬像頭挫射虎石破格物物格兩番墮（王宇泰肯堂）

附禮佛儀式

初念淨法界眞言三遍訖即曰乘佛威神謹誦淨法界眞言若干遍惟願承是眞言威神波光力故蕩滌盡虛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依正二報悉皆清淨以此清淨三業讚歎三寶觀想三寶禮拜三寶即讚即觀即禮畢即曰

南無盡虛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佛陀達磨僧伽耶各一稱一拜

南無千華臺上百寶光中華嚴教主本師釋迦牟尼盧舍那尊佛以下俱一稱一拜

南無東方藥師琉璃光如來

南無西方極樂世界三十六萬億一十一萬九千五百同名同號大慈大悲阿彌陀佛

南無當來下生彌勒尊佛

南無藥王藥上菩薩摩訶薩

南無觀音勢至菩薩摩訶薩

南無文殊師利普賢菩薩摩訶薩

南無月光菩薩摩訶薩

南無南嶽慧思菩薩摩訶薩

南無智琬菩薩摩訶薩

南無西天東土歷代傳宗判教併翻傳秘密章句諸祖菩薩摩訶薩等三稱三拜

南無南嶽慧海尊者以下一稱一拜

南無七祖讓尊者

南無青原思尊者

南無馬祖一尊者

南無石頭遷尊者

南無天台智者顗大師

南無賢首藏大師

南無慈悲基大師

南無十方現在人天眼目諸大知識大法師惟願仗佛慈光世世道風遠布尊尊福慧昌隆弟子某仰承釋迦如來慈善根力謹代十方三世一切尊卑檀越水陸空行天龍八部幽冥靈聰人王世主州牧縣長師僧父母法友眷屬願于三寶光中仰仗三寶威神之力未發菩提心者願發菩提心已發菩提心者堅固護法心堅固精進心早出輪迴苦次念十願王一遍拜次念般若心經一遍畢曰乘釋迦如來慈善根力謹誦般若心經一遍迴向十方常住三寶以此功德囑願當今皇帝萬歲萬萬歲發四弘誓願三稱三拜所謂禮佛一週也

紫栢尊者別集卷之四終

紫栢尊者別集附錄

私淑弟子　甬東　陸符　撰

師諱眞可蓬觀其字也晚自號紫栢萬曆中慈聖皇太后欽師道風上亦雅知師謂若此眞可名一僧師遂取以更其名云世家吳江之灘缺沈姓父連字季子其先句曲人師生有異徵雄猛不可羈紲稍長志益大飲酒恃氣慕古游俠之行他日自言吾本殺豬屠狗之夫蓋道其實也年十七辭親隻行願立功名塞上行至郡城楓橋天大雨不得前虎丘僧明覺者過視壯其貌問知遠行因以蓋接之歸具晚餐夜臥聞僧誦八十八佛名號心忽開悅侵晨起告覺願出家遂解腰纏治齋覺即日衆爲祝髮因禮覺爲師是夜即兀坐達旦覺欲募鐵萬斤鑄大鐘師乃獨身往平湖趺坐一巨室門外主人進食不食問何爲曰願得鐵萬斤鑄大鐘鎮虎丘山寺主人立畀鐵如募師爲學食竟載之歸閉戶讀書歲餘不越閫年二十從講師受具戒掩關武塘景德寺三年辭覺包腰參訪聞僧誦張拙秀才偈至斷除忘想重增病趨向眞如亦是邪曰何不云方病無不是邪僧哂之師大疑到處書二語于壁迷悶至頭面俱腫一日齋次忽悟頭面立消曰使我在臨濟德山座下一掌便醒自是氣宇浚鑠諸方矣初祖西來以楞伽印心從上祖家皆

精其義立爲綱宗勘驗來學末洪覺範憂末法失傳
遂爲智證傳僧寶傳諸書以撰述佛祖旨訣其書世
多未見師按得古本大喜因遊匡山深究相宗精義
已而遊五臺至蛸壁巖有老宿孤坐師作禮問一
念未生時如何宿竪一指又問旣生後如何宿展兩
手師於言下領旨尋跡之失其處至京師參徧融大
老融問何來曰從江南來來此何事曰習講又問習
講何事曰貫通經旨代佛揚化融曰能淸淨說法乎
曰至今不染一塵融命師解直裰施旁僧攬其裏曰
脫却一層還一層也師笑頷之遂留時與知識嘯巖
法主暹理諸公參證所得乃歸省覺去辭覺時已九
年師見道法陵遲五家綱宗墜地以負荷大法爲已
事倡刻大藏廣其流布日以智證傳一書囑付傳習
或時教人專持毗舍浮佛偈謂此偈是去來諸佛心
印禪之眞源常言吾持此二十餘年已熟半句熟兩
句死生無慮矣先是有南昌諸生出家補陀曰密藏
道開者聞師風來歸師深器重留爲侍者凡法門大
事如復楞嚴寺刻大藏復化城皆以屬之師終身不
受人祈請出世終師世亦無敢開堂受請者獨與憨
山淸公爲友嘗對談四十晝夜不交睫有志修國朝
傳燈錄與淸公約共住曹溪開導法脈遂從帝京絲
三晉歷關中跨棧道至蜀禮普賢順流下瞿塘過荊
襄登太和至匡廬尋淸公約淸公以興復勞山海印
寺爲黃冠奧援計奏被逮師聞報禱佛冀佑不死獨
往曹溪知已得還雷陽戍因往白下江關待之相見
執手嘆曰公以死荷大法我何人哉公不生還吾無
生日他日即先公死後事屬公淸公至雷陽得聞過
曹溪曰此達老志也吾以行間至殆不偶後公得釋
即住錫宗風振焉上以三殿工開礦稅中使輩出有
李道者初奏南康守吳寶秀抗旨逮治其夫人哀憤
投繯死師聞之曰良二千石爲民請命死其妻自且
不免時事至此乎遂入都門營救以毗舍半偈令誦
十萬當出獄吳持至八萬上意解得末減師因喟然
曰憨山不歸我出世一大負礦稅不止我救世一大
負傳燈未續我慧命一大負釋此三負當不復遊王
舍城矣門弟子皆知都下側目師相繼奉書勸出開

侍者刺血具書隱去師居方山時嘗卜出處于李長者誓以身命弘法報書輙謂吾當斷髮已如斷頭今更有何頭可斷其意以出家兒大事既明身心尚有僇辱揀避雖比古之立名義不俊然諸者尚不可得況欲稱祖家兒孫操提正令以殺活天下雖謗毀章疏不一師處之屹然居無何妖書事發上震怒方大索先是江夏郭公正域爲少宗伯以楚藩事與政府抵牾金壇于玉立比部故與郭交好而吳沈令譽與予皆師弟子以醫游公卿間尤往來江夏稱最善政府私人欲先得沈以及予與郭而并及師乘妖書羅織捕沈拷掠楚毒備至沈終無所承篋中搜得師與令譽手書乃欲營救清公謂勞山海印之復爲聖母保護聖躬香火今毀寺戍清是傷聖母之慈妨皇上之孝也御史康丕揚得之遂據以聞先時慈聖聞師至命近侍陳儒致齋供賜紫伽黎師受供謝紫衣適從石經山得隋時琬禪師所藏佛舍利因請入供太后出帑金送歸石窟言者率以辭內帑金錢爲師咎一日有中使奉上命賚數千金請師印藏經頒賜師

不奉詔曰印經自有人中使固以受上旨堅請不肯去其人常從師執禮者師呵之欲起杖不得已復命上笑曰固知此僧非利財者上嘗手書金剛經汗漬冊紙疑當易亟還中貴馳問師以偈進曰御汗之滴爲世津梁無窮法藏從此放光上覽之大悅以故勍上留中政府力持之始下命大金吾研審而已師居西山潭柘寺諸校夜至不敢白但匍匐求開示師爲語竟夕至曉諸校伏地哭出帖師命治齋禮佛書偈別衆就訊以三負對無他辭傳送刑部對如初有郎官嫉師者同鞠故令杖師凡對簿直入趺坐階下左右雜投刑具唱聲恐嚇不爲動受杖已復起坐獄詞無可按特以救清公書謂語連朝廷欲引子罵父律不果竟擬坐左道獄具將上師聞之曰世法如此久住何爲手字付侍者性田令致法侶出哭師叱曰侍我二十年猶作此去就却食飲尋說尊生歌子夜猶口授十餘偈黎明索姜湯嗽齒就地坐誦毗盧遮那佛數聲閉目不語御史曹學程先以言事繫獄聞師狀趨至望見輒大呼師好去師復張目微睇啓手扶

兩足跏趺以逝時萬曆癸卯十二月十七日也師生于嘉靖癸卯六月十二日世壽六十有一法臘四十有奇師報逝待命六日坐風露中顏色不少改遺命母龕斂周以墼埋葬慈慧寺土坎中次年春夏霖雨及秋衆憂淹漬久令田侍者鳴諸當事得請歸龕啓視端然如生見者悲踴如佛復出傳聽來觀奔動緇下龕歸江南途中尚多求啓視瞻禮者江南弟子議卓塔地持未決適園中錄刻成寄至中有怪來雙徑爲雙樹語遂定議歸徑山師相好魁奇雄碩威掩萬衆童眞絕染膚體如鐵石日飯數升過中不食自出家即脇不到席四十餘年如一日所至設高座懸燈趺對密藏開公嘗侍立聞鷄鳴顧語師曰學道人坐地安問鷄鳴始行脚二十里足痛以石砥足至日行二百里乃止嘉興楞嚴寺初復禪堂成師題一聯謂當以血書之引錐刺臂血盈盤弔絮淸大書榜上常至膠西秋水時至欲渡衆不可師解衣先涉亂流及肩疾呼衆前顧謂曰閱生死要當如是師身律嚴至于忠孝大節尤爲性篤幼奉母訓不坐闞終身立不

敢近常禮佛始進食在潭柘値客至誤先學乃對知事曰今日有犯戒者命瀏痛杖三十輕則倍起授杖就佛前伏地受責如數在陽羨山中讀長沙志至忠臣李芾城守垂陷授劍部將斬其全家部將痛哭受命已而自殺執卷淚迸如雨旁侍者不哭呵之謂當推墮崖下所至梵刹見祝聖牌必敬禮曆書初授必加額始開覽白衣弟子入室激發以忠義懲戒貪暴形于論說至謂教人制舉業進身使爲大盜劫財較昔人蠹焉入馬腹其罪報當愈甚師心慈外貌威重及門弟子多賢豪搢紳御之平等尊嚴不少假常言法道非貧人爲牛鼎以世情求法不入吾室我不憾也惟遇利根男子雖劉不少假借當機不契恨之直欲頓斷其命至誘接下中隨器轟量人自習安駑緩畏其攀躋多望崖而退焉明覺者故嘗好醫一日還家畜妻妾以醫名吳會然移居大澤中深自匿師密使人踪跡詭名字稱病臥舟中邀覺覺至大駭師流涕嘆息覺皇恐唯命遂剃除乃反執弟子之禮師行脚見名藍廢址必發願恢復從楞嚴至歸宗凡興建

一十五所歸宗遺蹟僅古松一株寺僧薪斲幾所將盡伐售米五斗有丐者乞米贖免師過而累土石擁築呪其下願松再榮寺當後復松果日茂寺竟因師復云師聞難無敢爲訟冤者唯侍者性田周旋圜中故有枯木冷灰雲獨見田侍者之句田常熟人幼常事慧日寺比丘古林貌癯顴起顩體筋骨性突兀不易馴擾已林遺事師獨祇侍唯謹頷顧指使氣息相應郎中夜承諾警絕無寐少不知書索卷籍筆劄隨所命必應手師有所往頂笠郎行一肩追蹤若預裝者嘗呼爲小道人或命爲田道時遭痛杖初無怨色一日逐之使去田哀號無所出故嘗向大士禮清淨三業文是日聲鳴甚悲音繭忽異師問知爲田乃復令入自此不復加杖師示寂報訃江南復北上奉龕歸徑山始剃除不踰年微疾死塔骨寂照庵放生池山左曰田侍者塔云師龕始供庵中越十一年定葬山後黃沙灘人言其地有瀦水改卜五峰大慧塔之陰曰文殊臺已擇曰火浴奕清公從南嶽數千里來撰文預定祭日適與期會遂把火爲師有文集及圜

中語錄金沙門人合刻共一十六卷後三十二年有私淑弟子四明陸符刪次補纂爲紫柏心要四卷序而藏于家

傳略據塔銘爲整頓先後蓋以傳說之最眞者至大師教患本末當湖季高宗文血骨塔記載之獨詳因採補以入若大師里氏定爲吳江季高謂此特因師無巴生傳有生於青草灘語且記沈十林云固嘗詢之師曰有益則言無益則止卜之以闔不果此更誦說大師者不可不知也

東廠緝訪妖書底簿

萬曆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申時東廠番役李桼等報到僧人達觀由崇文門內觀音寺起身騎坐黑驢一頭帶徒僧二人俗人一名到于北安門外觀音庵住歇五鼓出阜城門去訖

十二月初一日辦事李繼祖等訪得達觀在西山檀柘寺潛住西司房辦事吳應斗拏獲錦衣衛候審初二日王之禎令校尉將達觀帶到西司房當廳問

說你是箇高僧如何不在深山修行緣何來京城中交結士夫干預公事有達觀回說刑公說的是我也欲要遠去今在西山暫住我心中原無別事今旣遭遇是我前世業障

初三日王之禎問達觀你是那裡人爲何造作妖書達觀回說貧僧是蘇州府吳江縣人自幼出家于萬曆元年來京受　聖上無量之恩那有此事蒼蒼在上若有一字卽該萬死之禎問康御史搜出你與沈令譽書立心要遠而大書內怎麼說達觀回說因爲德淸與耿一蘭爭海印寺造下業障貧僧將此書與沈令譽託牌子官閻鸞未曾舉行之禎問你書內如何將　穆宗皇帝稱夫你雖方外人亦是　朝廷臣子這是你不省事處達觀回說貧僧止以五倫內所據寫之只是敎人學好並不敢有一字爲非之禎說恃著你有學問造作妖書你不肯實招令校尉將手扭開了將手指拶一拶敲一百下達觀回說這樣事情不是貧僧做的之禎又問你爲僧只合居山谷修行是你本等你來京所幹何事達觀回說貧僧因化藏經幷修高僧傳續傳燈錄因此來京暫住　又沈令譽供係吳江縣人先年在籍投拜被參問絞監故僧人達觀爲師萬曆三十年六月以行醫來京比達觀先已在京朝夕相往計議救拔德淸張本及糾結月淸戒山等謀進佛牙云云

右東廠緝訪妖書底簿故司理陳矩家所藏一時拷掠詰問與大師從容應對不激不撓其實錄備見于此可與圜中語錄相證明也奸邪小人快心鈎黨欲借大師爲一網斬艾賢士大夫之異己者遂不憚殺阿羅漢造彌天積劫之業江夏郭文毅公正域撰妖書始末特書其事國史僧史胥有徵焉載筆者宜詳考之以補塔銘之闕石渠舊史謙益謹識

送達觀大師序

昔人云佛法難值善知識難遇盍兩重之余謂不然卽值佛法矣不遇善知識道眼終不開通譬如生育人不見日月豈日月咎一旦有大醫王抉其障翳而還之明此豈尋常欣幸哉余將三十歲始知有佛法

又數年始遇達觀師于嘉善之風涇此時習天台教師略施鉤錐余本然無自蓋猶勿遇也又數年遭先人之變居憂里中時嘗復楞嚴師暫憩東靜室余屢過焉師密以緣生無性之旨方便開示余覺有悟如風痺人始識痛癢矣逾年師將雲水贈余白衲并白衲歌俗以凡質蒙師曲誘慶與愧俱自乙酉別師庚寅再晤金壇辛卯仲夏再晤姑蘇至今日之晤凡三蓋屈指十年所余道業不加進負師實多乃師道眼益明操履益冰潔而功益精且勤蓋脇未嘗至席也師謂予君輩無慚愧坐無勝解有勝解則生慚愧自然照齊到因扣壇經佛性諸法常無常義詰余余曰過了然一再銷文頌覺語澁蓋真無自性故能起妄妄無自性故能會真衆生二乘所共迷執不繇聖經莫暢玄旨是日再晤靜海師再三遍楞遂通斯義有如撥霧益悟向來依教隨文取便口誦其乖佛意多矣師比精周易絕喜東坡傳義謂余曰吾向淺視儒書今觀周孔之言對鏡見面未有違佛者違佛者註脚耳為余剖析性情魂魄之旨明快直截令人喜躍彼鑽故紙者真足愧死嗟乎如此人奈何可一日不親近承事哉今師且行矣師心如空身如雲如影行如金玉以慈悲為牀座以山河大地為園囿翫錫所到天龍執侍諸佛授手大根大器在在合集如水投水波波無盡何有於余之蒙又何有于蒙者之言所喋喋者以感夫遇師者生難遭想耳是為序萬曆甲午五月十又三日真實居士馮夢禎和南書于南翰林之公署

華亭董其昌曰達觀禪師初至雲間余時為諸生與會于積慶方丈越三日觀師過訪稽首請余為思大禪師大乘止觀序曰王廷尉妙于文章陸宗伯深於禪理合之雙美離之兩傷道人于子有厚望耳余自此始沉酣內典參究宗乘後得密藏禪師激揚稍有所契後觀師留長安余以書招之曰馬上君子無佛性不如東南雲水接引初機利根紹隆大法自是不復相聞癸卯冬大獄波及觀師搜其書此書不知何在余謂此足以報觀師矣昔人以三轉語報法乳恩有以也

又曰觀師答問常有不經人道語余曾問菩薩處胎受生之後還知前生爲誰如所云宿命通否師曰聖人無我但受生之後前生所作循業發現宛然如一日安用自知爲張三李四許多我相又余時方應擧日用攻擧子業余問此於學道寧不相妨否師曰譬如好色人患思憶病此人二六時中寧廢著衣吃飯一切酬應否雖復著衣吃飯一切酬應其思憶病相續不斷卽作意斷之其病益深李太白詩曰抽刀斷水水更流是也有患煩惱塵緣能障道者若爲掃除師曰如一男子有殺父讐懷憤欲報拂拭純鈎畢生尋覓初聞張三二十年後知此眞讐本是李四便舍張三直覓李四諸人欲掃除煩惱正爲未知眞讐也此語與張拙斷除煩惱重增病更覺透徹今紫栢老人集乃不見載知法語所遺多矣

跋紫栢尊者全集

昔人嘆中峰輟席不知道隱何方以予耳目所及如達觀可大師眞末法中龍象也讀其書想見其志氣雄爽爲人眞切最可敬者不以釋迦壓孔老不以內典廢子史于佛法中不以宗壓教不以性廢相不以賢首廢天台蓋其見地融朗圓攝萬法故橫口所說無罣礙無偏黨與假竊倚壁隨人妍媸者大不侔矣其于石門文字禪東坡禪喜集稱之不去口蓋此方眞教體淸淨在音聞欲以文字般若作觀照實相之階梯不妨高壘慧業誘掖利根則又此老之深心密意也常熟顧大韶仲恭謹識

憶萬曆庚申歲達老之徒澹居鎧公持紫栢集見示予爲校定二十卷鎧公携往廬山今其本存亡不可知然料難再覩矣此金壇于氏所刻不知誰所刪定較予所定本似有遺漏聊記所憶一二條于後與某人書云宗門問答如蠻人說蠻語蠻人當自解之此語頗有味又一傳記大盜某爲僧殺僧斷愛習靜得果始末甚奇又有一則盛稱本朝高僧琦楚石又與馬御史經綸論李卓五往復書俱可傳今本皆無之顧大韶又識

紫栢老人集鈔序

紫栢老人示現嘉靖度生萬曆方余騎當甫落則已

厭人間世還兜率內院矣余既深自痛恨不獲親叩籌室然猶幸從山中禪衲懋公塔銘洞悉老人行履大都直捷似黃檗遒悟似臨濟雄猛剛烈似天目高峰至於繇相歸性即緣生以指點無生殆卓卓乎彼土天親所不能踰我震旦中相宗諸師所不能窺其閫奧也嗟夫入此門庭誰不具決定志發弘大願乃一朝布袋打失桶底脫或以嗔或以喜或以辯才樂說或以佛事莊嚴亦若各聽其機緣之所遭各隨其天性之所近蓋從來未有學步邯鄲抵掌叔敖璺尾雷同而可以上傳祖燈者也昔有譏陳元龍驕而自矜者應之曰一門雝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嫉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强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姿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嗟夫此可以定老人矣全集卷帙浩繁且多重複茲特摘其最要者以爲老人文字三昧崇禎甲戌蒲月甬東錢啓忠沃心甫題于潯陽之長松館中

紫栢老人別集附錄卷終

紫栢尊者別集跋

尊者示現于嘉靖中垂教于萬曆中母后爲之優賚天子爲之褒嘉自公卿以逮編氓禮足而受記者惟恐後虞山所稱挺生東吳氣宇如王者良不誣已夫摩騰致隆于漢帝康會見重于吳君曇始登魏朝之座道林踞晉主之床以觀尊者何多讓焉昔大雄氏說法隨緣開示即一言半偈四大衆諦聽如童稚得蜜孝子依親尊者擁大法幢分身散影普天利益不啻以三十二應身入諸國土舒八萬四千臂接引衆生于本集之外復有別集迷者藉之爲筏覺者賴之爲金繩余合十而莊誦之但知無上妙諦嘆爲希有金貝浮香梵花四照雖古德之活句五家之機鋒蔑以加矣因念龍藏之所自始西方聖人以一大事因緣出現于世從鹿野苑中至跋提河倡演大經無我無量無小無巨或利或鈍或頓或漸盡皆攝入薩婆若海既滅度後弟子阿難陀優婆離等各以大智慧結集爲修多羅藏共闡化源尊者爲末法中龍象導揚西方聖人之旨闡化源以爲佛法金湯者厥功

不亦偉與。余曾王父孝廉公親承摩頂。王父長史公。先君贈司理公世爲歸依。余之誦法尊者遺言。非敢曰報佛恩。僅以延先澤云耳

康熙八年仲冬丹陽奉佛弟子賀寬盥手謹跋